

江湖之远

蒋峰

2017.8 至 2019.1 连载于《萌芽》

目录

壹	2
1	2
2	2
3	4
4	4
5	5
6	7
7	8
8	8
9	10
10	12
貳	14
1	14
2	16
3	18
4	19
5	21
6	23
7	25
8	25
9	28
10	30
11	31
12	33
叁	35
1	35
2	38
3	38
4	39
5	41
6	43
7	44

目录	2
8	44
9	45
10	47
11	49
肆	51
1	51
2	51
3	52
4	53
5	55
6	56
7	57
8	58
9	60
伍	63
1	63
2	65
3	68
4	70
5	71
6	73
陆	75
1	75
2	77
3	79
4	80
5	83
6	86
7	89
柒	92
1	92
2	94
3	95

目录	3
4	97
5	98
6	99
7	101
8	103
9	105
捌	108
1	108
2	112
3	114
4	115
5	117
6	118
玖	121
1	121
2	122
3	124
4	126
5	128
6	131
7	134
8	135
拾	137
1	137
2	139
3	142
4	144
5	146
拾壹	149
1	149
2	153
3	155
4	157

目录	4
拾贰	161
1	161
2	162
3	165
4	169
5	171
拾叁	174
1	174
2	179
3	183
拾肆	186
1	186
2	188
3	192
4	197
拾伍	199
1	199
2	200
3	201
4	204
5	205
6	207
7	210
拾陆	213
1	213
2	213
3	216
4	217
5	218
6	219
7	220
8	221
9	223

目 录	5
10	223
11	226
12	227
13	229
 拾 柒	 231
1	231
2	234
3	235
4	238
5	239
 拾 捌	 242
1	242
2	242
3	244
4	246
5	248
6	250
7	251

壹

1

大火那夜是八月十五，整个宫中都乱成一团，宫女太监们三五成群地四处乱窜，嘴里还喊着有刺客，快去救驾。可是谁也没撞见刺客，也没见着皇上太子。宫里说了算的依次往下排，小顺子拉着侍卫队长一直等到五公主回来，才算是找着了个主事的。

五公主那天本来要去安顿进京朝拜的外省大臣，车行还不到一里，有人看到皇宫上空起着火光。她让车夫赶紧调转回宫，刚一进宫门已经有几十名宫女太监跪地请命。小顺子和侍卫队长禀报，皇上不在寝宫，三宫六院都找遍了，太子也不见踪影，皇上就这一个皇子，没出嫁的公主唯有她排行最长，请五公主快快给大家下令。五公主让所有人起身让开，走进内门她才发现，原来火势那么大，从后花园丁香丛，沿着涌石路的苍松翠柳，一路烧到了池塘边。她看得双眼发干，问刚才谁服侍父皇。侍卫队长递过来一个名单，今晚轮值的太监宫女，一夜之间全没了踪影。

“是谁放的火，”五公主问，“到底有没有刺客？”

侍卫队长不说话，他也说不上来，火势映得漫天血红，这么大的火，肯定有刺客，不是意外碰倒两盏油灯就能点着的。

“宫里还有什么人？”这次她问所有人，“太监总管常公公，人在哪里？”

没人知道，又不敢吭声，多说一句话没准都要掉脑袋。五公主倒抽一口气，好半天不知道该下什么命令。远处一株快被烧枯的古柏轰然倒下，火花掉到池塘里滋滋作响。一阵晚风将烟雾吹过来熏得她眼泪直流。她用食指关节抹抹眼睛，清了清嗓子，尽量让自己的声音保持着镇定和最后一丝威严。她告诉这些人把水桶放下，不要管火，都去找皇上找太子。

“要是父皇出了什么事，”她停了几秒钟，巡视着每一个人，牢牢记住他们的脸，“谁也别活过今晚。”

2

满地的尸体让他满脑子都是空的，旁边的苏妃讲了什么他都没听进去。地上也不全是死人，有两个人还活着，夹杂在一堆尸体之间。有一个是年轻人，一身素衣，躺在地上昏迷不醒，另一个年纪大些，身着龙袍，虽然脑后淌了一地的血，但似乎并没有死，胸前时起时伏，显然他和苏妃还不打算杀掉他们俩。

皇上是不在寝宫，这里是尚书房，不是没有人发现过他们，只是先前进来的人都死了。刚才找进来的是两个小宫女，被五公主的一番话吓坏了，她们相互打着气，要活过今晚，两个小姑娘逆着火势结伴而行，一路哭着摸到尚书房，看到里面影影绰绰站着两个人，先隔窗喊话，问皇上是不是在里面，太子是不是在里面。苏妃说在的，都在的，有什么话快进来说。两个小宫女一阵窃喜，一前一后地小跑进院，刚一推进门，大点的那个喉口一凉，就被苏妃用匕首割了喉。小点的那个也没躲过，转身要逃，被苏妃匕首一挥，划开她脖颈侧部的动脉，踉跄着几步死在院子里。

又是两条人命，她们太小了，小的十四岁，大的也不过十六岁。对着这些尸体他有点恍神。苏妃从腰间拽出一条手帕，擦掉刀刃上的血，将手帕扔到那个昏迷年轻人胸前，低声细语地说：“常公公，把他带走吧。”

常公公还在发愣，一时都缓不过来，本来就是老太监，声音一发颤，显得更尖了。他问送到哪里，

你们让我把他带哪去。苏妃没理他，踩着带跟的弓鞋向门口走去，出门之前将擦好的匕首抛还给常公公，对他笑了笑：“百花谷。”

苏妃走后只剩他一个人了，他长呼一口气，不小心把眼泪带了出来。也没时间悲伤，外面呼天抢地地喊着救驾救火，再撞进几个人，也是白讨几条人命。他弯腰将地上的年轻人扛在肩上，踏着尸体，大步出了门。人们东奔西跑，没人注意到他，他也不知道跟谁讲，嘴里念叨个不停，反复说着“对不起”。

房间里还有一个偷听者，一直闷在东南角的书箱里。等了好一阵儿，确定没有人，箱子的门从上面打开，一个老者探头探脑地从箱子里爬出来。看到这一地的尸体有点眩晕，他先吹灭油灯，双腿发软地去抱住皇帝，摸了下脉搏确定他没有死，手掌按住后脑的伤口。四处张望没找到一块干净的白布，慌乱中从怀里掏出一张羊皮，将嘉和皇帝的头包扎起来。

这些常公公不知道，悔恨不已却还要躲避凶险。逃出去的路上被一个太监认出来。太监追问他跑哪去了，五公主一直在找你。常公公敷衍几句就向前大步走，可惜这太监没眼色，跟在屁股后面问，背着的是谁。没办法了，再多条人命吧。他回身捅了他一刀，太监的生命凝结在惊恐不解的表情上。需要偷天换日，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常公公把自己太监总管的衣服脱下来，换到他身上，再用那把匕首将他的脸划花，想想又不放心，提着他的头发甩火焰上方烧了十几秒，用力一抛，尸体穿过大火，落到了池塘里。

人可以见一个杀一个，但总要逃出这皇宫，即使是最小的侧门，也要有四个侍卫。西侧偏门的一个侍卫是老熟人，姓张，四十有余，大老远就看见常公公背着人往这边来。常公公知道对方有所察觉，又是四个人协防，没那么好下手。他试着攀谈几句，投其所好，说这是三王爷要的人，出去领赏一起喝酒吃肉。张侍卫端着不说话，忽然发力将另外三个侍卫给杀了，随后一脸的嬉笑，对他作揖说：“常公公眼力果然厉害，隐藏这么多年，还能知道我是三王爷的眼线。”

张侍卫将门推出一道缝，刚一出宫感觉天光暗了下了，走了半里地常公公才想明白，里面的火光，围墙把大火挡在了皇宫里。张侍卫带他直奔王爷府，其间还老想验验货，看看他背上的是不是三王爷要的人。常公公不想给，岔开话题，问他从哪年开始成为三王爷的人。

“眼线又不是我一个，”张侍卫说，“宫里一半都是他的人。”

常公公点点头，倒吸一口凉气，当年要不是他的建议，将太子召回，可能嘉和皇帝早就遇害了。张侍卫问他皇上怎么样，是死是活。常公公没说话，心里想着怎么才能解决这个张侍卫。主要是肩上扛一个，第一刀捅不准，就是一死两命。远处传来马蹄声，轰隆隆地像整个军队朝这边碾过。张侍卫说三王爷来救驾了。说完还生怕常公公没听懂，一脸猥琐地在那笑。他拉常公公站到路中央，干脆就在这儿拦住三王爷的座驾，直接交人换银票。

踏步声愈来愈近，感觉几千人在行进，后来连地面都在震了。再不动手就来不及了，他说你验验人吧，到时别说我常公公误你。说完他把人放地上，故意让脸朝下，等张侍卫翻过来。张侍卫弯腰抱起年轻人，刚看见脸就感觉后脖颈发凉。常公公一刀从后脖扎进去，一直穿过去，在喉咙口冒出一个刀尖。他把尸体踢进草丛，在军队赶来之前抱着年轻人，闭眼一跳，一路滚到了半山腰。

他把人抱得严实，倒弄得自己浑身都是伤，跌跌绊绊到后半夜才找到一间破庙。没死就好，他将年轻人放下来，端详他半分钟，痛哭起来。他脱下他衣服，双手抵着他的后背，把最后一点气力传过去，为他续命。直到自己浑身无力，昏倒在地上，才换来那个年轻人睁开眼睛。

浑身不舒服，年轻人咳了几下，吐出一口浓血，然后一脸疑惑地看着旁边的这个死太监。他觉得眼熟，但是实在想不起来这个人是谁，是敌是友。他从他身上翻出那把匕首，看着刀刃上的血迹琢磨，是坐在这里等这个老太监醒过来，还是趁他睡着，现在就把他杀死在破庙里。

3

三王爷感觉自己一天都在赶路，他一大早就起了床，虽没有早朝，却要把京城的大户全见一遍。中秋佳节，身边的幕僚早就建议过他，皇上只有一个皇子，真到驾鹤西去那一天，他作为皇弟，与太子的王储之争还要指望这些大户人家的财力势力。请他们一起到王爷府吃一顿是最省事的，但是这太惹人眼目。他得一家一家走，一直忙到傍晚，还要去皇宫和文武百官中秋赏月。月亮是扁是圆他根本不在乎，他只关心这些官员的立场，打点一下自己的眼线，观察哪些人可以试着拉拢，哪些是太子的死忠派，找个机会杀鸡儆猴。

回到王爷府已是入夜，双腿累得直打战。即使他这般淫色之徒，这一天也是早就上了床。他最近一直在做梦，白天实现不了的事情，希望梦里可以黄袍加身。三年前有过一次这样的梦，甜到笑醒，后来就一直没逮着这美好画面。今晚的梦有那么点意思，黄陵祭祖，他点好三炷香，死活没见着皇兄，回头一看身后百官对他跪叩，难道他已登基？他正要低头看一眼自己是不是身着黄袍，西北的六公子郑明宇在门口将他唤醒了。

换别人早杀头了，唯有少数几个幕僚有这种特权。他深知少了六公子这样的左膀右臂，这辈子也就做做皇帝梦罢了。隔着窗子他听明白了，宫里出事了，赶紧让六公子进来，问他老东西死没死，有没有缺胳膊少腿。六公子摇摇头，见三王爷有些失望，他补上一句，太子被昆仑公子掠走了。听到这些三王爷来劲了，从床上蹦下来问六公子怎么办。六公子建议他多带些人去宫里救驾，待他将宫中占据，别说太子到时进不来，皇上的生死也在他股掌之间。

这主意倒挺好，可是没有兵，皇上这几年每逢洪水地震就跟他借兵，把他几十万军队裁得就剩百十名家丁，杀个猪都得满院子追，还指望他们去宫里救驾？六公子说他有人，这几年他在京城秘密养了三千兵马，以备紧急状况，在河北定州还招了五万人的军队，即刻就可以往京城出发。好像是天赐良机，三王爷赶快唤人更衣，鞋子穿好过后他才反应过来，三千人占领宫中，明天再有五万人将皇宫包围，登基指日可待，总有哪里不对劲。

“那么，”袖子套一只他停下来，盯着六公子问，“这五万三千人，是你的人，还是我的人？”

4

天快亮时才知道太子被人掠走，先是有人在池塘找到常公公的尸体，已经被烧得不成样子，五公主让人将尸体放置到棺材里，而那些死了的宫女太监，一并堆到御厨房后身的马厩旁。后来皇上终于找到了，在尚书房里昏迷不醒，她问太医伤势如何，太医支支吾吾，说睡醒就好了。只剩下太子，五公主命令下人一间间搜查，没多久有人在皇宫后门发现一行血字，八个字从右至左是：三年之内，归还太子。侍卫队长惊呼是昆仑公子的手段。

“谁是昆仑公子？”五公主问。

死一般的沉寂，看表情好像那些习过武的侍卫，个个都知道昆仑公子是什么来路，五公主追问一遍，到底是什么人，哪门哪派，能把皇家侍卫队吓成这样？过了好一阵侍卫队长说，昆仑公子没有门派。那你们怕什么！五公主吼起来。没有人回答，弄得她也害怕了，颤着声音问，为什么要三年，太子能不能活着回来？

“太子不会死，”侍卫队长说，“昆仑公子没杀过人。”

五公主松了一口气。但是侍卫队长没讲完，他说他们不是怕死，是怕生不如死，所有见过昆仑公

子的人，或被挖双眼，或被断脚筋，总要留下点什么。五公主蒙在原地，让人把血字擦掉，命令九门提督李准驹封锁京城所有大门，挨家挨户地查也要把太子活着救回来。李准驹还未领命，小顺子过来通报三王爷前来救驾。总算有个可以倚仗的自家人。五公主亲自迎接，她大步走向大门，侍卫分列两侧，给她在中间让出一条路。距离宫门三十米远，她做了个开门的手势。宫门在她面前缓缓开启，进来的不是三王爷，十几个手持盾牌的冲锋兵在往里挤，后面黑压压的全都是人，一个个将刀枪举在头顶。

“关门！”五公主在后面声嘶力竭地下命令。

最先冲进来的盾牌兵先后被刺死，剩下的几百名侍卫全都顶着肩膀，拼着老命把宫门顶回去，将外面的三千人马挡在了皇宫外。塞进门门的一刹那，几乎所有的侍卫都瘫坐在地上。五公主还不能倒，对着宫门喊话：“父皇并无大碍，早已休息，请皇叔明日午后再来请安！”

话音未落她示意放箭。弓箭手呈三列登上城楼，向人群里放乱箭。五公主看不到外面，她一直盯着城楼最高处，询问侍卫队长今晚的哨兵是否都被买通。队长低着头不说话。城楼上的负责人宣布叛军已散，是否开门追击。五公主摇摇头，告诉侍卫队长今晚在城楼巡逻过的人，全部斩首。

随后她又一次跟太医确认，我父皇果真睡醒即好？太医强调他在宫里已二十多年，小到风寒，大至绝症，没有一次误诊。五公主点点头，那就等父皇睡醒吧，这一夜就让它过去吧，她对小顺子传令：“通知文武百官，圣上偶染风寒，明日早朝取消！午后待命！”

她想了想，吩咐小顺子，过两个时辰派人将皇宫外清理干净，所有人不得泄露三王爷叛乱的事，对方底细不明，还不是硬碰硬的时候。

“昆仑公子那边，”她说，“查出这个人，就是把京城插出几个洞，也要找到太子！”

5

昆仑山庄在汴梁，那上面也有八个字：要务在身，择日再聚！本来各门各派约好了在八月十五夜来绞杀昆仑公子。那时江湖已不剩几个门派，强的不强，弱的怎么说呢，反正比种地的农民强点。大家打打杀杀上千年，留下来的都是苟活者以及苟活者的后代。人类的发展就是负基因的扩散，那些最好的死士，最好的忠烈之士，早早就将自己以及自己的基因，自绝于他们的时代。樊於期自刎于荆轲面前，让他提着自己的头去见秦王，一旁陪同的秦舞阳吓得两腿发软，早早就被赶了出去。荆轲身子被剁成肉馅喂狗，脑袋挂在城楼上示众，樊於期也是全家抄斩，两个人都没有留下后代，倒是见势溜掉的秦舞阳，日后可以生上十个八个，将自己胆小懦弱的基因子孙万代地传下去。适者生存，强者，都绝种了。

三大帮派一直留存至今，少林、武当和丐帮，寺庙道观一直承载着福利院孤儿院的功能，养活了一帮孤儿流浪儿；至于丐帮，历朝历代都少不了要饭的，把他们整合到一起，倒解决了朝廷的麻烦。大概化缘和乞讨是一回事，找大户人家施舍点，千百年来也不需要与人相争，自然存活至今。倒是其他的门派轮流坐庄，占个山头就是王，自己买卖没做明白，还老惦记着对方盘口的那点生意。

过去是乱象，明争暗斗，昆仑公子出现之后，大家倒是同仇敌忾地抱成一团。要说大恶倒也不算，就是自打半年前，每个门派的老大都陆续收到一封请帖，邀请他们八月十五夜来山庄赏月，赏一赏九宫图。江湖这种想搏名的人多了，换个王公贵族，你就是拿个金帖来，也不至于请得动各路名宿。只是昆仑公子送帖的方式有些特别，在客栈在酒馆遇见一些侠游的弟子，打听你哪门哪派，双手奉上请帖，客客气气地请你们帮主中秋赏月，临了还提醒你别不当回事，怕你忘了，挖你一双眼睛或是砍掉一条腿，加强你记忆。小门小派就不说了，三大派都未能幸免，收到请帖的宗主看着自己胳膊少腿

的弟子，不为赏脸为复仇，总得来一趟吧。

都说昆仑公子不杀人，谣传到最后人也杀了不少。黄山派迎客道人的师兄就是被昆仑公子所杀，只得由他临时掌管黄山派，尸体也没有，死无对证。虎头教也有类似的情况，不同的是教主被弄死，教主夫人上了位。

唯有丐帮算是例外，现任帮主不但没死，前任帮主居然也还活着，只是他们都不在帮中，好像之前有个姓向的老帮主，比乔帮主还早，辈分高，后来听说去练无为神掌，传给了徒弟何振声，没几年徒弟也不干了，陪他师父练功去，丐帮交于关、马二位长老打理。两人倒也不敢争权，逼急了向老帮主出山每人五十大板。不过关长老眼睛确实是最近才瞎的，被人下了毒，一日不如一日，索性什么都看不见，马长老逢人就说，一定是昆仑公子下的毒。对此关长老都是冷笑，冲马长老冷言冷语，我是怎么瞎的，没人比你更清楚。

乔帮主跟马长老一样，好事坏事要捋清楚，有些账要跟昆仑公子算，有些可能是借刀杀人。昆仑公子总是要死的，但他绝不姑息欺师灭祖的败类跟着浑水摸鱼。

乔帮主掌管狮吼帮，负责在河上喊号子，押送船上的货物，往来江河只要听他自称一声乔三，大家都会给两分薄面。两个月前他也收到了请帖，昆仑公子托女儿乔文君送递过来，当时惊出一身冷汗，所幸女儿毫发无损，也许是江湖上唯一一个全身而退的。然而流言很快也传开了，乔姑娘借宿昆仑山庄两天一夜，不但没要乔姑娘点什么，怕是还送狮吼帮一个外孙。两天一夜到底干了什么，这些跟女儿也不好问，他知道以她的刚烈性子，要是真有这种事发生，怕是早就自刎雪耻了。

除了赏月，请帖还提到了九宫图。就一江湖上瞎传的东西，说是集齐九张图，就能坐拥天下。活到五十岁乔帮主也没见着一张，前两年听别人说，嘉和皇帝有一张，给了太子，武林至尊沈老前辈有五张，圆寂之前把五张图依次给了他的四个弟子，天、地、人、和，剩下一张陪他下了葬，百花谷谷主有一张，似乎两朝宰相文培源府上有一张，后来被抄了家，把房子翻漏了也没找到。

九宫图也就这二三十年的事，在往前数好像还有过五行卦，十二生肖兽首，反正都是号令天下的宝贝。可是哪有那么神，没听说哪个开国皇帝是靠攒宝贝登基的。少林思考生死，丐帮思考饱暖，他狮吼帮乔三就思考这些宝贝，想了二十年，终于想通了这一道理，这是朝廷在订游戏规则，看你们武林太和平了，练了一身本事又不打打杀杀，人丁日益兴旺，联合起来叛乱怎么办，订个夺宝规则，让你们内部消化一下，要是哪天真是有人踩着尸体集齐了宝物，朝廷就换个宝贝重新玩。

他是花了二十年想明白的，换道行浅点的，一听到九宫图可就双眼放光了。能看出来，有那种决绝的帮主就为这个来的，即使满门尽丧于此，能得着半张九宫图做镇派之宝，也算是含笑九泉了。大家各揣心思，跑到昆仑山庄却扑了个空。墙上留着八个字：要务在身，择日再聚！再发请帖，是不是又要挖几十只眼睛，断几十根脚筋啊。昆仑公子还够客气，人不在了，摆一桌子宴席等着众宾客。看起来很美味，也没人敢以身试毒。都是五湖四海奔这儿来的，好像就地解散也不对劲。乔帮主提议，外面安营扎寨，到了天亮再说。迎客道人附和，十五的月亮十六圆，没准明天就出现了。乔帮主白他一眼，既然坐实了武林败类，怎么说话还这么没条理？

夏日傍晚蚊虫乱飞，周围人员喧嚣，乔帮主以为自己睡不着，结果一睁眼已快天亮。乔姑娘不在身旁，找了半天在屋后呕吐，也没吐出什么，就是胃里恶心得难受。乔帮主皱了皱眉，还得上前将手绢递上去。他盯着女儿，看她擦净嘴角的污秽，犹豫该不该问清楚，张嘴却只问出：“你没有吃他们留下的东西吧？”

远处一匹快马朝这边行进，有人从京城带来消息。少林方丈最早得知，召集各派集合商议。他说昆仑公子果然是要务在身，今晚他潜入皇宫，行刺皇帝未遂，将太子劫走了。这是大忌，武林朝廷，自古井水不犯河水，昆仑作为武林人士，他的所作所为必定让朝廷与武林犯难，自此江湖的日子不会

好过。

用不着再动员，从此摒除分歧，暂停各帮各派的事务，合力追杀昆仑公子献于朝廷，是武林唯一的活路。大家挥拳赞同，乔帮主全没听进去¹，他还在想着，要是他乔家真走到最坏的那一步，他该怎么办。这时乔姑娘从屋后回来了，她拉着父亲的衣袖，有个请求要他应允。她说若是有一天真抓到昆仑公子，求爹一定留他一条活命。乔帮主瞪大眼睛看着女儿，舌下生津，止不住咽唾沫。远处东方既白，真是的，刚出来的太阳，还没有昨晚的月亮圆。

6

醒来时还在庙里，只是被绑在柱子上。不远处的年轻人早就醒来，光着膀子在门口烤着匕首。常公公扭头看一眼，双手正是被年轻人的上衣绑在一起。他那么认真，也不知道他要干嘛²，匕首已经够锋利了，他还把匕首捆在扫帚棍在火焰上来回晃动。刀刃都被烧红的时候，他举着扫帚棍走进来，见到常公公醒来也不惊讶，吹着刀尖上的火花，好像那把匕首是他刚打出来的，一边欣赏一边说：“我还以为你死了呢，一会儿我问你是什么人，但你先别告诉我，等我把这一套刑玩够了你再讲，不然就算你说了，我要是不尽兴，一样杀了你。”

他说完还是不放心，过去拍着常公公的胸口，去点他哑穴。食指中指戳了十几下，常公公吸口气劝他别胡乱点了，他不说不就是。年轻人没面子，自言自语说记得哑穴就在这一带。他弯腰把常公公的袜子脱下来，团巴团巴塞进他嘴里。之后充满仪式感地举起烧红的匕首，去烫常公公的脚心，用刀尖从他每一个脚趾缝穿一遍。

常公公不说话，可惜也不叫，耷拉着脑袋一脑门的汗。他担心常公公死了，动刑固然好玩，他还是好奇月圆之夜，怎么会和这么个老太监待在破庙里。他把袜子从常公公嘴里掏出来，还颇有耐心替他穿回到烫伤的脚上，用劝解的语气讲：“说吧，我也累了，你到底是什么人？”

常公公吐出一口气，看着他的后方，说出了第一句话：“小心身后！”

有六个人站在庙门口，其中一位公子引弓射箭。年轻人侧身一躲，箭冲常公公喉咙而来，常公公被缚住，左右无法闪躲，只好低头用牙咬住箭头，过了好一阵将箭和震碎的半颗门牙吐出来。

年轻人来气了，六个人又如何。他跳起来喊道，要打出去打，别伤到我的人！说着他跑出庙，直往草垛后面跑。五个年长些的追了出去，剩下的一个是西北六公子，盯了常公公好半天道：“我就说，常公公这么大的本事，怎么会烧死在宫里？”

常公公看着他也出了庙，自己被绑在柱子上叹息。听起来外面还没打，也不知道年轻人是叫嚣还是求饶。他喊着既然你们是六兄弟，那合葬在这庙里，谁是老大，谁是老二，你们做个决定，我是从大到小地杀，还是从小往大来，一个个杀？有两个不忿的，大吼两声就朝他劈过来。常公公听出来年轻人在草垛上蹿下跳，一时砍不到他。后来听剑法，应该是六个人将他包围在草垛上。

那就一起死！一个抵六个，值了！一阵草垛燃着的声音，火光映得庙里都发红。后来的剑法他不真切，直到年轻人再次叫嚣，杀了你五个哥哥，就留你一条性命传我威名。日后若是再让我撞见，非把你先刚再杀！

常公公一头雾水，以一敌六，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没两分钟年轻人进来了，看到柱子上的常公公，三步并作两步跑过来给他松绑，嘴里问个不停：“常公公，是谁害的你？”

绳结打开常公公坐在地上，脱下袜子给他看脚底的伤口，指了指年轻人手上的匕首，低声说是你

¹原文为“听见去”，可能是错别字

²原文为“干吗”

弄的，继而仰天大哭地说：“孩子，你这是中了断魂掌啊！”

年轻人看了看手上的匕首，环顾一圈这破庙，时不时地摇着头，他终于害怕了，几乎哭出来的声音问：“我还有多久？”

7

还有多久才能醒来，一个上午五公主问了三次太医，你说醒来就好了，但是什么时候醒来？太医支支吾吾，坚持说皇上的确醒过来就好了，可是何时醒来无法预估，可能三年，可能三十年，也可能是明天。五公主打断他：“那现在算是活着还是死了？”

“活着，肯定是活着。”

“所以，不可以立新皇！”

可能是比昨天更糟糕的一天，没有一个能让她³透口气的消息。九门提督李准骅带着两万名禁卫军，一夜之间查了京城九十万户人家，还是没有太子的下落。涿州知府在上午快报，从定州过来五万精兵，正经过涿州准备进京。五公主下令全力阻截，并要求固安、涿水派兵增援。直至午后前方也没有快报，小顺子向她通报，三王爷和文武百官在宫前想向皇上请安。五公主让他传话，皇上身体欠佳，请众官稍候。她还在等，等前方战事的结果，等父皇会突然醒来。一直到黄昏时刻，小顺子劝她不要等了，京城已经传遍了，都说皇上驾崩，太子被刺，那些大臣都以为三王爷要登基，已经开始摇摆了。五公主看着沙漏，将桌上的发簪扎到发髻里，一字一句地说：“宣百官上朝！”

龙椅上是空的，五公主坐在一侧的偏椅看文官争执。她在观察哪些是三王爷的人，哪些又是她未来可以托付的大臣。两派的观点很明确：一方说皇帝还活着，现在就是太子回来也不得继位；而另一方表示，倘若皇帝永远不醒，又不算驾崩，活个十年二十年，天下岂不是大乱？五公主和三王爷却不表态，两个人偶尔还面带微笑地对视几眼。有人建议暂时由五公主代理朝政，直到皇上醒来或太子归来；另一些就嘲笑，既然公主都能当皇帝，那为什么单是五公主，六公主七公主八公主，皇上二十七个公主，每个公主当一年皇帝好了。

双方僵持不下，轮到三王爷说话了，一反常态，他赞成五公主代理朝政，如果有利于黎民百姓，他可以放弃这个皇位。“可是，你不是吕后、武则天，你日后的孩子还不知道姓什么，你仅仅是公主，你生不出皇子。”

那些最拥护五公主的大臣，此时也没了声音。无论如何都不能让，倘若让他登基，不出一个月，父皇一定会不疾而终，三王爷一定会举全国之力绞杀太子。小顺子送来前方快报，扫过一眼她长吐一口气，开始说话了：“三皇叔，前方刚刚剿灭五万来自定州的叛军，你可知道这是谁的部下？”

三王爷皱眉凝思，差不多用了十几秒才确定，五公主并没有诈他，前方已经全军覆没。梳理一番他表示自己久疏朝政，无法推定何人有弑君之心。五公主追问，若是朝中有人和昆仑反贼里应外合，推翻父皇，是否该斩立决。三王爷连连点头，直言叛贼为何人，请五公主明示。

五公主伸出右手食指，指着每一位大臣的脑袋，在三王爷头上停留片刻后，指到他身旁刚刚最张狂的两位大臣，宣布过他们的罪行后，唤侍卫进来，斩首示众。

8

年轻人在吃面，不知道为什么，这家面馆的面条这么长，嘴角的一根面嘬不到头。常公公在桌对

³原文为“能让她”

面跟他讲述，江湖上只有两人会断魂掌，一个是沈老前辈，另一个是沈老前辈的弟子南海真人，南海真人已经六十多了，沈老前辈应该百岁了，真人那时掌力火候未到，中掌者只是片段性失忆，要么一掌打死了，要么伤好之后恢复了记忆，总之远远达不到他师父的功力，听说他后来跑回到南海修炼，算起来也该练成了。

“练成什么样？”年轻人问。

“十二个时辰，中掌之后你只有十二个时辰料理后事，这期间你的记忆还是时有时无，当时辰一到，你将彻底断点，过去的一切你一无所知。谁对你来说都是陌生人，你可能会被仇人利用，可能杀你的爱人，你失去的不只是记忆，你所有的感情都没了。”

年轻人停住筷子，看着面汤，低声说：“你不要走，你要告诉我，哪个是我该爱的，哪个我该杀的。”

“没有用，两个时辰前，”常公公摇着头“你差点把我给杀了。”

年轻人不说话了，面汤摇摇晃晃，隐约能看见自己的脸。常公公接着告诉他，失忆跟死了一样，就像投胎，谁能记得你上辈子怎么过的，爱过谁，恨过谁，但万幸你还活着，万幸你还在我身边，我不会让你活得那么羞耻，莫名其妙地给哪个仇人当家丁走狗。

年轻人把碗朝前一推，面汤从碗边溢出来。“你谁啊？”他环视一圈面馆，敲着桌子说，“那么多空桌，你跟我挤一桌？”他端着面站起来，坐到旁边桌前，“没钱吃面你说话，跟谁套近乎呢？”

下午他又回来了，坐在客栈窗外发呆，桌上摊着纸笔，想到什么写什么，有些想不起来的，就使劲抓头发，弄得常公公都一阵阵心疼。后来他说你别写了，写了也没用，三更一到，我就把那些信烧掉，以后我想让你怎么活，你就怎么活。

他不接话，害怕他说的是真的，把已经写好的信放进衣服的最深处。常公公笑了，问他藏得住吗，烧掉了你什么都没有。他站起来，抄起匕首将常公公抵在墙角，威胁现在就可以杀了他。

“你杀了我吧，赌一赌你再睁开眼能碰见谁。”

刀尖都已经划到喉咙，他将匕首甩了出去，浑身发抖地大吼两声，将客房每一个物件都砍碎，怀揣着自己的信，下了楼。

他要刻很多字，他要刻瑶，他要刻百花，他要刻五，想了想他又刻上断魂，他得知道自己是怎么失忆的。匕首划在手臂上，每一刀下去，都涌出血滴连起来的笔画，夕阳从树林折射过来，映得血滴晶莹剔透。最疼的时候他揪一把山坡上的草攥在手心里，牙齿咬得咯咯响。常公公坐在草坪上整理包裹，哪些带走，哪些扔掉不用了。太监总管的衣服是不能再穿了，不过料子真好，他在想改成什么合适。再刻就要死人了，他放下匕首，吹干上面的血，冲着常公公较劲：“到时候你得砍我胳膊了吧？”

常公公抬头看看，小臂上的血糊成一团，什么字都看不出来，他不去理会，继续思考那个绸缎料子都能干点什么。

“你打算让我下半辈子怎么活？”年轻人问，“带我去哪？”

“不知道，我还没想好。”他放弃了，把衣服塞进包裹里，先带着再说，“上面要我带你去百花谷，重新塑造你。”

“塑造成什么？”

常公公看着他，一时间觉得他的脸还挺柔和的，说：“杀人机器。”

“我很残忍吗？”年轻人仔细回想，过去仿佛拆解成小碎块，三五成群地从他的记忆里离家出走，“没想好是什么意思？你还想怎么塑造我？”

“杀猪，找个偏远点的地方，你在肉铺当一辈子伙计，杀一辈子猪，把你那火暴脾气发泄在猪上，别再踏进武林一步了。”

太阳就要掉进山沟里，他眯着眼睛对视着阳光，后来跟想明白了似的，把上衣穿上，盖住小臂的血字，站起来拍拍屁股说：“带我去百花谷吧。”

夜里下雨了，他忽然惊醒出了客栈，常公公还在睡觉，他去偷马。马都已经牵出来了，他又忘记了要干嘛⁴去，自己在雨中站了几分钟，将马牵回到马厩。回到客栈他把常公公摇醒，用哭腔哀求道：“我什么都不求你了，你就答应我一件事，带我去见她，让我告诉她这一切，别让她在那儿一直等着我。我要是真失忆发狂了，你就把我随便扔个地方，不用管我。但是我得让她知道，我死了，这辈子结束了。我不能让她一直在那儿等着我。”

常公公还没完全醒，不紧不慢地把蜡烛点上，问道：“要我带你去见谁？”

他盯着蜡烛，眼神茫然，抓着常公公的肩膀哀求道：“去见谁？你告诉我，你肯定知道，我应该去见谁，她是谁？”

9

她见不到谷主，跪在帷帐前听谷主训话。谷主年纪大了，说话一多气力就上不来，通常两句话之间总是要停顿许久。她说常公公不可能叛变，百花谷谁叛变也轮不到常公公，之后停了一会儿又说，本来我是要你带少谷主回来的，为什么要转交给常公公？说完她又不说了，冲帷帐外挥了挥手，让她去找回来。外面的女孩没听清，她清清嗓子又讲了一遍，找回来，我命你走遍天涯海角，也要把少谷主找回来。

她听明白了，起身后退。这时谷主叫住她：“苏子瑶，他是不是你相公？”

“是。”

“那就对了，你去把你相公找回来。”

方丈他们到了，正在外面候着。五公主说从御厨拿出最好的点心招待他们，她想再跟父皇说会儿话。这是九门提督李准驸的主意，他说昆仑公子来无影去无踪，长什么样都画不清楚，就是派八十万大军也不一定能找到这个人，解铃还需系铃人，何不请些武林前辈组一个同盟来找人。名字他都想好了，救太子，杀昆仑，同盟就叫寻龙屠狼。听起来不错，不过也就是形式感十足，反正也没别的办法，五公主看着李准驸苦笑：“你倒挺会起名字，李准驸，你名字是你自己起的吗？”

此时她和嘉和皇帝共处一室，她也不知道该说什么，父皇二十八个孩子，还要操心朝政，也不剩什么时间给她了。她感觉过去二十年，也没有这几天跟她父皇相处的时间多。她让人把父皇抬起来，她来喂吃的。全都是流食，米汤和菜汁搅在一起。她舀出一勺，吹一吹，张开父皇的嘴轻些灌进去，然后将他的头向后仰，食指中指捋顺他的喉咙。她觉得他能听到，句句进心里，只是懒得醒来而已。她说父皇你放心，太子一定给你找到，万一太子有什么不幸，也不会交给三皇叔，我可以一直等，等到三皇叔也百年，把皇位传给他儿子，天下还是我们刘家的。

⁴原文“干吗”

菜汁从嘴角溢出来，一路滴过下巴，她把父皇放平，接过毛巾给父皇擦干净。头上的绷带也该换新的了，她让小顺子去唤太医，自己先把他额头残留的血迹清洗掉。女儿跟你保证，皇位的事情我若没做好，我永不嫁人。水抹在绷带上渗不进去，她食指拇指捻了捻，将绷带一层层打开，里面藏着一张羊皮。

“这是谁干的？”她转身问太监。除了太医，别人哪敢碰。小顺子跑着回来，说太医不见了。五公主展开羊皮，对着阳光仔细端详。九宫图的事情她也听说过，一会儿可以去问问方丈，倘若真是一件趋之若鹜的宝贝，那就让他们去找太子，抓昆仑，怎么说来着，寻龙屠狼，有谁做到了，这张羊皮赐给谁。

文思清抱着骨灰盒，头上插着稻草站在集市门口。集市里人来人往，天上飞的，地上走的，什么都有得卖，头上有稻草这意味着文思清也是可以卖的，头上稻草的数目是文思清的价钱，然而没人看这个，每个人都只报自己想出的价钱。一个窑婆子出价三两银子，文思清身后的女人笑着直摇头，点着文思清的头顶说，这是两朝宰相文培源的女儿，三两银子是开玩笑吧。窑婆子忙说不少啦，上个月买一公主才花二两半。

“这真是文宰相的千金，文家男的抄斩，女的卖奴，他就这一个女儿。”

窑婆子懒得戳穿她，伸出左手说一口价五两。女人在犹豫，按理说这身份应该换黄金才对，可是行情就这样，再拖两个月过了十八，就更出不了手了。文思清转身跪地求她：“把我留下来吧，我什么都能干，别把我卖给窑子了。”

“你会干什么啊？你是宰相的女儿啊，我们全家伺候你还差不多！”

女人冲窑婆子点头，示意出钱交人。一位摇着折扇的白衣公子叫停了这一笔生意，强人所难卖到窑子里，可能这位姑娘的一辈子就被你们两个毁了，他出五十两银子替女孩赎身。窑婆子气得直跺脚，那女人当然乐得这笔大买卖，文思清看着这位白衣公子，感觉自己终于熬到头，春天就要来了。

春天也不总是好天气，白衣公子一直想弄清楚一件事。难得的晴天他把文思清带到花园里，鸟儿成对，蝴蝶成双，他问文思清是不是真是宰相的千金。文思清点点头，多谢公子的救命之恩。

“那你以后不要再做那些脏活累活了，那些不是你该做的，”他拨开她刘海，看到她额头上的犯字，望着她的眼睛说，“你以后让我一个人舒服就好了。”

说完他扑到她身上，撕开她前襟，嘴里还念念有词，说宰相的千金被我收了。上衣被撕烂，待要拽她裤子的时候，文思清从骨灰盒的侧壁抽出一把匕首，抵住自己的咽喉，警告他不要过来，五十两银子我保证双倍还你，要是不想这五十两银子打水漂的话，永远不要靠近我。

窑婆子双手叉腰，气鼓鼓地看芙蓉月弹琵琶唱小曲。这几个月她都在懊悔，五十两又怎么了，管她真千金还是假千金，倘若把她弄到翡翠楼，肯定比芙蓉月还要赚钱。曲子快结束的时候，她整理下发髻，上台讲每天都要说一遍的话，什么春宵一刻值千金，下面哪位想和芙蓉月共度良宵的，价高者得。

几个纨绔子弟相互抬价，一度到了二十两。奇怪的是有个长者坐在那儿不说话，一直盯着芙蓉月看。总会出手的，窑婆子想，一大把年纪了，留着钱还有什么用。果然价钱还没敲定，长者就上了台把一袋银子扔给窑婆子，走向芙蓉月。她打开数了数，冲下面的人喊：“三百两！”

长者没回头，还在看着芙蓉月，口中吐出两个字：“赎身。”

又是赎身！这次她可不会贪小便宜吃大亏了。窑婆子掂掂银子，说这可是我们头牌，不赎身，你就是把翡翠楼买下来，我也要带着芙蓉月走。

长者没理会，路过古筝，指甲在琴弦上滑过一遍，依次发出由低到高的声音，琴弦随即绷断，大

概又过了两秒，整架古筝断成两半掉在地上。他对芙蓉月说，“跟师父回去吧。”

芙蓉月含着泪摇头。

“江湖出事了，师父需要你帮忙。”

京戏很好看，生旦净末丑在台上轮番登场，台下狮吼帮的弟子时不时地站起来喝彩。可是乔帮主心思不在这儿，他老是不自觉地瞥一眼乔文君的小腹。其实也没有，离显形还早着呢，可他就觉得这孩子随时都可能自己蹦出来。

他和乔文君中间隔着灵牌，是他发妻的，乔文君的母亲，去世十来年了，活着的时候就爱看京戏。乔帮主那时开玩笑说，哪天你就算不在了，我看京戏也带着你。一语成谶，其实他自己以前不喜欢看京戏，打打杀杀都是假的，照京戏这么一言不合就开打，他乔三在江湖上早死几百回了。因为要多给发妻看吧，请戏班子来狮吼帮，虽然只是灵牌，他相信她能听得到，看多了倒会了一些门道。

今天是最好的戏班子，约了好几年，最近路过重庆府才演上这么一出。可此时他真看不进去，不止是乔文君，烦心的事多着呢，皇帝没了，太子不见了，朝廷是五公主和三王爷并行，武林已经分成了两派，按五公主的意思，绞杀昆仑公子，但更重要的是太子必须活着找到。三王爷呢，昆仑公子怎样他不在乎，虽说以寻太子为名拉拢各门各派，可谁敢把活的太子带到他面前？大家都在站队，太子是死是活，押上帮运来赌国运，听说丐帮几乎一分为二，马长老带着人押宝三王爷，而眼睛的关长老，则坚持太子是正统的王位继承人。

他狮吼帮虽然算不上百年基业，然而百十号弟子的身家性命都在他一念之间。观望一下吧，还好守着长江头，离京城足够沉，请个戏班唱戏都要等三年，反应慢了点总比站错位置好。其个名角出来的时候他闭眼听了一会儿，一睁眼又看了一眼女儿的小腹。这一次他气炸了，他注意到乔文君的双手在揉着自己的小腹，好像担心胎儿在里面太挤，揉一揉腾些地方给他。他一直盯着她双手，恨不得双眼射出两把刀，把胎儿扎死在腹中。她双手停住了，乔帮主抬起头，发现乔文君在瞪着她。

他不怕她，家族之耻，眼睛张得更大回瞪她，低声说：“别在你娘面前揉，她如果知道这件事，会替你蒙羞，再死一次的。”

乔文君看了看空位，拿起灵牌贴在小腹上，眼泪打着转说：“爹，娘，我会死的，你等我把孩子生出来，我以死谢罪。”

10

好像时辰不多了，常公公抓紧最后的时间，和他并排赶着夜路。脚下不停，他时不时地看几眼常公公，忽然右手一探，手持匕首刺向他肚子。常公公弯腰闪开，试图去抓他手腕，此时匕首已换至左手，向他肩膀劈去。

“两里路你一直在跟踪我，都快贴上我了，你当我瞎啊？”

常公公点着头，做出请的手势，让他先走。之后的路程是他在前面走，常公公满眼泪水地望着他背影。他们往东走，太阳就要从前方升起来，附近的农庄已经有公鸡在打鸣，雨后的清晨道路泥泞。时候要到了，他希望他能再回来一次，认一认他，和他聊一聊。无论现在是好是坏，从此以后他们将再也不会回到这种关系。然而他没有回头，他看见他越走越艰难，磕磕绊绊，终于面部朝下摔倒在泥潭里。

常公公一时间傻了几秒钟，溅着泥点跑过去扶起他。泥巴糊住了他的脸，看见是常公公，他紧紧抱住他，试着去摸他的脸，睁大眼睛说：“我快完了，你别走，求求你，千万不要带我去百花谷，我害

怕，你别走。”

时辰到了，他捂着脑袋，直到昏倒前，他都使劲咬着嘴唇，好让自己的眼泪不要甩出来。倒是常公公大哭起来，嘴里不停地念叨：“爹对不起你，爹错了，爹再也不为难你了，爹现在就带你走，我们去没人知道的地方，我们再也不去百花谷了。”

他一边说，一边从他身上翻出那些信，坐在泥潭里一一烧掉，然后哭哭啼啼地把他抱起来，背着他向远方走去。

貳

1

通常要早上五点钟醒来，要杀猪，刮毛剔骨，趁集市开张前把一整只猪分割成一块块摆到案板上。小五子总要早醒来一会，他得花点时间寻思一下，自己是谁，睡在哪张床，昨天的事还记不记得，好确认新的一天可以继续，不用从头过。他现在都有点怕了，在田独一年多，每件小事他都认真记下来，生怕哪天一睁开眼睛又忘了。

想不了多久就会被钱老板进门叫醒，开始一天的工作。钱记猪肉之所以好吃，是因为他们从来不把猪绑起来杀。打从小五子进肉铺那天，钱老板就跟他说明白了，让猪跑起来，一刀致命，猪肉里不会有淤血，全身的活肉。

其实钱老板什么都不会说，他是个哑巴，“咿咿呀呀”的声音都很少发出来，也不见他打哑语，估计是中年失声，现学都来不及了。不过也无所谓，杀猪就那几个步骤，把刀磨好，用竹竿捅捅铁笼里的猪，差不多快激怒时，打开铁笼，任其在院子里横冲直撞。一年多的时间，他早已熟悉这工作，左躲右闪，还不至于让猪撞到。他在等钱老板的手势，等猪活动开了，钱老板手臂一挥，小五子抄起杀猪刀，迎着发狂的活猪，一刀从脖子上划下去，再顺势一挑，刚好把猪落到案板上。

钱老板讲不出话，但是听得懂，每次这时候小五子都会说，自己这使刀的本事绝对是天生的，打进你们店我也没练过啊，没准以前就是一位武林高手，啥都记不起来，给你杀猪来了。他打听自己到底是怎么来的，就记得一觉醒来，在你这儿杀猪卖肉了。他是叫小五子吗，以前叫什么名字？手臂刻了不少字，瑶、百花、断魂、五，看看去也就是这个“五”字和自己有关系，父母是谁不知道，上面兄长青定有四位，就叫小五子，没准他们以前都叫他五爷呢。他连自己生辰、多大都搞不清楚，说着说着还挺难过，忍不住地抱怨几句。钱老板说不了话，也懒得搭理他，背着手走出肉铺，留他一个人，守着一只死猪，等待第一个客人。

第一个客人迟迟不来，小五子冲着手臂发呆，百花又断魂，这个“瑶”字一定是某个姑娘，他找了一年多，田独没有哪个姑娘带“瑶”字。那就走出田独，往南方去，可是他又不敢，人生地不熟，连个朋友都没有，生怕哪天睁开眼睛，又把这短短的一年多给忘了。

百花一定不是这里，田独哪有花，极北之地，一年最多有三个月的夏天，大概有九个月都处于寒冬之中。等进了腊月天都不怎么亮，每天从下午就开始黑下来，一直要熬到第二天中午才勉强见到太阳。那时有事抓紧办，卖肉的客人也陆续上来，也就两个时辰，天色又暗下来了。盛夏时节刚好相反，根本没夜晚，天就那么一直亮着，直到三更才能抓紧时间休息，可也没多久，感觉刚睡者，公鸡打鸣，天又大亮，人们又出来活动了。

客人没上来，倒是来俩官兵，卷一张通缉令让他贴店门口。他问这次通缉谁。当差的说，还不是昆仑公子，朝廷的命令，抓不到这个人，就永久通缉。他退后两出，看到墙上能撕的全都撕掉了。他问上次旧版的呢。小五子说毕竟是做买卖，门口老贴通缉令不好。

“下次再撕，把你家猪牵走。”当差的说，“贴新版的吧，据说这版和昆仑公子本人更像了。”

小五子多刷点糨糊，把通缉令贴墙上，也没觉得和旧版有什么变化。画像的师傅本事有限，再加上有偏见，故意把昆仑公子画得贼眉鼠眼，想靠这个抓人，别说两年，二十年都抓不着。

到了下午人多了起来，明天是秋分，贴秋膘的时节，仿佛不吃点猪肉，撑不过冬天似的，个个举着银子让小五子割肉。每份三五斤他都短个三五两，三百斤猪能克扣三十斤肉钱。不到下午一只猪就只剩下二十斤，这个不能卖，他给何员外府上留的。这是田独镇上最大户的人家了，老爷姓何，大腹

便便，成天笑呵呵的，待别落欢吃钱记的猪肉，有时候路过还会跟小五子闲聊两句，估计是中原犯了事流放到这里。

小五子每天都会给他们留二十斤臀尖，把这个送过去，这一天算是收工了。何员外的肉可不能短斤少两，吃好了是要领赏钱的。这一次他扛着臀尖捶大铁门，老管家慢悠悠打开一条缝，门缝里露出满脸褶子的半边脸，说把肉放下吧，老规矩，月底一起算。门都不给开，小五子偏要见见员外，给他看看这肉新鲜不新鲜。他的心思很简单，见着何员外，说几句奉承话，赚点赏钱花。每到这时候，他都觉得这管家也是狗仗人势，门缝里看人，再说七老八十了，还管什么家啊？

员外当然不在，肉还不错，跟老管家要不来半文赏钱。送完肉小五子从何府出来，耷拉着脑袋往赌场走。他连输几天了，希望今天能好点，刚开始也不行，几把色子摇下来，本钱差点输光，直到有个姑娘出现在赌场、手气才开始好起来。

一般赌场不会有姑娘，这是个少爷带过来的丫鬟，一口江南口音，谁知道是私奔还是拐卖，跑到田独来了。小五子才不管这些，玩两把就知道，这少爷他吃定了，色子都听不明白，更看不出他手上那点活儿。

小五子是杀猪的，赌场里碰到这种人傻钱多的大户也叫杀猪。小五子对那些眼熟的赌客使个眼色，有个年经点的明白了，几钱几钱地逆着少爷押，少爷押大，他就押小，反正色子在小五子那里，每次都是他赢少爷输。也就三五十把，少爷把钱输光了，身上从里到外翻了一遍，钱都堆在小五子桌前呢。小五子挑出两贯钱扔给他，这是规矩，输光了返点回去的盘缠，不至于出门转弯就跳河。

小五子把钱装好，起身准备告辞，少爷一把拉住他，问：“我这丫鬟，你看能值多少两？”小五子打量她一遍，只见她从头到尾都捧着一个盒子，也不知道干嘛用的。小五子摇头说，“我又没买过人，再说，人不都是搭钱的吗？”

“我五十两买的。”少爷伸手对他比画着，“养了两年，各种开销怎么着也一百两，你看值多少银？”

“那不是还是搭钱吗？”

“你还没娶媳妇吧，”少爷让丫鬟退后一步，站直了给小五子好好看看：“这是两朝宰相的女儿，绝对是大家闺秀。你也知道我今天赌运不行，既然把我钱都赢完了，那就把我人也赢走吧。”

小五子再好好看看她，姑娘二十岁左右，管她是不是宰相女儿，长得确实好看，不知道他的“瑶”跟她比起来怎么样。他看着手里的银子，十两不到，就坐下来搁桌上，说咱就来最后一把，大不了就当今天没赢钱。

少爷这次留了个心眼，他后押，等那个年轻赌徒先下，既然他一直在赢，他就跟他押一样的。小五子拿起来三个色子，故弄玄虚的样子，对者色子吹了口气，一并投进骰盅里，三个色子在里面叮叮当当，最后落成了三个六。小五子赢了，年轻赌徒和少爷都输了。

少爷倒也不难过，好像卸了个包袱，把丫鬟一推，说愿赌服输，以后她就是你的了。小五子低头不应，将灌铅的色子换回来，站起来拍拍屁股，对少爷讲，当你欠我十两，丫鬟你留着吧，跟你赌这把，也就是赌口气，以后你要再想跟我赌钱，就去钱记肉铺来找我，随时奉陪，要是你还想赌人的话，就找个稍微漂亮点儿的。

小五子这是反话，不然眼睛盯着丫鬟，都迈不出赌场的门。在路上他还在犹豫，回去把那姑娘领走吧，钱老板要是不答应，他们就搬出来住。回到肉铺已是入夜，钱老板已经睡了，留盏小灯和半盘冷菜在桌子上。吃到一半，外面下起雨来，钱老板披着衣服走出来，坐到他对面看他吃饭。小五子手里黄瓜掰一半递给他，钱老板摆摆手，小五子把右手那半根塞到嘴里，嚼着黄瓜说：“你看我像多大，

⁵原文“干吗”

二十多？三十多？我是不是该找个女人成家了？”

钱老板不说话，笑了笑回房继续睡觉了。小五子倒没了胃口，左手那半根黄瓜还没吃，推门又去了赌场。哪里还有少爷丫鬟的踪影，他张望了一圈，顶着大雨滚回钱记肉铺。

雨下一整夜，睁开眼睛就能听见雨水夹着冰雹砸在屋顶上。那就不用着杀猪了，钱记肉铺停业一天。他在房间里把衣服洗掉，下楼将炉火引燃煮点白粥。钱老板还惦记圈里的猪，撑着伞出去看看猪圈有没有淹水。刚出去十来秒，砸着门让小五子出来一趟。

外面雨太大，落在地上噼里啪啦的，钱老板正在房檐下，站在一个姑娘面前。她换了一身粉衣服，头上多了簪子，但手上依然捧着那个盒子。小五子愣了几秒，让她先进门再说。姑娘低声说了两句，大雨中也听不清，小五子让她大点声。姑娘冲他望过去，满脸的雨水，使足力气说：“让我进去，我就出来了！”

小五子想两秒，不敢再拉她进来了，问她怎么了，难不成在房檐下呆了一宿。姑娘点点头，说我家少爷讲，既然把我输给你了，就让我过来跟你，没脸再带我回去了。“你觉得我丑，我给他丢人了，”她指指身上早已浇透的粉衣说，“他让我梳妆打扮一番再过来。”

这次是小五子不好意思了，低声说也不是嫌你丑，先进门吧。屋里果然暖和些，他看见姑娘打从进来就开始浑身发抖。她自我介绍叫文思清，跟着少爷出关后，一路往北到了田独。小五子想多问两句，比如问问她多大，跟那少爷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说你是宰相的女儿。想想这些也不大对，好像真是谈婚论嫁，就低着头找来两件衣服，让她上楼换了，一会儿出来喝热粥。

文思清进去就没了动静，好半天都不见她出来。小五子几次想进去催催，但担心万一正在换衣服呢。于是他就下来看白粥在锅里咕嘟，可能是睡着了，白粥咕嘟咕嘟都要干锅了，文思清都没有再走出来。

2

钱老板不同意文思清住进来，这是他的肉铺，这个家他说了算。小五子说没问题，你去把她赶走。为此钱老板还认真写了封长信，揣了几天送不出去，见文思清还挺勤快的，把家收拾得也干净，便默认她先住着，跟小五子商量，明年开春必须让她回中原。

分房是个麻烦，一楼是钱记肉铺，二楼一共就两间房，小五子的房让给了文思清，他就过来跟钱老板挤一挤。别看他白天是个哑巴，晚上呼噜声倒是不小，将近十天总算习惯了，有天夜里被说话声吵醒了。听不清说什么，声音尖细尖细的，讲的内容又含糊。他在夜里睁开眼睛，明白是钱老板在讲梦话。他仰躺在他旁边，一动不敢动。直到钱老板翻个身，一把抱住他，右腿骑在他胯上，又打起呼噜来。

第二天吃早饭他一直在留意钱老板，文思清出去喂猪的时候，他盯着钱老板说：“你不是哑巴。”

钱老板皱着眉，表示没明白。小五子接着讲，我昨晚听见你说梦话了，说什么不知道，但是你能说话。钱老板把筷子放下，指着自己卧室的门，示意他再也不许踏进一步。

怎么跟文思清解释呢？晚上他抱着被子来到文思清房间，告诉她钱老板不让他去住了，咱俩以后就在这儿过日子吧。文思清坐起来，把自己裹在被子里，问他为什么。

“因为我听见他说梦话了。”

“他不是哑巴吗？”

“对，所以他不让我再进去了。”

别说文思清，连他自己都不信，房间里就一张单人床，小五子把被子扔上去，让她往里一点，袜子都没脱就上了床。文思清从床上跳起来，表示虽然我是你丫鬟，但你要是对我有非分之想，我宁可一头撞死。

小五子眨巴着眼睛，不明白她为什么那么激动，就算不上床，打地铺都不合适，好像赖着不走一样。他让文思清把门窗锁好，抱着被子出了门。一楼地面太冰，他试试案板，像头死猪等着分割卖钱，而且是露天的，冷风从被子缝一股一股地挤进来。有个地方一定暖和，但得有勇气，但真的暖和。

两只猪对着他的脸呼热气，数九寒天弄得他一脸门子汗。他卷点纸把鼻孔塞上，大口呼气，后来总算睡着了。到后半夜他被一阵阵的雷声惊醒，小五子起来瞧瞧雨有多大，双手伸出去，没见半个雨滴，转身一看，这几只猪在打呼噜。

他彻底不敢睡了，担心一觉醒来，自己的脑子被震得再次失忆。他坐起身在猪圈里发呆，东想西想，想到文思清这么刚烈也算是好事，起码她和那富家少爷不会有什么，自己要做点什么取得她信任。做点什么呢，女孩子喜欢什么呢？直到再次睡着，他都没想明白这个问题。

文思清把他摇醒时，他还在猪圈里。文思清说，你还是回房睡吧。小五子不干了，正是表现的好机会，可话一出口又是贱嗖嗖的，他说不行，我回房睡觉，有人又要呼天抢地、撞墙寻死了。文思清保证不撞墙，小五子才抱着被子爬出猪圈。

也许好事将近，洞房花烛夜，金榜不题名。可文思清没有跟出来，留在猪圈里。她自言自语我保证不撞墙，就在这里睡啦。她铺平身下的干草，拍一拍躺了下来。

那可不行，怎么能把文思清丢在这里。小五子又钻进来，俩人在猪圈里一顿瞎聊，文思清说小时候的日子可好了，花园里种的都是云南的小月季，广西的桂花，洛阳的牡丹，长大了倒是四处颠簸，睡惯了牛棚马厩。但总还是活着，上面的哥哥、爹爹、伯伯都死了。小五子问什么事啊，痘疫横行吗？我爹爹是文公啊，她说，惹怒了朝廷，所有党羽男人斩首，女人流放为奴，京城一夜之间死了一万多人啊。说完她看着他，表情似乎奇怪这么大的事，他怎么会不知道。

小五子假装想起来一般点点头，心里盘算一万多人，比两个田独的人还多，每天得吃几只猪，居然可以一夜之间全杀掉。聊着聊着，那几只猪都扛不住了，窝成一团打起呼噜。文思清也越来越困，意识恍惚，不知不觉睡着了。

小五子把她抱回房中，放在床上，拿着铁锯绳子出门上了山。傍晚时分他拖着一棵水曲柳回到肉铺。照着图册边学边做，花了一星期打了一张床，摆在房间的另一侧。铺被褥的时候，小五子就想，以后睡醒睁眼，再也不用想昨天发生什么了，只要看看对面睡着的姑娘认不认识，就知道新的一天还要不要继续了。

秋天就这么过去了，十一月开始大雪封山，人畜都进不来。到了腊月，钱记肉铺将关门封店。田独也进入极夜，有时候一整天都见不到太阳，除了睡觉便是望着漫长黑夜里的飘雪。来田独两个月，文思清也摸清了田独的地形，三面环山，一条小河狭长穿过。偶尔会有好天气，拨云见日，难得的晴朗，他们会抓紧这一两个时辰，上山拢火烤土豆烤肉。钱老板才不会来，只有小五子和文思清靠近火堆坐下来。以前都是他一个人上来，看山望雪，想想过去的事情。也没有多过去，他对文思清讲了自己的病症，就两年的记性，再往前什么都想不起来。小五子说，头一年除夕夜，就他和钱老板，连年夜饭都没准备，两人就着花生喝了两壶酒，可能是喝多了，再加上头一年他难过，他车轱辘话反复问，自己从哪来，父母在哪，老婆孩子有没有，后来钱老板被问烦了，摔了酒壶要回房睡觉，他就追进去问，没准钱老板也喝多了，指着夜壶，阿巴阿巴地示意他，这是你爹用过的，拿去拜吧。

“我知道不是，”小五子说，“我当然知道不是，可是大年初一的早晨，我还是端着夜壶上山，跪下来冲它磕三个头，挖个雪坑给埋了。”

文思清拉过他手臂，看着上面的字，说这不还有一个瑶姑娘吗，等开春了，我陪你去找她吧。小五子摇头，忘了就忘了，想不起来也就没感情，再说有“瑶”字的姑娘多了，天南海北没处找。文思清食指在他手臂上的每个字上摸一遍，最后落在“百花”两个字上说：“去百花盛开的地方吧”

小五子撕一块肉塞嘴里，他不想只聊自己，岔开话题问文思清，为什么老带着这盒子，上山都得抱着爬上来。文思清有意抱紧一下盒子，说是她娘嘱咐的，只要盒子在，娘就在她身边。文思清不让别人碰这个，小五子俯下身瞧了半天，问她里面装的到底是什么。

“我娘，”小五子以为她又要说她娘嘱咐什么了，等了半天文思清说，“我娘的背灰。”

小五子盯了她有一会儿，抽了一下鼻子说，你我都一样，都没过去了，我找不到过去，你回不到过去，就往前看吧。其实田独也挺好，钱老板也不错，人苛刻了一点，还算待我不薄。他肯定不是哑巴，谁知道碰到什么事，躲这儿来了，岁数也大了，管他过去好人坏人，既然要在田独终老，真到走不动那天，咱们就给他养老送终吧。

3

眼看着就要过年了，因为有了女人，年味也开始多了起来。腊月二十三这天，文思清拉了好长的一个货单，吃穿饮用一直到正月十五，文思清要小五子和钱老板去集市采购。晴朗的日子来回也要一个时辰，何况漫天大雪，马车根本拉不动。他们上午天不亮就出发，下午回来天都黑了，一黑就要下雪，马车拽不动时，两个人下了马车牵马。离家不到两里路，钱老板留意到雪地里有一行脚印，积雪一尺多厚，每一步到底都要到膝盖处，而这行脚印只有一指多深，好像是身负轻功之人脚尖点着雪赶路。钱老板示意他先回去，他周围查看是否有埋伏。

果然有人来造访，一个身后佩剑的女子背对着门口坐在桌前等待。文思清刚煮好一锅肉汤，跟小五子说，那女的走迷路了，说买碗肉汤喝，雪小点儿就走。小五子接过汤碗，说他去会会这个女人。

“会什么会，可狐媚了呢，一看就是小狐狸。”

说完她还还不放心，手拿着抹布跟了进来。小五子把肉汤放到桌上，从身后绕过去，坐到她对面，想瞧瞧这姑娘到底怎么个狐媚法，冰天雪地跑到田独，非奸即诈。话还没有问，这姑娘先是惊到了，半张着嘴盯着小五子，最后把小五子都看毛了，问她是不是认识自己。文思清留了个心眼，连忙过去，挡在他俩之间用抹布擦桌子。小五子晃着头，借空再看两眼这姑娘，倒真是狐媚，尤其是含情凝望的时候，感觉把心都掏出来求你揉揉。小五子继续问她：“我们过去认识？”

那姑娘皱着眉望着他摇头。小五子明白那不是否认，而是失望。她又看了看文思清，此时她恨不得整个人趴到桌子上，把他们俩完全隔开。姑娘穿着蚕丝绸缎，一看就是南方来的，虽然名贵，然而无法御寒。文思清轻蔑一笑，说天寒地冻的，让小五子去房间拿件厚棉衣送给姑娘。小五子问清楚是哪个房间。

“就是咱俩那房间啊，压被子的那件。”

姑娘反应了几秒，明白他俩已经成了亲，忙说不必了。她扭头看看外面的大雪，说时候不早，她要赶路了。出门前她又望一眼小五子，忍不住地叮嘱道：“少谷主，以后没人照顾你，一个人去赌场，别再摇三个六了。”

小五子彻底傻了，记忆可以丢失，但是习惯毛病却永远不会丢。他跑过去堵住门口，撸起袖子让她看手臂上的字，问她：“你认识我，这里面你知道哪一个？”

文思清过来拉他，让他去修修猪圈，随后瞪着这姑娘说：“有只母猪发情，把猪圈给拱坏了。”

小五子让她闭嘴，等这姑娘说话。她看着上面的字忍不住地掉了两滴眼泪，正要讲话时，钱老板顶着风雪推门进来了。看到是她，他冲这姑娘挥挥袖，示意她跟他上楼。

小五子和文思清看着他俩踩着楼梯上去，将房门插上。里面在说话，他没有听错，先是这姑娘在说话，随后是一个尖细的声音，跟他那天听到钱老板的梦话一样。两个人的声音越来越大，最终是那姑娘高声说一句：“谷主有令，找到少谷主，不惜性命也要把少谷主带回去！”

随后他们打了起来，房门里面叮叮当当，小五子盯着房门发呆，自顾自地说着，我是少谷主。他抓者扶手上了楼，站在紧闭的房门前。里面传来击剑的声音，小五子听见一剑下去，将花瓶劈碎。他深吸一口气，一脚踹开房门。姑娘回头朝门口看一眼，钱老板赤手夺下她的剑，抵住她的喉咙。大概持续十几秒，似乎在等她服输，钱老板将剑收回，剑柄朝外递还给她，做了个出去的手势，不知道是针对谁，反正姑娘先掩面下楼了。小五子愣在原地，看着钱老板，他跟没事似的把家具扶正，将地上的花瓶碎片扫干净。一阵冷风吹进来，姑娘推门离开了。

他一路追出去，雪下得更大了。果然是她的脚印，每一步只借一层雪的力，便踏出下一步。小五子一脚深一脚浅地拼命追，实在没力气就坐在雪地喊她。他说我只向几句话，说完我就回去。姑娘停下来转身，慢慢朝他走回来。

“你一直在找我，对不对，我是谁？”

姑娘犹豫片刻说：“我既然答应了常公公，就绝不会再讲半个字了。”

“谁？”姑娘没说话，小五子自己想明白了，那么尖细的声音，装哑巴就是不想让人听出他是宫里的大监。“总要告诉我一点儿，我叫什么名字？”

姑娘冲他摇头：“名字不能说，说了你就知道你是谁了。”

“你叫我少谷主，是什么谷？”

她含泪望着他，咬了咬嘴唇，作揖告辞，说自己只能讲这么多了，有缘再见，此生多保重。看着她背影，大片大片的雪花扑进他嘴里，冲她背影喊：“百花谷！我是百花谷少谷主！那你是我什么人？”

她在远处停下来，但不打算再过来。远远望去她肩膀一颤一颤的，应该是迎着风雪在哭。小五子也不敢走过去，生怕一上前她就消失了，大概过了几分钟，全身都挂满了雪，她才又哭又笑地说：“谢谢你，谢谢你在努力记得我，请你忘了我吧，请你忘了苏子瑶吧。”

4

他试过各种办法，钱老板只字不提，可能现在得叫常公公了。他打不过他，单是看他跟苏子瑶空手夺白刃的功夫，就知道自己永远也没办法逼他讲什么。他想再等等，总会有个下手的机会。

只要他还装哑巴，就算不上常公公，钱老板最近焦虑起来，苏子瑶能找得到，别人也有可能找得到，每隔两个时辰就出去查看一圈周围的脚印。他还担心苏子瑶会带救兵杀回来。可是人都在中原，田独那么远，往返一趟就是小半年，至少可以安心地把年过完。除夕夜里钱老板终于喝多了，文思清做了一桌子的好菜，仿佛要对得起她的手艺，哪怕小五子下了两大袋的蒙汗药，第一杯下肚就开始额头冒汗，钱老板也坚持着菜吃得差不多，才轰然倒下。

文思清吓坏了，她看着小五子把钱老板扛进卧房，又去厨房拿了绳子菜刀，以为他今晚就要杀了钱老板。她拼了命地抱住他，求他不要干傻事。直到他把她推开，将她反锁在门外，隔着门跟她保证，不会杀了他。

他把他绑在床头，结结实实捆了三圈。怕他不服软，他找出捣火铁棍，放在炉火里烤红，右手提着棍子，左手脱下钱老板的袜子。脚底已经有了烫疤，两指宽的一条，像是匕首烙上去的。他看看右手烧红的铁棍，又看看那道疤，想不起来，但他确定，这是自己干的。

这时钱老板醒了，似笑非笑地看着他。这多少激怒了小五子，举起铁棍在他眼前晃着，警告他不要不信，这次我要烫瞎你。钱老板眨眨眼睛，他当然相信，你小五子就是这样的人。

反正还是那些问题，你不是肉店老板，我也不是杀猪伙计，你是谁，我是谁，把我藏到这来，到底对我干什么？钱老板没有回答的意思，他把烙铁靠得近一些，感觉脸上的汗毛都在滋滋作响。

“我不杀你，不管你是谁，这两年你确实没动我，反而对我还不错。我只求你告诉我，我是谁？这是我的事情，你应该让我知道，我答应你我不跑，不管我是谁，我都在田独被你看着，行吗？”

他声音都颤了，钱老板依然不为所动。外面有人放起了鞭炮，大年初一的早上，田独虽然人少，地处偏僻，可每年鞭炮总是放得特别多，仿佛声声响响都想让中原听到。噼里啪啦地响了十几分钟，钱老板看看窗外的天光，转回头看看眼下的烙铁，终于要说话了，那么尖的声音，不男不女的。他说：“你是嘉和三年五月初七生的，今年二十五岁，无父无母，没有兄弟，百花谷的事就别问了，我早晚让你知道。新年了，咱们也过个年，去外面把鞭炮放了吧。”

鞭炮声放到一半哑了下来，炮捻子落到地上被雪扑灭了。他想过走，往南方去，一路独行看看哪里才是百花谷，可是他一没银子，二没武功，怕是没进山海关就被饿死打死在路上。最想不明白的就是这一点，他都已经是个少谷主了，为何他除了杀猪摇色子，一点功夫什么的都不会？他冒出个奇怪的想法，就从摇色子做起。

色子自然要在赌场摇，小五子答应过文思清戒赌的，好好开肉铺赚钱，给钱老板养老。现在看起来全是扯淡，早晚有一天他会杀了常公公。大年初一赌场人不多，两三桌的赌客几钱几钱地押，更像是找个地方取暖。他每个桌子巡视一遍，有对师兄弟似乎有些功夫。小五子坐过去，隔着桌子跟他俩说他来做庄，一起玩两把。趁他俩不注意，换好灌铅的色子，扣过骰盅摇了三圈，开底之后他赢了。

年纪小些的端不住了，嚷着在老子面前出千，我剁你一只手，拔剑就要弄小五子。年长那个按住他肩膀，冲小五子笑笑，说这把多押点，还是你做庄。小五子点头继续，示意他们看看这三个色子，将骰盅罩在上面摇起来。想要什么点数，都可以照口诀摇的，这次别是三个六，险胜就行，一套动作下来应该是俩四一个五，开了骰盅，居然是三个一。

小五子数钱给他们，要他们再押。这次他慢点摇，就奔三个六去，竖起耳朵听色子。他知道问题在哪了，三个六刚刚要落好里面的色子自己动起来，交成三个一，他再去摇三个六，色子还是要多动两下，交成三个一。他迟迟不开，盯着对面的四只手，注意到年长那个人的右手搭在桌面，时不时地用内力震动桌面，将色子变点。年纪小那个催他快点，小五子笑道再摇最后一圈就开。小五子他重新奔三个六摇，对方刚要发力时，他忽然跳起来，抓住了那个人的右手，叫道：“兄台，这么玩是要剁手的！”

那个人手就这么被小五子按着，等了半天也不见小五子出招，反手扣住了他的脉门。小五子只是想找人打一架，这就是他奇怪的想法，一直使不出功夫，也许是没有遇见强敌，这两个人刚刚好，生死攸关之际没准就把功夫逼出来了。

可功夫迟迟使不出，反而一次次被这两个人羞辱。年长的师兄交手两回合，就知道小五子只是个赌场混混。这时那个师弟来劲了，好像难得找个人肉靶子练，一次次地把小五子放倒，再踢出赌场大门。小五子又不服，每次站起来还往赌场里冲。最后一次这个师弟连给他三掌，又坐在小五子脸上，结结实实放了一个屁。

赌场里的人都笑了，师弟举着手跟大家一起笑，捡起小五子输掉的银子跟赌客们分。小五子躺在地上，好半天才支撑着站起来。肯定是有肋骨断了，从衣服里摸进去，左边第三根骨叉已经支出外面。他让他们俩等着，他回去拿钱，一会儿好好赌一把。

他扶着肋骨，一路踉跄回到肉铺，翻箱倒柜把这两年的积蓄掏出来，抄起杀猪刀又折回到赌场。他把杀猪刀揣在怀里，一进门就把这一百多两银子洒在桌上，喊着全押了，一人一骰盅，直接比大小。年轻点的笑道没这么多钱，你慢慢押，慢慢输。

“没钱没关系，赌命。”

师兄弟相视一笑，年轻的说他先来。小五子规定这次来硬的，谁也别玩猫腻。年轻的点头同意，年长的主动把手拿开，抱着腰看他俩怎么玩。这时有个要饭的拄着拐过来讨钱。小五子本来说没有，转身过去的时候发现他是个瞎子，一时有点难过，喊住要饭的，跟他说：“你别走，这把赢了全给你，输了你帮我收尸。”

他和那个师弟，一人一个骰盅，摇好之后，他让对方先开，两个六一个五，一共十七点。小五子将自己的骰盅露出一条缝，三个六。

他没有作弊，这回是真赢了。他在琢磨对方会不会乖乖让他宰。他盖住骰盅，手伸进怀里捂住胸口，说：“你赢了，桌上的钱都是你的了。”

师弟笑话他，看把你心疼的，小心肝都扑通扑通的。他站起来躬着身子，双手伸过来划拉小五子面前的银子。小五子看准了抄出杀猪刀，手起刀落，将他左手剁下来。

师弟的手腕开始喷血，小五子第二刀去砍他右手，被他师兄挡开。暂时没法理会小五子，他连忙撕下布条，系在他左手腕止血。抓不到另一只手，小五子将留在桌上的左手连剁三刀。看着自己的手被剁成肉泥，师弟也顾不上止血，右手拔出剑就朝小五子捅过来。头一刀被他用菜刀格开，第二刀砍向他的肩膀。这次小五子挡都不挡，转身就往外跑。年长师兄一个跃身堵住门口，后面师弟的剑也直抵他背身，小五子侧身躲开，又往赌场里面跑。

赌场早就乱了，小五子拿每个赌客做挡箭牌，刚躲到人身后，赌客马上就跪下了，有的赌客直接倒在地上装死。一时间除了他们仨，只剩下那个要饭的瞎子看不到情况，顶着桌角摸桌上的银子。小五子拉着他肩膀躲后面，突然感觉一阵阵的内力传过来。他看眼乞丐，没事似的还在用手指数着散碎银两。两个发疯了的师兄弟从后面绕过来，一左一右朝他劈过来。小五子无处逃遁⁶，乞丐低声说，先砍左边的大杼穴，再去点右侧的大肠腧。小五子完全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位置。乞丐换个方式说：“左边猪颈肉，右边大里脊。”

这是小五子强项，就是活猪冲他跑过来，他都一砍一个准，加上刚获取的内力，左右两刀便将师兄弟砍翻在地，靠在墙角哼哼唧唧。乞丐把银子收好，作揖道多谢公子施舍，点着拐杖走出了赌场。年长些的看出来这乞丐非同寻常，可等他日小五子落单再算账，要小五子报出山头姓名，待伤养好后前来赴会。要是早半年，不用对方问，小五子自己都往外说，不服来钱记肉铺找我。他和死太监两条贱命也就算了，现在多了个文思清。但不报山头真的太怂了，他朝门口看看，那个乞丐已在雪地里走远，变成了一个黑点。他转回来对师兄弟二人摇着食指说：“你们两个，不配打听我名字。”

5

他出去找了好几圈，这回雪地里连个黑点都见不着了。田独没乞丐，自己活得都费劲，哪还有闲钱施舍别人。中原要饭的也不至于要到田独来，那就是为什么人而来。一个瞎子，跑这么远来，有一

⁶原文“逃遁”

阵他感觉找的是自己，既然他都是百花谷少谷主了，没准百花谷还是江湖中数一数二的门派。冷静一下他明白不是，要是找少谷主就在赌场门口等他了，用得着他在大雪里兜三圈？那么是常公公吗，田独镇还会有什么大人物呢？

常公公不在店里，文思清也说，没见着什么要饭的。他点点头，肋部疼得厉害，他要上楼躺一会儿。楼梯爬到一半，脚一打滑，他从一楼半滚了下来。

钱老板晚一点回来，扒下他的衣服，先看看伤势，确定只是硬伤，不是什么高手所为，他捏着折成两半的肋骨，忽然发力，将骨接合到一起。小五子也没叫，咬着牙忍了半天，想着杀猪剔骨那一套手法也是他教的。缓过来一点，他喘着粗气问道：“你以前在宫里，到底是杀猪的，还是看病的？”

钱老板没搭理他，用纱布将肋骨缠好，起身拍拍小五子说：“好好躺着吧，两个星期你都别想下床。”

文思清怕他闷，给他弄了一箱书。小五子哪看得进去，有时候盯着书名都能睡着。后来他就卧床上嗑瓜子，可他从来不吃这东西，香香腻腻的嚼两口就反胃，他只是把瓜子仁剥出来攒着，晚上留给文思清一大口吃完。

要躺十五天，他怕等能出门的时候，乞丐早离开田独了。他想过，和钱老板聊聊这件事，田独镇还有哪个深藏不露的狠角色。可是从哪里聊起呢，他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聊那些人都不知道是敌是友。

他还在犹豫，钱老板先出事了，有天快天亮才回来，脚步沉重，直奔小五子房间，告诉他猪圈底下有一个地窖，一会扶他进去，他身上有一个方子，让文思清这几天把药凑齐，等他七天后上来服用，要是七天后他没能自己爬上来，就地给他竖一块墓碑就好了。小五子问他，墓碑也得有名有姓，你叫常什么呀？钱老板说了几次“沈”字，随后一大口血吐出来，瘫倒在床边。

钱老板姓钱，常公公姓常，这回立个墓碑又他妈姓沈！文思清把猪轰出去，拨开上面一层干草，果然露出一个地窖的门。底下漆黑冰冷，将油灯点亮，说是一座地宫也不为过。老家伙天天不在店里，原来是跑猪圈挖这个来了。底下有半亩地大小，正中间摆着一个红色的冰床。小五子把常公公放上去，手在冰床上化点冰水，手指被染红，凑到鼻子闻一下，不是血水，像是某种草药的味道，估计是某种植物熬出来的红汤，一点点铸成的冰床。

那就等七天，文思清跑了附近三个镇子的药局，唯有一味红参全都断货。药局老板说这东西山上有的是，只是季节不好，大雪封山，谁都上不去，等开春雪化了，你要多少，我卖你多少。

等不到开春，既然谁都上不去，文思清就自己上。小五子拦着不让她出门，老家伙不杀他就不错了，怎么可能冒着命救他？再说七天之后，他既然能从地窖里爬出来，少吃点药还能死回到地窖里去？说不动文思清，小五子答应，再等两天他肋骨接好了，陪她一起上山。

他以为文思清答应了，一觉睡醒发现她悄悄出门了。只到山腰的话，来去两个时辰，他想如果晚上不回来，就上山找找。可半个时辰不到，他脑子里就闪现过十几个雪崩坠崖的面面。他拽出纱布给自己肋部绷紧，打个死结，抄起菜刀上了山。

他一直找到半夜，手脚都使不上力气，脑子里那十几种死法差点都发生在自己身上。爬到山顶看到几株红参，他揪两把揣在身上。那就换一条路下山，没准回去的时候文思清正做好早餐等他呢。下来的山路上，他看到石缝间两只老虎仔嗷嗷待哺，这让他有种不祥的预感。沿着脚印寻找，一只成年母虎堵在山洞口，远远望过去，困在山洞里的正是文思清。他把菜刀掏出来，轻轻走过去，距离老虎三十米远的时候，他大叫一声。老虎嘶吼一声，转过身子朝小五子冲过来。他让文思清快跑，离开山洞，自己扎稳马步盯着老虎的颈下。好像在等钱老板的手势，活动开了，解决吧，猛虎跃起的一瞬间。

他一刀斩进去，顺势将老虎挑到头顶。开膛破腹，老虎内脏瀑布一般泻出来，洒到他的头顶脸上。老虎还在雪地上奄奄一息。小五子忍不住吐了出来。

他捧一把雪擦脸，头发里净是老虎的血腥味。文思清扭伤了脚，小五子背起她，半步半步地下山。小五子怕她睡着了着凉，一路编着笑话讲给她听。他自嘲道，自己这个也不知道什么本事，是个两条腿的我都打不过，可四条腿的，哪怕狮子老虎我都不怕。文思清好半天没说话，他担心她睡着了，手贴着后背捏了捏她的大腿。文思清脸蹭蹭他的肩膀，手停在他脖子上勾得再紧一些，低声说：“我听着呢，一句都没忘。你答应我，小五子，不管你过去怎么样，不管你以后跟谁好，你这辈子一定要娶我一次，好不好？”

6

冬去春来，三月过后转四月，五月初七他给自己过了二十六岁的生日。钱老板一脸嘲讽的表情，不过生日当天还是煮了两个鸡蛋当做礼物。文思清去山里兜兜转转，找到了那只死老虎，扒下虎皮给小五子做了把椅子。每天小五子坐在虎皮椅上切肉收钱，好不神气。”

六月开始田独进入极昼，街上的人也开始多了起来。每年夏天小五子都几乎不用睡觉，接近三更天才黑下来，躺上一时辰天就大亮，人们又出来活动了。今年多了一帮从中原来的侠客，骑着马在田独兜了两圈，挨家挨户地找昆仑公子，找太子，见没有线索，继续往北找去了。他们不是一起的，各找各的，估计从京城组团一路往北捋，捋到第三年终于干到田独了。好像有两伙人意见不统一，在赌场还打了起来。人一个没伤，倒是把赌场砸个稀巴烂。

小五子后来听何员外说，这两伙人一伙是五公主的，一伙是三王爷的，他们都找太子，但目的不同，五公主的人要救太子，三王爷的人则要杀太子。

“那皇上呢，他想杀，还是想救啊？”

何员外瞪大眼睛，觉得这孩子不可理喻，只知有汉不论魏晋，皇上在昏迷啊，都快三年了。小五子摇头，这可怪不着他，他的记性也就是两年多，过去的事谁知道。何员外来了兴趣，真的一点都不知道？没受过什么伤？他眯着眼睛看小五子分割切肉，似乎想找找有没有哪门刀法的底子。直到身后的钱老板故意咳嗽一声，何员外才识趣离开。

那两伙人走后，田独镇又恢复了平静。赌场被砸后，小五子也没地方去了，没事就自己拿色子在猪肉案板上摇，左手和右手赌。有天他大老远就看见一个老熟人，往肉铺这边跑。正是被他砍掉一只手那个师弟，估计是来寻仇。小五子把文思清支走，抄起杀猪刀，只等动手。

那人慌慌张张，左顾右盼地往前跑。经过钱记肉铺，见到是小五子，一时间满脸的杀气，随即扑通一声跪在地上，说后面有人追杀，请求大侠庇护。

“我成大侠了，”小五子一乐，“干嘛⁷追杀你啊，只剩一只手了，还能出千呢⁸？”

看着自己仅存的一只手，他恨不得上来跟小五子拼命，可是后面还有劲敌。他继续跪着，边回头边说：“不是，是两个姑娘。”

那得看看热闹，小五子让他把剑交出来，躲在肉案底下。他一刀一刀使劲在案板上剁猪爪，远处过来两个白衣姑娘，身上没剑没刀，只是手上托着一盆仙人球，见到小五子也不打听一下，完全无视，任凭他叮叮当当地剁肉，从门前匆匆走过。小五子不高兴了，人家都追过去了，小五子喊住她们：“两位姑娘不买点肉啊？”

⁷原文“干吗”

⁸原文“出千哪”

其中一个看样子是师姐，让他别捣乱，她们有急事儿。小五子在后面喊，不管追什么人，聊两句再追也不迟。年轻一点的奇怪了，低声问师姐，杀猪卖肉的也敢过来和我聊两句，我长得真有那么难看吗？师姐安慰她，一个杀猪的懂什么？其实年轻的这个反而漂亮，师姐倒是个丑八怪，也不知道谁安慰谁。师妹折回来，走到小五子面前，问他：“你怎么知道我们在找人？”

小五子盯了她半天，说看面相看出来的，一只手的那个，对不对？师姐看出小五子知情，从后面跟上来，抢话说那是她师弟，偷了师父的钱，她们奉命来剁他一只手。还剁手？小五子笑起来，又不是我家养的猪，四个猪爪，人哪有那么多手给你剁啊？

师姐让他闭嘴，随后和师妹对一下眼神，问：“你们家是不是有后院？”

“有啊，是猪圈，刚才有个一只手跑过来找工作。我看他都那样了，也就干干喂猪的活儿吧，赌是不行了。”

这跟赌有什么关系？师妹不解，跟着师姐冲进后院。钱老板正在猪圈躬身喂猪，师妹冲过去，手先拍一下仙人球，连刺带血地对着他后背就是一掌，嘴里还喊着：“贼子，看你还往哪儿躲！”

钱老板此时大病初愈，吃痛回身，师姐又是一掌过去，钱老板拿起盆格挡，盆被一掌击碎，猪食溅了他一脸，更看不清是谁了。师姐师妹两人一起动手，一掌掌拍在钱老板身上。直到打累了，她们发现好像年纪差得有点远，相视一愣，师妹抱怨道：“这么大年纪了，还喂什么猪啊？”

两个姑娘耷拉着脑袋回到店前，师妹低声对小五子说：“后院有个老头擅自喂猪，我们帮你教训了他一顿。”

“你们把我老板打了？”

“为什么老板喂猪，你卖肉啊？”师妹又不解了，“把这仙人球送你，就当赔不是了。”

她递过仙人球，小五子并未伸手去接，摇头道：“仙人球你留着吧，长得这么好看，把你名字告诉我就行。”

师妹皱了皱眉，手掌拍了一下仙人球，接着给了他一掌。小五子没顾上喊疼，右手抬起就给了她一耳光。师妹瞪着他，扔掉手中的仙人球，伸手捏住小五子喉咙。

文思清刚好从外面回来，拼了命地要去救小五子，脖颈被师姐一把抓住，挣脱不动。于是嘴上开始撒泼，从未见她如此失态，一时间把骂女人最脏的话全抖落出来了。钱老板用衣袖抹着脸走到后面，袖子里握着暗器。他盯着师妹的手指，倘若她一发力，宁可暴露身份，也要先将她击毙。

师姐提着文思清劝阻：“师妹，这人不会武功，就算了吧，师父不是说了吗，一次出门最多只能杀五人，你已经杀了七个了。”

“一人杀五个，咱俩加起来十个，你再让我一个？我先取了他性命。”

“不行，我这名额还要留着杀我那小白脸和他那三个小贱人呢。”

师妹翻眼皮算了算，提醒她，全杀完就十一个了。师姐说那就杀三个，刺瞎一个。

“上次那一只手还不知道是不是你剁的，这次又说要刺瞎双眼，就知道你舍不得杀他。”

两三句话师妹消了火，放开小五子，跟师姐离开。文思清跑过来解开他上衣，查看他的伤，帮他拔掉仙人球刺。除了点皮外伤，也没什么大事。一只手从案板下面战战兢兢爬出来，也不知道该谢该怨，让她们过去，不就完了吗，非要叫回来撩几句，总之多谢你救我一条命，但断只手的仇，还是要报的。小五子说，好啊，那我们就好好算算，一只手值多少命，算你半条命吧，我救你一条命，扣掉半东，还剩半条，以后别让我见着你，不然我要你半条命！

话讲得恶狠狠的，总觉得哪里不对，又不知道怎么反驳，逃了一天的路，饥肠辘辘，银子都跑丢

了，索性你再给我点吃的，算我欠你半条命加一顺饭。小五子挥手让他快走吧，欠太多怕你还不起。一只手还挺懂规矩，说了句后会有期，就要告辞。小五子叫住他，还有向话要问他：“你那小师妹叫什么名字？”

一只手慢慢走回来，手撑在案板上，一字一句地告诉他：“吴思若。”

小五子正回味这三个字，一只手抓起案板上的猪爪就跑。小五子拎刀追出去，连追两条街，撞倒街边的何员外。何员外要小五子扶他起来，说我这是不差钱，你这么跑，要是真撞到个穷光蛋，像我这个岁数，你们肉店搭进去都不够赔的。

一只手一边回头笑，一边朝前跑。他太饿了，生猪爪也忍不住舔了两下，举着猪爪对小五子挥舞，正得意间，撞到了前面两位师姐的后背。

小五子看得目瞪口呆，他看到小师妹抢过一只手的猪爪揣进自己的行囊，师姐拿起绳子要反绑他，却不知道只剩一只手应该从哪里绑起，最后气得师姐连打了他几个巴掌，又心疼地抱着他哭起来。

7

小五子好几天都吃不下去东西，文思清都气死了她抱怨小五子就想着那个小狐狸，茶饭不思。倒是偷偷有想一点，但真的是没胃口。后来他发现钱老板其实也没吃东西。五日不食，小五子瘦了一圈。文思清做了一桌好菜，两个人就不动筷子，弄得她酸溜溜地吟诗作赋，为伊消得人憔悴。钱老板拿起筷子，将每个菜都夹过一遍后，难得地说了一段话，那两个姑娘是大漠仙人的弟子，还好火候设练到家，等几天毒性过去，就可以恢复正常了，如果碰到高手，比如大漠仙人出手，他能让你持续不吃不喝，直至干枯而竭，死的时候形同枯槁。

好大的本事，小五子问他，这把仙人掌扎手上，再拍过去的掌法是什么掌，钱老板叹了口气说，仙人掌。小五子以为他听错了，重问一遍。钱老板还是回答仙人掌，仙人是仙人掌的仙人，掌是掌法的掌，仙人掌是江湖三大毒掌之一，就是借助仙人掌不吃不喝也能茂盛生长的道理，练掌的过程不断地提取仙人刺里的毒素，再施予对手体内，这两个姑娘还是初学者，出掌之前还要从仙人球借刺，练到大漠仙人的程度，已是满手倒刺。

“另两个毒掌是什么？”

也不知道是没胃口，还是不想回答，钱老板只是摇了摇头，又把每盘菜夹了一遍。小五子握住他的筷子尖，盯着钱老板问：“其中一个，是不是叫断魂掌？”

8

后来小五子想明白了，人活的就是一股气，一种魂魄，终其一生，一贯至底，有人把它人为地断掉了，这就是断魂吧。他问钱老板，如果大漠仙人使的是仙人掌，那么断魂掌是谁的绝学？钱老板不说，岔开话题讲，你肉切得不对，精肉要带点肥，肥肉一点不能有瘦肉，肉皮别剃，带皮跟着卖，照你这么弄，一只猪少卖七八十贯。

小五子打量着钱老板，好像三年里初次见面似的，从头到脚瞅了一遍，摇头冷笑道：“你没这本事，我要找的不是你。”

找到也没用，这是小五子更不明白的地方，啥本事没有，凭什么大人物能给他一掌断魂掌？不是百花谷少谷主吗，靠什么当上的，难道谷主是他爹？苏子瑶怎么说的，谷主有令，找到少谷主，不惜性命也要把少谷主带回去。不用带，他早晚自己过去。钱老板那天要死要活地下地窖，到底是谁伤的？

还有，那个乞丐来田独究竟要找谁？断魂没有用，事情总会露出狐狸尾巴，要是一死了之就算了，所谓的重新开始，根本不可能。

倒是有人在夏天死了，何员外的老管家，门缝里看人的那个，估计活到岁数了，在躺椅上摇着摇着就掉下来摔死了。何员外要大办，远近都发了请帖，又不是死了爹，老管家而已。当然没请小五子，他接到通知，丧事那天挑一头上好的肥猪送到何府。

扛一头太麻烦，小五子一大早就赶着活猪过去，何府早起来了，上上下下都忙着筹备葬礼。新来的管家更跋扈，让他到后院杀猪刮毛，可别脏了厨房。今天先忍了，找个日子总要弄一下这个新管家。小五子在后院把猪杀好，开膛破腹，掏干净内脏，喊人拎壶开水出来，他要刮毛了。喊了三声，没人答应，他只好自己把猪扛进厨房。

厨房瞬间没人了，小五子巡视一圈，每个活儿都是干了一半就撂下，是不是何府有点名做早操的习惯。他不管这些，洗洗手准备找新管家算账。这时大厅里有人说话了，狠巴巴地问：“何振生，你师父向问和躲到哪里去了！搞这么大的丧事，棺材也是空的吧？”

话末说完，他跃过去一掌劈碎了棺材，里面躺着的是一个纸人，一时间纸屑乱飞。怪不得跟亲爹似的操办，原来是假的，办给仇人看，小五子想等会再出去，别钱没要来，惹得一身骚。外面有人回答了：“我师父早知道，师兄弟四人之中出了一个叛徒，让我留下来，誓死也要看到是哪位师伯。”

听声音好熟悉，小五子从窗缝看过去，正是大腹便便的何员外。对面领头的把脸蒙上了，带了几个人他看不清楚，不过何府的几十号人都站在何员外身后。那领头蒙面的说：“还口口声声地叫师父，我看叫老乌龟还差不多，这么缩着脑袋，能活到一百五十岁，躲到这么偏的地方，装模作样盖起了员外府，让我找得好苦。”

蒙面人的几个弟子一起哄笑。小五子也没听出哪里好笑，倒是何员外有意思，原来是假员外，来田独躲命的，那起码换个姓啊，常公公还知道开个肉铺叫钱记肉铺，你何府那俩大字儿，生怕别人不知道你姓何。

他们还在笑，何员外被惹急了，怒斥蒙面人。貌似蒙面人也一肚子怨气，还回去一大段话。两伙人不动手，一来一往说了好半天。小五子慢慢捋明白了，有个沈师祖，是何员外师父的师父，早年创立三种掌法，断魂掌，蓬莱掌，仙人掌，三个弟子各传一掌，这样互相牵制，有所畏惧，哪个都不至于霸行于世，偏偏出了个叛徒，可能就是这蒙面人，二十年前把三本秘籍都偷走了，带回家偷摸练，三种掌法全部练成，这时三个师兄弟再见面就没那么愉快了，除了寒暄打哈哈就是互相猜忌，说不上哪天就被师弟师兄下黑手拍死，沈师祖知道出了逆徒，研发了无为掌，专破这三大掌的，十五年前选了何员外的师父向问和做关门弟子，向问和当时还是丐帮帮主，为此辞掉帮主之位，传给何员外，专心修炼无为掌，到明年腊月初八，满十六年即可出关，蒙面人当然不干，要赶在无为掌练成前除掉四师弟向问和，为此何员外带着他东躲西藏，换了七八个地方，在田独待了五年，本以为能撑到向问和出关，没想到还是被蒙面人找到了。

小五子在厨房寻思，江湖的事真乱。赌场那个乞丐他清楚了，来田独找的就是何帮主和向问和。何帮主就是何员外，可是向问和又是谁呢？哦，闭关呢，没准何府也有个地窖，摆个红冰床黑冰床各种修炼。那蒙面人是何员外的哪个师伯呢？小五子就知道一个大漠仙人，吴思若的师父，希望不是他，不然上梁不正下梁歪，给他断魂掌的也是一个，还有个叫蓬莱掌，那个中掌后不知道怎么样。断魂掌是断片儿，仙人拿是耗得生不如死，沈老前辈这么毒，蓬莱掌肯定好不到哪去。

可何员外不觉得沈老前辈狠毒，还说沈师祖活到百十岁，却为你这样的逆徒含恨而死，劝蒙面人念在师徒情分，回头是岸。这时候蒙面人急了，吼道：“不要提那个老贼，他不是我什么师父，二十二年前要不是他往悬崖下摔死了我刚出生的女儿，我也不会偷那三本秘籍。”

何员外哈哈大笑，说道：“我知道你是哪位师伯了，何必还蒙着脸，要不是你做了苟且之事，沈师祖也不会夺走你的女儿。”

“本想饶你一命，可你自作聪明，知道了我是谁！”

蒙面人说着朝何员外扑过去，后面的弟子与何员外的家丁也兵戎相见。现在想想，这些家丁应该都是丐帮的。大堂里叮叮当当的好不热闹，小五子忍不住地探到窗缝偷看。看起来蒙面人也不一定打得过何员外，两个人纠缠不休干了十几个回合，反倒何员外逐渐占到上风，一个虚晃顺势扯掉了蒙面人的头巾。小五子看那蒙面人还挺年轻的，四五十的样子，何员外手握着头巾，一脸惊愕问他，不是你？说着后心被一个蒙面弟子抓住了，低声问他，你师父的那张九宫图在哪里？何帮主回头笑道：“你这无名小卒，哪有资格问我师父？”

蒙面弟子瞬间移动，一眨眼的时间在他胸前后背各拍一掌，追问他九宫图。何员外面色苍白，嘴里说着怎么能是你，没有九宫图。蒙面人摇了摇头，发力一掌打在他胸口上。何员外空挥了几次手臂，要抓这个弟子脸上的头巾，终于倒在大厅里。

其他的人还在撕打，这名弟子在混乱中快步穿梭一遍，等他从人群中穿出来时，何府所有的家丁都被击毙了。他已经扯掉了头巾的“蒙面人”对了下眼神，蒙面人命令弟子搜搜何府是否还有其他人。

小五子听见他们去了后院，好像有丫鬟抓着绳子藏在井下，有人一刀斩断绳子，丫鬟尖叫着落井。听到脚步临近厨房，小五子无处藏身，蜷缩一团，钻到大肥猪的下面。两个弟子进来一顿乱踢，其中一个说，火灶里面有一个。那是新上任的管家，趴在柴火堆里，死抓着火灶门不出来，口中喊着饶命。

“那就别出来了。”

一个人说着点了个火折子，扔进柴火堆里，关上了火灶门。里面的管家拼命拍打，两个弟子关心起地上的肥猪。嘴馋的弟子提议，火都点起来了，干脆吃完再走。他提了一下，没提动，要另一个搭把手。小五子身子一轻，猪被提起来，他使劲抓着猪肚子两边，裹在里边，以让自己别掉出来。身子晃了两下，忽然一震，连人带猪都扔到铁锅里。

锅还没热，隐约听见下面的新管家还踢着炉灶挣扎。两个弟子倒是有了分歧，一个说加水白煮，一个说这么烤熟了吃。小五子心里骂娘，你们这么讨论，有想过猪的感受吗？下面没了动静，估计是新管家已经烧死了，锅热了起来，小五子把自己封进猪肚子里，里面又闷又臭。那个领头的蒙面人进来呵斥他俩胡闹，赶快离开这是非之地。两个弟子连连认错，蒙面人身后的弟子忽然上前，一人一刀，把他俩刺死了。

“你这是卸磨杀驴！”蒙面人吓得声音都颤了，“你答应陪你演完这出戏，你送我们马帮一张九宫图！”

那个弟子冷笑几声，伸手去掐他的喉管，剩下的弟子闻声而来，一个个拔剑喊着，放下我们帮主。他掐着帮主的喉咙，提起他身子抡了一圈，那些弟子各个脸上留下帮主的鞋印，不出三秒钟，鞋印迅速发黑，弟子们倒在了厨房里。而帮主被放下的时候，喉管早已捏爆，喷出来的血浆黏在那个弟子的手上。他蹲下来，用帮主的衣服把手擦干净，收剑出了门。

终于没人了，该死的都死了，小五子在猪肚里打算再数十个数，要是没有动静，就赶快逃命。数到六时他就从铁锅蹦了出来，踩着死人磕磕绊绊，举一盆冷水浇到头顶。铁锅里的肥猪已经滋滋作响，煎出板油。新管家还在火灶下面烧着，小五子忽生恻隐之心，想给他捞个全尸。他打开灶门，蹲下来用木棍掏了半天，只钩出一块大腿的骨头。他摇摇头，把骨头又扔回到火炉里。

大厅里横尸遍地，小五子倒吸一口气，感觉这三年杀的猪，都没有今天见到的死人多。还好没一丝血迹，全部是中掌而死。平静过后小五子反倒舍不得走，装模作样查看每具尸体，可是他又不懂，

煞有介事地在那儿分析，这个是中掌，这个也是中掌，这个呢，还是中掌。一点新意都没有，江湖的逻辑他想不明白，有刀有枪干嘛⁹都拿手拍？他扶起何员外，真看不出来，平常吃得比猪还多，居然是丐帮帮主，那门缝里看人的老管家还是他的师父。靠！都他妈会武功，就我小五子不会！小五子剥开上衣，对着前胸的掌印，比比自己的手掌。寻思什么掌，自己怎么就整不明白，一掌能把人劈死？他深吸一口气，右手奔着掌印拍下去。好像有点感觉了，他加点力拍第二下，最后使出全力拍第三下，尸体打了个激灵，一口血吐出来，喷在小五子脸上。

人家是一掌打死，他竟能一掌打活！小五子蹦起来，退后一步，声音颤颤悠悠地提醒他：“你看好了，我可不是杀你那人，我是肉铺的小五子，你肉钱还没给我呢。”

何员外指了指小五子半天才想起来，说：“对对对，你是送肉的，正好肉来了，我去给我师父烧俩菜。”何员外站起来，貌似伤好了，腿脚利索地往后厨走，转身问小五子：“你也别走了，留下来吃口，咱爷仨好好喝一顿。”

小五子“啊”了好几声不知道怎么接，看着何员外进了厨房。虽然你没死没伤，可你们何府被灭门了啊，心再大，也不至于坐在尸体上喝两盅啊。也许就是个冷血动物，自己活命比什么都强，这些家丁都是上辈子欠你的，为你战死都不多看一眼。得了，你们爷俩喝吧，我打不过你们，但也绝不会和你们这种人坐在一桌喝酒。

小五子准备撤了，要插空蹦过去，才能够到大门口。有两个人并排死在一起，小五子跳过去时踩到一具尸体的手背，习惯性的他说了声对不起，身后的人还不满意，抱怨道：“疼！”

他以为是幻听，慢慢扭回头，被踩手的那个人坐起来揉着手背，嘴里骂着：“跟你说多少回了，要玩出去玩！”

小五子半张着嘴不敢出声，赶紧走吧，转回身时发现面前的尸体也在动。他揉揉眼睛，再睁眼时，那具尸体已撑着手臂站了起来。大厅里的尸体陆续都醒了，脚下的上百号尸体一个一个地站起来。他们有人傻笑唱歌，有人手舞足蹈，有人盯着身上的血迹在凝眉思考，到最后有个女人大哭起来，说，娘，你买这么好的布料，为什么不给我做件衣裳？

就像被困在车水马龙的路口，前后左右都是人，都是站起来的尸体，小五子一下子就蒙了，站在原地，一动不敢动。

9

谁把一整只猪下了锅，还把火点上了？何员外把猪从锅里拽出来，落在马帮弟子的尸体上，用刀割了一片臀尖，葱姜蒜切好，扔到刚熬出的板油里。他想做红烧肉，把肉切成拇指宽的小块。这是他老本行，以前在某个大户人家做厨子。每天剩下的边角余料，他都会乱炖一锅，送给破庙里的那些乞丐。最后还是被老爷发现，乱棍把他打出门，叫人一把火烧了破庙，让那些乞丐无容身之处。不管多委屈多不忿，当乞丐们提出把老爷宅子一把火烧了的时候，他硬生生把这些人拦住了。

这事过去多少年了，二十五年总有了吧？猪肉块被他均匀切好，用手拢在菜刀上下进锅里，灶台哗啦啦地往外溅油，要找个锅盖焖一会儿。好久没下厨了，当上“何员外”就没进过这个厨房，灶台右下方应该有个锅盖架，大户人家好点的厨房都是这么摆放。他弯下腰，手臂在下面掏着，脚底下软软的，低头看一眼，踩在了一个尸体的肚子上。喉结上都是血，他蹲下来看一眼，是漠河马帮的刘帮主，旁边还有四五具尸体，应该是马帮的弟子。而他在干什么，他看看左手上菜刀，锅里的肉还在等他翻炒扣盖。他扒着灶台边站起来，知道自己中的是什么掌了。

⁹原文“干吗”

大厅已经乱了套，刚推开门就有两个家丁要拉着他出去放风筝，他看着这两个小伙子，一个是何府的马夫，丐帮的二代弟子¹⁰，负责和外界弟子保持联系，另一个是他收养的义子，由于避嫌，何员外迟迟没有给他名分，他打算秋后让他从一代弟子¹¹做起。要干净利落，少些痛苦，他咽了口唾沫，挥剑对两人胸口各插一剑。

没人注意这边杀人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世界，唯有小五子看得目瞪口呆。他看到何员外屏息咬牙，含着眼泪刺向每一个人。几十秒钟将近百人一个一个斩落，到最后大厅只剩下他们两人。他呼吸急促，太阳穴上青筋暴突，不至于让自己哭出来。他将剑扔在地上，背对着小五子往外走，边走边说：“我等下交代你件事，之后你要把我也杀掉。”

这回是真死了，小五子双腿发抖，“扑通”一下坐在血浆上。何员外再回来时，托盘上盛了两碗米饭和一盘红烧肉，嘴里还不住地道歉，好久不下厨，手都生了，让你久等了。红烧肉色泽不错，小五子接过米饭，却一点胃口都没有。一口米饭一块肉，何员外说着给他做了个示范。吃到第三块时，他恢复了理智，将托盘推翻，抓紧时间对小五子交代：“我中了蓬莱掌，这屋子里所有的人都是，现在是时有时无，再过几个时辰，我会彻底疯掉。”

小五子举目望过去，血流成河，流到前面的血已凝固，挡住了后面血流的去路。他低声回应：“就算是中掌，但他们是被你杀的。”

“这是蓬莱阁老的伎俩，一百多号疯子，他们如果活着，丐帮就毁了。”他在推翻的托盘里翻找，后来把小五子手中的铜碗夺下来，把米饭倒掉，将碗捧在他面前说，“这是帮主之碗，我并非员外，而是现任丐帮帮主，我师父向问和是前任帮主，现在京城皇宫大牢里闭关修炼，腊月初八之前，一定要把这个青铜碗交给他，将碗底倒扣头顶，抵住他的百汇穴。帮他老人家出关。”

小五子摆弄着碗，也没什么特别的，碗底镶着一块拇指肚大小的玉，他看得直皱眉，他不愿搅和进来，屁大点功夫没有，还想去京城，不等进关就被人像蚂蚁一样碾死。他摆手推辞说，我得留在田独，你师父是老人家，我们肉铺也有个老人家，你自己去吧，把碗亲手交给他老人家。

何员外等了等，知道求不动他，转身去拾剑，剑柄朝着小五子递过去，说自己真的要疯了，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以前曾起誓绝不寻死，拜托小五子刺他一剑。小五子站起来摇头，他没法答应，过去什么样他不知道，但是从田独开始，他这辈子不想杀人。他想起文思清老说的一句话，有时候他要亲她，要抱她，文思清总会扭身躲过去，她说，不是不行，是有些事一旦开了头，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小五子转身要走，何员外在身后最后一次求他：“杀了我，不然我还能疯癫地活三十年，别让我在这世上受辱三十年。”

小五子仰头看看梁顶，转回身接过长剑。何员外用食指从肚脐往上，一直到喉咙，画了一条线，用你杀猪的本事，开膛破腹。可杀猪的时候手没有这么抖，他右手抓剑，左手抓住右手的手腕，告诉他，我数三个数，你抓紧跟这世上的一切告别。

一，何员外闭上眼睛，活了四十五年，告别只要一秒钟；二，他睁开眼睛，眼神坚毅地说，来吧；三，小五子将剑压低，只待起手将对面这个人挑落，何员外低头看了看地上打翻的饭菜，抬头看着刀刃说，你要是没吃饱，我府上还有上好的糕点。

小五子左手松开，右手依然握着剑，盯着他问：“你是又疯了，还是怕死？”

“你尝尝嘛，吴州张知府托人送过来的，放我这儿一年都没舍得吃。”

¹⁰原文“二袋弟子”

¹¹原文“一袋弟子”

何员外说完就要去后厨取。小五子轻吐一口气，右手松了剑，将地上的铜碗踢还给他，头也不回地走出何府。

10

镇上就传开了，何员外在丧事那天发了癫，将何府上下满门杀绝，一个人跑到山上当野人去了。几十个当差的进到山里搜了三天三夜，誓要将何员外绳之以法。绳是绳了，但始终没有以法，过去五年，大大小小的差人多少都受过何员外的好处，眼见他疯得不成样子，不忍心他坐牢问斩。何府还有百余具尸体，他们一把火烧了灭证，又把何员外放回田独镇。

钱老板问小五子是怎么回事，你那天一大早赶着猪过去，满屁股是血地回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小五子这次讲得很明白，等你告诉我我想知道的，我再说说你想知道的。钱老板点点头，笑了笑，说我明天再知道，也不迟。

明天什么样呢？他和文思清逛了一天的集市，买好布料回来时，肉铺的门口已经堆了两个包裹。钱老板说，他年纪大了，肉铺干不动了，你们去别的地方过活吧。文思清不知所措，求钱老板工钱可以少点，但留他们住下来。小五子知道他要什么，死太监多少也会点功夫，算是江湖上的人，办事的手段却这么下三滥？他提起两个包裹径自走进去，路过钱老板身边时说出三个字：“蓬莱掌。”

三个字引出更多的问题，钱老板跟着小五子上楼，看着他铺被褥追问，何员外是什么人，闯进来的是谁，为什么马帮的人也在里面，那些人是怎么死的？一连串问了七八个问题，小五子把床铺好，拍了拍，对钱老板耳边说：“以后每到一个月，我回答你一个问题。”

用不着一个月，七月中旬以后田独逐渐转凉，何员外也从山上下来了。何府烧为平地，他住街边，喝脏水，捧着个铜碗，捡着什么吃什么，每次路过肉铺，小五子都会切一片扔给他。何员外接过肉，就地坐下来啃起生肉，直到打一个饱嗝，擦擦嘴角上的血，才心满意足地离开店铺。

有时候他会后悔没杀了何员外，至少有三次，小五子看见他在别人的窗根下撒尿，被房屋的主人追出来痛打。眼看要入秋，小五子让文思清做一套被褥，自己打一排木栅，把猪圈隔出一块留给他住。有天夜里文思清吓坏了，把小五子摇醒，哭着让他去管管。他披上衣服，赶到猪圈，看到何员外正骑在一只母猪身上酣畅。小五子眼泪马上就涌了出来，去厨房拿刀，一把将粗喘着的母猪头砍了下来。何员外号啕大哭，裤子都没有提，就抱着猪头哭，说我没本事，保护不了你。小五子都回房了，他还在哭，后来他又回到猪圈，在死猪屁股上切了一块肉，说：“我们去把她厚葬吧。”

他们走到河边，拢起火，把猪肉架在钳子上。火化的过程何员外直流口水，一再催促熟了熟了。小五子用刀切成块推给何员外，他抓着往嘴里塞，头一块烫得他吐出来，捧在手里吹个不停。小五子问，你还记得自己是谁吗？他不急着回答，注意力都在那块吃不下去的肉上面，感觉凉一点了，他一口咬下去，闭上眼睛细细地嚼，咽下去的一刻他睁开眼睛问：“什么东西，这么好吃？”

“臀尖，何帮主。”

何员外愣了一下，恍然大悟，啊啊了半天说：“臀尖肉，我最爱吃臀尖肉！”

那就多吃点，吃饱。小五子把剩下的烤熟切好，看他狼吞虎咽。后来他也吃不动了，看着剩下的肉发愁，忽然想到说，这些就下葬吧。然后他就挖坑，两个拳头大小的坑，把臀尖毕恭毕敬地落土为安，跪下来磕了三个头。再看下去，小五子都要哭了，拍拍他肩膀，让他看着自己，告诉他：“你是何员外，何振生，你师父是向问和，你不能再这样丢脸地活着，你是丐帮帮主！”

他掏出刀，对着何员外的心脏一刀捅下去。何员外眼睛睁大，不知道是回光返照，还是这一刻怕死了。小五子从他身上摸到铜碗，确认碗底有块玉，之后他松开他肩膀，不敢多看一眼，都不知道何

员外倒下的时候，是躺着的，还是仰着的，就转身走开了。

还是杀了人，他狠掐大腿两把，让自己别太难受。天就要亮了，这是最正常的时节，白日和黑夜旗鼓相当，彼此较劲看谁先被吞噬掉，过了秋天，赢的总会是黑夜。都走出挺远了，后面有人呼喊救命。小五子脑袋嗡的一下，停住脚步。杀个人都干不利索，应该狠狠抽自己俩耳光。

何员外躺在河边火堆旁，一只手抓着胸前的刀把，一只伸向他，求他救救自己。小五子跪下来，“哇”的一声大哭起来，鼻子一抽一抽地说着，对不起，对不起，让你受苦了。没有第二把刀了，他使劲把心脏那把刀拽出来。何员外疼得坐了起来，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小五子手握着刀把，闭着眼睛连捅十几刀。他怕他不死，他怕他再遭一次罪。他抱起他，蹚着河水往里走，大概在水位到腰的位置，他把何员外平放在河流中。

11

田独已经不想待了，他和文思清计划私奔。出了那么多事，死了那么多人，那之后每回经过何府，眼见被烧成一片焦土，小五子总觉得有些未竟之事，要替何员外办完。再说年纪轻轻，他不能在田独窝一辈子。他想马上就走，已经是八月份，再等两三个月就要大雪封山，又是一年厮守。文思清建议他再等等，就此南下总要做点准备，再说现在是八月十一，怎么着也得陪钱老板把中秋过完，别留他一个人在这儿孤苦伶仃。小五子当时只是觉得她善良，可怜钱老板，直到很久以后他才明白，是文思清想和他再过一个中秋，她根本没打算跟他下中原。

八月十二他们去集市挑两匹脚力好的马，肉铺倒是有匹马，娇气死了，碰上雪天，都得是人拉马，文思清说，一匹马就好了，她喜欢坐在他怀里，被他抱着骑；八月十三文思清给他打包裹，装的全是小五子的衣物，她说我的就不带了，等着你赚钱给我买好的；八月十四她把那些没戴的首饰都卖了，塞给他做路上的盘缠；八月十五他趴在案板上磨洋工，盼着太阳下去，月亮上来，文思清在厨房做中秋宴，三个人她准备十几道菜，好像真把小五子当骆驼，吃一顿能顶半年似的。

那天快打烊时发生了一件小事，一帮京城口音的人，七八个人骑着马路过田独，不知道是什么身份，互相王爷公子地叫着，穿得都不错，就一个带补丁的，他们喊他马长老，小五子知道那是丐帮的。走到钱记肉铺停住了，几个人侧头看他，小五子犹豫要不要把何员外那碗拿给他。这时有个背弓挎箭的先走过来，听他们的叫法是六公子，非要买五斤精肉、五斤肥肉、五斤三肥两瘦的五花肉。小五子也是跟他们较劲，看准了一刀切，个个上秤，三块肉都在五斤上下不超一两。六公子扔了二两银子在肉案上，盯了他好半天，对旁边的那个王爷摇头说：“不是他，确实是个杀猪卖肉的。”

管他是谁呢，过了今晚，从此以后，连杀猪刀都不带碰的。不过这样也好，最后一单生意，像是对他三年肉铺生涯的肯定，他们连肉都没拿，空赏二两银子，那就是佩服他刀下的准头。

晚饭的时候他还在高兴，和钱老板连干了五六杯。虽然十几个菜，中秋宴，总还是散伙饭，几杯下肚他忽然有点动情，他说来你这儿三年了，说不上好坏，总算没把我饿死，还有啊，以后你可得吃点好的，这么大岁数，没几年活头了，天天他妈喝粥吃咸菜，还有肉铺的生意，就别干了，又不是没钱花，有几个像我这么合手的伙计？钱老板也动情，面色微醺地跟他表态，以后你要走了，我肉铺就关了，你要是还想干，我死了就把肉铺留给你，不了，不用等我，我明天就给你，我找个地方去死。

小五子饮尽杯中酒，去茅房上厕所。出来时他拐弯去趟猪圈，当然不至于跟猪告别，前天买的马被他养在这里，当时给何员外隔出的一片空地。远远看去，马头下面露出来，趴在地上。他走过去的时候还寻思，马不是站着睡觉的吗？可能这是匹好马，睡得香跑得快。把帘子一掀，酒醒了一半，马背上被砍了好几刀，死在马厩里了。

回到房间钱老板还在喝，小五子举起酒坛子砸在地上，问他马是不是被你杀的。钱老板倒是没否认，满嘴说胡话，说马是一般，马鞍真不错，可惜卸不下来，只好杀马割皮，再取下来。小五子揪住他衣领，瞪着他问：“你是不是知道我要跑？”

钱老板继续装醉，说你要是觉得亏，肉铺是你的了，我就喜欢那鞍子。文思清也不知道是好是坏，出去闯一闯挺好的，留在她身边当然更好。她说，其实小五子天生就是杀猪卖肉的料，今天来了一帮人，王爷公子的，要小五子三样肉各切五斤，小五子刀刀切得准呢，弄得那六公子还说，王爷，肯定不是他。

小五子让她闭嘴，这店白给都不要。钱老板问，那个六公子是不是张弓搭箭的？文思清看看小五子，不知道该不该答。钱老板接着问，王爷是不是三王爷。这回是小五子点头了，还有个乞丐，他们叫马长老，他想了一会儿，问道：“他们说不是他，其实就是我，对吧？”

钱老板没说话，背着手上了楼。文思清已然被这爷俩绕蒙了。下楼的时候他手里拿着一块巴掌大的羊皮，告诉小五子：“这张羊皮万万不可以丢掉，还有，你现在就走。”

真是喝多了，马都被你宰了，我靠什么走？

“想活命马上走，他们肯定会找回来。出去以后，别管你过去是谁，你就记住两件事，第一件事，你过去不是什么好人，仇家太多，江湖有一半的人要取你人头，你现在都不认识了，要提防每个亲近你的人，没准哪个就是要杀你的。第二件事，真到性命攸关时，你就说九宫图在你手上，再适时拖延，想办法保命。这张图你藏好了，别放在身上，让他们搜出来，你就彻底没命了。你要活下来，慢慢你就什么都知道了。”

文思清半张着嘴听钱老板讲完，咚咚咚地跑回去收拾包裹，都打好结了，想了想，把头上的簪子摘下来，准备塞进去。刚解开一个结，包裹一沉，一支箭从下面飞进来，将包裹钉在了墙上。他们已经来了，白天那七个人。钱老板上前作揖，把房门关上说，三王爷、六公子，好久不见。领头的三王爷看到钱老板一愣，说果真是你常公公，我还当你死在官里了呢，他指了指小五子说：“都还活着，常公公，我三王爷跟你要个人，总可以吧？”

“那得看看你要的是谁。”

常公公话音未落，将备好的镖朝三王爷甩过去，他身旁的六公子挥弓将三王爷罩住。常公公借机连打三只镖将蜡烛全熄灭。房间里瞬间漆黑，小五子什么都看不见，只听镖器乱飞，房间里叮叮当当，仿佛到处都是常公公。有人喊着先保护三王爷，常公公则喊小五子从后门上马。这间房住了三年，闭着眼睛都能摸到方位，黑暗中小五子先是上楼梯，从墙上拽下包裹，接着拉起文思清往外逃，耳边嗖嗖的全是飞镖声，扶墙跑了小半个房间才想起来，咱肉铺没后门！

可那些人都在往里冲，在正门的对面摸着找后门。“咯吱”一声，正门开了，中秋园月，大片的月光泻进来，两个身影溜了出来。刚踩到门槛，远处伸出一只手，拽住他包裹。小五子往后拉，又不敢太大力，怕对方一松手，自己又摔回房间里。

就是那个乞丐，左手拽着包裹把小五子往怀里扯，右手已蜷成鹰爪去抓他肩膀，拳出一半忽然收回去，痛叫一声。文思清把簪子插进马长老的手背，簪尖从手心穿出来。马长老松开包袱，右手去拔左手心的簪子。小五子弯腰接过包袱，拉着文思清便向月色跑去。

外面果然全是马，他们的坐骑都在门口。小五子拉着文思清问上哪个，文思清说好看的。小五子七匹马前过一圈，挑了匹白的。里面的人一时还出不来，常公公堵在门口冲屋里发暗器，将月光挡在门外，将敌人挡在门里。六公子张弓搭箭朝身影射去，飞镖连挡了三支箭，第四支箭射到了常公公的左腿上。

小五子把文思清抱上马，看着常公公一瘸一拐地跑出来，他要他快上马逃跑。常公公懒得理他，嘴里念叨，没你拖后腿，我让车马炮跟他们打。他拔下左腿上的箭，箭头倒钩带出一大块肉，常公公咬牙忍痛，告诉他，跑多远，跑多久，都记着回来，我给你看店。说完手握箭头一把扎在马屁股上。白马吃痛开始狂奔，也没个方向，就是撒了欢地跑，小五子和文思清四手捆着缰绳，才不至于摔下来。

12

可能是往西，白马一口气跑了一个多时辰，行进山林深处不见人烟之地，一声长啸，倒在了泥地里。小五子抱着文思清提前跳下马，马屁股的箭头还在流血。文思清问这是哪啊。小五子也不知道，北方地广人稀，一个地名能管方圆百十余里，没准还在田独。文思清仰头看看天色，月圆而皎洁，嘴里算着，马跑一个多时辰，走回去要多久啊。出都出来了，还走回去？小五子被这念头逗乐了，跟她算了一下，走回去大概要十八年。

文思清瞪眼睛尖叫：“不可能那么久！”

“当然不可能。”

“那你说十八年的！”

哦，那我算错了。小五子找个石头坐下，歇一会儿。文思清执意要走，她娘的骨灰还在店里，要是三王爷一把火把肉铺烧了，就分不清哪个是她娘，哪个是猪了。而且她压根就没想跟他南下，她知道他怎么想的，他去找他的“瑶”，找他的梅兰竹菊，要是他过去花，姑娘多，南下一趟，不得拉上一车女孩回田独？百花谷少谷主，听着就八九不离十。她才不要跟着去，当个碍眼的，拖油瓶的。

“再说，你这么机灵，遇到事肯定能逢凶化吉，有我在就是拖累你。”她看小五子摇头，补充道，“你真的特别好，也就是这两年遇到你，是我文思清的福气，要是早几年，你都看不上我。”

本来挺深情，说说又跑偏了，文思清开始抱怨，赌场第一眼你就没看上我，赢都赢了，还说下次要赌人就带个好看点的，就是嫌我丑，不管了，丑也要回来，跟一起睡一年多了，不能说扔就扔。小五子连忙打断她，别，别这么说，那是一间房的两张床。

“以后拼起来，不就是一张床了？”

小五子有些犹豫，文思清又不高兴了，果然嫌我丑，我都说成这样了，你还犹豫。说完她转身就往山下走，小五子跟在后面解释，真不是在犹豫，他想歪了，他在想，那俩床不一样高，拼起来有点怪。文思清回头“扑哧”一笑，示意他下山再说。

后来两个人没怎么说话，踩着月光往下走。小五子偶尔拉住她的手，担心她滑下去。前方越走越亮，晨曦之时从山腰就可以望到田独的轮廓。文思清在一条小溪前蹲下来，喝了两口水，告诉小五子，溪水尽头就到南方了。喝过水后她掏出小刀，早准备好的，在手臂上刻了一个“五”字，血从这四划涌出来。小五子没拦住她，摇头说我叫不叫小五子，还不一定呢，万一我跟钱老板一样，好几个名字，能在你胳膊上凑首诗。

“以前叫什么我都不管，反正你在我这儿，就是小五子。”

她把小刀递过去，说该你了，刻个“羚”字，别哪天再中一回断魂掌。小五子拿刀比画半天，跟她商量刻“儿”字行不行，“羚”字笔画太多了。

“我就要‘羚’字，我要刻‘文思清’。”

文思清抢过小刀，把他胳膊拽过来，摸着上面“五”字，有点心疼，不忍心落刀，放下他的衣袖说：“你顺着溪水走吧，我想通了，你就算找着了你的苏子瑶王子瑶，我也不怕，她们跟你没关系了，

你上辈子是她们的，你要记得，你这辈子就是我文思清一个人的。”

总之是告别，叮咛的话一辈子也讲不尽，她不愿再说了，掩面离开，都不敢回头看小五子蹚过那条小溪。

叁

1

他想找丐帮，把碗还回去，跟他们说三件事：一、你们何帮主死了；二、向老帮主在皇宫大狱等着你们去救；三、马长老是坏人，差点把碗抢去。可是哪有乞丐啊，人生无常，丐帮还没找到，他先成了臭要饭的。

有钱的时候，南行八百里也不见一个要饭的，等盘缠没了，终于硬着脸皮讨口饭，刚坐下来吃两口，丐帮的人就出现了。七八个乞丐把他围成一圈，用竹竿敲着岸边的石头，问他是哪堂哪会的。小五子吃着剩饭直摇头。没堂没会，那你就是个臭要饭的，这里可是丐帮的地盘。丐帮不就是臭要饭的吗？小五子听得直搓脸，仰头问他们领头的是谁。一个二百多斤的胖子站了出来，一脸的横肉，让人觉得真的是，跟着丐帮有肉吃。小五子终于把那番温习无数次的话讲了出来，你们何帮主死了，向老帮主在大牢里，马长老是坏人。后两句还没说出口，领头的就摆手打断他，回头问他的几个弟兄：“谁是何帮主？”

估计是新来的，别的地儿还不算，单在田独何员外就隐居了五年。看他胖得不成体统，最多也就要过两个月的饭。小五子换个问法：“丐帮现在谁说了算？”

“我们长老。”

“你们长老是谁，”

七八个人不是瞎子就是瘸子，在这个问题上，跟一二三预备起似的异口同声：“马长老。”

小五子倒抽一口气，那完了，后面的话不用说了。人家在田独没杀成你，你现在倒是追着人家往南跑。他起身拍拍屁股，低头说那没事了。这时刚才的合唱团里发出了不和谐的声音，一个瞎子弱弱地说：“我们关长老说了算。”

小五子转回身，却看不到那个瞎子，以胖子为首的一帮瘸子把他围住了，揪着他衣领，问他敢不敢再说一遍。此时旁边几个瞎子仿佛被感染，说出了心里话：“我们听关长老的。”

“我没问你们！”领头的胖子有点镇不住了，又揪揪那个瞎子的衣领，“我让你再说一遍。”

瘸子围着他，几个瞎子又把瘸子围住了，大肠包小肠，瞎子想了想，说：“关长老管事，不过在这儿，我们听你的。”

死胖子算是满意了，转回来，瞪着小五子，看他再问点什么。小五子也听明白了，无非是群龙无首，两个长老相互夺权那点事，碗总要送到，希望关长老比马长老好点吧。他长吐口气，先走一步说：“那就带我去见关长老吧。”

这下他们不干了，大步跨过去。小五子愣了一下，看来要饭也要凭本事，这些人根本不是瞎子、瘸子，一着急全都跑他前面来了。领头的胖子这回腰板也硬了，刚才几句话，差点让这小子带到沟里去。他带着头用竹竿敲地面，威武升堂似的呵斥他：“你个臭要饭的，哪配见我们长老！”

那就跟着他们，走在队尾吧¹²，看先碰见哪个长老，随时准备跑。走了几天小五子打听明白了，关长老在锦州呢，这帮人就是往南走，要入关跟其他兄弟们汇合，一起去昆仑山庄参加寻龙屠狼会。杀龙宰狼的事他不关心，重要的是和其他弟兄们汇合，他相信那些弟兄里总有些老前辈，哪怕不是关长老，但是瘦骨嶙峋的，一看就是要了十年二十年的饭，受过何帮主的恩泽，到那时小五子再去跟他们讲，何帮主死了，快去救向老帮主，老前辈们抱头痛哭，跪下来接碗，感谢他是丐帮的大恩人。他要

¹²原文“走在队尾巴”

的就是这个结果，不像这几个新来的，都腆¹³着脸要饭了，还要挑荤素。

一脸横肉的胖子姓胡，在队伍里面负责炊事，丐帮居然还配厨子。白天他们边赶路边要饭，晚上一人端一盆剩菜回来，堆在胡胖子面前，他把铁锅烧热，十来盆剩菜一股脑倒进铁锅里，烩成一大锅。一人一大碗，菜品齐全，营养丰富，里面有菜有肉，多吃两口还能发现面条和饭粒。

小五子既不是瞎党，也不是瘸党，每天要得比谁都少，可是饿得比谁都快，锅还没烧热呢，他先偷摸把何员外那铜碗推到第一个。胡胖子把碗踢开，跟他说两条规矩：第一条是，要不到饭就卖点力气，以后赶路他背锅灶；第二条是，吃饭别再用碗了，你空着碗来，盛满了回去，让弟兄们看见不像话。

那就像话一点吧，第二天小五子早早起来，把铁锅绑后背上，等着队伍出发，胡胖子皱眉瞅了他老半天，指着地上烧黑了的砖说：“锅是带了，灶呢？”

灶？灶太沉了，几十块砖捆结实了，扛肩上比一头母猪还重。那也强过拉下脸要饭，最难受的是吃饭没碗，还得排队尾，一人一碗零一勺，轮到他剩多少抓多少，双手捧在脸上。几乎顿顿都是锅底的锅巴，硬得要死，嚼起来青筋暴起，太阳穴跟着牙床疼。有一天他忽然意识到，这似曾相识，他吃过这个，他以前过的绝不是什么富贵人生，他是苦出身，说不定是吃着百家饭长大的。

天天吃锅巴，又要干力气活儿，九月初五，他扛着锅灶在山路上晕倒了。午后烈日，他躺在泥地上喘着粗气，黑砖掉了一地，身后的大铁锅滚来滚去，一直落到山下的溪水里。胡胖子下马过来，低头看着他，一大坨肥肉在小五子脸上投下重重的一道阴影。他问他怎么样，死了没有。小五子使劲摇摇头，可别把我活埋了。胡胖子点点头，意思是很好，要死也别死在我们丐帮。他叫人下去把锅捡上来，砖收好，捆在马背上继续赶路。临走时还过来关心一下小五子，说我们先下山了，你在山顶不要急，慢慢死。

对啊，他们有马载货。小五子仰躺着，听马蹄声踏踏远去，丛林里的知了依然吱吱乱叫。想死也不容易，太阳照得他睁不开眼睛，也不知道是晕死是睡着，合上眼睛都是一片光芒。

傍晚下雨了，醒来的时候身上浇透了。小五子张开嘴灌了几口雨水，他还不能死，文思清在田独等着他。他大喊一声给自己打气，撑着双臂爬起来，迎着大雨往山下走。饥肠辘辘，找到半山腰才看到几个果子挂在树上，他抱着树干往上爬，下过雨太滑了，一次次地从树上溜下来。后来他就靠树下，等雨停，把衣服脱下来拧干，那时他已没半点力气，死活也爬不上去，他大喊两声继续下山。

跌跌撞撞他下到山脚，远处有篝火，丐帮的人已经安营扎寨，貌似又来了一队乞丐，合在一起百十来号人。他不管这些，先坐在角落里候着，到开饭的时候混到了队伍里。打饭的还是胡胖子，离老远见着他就乐了，过去伸手示意他上前。小五子走过去，看到两个大桶里分别装着鸡腿和馒头。胡胖子稍显浮夸地钦佩道，你命够硬，来吃点热乎的，养胃。他竖起拇指，把两个铁锅搬下去，从灶上端一口新锅上来，隔着锅盖都能看出来里面热腾腾的。开盖之前他提醒小五子，老规矩，你空着碗来，只能用手。锅盖都快被热气顶开，小五子先咽口水再咬牙，双手伸出去。掀开锅盖，一锅白粥刚煮好，胡胖子用铁勺在里面舀了几下，一层层白气扑上来，然后他抬头看小五子。

小五子手没有撤，双手拢成碗状等着他，一勺稀粥浇上去，疼得他双手打战，把米汤沥掉，指间还剩个十几粒米。胡胖子一脸笑意，说你先喝着，不够我再给你打一碗。小五子盯着他，舔掉手上的十几粒米，掏出自己身上的那只碗，说再来一碗。胡胖子对他摇着手，提醒他空碗来的不准用碗。小五子依然盯着他，将碗伸进锅里，不紧不慢地舀了一碗粥，送到嘴前。

第一口还没喝到，胡胖子掀翻他的碗，整碗粥都扬到他脸上。小五子左手抹着脸上的米汤，右手

¹³原字[典见]

掐着碗边，瞪着眼睛呼了胡胖子一个铁巴掌。血从耳根顺着脸颊淌下来，胡胖子抄起铁勺朝小五子的太阳穴凿去。小五子向后躲，铁勺还是一下子将他鼻梁抽折了。鼻血迸出来，混着脸上的米汤，一时间满脸是血。从来都是这样，屁大点武功没有，但是贱命一条，小五子不要命地往胡胖子身上扑，揪着他头发把头往盛粥的铁锅里按。

场面乱了起来，近一些的弟兄们跑过来帮架，其实是趁乱偷锅里的鸡腿。那些还在等鸡腿的乞丐看出端倪，一个个从远处跑过来，将小五子、胡胖子和一大锅鸡腿结结实实地围成了一个圈。架不能打得大快，一刀捅死小五子，谁都别想吃鸡腿。在里圈吃饱了还出不来的乞丐，一边拉着胡胖子要杀人的手，一边扒小五子的衣服，一件件衣服从圈里扔出来，小五子始终死攥着铜碗。大家使劲掰开他的手，将碗夺下来，扔出人圈，在空地上转了几个圈，扣在地面。

先跟丐帮汇合的是关长老，晚饭都没吃他就找地方休息了。不知道是乞丐做惯了，还是修身养性，这几年关长老都是过午不食。他二徒弟帮他在两里之外找到一间破庙，前后无门，四处透风，他让二徒弟早点回去，摸黑找到一个避风的凹槽睡了一觉。听见打架他也没急着赶过来，丐帮嘛，天天都有冲突，伙食不好抢粥，伙食好了抢肉。只是醒来后，他发现这凹槽原来是菩萨盘起的两腿间，他向上摸去，摸到菩萨的脸。这让他吓出一身冷汗，连滚带爬地跪在地上磕了三个响头，求菩萨恕罪，我关震有眼无珠，有失体统。然后他冲着菩萨，举起右手的食指中指，抠进自己的眼睛给菩萨看，自己的确是有眼无珠啊。

他离开寺庙，循着打架声，跌跌绊绊走回营地。也许管不了这么多了，只是别让途经此地的武林中人看笑话罢了。这次去关外，听说何府灭门，他围着田独方圆百里都找遍了，也不见何帮主及向老帮主的踪影。倘若他们死了，最担心的还不是丐帮散了，百年江山也有易主的时候。他在忧虑谁来继任帮主，换几年前，哪怕那时他已经眼瞎，但总还年轻几岁，也不会将帮主之位让给马长老，任由他一人独大。而现在不行了，两位帮主既死，他关震被马长老杀了倒也不足惜，可丐帮在他手里，早晚会发展为邪教。

里面人群在扎堆，不断地往外扔东西。他喊了两声住手，无人应声。外圈几个正往里拱的弟子回头看看他，欺负他眼瞎，悄没声都绕到人圈的另一侧，继续往里挤。他清楚自己就是个废物，那些弟子之所以还喊他一声师父，其实只是学学怎么装瞎子讨饭吃，除了一点内力，已经没有本事再教弟子们了。他心中有个盘算，在与马长老会师前，将既有的丐帮解散。那就让他们打吧，这种想法大逆不道，但打散伙了，总比跟着马长老作恶强。

他仰着头，蹚着碎步，用拐杖扒拉地上的东西。被扯烂了的长衫摊在地面，几根鸡骨头杵在上面，不知道谁吃的，还要发着内力往地上扎。关长老用拐杖拔了两下，鸡腿骨横空断开，下半截依然插在地下。往前走几步，好像是靴子，挑起来却不见鞋底，靴筒将拐杖套个半截。任凭他们打吧，别让外帮外派看见就好。他缓慢转头，辨别风向，迎着晚风打算回寺庙。大概走出三步，踢到了一个铜碗。丐帮沦落如此，他心中苦闷，抬起拐杖朝碗底戳下去，铜碗纹丝不动。他皱了皱眉，难不成这双眼瞎了，功力竟退步如此？他用拐杖尖在碗边滑了一圈，深吸一口气，发力向碗中砸去。一声闷响，似乎地面都已经凿出一道细纹，而这只碗却全然没有破裂的清脆。

他蹲下来捡起碗，在碗底摸到嵌在里面的玉，这一下去就没再站起来，单膝下跪，将碗举在头顶，朗声道：“丐帮关长老叩拜帮主！”

声音在山洞回荡几次，乞丐们全部停住，仰头张望一圈后一个个开始往外挤，人圈变大变疏，里圈的胡胖子也松开手，捂着已经血凝的耳朵看二当家的，最后是小五子，几乎都快被扒光了，从盛满鸡腿的铁锅里站了出来。

2

这是个真瞎子，小五子见过，他是好人。关长老要和他单独谈谈，丐帮弟子原地驻扎。他们往山里走一点，站在瀑布脚下。小五子觉得该说了，我见过你，以前在赌场救过我一命。关长老点点头，原来是你啊，他问他碗从哪里来的。小五子说，何员外给他的，他只是田独一个卖肉的，何员外办丧事他送头猪过去，，正好赶上何府灭门，何员外临死前把碗给他，要丐帮在腊八之前去京城大牢送给向老帮主。说了几句小五子停住了，一路上想了那么多遍，重要的一点居然没想过。何府灭门，碗是何员外给的，那何员外是怎么死的呢？

他得换个说法，不是说两个长老争权吗，顺水推舟做个人情。他说：“碗差点被马长老掠走，我拼老命抢回来的，现在我给你，你来做帮主，丐帮千万别落到马长老手里，你就说是何帮主传给你的，需要的话，我去给你在马长老面前做个见证。”

这样就好了，首先你们何帮主是求我杀的他，再就是，你万一查出来是我干的，还有用得着我的时候，不至于杀了我。全是要饭的，也不图你封我一个官半职，留我条小命就好。

关长老不说话，也不知道想什么呢，老眼昏花的，没准就这么站着睡着了。小五子额头上直冒油，拽起袖子抹一下，感觉更油了，他扯一绺头发到前面闻了闻，桶里呆了那么久，哪哪都是鸡屎味。小五子跳到瀑布下面的池子里，在里面把衣服脱掉。冷水从悬崖扑下来，把他浇个通透。

上来时关长老还站在原地，瞎就算了，话还那么少。小五子把衣服尽可能拧干，一件件穿上。碗就在他脚边，小五子把碗捡起来递给他，说消息我也传到了，这里先恭喜关帮主，以后要是马长老不信你，尽管去田独找我做证。

关长老不接碗，直接抓住他手腕，面冲着瀑布说道：“我现在不行了，就算我做了帮主，马长老一样会杀了我，篡夺帮主之位。”

小五子使了半天劲，手腕挣脱不开，说：“他本事这么大，就让他做帮主啊。”

关长老摇头，松开他的手，指着小五子的方向说：“找到向老帮主之前，你来做帮主。”

小五子连往后闪，连摆着手说不行，我被他打过，他弄死我更容易，帮主还是他的。

“你死了再想办法，不能让他那么快得逞。”

小五子倒抽一口冷气，对关长老吼了起来：“杀死我也就三秒的事，能争取多少时间让你再想办法？要不你现在就弄死我得了。”

关长老不杀他，也不让小五子了，提着小五子的肩膀往营地走。转过一个山坡他安慰道，你不会白白送命，你是丐帮帮主，他若把你杀了，我自可以号令天下来讨伐逆贼。小五子脑袋嗡嗡的，他没想这些，他还在想，刚才那么大的瀑布声，怎么转个山坡，就什么都听不见了。

3

关长老眼睛虽然瞎，吹牛的功夫倒是一等一。大清早把关外的丐帮弟子集结起来，让小五子站旁边，就听他往大了吹。他先说咱们何帮主仙逝了，向老帮主生死未卜。说完他连叹三声，这帮弟子也不解风情，没一个掉眼泪的，瞪大眼睛等关长老往下说。也难怪，都是新来的，个个肥得流油，吃得比盐商富贾还好，只知魏晋，不知有汉。关长老又叹三声，哀其不争，那就使劲地吹呗。他先说，诸位也不必太难过，我旁边的这位吾先生是丐帮的新任帮主，向老帮主的关门弟子，武功可比他师哥，我们何帮主不知强到哪里去了，向老帮主叱咤江湖数十年，到老了可将一身的武学尽数教给了他的关门弟子，即使是老夫，我二人昨夜在瀑布下切磋一番，也全然不是吾先生的对手。关长老捅捅他，要

他跟大家打个招呼。

小五子有点走神，他一直在跟自己新换的衣服较劲。以前听说过，丐帮没什么好行头，地位越高穿得越寒碜。可是这帮主的衣服实在是大邋遢了，打几个补丁也就算了，可这颜色搭配得他一时灵魂出窍，灰衣服上打个绿补丁，绿补丁上又嵌了两个红补丁，前襟还甩出两道彩虹色的百褶，往合上一站，就像掉了毛的孔雀。关长老让打个招呼，他好半天才把手从翻毛袖口里伸出来，勉强作了个揖，低声说：“诸位弟兄好，我是你们帮主。”

下面的弟兄直摇头，胡胖子那几个带头嚷嚷起来，怎么这臭要饭的成我们帮主了，昨儿连个鸡腿都抢不着，今天就什么关门弟子？要选帮主，也是马长老在场一起商议！说着他提着菜刀就往上冲，后面几个也都举着枪棍跟着他上。

小五子想往后躲，什么事啊，马长老没见着，先让这几个死胖子给宰了。大步刚跨出去，被关长老提住后衣襟，跑都跑不掉。他听见关长老在后面说：“几个逆徒，任由他们胡闹，你先扶我下去吧。”

可是往哪下啊，人家从两头堵过来，左边的胡胖子上得快一些，第一刀就下死手，直奔他面门砍去。慌乱之中小五子只能伸手挡脸，关长老在后面轻推一下，小五子脚步一乱，右手正好抓住胡胖子的手腕，左手上去一抄，夺下他的砍刀。他把刀换到右手，朝胡胖子腰上横劈，劈到一半被关长老收力，感觉左腿腾空，一脚踹过去，上来的又一个弟兄被他蹬到台下。后面几个举枪举棒的，跑到一半见情况不妙，当场就跪下了。

小五子这下明白了，老家伙自己不出头，拿他遥控着打可利索了。有人撑腰就好办多了，小五子拍拍前襟的彩虹百褶，让那些人跪成一排，提着菜刀走过去。关长老在后面“扑通”一声跪下了，求吾帮主手下留情。小五子回头看看，这也大浮夸了吧，再转回来，前面一百多个弟兄全都跪了。那还挺好的，他把菜刀扎地上，拍拍手说，自己不是不出手，被自家弟兄打两下又怎么了，他跟向师父学了一身的功夫，出手即杀招，伤了自己兄弟，我心里难过，当务之急不是谁强谁弱，而是应该万众一心，保我师父练成无为神掌，待他腊月初八大功告成，我就是把我这天下第一的位子，还给我师父又何妨？

好像有点过，小五子转身看关长老，想怎么把天下第一的大话收回来。奇怪的是，下面也没人质疑，等了片刻响起的是一片欢呼声。也是，丐帮势弱这么多年，不管是真假，起码有五十年没听过“天下第一”这几个字了吧，就当他是真的，就让大家高兴这么一回。

4

头几天还蛮威风，快入关的那天他忽然有点难过了，可能入了山海关，就彻底离开田独了吧？他问自己当初为什么南下来着，给丐帮送碗是一个，再就是看看百花谷是个什么地方。那个苏子瑶，不是喊他少谷主吗？他现在不想去百花谷了，那个少谷主不做也罢，百花谷，听起来就是妻妾成群的地方，没谁他这个少谷主，以前就是江湖第一大淫贼。百花又怎么了，哪怕个个貌美如苏子瑶，也不及文思清的一根头发丝。

人是会变的吗，倘若过去他真的万恶淫为首，如今怎会毫无兴趣？也许是因为遇见了文思清吧。他开始想念文思清了。仿佛被蚊虫咬的包，一阵一阵地想她，他想她做的精致饭菜，想她同房的另一张床，想她一旦有姑娘和他多说两向话，跳出来骂街的样子。连带着常公公他都想，跟老太监死了似的，他说的每句话都记得真真切切，有一句说什么来着？要时刻小心，江湖起码有一半想杀你的人。应该是吓唬他，怕他大胆跑出田独，他小五子哪有这本事。但多少得注意，用不着一半，哪怕仇家就一个，他又没记性，还当是新交的仗义朋友，聊着聊着突然来一刀，含着眼泪骂，我平生娶了五个老婆，六个小妾，全他妈被你戴了绿帽子，快拿命来！

没准，百花谷少谷主嘛。那得化化装，小五子对着铜镜盯了好半天，哪里会易容术，真要是世仇，不都是说化成灰我也认识你吗。干脆就弄点炉灰，和水糊在脸上，已然都是要饭头子了，破罐破摔吧。关长老眼瞎，看不出来，下面的弟子开始一愣，以为这是防晒的土法，再走两天，他们的丐帮主长什么样都不记得了。

帮主他也不想当了，尤其给一帮要饭的当头儿。浩荡大军沿着山路前行，回头一看全是破衣烂衫的乞丐，锅碗瓢盆，残羹剩饭，比他妈土匪还寒酸。关长老说，到了关里人就多了，到时候我一家一家给你介绍，让整个江湖都知道，丐帮的新任帮主是你小五子，而不是马长老。

那我死得更快了。入关头一天晚上他睡不着，在山海关客栈想着如果明天他就死了，今晚要和文思清说点什么。别等我，把我烧了，骨灰就放你娘那盒里面，好让你成天抱着，但别忘找个板隔开，跟你娘水乳交融的算怎么回事。想着想着下雨了，马棚里传来扬蹄嘶叫的声音。丐帮就这一匹马，有时候他骑，有时候关长老用，大部分时间都是他的，走两个时辰腰酸背痛，关长老不想别人看出来，这届帮主内力不行。

他从窗户跳下去，还好雨够大，岗哨的乞丐都撤了，跳下去那么大声都没人听到。他踩着泥水把马牵出来，上马的一瞬间，他觉得他经历过这场景，当时也是夜里，大雨，偷偷把马牵出来，急着去见一个人。见到那个人了吗，是谁呢，苏子瑶？他晃神几秒，这一次不能再错过，跳上马背扬鞭而去。

他往北跑，都是来时的路，越往北雨越大，每一脚都踩出一个泥坑，跑出半个时辰，一个趔趄把马跑翻了。他全身趴在泥汤子里，侧起头喘了两口气，灌进一大口雨水，努力爬起来。马早就不见了，他抓着树枝自己走，每一脚都要好大劲把靴子从泥里拔出来。真够讽刺的，丐帮衣服没法看，倒是配双上好的靴子。后来他把靴子系腰上，光着脚走。

大路积水更多，他拣小路走。前方一片影影绰绰的光点朝他这边来，侧身退到树后，趴地上等着都是什么东西。

有队伍在前行，穿得花花绿绿的，那些光点都是小伞，每人打着一把小伞，伞那么点大，不撑在头顶，全都打在胸前给手上的什么东西挡雨。人人手上都捧一个，走过五六排，小五子才看清楚，手上捧着的都是仙人球。他大概知道，这些人是谁了。

“他们有多少人？”

小五子吓一跳，关长老就在他一米多远的地方，跟他一样，也趴在泥浆里。苍蝇飞我兜里了吧，你个瞎子能跟我这么远？小五子不想理他，脑袋耷拉在肩膀上。红男绿女陆续从小路走过，也没多少人，队伍虽然挺长，但是道窄，每排也就三五人。

“帮主大老远顶着雨过来，是仙人教里的哪位朋友要见吧？”

哟，帮我找台阶呐。我谁也不见，就是不想在你们丐帮呆了，不想给你当挡箭牌，跑不掉我认栽，弄死我，就地把我埋了得了。他盯着队伍，想过冲出去会怎样，反正都是死，仙人掌他中过，不吃不喝，滋味更不好受。队伍走了一大半，后面的断断续续，有的隔百十米才又上来几个，倒是有要见的，黑灯瞎火的也看不出谁是谁。

“有个叫吴思若在仙人派，你把她弄出来见我。”

“吴思若是谁？”

小五子抹抹脸上的雨水，说：“我朋友的女儿。”

“哪位朋友？”

“何帮主的女儿。”

“何帮主姓何。”

他编不下去了，你不是会找台阶吗，再给我找一个，何帮主的女儿为什么叫吴思若，找好了我还是你帮主，给你当傀儡。人走得差不多了，最后几个人过去十几分钟，也不见有人经过。关长老从泥浆站起来，走近把小五子提了起来，恳求道：“先回去吧，帮主，属下明日帮你办成此事。”

5

小五子最初听到的是江湖三大高手，大漠仙人、蓬莱阁老和南海真人，到关长老这儿变四大高手了，他们的向老帮主也算一个。估计少林的方丈，武当的道长，在他们版本里面都有自己的四大高手。三个老怪物是毋庸置疑的厉害，仙人掌、蓬莱掌和断魂掌，他亲眼见过这令人发指的阴毒。

天一亮就可以进关了，守在山海关口关长老让人回去打探，仙人教行进到哪里。回来的消息说，他们还有两个时辰可以到关口。关长老说再等一等，他让胡胖子准备午饭，说大家吃饱了再入关，别让人以为，咱们这些关外的是饿死鬼投胎。

可是早饭还没打完，锅还没腾出来呢。胡胖子一肚子气去劈柴烧火，丐帮三堂十六会，大小也是个会长，吾帮主上任，他彻底论为一个厨子。雨下一夜，木头都是湿的，胡胖子趴在炉灶前扇风吹气，熏得直流眼泪。他爬起来揉眼睛，想着跟他们拼了，这时关长老却大哭起来，双手拍地号啕，说向老帮主，我对不起您，丐帮对不起您，女儿托付给我们，却由她入了邪教。

那就先不动手，把耳朵留着听，身子趴下去继续往炉灶里吹气。小五子开始也是一愣，听了几句知道他唱哪出了，过去低声提醒他，不是向老帮主，是何帮主的女儿。说完他站起来嘴上大声问：“关长老，为何如此难过？”

这回他改过来了，说何帮主年轻的时候风流不羁，情事不顾，跟心爱的女人，黑苗五毒教主的女儿吴玲，在外面留下一个私生女，几经辗转，女孩已随母姓改为吴思若，谁知她长大却误入歧途，加入了仙人教，何帮主临死之前曾嘱咐他，一定要找到这个女儿，留在他师弟吾帮主身边，代他严加管教，去一去她身上的邪气。

“那向老帮主呢？”众人还在等，他到底是怎么对不起向老帮主的。

关长老停住不语，他编不下去了，一个劲地摇头，说至于各种情由，我们吾帮主是再了解不过了。有帮主的指示最好不过了，他们又扭头看着吾帮主。小五子后退两步，上了个台阶，面对丐帮众人，清清嗓子说：“我师父同为天下四大高手，当然不惧怕什么大漠仙人，只是他们仙人掌的刺着实令人讨厌，况且两派交好，能不正面交锋，就不要拼个两败俱伤，还请各位出些计策，让这个姑娘落单，把她救出来。”

能有什么计策呢，这些人天天残羹剩饭，脑子都不大好用了。大家闭眼冥思，只等着开午饭。有个进来没多久的，脑子还在的，举手说他倒是有个办法。胡胖子大老远咳嗽一声，意思说你是我的人，好主意要留给我来出。新来的过去跟他耳语几句，胡胖子放下铁锅大勺，过来说：“帮主，仙人教是实实在在的邪教，你想要哪个人，准备好银子，问问她身价，过去买就是了。”

这也大邪了吧？小五子左右看看，除了闭眼睡着的，没一个有他表情这么惊讶。那就是真的了，他指指胡胖子，让他接着往下说。胡胖子说，江湖本来就不好混，他们又不能像我们这些丐帮，肯低下头要饭乞讨，这么多教徒，多大一笔支出，不赚点银子能撑得百年大派吗？大多数门派维持生计的办法，就是收些年轻弟子，把他们练出一些功夫，明码标价地卖给镖局，或者是达官贵人做侍从。

如果只是钱，那就好办了，小五子让人把银子都兑出来。关长老死活不干，这点银票都是十文二十文攒下来的，就怕是哪地广人稀，要不到饭，好拿来买干粮。前任盖个员外府没问题，我买个人都不行，真当我是傀儡帮主。两任帮主的嘱托，小五子口气不禁凛然，为了丐帮的复兴大业，从即日起

开始一日一餐运动，不吃最好，直到把这笔亏空填补上。

跟着马长老最高能混到哪呢，堂主，副长老？可眼前的这位是帮主啊，胡胖子终于想明白这一道理，鞍前马后地伺候小五子。一直等到黄昏，仙人教才稀稀拉拉地过来，五十多人能分成四十多排。估计大漠仙人不在，远望过去，打头的是吴思若那师姐。小五子问，要不要躲起来。胡胖子摇头道：“躲什么，咱们丐帮光明磊落，我去给您打头阵。”

胡胖子迎上去，挡住仙人教的来路，和师姐一番交涉，回身喊着有请吾帮主。小五子蹀躞上马，确定自己脸上的炉灰还在。师姐已然认不出这是店铺的伙计，双手作揖说：“仙人教见过丐帮帮主。”

两队人马停在路上，后面的教徒陆陆续续跟上来。小五子看到了队伍里面的吴思若，还是那身白衣。这一点小五子在田独就想不明白，老是那些红衣少女、绿衣公子，行走江湖，他们衣服都不洗的吗？胡胖子问他是哪位，还不等小五子指给他，就挥舞着手臂说：“今日两帮偶遇，我们帮主一时仁心大发，想买你们一个教徒收为弟子，不知哪位有这个福分？”

大富人家，达官显贵，卖哪不好，偏要卖丐帮。生怕被挑中，仙人教的人都低头不敢对视，这时人群里一只没有手的手臂举起来，高喊着，买我买我！师姐回头呵斥他：“早说你这一只手卖不上价钱，还是乖乖地跟我去，看是被师父处死吧，还是罚你下半辈子伺候我！”

抢猪爪这小子等会儿再说，小五子指指吴思若，问这位姑娘是什么价钱。师姐满脸笑意，奉承他，吾帮主好眼力，一眼就能看出这是个姑娘。小五子接不上话，长女相，穿女装，当然是姑娘。

“那可未必呢，”她指着关长老说，“像这位长老，就不一定看出她是个姑娘。”

他眼瞎，还看不出这是个人呢。小五子懒得理她，想他们长期在大漠，乏于交际，一两句寒暄都让人尴尬。胡胖子去跟他们讨价还价，一张口就二百两，比买栋楼还贵，好说歹说杀到了三十六两。师姐收过钱，将吴思若拱手奉上，问小五子要不要买个保险。这是什么东西？师姐解释，买了我们教的人，如果她跑了，或是伤了你，我们负责把她抓回来，惩罚过后奉还给你。小五子问，保险要多少钱？

“一百六十四两。”师姐回答他。

那不还是二百两吗？小五子差点笑出来，摆手说不必了，我的人我自己会管好。师姐把银子揣好，忽然喝令一句，吴思若，归队！吴思若一跃，又回到了他们队伍里。小五子带人正要上抢时，仙人教已个个扬起右手，左手捧仙人掌防御。

那算了，小五子叫胡胖子数出一百六十四两。这时师姐又谈条件了，她说一百多两不够，要二百两，你花三十六两买人，没买保险，人给你了，她又回来了，刚才的买卖清了。小五子瞪着她，倒抽一口冷气。关长老在旁边说，我早提醒过你，他们是邪教。

“拿二百两，”他让胡胖子数钱，“不过这一只手我也要，连人带保险，这两个人都是我的。”

一只手乐了，欢天喜地自己往这边走，要饭怎么了，不会死在师父掌下，也用不着伺候这母夜叉几十年。

听起来可以，谁让他出去搞七捻三的，真到师父那里也不一定保他活命。银货两讫后，师姐还是好奇，要他这个废人做什么？小五子双手合十转着手碗，说自己在练五脏俱裂掌，苦于找不到活体做实验，既然你这有个半残，早晚要被你师父处死，就拿来给我练一练。

师姐愣了半晌，作揖别过，行至尽头还回头看了两眼。一只手用仅存的一只手抓向师姐的方向，痛哭流涕地不让他们走。小五子让一只手放心，好容易找到你这么个活人，怎舍得一掌把你打死了，要慢慢来，青蛙用温水煮，味道才最美。说完他拍拍一只手的胸脯，问他这两掌感觉怎样。一只手瞪大着眼睛感受心肺，说胸口闷，心慌。

那就对了，小五子点点头，吩咐关长老收拾行李入关，这两人虽是买了保险，但也要看住了。“至于你，”他冲吴思若笑了笑，“晚点到我房间里来，我细细跟你讲，你的身世。”

6

进到关里就热起来了，田独三年，他都不知道出汗是什么滋味。一切妥当，到晚上他纠结起来了，是先调戏一只手还是吴思若呢。银钱掷了三次都是一只手，他还是想见吴思若。关长老比他还犹豫，这么晚把何帮主的女儿送到你房间里，不合适吧？

“她是我师哥的女儿，关长老何出此言？”

关长老想了想，皱眉道：“可何帮主不是你师哥啊。”

“她也不是何帮主的女儿啊，不都是你编的吗？”

入戏太深，关长老想半天才反应过来，退身出去，说我就送吴姑娘与帮主同房。

“把她仙人球收掉，既入了丐帮，就得学我们丐帮自己的功夫。”小五子还在戏里呢，“先把她捆起来，若是她反抗逃跑，我武功这么高，怕是一出手杀了她。”

小五子想想先不洗脸，一直等吴思若进来。她是绑好了蹦着进来的，关长老说声，帮主请慢用，在外面把门关好。老家伙够不正经的，小五子拽张桌子从里面顶住门，走回来打量吴思若。还是那身白衣，这不行，入我丐帮，就得穿我丐帮的衣服。小五子说着去解她衣服，可是五花大绑，袖子都拽不下来。吴思若看他忙乎半天，说我这衣服穿几天脏了，跟你们的不就一样了？

说得有道理，那就进行第二步，小五子拉开桌子，将门露出一条缝，让人把仙人球送进来。巴掌大的花盆，他捧着仙人球在她脸上比画半天。吴思若始终盯着仙人球，就快扎到时尖声叫道：“吾帮主，要是你对我有什么非分之想，我宁可咬舌自尽！”

小五子退后一步，鼓励她咬吧，长这么大老听说咬舌自尽，还没见过谁咬呢，咬吧！吴思若使了半天劲，脸憋得通红，终于口齿不清地说：“我咬到舌头了。”

小五子有点失望，天真，还真以为她能吐出半截舌头呢。小五子又拿起仙人球，问她是划左脸，还是划右脸。吴思若说容我想想。等得小五子都犯困了，她还没想好。小五子打个哈欠，说我惯用右手，就先划左脸吧。眼看刺就要贴到脸上，吴思若高喊：“且慢！”

又怎么了，小五子看她还能玩出点什么花样来。

“帮主白天不是说，要细细给我讲，我的身世，我父亲是谁，我母亲是谁，我堂兄堂弟是谁，我表姐表妹是谁，一定要细细地讲。”

你的身世，要我告诉你？小五子翻眼皮回忆了半天，虽然是编的，也得把话说圆了：“你父亲是丐帮帮主何振生，情事所扰，爱上了你的母亲，黑苗教主的女儿吴玲，但是他有家室，出于大义不能陪在你和母亲身边，后来你就随了母姓吴。”

“原来是这样！”吴思若眨着眼睛问，“我父亲有老婆，为什么我母亲还会爱上他？”

小五子左右看看，实在编不下去了，端起仙人球凑到她面前。

“等等！”

这都第几回了，他放下仙人球，再等最后一回。

“为什么呀？花二百两银子，就为了扎我两下？你就是脱我衣服，我也不至于这么蒙啊？”

那我就告诉你，他喊人打盆水进来，把脸上的炉灰洗掉，露出真面目，反问她：“你说呢？”

吴思若看了他半天，摇摇头：“不知道。”

你他妈不记得我！鼻子一酸，一时间想哭的心情都有了。他继续暗示她，往北边到过哪儿，田独去过没有，在哪儿抓的一只手。吴思若一直在摇头，小五子原地打着转，我就这么不起眼？他去照照铜镜，脸上一点泥都没有了。又捧回仙人球，他问有双胞胎姐姐妹妹吗，还是中过断魂掌。吴思若依然不解，摇头。小五子长叹一声，将仙人球对准她颧骨，说：“希望你以后记得我吧。”

“啊啊啊！我想起来了！你是卖猪肉那伙计！我还以为你早死了。”她兴奋起来，蹦了两下说，“快快，快把我解开，快给我讲讲，你个杀猪的，怎么就当上丐帮帮主了？”

小五子还站在原地，吴思若冲他耸耸肩，让他快点儿，你是丐帮帮主，你怕什么呀，好好给我讲讲，杀猪卖肉的，怎么就成吾大帮主了？

7

醒来时他发现自己在地上，隔着裤子掐一下自己大腿，还疼，还活着，然后他问自己三个问题，我是谁？今年多大？我最爱的女人是谁？第一个答案他不知道，继续当他的五子吧，第二个他不确定，是常公公告诉他的，嘉和三年生人，五月初七的生日，今年二十五岁，唯有第三个千真万确，他很想念文思清。

那就没有中断魂掌，浑身酸疼，此时正躺在地上。床上还有一个，好像还有点细细的鼾声。他努力爬起来，站在床边，抓起枕头旁边的仙人球。床上的姑娘早已松绑，嘴唇微张，仰面熟睡。小五子举起仙人球，想着数三个数就把这玩意儿落下去。数到第十六时，吴思若睁开了眼睛，怒视他：“你敢！”

不敢。我要是敢，你今早都不用洗脸。一整天他都难妥，行进时小五子一直霸着那匹马，关长老倒也理解，只是提醒他，虽是洞房花烛夜，但一定要注意身体。可能是那么好的事吗，小五子回头看几眼吴思若。都知道这是帮主房里人，也没人敢看着她，就剩一只手鞍前马后地求她说说情，五脏俱裂掌害人害己。他们背着阳光行进，一时间看得他眯起眼睛，到底是怎么了呢，感觉被醋泡了一夜，从头顶到脚尖都酸得要死。

丐帮今天也不行，没走多少路，就一个个嚷着饿。安营扎寨，胡胖子给帮主开小灶，把吴思若拉过来，俩人面前摆了四个菜。小五子说，你先吃吧，我还不饿。他打两个饱嗝，起身看帮里的弟兄，都在狼吞虎咽，太阳从西边正缓缓下落，原来他们走了一天。他明白了，走回来夺下吴思若手中的碗，低声质问道：“你他妈又给我一掌仙人掌？”

8

一整天都食不下咽，早早地进了帐篷休息。睡又睡不着，脑子空空地看着帐篷里的两只蚊子。关长老过来通报，何帮主的女儿求见。小五子腾地一下坐了起来，问她又来干什么。

“她说，还要跟你打听她的身世。”

小五子赶紧起来穿衣提鞋，嘱咐关长老：“跟她说我不在，一会儿把一只手给我带过来。”

排不了毒，总得把一肚子气排出去。他走出帐篷，丐帮的弟子们就地靠在树下，或纳凉，或酣睡。小五子穿过人群，于不远处找到一个山洞，外面没有老虎，里面没有文思清。他在黑暗中静坐了一会儿，让人把一只手带进来。

行走了一天，一只手也没动逃跑的心思，跟得比谁都紧。他坚信，既然这世上有五脏俱裂掌，没准就有五脏俱愈掌。一进门他便跟小五子讲：“帮主如果想拿我练五脏俱裂掌，我建议啊，还是等到了

京城，找个郎中先给我检查一遍身体，到时候帮主再拿我练掌，才知道这掌法有没有练到家。”

有道理啊，可是这五脏俱裂掌都是没有的事。小五子摸着黑给他号脉，一分钟里东想西想，最后放下他的手腕，说：“你五脏没问题，咱们开始吧。”

小五子看不到，听声音应该是扑通一下跪下了。就先聊聊吧，他问一只手，那只手哪去了？赌场里被一个杂种给剁了。哎哟，也就背后那点能耐，手都被剁了，敢当面骂杂种吗？可惜见不着啦，那杂种早就被我给宰啦。用不着可惜，我送你去见他，咱们开始吧。

小五子堵在山洞门口活动筋骨，一只手看着月光下伸腰拉背的黑影，失声哭了出来。那就等等呗，一边热身一边听他哭，后来他也哭不出来了，杀猪似的干嚎。小五子听得直烦，喊着“五脏俱裂掌”就往上扑。第一下没打着，一只手也不敢往外跑，昨天打那两掌还指望吾帮主解呢。于是两人就在山洞里绕着圈。五脏俱裂掌，五脏俱裂掌！小五子一遍比一遍大声，最后一下全身的力气扑上去，一只手大叫一声，倒在了山洞里。

瞅你这小胆儿。小五子让人拿些蜡烛，围着自己点了一圈，再把脸上的炉灰洗掉，盘着腿坐到蜡烛中央。大概有两刻钟，一只手睁开眼睛，看见被烛光笼罩的小五子，认出是肉铺的伙计，眨着眼想了半天，说：“原来你真死了。”

“死了也不会放过你！”小五子跳出蜡烛圈，继续喊口号：“五脏俱裂掌！”

一只手哭都哭不动了，“咚咚咚”地在磕头。同样的露出真面目，吴思若的反应是，你个杀猪的，怎么当上帮主的？一只手想的则是，你都是帮主了，怎么还去杀猪？他想起关长老也见过，当时陪同帮主赌钱的乞丐，丐帮不是要饭的吗，他们还有什么秘密组织啊？

一只手服得五体投地，这回是真磕头。小五子找出一张纸，说这欠条是你摁了手印的，欠我半条命，刚你说宰了那杂种，是说我吗？一只手直摇头。小五子表示先不找你，记着，现在是欠我一条半的命，我从你师父手里救出来，又是一条，我今天没给你用五脏俱裂掌，第三条命，一共三条半，先不能让你死，杀了你，你还欠我两条半的命，你死后投了胎，我还不一定能找得着你。

一只手听得频频点头，真是集功夫与智慧于一身的大人物。他爬过去求小五子收了他，下半辈子给师姐做牛做马他可不甘心，要是给你吾帮主，三生三世都嫌不够，还要再加上半辈子呢。

9

过了关就慢下来了，走走停停，第三天才到北京。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儿，烧花鸭、烧雏鸡儿、烧子鹅，京城那么多好吃的，小五子什么都咽不下去，勉强能喝点开水，加两片茶叶又忍不住地反胃。吴思若有点不好意思了，中午吃饭时坐他对面。本来想安慰他两句，但是实在太饿了，菜刚一上桌就被她席卷一空。小五子远离桌面，向后靠在椅背上，眼神涣散，他连瞪吴思若的力气都没有了。

第一碗吃完她放下碗，把嘴角上的饭粒塞到嘴里嚼掉，跟小五子说，不然喝点稀粥，吃点面条，这么干耗下去可不是办法。你在劝我吗，说得好像是我没心情吃东西，小五子他想说要不是你给我这一掌，这一桌子饭菜根本就没你的事。话到嘴边却说不动，嗓子干得说不出话来。他指了指吴思若，叹了口气，转半个身对着门口坐。

先跟你借一碗，回头好了再还你，吴思若拿起小五子的铜碗，开始第二碗饭。有个手捧鲜花的小姑娘从外面走进来，到小五子跟前说：“大侠，买朵花吧，送给这位女侠。”

小五子苦笑摆手，吴思若却是笑出声来，敲着铜碗说：“小姑娘你也不看看，这人自己就是要饭的，哪儿来的钱买花？”

小姑娘看到吴思若手里的碗，扔下怀里的花就跑出去。过一会儿领了一大帮人进来，也是破衣烂衫的，不过每人手里都有点东西，有的拿着二胡，有的举着刀枪棍棒，还有个年纪大点的，手里牵了只猴。这些人看到他们两个也不知道朝谁跪，先是一边一下鞠个躬，然后双手作揖，索性单膝朝中间跪下，牵猴的老头朗声道：“北京堂堂主陈少卿，拜见帮主！”

这也是丐帮的？小五子将他们扶起来，清清嗓子，悄悄话似的声音跟他们问话。陈堂主没听清，小五子又问一遍，声音比刚才更小了。陈堂主看着小五子，还是没听见。之前他们还怀疑来着，怎么年纪轻轻就做了丐帮帮主，现在看这病恹恹的样子，一定是少年英雄，练了某种神功，大功告成之日没准都能发出女声来。小五子又问一遍，只见张嘴不出声，陈堂主带着人干脆又跪一次，北京堂堂主陈少卿，拜见帮主！

小五子叹了口气，靠回到椅背上。吴思若抓紧时间吃完第二碗，替小五子翻译：“快起来吧，帮主问你们，堂堂丐帮的人，怎么又是卖花，又是要猴的？”

不问则已，提起伤心事，他们几个抱头痛哭。陈堂主说，京城人家虽非富即贵，对乞丐却是十二分瞧不起，不与施舍也就算了，碰上蛮横的还要棍棒驱赶，所以北京堂的弟子光靠要饭难以为生，为了活命只能自谋生路，卖花、要猴都已经算好了，天桥下面的几个弟兄，天天都要表演胸口碎大石。

小五子听不下去了，嘶哑着声音就喊起来：“还胸口碎大石？你们这么干，对得起丐帮的称号吗？”

陈堂主愣了两秒，慌忙跪了第三次，抹着眼泪说：“北京弟子何以为继，还请帮主指条明路！”

哪里是明路呢，烧杀掳掠肯定不行，既然是丐帮，还得是伸出双手看人脸色。小五子要等两天，待大功告成他来给弟兄们做个样子。第二天醒来突然就有胃口了，一个人吃了半个满汉全席，警告吴思若，要是再敢碰他一下，丐帮这么多要饭的，我拿你当福利发下去。之后他带着队伍出发，浩浩荡荡，走最繁华的大街，敲最有钱的人家。张府、李府、王府，把响当当的名号报出来，丐帮吾帮主请张大人、李大人、王大人赏口饭吃。个个都一样，话没说完就被管家关到了大门外。

小五子对着大门思考了一阵儿，转身对陈堂主说：“这就是我给你指的明路，你就像我这样，一家一家地敲门，持之以恒，不言放弃，一定能要到钱。”

陈堂主把猴儿抱在怀里，盯了一会儿小五子，既没有哭，也没有发火，转身对众弟子说：“都散了吧，该干嘛干嘛¹⁴，别耽搁吾帮主时间了。”

还好花还在，大石也没扔，猴子还活蹦乱跳的，没毁了这些人的生路。小五子没脸看他们，低着头等他们散场。吴思若凑到他耳边说，不然我帮你再指一条明路吧，随后冲他们大喊：“帮主有令，全体弟子过来，跪在张府门口，府内老老少少不得出进，直至给钱为止！”

有人把大石搬过来，请小五子坐上面，众人跪在他身后。几百人乌泱泱地糊在张府门口，府上的人报了官，巡捕过来一看，都是下跪请愿的，奇怪为什么不拿点银子打发了呢。到了午时，张大人终于想通了，让管家出来商量。

“五十两行不行？”

“当然不行！”小五子指着他脸质问，“你打发要饭的呢？”

管家蒙了，挠着头看这满地的乞丐，你们不是要饭的吗？管家进去跟老爷商量，出来重新报价，二百两怎么样？小五子摇摇头，男儿膝下有黄金，我们还是继续给您把门吧。这次回去久一些，小五子听到里面的几个奶奶跟张大人吵起来了。瓷器摔碎满院，管家开门送出银票，一千两，再不走我家老爷就要出兵了。

小五子起身对他鞠躬，目送他进院关门。大门合上的一刻，小五子举起银票跳到大石上，跟着丐

¹⁴原文好像有此通病“该干吗干吗”

帮弟子欢呼，挥舞着手臂带人去下一家。他看着陈堂主，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命令道：“陈堂主，你还是把你牵的那猴儿放了吧。”

10

要是以后小五子有子孙，有机会对子孙后代描述这段经历，他该怎么定义江湖呢？行走的江湖，天天都是在赶路。偏安一隅守在一方不是挺安逸吗，一大帮人候鸟迁徙似的南行北进，也不知道图点什么，到了京城还要往南走，日行几十里，说要去昆仑山庄，说要去参加寻龙屠狼会。小五子说，你们去吧，我在京城晃晃，到了腊八就向老前辈出来。可你是帮主，关长老提醒他，丐帮二十年才等来一个肯露脸的帮主，怎么能留你在京城当小混混？

行进队伍浩浩荡荡，这回是真的，沿途不时有丐帮分队汇进来，在关长老的引见下，一一拜过新帮主。仿佛一个雪球越滚越大，小五子成了大要饭头子，但他知道总会有一天蹿出一个人，一脚将雪球踹碎，将队伍打散，他知道这个人就是马长老。

关长老命令他不得走远，不管你是收了吴思若还是一只手，都不许离开他的视线，超出他伸出手臂就能给你助力的范围。小五子听着叮嘱，手掌在关长老面前画圈，还不能逃出你的视线，其不知道多远才算远啊。

马长老迟迟未到，已经有人感觉新上任的帮主是个草包。刚过行唐的那个上午，不知谁拽了一下马尾巴，马蹄前扬，小五子从马上摔了下来。他躺在地上，听着千八百人憋不住地笑，他在回想刚才谁在马后，谁成心让他出洋相？他是领头的，千百号人在身后。关长老伸手过来，说山路崎岖，请帮主搀扶一下。

小五子没理会他，自己站起来，看陆续从他身边经过的人群。他们还在笑，那种即便是捂住了嘴，鼻孔却憋不住的笑声。吴思若也冲他似笑非笑，唯有一只手满险费解，帮主智慧与武功齐飞，怎么就被一匹马给甩下来了？关长老又问一遍，小五子摇摇头，也不管他能否看见自己拒绝，他重新上马，就走在最前面，看看谁这么大胆子，能摔他第二遍。

余下行程总算平安，行至高邑他们安营扎寨，胡胖子还是一脸谄媚的备好小灶。小五子没胃口，这次是真的没脸吃，他说出去转转，关长老摸到身边的拐杖，说陪帮主一同前往。

“不必陪同！”连同吴思若、一只手在内，小五子怒视丐帮所有人，打从当帮主以来，他第一次用这样的口气命令众人，“容我一人独处！”

关长老还是摸起拐杖，朝他这边走。小五子迎着过去，低声对他说：“你既当我是帮主，就别这么盯着我，你放心，我不会那么快就死了。”

他没往远走，前面转一个弯，握着杀猪刀守在关卡，看有谁跟上来。直到日头西下，天色渐暗，连只野兔子都没守到，他收起刀，走远一些，坐到河边。不然就回去吧，他对着河水想，马长老在前面等着宰了他，在那之前还得被这一千多号人耻笑个够。他又想念文思清了，他根本就不属于江湖，一点武功不会，走二里路都喘个不行，还冒充什么少年英雄？他捡起石子冲河边打两个水漂，回去吧，回田独杀猪卖肉，把文思清八抬大轿娶过门，今晚就走。他起身，拍拍屁股，刚一转身肚子上挨了一脚，面前一片黑，有布袋套在了他头上，他伸手去扯，腰上又被踹了一脚，黑暗中他三晃两晃，倒在了河边。

他喘着粗气，哈气被布袋挡回来糊在脸上。他们一共三人，伸手在丐帮主身上捋一遍，抄出一把杀猪刀，然后把他背过身，脸朝下趴在岸边。不时涌上来的河水搅着稀泥，透过黑布渗到他嘴里。他听他们在笑，这回不用憋了，畅怀大笑，真是一草包，好意思当咱们帮主，用不着马长老，我动手

指头就能捏死他。说着他还掐了一下他肋骨，小五子也不叫，咬着牙回想，这些声音都是谁，以前有没有听到过。

掐不够过瘾，另一个都上脚了，单脚踩在他后脖颈，平时看你趾高气扬，怎么一落单就那么废物啊，知道我们是谁吗，知道吗，你不知道，你吾大帮主怎么能记得我们呢？说着脚跟向上，前脚掌在他后脖颈上又碾了两下，追着问他，你倒是说话啊，吾帮主，跟我们聊两句啊。

小五子嘴里咬着浸湿的布袋，后脖颈顶着他的脚往上撑，顶出点空隙把泥水吐出来，咳了几声说：“你们三个别让我认出来，不然我让你们活不到明天。”

说完就没了力气，脖子一松，又趴到泥水里。最刻薄那个乐了：“那倒认识认识啊，来来来，我把你翻过来，认认我们，看谁活不到明天。”

小五子死猪一样被提起来，又重重地仰摔在地上。后脑还在震荡，脸上又挨了耳光。他们隔着布袋抽他脸，说你醒醒，认认我们是谁。六七个耳光吧，小五子感觉头顶的布袋在往上提。有个同伴觉得过分了，拉住他，说要是掀开，咱就真得杀他了，不管怎么说，他也算咱们帮主。另一个同伴也劝他，是不是帮主倒无所谓，主要是今天把他杀了，明天咱玩什么呀，留着他，隔三岔五玩玩帮主，不是挺好吗？

貌似有道理，他说那就收工吧，改天再来找你玩。小五子仰躺着，耳边“嗖”的一声，他们把杀猪刀扎在泥地上，听不到他们走远，也听不到他们说话。现在跟赌场那次不一样了，他多了文思清，还多了何员外的遗愿，什么时候他的命这么值钱，哪怕被凌辱之后。

等了几分钟，他又吐口河水，在布袋里睁开眼睛，打算站起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布袋忽然被拉起来。只回来一个人，他把杀猪刀提起来，说咱俩没玩够呢，你倒是睁眼看看我啊，看着我了，我就不留着你了。小五子紧闭双眼，他说你们走吧，我今天认栽。

“你不栽，好东西我还给吾帮主您留着呢。”

小五子不说话，只闭眼。那人也不说话。好半天都没动静，忽然有水喷下来。一边喷，他一边大笑，让小五子睁眼看看，是什么好东西。小五子闭着眼感受，水是温的，一柱冲下来，喷在鼻孔，喷在嘴角，很重的味道。他指甲向地里抠，将污泥捏在拳头里。

最后几滴落下，那人打了个哆嗦，弯腰把杀猪刀塞到小五子手里，让他握紧了，说：“你这他妈是什么玩意儿，菜刀还是杀猪刀啊？装腔作势也得选个差不多的啊。你歇着吧，我先回去了，我给俩选择，要么追过来砍我，要么数一百个数，可别让我回头看见你睁眼。”他拍拍小五子的脸，想起来很脏，手又在他裤子抹两下。“记住了，没了关长老，你屁都不是。”

他还真在数数，闭着眼睛，想一个人数一个数，钱老板、文思清、苏子瑶、何员外……他只有三年生命，认不到一百个人，后来他就想事情，想自己都做了哪些事，想自己还需要做哪些事，趁自己还活着。差不名一百了，他在河边滚两个圈，头朝下浸在河水里，这一次他终于把眼睛睁开了。

事情还没有想清楚，也许都不知道自己要想什么，他从河里坐起来，露出半个身子。营地里在喊帮主，已经有人发现他不见了。倒是吴思若先找到了小五子，他不肯上来，让她先回去。吴思若就抱腿坐在岸边，两人一个水上一个水下对视。吴思若问谁干的，用什么兵器，穿什么鞋，说哪儿的口音，我错杀一百个，也不会让他们就这么了了。

小五子不说话，一头扎进河水里，他怕再望一会儿吴思若就要哭出来了。大概有一分钟，两分钟，他从河里拔出来，一步步上岸，他说：“以前在田独，我们钱老板，你见过他，喂猪的那个常公公，他希望我一直留在他身边，怕我不听话跑了，骗我说江湖凶险，说我是武林第一大通缉犯，甚至还扣我工钱。我当时气得要死，现在想想这算什么呀，常公公是太监，留我的手段也都婆婆妈妈的。但江湖

不是，没那么多情分道义，想让我听话很容易。”他蹚着水上来，经过吴思若往营地走，走出十几步他停下来，背对着她说，“这事是关长老干的。”

11

武林大会在汴梁，到了封丘县，意味着离目的地只剩半日的里程。各门各派都会早到几天，提前通通气，小帮小派会达成结盟，万一会上有人起赋子，彼此还有个照应。丐帮用不着拉拢关系，少林武当丐帮，三大帮派几百年来就是坚定盟友。可是关长老这次要摆宴，破天荒第一次，要饭的请客吃饭。小五子明白，这是要显摆他，告诉整个武林，丐帮有新帮主了，以后他要是被害了，那一定是马长老干的。

小五子倒盼着马长老来，带着一队人马，跟关长老拼个你死我活。起码还有一次斡旋的机会，这半个月他确定了一件事，在关长老身边他逃不掉的，必死无疑。

关长老备了十几份请贴，陪着小五子一家家送过去。大多数掌门人和他是老相识，双方作揖寒暄，都快聊完作别了，关长老拉着小五子对他们说，对了，这就是我们新帮主。掌门人打量这个满脸炉灰的小伙子，心里都明白，丐帮看来是要姓关了。

请帖里没有百花谷，收贴人也不见常公公，小五子最后的希望也破灭了。送的最后一家叫狮吼帮，靠嗓门取胜的门派，高老远就听见屋里面吵架，一男一女，好像是父女俩，问题是还有孩子哭。小五子和关长老在门外候了一阵，他们越吵越凶，后来直接变成了羞辱，小五子还没听哪个当爹的这么说女儿，说她生的野种、小杂种，说一把摔死了都洗不净我这张老脸。

小五子听不下去了，隔着窗子咳嗽一声，关长老双手抱拳自报家门：“丐帮关长老、吾帮主见过乔帮主！”

屋里也没处躲，乔姑娘鞠躬问候过，就抱着孩子鞠躬背对着他们。小五子刚才也听明白了，大概就是未婚生子那种事，问题是那孩子又不是刚生的，看样子有两三岁了，就算没有爹，难不成天天被乔帮主奚落？

关长老介绍，这是我们新任帮主。乔帮主打量小五子，小五子却一直打量乔姑娘背影。乔帮主冷笑一声，继续和关长老寒暄。都是孩儿他娘了，小五子盯着人家后身看，可能是心疼，自己过得不好，就特别心疼一样苦命的人。乔姑娘左前方有面铜镜，小五子装作不经意走几步，手倚在房柱上，刚好可以从镜子里看到乔姑娘的脸。他看到她在哭，一点声音都没有，就是眼泪充盈在眼睛里，每次眨眼刚好有滴眼泪挤出来。

小五子看得都失礼了，关长老眼瞎看不到。乔帮主气鼓鼓的又不好明说，一再请小五子这边坐，老抱着那根房柱干什么。反正早晚死在关长老手里，那就活得撒野一点吧，小五子说，我不过去，这边好看。关长老好奇，什么字画这么好看。乔帮主铁青着脸不说话。小五子说，可是胜过好字好画呢。这时乔姑娘也注意到了，瞥了一眼镜子，把镜面倒扣在桌上。

小五子坐回去，听着他们寒暄，可总忍不住偷看几眼她背影。乔帮主已经很生气了，生怕关长老还听不出来，故意很大声地拂下袖子，说时候不早，乔某晚点定去赴宴。其实关长老也明白了，问题在小五子和乔姑娘。他拉着小五子起身告辞。虽然很嫌弃，乔姑娘还是转回身冲他们微微点头。就那两秒钟，小五子又看愣神了，为人妻，为人母，竟如此美人出画。是真的美。文思清也很美，可是小五子跟她同屋一年没起过色心；吴思若也好看，五花大绑到面前，小五子只想拿个仙人球闹她；苏子瑶是那种端庄的美，觉得有个这样的妻子会是个很体面的人生；唯有眼前的乔姑娘，美得让他心生淫意，只想天天跟她腻一起。

晚宴她不会来，乔帮主绝不会让女儿及外孙成为酒桌的话题。挺不了几天，早晚要死在关长老手里，可能是最后一次见到她了。一生一期，一期一会，小五子想说点什么留给她一辈子，都走到门口了，他回头对她说：“你生得这么美，其实用不着害怕的。”

在说什么呢，他也不知道，挺好的意思讲出来是乱的。乔姑娘这次没有躲，皱着眉盯他。他做了见谅的手势，想再解释一两句，手腕一吃力，被关长老拉出了房间。

晚上他喝多了，来了十三个掌门人，他一个也没记住，倒是各派拎来的酒记得一清二楚。又不为他，全是冲关长老的面子，小五子就铛铛铛地喝闷酒。最气他的乔帮主，后来都有点看不过去了，陪他连喝了三杯酒。

戌时开席，不出三刻便开始晕了，但他一句话也不说，言多必失，他怕一张嘴会求助，来的都是前辈，帮我主持公道，我不求帮主之位，只求活着回家。他不能说这些，说出来也许活不过今晚。他想好了，武林大会也许是他最后的机会，趁乱逃走，或者干脆跑台上去伸冤，没准马长老会跳出来保他这条小命呢。那就继续喝，兰亭派的女儿红，桂党的三花酒，峨眉派的五粮醇，黄山的宣酒，他以为他会倒下，有两个帮主比他醉得还快，三五句不和，隔着桌子就要比画比画。后来他们扯到外面，找一片空场。小五子眯眼看了几十招，胃里一阵阵地恶心，拐到后门弯腰吐了起来。

连吐了两三次，感觉肠子都要吐出来了，咽喉还是止不住地干呕，双手扶墙看着口水往下坠。有人在轻拍他后背，墙上一个女人的影子，这让他些许感动，手背抹掉口水说：“还好你来了，我差点死在这儿。”

“你居然没死。”

不是吴思若，他挺身站起来。是乔姑娘，她拿出湿手帕，伸手擦小五子的脸，从领头到脸颊，从鼻尖到嘴唇，当炉灰擦尽，他的样子一点一点呈现在她面前时，她说：“真的是你，你还活着。”

他已然酒醒，左右看看，显然乔姑娘今晚一直在外面等着他。他拉过她肩膀，再往里躲一躲，问道：“你是百花谷的？”

“什么？”

小五子说没事，凝眉回想她到底是谁，过去怎么会遇上这么美的姑娘？他想多问几句，比如我和你是否好过，比如难道那孩子是我的？这些都是亵渎，他问不出口，近在咫尺望着她的眼睛，等她说一句下一句话。

她看了看他，摸了摸擦干净的脸，低声对他说：“你今晚就走，千万别去昆仑山庄。”

“为什么？”

有人朝这边走，自言自语，都好好喝酒，怎么见面就打？她没时间了，把手帕塞给他，又叮嘱一次：“千万别去，那种地方你有去无回。”

肆

1

文思清见过小五子，快进汴梁城那天，坐在酒楼二层往下看，一大帮乞丐前拥后簇，他高高骑在马上，跟一个小狐狸眉来眼去。开始也不确定，小五子浑身打补丁，脸上还涂满炉灰，不过那小狐狸很眼熟，一脸媚笑，她盯了好半天，原来是捧着仙人球来钱记找碴的师妹。跟她也能搞到一块去，文思清气不打一处来，面也吃不下去，看着旁边的西北六公子、马长老，一时都想告发他了。

她有底线的。小五子没记忆，她其实想明白了，要是来个老相好的，比如大冬天喝羊汤的那个，为了唤醒他记忆，真跟她旧情复燃，她也就让了。可那小狐狸算什么，当时还给过你两掌，见面都要拔刀的主儿，现在屁颠屁颠去给人提鞋。她气得满脸通红，大口吸气呼气，盯着他们进了城门，她放下筷子，对六公子说：“我吃完了，走吧。”

“急什么，三王爷还没吃好。”

她朝包厢看过去，里面一桌子饭菜，三王爷筷子都不动一下，两个婢女一左一右轮流夹着菜往他嘴里送。跑这么一路，净等他吃饭了。她抽出一根牙签，剔着牙看窗外的乞丐，清汤寡水，一个肉丝都剔不出来。眼不见为净，她合上这边的窗子，把牙签掰成两截扔面汤里，问：“马长老，你们丐帮立新帮主了，你不下去露个脸？”

马长老还在揉着他左手，文思清用簪子扎的洞，包了一个多月，包扎布比桌上的抹布还脏。他也在看窗外，但不是小五子，他在观察关长老，看着看着还显出一丝胸有成竹的笑意。事情这么顺利，丐帮帮主已经不能满足他了，保三王爷登基，大了不敢说，弄个巡抚总没问题吧。

因为三王爷，酒楼被包了场，楼上是客房，所有住客早上就已经被请走了，楼下吃饭的客人全是换装的侍卫，防着外人上楼，二楼除了王爷包厢，就剩他们三个大眼瞪小眼。文思清百无聊赖，靠在椅背上双臂环抱看对面的两个男人。六公子也无聊，把箭筒里的每支箭抽出来擦一遍。文思清让他去催催，青天白日的跟你在这儿干瞪眼。六公子眼皮都没抬一下，擦好最后一支箭放进箭筒，又抽出第一支箭再擦一遍。文思清又催一次，她还惦记跟上去，看看小五子跟小狐狸是怎么回事。六公子停下来，手指转着箭，慢声细语地警告她：“我只是暂时不杀你，你话不要太多。”

那就不说话呗，她再抽根牙签，一截掰两截，两截掰四截，八截之后手指都捏不住了。有个婢女从包厢里出来，边整理衣服边说：“三王爷说了，时候不早了，明日再进城，今天就在这里休息。”

文思清上下打量婢女，一脸的嫌弃：“是和你休息吧。”

婢女装没听到，转身又回了包厢。她想求助六公子，可他根本没打算搭理她，收起弓箭，起身去安排下面的侍卫。她往窗外探出头，他们进城了，城外大道空无一人。丐帮就像个巨大的磁铁，本来有那么几个要饭的，被丐帮扫过之后，街上一个乞丐都不剩了。文思清转回身，瞪大眼睛看着马长老，问：“午饭还没吃完，又要休息了？”

2

他们是中秋夜跑出去的，骑了一夜的马，文思清说她得回去了，她娘还在店里呢，虽然是骨灰，那也是在店里。经过小溪他们分开，她看着他往南走，消失在树林尽头。白马向西跑一个时辰，她回田独走两天。所有人都不在了，钱记肉铺一片狼藉，那些猪竟然活得挺好。反正店是不开了，第三天

她喝了两斤酒，抄起刀壮着胆子把几头猪都杀了，切成十几大块挂在绳子上做腊肉。第四天她洗衣服，上面全是猪血，怎么也洗不干净，拢个火堆全烧了。第五天她搬个小板凳坐院子里，推测常公公去了，一场恶战是谁打赢了，是小五子先回来还是常公公先回来，他们会在入冬之前回来吗？第六天日子很特别，她来田独一周年，去年此时还阴雨连绵，一年而已，感觉小五子跟她过了半辈子。第七天终于下雨了，漏得屋里都是水，她要学会很多事，她抱着新瓦爬上梯子，趴在房梁上看哪片瓦在漏雨，下来的时候梯子没了，几个打着伞的人站在房下，他们又回来了，还是那个王爷，有两个侍卫在给他撑伞呢。

他们掳走了常公公，半路又被人救走了。回马枪杀回来，她还在这里。她说不知道，我连他小妾都不算，只是他赌场赢来的丫鬟。他们也不难为她，每天都去查看绳子上的腊肉怎么样了，闻起来不错，那就在这儿过冬。六公子把那些箭磨漆上色，一支支地审视，好像一辈子一支都不放，就靠那几支箭活着似的，之后他修理箭头，指甲刮着箭羽说：“我们等他一个冬天，他早晚会回来的，对吧？”

“好像是吧。”她知道他会回来，小五子答应了的。都是王爷公子，天寒地冻的，她以为他们一定受不了。三天，五天，他们真的待下来了。绳子上的腊肉一天少一挂，你们不走我走。上次给常公公的蒙汗药还剩下不少，九月初一夜他们睡得特别香，她抱着她娘的骨灰迈过横七竖八的侍卫，溜出了钱记肉铺。

她想好了，出门就往北，等着他们追上来。到第三天她知道有人跟上来了，不慌不忙，带着他们向北走。他们也不来抓她，三王爷英明神武，认定她去找小五子，越走天越冷，过了冰川就是罗刹国，三千里路莽莽白雪，他们盯着雪地里的黑点，明白自己被耍了。没人能活着蹚过那条冰川，小丫头是要和他们同归于尽。三王爷做了个手势，让六公子前去拦住她，带回到汴梁，带去武林大会。

3

他们包了一座塔，站在顶层刚好看到下面的昆仑山庄。武林那么多人，透过大门看里面乌泱泱的全是人。原来有这么多人会武功，文思清搞不懂，和平盛世五十年，这些人不好好在家过日子，出来打打杀杀干什么？三王爷说先休息一下，等他们会开得差不多了，再下去不迟。文思清可没心思休息，她在找小五子，找不着小五子就找小狐狸，找不着小狐狸就找那一大帮要饭的。可是都好不到哪去，九门十八派，一个比一个穿得寒酸，也许丐帮今天是正装出席呢。

主持的是个方丈，后面坐着一帮缺胳膊少腿的不知道是什么人。方丈一口河南嵩山话她也听不明白。文思清专心找小五子，门派都是按区域分好，一群道士，一群和尚，再往前瞅是一群要饭的，打头的是个瞎子，双手拄拐坐在头一排。文思清往后看，连一只手都看到了，还没找到他。她从后面捋，一排一排往前看，原来被一个胖子结结实实挡住了。小狐狸呢，原来是换了男装，就站小五子旁边说悄悄话呢，聊着聊着小五子还张牙舞爪地对她比画。文思清气得直喘粗气，恨不得从塔上跳下去骂他们，她转回身问六公子，是不是该下去了。六公子这次不玩箭了，专心摆弄麻袋，还伸开对着她肩膀比量着大小。

“短了点，”他自言自语，打开袋口，一个眨眼套在她身上，“我一会儿带你下去。”

套完他就不管了，马长老过来收尾，他让她蜷蜷腿，把口系上。躺在麻袋里，反倒能听懂方丈的河南话了，大概就是说昆仑公子三年没找到，朝廷对武林持续打压，大家的日子都不好过。这时有人喊，什么狗屁公子，明明是昆仑小贼，倘若是公子，何必过街老鼠一般不敢露面？有人起哄，就有人附和，是啊是啊，昆仑小贼。文思清听一会儿就走神了，她在想，要是小五子真跟那小狐狸好了，她也不能不要他，就算把那姑娘娶回家，那也是她做大，天天折磨小狐狸。

下面打起来了，两个有过节的门派上台来盘道，打了一刻钟，又上来几个门派，朋友的敌人是敌人，敌人的敌人是朋友，后来他们自己也闹不清了，面前的门派是该暴打还是结盟。台上一片混乱，文思清听着下面“噼里啪啦”的都要睡着了，这时有人喊，诸位英雄住手！文思清身上一轻，人在麻袋里被倒着提了起来，先前喊的那个人这次更卖力了，哑着嗓子喊：“三王爷驾到！”

4

乔姑娘嘱咐他不要来，她自己却跟着乔帮主坐在第一排。昆仑山庄真不小，小一万人进到庄园，还能留下五个猪圈那么大的空地。人群面前一个两米多高的台子，安静下来之后，先是一帮缺胳膊少腿的，那么高的台子，腾地一下就上去了，一个个面对着他们入座。小五子问这都是干嘛¹⁵的。吴思若分析了一下，说既然这次的主题是绞杀昆仑公子，这些人应该都是被昆仑公子害的。

都这样了还能蹿上蹿下，当年不得上天入地的。昆仑公子多大的本事，小五子对接下来的大会还挺期待，他没本事，帮不上忙，不过他握紧双拳，随时准备着喊“打倒昆仑公子”的口号。大家都安静了，方丈上来讲开场白，说承蒙各帮各派赏脸，从五湖四海来汴梁参加武林大会。小五子在下面还讲了个笑话，他问吴思若，知道为什么是方丈做主持吗，因为方丈是少林寺的住持。吴思若半张着嘴酝酿了半天，实在是笑不出来。小五子讲了句意味深长的话，就算不好笑，那也是我这辈子讲的最后一个笑话了。

不笑就算了，怎么还伤感了呢？吴思若有点不好意思了，说我讲一个更不好笑的吧。她问他，没来的那些门派都去哪了，因为他们听错了，都去昆仑山了。这种笑话小五子能笑得前仰后合，弄得关长老还得咳嗽一声，提醒他别笑死在这里。

前半段也没提昆仑公子，方丈总结这一年江湖中的污点及亮点，光荣与龌龊。批评的都不点名，听来听去都是争抢九宫图。要是钱老板没骗他的话，小五子也有一张，他记得何府灭门有一半的原因也是这个，都是拿命抢来的，到底有什么用，居然还有九张，凑齐了真的能掉下来天兵天将吗？

年年争名夺利，岁岁抄家灭门，江湖上多少还有点美好的事情，穆家拳的掌门人穆林双水性极好，人称水上白条，今年五月由于救人淹死在洞庭湖，连皇上都写匾，让我们向他学习。小五子没法打断方丈，只好又问吴思若：“水上白条，因为救人淹死了？”

“因为他救上来一个，又救一个。”

“救两个淹死了？”

“不是，之后又救了第三个。”

“哦，救三个，然后自己死了？”

“还有第四个。”

“一共几个？”

“一百二十七个。”

“原来救了一船的人。”小五子叹息着，“要是他少救一个，只救一百二十六个，穆老前辈也不会死了。”

“对，问题是第一百二十七个捞上来的还是一具尸体，白救了。”

“真的假的？”

“假的，我逗你玩的，我比你小两岁，哪能知道这么多江湖上的事？”

¹⁵原文“干吗”，我感觉这个错别字可能就是作者的写作风格了

小五子不想跟她打听了，好好听方丈讲课。方丈说，穆老前辈非但没有得到武林中人的尊重，反而有人还趁着掌门人仙逝，一举灭了穆家妻小以及九九八十一位弟子，盗走了穆家拳谱。方丈说到这里，全场一片寂然。小五子知道差不多了，该喊口号了，他高举双臂，冷不丁喊了一句：“打倒昆仑公子！解放新江湖！”

全场燃了起来，上万人抬起右臂跟着喊。这几年大家都习惯了，江湖上的大案死案，查不出来的必是昆仑公子所为，真要是查出来了，冤有头债有主，仇家十有八九也是受到了昆仑公子蛊惑或刺激，总之打倒昆仑公子，江湖必被解放。

所幸还有理智的人，乔帮主一跃到台上，压低手势，示意大家安静，听他讲两句。他说自己与穆兄相识三十名年，听闻穆兄溺水后他连夜赶往泉阳，想在下葬之前见上一面，一半出于交情，另一半他始终无法相信，以他的水性会溺死在水里。开馆验尸，穆兄肺部浸水，溺水不假，可右手腕有一处不起眼的红点，才是他意乱神迷，淹死在鄱阳湖¹⁶的真正原因，经我乔某仔细查看，江湖只有一人会，而此人已不在人世。

台下都凝眉沉思，回忆小红点会是谁家的绝技。乔帮主接着说，当时他也不敢确凿，可能自己多虑，毕竟穆兄是救了一船的人，一百二十多人，体力难免不支，溺水也是情有可原，安葬好穆兄他回了重庆府，可人还在长江上就听说穆家拳被灭门洗劫，便知仇家是有备而来，穆兄淹死一事是他计划的第一步。

下面的人让他赶快讲，不要卖关子，这手腕的红点到底是谁的绝学。小五子不关心这些，他在追问吴思若，你刚才不是说逗我玩吗，真是整船人，一百二十多个。吴思若不想分心跟他聊，一直在听乔帮主讲话，漫不经心地应付小五子：“哦，我说逗你玩那句，是逗你玩呢。”

小五子瞪大眼睛看她，要是自己会点功夫，真想给她一掌。乔帮主背着手在台上走一圈，待众人议论声渐弱后继续说：“乔某愚钝，特地去鄱阳湖小住一个月，才查清事情原委。众所周知，穆兄在江西一直做客运生意，事发当日，此仇家乔装打扮上了客运的船，行至入夜时分将船板凿洞沉船，自己生意，穆兄自然要将这一百多号客人一一救上岸，而此仇家则潜浮在水上，待穆兄精疲力尽，便佯装溺水在湖面拍打，就在穆兄伸手营救之时，此人在穆兄手腕处一扎，痛遭毒手。”乔帮主走到西南角时单膝蹲下来，看着一个道士说：“迎客道长，这门绝学你是再熟悉不过了，正是贵师兄苍松道长的松针指。”

前半段众人听得目瞪口呆，当凶手揭晓众人连说不可能，苍松道长死四五年了。小五子又慢了半拍，他想问松针指是什么东西，怕吴思若还跟他来回绕，转过来问关长老。关长老解释，首先要将指甲留很长，前面削成松针般纤细，之后起码要练十五年，逐级食用各种毒物，成功后便能将体内毒素运到指尖，只要能扎进血管，对方便心悸而亡。

“这么麻烦，直接买根毒针不就好了吗？”

“那不一样，”关长老轻蔑一笑，说，“全都用道具，谁还练武啊？”

“那就不练呗，一样的杀人，毒针还能飞出去，指甲削尖了，还得够得着才能扎得透。”

关长老迟疑了一下，眉头紧锁，本来他是跟着大家想的，苍松道长死好几年了，怎么和穆林双的死联系上的。这下好了，小五子这问题都让他开始怀疑人生了，自己也练了五十年，风吹日晒的，白练了？他上半身倚在拐杖上，摇头道：“肯定哪不对，你让我想想。”

小五子等半天也没个答案，就往西南方看。苍松道长前几年死后，一直由迎客道长做黄山派的掌门人。迎客道长侧过身，伸出手臂对着人群转了半个圈，那意思是听听大家怎么说，还松针指，我师

¹⁶不是洞庭湖吗？

兄早几年就死了。乔帮主还在盯着他，迎客道人笑了笑，说：“乔兄不会是觉得，我也练成了松针指吧？”

“你不会，我还要为两个事情向你道歉。”乔帮主站了起来，“前两天丐帮帮主请吃饭，跟你推杯换盏，乔某仔细观察过迎客兄的指甲，非但没有留长削尖，而且指甲肚不见有喂毒迹象，穆兄定不是被你所杀，这是我要道歉的第一件事。”

小五子听见自己名字还挺得意，频频点头，高声说：“乔帮主说得对，我当时也看出来了。”

吴思若让他少说话，你能看出啥。乔帮主对他笑笑，继续说：“至于第二件，几年前苍松道长被害，你四处宣扬是昆仑公子下的毒手，我还曾怀疑你弑兄篡位，嫁祸于人，现在看来是我错了，我向你道歉，因为苍松道长，根本就没死。”

迎客道长要说话，刚说出两个字就被乔帮主更大声地盖过去，人家狮吼帮的嘛。他说苍松道长不但没死，而且正是在你的掩护之下，为非作歹屠杀忠良，将各派的拳谱剑谱据为己有，这几年江湖惨案不断，都说是昆仑公子所为，怕是有一半的账要算在你师兄弟二人的头上。

迎客道长大吼一声，提剑跳上高台。正常的剑或长或短，总之是笔直，他的剑果真如迎客松一般，九转十八道。小五子也没看出好在哪里，不过比乔帮主徒手要强一些。二三十招这把剑始终不得近身，迎客道长手腕一抖，弯弯曲曲的剑仿佛铁鞭瞬间被拉直，直奔乔帮主的喉咙刺去。眼见乔帮主喉管就要被捅破，乔帮主反而迎过去一声嘶吼，声音不大，可就像一场狂风，将铁鞭又吹回到弯曲的形状。

小五子跟大家一起鼓掌叫好，关长老看不到，不过还是点点头，拍拍小五子说：“带毒针的话可能扎到自己，自己练出来的松针指，是不会毒死自己的。”

还想这个呐，小五子说既然带了毒针，顺便把解药带上就好了。也是啊，关长老又开始低头沉思，一定要想明白，这关乎大半辈子的价值观。台上乔帮主那边多了几个帮手，指着迎客道长说，我师父死时身上也有小红点，现在想想，真是错怪了昆仑公子。一直坐着的老弱病残不干了，纷纷站到迎客道长那边，破口大骂，单是寻仇也就算了，还错怪昆仑小贼，难不成我们身上的残缺是自己磕出来的？

台上越来越热闹，有两种人都上去了，不要命的和武功高的，大家纷纷站队。小五子低头问，咱们丐帮站哪边？关长老思考人生，哪有时间理他？他是帮主他做主，丐帮跟乔帮主站一起，一是他女儿叫乔文君，二是昆仑公子又没害他，他这断魂掌是南海真人干的，第三呢，他想明白了，昆仑公子是这个龌龊江湖的遮羞布，哪天他被关长老杀了，肯定也是昆仑公子干的。

他有点后悔了，刚才挥拳喊打倒昆仑公子，尤其解放新江湖这句，江湖现在陈旧迂腐，老迈得快转不动了，正是需要昆仑这样的人才能打破旧江湖，建立新秩序呢。后面的丐帮人都在等着他下令，他手臂一挥大喊：“弄死迎客苍松，平反昆仑公子！”

台上的人停手不打，齐刷刷地看着他。吴思若提醒他，迎客苍松该死没错，但是昆仑公子真的是罪大恶极，千刀万剐。小五子倒抽一口气，让吴思若挡一下，悄悄坐地上。已经有人朝他这边走过来，帮主说糊涂话，丐帮的人都没法护着他。小五子叫关长老保护他，却只听见他说，毒针可能被偷，但武功偷不走，所以练功还是有用的。算了，弯腰埋住头，看这些人下不下死手吧。还好这时从高塔上传来一个声音：“诸位英雄住手，三王爷驾到！”

5

他们提了个麻袋，还是中秋夜闯钱记肉铺的原班人马，一个王爷，一个公子，一个乞丐，再加几个侍卫。进中原转了一大圈，这几个他都认识了，三王爷，西北六公子，再就是和他渊源颇深的马老。之前他侧面跟胡胖子打听明白了，这西北六公子为什么就一个人啊？因为他排行老六啊。那一二

三四五呢，怎么就他陪着三王爷啊？因为都被昆仑公子杀了呀。那为什么杀了一二三四五，不杀六呢？因为把六公子也杀了，江湖就没人知道是昆仑公子干的了，就白杀了呀。那昆仑公子不太好，做好事还要留名。

三王爷上来就不好玩了，各种打官腔，各种朝廷政策，说大家聚在这儿为了杀昆仑公子，共图大计，怎么会为了自家恩怨打了起来，你们上面是父亲，是师父，但更是朝廷！小五子听得想骂街了，六公子那几个人突然“扑通”一下就跪下了，磕了三个头高呼，王爷英明，王爷万寿无疆。小五子在下面感慨：“还好他那五个哥哥被昆仑公子干死了，不然我怕他们磕头磕死。”

“给我们看呢，”吴思若说，“他要登基当皇帝了。”

三王爷还在说，小五子也不听了，看那麻袋还挺好玩，扑棱扑棱的还会动。三王爷说几句话，它还跑远了，弄得六公子跪着过去又把它拉回来。三王爷说，朝廷找了三四年，终于在田独查到了昆仑逆贼的下落，可惜让他溜走了，不过也还算有收获，我们把逆贼的妻子从田独带来了。他打个响指，示意六公子解开麻袋，一个捧着骨灰盒的姑娘从里面钻了出来。

“那不是你媳妇吗？”吴思若转过身笑着审视小五子，忽然全是明白了似的表情僵住，指着小五子说，“你居然……你居然被昆仑公子戴绿帽子了！”

小五子完全蒙了，声音发抖地问：“你以前见过我吗，你见过昆仑公子吗？”

“你是谁，你自己还不知道吗？”

“我不知道。”

“你再想想，你要是昆仑公子，这就是你家。”

小五子四周望望，偌大的昆仑山庄，装二百个钱记肉铺绰绰有余。钱老板说，你出不了田独，武林有一半人想杀你；乔姑娘说，千万别去昆仑山庄，那种地方你有去无回。小五子摇摇头，双眼盯着文思清，低声对吴思若说：“我是昆仑公子，这山庄以前是我的，这山庄所有的人，都是来杀我的。”

6

小五子脑袋“嗡嗡”的，吴思若还在耳边喋喋不休，你既然是昆仑公子应该早点告诉我一路这么哄着我玩有意思吗还花二百两银子买我你弹下手指头就能把我抢过来现在是我错了有眼不识泰山希望你大人不记小人过别把小女子还出师门无家可归。

“我不知道！我要是知道能挨你那么多打吗！”

小五子忍不住吼起来，几千目光转向他，遣责他不要吵。一只手也在田独见过文思清，他从队尾说了一万次“借过”挤到前面来，对小五子竖起大拇指，太厉害了，吾帮主。文思清在人群中找到了他，盯着他微微摇头，那眼神失望至极。小五子冲她摊开双手，表示自己真的一无所知。不是这个，文思清对他稍稍努嘴，哦，旁边站着吴思若呢。小五子马上向左跨一步，离吴思若远点，连连摆手，把一只手拽到他俩之间。文思清笑了，都听不到三王爷的问话了。

三王爷问她，你男人干什么的？文思清说杀猪的。后面的老弱病残不干了，打不过就死，还要被小姑娘羞辱我们说是杀猪。文思清说真是杀猪，让猪先跑起来，等猪跑高兴了迎面一刀就开膛破腹。后面有人气得吐血，文思清回头看他们，我说错什么了吗？有两个被锯双腿的，从凳子上跳下来跪在地上，请求皇恩浩荡，三王爷让我们杀了这个小媳妇，我等以死谢恩。

三王爷笑言不急，接过侍卫递来的一根香一一点上，说我们先陪小丫头再聊几句，我赌昆仑逆贼今天在场，若是这炷香烧完，逆贼还不现身，我们慢慢杀她不迟。

底下上万人，大家相互看看，小五子满脸炉灰低着头，他隔着一只手问，要是真杀她怎么办？吴思若说那你去救啊。我真没本事，那台子我都上不去。一只手表态先去打头阵，回头你再把山庄扫平。小五子叹气，吴思若好奇她手里那盒子是什么。

“她母亲的骨灰。”

吴思若吐吐舌头，说：“你要是不救她呢，你就把她也装那盒子里，你要是救她呢，我就把你们俩都放那盒子。”

“那我是救，还是不救？”

“肯定要死的，要看你是让她自己死，还是陪她死。”

血海深仇，有人等不及了，在后面暗自发力对香吹气，烧香比烧纸还快。眼看檀香燃尽，三王爷站起来从六公子那抽把剑，说我数最后三个数，再不现身人头落地。三王爷数出一，文思清对小五子微微摇头，让他千万不要上来。小五子泽身发抖，他推一只手上去。一只手都结巴了，说我就跟你确认一件事，你到底是不是昆仑公子？小五子摇头。一只手为难了，说我这点本事，指望不上你，不是帮人磨刀吗？

三王爷数到二，一个黑影飞了上去，蒙着脸，大喊：“昆仑公子在此，别动我娘子！”

7

不知道这是不是昆仑公子，还不得近身，就被六公子用弓格了一下他的剑。小五子一时看不懂了。吴思若说，没准还真有绿帽子呢。可是那黑衣人武功不行，三下两下就被六公子用弓抵住了喉咙。三王爷持剑走过去，说这还只是本王爷的护卫，以阁下这点本事，伤皇帝，劫太子，也太小瞧皇宫的御前侍卫了。说完剑尖一挑，面纱被揭开，长发散落。三王爷一脸惊讶，先说是你，然后低声说，刚刚好，早就想杀你了。这些外人听不到，三王爷缓了几秒，哈哈大笑，昆仑公子做了缩头乌龟，想替他死的女人倒是又来了一个。

小五子在后面也看不到她的脸，文思清面对着她，认出这是腊月二十三来我们店里喝肉汤的姑娘。她低声问，又不是救小五子，你上来是何苦呢？苏子瑶说我怕他上来送死。这句话说得文思清一阵阵难过，刚才快点数数，三王爷那一刀早点下来就好了。

六公子把苏子瑶转过来，和文思清并排面对大家。三王爷提剑绕到苏子瑶这边，说还剩最后一个数，再不出现，两个一起杀。吴思若此时竟然轻声笑了，问小五子，这姑娘你总认识吧？小五子望着台上两个姑娘，咬了半天嘴唇说，我以前认识，现在不认识。

“再跳上来两个，怕那盒里不够放了呢。”

小五子看明白了，苏子瑶这是要替他死，假冒昆仑公子被乱剑刺死，众人以为大仇已报，不会再找他小五子麻烦了。到底过去发生了什么，能有这样一个女人为他死？

吴思若却拿出胭脂，拇指上面摁了几下开始抹脸，挺嫌弃地看看自己这身丐帮衣服，抱怨早知道这样，换身衣服好了。小五子皱眉，刚要斥责她，她却腾地一下上台了。

吴思若可不跟他们打，上来就笑眯眯地说三王爷好，六公子好，还有模有样地行了个礼。弄得三王爷也是笑盈盈的，问她又是谁。吴思若说我是谁不重要，就是在下面看得着急，你找我相公，抓两个小饼头有什么用？文思清睁大眼睛瞪他，吴思若警告她，瞪什么瞪，勾搭我相公的账还没跟你算呢，你看看你哪好啊，你就算死在这儿，我相公这辈子哪怕一秒，都不会想起你。

文思清不经说，三两句哭起来了，吴思若不忍心多损她，走到苏子瑶那边。相比文思清的伤心，

苏子瑶更多是好奇，面带笑意地看着她。这把吴思若弄不高兴，指着她鼻子骂，看什么看，昆仑公子跟你什么关系啊，一个个蹦上来献殷勤，还蒙着脸，我相公根本就不认识你。她拉起苏子瑶的手腕，拇指不经意在上面摁了一下，留下一点红。吴思若笑得前仰后合，举起苏子瑶手肘给台下看，大声斥责道：“不要脸的贱人！守宫砂还在呢，冒充昆仑公子的女人，别说我相公，是个男人都没碰过你，你就是装也得装出点样子啊？”

六公子不信这东西，要走近一些看。吴思若一下子把苏子瑶的袖子合上，笑道：“六公子，你急什么，一会儿我给你送洞房去。不过我听说当时在庙里，你们六兄弟和我相公打过一架，你五个哥哥都死了，唯独你还活着，但好像卸了你什么物件。卸的什么我不知道，反正爱好变了，以前对女人是见一个奸一个，自从那晚从庙里出来，对女人是见一个杀一个。也好，三王爷早日登基，这太监总管就是你的了。”

台下哄笑，六公子满脸煞白，三王爷倒很受用。吴思若又对三王爷行个礼，说三王爷，我求求你别数数了，赶快把这俩冒牌货杀了，到时候我和昆仑公子举案齐眉，百年好合，我请你们喝喜酒。说完她往下走，避着小五子走向另一侧。她低头数着步子，今天就死到这里吧，文思清不会让她进那盒里的，她若进不去，说明她还活着。吴思若刚才想明白了，小五子是昆仑公子，没骗她，是不记事了，这俩姑娘肯定都爱过，一个是记事前的，一个是记事后的，反正都比她吴思若强，她已然贱命如此，哪怕换她俩一条命，也算是不亏了。

走到台边都没人拦她，她还不放心回头看。三王爷和六公子双臂环抱，似乎在等她接下来唱哪出。她也报以一笑，转回头一个乞丐在下面等着她。她记得这个人，刚才他在台上的时候，帮里的兄弟都叫他马长老。他冲吴思若努了努嘴，示意她转向走回去，别想再下这个台子了。

8

女人们站在台上，三王爷也不想数到三了，反正有三个呢，先杀一个还剩两个，看杀到第几个昆仑逆贼会出现。他右手握剑，左手对三个女人来回地点，杀死哪一个凭心情，停到谁那里就把剑刺过去。一只手紧张起来，深吸一口气，跟小五子说：“我去救师姐，不是还欠你三条半的命吗？先还你一条，剩下的下辈子慢慢还。”

小五子没理他，向前走几步，俯身到关长老耳边说，你放心，我死不了，咱俩的账，早晚要算。关长老眯着眼睛不明白，哪根筋不对，这小子要作妖上天，只听见小五子说完还往前走，忽然就嚷那么一句：“昆仑公子在此！”

两米多的高台，个个脚尖一点就上去了，此时高台挡前面，就像是羞辱。小五子绕了半个圈，连个台阶都没有，他后退几步向前冲，蹦到最高也才把指尖搭到高台，撑了好半天，又掉回到地面。全场笑起来了，狮吼帮有弟子问，师父，咱后山的青蛙都比他蹦得高。乔帮主也看迷糊了，自言自语，丐帮帮主怎么会是昆仑公子？

那就别上去了，他转回身，面对所有人，用袖子把脸上的炉灰一点点擦干净，让大家看个清楚。有人认出来了，惊呼果然是你。小五子笑了笑，别说是你们，他自己都想惊呼，打他进钱记肉铺，昆仑公子的通缉令就贴在墙上，半年一换新，怎么就成了昆仑公子，难不成一直在找我？

人群里有人喊杀了他，说这话时不禁还后退一步。小五子转身看台上众人，示意谁过来拉他一把，死也得上去再死。大家都有点蒙，武林第一恶人昆仑公子怎么连个台阶都上不来？一只手从后面冲出来，他怕帮主折了面子，抱着小五子的大腿使劲往上托。

从后面看起来，这画面更丢人，但没人敢笑，不知道昆仑公子唱的是哪出，都怕他死前毙了几个

一起陪葬。好容易上了高台，他拍拍裤子上的灰，让一只手出门直走，别再回来了。见一只手犹豫，他说咱俩以后两不相欠，那三条半的命不用还了。他看着一只手往外跑，还没到门口，就被昆仑公子的两个仇家给摠住了。小五子怒视过去，瞪得仇家胆寒，放过了一只手。然后他转回身，问六公子，你五个哥哥可是我杀的？六公子还没应答，三王爷倒是“咦”了一声，对六公子耳语几句，手掌向下做了格杀的手势，带着几个侍卫先走了。

小五子走到台子中央，和每个女孩都对视几秒，让六公子把她们都放了，你五个哥哥的命，我今天还你。六公子走过来低声说：“我可以放她们，但你看下面，全是想扒你皮吃你肉的，她们跑不出这山庄。与其被那些人凌辱，死了反倒干净。”

小五子朝下面看去，几乎都不认识，但显然这些人认识他，咬牙切齿地瞪着昆仑公子。小五子背上一丝凉意，他回头看着文思清、苏子瑶和吴思若，苦笑道：“我小五子没本事，今天一起死吧。”

说完他马上转回来，他害怕看到她们哭，看到她们摇头，看到她们点头。他求六公子，就一件事，让我死在她们前面。虽然不说话，但六公子答应了，他举起剑，想了想换成弓，退后几步弯弓搭箭。文思清一下子明白了，一路上擦来擦去的，原来在选用哪支箭杀死昆仑公子。小五子盯着箭头，估计要射自己心脏，死到临头还是想不起来，三年以前自己到底是个什么人，脑子里有个声音，钱老板说的，真到性命攸关时，你就说九宫图在你手上，再适时拖延，想办法保命。

“慢着！”小五子扬手喊。

六公子不为所动，依然绷着弦。

“九宫图在我这儿！”

没有用，弦似乎绷得更紧了。下面倒是强动起来，僵持了十几秒，方丈起身请六公子且慢，待问清楚再杀不迟。六公子依然没松弦，盯了他一阵忽然放箭出来。箭迎面而来，划了个弧线从头顶飞过，扎在他身后的房柱上。六公子打开箭筒，仔细挑选第二支箭，漫不经心道：“你说吧。”

小五子轻吐一口气，缓一缓心跳，问下面众人，诸位武林高手都是从小习武练功，少则十年八年，多则三五十年，图的是什么呢？名，色，权，利，都不是，无非是为了九宫图，九宫图自然有九块，试问你们有几块？有的拿出来，数数一共多少？全天下都知道，我昆仑公子有五块九宫图，比你们加起来还多一块，现在杀了我可以，但你们要想清楚，还有很多人没有来，南海真人，蓬莱阁老大漠仙人，无为神掌向问和，四大高手都不在场，以前他们是找我要，既然我今天是被你们杀了，这五张图日后自然是问你们拿，可你们有吗？保命的都没有，我死后，今天来的所有人，别想活过明年。

三四年了，天天追杀昆仑公子，等他手无寸铁地露了面，反倒是不敢动他。下面开始松动了，有人提议把他关起来细细审，六公子还是不为所动，跟做精细活儿似的，把第二支箭搭在弦上，左手端起弓，瞄准小五子，朗声道：“人是我杀的，问起九宫图，让他们来找我西北六公子。”

那就这样吧，虽说只活二十多年，一生过两辈子也算是值了。文思清在哭，满脸泪水，小五子说哭什么，下辈子还去山顶给你烤肉吃。两句话说得苏子瑶直皱眉，小五子想跟她说对不起，憋了半天也没说出口。吴思若却在笑，那表情似乎说，你真行，一个杀猪卖肉的，居然能换我们三个陪你死。这笑容让他还挺欣慰，闭上眼睛，大声一点，用命令的口气对六公子说：“来吧！”

他听到了箭的声音，听到了弓弦在震，听到了文思清哭着喊他小五子，然后就是“叮”的一声，有人用刀挡开了箭，他听到六公子问怎么是你。睁开眼睛，三个女人还不够，台上又多了一个女人，剑刺向六公子的面门。六公子也不出招，每一剑都在躲。小五子看着她背影想这又是谁家的姑娘。台下有孩子在喊妈妈，他看过去，是乔帮主抱着的孩子，上来的是乔姑娘。

那我小五子的命更值了。他不由多望两眼那孩子，越看越觉得像自己。三个姑娘表情各异，吴思

若还在笑，好奇小五子到底哪好啊，反刍似的一会儿冒出一个。最惊讶的是乔帮主，问了好几年，这孩子是谁的，竟是人人得而诛之的昆仑公子。他愣在那里摇着头，眼见女儿直落下风，昆仑公子性命不保，他带弟子冲上去救小五子，迎客道长第一个拦住他。过了十几招，更多的人举枪提剑上来。跟刚才不一样，这次没人帮他了，谁都想趁乱捅上昆仑公子一刀，好成为日后吹嘘的资本。十几个挡在乔帮主面前，迎客道长左手揪着小五子的头发，右手提着迎客剑就要割他的头。

乔帮主急了，大吼一声，功力浅些的已经有些摇晃。他施展狮吼功接着喊道：“南海真人，大漠仙人，蓬莱阁老，快请现身吧！”

大厅里轰隆的，桌上都被这吼声震得摇摇欲坠。一些功力尚浅的摇晃了几下瘫倒在地上，小五子、文思清这样没练过武的，直接晕了过去。迎客道长的剑被震掉，他四周看看，明白乔帮主在使诈，几大高手是假，喊出这话只是为了施展狮吼功。他右手中指拇指攥成一个钩子，去掐小五子的喉咙。乔帮主蹿过去，手掌捂在小五子喉前。迎客道长两指戳下去，扎进乔帮主的手背，血从里面涌出来，手心就贴着小五子喉咙，乔帮主不好使力，只能用手背去顶迎客道长的钩子指。拇指嵌在肉里，中指已把手背戳穿，从手心露出一截手指。乔帮主咬着牙，用尽最后一点力气又喊了一遍：“几位前辈，晚辈有请！”

这次没人信了，功力也弱了不少，六公子摆脱掉乔姑娘，朝乔帮主后心击了一掌。乔帮主眼前一黑，心想罢了罢了，今日死在小人手里。这时一个更浑厚的声音传过来，大声抱怨道：“吵死了吵死了，看会儿热闹都不行！”

9

那声音似乎在较劲，好像跟乔帮主示威，就你嗓门大，就你会狮吼功。如果说乔帮主嗓门是风卷残云，这声音虽然更大，也没见哪个人晕倒，哪件兵器震弯，可缓了一阵，发现之前晕倒的人一个个都醒过来了。着实令人啧啧叹奇，武学算吼声将人内力震伤已为不易，竟然还有一声吼就能传内力过去的功夫。

谁都明白一等一的高手来了，不约而同地往房梁上看，只见一个老头躺在一根细杆上满脸的不高兴。乔帮主手背血流不止，还拱手恭敬道：“哪位英雄到场，劳烦下来相见。”

老头伸了个懒腰，身子一滑，双臂拉着木杆悬在半空。有人哑然失笑，今天是怎么了，昆仑公子是台子上不去，这个老头是房梁下不来。老头又往上撑了撑，忽然弯曲的胳膊一发力，像弹弓一样，把身子射下来，刚好落到乔帮主面前。

在场的都练过轻功，向来都是脚上发力，人在半空还是胳膊发力的，生平第一次见到，众人一时惊讶得忘了喝彩。乔帮主不忘礼数，说狮吼帮乔光磊拜见老英雄。老头听得直摇头，什么乔光磊，这么大嗓门，你还是叫乔叫唤吧。

在场的人都笑了，乔帮主说恕在下眼拙，请问老英雄是哪位前辈。老头这就不懂了，你把我喊下来的，还问我是谁？说完他向下面望了望，召唤道：“两位师兄，快出来吧。”

上面两位师兄，乔帮主想，那就是蓬莱阁老。哪里还有人，就是你阁老，都是我蒙出来的。蓬莱阁老又问一遍：“出来吧，师兄！要不是大嗓门，我都不知道你们来了。”

丐帮里慢悠悠走出一个乞丐老头，吴思若离老远就喊师父。他瞪着她斥责，知道为师舍不得你死，你就跑上来胡闹！大漠仙人藏在我丐帮？小五子这时才想明白，死到临头大家都在哭，就吴思若似笑非笑。

大漠仙人不紧不慢的，走到台下脚尖一点，身子直上直下地落在高台上。阁老刚才喊两位师兄，

只出来一个，他问大漠仙人，大师兄没和你在一起吗？仙人长叹一声，怪他脑筋还是这么不够用，这个乔叫唤是狗急跳墙瞎叫唤，哪里看到我们了？说完转头对乔帮主点点头，说你内力还不错，差点吓我一跳。

乔帮主想回谢一下，张了半天嘴不知道怎么说。六公于过来拜见，说晚辈西北六公子拜见大漠仙人、蓬莱阁老。都知道这两位是数一数二的高手，真听到仙人、阁老这两个名字，众人还是惊呼一声，挤过来想一睹真容。

阁老打量着六公子问：“你上面五个哥哥，郑令龙怎么把西北射术单传于你？”

“家父因材施教，我五个哥哥也学了不少本事。”

阁老哈哈大笑，说西北郑家除了会射箭，还有个屁本事？六公子不好反驳，低头不语。迎客道长起身拜见。仙人说回头让你师兄来找我，假死都能想得出来，以后肯定用得着他。阁老笑道，再狡诈也不及师兄你一半吧？仙人反唇相讥，就算是狡诈，也比你脑筋不灵活好些。见阁老不争辩，只是“呵呵”傻笑，仙人侧身对方丈、马长老等人点点头，看到那些缺胳膊少腿的，目光如炬，质问道：“你们被这小子弄这样，早该羞愧自杀，还有脸回昆仑山庄复仇？”

几个人脸色煞白，坐在椅子上不应声。阁老看得直着急，倏地一下站到一个独臂人面前，伸手点了一下，瞬间又站回来。看那独臂人一动不动，眼睛睁得老大，旁边人摇摇他，他直接倒在地上断了气。

剩下的人一脸惊惧，不明何意。阁老将地上的剑踢给独臂人旁边的道士，说我师哥让你们自杀，你们就赶快死啊，犹犹豫豫的在等我动手吗？第二个双手发抖捡起剑，手握剑柄将剑倒过来要剖腹。仙人看这场面觉得好笑，毕竟师弟在讨好自己，也不便阻拦。他看第二个人将刀捅入腹部，吐出一口鲜血，倚在椅子上断了气，摇了摇头问阁老：“师弟，你骑房梁上看那么久，可不是看热闹这么简单吧？”

“二师兄不也和我一样，扮成叫花子在底下看。”

蓬莱阁老说这话时还不忘维持自杀小分队的秩序，让他们别停，就那一把剑，一个传一个。想想又不对劲，说人死了怎么传，你去把剑从肚皮上拔下来，以后再死的，别剖腹了，拔起来麻烦，割喉就行了。

那边连着自杀了五个人，少林寺方丈智明大师几次想拦阻，碍于阁老、仙人的功夫，只能双手合十地重复“阿弥陀佛”。

阁老和仙人试探聊两句，他俩都好奇一件事，过来问小五子，中断魂掌几年了？小五子说三年。仙人点头，应该就是昆仑公子消失这三年。阁老问他，过去武功怎么样，台上几个打赢过谁？仙人嘲笑他，断观了，怎么记得住？他走到那些人面前，让后面没死的那些人别自杀了。他检查每个人受伤的部位，回头对小五子说：“你之前功夫不浅啊。”

阁老不服了，说师兄你都没夸过我功力不浅，他跟我们二人相比如何？仙人又检查一遍，说恐怕在你之上，我之下。听这话阁老气得要死，让小五子起来，大家比画比画。

“又在犯浑！”

仙人挡在他俩之间，摸摸小五子手腕，感慨大师兄的断魂掌已经练得这么好了，忘记招式倒不难，居然内力也完全断掉了。他抓起小五子，一把抛给阁老肩上，说带上他去问问大师兄。

阁老不高兴了，谁都能看出来，他和大师兄有隔阂，他把小五子扔回给仙人，说你去吧，回来讲给我听就是。小五子飞过来，仙人接都不接，掌心一推，说你这么怕大师兄，那就让他练好断魂掌，到时候你可得藏好了别出来。

小五子飘飘荡荡的，又回到阁老身前。本来已经被阁老第二轮推出，听到仙人的话，他跨前两步，又把小五子给拽回身前，扛在肩上。几番轮回小五子一阵阵想吐。阁老怕他吐自己头上，刚要甩下去。仙人让他小心点，别不留神弄死，就白跑一趟了。阁老吐吐舌头，威胁肩上的小五子，你要敢在我身上吐，我让你吃回去。

吴思若觉得，这是她听过的最恶心的威胁。两位长者在台上旁若无人地折腾了半天，决定好去找南海真人。这时六公子展开双臂拦住二位，说三王爷有令，昆仑公子一定要杀。阁老表示没问题，等我们把事情弄清楚，帮你杀他就是了。六公子为难，说须今日将此贼斩首。阁老说那可不行，我们刚说好带他去见大师兄。倒是仙人变通一点，体恤六公子说，也不让你难做，就跟三王爷说被我二人带走了，三月之后我们把他送回皇宫。

六公子鞠躬作揖，这里万把余人，若说拦不住您二老，三王爷恐怕不信。阁老不耐烦了，拦不住就是拦不住，这有什么不信的。他扛着小五子，和仙人对视一下，同时跃起，将房梁的四个角各拍一掌，落到门口，二人哈哈大笑走了出去。

众人在大殿愣住了，马长老喊了声，“追！”而六公子此时却仰头看着房梁，大喊一声，“跑！”房梁的四根柱子出现炸裂的声音，裂缝从顶部向下开裂，也就几秒钟的工夫，几千尺的房顶支撑不住，轰然坍塌下来。

伍

1

那就不是小五子了，是昆仑公子，醒来在河边洗脸，看着水面上的自己都想抱拳作揖，久仰久仰，恕在下有眼不识昆仑公子。多了他就不敢想了，当小五子就要在文思清和吴思若之间纠缠，昆仑公子竟然还有俩，苏子瑶和乔文君。他冲着河水长叹一口气，转身对阁老和仙人说：“洗好了，我们走吧。”

被他俩擒走也不算坏，抛开感情不谈，真自由了命都保不住，大会那么多人，恨不得镶上獠牙啃他两口。二老看起来也不打算杀他，要活着带到南海真人那里。只是路上实在无聊，两人不搭理他也就罢了，他们都不说话，互相有心事的样子，就那种漫长的无言，时光有多久，沉默就要多久。

可是晚上他们却充满着互动交流。头几天小五子还没被绑起来，怕他夜里跑了，仙人和阁老把他夹在中间睡。睡到半夜小五子被摸醒，阁老在后面把手伸到衣服里抚摸他后背，满手老茧，摸在背上像澡堂子搓澡，只是速度更慢，一寸一寸地往下摸。手就要伸到裤子里的时候，小五子扭了一下屁股，仙人在前面也把手伸进来了。他先从领口进，从脖子往下摸，检查完右胸，再检查左胸，手掌在小五子心脏的位置停下来，感受他心跳，时不时还要捏两下，另一只手从肚皮上进去，拇指压在肚脐上，四根手指以肚脐眼为圆心划了一个圈。小五子努力挣脱，可前后身都被他们掌力吸住。他屏住呼吸，忍住不吐。忽然四掌将他翻转，这回换阁老摸前面，仙人去抚摸后面。

持续一两个时辰，来来回回翻了四五次，小五子都要呻吟了，等到掌力稍微松下来，他猛地坐起来喊：“你们俩一把年纪了，到底想要干什么！”

仿佛馋嘴被发现，阁老马上翻过去，背对着小五子打呼噜。仙人的手还在摩挲着他后背，在后面嘿嘿地笑，说师弟，你不是在背着我验他的伤吧？

“不错，明人不做暗事，这一断魂掌正是打在他膻中穴偏下一点。”

“嘿嘿，膻中穴是不错，可惜当时有人拦了一下，失了七成功道，我看他真正的一掌是背后左侧的风门穴。”

“是吗？”阁老翻回来，眼珠子比萤火虫还亮，又摸了摸他的胸口，轻捏两下，点着头说，“果然如此，把他翻过来，我要好好摸摸他后背。”

白天好一些，三个人面无表情，就当昨晚的事没发生过。大漠仙人永远都在捻佛珠，二三十颗串成一个链子，只要不是在睡觉，不管他是在吃饭，在赶路，还是在杀人前，杀人后，手上肯定有个链子慢悠悠地转。而且还不是一颗一颗地捻，跳着捻。小五子有一次看明白了，他先捻一颗，摸准了，圆圆的，下一次直接摸两颗，第三次三颗一起过，第四次四颗，一二三四，加起来十颗了，链子上的佛珠捻了一半，还要第五次五颗，第六次六颗，一直到第二十四次，中指指节顶着出发那颗，拇指一颗颗捻着查，第二十四颗刚好回到出发那颗，一整圈链子，一个轮回，他又从第一个开始捻。小五子就要疯了，有事没事都强迫症似的盯着他捻佛珠，一直等他捻完二十四颗，抓紧时间揉揉眼睛，歇一下，好等他从头再来。

蓬莱阁老就好很多，他不捻佛珠，也不看他三师兄捻佛珠，他看打身边走过的年轻姑娘，眼珠子发亮，满脸期待。小五子开始以为他是淫贼，可惜还不是，白瞎那么好的功夫，就是坐着不动，满脸期待地把迎面来的姑娘硬生生地看成背影。一不用钱，二不用强，老以为哪个姑娘能被吸引，在他这儿停一下，没话找话问个路什么的。姑娘一靠近还特显摆，眼巴巴地想露两手，把筷子插桌子下面，或是用手劲把金元宝捏成小兔子。问题是您都六十多了，要么别想，想就敞亮的，花钱去窑子，或是

当个采花大盗，这么大本事，你就是当第一淫贼，武林里能惩治你的也不超过仨。头发没几根了，还老觉着自己潘安宋玉谁家姑娘主动倒贴。

一次还真有个姑娘过来了，十八九岁的样子，一脸稚嫩。那时他们在客店里等面条，小姑娘跟着她十几个师兄从外面进来。为首的年轻人在二老面前作揖鞠躬，说自己是崆峒派第十六代掌门人，想跟两位老前辈借一个人。说着还满腔怒火地指着小五子，说我们祖孙三代都被这小贼给害死了。大漠仙人刚捻完第六个佛珠，一二三四五六，一下子要捻七个了，生怕这会儿错了，他停了一下，说：“你想把他借走，可你怎么还啊？”

“晚辈想把他拉到我父亲爷爷的牌位前，手刃了这小贼。”

“然后你怎么还呢？”

少当家的也明白这么还不合适，但是大仇未报，只好觑着脸说，我跟您借活的，杀死了之后还您二老全尸，再打副棺材当利息。仙人斜眼看他，不说话了，聚精会神去捻下面七个佛珠。小五子满脸憧憬地看着少当家的，心里想着带我走吧，现在就杀了我吧。店小二把第一碗面端上来了，他望了他们好半天，叹一口气低头吃面。

阁老倒是一直盯着小师妹，把筷子掰成十几截，不声不响全都拍进桌面，心想她怎么这么害羞，见到喜欢的男子都不敢抬头直视。后来他着急了，但他又不是主动跟姑娘说话的人，他只好跟那少当家的没话找话：“你们崆峒派三代人是怎么被他害死的？”

少当家的又自我介绍一遍，说他是崆峒派第十六代掌门人，他爷爷，第十四代，当年就是被这小贼杀死的，他爹爹，报仇途中，不小心坠崖身亡，我崆峒派和你昆仑公子不共戴天之仇！

“那第三代呢？”仙人问。

“啊？”

“你说，祖孙三代都被他害死了。”

他眼神迷离了一阵，说自己就是第三代，家破人亡，爷爷死了，父亲死了，自己苟活于世也是行尸走肉。仙人想了想，跟阁老说，行尸走肉，还是你来吧。第三碗面迟迟没上，他把佛珠放桌上，拽过小五子吃了一碗接着吃。小五子只剩筷子没有碗，抬头看着他们，把还没咽下去的面条细细再嚼一遍。阁老也不掰筷子了，突然跳到少当家的面前拍了一掌，瞬间又坐回到位子上，吃刚上来的第二碗面，跟小五子说：“你真是造孽啊，害了人家祖孙三代。”

他的那些师兄弟开始吓了一跳，见到掌门人也没倒没晕，那就是没事，刚要说谢前辈手下留情，少当家的呵呵傻笑起来，梦游一般先出了客栈。有弟子明白了，这是蓬莱掌，就算是活着也疯了，也是行尸走肉。哎哟，他们明白了，怪不得要阁老出手。这些弟子的剑拔了一半却不敢抽出来。

不愧是属仙人掌的，仙人半碗面就吃饱了，他放下筷子换佛珠，问你们这里面谁来做第十七代掌门人。他们互相看看，谁也不敢应。

“不管谁做，别再报仇了，你们回去的时候，顺便告诉后面那些跟着的沙河帮、嵩山派，都散了吧，没本事报仇，无非再搭几条人命。”

十几个弟子低着头走出客店，那个小姑娘气不过，没一会儿又跑回来，右手瑞在怀里冲他们三个喊声，看镖！随后右手甩出一把毒针，不等他们反应过来，转身就跑了。十几根针对二老当然不在话下，阁老拂袖要接了，只可惜小姑娘功夫不到，扔出来的时候轻飘飘的，离他们还有好几米，一大把全掉到了地上。

小五子借两步，低头看地上的毒针，问：“后面还有人寻仇？”

“跟两三天了，就在后面五六里。”阁老吸溜着面条说，“你停他也停，你走他也走，又不敢上来。前

面还有堵你的，上午过去那几个小道士，应该是报信的。”他说着端详一下小五子，“你之前多大本事，招那么多仇家？”

小五子摇摇头，过去的事也不知道，但本事再大也不及你们俩，怎么就闹到整个武林欲杀之而后快？他说这几天都奇怪，那天昆仑山庄那么多人，居然没一个找你们俩报仇的？仙人和阁老相视一笑，这么简单的道理，你想想就明白了。

没仇家，是因为不杀人吗？不可能。是他们不敢来寻仇吧？二老摇头。第三碗面上来了，仙人推到小五子面前，让他快吃，要赶路了。小五子用筷子挑几下面，热腾腾地白气扑上来，他吹两口，入口还是烫，端着一筷子面条继续吹。仙人着急了，佛珠换到左手，右手食指插到碗里。只见他面不改色，食指在碗中发出阵阵寒气，不一会儿一碗面结成了冰。他拔出手指，刮掉挂在上面的冰碴，叮嘱小五子：“快吃吧，现在不烫了。”

小五子用筷子敲敲上面的冰，为难地看着这一碗面，起身跟伙计要两个烧饼带走。他走到店外，解开缰绳把马牵过来。一共三匹马，二老各骑一匹，照规矩白天赶路，小五子要横着趴在第三匹马上。仙人用绳子把他绑在马背。小五子看着地面，说我知道了，早听说你们几十年没走江湖，没人寻仇是因为你们把仇家都熬死了。

“杀人很麻烦的，你杀一个人，他师父师母，他哥哥弟弟，甚至他儿子过了十八年，都找来报仇。所以说，”绳结打好，仙人把缰绳和自己那匹马系在一起，翻身上马，慢悠悠地讲，“要杀就灭门，免得被一茬又一茬的人过来烦。”

2

他们两匹马走前面，小五子趴马背上只能看见途经的草木、污泥和沙尘。一路上他也不消停，问个不停，南海真人在哪啊，是在南海吗，南海在哪啊，咱们花两三个月过去，万一人家不在家，去长白山了呢，到时候咱们北上去长白山，人家又回南海了怎么办，后来把仙人问烦了，下马在他脖子后面点了一下。小五子第一次被点穴，还觉得挺新鲜的，可惜已然绑住不动，看不出效果如何。他眨巴几下眼睛，贴在马屁股上的手指还能动，他脸蹭着马背，悬在另一侧的双腿甩了两下。他问到底点的是什么穴，张了几次嘴就是出不来声。完蛋了，他被点了哑穴。

露营休息也没给他解开，看样子要一直哑巴到南海。小五子没胃口吃饭，跑到树下去抠嗓子，指甲够到嗓子眼，连恶心的声音都发不出来。以前在田独掷骰子听哪个赌客说过，人被点了穴，十二个时辰会自动冲开。十贰个时辰是一天一夜，他早早躺地上睡觉，等着二老晚点把他包起来，要是嗓子还在，他肯定要抱怨，一个比一个抠，花点钱住店啊，拢一堆树叶子当床算什么玩意儿？

天不亮他就醒了，手脚被捆，像个粽子一样勉强坐起来，看着二老起身洗漱。他要有耐心，等着时辰一到“叮”的一声，就可以说话了。从日出到日落，声音还是没回来。他拿树枝在地上写字，问他们是永远哑巴，还只是暂时的。一句话写半天，仙人看过一眼把这些字踩掉，然后冲他微笑，安慰他别担心，人和本来就不需要说话。

十几个字他又写一遍，拉阁老过来看，虽然出不了声，还是张大嘴巴问一遍，我永远哑巴了，还只是暂时的？阁老看看他嘴型，又低头看了半天。

“什么意思？”

“阿巴，阿巴。”

“我不识字。”

“阿巴！阿巴……”

他计划逃跑，寻找一个石片藏袖子里。白天赶路还是他们俩在前，他在后面慢慢割绑在身上的绳子。仙人今天的心事似乎更多一些，走了一个多时辰突然哈哈笑了起来。

“不识字这个办法好，师父的秘笈自然不是你偷的了。”

“我打拜师学艺那会儿就不认字，口诀都是你和大师兄读出来，我硬背。”

仙人长叹一口气，说：“这么多年也难为你了。”

“你说我装这么多年？后面那小子，验过他的伤没有，秘笈就在大师兄那儿。”

仙人回头看着。小五子马上停住，石片推进袖口。仙人摇着头说，我看也未必。小五子等他们转过去，不再聊这话题，进入惯常沉默，试着把石片从袖口抖出来。马上一个颠簸，石片掉了下去，他想今天就算了，脸贴在马背眯了一会儿。

醒来时他知道哪里不对劲了，绳子割了一半，这么大的口子晚上肯定要被发现，那就再没有机会了。他盯着豁口，又看看日头，时间不多了。他头伸过去用牙咬。咬到眼泪都出来了，最后一个细绳被他咬断。他将绳子在手掌上缠几圈，挺起上身，胳膊撑在马背上，足尖离地面不到一尺远。他心里默数着三二一，前方就要拐弯的时候，他手腕一松，轻轻落了下来。他先不动，趴在草丛里看着前面的二老。夕阳西下，二老的身影刚好挡住迎面的斜阳。只要再数十个数，就可以顺势从山坡往下滚。他闭上眼睛，尽量数慢一点，那三匹马越来越远。这时只听一声长啼，没有了小五子的负重，那匹小马高高兴兴地跑到二老坐骑的前面。

仙人骑着马朝这边过来，小五子在想一会儿该怎么说，干脆反咬一口，你们怎么搞的，正睡得香呢，被你们摔下来，要是三番五次地这么摔，也别去南海了，还不如直接杀了我。话都想好了，忽然记起自己被点了哑穴，他瞪大眼睛冲仙人摇头。

马停在小五子身旁，仙人捻着佛珠，在马上俯视着他，那表情似乎很伤心，我们对你这么好，你居然要跑？阁老后面跟过来，建议他别找大师哥了，就在这儿把他剖了吧，受的什么掌什么伤我们看不出来吗。仙人点点头，让小五子站起来，把上衣衣服脱了，接着他问阁老有没有带刀带剑。

“手撕就行，”阁老下了马，手在小五子胸前比量，“先验心还是先验肺？”

“要是断魂掌的话，直接验脑子。”

阁老两只手从他脑后摸去，在找从哪里下手。仙人叮嘱他轻点撕，脑浆迸出来就什么都验不出来了。看到小五子的表情，他扯一块布，说蒙上他眼睛，别让这孩子先吓死了。

面前一片漆黑，小五子感觉到阁老的两个拇指压在他鼻子两侧，另外八指捋着后脑勺的中轴线，找到受力点。指甲都已经嵌进头皮了，他喉结一动，咽了口唾沫，听见阁老说：“万一发现不是大师兄呢，是你干的呢？他死完就是我死。”

“真是我的话，我现在就能杀了你。”

“你还不敢。”

小五子身子一轻，被提到马上。阁老在他身后上了一匹马，轻声问他好好想一想，到底是谁伤的你。双眼被蒙，迎面是一阵阵的风，小五子摇摇头，听见两侧树林啦啦啦啦地响，后来风更大了，有雨点打在脸上。阁老停住马，把他带到榆树里避雨。小五子解开眼前黑布，看着头顶一串串的榆钱流口水。他爬上树干，让阁老递他一根杆子打榆钱。

后来仙人也到了，两个老头并排坐在树下的大石头上等雨停，被打碎的榆钱从树上飘落下来。仙人手捻佛珠说，我一度还以为是你，如果真是大师兄偷的，他照着秘笈练了二十多年，你我就算联手

也不是他对手。

“去还是要去的，又不至于死在他手里。”阁老说，“把事情查清楚，不是还有小师弟能帮咱们。”

“何府灭门的事，你听说了吧。他们跑到极北之地，还是被大师兄找到了，怕是师弟也凶多吉少。”

“那就再叫上师妹，虽然几十年没联系，她百花谷也会助咱们一臂之力。”

小五子在树上刚摘到两串榆钱，听到“百花谷”三个字愣了一下，他哇哇叫了两声，把手里的榆钱扔下去。二老接在手里，一声不吭地看着大雨吃榆钱。小五子留在树上边摘边吃，小师弟是何员外的师父，前任丐帮帮主，他早知道了，他们还有个小师妹，竟然是百花谷谷主。他现在是丐帮帮主，以前可是百花谷少谷主啊。他嘴里嚼着榆钱笑了起来，双重的关系，你们没理由杀我啊。

天黑以后雨终于停了，有个送葬队从山那边翻过来，看到树下有人，他们又开始敲锣打鼓，一个个晃着脑袋吹喇叭。阁老叫他们站住，问什么人死了，高兴成这样。领头的抱拳作揖，说家中私事，就不劳二老操心了。他身后的少妇估计看出来这两个老头不好惹，上前解释是我们家老爷的偏房，老爷早两年就不在了，这个月小老婆也死了，你说我们当家的能不高兴吗？说完她笑眯眯地看着阁老，弄得阁老春心荡漾，仰头对树上的小五子说：“臭小子，这个真不是找你来寻仇的。”

仙人一旁看着，有了主意，一跃到车上掀开棺材盖，里面的女尸涂了厚厚一层胭脂，面色苍白，看起来比那少妇还多几分姿色。他说你们把棺材马车留下来，剩下的路我们帮你送。十几个人一听紧张起来了，领头的说，再不济这也是我们王家的人，怎么随便丢在路上？仙人摇摇头，那意思仿佛是，这事就这么定了，怎么还商量起来了？阁老也不明白他二师兄是什么嗜好，就算那女的好看一点，可毕竟是死人啊。

领头的扎起马步，摆好架势，说阁下留下万儿来。小五子在树上看得直摇头，还留下万儿，他杀人杀满门，知道了他是谁，你们今天全都死这儿。小少妇又来帮说话了，说前辈息怒，有什么事咱们好商量。

“不商量。”仙人奇怪这有什么好商量的，“把棺材和车给我就行了。”

领头的大吼一声扑过来，后面十几个人一拥而上。看起来还不是寻常的大户人家，好像这些人功夫都不弱。小五子在树上吃着榆钱，看仙人人群里几进几出，半炷香的时间都不到，十几个人都躺在地上。

小五子揣满榆钱从树上下来，此时躺在地上的人一个个都站了起来。他知道了，在何府他见过，仙人掌，吴思若以前还给过他一掌，即便她功力不够，也让他个把星期食不下咽。仙人跟领头的说，你们还能活几天，快回去料理后事吧，人就别送了，我怕等你们到了那儿，一起死在坟堆里。

“你是大漠仙人？”小媳妇问道，然后她指着阁老问，“这又是谁？”

仙人说他是我三师弟，我感觉他的蓬莱掌要比我的仙人掌凶残多了。领头的满脸恐惧，虽然此刻身体不痛不痒，但他们都知道，自此以后不吃不喝，直至身体干涸而竭。断魂掌，仙人掌，蓬莱掌，到底哪一个更凶残，江湖上已经讨论了几十年，如果是你，必须选一个，你希望是失忆，饿死，还是疯掉？换现在小五子觉得断魂掌还好，重启的人生还会有新的美好。他想问问昆仑公子，倒退几年，那么多难以割舍的爱与情感，你最怕的是断魂掌吗？可能，断魂掌没有伤害到他，真正伤害的是苏子瑶和乔文君吧。

那些人离开后，仙人要小五子把棺材里的女尸抱出来。不小心碰到尸体的手，小五子头皮发麻。他比画着放在哪。仙人说随便，主要是你躺进去。小五子双手发抖地扶着棺材边，两只脚迈进去，慢慢躺在里面。棺材里一阵阵寒意。他仰躺着看夜空繁星，仙人将棺材盖罩上，让阁老找六根筷子钉进去，啪啪啪，啪啪啪！一片漆黑，他一时喘不上气，他明早会闷死在这里。忽然一声巨响，五个手指

从棺材盖戳进来，小五子吃了一嘴的木屑。原来是给他透气用的，没多久他们找地方睡觉去了，留小五子躺在棺材里。头顶的几个洞就像是九阴白骨爪的骷髅头，秋后晚风从洞口细细地吹进来，偶尔睁开眼睛，他还能看到洞外的微微星光。

3

棺材从外面看起来是木制的，打开盖里面还是木头，可是怎么躺小五子都觉得是躺在一块铁板上。何况也只有三种姿势，双腿伸直了平躺，左腿稍微弯曲地平躺和右腿稍微弯曲地平躺。小五子想，可能为了尸体防腐吧，哪怕午后烈日，棺材里面都是一片冰冷。

屁股凉尿就特别多，仙人跟他规定好的，有事敲棺材盖，敲一下是上厕所，敲两下是饿了，敲许多下就是无理取闹，没人搭理你。可是马蹄声声，一下两下根本听不到，这样小五子又不尿急又不饿，一天都在咚咚咚地无理取闹。那天下午他憋得在里面直踢腿，恨不得用脑袋把棺材盖撞起来，马车在山路上把他颠得一上一下，终于最后一次落下来时他尿了裤子，眉头舒展，长舒一口气。原来那些卧病在床的人有卧病在床的爽法，尿了千百回，躺着尿最舒服。

跟所有不要脸的事情一样，一旦开头就上瘾。白天他在棺材里睡觉，睡醒了敲敲棺材盖，没人管就进入生活不能自理模式。要是睡太多，实在睡不着了，他就想想这三大恶人，三大高手，也是三个师兄弟，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们心不和面也不和，生怕对方是偷秘笈的那个，练了二十多年大功告成，弄死另外两个。老大南海真人，老二大漠仙人，老三蓬莱阁老，这都是后来的封号，几十年前都在一座山上，跟着沈世祖学艺。师父对每人只教一掌，各练各的，为的就是互相牵制，彼此能有个顾忌。我虽然会仙人掌，可你那蓬莱掌也不是好受的。不过十年之后事情失控了，有人把秘笈偷走了，查不出是谁，沈世祖一气之下将三个人都逐出师门。头一个往南，做了南海真人，第二个往西，做了大漠仙人，三师弟往东，做了蓬莱阁老。

但这事没完，总有一天这人三掌练成会跑出来祸害武林。沈世祖开始琢磨，能不能开创一种掌法，比这三种都厉害，收个品行还不错的弟子传授给他，于是就连上了向老帮主的无为掌，何员外怎么带着他师父东躲西藏，还是被那个弟子找着了，蒙着脸把何府灭了门。向老帮主在京城大牢里面，腊月初八就可以出关。也不知道仙人和阁老是否欢迎他，这个他先不说。那百花谷谷主又是怎么回事，他们的小师妹，似乎沈世祖也没教她什么本事，他又怎么当上少谷主的？

算了，反正也想不明白，他弯一下左腿，打算再睡一觉，隐约觉得哪儿不对劲，闭眼睛的时候知道问题在哪了，他在棺材里吃喝拉撒好几天，主要是撒，怎么会一点积水都没有，那些尿都是从哪渗出去的？他把手垫在屁股下面捋着摸，果然正中间有一条缝，棺材底是可以开合的。那就有逃生的希望，他不睡觉了，也不尿尿了，在几尺空间里一寸一寸地找开关。

原来这木枕就是机关，推半圈能把底板打开。他等待时机，从洞口看天色已晚，阁老在赶马，仙人在车里睡着的时候，他左手撑着身子别掉下去，右手抓枕头边拧了半圈。底板打开时他差点叫出来，下面是实的，铺了好几层的金条。

那些人不是送葬，是镖局送镖，怪不得个个会武功，豁了命保这棺材。还说什么小妈死了，当家的乐开花。小五子把金条一根根挪开，最下面是一个檀木板，留了两个拳头大的透气孔，可能那些尿液渗来渗去从这里流出去的。他颇为遗憾地摸了好半天，把这些一一复位，又躺回板子上看头顶的手指洞。

他有点悲伤，倒不是怕死，就是什么事刚有点希望，一盆水又给浇灭了。晚点他们找客栈休息，

仙人和阁老开了一间上房，把棺材推到马厩里。酒足饭饱阁老下来把棺材盖打开，扔给他两个馒头。小五子坐在棺材里，吃一口馒头，就一口馒头。看着他干嚼，阁老有点心疼，进去拿了两个空盘子出来，跟他讲这家是广东的大厨，味道还不错，这个盛的是上汤焗龙虾，那个刚才是脆皮烧鹅，盘子刚刚没多久，你用馒头蘸蘸还有味。

小五子点点头，满嘴的馒头噎得眼泪都要出来了。阁老也是，似乎这辈子都没对谁这么好过，叹了口气，说混江湖就是弱肉强食，你打不过我们，按理说该把你杀了，怎么可能在你身上贴钱？小五子馒头嚼得直掉渣，努力往下咽，他摸摸底板，他想说这下面一百来根金条，随便抽出一根能把这酒店客栈都买了，但它买不来我命，我打不过你们，所以它就是你们的。

当然不能说，没点哑穴也不能说。吃完饭他平躺下来，阁老问他要不要上个厕所，小五子摇摇头，冲他微笑，那意思是不管怎么样，我都谢谢你。阁老把棺材盖扣上，抽出六根筷子啪啪啪地钉进去，对着洞口说：“那就早点休息吧。”

他睡不着，四周除了黑就是黑，感觉自己都要被侵蚀掉了。回光返照似的东想西想，但就是记不起过去。什么他都想，各种人各种事，从文思清到钱老板，从何员外到苏子瑶，甚至连关长老这样无关紧要的人他都要想一遍，揣测他能不能干掉马长老，当上丐帮帮主。想这些干嘛¹⁷呢，三年以前，他中断魂掌的那几个时辰，是不是也这么瞎想？

冥想了小半夜，他一下子明白了，他是在告别，记得的人，见过的事，在离开这个世界以前，一页页重温一遍。想清楚以后就可以死啦，他闭上眼睛，试着不喘气，憋得不行了才吸一大口，再使劲憋住，悄悄喘两口，直到呼吸均匀地睡着。

他梦到自己过鬼门关走黄泉，牛头马面前带路，两边藏好的妖怪时不时蹦出来冲他吼，也不碰他，噉两嗓子又退回去藏起来。小五子不明白，这都是干嘛¹⁸呀，死都死了，还怕这些吗？牛头跟他解释，这都是阎王爷安排的，怕有些人没死透，黄泉路上就把他吓死。马面不说话，走在最前面，抢先两步把鬼门关打开，门那边居然一片白光花团锦簇。马面回头说，我们不喜欢阳气太重的人，他手臂伸向鬼门外，忽然变成姑娘的声音说：“小五子，你死了没有啊？”

他腾的一下醒了，大口喘气，一脑门子汗，那声音又来了，问他你死了吧，痛快说句话。那是吴思若，仿佛溺水十分钟，就要沉到湖底的一刻，有只手把他提了起来。他阿巴阿巴地乱叫，使劲敲棺材盖，这还不够，他想抱住她，永远不松开。可是在棺材里翻个身都不行，他伸出右手食指，从洞口穿出去，怕她看不到，露在棺材外的半截手指拼命地动。

没声音，他手指扒着棺材盖，就像坠崖的人死命抓着岩石，生怕自己掉下来摔死。我看见了，我看见了。他听出来她要哭了，手指伸直，指肚似乎成了他的脸，他慢慢转着手指，想知道转到哪里停下来，好好看看她。

有了新状况，大漠仙人出来了，质问她在马厩干什么。吴思若连诓带骗，故作欢喜说，师父原来你还活着，他们都说你被阁老杀了，我还以为棺材里面的……后半句不说了，扶着棺材盖假哭。阁老也醒了，见到这么好看的姑娘，从窗户上翻了好几圈蹦下来，问仙人这丫头是你徒弟？那该喊我师叔。吴思若盈盈一拜，一声师叔喊得可甜了，说昆仑山庄见过师叔一回，从此就天天想着您老人家。阁老激动了，闯荡江湖这么多年，终于碰到欣赏他的女人，他吞吞吐吐，好半天也没讲清楚一句话。吴思若说着急，您若能把我师父请走，叫他别跟着我们俩，我好好听您讲什么。阁老只是笑，隔着棺材都能想象他花枝乱颤的样子。仙人声音压低，让她先进客栈，有什么事明天再说。

那就明天吧，小五子听见阁老一连串的扑腾，跳回到客房，仙人甩两下袖子，朝这边走过来。我

¹⁷原文“干吗”，在考虑之后不行就不再改这个了

¹⁸原文“干吗”

得走了，吴思若轻声说，你放心，我肯定救你出去。可能怕他不放心，可能她自己也没信心，她又补了一句，救不出去，我陪你一起死。然后她伸出手指，点在了小五子一直在等她的手指上。

4

虽然还是老样子，每天躺在棺材里看头顶的五个洞，但没那么闷了，一是吴思若时不时弄点花生瓜子塞进来，再就是可以听她和阁老聊天来打发时间。他们也没聊什么干货，除了打情就是骂俏，可是对抗沉闷就这样，总要发生点什么，既然好事不常来，听点恶心话，刺激刺激肠胃，时光也会不知不觉溜走的。

加上吴思若，马车里已经放不下棺材了，仙人在车外吊了两根绳，把棺材悬在马车的一侧。这样小五子更舒服，晃晃悠悠跟摇篮似的一会儿一觉。阁老还是坐前面赶车，吴思若坐他旁边为他加油打气。仙人倚在马车的最后面，捻着佛珠眯着眼，看前面那俩人啥时候能上天。

吴思若勾搭老男人确实有一套，也就一套，不管阁老干什么事，她都是拍着手说你好棒，天哪，你这么厉害。阁老策马扬鞭，吴思若惊呼，呀，你这么厉害，你这手臂应该能一把抱起我吧？阁老吃饭拍筷子，吴思若装傻，筷子怎么不见啦？阁老把桌子劈开，筷子就在桌缝里呢。店小二不干了，抬棺材进来也就算了，吃一碗蛋炒饭你劈我桌子干嘛¹⁹？可没人搭理他，小二跟透明的一样。吴思若睁大眼睛，嘴巴合不上，一字一顿地惊叹，怎，么，可，能。逼得小五子任督二脉差点打通，冲她喊出来，一整天一个路数，你换个姿势行不行？

到了晚上还真有新姿势了，吴思若开始呻吟了。前后也没个过渡，就是眼瞅着天黑抓紧再跑五十里，阁老狠狠地抽了一鞭子。这时吴思若跟着轻叫了一声。阁老愣住了，上一次听到这种声音，还是给小五子检查身体的时候。他问姑娘怎么了。

“你轻点，疼。”

阁老又狠狠地抽了一鞭子，说：“不行，赶时间。”

“啊，疼。”

真听不下去了，小五子把瓜子放下，打开底板去金库转转。一块块金条腾出来，他把瓜子皮掏干净，从最底下的通气孔扔出去。不行，还不够解气，他拽根金条对着孔外扬起的尘土松了手。金条留在了路面上，可是马车已经向前跑了五十米。一间酒楼就这么被他扔掉了，还挺过瘾的。他连扔三根，时候不早，他把金条一根根归位。金库没那么满了，少了三根金条就多了几本书的空隙。他拇指食指比画金库有多高，接着比画一下自己的头。一根一根地把金库腾出来，他合上底板想，以后没准会有用。

再上来车速变慢了，阁老也不抽鞭子了，他在和吴思若商量，你师父也被我赶走了，现在只剩我们俩了，晚上你来我房间切磋武艺吧。小五子鼻子一酸，他想起以前在丐帮的时候，也是叫吴思若晚上来我房间，那时说是给讲讲你身世。时过境迁，他宁可死了，也不想吴思若把身子卖出去。

可吴思若不知道，她还在跟阁老讨价还价，她说没用的，我师父就在前面等着我，只有他死了，我和你才能远走高飞。阁老不说话，好长时间吴思若也不敢多嘴，大概有半个时辰，阁老喊前面骑马的二师兄上来乘车，同时低声对吴思若说：“哪怕我真杀了二师兄，就剩咱们俩，这小子你也救不走。”

¹⁹原文“干吗”

5

后来吴思若要走了，照顾好他最后一餐，她说她没办法，她要去找人帮忙，然后她又说了那句话，你要是死了，我跟着你死。小五子坐在棺材里吃糠咽菜，他想说你谁啊，咱们算什么啊，还带殉葬的？我相信我要是死了你会难过，但最多俩月，日子往后过，结婚生子哪样都不耽误，过个十年二十年这会成为你炫耀的资本，跟儿子说当年有个小伙子特别喜欢我，可惜他命不好，后来被你爹给杀了。小五子看了眼阁老，也没准，什么事都可能发生。

真离开那天小五子还是舍不得，他想说你别死，我不领你情，好好活着得了。可是他哑巴，说不出来，想写下来又没纸笔，只能不理她。他怕多看她两眼会让她动了情，以后真要寻死觅活的。他躺在棺材里不出来，对她伸进来的手指无动于衷。直到确定她已走远，他才敲了敲棺材盖。

后面路程还挺顺利，没寻仇的也没救人的，三个人都一声不吭地往南走，从汴梁到黄陂，从黄陂到汉江。进了汉口他们改长江水路，马车不要了，棺材还得留，歇下来搁在甲板上，里面金条早被小五子扔得差不多，就剩几块堆在金库角落里。

刚一上船他有点晕，随着浪花晃悠悠。以前没坐过，小五子确定，二十多年来他第一次坐船。船上食物紧张，能分给他的就更少了。反正他也没胃口吃，赶上风浪大的时候吃什么吐什么。从汉口上船，还没到九江他就已经开始虚脱，持续的昏迷。眼睛都不敢睁，面前全都是花的。偶尔二老关心他，怕他死在船上，把棺材盖打开让他晒太阳，他都会捂住双眼，求他们把他送回到黑暗里。

不过耳朵还没坏掉，不时能听到水浪、船夫的号子，以及迎面过来的船冲他们鸣笛吹号角。大概跑了半个月，江上的号子多了起来。掌舵的说他们到南京了，再跑个一天，就能从江宁换船出海了。小五子感觉天气应该不错，阳光肯定刺眼，四周都是号子声，那些即将上路的和终于抵达的船夫们互相吹号角致意。掌舵建议他们靠岸补给，等出了海可就再没有加水补粮的机会了。仙人点头应允，船慢慢进港，迎面一艘花船挡住了他们的航路。

不是纸扎的，是真的花，从船舱到甲板，爬山虎一般包满了整艘船，小五子在棺材里都能闻到扑鼻的芬芳。花船上出来一个女人，后面站着如琴如诗两个丫头。那女人问，对面船上可是大漠仙人和蓬莱阁老两位前辈？声音有点耳熟，小五子把耳朵侧过去分辨，就快想起来的时候，那女人接着问：“老谷主要见怪呢，怎么二位路过南京，都不来百花谷喝茶赏花？”

那就对了，原来是上辈子的冤家苏子瑶。仙人作揖称谢，指着棺材说，他们要赶着送葬出殡，多有不便，还请谷主师妹不要见怪。

“我们老谷主可见怪了呢，”苏子瑶举袖遮嘴咯咯笑了起来，“送葬出殡，怕棺材里还是个活人吧？”

仙人说姑娘果然好眼力，里面的确是活人，我们打算到了墓地现杀现葬。阁老不耐烦了，句句围绕半死不活那小子，他在一旁要那么多功夫，甲板都要站出坑了，花船那姑娘也不看他一眼。他抢话说，活人又如何，你们百花谷要是不满意，我现在就让这小子变死人。阁老说完就朝棺材劈过来，苏子瑶脸都吓白了，连喊三声且慢，质问他：“你可知道，这位公子是百花谷的什么人？”

这算威胁吧，阁老可不吃这套，随便他是谁，弄死了再说，他抬起手臂冲棺材中间往下劈。这时一个花篮从船上向阁老后背掷去，阁老回手挡了一掌，花篮被打落，击碎的花瓣飘得满天都是。阁老抱怨，小师妹原来你也在场，为何只让小孩子和我说话？一个老妇人伴随着花瓣轻飘飘地落在甲板上，她头顶着一尺多高的双凤翊龙冠，一身红罗袍拖在地上都看不到脚面。她上前两步，漫不经心一般站在棺材和阁老之间，笑盈盈地说：“三师兄，二十多年没见，你怎么还是这么大的脾气？”

那就是百花谷谷主了，小五子知道是来救他的，苏子瑶不是问棺材里面是百花谷什么人吗，少谷主啊。小五子使劲敲棺材盖，谷主说话时扫了一眼，知道棺材盖被钉死了，她一掌拍在盖子上，小五

子随着棺材往下一沉，六截筷子被震出来，谷主将棺材盖推开一半。天气晴朗，一道阳光照进棺材里，小五子手挡额头眯着眼睛，他还是看不清谷主，面前一片明晃晃的光。谷主右手抓住他肩膀，准备把他抱出来。这时仙人出手了，一掌拍向谷主，她松开小五子，腾出右手挡住这一掌。小五子又被摔回棺材里。

这次是真的晕了，再醒过来，他看到仙人和阁老在联手围攻谷主，三人出掌之快，掌力在船上形成一道密不透风的墙，弄得苏子瑶一直找不到空隙上船救人。那些从汉口来的船夫、厨子和掌舵的，早都吓傻了，半个多月棺材一直在甲板，里面躺着的居然是活人。他们都躲到船尾，讨论是现在跳江逃命，还是等等看，毕竟这些人师兄师妹的叫着，没准是所谓的切磋武艺，意思意思就收手了。

两位师哥也确实没使全力，仙人挥着手掌劝师妹先退回去，有什么事慢慢商量。谷主接他话说，把人先给我，一切都好商量。但她已然撑不住了，她知道退回花船，就别想再商量了。阁老打一会儿忽然惭愧了，说咱们两个大男人怎么一起打起师妹来了。

“不对不对，”他跟谷主说，“我刚才攻了你十八掌，现在还你三十六掌。”

他转过身跟仙人打起来了，一二三四五地数着，还见缝插针地说，有什么本事都使出来吧，趁小师妹在，看看到底是谁偷的。仙人一再骂他糊涂蛋，手上的功夫不得不加快。仙人快，阁老也快，一边打一边数。数到三十六，眼看仙人撑不住了，阁老一甩手不打了，退到旁边看热闹。

这时候刮风了，有雨点打下来。谷主渐渐势弱，身上已挨了两掌，脚下一滑，双手撑在甲板上才免于摔倒。她打算搏一下，大家五五开，回头看了一眼苏子瑶，一掌向下拍在甲板上。一声巨响，船头往水里倾斜，眼看着要沉船，谷主拍下第二掌，整艘船都散了架，一下子碎成上万条木板坠进江水里，棺材仿佛一艘孤船浮在风浪之中。苏子瑶盯着棺材，她知道谷主的意思，谷主拖住二老，她去棺材里救人。

船夫、厨子也都纷纷坠水，随便抓一个板子向岸边游去。谷主和仙人踩在一根木板两头伺机出招。大漠仙人嘛，钻沙子骑骆驼没问题，一碰水可就不行了，他摇摇晃晃也只是不掉到水里，哪里还顾得上还手。

阁老不高兴了，拽起帆布铺在水上指责师妹，你这就不对了，大家打打玩玩，把船击沉了做什么？他长期住海岛，面朝着大海看蓬莱幻境，水性要好得多，脚点一下木板，都能在水面连迈三大步。他踩着帆布，把师妹也拉上来练练，难不成你的长江比我的黄海还要凶？打两下就知道师妹不行，他要慢点打，收点力，难得在江上打一会儿还挺过瘾的。

狂风推江水，江水推棺材，棺材摇摇晃晃向东漂流，一个水浪打过来，整个棺材翻到长江里，棺材口朝水面扎下去，散开的棺材盖从水里拔了出来。苏子瑶好不容易追上了棺材，抓着棺材边却无处使力。她用背顶着棺材，憋一口气，大叫一声将棺材正过来。她看看身下的江水，老天爷保佑他还在，她上下牙打战，撑直双臂，从水里跃到棺材上面看着里面。

苏子瑶哑着嗓子喊谷主，听声音那边天都要塌下来了。谷主朝那边望过去，掌势渐收。阁老点点头同意罢战，拽起她踩着木板向那边迈过去。一里多水路他走起来比船还要快，最后一大步他带她到水面的棺材板上，看苏子瑶倚在棺材里掉眼泪。

“他不会水，”苏子瑶哭着说，“一点都不会。”

谷主点点头，咬着牙床看四周的江水，也不知少谷主沉在江底的哪一处。阁老也有点不好意思了，搓着双手说：“算了，就当我是杀的，有什么仇，有什么气，找我撒好了。”

“我再问你一遍，你可知道他是百花谷的什么人！”苏子瑶冲他吼，“他是少谷主，是我们谷主的亲孙子！”

6

日落时分，秦淮河上一户渔家收网归船，小姑娘指着水面问她父亲，河上为什么有一个棺材。她父亲低头不语，拉网上船，刮风下雨一整天，网里面没什么鱼，今天就算白干。小姑娘又问了一次，怎么棺材会跑到河里面？她父亲抬头看一眼，说可能是喇嘛在水葬吧。

他也不知道，秦淮河上从来没见过，就是以前听说书的讲过，有的喇嘛不埋不烧，要是死在内地，就把尸体放在大街上，等秃鹫老鹰吃掉，可是南京城里哪有秃鹫老鹰，连老虎豹子都没见过一只，扔一个月都放臭了也没人管，后来朝廷禁止天葬，他们就改水葬，死人放在席子上，顺水一推送进江河湖海。不过用棺材的真是没听说过，他起身望了一会儿，河上的棺材漂漂荡荡，好像从很远的地方来呢。

小姑娘说要去看看喇嘛，一个猛子扎到水里，再出头时已是二米开外。他从渔网捡些小虾小蟹扔进铁锅，盛些河水把火点着。水烧开女儿回来了，爬上船说棺材是空的，里面什么都没有。他扭头看过去，说不是啊，棺材里有个脑袋露出来呢。小姑娘睁大眼睛，真的哎，刚才怎么没有呢，有头发的喇嘛，还在动呢。

他醒来的时候先吐一大口水，平躺的身子有一半浸在水里，有个女孩在上面问有人吗，是不是被吃啦？四周一片漆黑，他想起来这是金库的暗格，棺材落水时他躲到里面去的，当时水浪太大了，水从半拳大的通气孔涌进来，他一只手顶住那个孔，另一只手脱掉衣服把孔塞住。随着棺材在江中的几个翻滚，他人在暗格中彻底晕掉了。睁眼时就是这个女孩在问，是不是被吃啦？

他不敢出声，屏住呼吸，一直等到那女孩离开，一大口水吐在胸前。他要确定安全，一点声音都没有，他打开隔板，上到棺材里。看天色还没有大黑，他扶着棺材边坐起来，水面的宽度似乎不是长江，棺材顺势而流，早就从长江下游的右岸拐到了秦淮河。两岸都不着边际，这么漂着也不知道何时才能靠岸，刚才那小姑娘已经又回到渔家，看样子不是仇家，也许可以跟他们借身干衣服，讨口饭吃。

还是稳妥为上，小五子没人管，想杀昆仑公子的人可多呢，那些武侠话本，说的不都是背着深仇大恨临水而渔吗？他坐下去，靠在棺材一头，就这么漂着总能到岸边。命是保住了，他要想想以后怎么活，赶快跑吧，离江湖远远的，可江湖不是一个地名，到处都是江湖。那就一直往北跑，田独就没什么江湖，要是那也不安生就再往北，总有没江湖的地方。他忽然明白钱老板是自己人，应该是钱老板把他带到田独的，他不让他离开，处处管着他，就是怕他遇见仇家。这么说自己太傻了，天天多大委屈似的瞪着钱老板，此生若是有机会再见他，真该磕两个头，跟他说声对不住。

他坐不住，肚子饿得咕咕叫，有小鱼从棺材旁边游过，他弯腰去捞，差点掉到河里去。月上梢头，秦淮河反倒热闹起来，河面上停了十几艘花船，都是假花挂在船舱上，跟百花谷的比可差远了。两岸人头攒动，男人喊着价看谁能上看中的花船。

小五子明白了，这是选花魁，古韵凌波十里欢，风摇画舫雨含烟，夜游惊艳思八艳，情洒秦淮不夜天。还有那句更有名的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他每次听到都是一脸坏笑。花魁还没选出来，小五子先中了新郎官，棺材不受控制，朝着船头撞了过去。

还好身边有金条，不然看老鸨破口大骂的架势，要将棺材拆了再把他扔回到河里去。他手举一根金条，老鸨赶紧笑脸相迎，冲上说别叫价了，喊来喊去都是银子，人家这位官人可是带金条来的，棺材棺材，升官发财。两个龟奴把他抬上船，给他烧了热水泡澡，换了身新袍。小五子还是无法说话，冲他们比画要吃饭。龟奴说句得嘞，把他抬到花房闺床上，把桌子搬到床前，三趟两趟就摆满了一桌子佳肴，看菜品都舒服得想呻吟。小五子这辈子也没吃过什么好东西，在田独天天都是猪肉炖粉条，

到冬天大雪封山，粉条供应不上了，就猪肉炖大棒骨；等进了丐帮更完蛋，基本上跟狗抢吃的，好不容易下次馆子，还得把菜捣烂了再吃，说丐帮弟子不能忘本；跟仙人阁老更是吃糠咽菜，馒头蘸馒头渣，还广东的大厨，闻闻盘子上还有味儿。

一个姑娘进来给他斟酒，坐到他对面抱起琵琶，问小五子想听点什么。小五子想问后庭花有吗，苦于开不了口，财主都当得不尽兴。

边听边吃，肚子快吃爆炸了，饭菜还剩一大半，两壶酒下去，小五子觉得那姑娘越看越好看。他有点晕，后仰躺在闺床上，看着影影绰绰的烛火，姑娘过来把青纱帐放下来。他犹豫就在这儿过夜吧，苦了那么久，难得对自己好一点。也就一念之间，他撑起来再喝一壶酒，他知道不可以。现在已经够乱了，昆仑山庄四个姑娘拿命来救他，他知道最终只能选一个，肯定会伤三个女孩的心，但今晚在这儿过一夜，他小五子就真的不是人了。他用手绢抹抹嘴，坐起来示意她别来服侍我，接着把手绢展开写了一个“岸”字。他要下船回去，老鸨听说之后进来劝他，怎么好现在就走，要是不满意我再叫几个姑娘陪你。小五子摇头，他发现当哑巴也挺好，省了不少口舌之争。

来时俩龟奴伺候，回时就一个龟奴划小船。老鸨她们真可以，划出去没几米，就听见她宣布继续选花魁。岸上的男人又活跃起来，小五子示意龟奴远点走，找没人的地方上岸。下船时他有些不舍地看看船上的花火，他冲龟奴挥手，转身进树林，走出两步脚下拌蒜，摔倒在草地上。他爬起来，扶着树干，两腿颤颤巍巍，好半天才迈出一步。棺材里躺了一个月，他全身都要萎缩了。但总会好的，只要没死，一切都会好的。

陆

1

方丈说要找文思清谈谈，但她在少林寺呆了一个月，也没见着方丈的面。她晚上住在寺外菜园，白天跟着和尚一起进寺。头一个星期她就摸清了寺里的日常，卯时敲钟起床，天都是黑的，和尚在千佛殿集合打罗汉拳。跟晨起早操似的，每天打一套，然后还不开早饭，要去诵经堂做早课。大家敲着木鱼，根据自身修为，念什么的都有，《金刚经》、《易筋经》、般若波罗蜜的《大般若经》。混杂在朗朗经文中，文思清清楚地听到，有两个小和尚嘴里含糊地反复念叨六个字，好饿啊，开饭啊。问题是节奏还不对，人家木鱼敲两下，他俩咚咚咚能敲五六下。

这两个小和尚就是照看文思清的，照字在前，看字为后，好好看住她，别让她跑了，也别让她饿死，如果可能的话，也让她听听经文，学学佛法，别白来少林一趟。两个和尚是兄弟俩，哥哥十九，弟弟十六，净字辈的，一个叫净空，一个叫净虚，文思清到现在也没分清，净空净虚到底谁是谁，他们总是哥哥弟弟地叫。有一次弟弟叫了哥哥的法号，回头被他哥哥好一顿打，我是你哥你知道不，直呼其名，目无尊长。

刚开始文思清还挺担心，两个男孩都不小了，挤在一间房，怕他们晚上摸上床来。接触几天文思清明白少林寺为什么安排他们来照顾了。两个小和尚傻乎乎的，小时候更傻，弟弟七八岁时淘来一本《葵花宝典》，从一个乞丐那儿花二十文买来的。两个孩子按照书上指引，一人一刀把自己切了，弟弟跟着哥哥一心一意地练神功。大概练了五年，他们发现这本书是假的，别说上天入地，爬树掏鸟都费劲，两个孩子傻眼了，跟父母讲了这本书的来龙去脉。文思清想他们父母也够可怜的，上辈子造什么孽，生了这么两个缺心眼的。

神功没学会，大侠梦还在，反正都这样了，不当和尚也是当太监，哥俩两年前跑少林寺来了。他们想学大力金刚指，可是入寺三年多，师父只叫他们到菜园里种菜，清晨练练罗汉拳，每天打一套，九个小节，每节一八二八共八个节拍。这是学功夫吗，弟弟闹了好几回情绪，每次都是哥哥给他讲道理，少林寺不同于其他门派，讲究打好根基，头三十年你打不过别人，后三十年别人打不过你。

“可是，锄地施肥做早操是什么根基呢？”

哥哥说不上来，他也同样疑惑，找个机会跟师父请教，我们打一套罗汉拳，其实就是练基本功吧？师父摇摇头，没听明白，什么基本功，一日之际在于晨，早上打一套，是让你们一整天都有力气挑肥种菜。

难道是来错地方了，可是天下武功出少林啊。哥哥叮嘱弟弟，别气馁，师父和方丈在考验咱俩呢，咱们好好种菜，侍奉佛祖，师父看在眼里，吃在嘴里，总会把十八罗汉的看家本领全教给咱们。弟弟不相信，每回这时候都要说，藏经阁扫地的八光快五十了，不还是在扫地？

八光也是和尚，十多年前出家，前一任方丈不给他法号，就让他叫原来的名字，说一姓一名都是浮云，倘若名姓不改而品行转善，才是真正的修成正果。修得可好呢，十多年没出过藏经阁的院儿，念经敲钟打罗汉拳，他统统不参与，吃饭都是兄弟俩轮流送。

“像他那样可不行，”哥哥说，“我们准备好了，机会自然就来了。”

终于在前几天，师父从武林大会上回来，把一个姐姐带到菜园，说是昆仑公子的女人，可一定要看好了。哥哥双手合十，一百二十个保证。昆仑公子啊，说武林第一高手也不为过，以前在老家，满大街都是他的通缉令。虽然后来上山种菜，远离江湖，但听说这次的武林大会，上百个门派愣是没拦住昆仑公子，让他带着大漠仙人和蓬莱阁老给逃出去了。

哥哥老成持重，深知求人办事得先把人伺候好，每天换着花样地给文思清做斋饭。菜园里没有鸡，但他会做素鸡，没有鱼，但他会做浆水鱼鱼，天黑后还要给她磨碗豆浆，说是安神补脑。忙活一礼拜，漂亮姐姐人都吃胖了，哥俩觉得可以跟她拜师了。这天晚上一如往常，弟弟把第二天她要穿的干净衣服放在床头，哥哥端一碗豆浆过去，看着文思清咕咚咕咚地喝完。

“是不是觉得跟前几天不一样？”哥哥给她讲，“里面我加了黑芝麻糊，又磨了些五谷掺在豆浆里。”

刚才喝太快了，文思清咂巴嘴回味着，好像是香了一点，再来一碗吧。哥哥犹豫了一下，他想趁热打铁，先说说拜师学艺的事。他问这几天你对我们哥俩还满意吧？文思清还认真想了想，说你俩挺好的，要是能放我走就更好了。哥哥陪笑说，其实以你的本事，想走就走，我们哪能拦得住你？

“怎么拦不住？”

哥哥没回答，跟在床头叠衣服的弟弟使了个眼色。弟弟拿了两个烛台放在桌上，每个上面插四根蜡烛，他一一点亮。哥哥面对桌子，向后退几步，扎马步运气，挥出一掌，八根蜡烛上的火焰摇摇晃晃，最终中间的两个灭掉了。收掌吐气，哥哥对文思清行了个礼，说：“这掌劈空掌我们哥俩练了一年多，可惜不得其法，如何发力还请前辈指教。”

文思清完全看蒙了，这都是什么呀，她皱眉问你这么费劲干什么呢，把蜡烛吹灭就好了呀。哥哥点头称是，说你太高看我们了，外功还没有练到，说到吐息之法，更是无从谈起。

吹个蜡烛有这么难吗？文思清她过去查看，挺正常的蜡烛，生日许愿似的，她闭上眼睛吹一口气，把剩下六根蜡烛全都灭掉。哥哥抢过去说可不是这样的，他掏出火石把八根蜡烛一根根再点起来，拉着文思清后退几步到床头，说咱们要用排山倒海之势把蜡烛吹灭。

文思清摇头想笑，那神仙都吹不灭啊。她不去管蜡烛了，但还是想教育一下两个孩子，走俩步都不行，人活着不能那么懒。

都怪他哥太虔诚，弟弟早就不信这个女人了，他走过来说你就承认吧，你一点武功都不会，对不对？文思清点点头，当然不会，会我早跑了。

“你就是个欺世盗名的骗子！”弟弟好大的反应，情绪都要崩溃了，早不信这个女人，这回连少林寺都不相信了。

“到底是怎么了，我骗谁了？”

“你骗了全天下，你说你是昆仑公子的女人，可你什么都不会！”

弟弟不玩了，把僧袍脱下来摔地上，甩手出门了。他哥哥追出去，两人先是争吵，后是商量，一会又回到房间里，忽然扑向文思清，上前锁住文思清的两个肩膀，把她从头顶摔出去。文思清都吓傻了，趴在地上疼得直掉眼泪，声音一颤一颤地问，你们为什么打我？兄弟俩也慌了神，跪地上给她赔不是，说没想摔你，就是想试试你功夫。

“可我告诉你，我不会武功啊。”

“因为江湖人心叵测，有些高手深藏不露，功夫是试出来的，不是说出来的。”

文思清瞪了他们一眼，两个孩子不敢说话，想扶她起来，帮她揉揉肩膀。文思清警告他们，别碰我。哥俩就把手臂放下来，跪坐在地上等文思清哭。大家就那么耗着，文思清越哭越厉害，浑身疼得不行，还一肚子委屈，她想小五子，又想当时台上另外三个姑娘，想到她们的样子又放声哭起来。

叠好的衣服里有手绢，哥哥去床头找出来，递给她时又解释一次，真不知道你一点武功都不会，你可是昆仑公子的女人。

“我也是最近才知道他是昆仑公子。”

“那他看上你哪儿了？”弟弟问。

感觉问题怪怪的，文思清不搭理他，接过哥哥的手绢，擦完眼泪擤鼻涕。可弟弟还在追问，你一点儿武功也不会，长得又不好看，昆仑公子到底看上你哪儿了？文思清停下来，把手绢折好放进脏衣篓，瞪着他问：“你是认真问我，还是故意嘲讽我？”

“我认真问的。”

真是的，没有比他再认真的表情了。文思清倒吸一口气，起身看眼镜子里的自己，过去那种铜镜，即使那么朦胧，依然看不到自己有多美。哥哥说了，高手都是深藏不露的，她心头一酸，小五子，能看上她的昆仑公子，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男人啊？

2

文思清是被方丈请到少林寺的，我请你来，你不答应我弄死你。本来方丈救了她，武林大会那天小五子被两个老头掠走，临走时把房子弄塌了，屋顶砸下来的一刻，她以为自己完了，赶紧蹲下来，找个个高的挡一挡，混乱中有个和尚揪住了她头发，拖着她，赶在灰飞烟灭之前把她拽出房子。文思清那次疼哭了，和尚双手合十，说自己是少林寺的方丈，男女授受不亲，更何况是出家人，还好抓的是头发，没有辱没了女施主。

她皱眉看着方丈，没头发也没胡子，感觉眉毛也被人刮掉了，一下子看不出多大年纪，合起来的手掌上还残留着几十根刚拽下来的头发。文思清捂着头皮也不好怨他，就说多谢方丈，后会有期。可方丈不让她走，说她受伤不轻，建议先去少林寺养伤，再慢慢商议江山社稷。

文思清又摸摸头皮，看手上也没血，说自己没受伤，而且我能商议什么江山社稷？方丈望着摇头，说施主不要妄自菲薄，你是昆仑公子的妻子吧？她说算是吧，反正小五子答应会回来娶我。

“他一定会来找你了？”

文思清点点头。看起来方丈对她的回答很满意，冲她微笑，突然伸手给了她一掌。文思清一口血喷了出来，方丈低着头阿弥陀佛，说这位女施主受伤不轻，还是随我去少林寺养伤吧。

汴梁离少林寺不远，连拉带拽两天就到了，等了半个月也不见方丈来找她商议。小和尚弟弟说方丈忙，可忙呢，每天都有人带着家伙来打听昆仑公子的女人，方丈要忙着招待他们，阿弥陀佛，有失远迎，顺便再露几手功夫，把茶杯捏碎啦，把桌角剔下来一块啦，争取不吃饭就把他们吓走。

“他们打听我做什么呢？”

“挖你的肉啊，今天卸你一只胳膊挂在城楼上，告诉昆仑公子，再不出现明天把另一只胳膊也卸下来。”

“那要是明天还不来呢？”

“那就再卸一只呗，笨死了。”

但是大多数都走了，知道不是少林寺的对手，留点香火钱就作揖告辞。有几个门派不自量力，非要留下来吃饭，要见识一下少林十八铜人。方丈到哪凑十八个人去，就跟人攀交情，边吃边聊，发现贵派师爷和我们师叔祖五十年前是朋友，大家能不打就不打，真要打少林寺当然不怕你。

月底的时候三王爷带几个人来了，先礼后兵，方丈招呼他们留下来吃饭聊聊。可能是一点荤腥都没有，三王爷吃两口急了，说天下武艺出少林，咱们切磋一下。方丈心里发毛，忙跟师弟交待，凑十八个武功还行的，抹上铜粉摆摆阵仗。

可没那么多人，小和尚哥哥都被拽过去了。将近二十个和尚抹了半斤的铜粉，三王爷寻思一下，说咱们一对一吧，我这边四个高手，你那边也出四个，咱们切磋为主，杀人为辅。三王爷说完转身问你们谁先来。马长老跃跃欲试，从田独到罗刹，再到昆仑山庄，熬了那么久，终于有表现的机会了。

少林寺这边是方丈出战，他不敢怠慢，丐帮除了向问天，就是关长老和他两大高手。一上来他就下杀手，同时出右脚和左拳攻击马长老的两肋。马长老没见过这招式，本来应该是无影脚，左右腿扫过去夹攻，十几年前方丈左腿坏掉了，自创了这右腿加左手的功夫。马长老一个踉跄，方丈一跃到了他身后，拍了他后心一掌。那天小和尚哥哥在场，弟弟留在菜园除虫。风波过去之后，哥哥给弟弟比划了一夜，一招一式，方丈是怎么给马长老留情面，陪他多打几十招，一脚一拳，就是不把他打死，直到马长老躺地上起不来了，方丈才向后一跃，说承让承让，老衲也只是侥幸得胜。

“这些都是江湖上的规矩，”哥哥教育弟弟，“你是把人打个半死，还得讲人家手下留情。”

弟弟猛点头，真的是，江湖处处有门道。他问第二场呢，谁和谁对打。

第二场是迎客道长，他上前一步说马长老识大体，不堕少林寺的百年威风，先让了一场。说话的空隙还冲地上的马长老轻蔑一笑。然后他抽出那把弯弯曲曲的剑，说在下不才，哪位领教几招。

除了方丈就是十八铜人了，小和尚哥哥低下头，尽量往别人身后藏。方丈沉吟了一下，说这些弟子年纪尚轻，下手没有轻重，还是老衲陪道长再过几招。迎客道长脸都吓白了，说这可不行，说好你们四个我们四个，如果第二场还是方丈，那我们就继续派马长老迎战。

可是马长老腿都快被打折了，扶墙都站不起来。三王爷失望得直摇头，他的人输了就算了，居然还能临阵脱逃。六公子是硬骨头，不能给三王爷丢面子，站出来接招，接下来一直到晚饭前，六公子生生被方丈殴打了一个多时辰。

眼看日落，方丈停手不打了，说四场比武我勉强赢了两局，大家打个平手，留下来一起吃个斋饭吧。不说斋饭还好，青菜豆腐的三王爷更生气了，说先不忙着吃，我这还有一位高手，方丈若是能接得住他三招，我三王爷转身就下去，决不再来叨扰少林寺。

应该不是说大话，方丈打量着三王爷的长者，他胡子全白了，头发却是纯黑色。方丈请教他尊姓大名。三王爷抢过话说，方丈若是知道他是谁，怕要做缩头龟了。说话时他还特意瞪了一眼迎客道长。

那就不问吧，不知道对方来头，说是接三招，他也不敢硬撑五招，而且要偷换名目，把接三招变成打三招。他算准了第一招虚打推山掌，顺势弯腰去扫他下盘，对方定会跳起来，这时一掌般若禅掌迎过去，三招任务就算完成。先试试他虚实，要是高手他就收手说承让，要是不行他就压着他猛揍，把那一头黑发都给他揪光喽。

按照计划方丈推山掌过去，对方身子后仰，他扫堂腿踢下盘，对方跳起来，方丈施展般若禅掌，对方人在半空躲不过，只好出掌来接。起初方丈没想发全力，震慑一下对方就好，然而对面的老人双脚落了地还不收掌。对方的力道不大，方丈也摸不清他武功路数，他提醒再不松手会震碎他的肝。老人脸憋得通红，让他尽管来。方丈摇头惋惜，掌心加力顶上去，同时看着对方的脸色，但凡不对就收力放手。

一炷香时分，对方快撑不住了。方丈自己没伤着什么，除了头有点疼，也没感觉哪儿有不对。可能对方的路数就是防守，跟你耗的那种。武林功夫大体分来无非是进攻和防守，九成的门派从小就是练各种攻击招数，防守很少见，武学上就是抵消你的力，一场打斗耗到你没力气，再一招制胜。这一掌没多长时间，方丈力气有得是，只是头越来越疼，太阳穴青筋暴起，疼得都要爆炸了。他眼前一黑，捂着脑袋倒在了地上。

那些和尚呆住了，打进少林寺没见过方丈输给谁。有两个把方丈扶起来，前胸后背发掌续力。小

半个时辰方丈醒过来，看看四周，让寺里的和尚快去，把文思清带到藏经阁，要跟藏《大悲经》一样地把她藏好。说完看到三王爷又自言自语补了一句，我该小点声说的。接着他宣布自己退出方丈的位子，传给他师弟。众僧问是哪一个师弟。方丈想了想，说名字忘记了，反正不是十六师弟就是二十一师弟。然后他站起来，冲对面的老头说了一句久仰又顿住了，凝视了他好半天才想起自己要说什么：“原来阁下是南海真人。”

3

方丈中了断魂掌，少林寺就垮掉了，他带着三王爷、南海真人、六公子在寺里乱转。他说我知道藏经阁，你们不要瞎找，我十二岁在那边扫地，读过一些书，没一本读完的，每本书读上那么几页，就已经超过了我师父。他带着人穿过千佛殿，走出达摩堂，经过一片鱼塘时停步不走了。他转身喝斥，都是些什么人，擅闯少林寺，看我去禀报师父！仿佛时光倒退五十年，方丈还在十三四岁的年纪，表面上气势不输，不过心里怕极了，找个由头拔腿就跑。三王爷看着方丈在寺里乱撞，迟迟想不起来师父当年住哪一间房。三王爷看着他背影摇了摇头，责怪真人下手有些重了。

“三王爷，我可不是朝廷请来的，只是碰巧大家都要找昆仑公子。”

三王爷不说话，背过去看池塘里的红鲤鱼。真人说罢了罢了，我接下来不滥杀无辜就是。

也杀不着什么无辜，庙里和尚跑了大半，剩下几十个都躲在藏经阁门口。八光不让他们进阁，这些人围着文思清商量把她交出去吧，反正方丈也不行了，那个老头本事够大，还有三王爷，以后朝廷上罩着咱们少林寺。就这么愉快地决定吧，可小和尚哥俩不干，弟弟不吭声，死命抱住文思清，不让她被这些人拖走。哥哥去捶藏经阁大门，哭着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我们死在外面也就算了，起码让这位女施主进去躲一躲。那边的八光发火了，说小和尚什么谎都敢撒，自己怕死还造谣少林寺有女人。说是这么说，八光还是忍不住好奇，推门出来，众多光头里一眼就能看到文思清。十几年未近女色，八光一下子看痴了，退回到阁里，红着脸自言自语：“女人要是都能来少林寺，我就不来这儿出家了。”

老田合上门的一刻，方丈领着三王爷和南海真人几个人进来了。方丈双手合十，让他们等一下，他去禀报师父。然后他转身问院子里的和尚，师父是否在阁中清修。有人提醒他，你师父三十年前就圆寂了。方丈愣住了，皱眉摇头说不可能，师父早上还让我背《金刚经》的。看方丈已经这样了，之前有点犹豫的和尚也都想通了，想活下来就得把文思清交出去。弟弟抱着她大哭，和尚们拉不开他手，索性把他俩一起推过去。要一个给俩，南海真人对三王爷笑着说，我还怕不够分，真好，小和尚是你的，这个女人归我。三王爷有点为难，看看手下几个熊包，一世王爷居然被这个真人欺侮。西北六公子站出来，说这个女人我们先借用一下，等请来了昆仑公子，我们王爷连带着她，再多送你几个女人。真人冷笑，王爷当真以为我是好色之徒，也不看看这个昆仑的断魂掌，可是为我所击。

双方推来让去，几句话把八光惹毛了，一个个都是什么玩意儿，跑少林寺来分女人？他从藏经阁跳出来，从墙角抄根扫把说，本来这女人是老子田扒光的，老子这十多年转性了没碰她，但也不能给你们。然后他用扫把杆指着南海真人和三王爷，让他们都滚蛋。田扒光，这名字好熟，但一时想不起来这人是干嘛的。迎客道长哈哈笑起来，说田兄，十几年没见，原来跑到少林寺睡尼姑来了。

“你妈在这儿做尼姑，睡出你这个狗崽子。”

话说完了才认出来者是谁，说迎客，原来是你这个人渣，这么多年还没被你师哥清理门户。迎客道长一副节哀之情，说我师兄几年前不幸仙逝。八光愣了一下，自言自语，应该先弄死你，再来出家的。三王爷低声打听，扫地的这个是什么人。迎客道长说，田兄以前是武林第一淫魔，上至八十老嫗，

下至五岁孩童，反正是个女的就扒光，久而久之就叫田扒光，倒没人记得他真名叫什么了。说完还不忘补一句，故意很大声，估计作恶的家伙被人切掉了，居然在这儿当和尚。

“切你奶奶个熊！”八光左手拉着裤带，让迎客道长过来看看闻闻，“老子只是转了性，不干那些事了。”

南海真人一直不说话，冷眼看着他。八光被瞧得不舒服，又举起扫把杆指着真人，说你呢，快滚吧。真人还是笑笑不说话，八光将扫把倒个个儿，用扫把穗朝他脸上扇过去。真人上身后仰，出手去接扫把杆，手臂一震，发现这是百十斤玄铁打造的。当下有些狼狈地向后一个踉跄。八光借势上前，招招冲他面门，扫把穗子抖得漫天都是，却全都被真人用衣袖弹开。

迎客知道，田扒光以前的绝技就是剑术，出剑极快，电光火石之间可以在你身上刺十几个窟窿，扫了十几年地，这百斤铁扫把也能被他使得如长剑一般轻盈。即便高手如真人，开始也只能出掌防御，双方斗上几十回合，扫把力道减弱，真人的出手一掌强似一掌，掌掌生风，八光的扫把却连穗子都抖不下来了，光秃秃的枝子别有一番威力，仿佛一根铁爪插在扫把上，真人也不敢贸然出击。

小和尚兄弟俩左右摇头地看着，双方换招实在太快，弟弟看得一阵眩晕，哥哥捂住了他眼睛。听声音会更清晰，他听到出掌的风声，扫把枝在空中抽动的声音，脚落在地面的尘土声，众人时不时的惊呼声，还有一声咳嗽，好像是从藏经阁传来。出掌声慢了，扫把声缓下来，一时没人跃起，再听不到尘土声，众人的头转向藏经阁，发出疑问声。里面是一位老人，声音低沉，他说：“八光，你进来，你打不过他的。”

八光满脸通红，出招更快了，喘着粗气说那就死在他手里，岂能打不过就跑。小和尚哥哥提醒他，对方是南海真人，每一掌都是断魂掌。八光手上没停，眼睛凝视着他，好像打了这么久才刮目相看。真人后退半步，有示好罢手的意思。八光摇摇头，断魂掌最好，往日余罪剪不断，刚好借你之掌了却尘事。他开始乱打，右手扫把进击，左手伸出迎掌，你给我一掌，我捅你个窟窿，大家同归于尽。

真人早不想打了，可是对方疯狗一样搏命，出掌更快，脚下步步紧逼。八光露出空门，扫把横扫过去，真人左肋一阵凉风，衣服被抓烂，他低头看一眼，左肋下被刺穿，露出巴掌大的一片肋骨，他伸手朝八光的天灵盖击去。似乎是二次皈依，八光面带笑容，大吼一声：“师父！弟子不孝，无力再侍奉师父！”

真人皱了皱眉，手上停下来，但手掌依然罩着他头顶。阁中老人轻叹一声说：“我说一百遍了，你不是我徒弟。”

比死还要悲伤，八光深吸口气，闭上眼睛点了点头。真人反倒很高兴，冲八光一声冷笑，手掌离开他脑袋，面朝藏经阁，扑通一声跪下来，带着哭腔喊道：“弟子南海真人叩见师父！”

跟在场所有人一样，小和尚兄弟倒抽一口气，张大嘴巴看藏经阁的大门，不只是断魂掌，仙人掌、蓬莱掌都是里面这位百岁所创。功夫练得好，天下无敌，充其量就是高手，而沈老前辈这般能自创武功、开山立派的才是三百年一遇的大师。真人长跪不起，左肋喷出的血顺着衣角滴到膝盖上。大门紧闭，等了好半天沈老前辈才说出一句话：“你更不是我徒弟，快些走吧。”

4

每天不到寅时八光就会起床，一片漆黑，溪水在屋外汩汩作响，还要再过一个时辰，到卯时少林寺的群僧才会陆续醒来。每次刚醒他都坐在床头一动不动，对着黑暗发一会儿呆，仿佛黑暗深处有什么东西在和他对视。当然是他赢，因为没东西，但他会带着胜利的笑容穿好衣服，洗一把脸往山上爬。

人生苦短，每天还要睡丢几个时辰，藏经阁的沈老前辈已经十年没睡过觉了。为了这一点睡眠，

他在山谷的小溪旁盖了间小屋，他怕人看见，和尚们休息了他才下山，和尚们没起床他就要回到藏经阁。这么多年他都没跟别人讲实话，他不是少林弟子，和尚都算不上，虽然他也剃了光头，找人在头顶点了戒疤，但方丈不收他。那是十几年前，还是现在方丈的师父，俗家弟子都不准入，就说他坏事干太多，我佛是慈悲，但你这个淫贼太坏了。

软磨硬泡不成，田扒光夜潜少林寺把方丈给绑了，脱掉袜子堵住他嘴，让方丈别激动，你听我讲，别老淫贼淫贼的，也不换个词儿骂。他先磕三个头，说自己年初绑了一个姑娘，可是这次没扒光她，他发现他喜欢她，放了之后朝思暮想的，他又去找她，按他田扒光的行事方式，把姑娘扒光就好了。这个他偏偏不敢，一见她心砰砰跳，双腿软得走不动道。他跟姑娘商量，我这次还不扒你，你看怎么着能自己把衣服脱了。姑娘就告诉他去少林寺，当五年和尚，把你那些孽根修干净了，我自然会嫁给你。他看方丈听进去了，点头了，把袜子从他嘴里拽出来，说你看看怎么办吧，就五年，多一天都不麻烦你。方丈还是点头，自我认同一般地说：“嗯嗯，对，确实不行。”

田扒光能怎么办呢，简单直接就是揍，他擅长剑术，又不能把方丈捅死，两指掐着剑尖儿，用剑柄捅他。连捅了三天三夜，小和尚送饭都得放门口，别打扰方丈清修。也不用加餐，田扒光饭量没那么大，一人吃刚刚好。右手拿筷子吃饭，左手拿剑柄怼他。第三天夜里方丈终于摇头了，田扒光把袜子拿掉，三天没穿袜子，感觉凉着肾了。方丈摇头念叨：“不行，这样不好。”

田扒光问怎么不好，说出来我帮你分析分析。方丈说你可以把头发剃了，少林寺雇你扫地，外面我们不说你是临时工，可是你我之间要明白，你不是和尚，你就是给我们扫五年地。田扒光双眼放光，说这么好的办法，你摇什么脑袋啊。

“要分配你去人少的地方，免得人多嘴杂露了馅。”方丈讲，“藏经阁人少，可已经有人在那儿扫好几年了，”

田扒光打听什么人。方丈说和你一样，都不是出家人，我们叫他老沈头，年纪大了点，但其实活儿干得不错。田扒光问多大年纪。方丈说九十多吧，说完就摇头，十年前就九十多，现在应该一百多了，

“老而不死是为贼！”田扒光拍桌子站起来，“一个扫地的也能占着位子，不给年轻人腾地方。”

田扒光那年已经不年轻了，四十出头。他建议自己先跟老沈头扫着，他年纪那么大了，我猜他活不过这个星期了。方丈先摇头，再点头，也不知道行还是不行。过两个月田扒光再回想这些，会明白先摇头意味着，活不过这个星期的不是老沈头，应该是田扒光，再点头是说，让老沈头调教调教你，好像也不赖。

他还要点脸，别让人看出来一百多岁老头是被田扒光弄死的。弄点意外死亡吧，下毒是首选，砒霜、鹤顶红、断肠草，十大剧毒熬成一锅粥，盛一碗端过去让老人喝。老人闻得直皱眉，说什么东西，太难喝了。田扒光拉下脸来，说难喝也得喝，不然我一刀捅死你。

“为什么？”

“因为你辜负了我的一片孝心。”

盛情难却，老人有些感动，咕咚咕咚喝下去一滴都没剩。之后田扒光就望着他，十大毒物，平均毙命时长是七秒钟，田扒光数了七十个数也没见沈老头倒下去，他试探问没事吗。老人问他什么事。还什么事，一张嘴都能闻到剧毒混在一起的味儿。田扒光挥了挥面前的怪味儿，说十全大补，你吞吐一下，有没有翻江倒海的感觉。老人深吸一口气，闭着眼睛慢慢吐出来，再睁眼时田扒光已经昏倒在地上了。

活一百岁有什么用，贱命一条，肯定是吃了一辈子脏东西，百毒不侵。他换个思路，意外杀人还

不容易吗？他挖一个深坑，就在回藏经阁的必经之路，下面刀尖朝上插了一百多把刀子，盖一层浮土，脚踩上去相当于凌迟。他等了一天，抢着扫把扫地，说了不下一百遍，你早点进去休息吧，我年轻，多干点应该的。老人不理解，年轻为什么要多干，年轻人应该多享乐，老年人玩不动了，才应该多干活。老沈头把院里结结实实扫了三遍，说你继续歇着，我进去给经书掸灰了。

田扒光可歇不了，他要看看老沈头是怎么死的。夕阳西下，他佝偻着身子，腿都抬不动，蹭着尘土往前走。他踩着边儿了，往前一步就是刀山。田扒光在他身后站了起来，屏住呼吸，半张着嘴看他在陷阱上面平蹚过去，依然佝偻着身子，布鞋底趿拉着地，跨一个门槛进了藏经阁。

哪里不对点哪里，他走过去，脚尖轻探一下陷阱边，下面哗啦啦地往刀尖上掉渣。他可不蠢，一脚踩实了作茧自缚，他弄条咸鱼骗只猫过来，蹲在陷阱另一头咪咪喵喵地叫。波斯猫盯着咸鱼亦步亦趋，前脚踩到陷阱，后脚刚抬起来，地表坍塌，一声惨叫。扬起的尘土扑了田扒光一脸，他拿着咸鱼站起来，不应该啊，猫有九命，那个沈老头，十条命也该下刀山才是。

几乎可以确定老人会武功，远胜于田扒光。九十多岁跑这儿来扫地，难道他也有一个八十多岁的意中人？再给自己一次要脸的机会，不行就真刀真枪地干，别怪我欺负百岁老人。那天下午沈老头把庭院阁中打扫完毕，田扒光问西边崖上的夕照石擦过没有。老人不明白，首先那块石头很干净，时不时有人过去修炼打坐，再就是他负责藏经阁，可是夕照石都不在少林寺，是嵩山派的地界，为什么跑那边打扫？田扒光跟他讲道理，如果大家都是各扫门前雪，那么，他顿了一下，好像各扫门前雪就够了，那么，那些不扫门前雪的人怎么办，就得由我们替他们打扫。

“再说了，”他说，“天下不扫，何以扫一屋？”

一老一少抬着扫把过去，要避开嵩山派的值岗关卡，不然人家以为是过来挑事的。夕照石在少林寺往西三里地，下面是深不见底的悬崖，每天日落石面都会被夕阳照得泛金光。田扒光说你去擦，你替你放哨，咱们做好事千万别让嵩山派的人看见。他看着沈老头颤颤悠悠往上爬，石面滑不留手，跪在上面两掌贴在石面上，才不至于被风吹下去，哪里还能拿起抹布擦石头。田扒光给加油打气，你行，你可以的，战胜自我就会迎来更精彩的未来。可是人家都一百岁了，未来还想多精彩啊？老人撅着屁股在岩石上不敢动，田扒光想是踢他屁股，还是出掌推他下去。能用脚的尽量不用手，但万一他真是高手，闪转腾挪，一脚踢空能把自己翻下悬崖。

他朝夕照石猛跑，随时准备收力，对方就算后脑生眼躲开，自己也不至于冲下去。双脚跃上石头的一刻他推掌出去，沈老头没躲，可似乎也不吃力，浑身跟棉花似的，一掌下去怼不到头。双掌拔出来击他肩膀，沈老头肩头深陷下去。田扒光一掌到底，一直拍到石面上也没碰到老人的衣衫。他脸色煞白，半张着嘴看着沈老头，二十年来横行江湖，今日要毙命于此。可沈老头不还击，只是身形微动将每一掌化解。借你慈悲，要你性命，他掌下死手，沈老头的缩骨之法用到极致。田扒光知道，绝世高手的身体唯有头部不能缩小腾开。他右掌朝面门，左掌朝头顶百会击下去。无处躲闪，沈老头依然不还手，一丝恻隐令田扒光停下来，警告他再不出手就真没命了。沈老头摇摇头，闭上眼睛，夕阳映在他白睫毛上闪着几缕金光。

“罢了罢了！”

田扒光收手不打了，大不了不当和尚，硬着头皮把那姑娘扒光了就是，什么你情我爱至死不渝，衣服脱了姑娘都一样，以后还是做我的田扒光。他向后跳一步，打算下山，此时心中一凛，后面不是平路，双腿还没有着地。不知不觉中，几千斤的巨石已被沈老头转了半个圈，自己身后是万丈深渊。双腿不断下坠，指尖几次搭到石面，都因太滑脱了手，半空中他双手乱抓，拉到一只干瘪的手臂，顺着手臂往上望，是沈老头的白眉白发白胡子。

“你刚才为什么不杀我？”沈老头问。

田扒光愧得要死，红着脸说你那么大本事不还手，我哪还有脸杀你。仿佛刚悟到一个禅理，沈老头点着头说，有因有果，要是你方才杀了我，也就没人救你了。说完他松开手臂，背对着下了夕照石。田扒光以为自己完了，任凭身子下坠，仰头看云彩斜阳，死也要向阳而死，这时感觉身子轻飘飘地往上拔，飞上悬崖，越过夕照石，脸朝下摔在山坡上。他撑起来往前看，已经走到山腰的沈老前辈时不时从转弯处露出来，以前觉得他老不中用，现在简直是张三丰再世，跟他一比，自己连个蚂蚁都算不上。

5

头几年田扒光每天都求沈老前辈收他为徒，他早就不喊他老头了，天天跟人扫把后面，抢着干活儿说，要是能做您的弟子，哪怕只是一天也死而无憾。老人停下手里的扫把，斜眼看他，说你本事也不小啊，江湖上没几个人能打得过你。没几个还是有几个的，尤其是这几个联手的时候，他也只能撒腿就跑。但江湖中人嘛，一般不联手，好事坏事大家各干各的，碰见好人嘴上说声久仰，恶人只要没欺负到自己头上，也犯不上多树一个敌人。武林中没善恶，以暴制暴，胜者为王，本事大的自然朋友就多，他田扒光恶事做尽，也没听说谁组团要干他，近几十年唯一一次联手还是很后来的事，大家搞了个联盟说是绞杀昆仑公子，列了他十条罪状，散开各地去寻访。其实大家都明白，罪孽深重的多了，只是昆仑公子多了几张九宫图，早晚要当武林盟主，好人坏人大家不忿。这些都是后话，那时八光还叫田扒光，天天磨着沈老前辈学艺。老人不明白，以你的剑法，早该带几个徒弟了，怎么还千方百计找别人拜师。田扒光说以前收过一个女徒弟，合练了几个月玉女心经，结果人家姑娘含恨跳江了。沈老前辈听得起疑，问他哪学的玉女心经。田扒光承认他也不会，就借一名，自己没事瞎琢磨的，怎么爽怎么写，写完了跟弟子换着姿势练，练不到半年就露馅了，女弟子就感觉自己功夫没长进，肚子越来越大了，他骗姑娘说是气息不顺，淤结在丹田，为师今晚再帮你通一下任督二脉，换一般人也就信了，偏偏这姑娘绝顶聪明，孩子还没生，就猜到自己怀孕了。

沈老前辈看看他，估计这些都是假的，就为博他一笑，这孩子骨子不坏，当然奸淫无数算不上好，他说的不坏是，这孩子没有那种令人恐惧的野心，就是习惯性管不住自己。他不理他，低头继续扫地，田扒光恨恨地站在一旁，揪头顶的树叶子，一扯再扯，揪得手指翠绿，就那么一亩三分地，一天扫八遍。

田扒光缺点无数，如果说他只有一个优点，那就是恒心。第二天他寅时就来，拿起扫把就开始划拉院子，一直到中午，烈日当头，前辈都没从阁里走出来。那就得干下去，让前辈一推门就能看到他的勤快。午饭没吃，晚饭没吃，院子被他扫了七十多遍。月上梢头他把扫把放在墙角，冲藏经阁大门行了个礼说，前辈我先走了，犹豫片刻他又加了一句，明天我还来扫地。里面没动静，田扒光数十个数转身离开，院子门打开“吱”的一声长响，他退到门外，将门合上，这时前辈在里面说：“你明天铸把一百斤的铁扫帚来扫地。”

他从未教过他一招一式，每天只是扫地，扫把每两个月加三十斤，到二百多斤时已经很难再扫七十多遍的院子了。他一直想问，这都第二年了，终于讲了出来，不教我功夫是因为不认我做徒弟，铁扫把扫地是因为要练臂力，可是即使哪天我加到一千斤又有何用，你也只是用竹扫帚扫地。

“用不着那么多，”沈老前辈在藏经阁里说，“铁扫帚越用越轻，那不是功夫，等哪天你的竹扫帚越用越重，才算是有了一些底子。”

他隔着门和田扒光说话，细细想一下，他们俩已经一年多没见面了，老前辈一直在阁中足不出户。田扒光跟他打听，到底遇见什么事，让他一把年纪不享天伦之乐，跑到少林寺收拾卫生。

“我是来读书的，我要创立无为掌，借少林寺的典籍一阅。”

田扒光问他什么书，他也想看看。这一点沈老前辈没有藏私，从窗户里扔出五六本书。全是经文，拗口难读，有些直接就是天竺梵语。他请教，你拿这个怎么练功。

“这些都是佛经，当然练不了功，我只是要从这些经文悟些武学上的道理。”

田扒光听懂了，但没有兴趣，比铁扫帚扫地还令人费解。他把书摆齐还回去。沈老前辈提醒他以后别再进来了，最近要闭关冥想，无为掌只剩最后一个环节没打通，以后不再碰面，连话都不会对你说了。他要他再坚持一阵，把卫生搞好，每日一餐放在门口，等到出关之日，绝不会亏了你的。田扒光重重点头，知道他看不见，又大声说了句，弟子一切照办。沈老前辈叹了口气，说你现在必须明白，你还不是我弟子，我还不是你师父。“嗯！弟子明白！”

最后一个环节要想通，这一想又是好几年，秋扫落叶冬扫雪，第三年的时候方丈圆寂了，走得匆忙，没来得及交代谁来继任，第四年头上十几个二代弟子打得不可开交，最终被一个三十多岁的和尚杀出重围，力压群僧。可是师兄师弟都不认识他，有一个和尚想起来了，这不是藏经阁扫地的那个吗，老沈头来以前就是他，好像还给老沈头打过两年的下手。新方丈开始编身世，说我在藏经阁扫过地没错，可哪来的师兄，你们全是我师弟，我是老方丈的秘传大弟子，为了本寺的千年大计，蛰伏藏经阁取经学艺来着。寺里的和尚有一大半不信，没关系，证明给你们看，揪起衣领就是一顿暴打，卸胳膊卸腿脚筋挑断，看看是不是本门的正派武功。有几个骨头硬的，牙被打掉几颗还满嘴漏风不承认。新方丈退后一步，承认是自己的错，出手太快，没让师弟看清楚。说完他突然上前，左手抓衣领右手扇巴掌，要么打死，要么跪拜新方丈。

有一件事冲击到了田扒光，新方丈只来硬的，不来软的，头二十天害死一百多个和尚才顺利继位，八方来贺，百鸟朝凤，也就是半年，新方丈摇身一变，就成了慈眉善目的得道高僧，像之前的每任方丈一样，寺里的和尚真心觉得新方丈是有大智慧、值得信赖、可以如大山一般依靠的一寺之主。活下来的大多数和尚都被他害过，毒打禁闭责罚凌辱，如今拥护他是少林寺百年难遇的好方丈。田扒光不明白，人们怎么会那么快就忘了疼痛。

那一年方丈来了藏经阁，正午时分下了漫山的大雪。田扒光说沈老前辈还在闭关。方丈说没关系，我们出去踏雪赏梅。雪是下了不少，可方丈根本不打算赏梅，走出去停下来，转身对田扒光说：“我不知道你来少林寺是什么目的，但我想让你清楚，方丈这个位子是我的，我屁股下面的椅子可结实了，坐不坏。”

两三句话田扒光就听出来，这方丈跟他一样，都是假和尚，他从藏经阁学了不少本事，自然就提防其他后辈扫地僧。田扒光表示，可能是你悟性高，从阁中经书里读出武学奥义，我是屁也没读出来。

“当然读不出来！”方丈像只母鸡咯咯咯地笑，他扬起下巴，点了点藏经阁的方向说，“你跟他学，偷点皮毛都够你独步天下一辈子。”

独步天下，还能一辈子。田扒光确定他不行，也就是少林寺功夫一代传一代，丢得太厉害。田扒光说你去吧，只要你能独步少林寺，屁股底下那椅子你能坐一辈子，我不管你，我对当和尚头儿一点兴趣都没有。

“我也是为了少林寺，”临走时方丈说，“没人比我更适合带领这些和尚了。”

田扒光信，坐稳位子这半年，方丈也拿寺里的和尚当家人待，将发扬武林第一门派做为己任，平时都不见他睡觉，日夜处理繁杂琐事，但凡武林出点事他都在思考，少林寺能捞着点什么，怎么解决才能看似公允，维持体面，而少林寺才是最大获利者。

谁要当和尚头儿，他在等一个人，五周年的时候那姑娘果然来了，不顾父母家人反对，八抬大轿上山，把门的小和尚看出来她是女的，不让她进寺。田扒光扫把来不及放下就飞奔出寺，远远看到意

中人在跟小和尚打听，你们田师兄当真在少林寺扫了五年地，当真吃五年斋念五年佛？小和尚不明白，谁是田师兄，见着田扒光过来才反应过来，是他啊，八光在这儿呆了足五年呢。

几年不见她更丰腴富态了，以前是闺房千金，现在都像豪门少奶奶了。她问他法号是什么，打听半天不知道怎么称呼你。田扒光说扒光以前是外号，现在是法号，只是扒字去掉了提手，师父给他起的，寓意八样罪孽统统消光。见她疑虑，他又补上一句，古人不是说嘛，掏光才能养晦，我这八样都掏光，不知道以后要成多大事呢。姑娘听得泪眼婆娑，你果然对我一片痴情，在这儿当了五年和尚。说完她还是哭，五年相思苦，好像要一时片刻都把它哭出去。

田扒光伸手托住她的脸，抹掉她眼泪，把她安顿在小溪旁的草屋里。他说现下还不能走，师父在闭关，他答应过要等他出关才离开少林寺。话说一半他卡住了，看到她正含情望着他，他咽了口唾沫，挥挥手说算了，你休息一下，我明天一早就跟你下山。

他睡地上，把床留给心爱的女人。两人谁也睡不着，互诉衷肠，讲讲这五年过得怎么样。田扒光是假和尚，一时不知道怎么润色这五年。事实证明他想多了，主要是意中人在讲，掺杂着哭声从床上飘下来。她哭着说你对我真好，无论如何我也想不到，这辈子对我最好的男人竟然是你。她说你出家的下半年我就嫁了，京城的一个官宦子弟，家财万贯，婚后第二年她给他生了个儿子，这男人别的都很好，就是脾气有点大，喜欢打女人，抽着鞭子还能气得声音发颤，终于有一次，他照例把她吊在房梁上，一鞭子抽出去，这口气却怎么也上不来，瞪眼指着她气死过去了；第二个男人是江南才子，诗词歌赋样样精通，虽然卖不出去，但他不打她，算是一种别样的幸福，饥肠辘辘却爱意绵绵，她给他生了个女儿，他也很好，可人都有缺陷对吗，诗人才子都有点骚情，有钱的从窑姐儿那里找灵感，没钱的就只好从别人家媳妇那里找灵感，就在上个月，她第二任丈夫被人当街打死了，裤子都没穿。听说凶手是他姘头的老公，带人进家抓了个现行，追到大街上用乱棍打死。但是我男人知道错了，都光着身子跑出来了，何苦还要杀绝呢？

说完她长叹一口气，黑暗中仿佛一颗拉长线的流星，全讲出来她感觉好多了，她说既然活着还得往前看对吗，幸好有你爱着我，明天我们下山，去绍兴把孩子接上，其实这五年也不算是浪费，起码你看，我们还是儿女双全的。

田扒光好半天没说话，他总觉得哪里不对劲。他从席子上坐起来，摸着黑把事情捋一捋，他问：“当时是你说，我若能去少林寺当五年和尚，你自然会嫁给我？”

“对啊，我这不是来了吗，你做到了，我也会兑现承诺。”

“那也不对。”他想不通，对着黑暗深处冥思，“但是，你在这五年又嫁了两回。”

“你想多了，我说我会嫁给你，但我没说 I 等你，而且就算我嫁了两个人，生了两个孩子，现在的我跟当年那个我还是一样的，我还是我啊。”

还是不对，他不再问了，起身找支蜡烛点亮，走到床头烛光在她的脸前晃了一圈，怪不得丰腴富态了许多，确实还是她，还是那么好看。他将蜡烛放在桌上，手指将烛光掐灭，黑暗中都能听到自己慌张的心跳声。手上还沾着蜡油，他去撕她的衣服。意中人求他不要这样，拼命挣扎往床里面退，说你若是想要，我们现在就可以拜天地。田扒光手上一拽，黑暗里传来布料撕开的声音。对他来说，这是那么熟悉又舒服的声音。他再扯一件，扯第三件，有个奇怪的念头冒出来，他不是扒衣服，他是在告别，每撕掉一件，都是向这五年的自己挥手说再见，可能也在向她告别，些许不舍，但要对这五年有个交代。手抓过去只剩下肚兜，他听见她在哭，遇人不淑，第三个男人对我也是这般。手指捏着绸子边，他开始害怕了，他松手下床，回到席子上。他怕这一扯下去，就再也见不到她了。

很奇妙，睡得还挺香，一个噩梦续接一个美梦，来来回回都是美好结局。睡到半夜他意识到有嘴唇在亲自己的脸，她从床上下来了，双手抱着他的头连亲了十几下，用哭哑了的嗓子说，我知道你很

苦，我对不起你，原谅我吧。田扒光浑身发颤，使了好半天劲才将抖动的上下牙合起来。他侧身抱住她。

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可是抚摸她的感觉如此真实。她说挺好的，特别好。然而他放弃了，从她身上站起来上了床，对着天棚仰躺。两人一时都不说话，她留在席子上，侧过身对着床边，说可以了，其实这些足够了。他叹了口气，打断她。她也知道，此时此刻最好什么话都不讲。

后来天亮了，面前模糊的脸渐渐清晰起来。仿佛自言自语，田扒光说什么东西都一样，越用越有，今天赌明天还想赌，今天喝醉明天还想喝醉，可要是长时间不用呢，可能就永远失去这些东西了。

6

二月初二沈老前辈出关了，满面春风神采奕奕，好像在里面几年还胖了一点。那天他亲自下厨，把锅搬到山下田扒光的草屋里，煮了个大猪头，猪舌炒辣椒，猪耳朵凉拌，剩下猪头肉大块蒸了蘸蒜吃。田扒光一口没吃，我现在有法号了，还是八光，肉啊酒啊不能随便用的。

“少林寺把你收了？”

“少林寺没收，是我把自己收了。”

说话没头没尾，沈老前辈也不多打听，嘴里嚼着猪耳朵在纠结下一口吃什么。今天心情特别好，话也多起来，他说我已经不是原来那个我了，现在的我更厉害，以前我只有三掌，现在我已经断魂掌、仙人掌、蓬莱掌和无为掌，这四掌的创立人了。八光瞠目结舌，虽然以前隐约猜过，但没想到真的是他。南海真人、大漠仙人和蓬莱阁老在江湖上的名头太响了，都知道他们是师兄弟，可从来没人讨论过，谁教的三掌，他们师父到底是什么来头。方丈说的，偷学一点皮毛就能独步武林，那是他夸张，独步少林寺吧，那这三个人各学了他三分之一，却实实在在的并肩当世三大高手。

八光跪地叩拜，说小僧有眼不识泰山，还望老前辈恕罪。沈老前辈说，你当年要杀我都不怪你，不认识我有什么好恕罪的。酒足饭饱，他拍拍肚皮，狠狠地打了个嗝。八光说今晚就不要上山了，不嫌弃的话，就留这里过一夜吧。沈老前辈本来就没打算上山，至于过夜呢，这几年在藏经阁早都睡够了，以后不睡了，一直到死也用不着睡觉了。八光问他这么晚了要去哪里。沈老前辈卖关子，说要去办件大事，见八光满脸不解，他一步一步跟他分析，我自创了无为掌对不对，我这么大年纪了对不对，我随时可能老死对不对，无为掌不能失传对不对，我得找个传人对不对？

“收徒？”

“对，我要收个关门弟子。”

心脏都要跳出来了，八光要克制，装作不知地问他：“想收个什么样的徒弟？”

沈老前辈摇头说：“不知道，出去看看，随便找一个就好。”

怎么会这样，八光脑袋嗡嗡地响。沈老前辈出门时，他克制不住了，抱怨我伺候你五年，你宁可上街随便找一个，也不收我为徒。好像是不好，沈老前辈停住脚步，捋了半天胡子，想到一个两全的好办法：“你别走，等我回来伺候你十年。”

第二天一早他就回来了，八光以为他改主意了，问他是不是徒弟不好找，现在风气坏了，你往江湖走走，发现师父比徒弟还多。沈老前辈摇头，说随便找有什么不好找的，昨晚刚下山就碰着一帮要饭的，干脆就收领头的那个做关门弟子了。八光脸上酸溜溜的，那表情仿佛说，哼，好吃的喂狗也不给我。

“那他什么时候找你拜师学艺啊？”

“教完了，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我教了他大半夜，这道门我起码领着他进进出出了三回。”

“那可全看他个人的修行啦。”

八光面露喜色，美其名曰关门弟子，师父只给你半宿的时间，这种弟子不做也罢。这天八光跑上跑下，格外勤快，有一种喜悦是，你没得到的东西，别人也没得到。到晚上沈老前辈看出了他心思，给他讲故事。他说楚王约庄子画条龙，问他多久能画出来，庄子说十五年，头五年过去了，楚王问他画得如何，庄子说还没动笔，又五年过去了，楚王问他画得如何，庄子说还没动笔，到第十五年的该交稿的日子，庄子空着手进殿，楚王问他龙呢，庄子说还没画呢，楚王叫人准备狗头铡，庄子叫人准备纸和笔，画画看吧，庄子伏地挥墨，小半个时辰，一条活生生的龙被他画了出来，文武百官交口称赞，庄子说，之前的十五年我虽没画，但我一直在想，画很容易，想明白才是最耗时的。

“无为掌我想了快二十年，”沈老前辈说，“道理想通了，让他去练，他也要明白，一掌苦练十几年，可打出来的时候，这一掌推出去，胜负成败，是生是死，也只是一眨眼的功夫。”

故事讲完，月亮从乌云里出来照在他脸上，八光发现他一夜之间就老了，虽然之前也不年轻，但这次更像是垮了，整个人瘪在那里。八光起身准备下山，他说时候不早，您也早点休息。沈老前辈没反应，眼神直勾勾地看着前面说，我睡够了。八光想劝两句，看他那样子不是听不进去，而是根本听不到。他行礼告辞，沈老前辈依然看不到，目光呆滞看着某个点。

下山的路上他明白了，沈老前辈是活太久了，人要活多久才会活腻，活到你所有的事情做完，然后发现自己还活着。一百岁之前他创立三掌，到无为掌出来，他便实在找不到事情做了。后来他真的不睡觉了，日夜十二个时辰一直睁眼，本来就没事干，多出来的时间更是煎熬。他在藏经阁找个角落，面墙而坐，有时三五天不吃饭不动身。好几次八光都以为他死了，跟高僧圆寂似的枯坐而亡，一推就倒。他轻手轻脚走到他身后，看见他眼睛瞪得老大盯着墙角的斑点。看着墙能想些什么呢，人真能面壁思过吗，八光想他活了一百多岁，活过两朝四帝，从上一朝的思清帝，到亡国的隆治帝，到新朝凌武帝、嘉和帝，四个时代他都见证过，加上自己经历的，那么多的往事细细回想，三五天面壁哪里够啊？

八光在少林寺呆到第十三年，方丈给沈老前辈做了一百一十岁的大寿。少林寺主持了十年，他越来越像一个有道高僧，性格都变了，谦逊内敛，碰着什么事都不紧不慢不慌张。他一个人过来的，知道沈老前辈的也只有他们两个。方丈到藏经阁已经很晚了，一天一夜从京城赶回来，中秋夜里皇宫里出了大事，昆仑公子行刺皇帝未果，将太子劫走了。沈老前辈问昆仑公子是什么人。方丈说他也没见过，这两年的后起之秀，下手挺狠，被他戕害的门派能有几十个，好在没得罪少林寺。沈老前辈点点头，确定这人和他的三个弟子没有关系，也就不想再打听了。后来方丈说到九宫图，沈老前辈来了兴趣，连问好几句。方丈说九宫图啥，他也不知道，少林寺没有这东西，听说昆仑公子那儿有几张，还给少林发请帖说要中秋赏月，实际上就是请大家看看他的九宫图。方丈觉得时间有点蹊跷，都是中秋夜，这边邀请了好多人看九宫图，那边却去宫里行刺皇帝，让大家去昆仑山庄扑了个空，一个晚上计划两件事，昆仑公子到底要干什么？

不知道方丈在问谁，八光转头看过去，沈老前辈在走神，嘴里念叨着九宫图。方丈岔开话题，说明来意，他说从八光那里听说了你这几年的情况，我知道你时间太多了，每天都在熬，在想阎王爷怎么还不把你带走。方丈建议他入我佛门，佛海无边，到时候恐怕你每天都会觉得时间不够用。

沈老前辈回过神来，让他再说一遍。方丈耐着性子又讲了一遍。沈老前辈寻思片刻，婉拒了他的邀请。他先感谢少林寺收留了他二十多年，感谢方丈替他着想，他说这是个好主意，但是这里面有私心，我苟活了一百多岁没有出家，此时却为我的这一点私心烦恼遁入空门，我是在亵渎佛祖。

方丈点头称是，不再和沈老前辈争辩，他问八光怎么打算，要不要少林寺给他补个收徒仪式。八

光说我早就把自己收了，我已经是八光寺的弟子了，没办法再当少林寺的和尚了。说完他自己都笑，惹得方丈一起哄笑。笑着笑着二人停下来，他们看到沈老前辈又去角落面壁了。方丈在后面行个大礼，说师父多保重，弟子先去了。

“你我没有师徒的名分，快快去吧。”

方丈深鞠不起，好半天才转身告辞。没师徒名分，却有师徒的情分，第二天他就安排两个小兄弟和尚给八光送菜送饭，午饭送过来，到晚饭他们又来了。八光问他们要送多久，小和尚弟弟挠头说不知道哎，反正方丈说从今天开始每日三餐往藏经阁送。

两个小朋友挺勤快，就是话有点多，尤其是哥哥，每次过来都要打听，你这儿扫几年地了，你师父教你武功了吗，少林寺的功夫到底行不行啊？八光装糊涂，说哪来的师父，扫地这种事还用教吗？哥哥捅捅弟弟，冲他眨眼睛，在他耳边轻声说，你看，我就说种菜比扫地有前途吧。

春夏秋冬，八光先是不记日子，后来连年份都不查了，不知又在寺里呆几年，只看到两个小和尚越长越高，声音却越来越尖。印象里小伙子不是这样发育，可能在少林寺呆太久，外面世界都变了吧。有一阵两个小和尚有点怪，神神秘秘的又忍不住想嚼瑟，他们让八光别说出去，这个秘密只对他讲，菜园里来了一位高手，具体是谁我们不能告诉你，反正跟昆仑公子有关，她都答应收我们为徒了。

“等我们哥俩学好了，”哥哥说，“就收你做开山大弟子，把一身的武艺交给你。”

“两身，”弟弟说，“咱们俩人呢。”

过个十来天，哥俩又耷拉脑袋了。他们不好意思说，八光也不问，估计人家不收，一个个五大三粗，说话却女里女气的，换他八光也不要。好像又过几天，少林寺出乱子了，南海真人一路打到藏经阁，最终跪拜离开。更糟糕的是后面，那些和尚看到八光的本事，听到了阁中老人居然是南海真人的师父，一茬又一茬地过来拜师。一点规矩没有，带艺投师没问题，带师学艺可是江湖大忌。方丈中了断魂掌，少林寺已经乱套了。八光抡着铁扫把守在藏经阁门口，警告他们各回各的庙，敢跨进一步，我用这扫把在你们脸上刺花。

小和尚兄弟俩这次倒出奇的乖，按时按晌送饭，多余的要求不提。出事第三天的饭送得有点晚，月上树梢才把晚饭送过来。弟弟脸上有两条血道，似乎是打架被人挠的。哥哥先拎出一篮子酒肉，说这是孝敬里面老前辈的，然后他使个眼神，弟弟去外面抱进来一个麻袋，哥哥说：“这是孝敬您的。”

他太熟了，闻一下他就知道是什么，先不管那麻袋，把酒肉送进去。沈老前辈还在对墙想事情，出事后的三天他一共说过两句，都是第二天中午说的，第一句是，八光，我担心他还没练成，就被我那三个不肖弟子给杀了。这是在藏经阁说的，八光那时还在院子里扫凉亭，他放下扫把进去，问他练什么。这时沈老前辈说了第二句话，无为掌。

就这两句话，换以前八光早说了，再传我一次吧，多一份保障。现在他不说了，跟沈老前辈相处了那么久，他慢慢明白，有些东西不是因为你多想要，人家才给你的。再说他在少林寺呆惯了，他不想下山了，就算练成天下第一，他还是想在这儿扫地。

今天晚上沈老前辈难得又说了第三句和第四句话。先是八光把酒肉篮子放下，说这是那两个小和尚做给你的。沈老前辈头也不回地问：“那孝敬你的呢？”

八光知道他内力好，百步之外的脚步都能听到，可能这就是活着的烦恼，耳朵太好就像蜂巢，哪怕活到一百多岁，那些乱七八糟的声音还是会一窝蜂地往里钻。八光说，我一会儿原封不动地还回去。

“还是打开吧，看一看，你能不能还回去。”

“我怕看过之后就舍不得还了。”

沈老前辈不说话了，没准是今天两句话定额用完了。八光等了一会儿，走出藏经阁，到院子东头

的凉亭，从石凳下把麻袋拽出来，里面还在动，前几天闻过这味道。他解开系口绳，不出所料，是那个文思清，昆仑公子的女人，嘴里塞着东西，呜呜呜地喊不出来。她望着他，不住地摇头。八光扭过去，不敢再看她。沈老前辈说打开，看一看，我能不能还回去，不管是看一看我，还是看一看她，反正都看过了，我能还回去的。

可他还想再看一眼，看看她眼睛，转回来和她对视。和以前的那些姑娘一样，她眼睛里充满着恐惧、求饶、绝望，偶尔还会掺杂一丝不切实际的希望。他忽然意识到不是别的，正是这一类眼神让他兴奋不已，过去犯的那些罪行，似乎都是因为这样的眼睛。他不敢再看了，提起麻袋边儿，他今晚终于明白，骗他出家的那个女人，不一定是爱，他只是没有在她眼睛里看到求饶和恐惧，也许当时他就不行，错把那当成两腿发软的爱。被绑那天，她到底是什么眼神呢？热切？期待？无所谓？他说不上来，可能那就是一双荡妇的眼睛。

文思清还在挣扎，高举手臂不肯被套进去，手腕从袋口露出，死活不让系上麻袋。八光看着她的手，情不自禁摸了一下，这一下就仿佛被吸住了，从手腕一直摸到胳膊肘。然后他撕开麻袋，将她双脚抓过来，扯掉袜子，用拇指中指轻抚她脚踝。文思清一直在哭，嘴里塞着东西含混不清地求他放过。八光松开她双脚，站起来，看着文思清坐地上往后退。

“你别跑了，跑不了，”他向她靠近一步，影子罩住她整张脸，“我绝不会放过你这样的姑娘。”

7

方丈说要找文思清谈谈，从八月一直拖到十月，等见面那天方丈都不记得要跟她说什么了。他们约在达摩堂，两个人面对面盘腿坐在达摩脚下，中间放着一壶茶两个杯子，年轻和尚将左右两扇大门打开，退到几百步之外。北方已是深秋，午后阳光映在每一片红叶上，似乎在催它们早点落下去。

方丈不说话，冷眼看着她，中掌之后这成了他的新习惯，脑袋里是空的，全都是陌生人，他对方说话，抓紧认识每一个人。有两个自称十六师弟和二十一师弟的老和尚，告诉他这是少林寺，而你是这里的方丈。他俩故意轻描淡写，想看到方丈满脸惊讶，我怎么这么厉害！惊讶确实有，但不是因为位高权重，他摸着自己光头，惊讶自己怎么会是出家人。到现在他都不相信，老怀疑这帮和尚藏着什么阴谋，已经一个多月了，他了解自己，天天做梦都是喝酒吃肉娶媳妇，天底下不可能有这样的方丈。

他看经文，中文的都读不明白，更多是梵文硬转过来的，般若波罗蜜，读都读不利索，怎么可能倒背如流还开坛讲道？他问过好几个人，倘若中了断魂掌，记忆是没有，本领会不会丢掉，比如学识，比如武功？所有人都告诉他，不会，我说少林寺，你知道天下第一门派，我说和尚，你知道吃斋念佛，但这些可不是生来就知道的。

那就对了，《金刚经》《易筋经》一窍不通，绝不是方丈。他想各种可能，最符合逻辑的是武林每三十年有一个下油锅大会，所有掌门人聚集一堂，脱光衣服跳到油锅里，炸酥炸脆方可出锅，他一定是真方丈被拉来顶包的。越想越接近真相，一时还跑不了，山上面的和尚换班盯着他，山底下那些也绝不是知客僧，而是怕他冲破重重关卡，为他设置的最后一道墙。他翻箱倒柜，看有什么办法逃出去，柜子底层有几卷少林寺住持记录。打开翻看，一天一页，十年下来攒了三千多页。随便翻一页，他用毛笔在旁边写几个字。之后他愣住了，一样的字迹，的确是方丈，一个不学无术的方丈，架上那些经书从来没读过。

把这十几年的笔录好好读一读，足不出户他连读了三天三夜，第四天早晨合上最后一页，他倒头就睡。傍晚醒来，两个师弟给他送饭，他看着他们铺席支桌，将每样小菜分碟盛出来。他先不吃饭，

走过去拿住持记录，问他们文思清是谁？十六师弟说昆仑公子的女人，已经在寺里呆两个月了。

方丈点头说：“那就对了，不是她呆了两个月，是我一直不放她走吧？”方丈把笔录翻到那一页给他们看，“武林大会那天写的，把文思清带回少林寺，近期要和她谈一谈，我要谈什么？”

两个师弟不说话，他们也不知道。

方丈合上笔录，抬头说：“少林寺不能进女人，我让她住了两个多月，一定是要谈件大事。”

当然没法问文思清，知道我要跟你谈什么吗？那就先让她说，他问她在这儿两个月还习惯吗？文思清不说话。方丈知道问得不对，和一帮和尚住一起，她可能习惯吗？他换个问法，问她在这儿过得好不好。她说有时候好，有时候糟，但总算没死掉。文思清是认真的，面无表情，那种劫后余生看淡生死的语气，听得方丈都想给她道个歉。

他给她斟茶，躲开她怨念的眼神，看大门外的落叶。文思清双手握杯小酌一口，她说没有直接的那种好，好的都是苦尽甘来，两个小和尚把她绑起来，怎么挣扎都没用，挠花了弟弟的脸还是被装进麻袋里，扛过去说要孝敬八光。本来他都要放我了，不知道看上我哪一点，可能是手指长手腕细，他说绝不会放过我的，把我拽进小屋，要我把衣服脱了，换上他给我备好的那一套，他在门外等，不知道他什么嗜好，我想没有刀没有绳子，我用什么办法可以自杀，我试着咬舌头，只能疼，根本不可能流血而死，再进来时见我还没换，他给查五十个数，不然他给我换，我把自己衣服一件件脱下来，穿上他给我的，不知道什么衣服，只是很宽松，袖口腰上都要用带子去系，我双脚拖着地面出了小屋，背靠着门，他对我上下打量，说了一句话，这才是习武之人。

“你能相信吗，他要收我为徒，他说看我骨骼奇特，是习武的好料子，上好的料子，说我这种骨质不管谁教，总之是要超过师父的。我说我不学了，我都二十二了，做你徒弟早晚要给你丢脸。八光一个劲地摇头，说你别想跟别人学，昆仑公子也未必打得过我。我能怎么样呢，我若不拜他为师，不知他会对我干什么。”

文思清停下来，又喝了一口茶，问方丈练过武吗？方丈低头看着手掌。文思清说你当然练过，你还打过我一掌，听说当时你为了夺方丈之位，寺里面杀了几十个和尚。她没留意到方丈一脸震惊，继续说：“我是没练过武，八光师父做什么，我就跟着他做，练了两天说我不行，怪我什么都不会，就从扎马步开始，大太阳底下，他拿小棍盯着我不许动，后来看我哭了，估计是失望，他叹口气，陪我一起扎马步，又扎了两三天，藏经阁里的沈老前辈都听不下去了，一个劲儿地骂他蠢材，接着他讲了一堆武学道理，我听不懂又记不住，就看到八光师父一边点头一边冒汗，最后沈老前辈说，照你这么胡乱教，东剪西裁，再好的料子，恐怕被你剪得连手帕都不够做。说着他从藏经阁走出来，八光后来告诉我，沈老前辈已经六七年没出阁了。他背着手出来，眯眼看着我，说确实不错，转身对八光师父作揖，说沈某想收这个女娃娃为徒，不知八光师兄是否应允。没见过沈老前辈对谁那么恭敬，八光师父说这是江湖规矩，跟人借徒弟总要走一个客气点的过场。可八光师父却跪下了，说师父若收我二人为徒，我二人无以为报。沈老前辈也不跟他争辩，转过来对我说，你是我第五个徒弟，也是我关门弟子。八光师父叫我磕头。其实他不说我也知道，老人家一百多岁了，磕一磕也是我自己的福气呢。我得叫沈老前辈师父了，但不让八光叫他师父，八光师父表面上不叫，私下就喊我师姐，越喊越高兴，我都拦不住。他说更高兴的是因为，沈老前辈有事情做了，活着不是耗神等死，起码要等到我出师。说完他瞅着我笑，说我这么笨，师父得活到二百岁才能把我教出师。我就是笨啊，师父教我一遍，旁边跟着学的八光早熟练了，我却练几百次也练不好。但是奇怪呢，倘若只用师父教的招式，我和他对打，八光竟打不过我。”

把话说完文思清忽然就顿住了，仿佛鱼刺卡在嗓子眼，她睁大眼睛望着一直在倾听的方丈。茶水凉了，文思清双手捧起咕咚咕咚喝光。方丈还在想，这些和他要谈的有没有关系，他问当时我对你还

说过别的吗。

“你说，你要和我谈的事情关乎江山社稷，可是小五子和江山社稷能有什么关系呢？”

方丈低头翻笔录，经文一窍不通，半个月已把这三千页日记倒背如流。江山社稷，那是朝廷皇位，方丈一路往前翻，三年前去过一次京城，赶回来为沈老前辈过一百一十岁大寿，曾建议他入我少林，被沈老前辈婉拒。他再往前翻，去京城做什么，上面写着觐见五公主，太子被昆仑公子劫持，三年之约，要求少林寺连同各大门派务必救出太子，倘若完成，朝廷重赏少林，继续奉少林为天下第一门派，倘若太子死于非命，少林必定被夷为平地，后面还有一行字，下面画道横线加重，当心三王爷加害太子。他合上笔录，望着门外的秋色皱眉，问她：“小五子是谁？”

“就是你们说的昆仑公子啊，可我一直认他是小五子。”

“和我一样，中了断魂掌？”

“嗯，跟你一样，什么都不记得了。”

“有没有可能，小五子其实是太子？”

文思清拨浪鼓似的摇头，说你这是中了断魂掌，不然你绝不会这么想，武林大会那天那么多人，见着小五子，一大半人都要冲上去复仇，是不是昆仑公子，他们会不知道吗？

“万一那些人都都是三王爷安排好的，把太子当昆仑公子杀了？”

文思清摇头，低声说不可能，昆仑公子已经够不可思议了，她怎么可能会嫁给太子？方丈说过去的事记不起来了，这也是他瞎猜，至于小五子到底是谁，等见到他慢慢查问吧，他问她还打算在少林寺呆多久。

“我不再关着你了，你现在随时可以离开。”

文思清说不知道，在少林呆了两个多月，不好的都在变好，不习惯的都在变习惯，就在这儿等小五子，他若来接她，当天就和他下山，他若不出现，就陪师父呆到二百岁。然后她问方丈，你呢，要在少林寺呆多久。方丈躬身斟茶，说想不明白，过去什么样的野心让自己一步步熬到这个位置，自己天生不该是这里的人。说话间茶水溢出来了，他放下茶壶说：“就在这儿一直呆下去吧，我走了，这些人怎么办？”

忽然起阵微风，两片红叶吹到房间里，落在茶壶边，方丈捡起来一片，夹在指间。文思清将另一片捻在手指上，起身向大门走去，秋日傍晚的阳光延绵而悠长，她回头看到自己斜长的影子映在达摩佛像上，她要嫁给小五子，不管他是谁，不管未来发生什么事，一辈子总要嫁给他一回。

柴

1

小五子用手指点着，还有七个人轮到他，他在队伍里往后看，扛包裹的，推车的，抱孩子的，浩浩荡荡七十人都不止，而且这还只是一扇门，嘉峪关的士兵开了四个口给百姓出关。深秋十月，越往北越冷，走出塞外应该已是天寒地冻，每天都有上千人出塞离家，朝廷到底干了些什么，让这些子民弃了大好河山，背井离乡去塞外受苦挨冻找活路？

他从南京出发，走了小半年才到嘉峪关，风声最紧的时候，还在扬州的赌场躲了十天。那些金条还在，以他的赌技，输出去费劲，可他也不敢大赢，每天对付点儿打尖住宿的费用也就够了。天生的本事，几根金条做本钱，能在扬州白吃白喝一辈子。中秋过后南北的赌客陆续回家猫冬，再玩下去太惹眼了。小五子打算撤了，他把本钱收好，多出来的银子，分一半散给赌场里的博头、柜主和账房，剩下的一半雇艘大船，沿着长江西去。他走走停停，大山大河的地方就让船停一天，上岸转一圈，直到重庆府才改陆路北上。

都知道他昆仑公子混进丐帮，从山海关进的中原，这次他要绕一圈回田独。边塞二十六关十八路，他算准不会有人在嘉峪关守着他。很奇怪，亲爹亲妈不记得，从居庸关到铁门关，从函谷关到阳关，倒是记个门儿清。前面队伍还有五个人，好半天才过去两个，守城士兵拿着画像，在每个人面前比划一阵儿，确定不是才放行出关。估计是找他，昆仑公子。画像这东西，小五子根本不担心，以前那张通缉令在肉铺边上挂了两年多，都没看出来画的是他。多少表示点儿尊重，他蹲下来抠一块泥，搓成泥球按在嘴角上。痣是有了，但不是说脸上长痣，痣上长毛吗，他拽根头发揪几段，裹在泥巴里搓第二个泥球，犹豫要不要换个痣上去。应该真一点，跑了一个秋天，八千里路只剩下最后一道关，走出嘉峪关，往东往北，就可以回到田独了，他确定文思清会在那里等他，笑靥如花地站在肉铺门口，没准还有钱老板，告诉他刚刚杀了一头猪，就等着你小五子回来一起过年呢。他提醒自己进镇子以前要好好洗个澡，走了半年的山河和冰川，别狼狈得像条野狗一样回到她身边。

归心似箭，队伍却卡在第三个人那里，守城士兵拿着画面对比了半天，眉头紧锁，依然想不明白。士兵找来长官，指着面前的少妇，说李大人，虽然她是女的，可是她长得和昆仑公子实在太像了，我们该不该扣住她？真是个难题，长官尽量放松，不愿让下属看出自己也被难住了，他反问下属，这上面有写昆仑公子一定是男的吗？下属摇头，说写了面部特征，写了身高臂长，但确实没说昆仑公子的性别。那就按照规定带走喽。下属咚咚咚地点头，李大人果然有勇有谋智慧过人。他手臂一挥，叫两个士兵把少妇绑起来。

少妇张大嘴巴吓蒙了，挣扎着问他们，画像上的人满脸胡子，我怎么就像他了？下属可不管，李大人这么要求的，他让人把少妇送到李大人行营，请李大人验验是不是昆仑公子。

小五子回头看着她被押走，脑子里始终响着一句话，英雄不在本事，在胆识。那就上吧，他跨出一步喝道，你们要干什么！卫兵们打量他问，你要干什么？小五子没回答，他被另外一个黑衣男人分了心，他顺着视线往后找，很快在隔了三个人之后找到了另一个白衣服的。两个他都见过，一个黑衣，一个白衣，一个漂亮一个丑，漂亮的那个满脸刀疤，丑的那个皮肤特别好，连痘都不长。想不起在哪儿见过，但肯定是这三个月，八千里的逃亡路上。辽阔河山里的芸芸众生，同一个人见过两次就已经很奇怪了，两个人第二次出现，一定有问题。

先排着队，眼前这么多当差的，估计也不敢怎么样，反正他在前面，一旦通过，出关就找个地方藏起来。他眼睛往前看，耳朵听后面脚步。前面就剩一个人的时候，大门关上了，卫兵上了城楼，说去别地儿排队吧，我们要午休了。小五子前面那个不干了，说我知道你，你刚接班一刻钟，过了三个

人就要午休？卫兵打个哈欠，说不是我要午休，是这扇大门该休息了。

你争不过当差的，别看你你是男的，惹急了也说你像昆仑公子，送到李大人营房去验货。百十来人就地解散，混到另外三支队伍后面。小五子低着头，去最远的那个，他抢得慢，几乎是队尾，左右没见着黑白两只鬼，队伍往前走了几步，脖颈后面有人喘着粗气，那两个人又站在后面了。

小五子低头看脚面，是见过，在黄鹤楼，本不该去那么惹眼的地方，可管不住嘴，那可是天下第一楼，就算被人认出来，从楼顶上推下去，也要吃顿好的再摔死。这两个人分坐两桌，每人点两盘菜。当时客人多，店小二建议小五子和别的客人拼桌。小五子赶忙拒绝，硬着头皮点了一桌子菜，说自己要宴请朋友。于是店小二找黑衣白衣商量，他们也是不答应，跟小五子一样，各自加了几道菜。事情到这也没什么，直到把菜上齐，小五子发现两人面前的八菜一汤是一模一样的。黄鹤楼美味千百种，一道两道撞车都不应该，八道菜一样，十有八九就是来盯梢他昆仑公子的。小五子放下筷子结账走人。出门右转进了一个巷子，进家客栈他开间二楼上房，从窗户盯着门口。两人倒也没跟出来，反而细嚼慢咽了半个时辰，并排下了楼，不认识一般，相互不说话，在黄鹤楼门口，一个向左，一个向右，头也不回地分道扬镳。

可能是下战帖，比武前的较劲，或是某个秘密帮派在接头。是不是过于小心了？小心驶得万年船，用不着一万年，保我半年到田独就好。现在看起来并非太小心，当然是冲他来，人家把气都呼到脖颈上了。他回头直视他们，两人反而左顾右盼不看他。他闭眼盘算，先排着吧，跑到哪儿，这俩货都得跟屁股后面。

下午太阳上来暖和一些，路面都化成泥浆，蹬腿出去能把泥点甩到前排的后脑勺上。天色渐暗，泥浆又冻得梆梆硬。终于排到头了，下一个就是他，小五子摸摸嘴角上的痣，指肚感受着痣上的毛，向前跨出一大步。守城士兵斜眼看他，举一天画像，早用不着这个了。他让小五子抬头，说你把嘴角上那泥点擦掉。小五子说这是痣，你看，上面还有毛呢。把门的没接茬，把画像重新打开，看一眼画上人，看一眼小五子，皱着眉头，让旁边士兵请李大人过来。

看样子要出事了，小五子看着他走过去，拉着李大人胳膊比划，之后两个人朝这边走过来。后面人催他快点，退是退不出去了，身后全是人，关外倒是空旷，就一门槛，迈过去就是一大片冻硬了的泥地，但是弓箭手都在城楼上呢，守了一天百无聊赖，可算逮着一个拉弓射箭的目标了。

后面人还在催，小五子回头看一眼，居然是白衣男子骂骂咧咧的，话不停嘴，小五子祖宗十八代都被他问候一遍，后来把黑衣男子都骂急了，转身问你骂谁呢。白衣服直翻眼皮，说谁排前面我骂谁。黑衣服跳起来，越过中间几个人头顶，扇了白衣服一巴掌。白衣服愣了一下，捂着他那又丑又光滑的脸，推开前面几个人，一脚朝他肚子踹过去。黑衣服先挨了一脚，第二脚有所准备，双手抱住他大腿。白衣服一脚被抱，另一只脚蹬着地，伸手去搂黑衣服脖子。场面有些混乱，两人扭成一团，滚在地上。小五子看不明白了，分明是臭无赖打架，看起来也不会什么武功，怪不得从武昌汉口，一路跟着他到了嘉峪关，都不跟他动手。

离老远就听李大人喊怎么回事。把门的站起来，指着小五子说，李大人你看看，这人像不像？李大人瞪大眼睛，但不是看小五子，指着地上翻滚的黑衣白衣发火道，我问你这是怎么回事，火烧眉毛了，你还堵着门口不抬屁股？把门的吓着了，连忙起身让人把寻衅滋事的两个人抓起来。小五子还挡在他面前，把门的冲他吼起来，赶快给我滚出去，不然连你也抓起来。一个识眼色的下属推了他一把，小五子连人带包裹摔在了门槛外。大门在身后缓缓合上，里面传来李大人的喊话，因为这两个人，今天谁也别想出关！

小五子捡起包裹爬起来，摸摸嘴角的痣，竟然还没有摔掉。他仰头看一眼，城门上的弓箭手陆续收弓撤岗。背对着大门他走出几步，面前一片塞外的苍凉，雪片从空中落下来，飘飘荡荡，他大步往

前走，要赶在雪下大以前找到过夜的地方，哪怕只是一个树洞。

2

睡到一半他想明白了，他们在装，三脚猫是装的，吵架也是装的，两个人保他顺利过关，别被官府抓走。李大人关不住他们，从牢里跑出来，昆仑公子早晚是他俩的。之后他就睡不着了，裹在树叶里翻来覆去。嘉峪关以北一片坦荡，寸草不生，小五子一直走到天黑，也没见个树洞山洞。听说还要往前小一百里才有个辉山镇，又累又困，他把掺着白雪的树叶干草拢成一堆，钻进去对付一夜，万一明早还没冻死，就去镇上加几件衣服，雇辆马车往田独去。

他睡到凌晨出发，走到下一个天黑才到镇上。天寒地冻，腿都冻得打不了弯。他犯懒找家客栈，跟店老板说开间最好最大的客房，有三个火炉的那种。身上还有几根金条，痛快点花掉，没准哪天死到金条前面去。

进了房间，他又是一觉。夜里醒来从窗户看去，外面又下雪了。他下楼让小二做碗面条。小二进厨房转了一圈，回来说面条要等，面要现和。小五子问他，炒菜米饭馄饨水饺，什么快？小二挠了挠头，说面条快。

那还说什么呢，面条。他让小二去做，他坐在这里等好了。小二哼着小曲出去，没一会儿背袋面粉回来，卸在厨房间他想吃什么口感的，有嚼头的还是软和点的？就是面条，正常什么样，他吃什么样。他说着去关门，看见风雪里一黑一白从老远走过来，夜色里白的乍眼，黑的看不见，不过挂了一身的雪，感觉白衣男子牵一个雪人往客栈走。

他掏出碎银子放桌上，说自己肚子不舒服，先不吃了。小二跑出来拉他胳膊，说面我都和好了，这么晚你让我卖谁去。小五子皱眉望着他，你谁也不该卖，我面钱给你了啊。

可是面条没人吃啊，小二依依不饶，抓着他胳膊不撒手，早告诉你时间长，你说可以等的。小五子把着楼梯扶手，甩不掉他的手，就闷头往上走。小二也是能扛五十斤面粉的体格，胳膊抓不住就去抱他大腿。

门吱的一声开了，一阵冷风吹进饭堂，人还没进来，白衣男子就问小二弄点吃的。小二松开手，和小五子一起回头看。黑衣白衣对了个眼神，黑衣服手臂一展，做了个邀请的姿势说：“这位公子，留下来一起吃点吧。”小二这次要一百个确认，你们是三个人，吃面条，而且谁也不许走，明确过后他满心欢喜地去厨房和面。小五子靠在椅背上坐他俩对面，身子都快瘫桌子下面去了。他先表态，他说：“我知道你们在找我，跟了我几个月。”

俩人没说话，他感觉这两个人在控制，白衣人张了几次嘴，都被黑衣人按住了手腕，好像有什么浓烈的情感克制住，别爆发出来。后来白衣人还是忍不住了，不顾黑衣人反对，起身把椅子踢开，扑通一下跪在地上，大声痛哭，说少帮主，你真不记得我们了吗？小五子腾地跳起来，但不是扶他，而是向后退了两步。黑衣人刚才一直拦着他，此时叹了口气，事已至此的叹息声，也跟着跪了下来，埋怨白衣人道：“叫你不要相认，这不是给昆仑大哥平添负担吗？”

小五子让他俩快起，有事慢慢讲。白衣人把筷子掰成段，摆出一副简易地图说，咱们本是昆仑门下，世代住大漠以西的昆仑山脉下，当然你是我们少帮主，前几年你涉足中原，得罪了不少武林门派，直到你消失，江湖上的人找不到你，昆仑派也找不到，老帮主急火攻心，带着昆仑派几十个弟子穿过沙漠，一路往东，跟我们说找不到少帮主的话，就永远不回昆仑了。白衣服说一半，黑衣服接他话往下说，昆仑派这几年分散在各地找你，汴梁的武林大会我俩也去了，恨自己本事不够，没能力把你从

大漠仙人和蓬莱阁老手里救出来，只好一路跟随，在金陵你用计甩掉二老，我们跟着少帮主你的路线，一直到这里。

“二老都被我甩掉了，你们俩反而没甩掉？”

“我们也曾疑惑，以昆仑大哥的本事，自然早发现我们俩一路在跟踪你，”黑衣服说，“但是白师弟说，没准昆仑大哥想起了同门情谊，才没戳破我们。”

“他叫白师弟？”小五子左右看看，“那你就是黑师哥？”

“不，我是白师哥，他是白师弟，我跟师弟碰巧同姓白。”黑衣服凑近半个身子，低声说，“昆仑大哥回想一下，大漠蓬莱二老带你走的一个月，尚且有不少寻仇的，你独自北上的三个月，是不是一个仇家都没见到？”

白衣服终于说话了：“为少帮主扫清障碍，是我们应该做的。”

前面什么昆仑山脉昆仑派，小五子差点信了，给你昆仑公子这名号，三岁小孩都能猜出是昆仑派的，真正有想象力的身份是百花谷少谷主，再不济也是丐帮帮主。两人一个喊少帮主，另一个却叫昆仑大哥，故事没编就算了，口径先统一下行吗？但后两句倒不假，一路没仇家，他还以为自己藏得好，殊不知这黑白配一前一后替他开路垫后呢。

那他们找他到底干什么？先陪他们演一会儿，小五子问，我爹怎么样。白衣服摇摇头，眼泪又要涌出来了，哽咽着说老帮主身体不大好，天天盼着你回来。小五子看出来了，白衣服最能演，老帮主少帮主，磕头下跪的，入戏还挺深。面条上来了，等半个时辰就两碗白面，黑衣服问菜呢，弄点酱油也行啊。小二说酱油得等，没有现成的。

那可要有得等了，豆子发酵都不知道几个月，小五子说就这么吃吧，他秃噜着面条说，回去转告我爹，孩儿有件要事得办，事情一结束，我马上回去。黑衣服摇头，咽下嘴中的面条说，还是跟我们回去吧。白衣服的筷子早掰没了，他去别桌找筷子，在小五子身后那桌说：“少帮主，你不知道老帮主有多想你。”

小五子点点头，他明白了，不是寻仇，也不是什么故人，他们是受雇带他见一个人。

3

这次小五子不想跑了，也跑不了，身边多两个人照顾他也挺好。半年里风餐露宿，这十几天还胖了一点。慢慢发现这俩人也没多大本事，跟大漠蓬莱那几个人没法比，就是跑得快，骑马技术好。通常都是黑衣人一匹马在前面，白衣服和小五子驾一辆四驾马车，在一里开外跟着。还是有寻仇的，横刀立马，问车里面坐的是谁，这时候黑衣服去跟他们交涉，下马作揖。仇家自然下马还礼，只要仇家脚着地，白衣服驾着四匹马就跑，根本不给他们上马追赶的机会。

估计约好的，每回都是，白衣服往前跑三十里，再右转跑十里，然后就驻营等黑衣服赶上来。只剩他们俩，白衣服还要演，比如小五子问他，昆仑派的绝招是什么？白衣服深深叹口气，说自己年少时偷懒，把昆仑一点绝学得皮像肉不像，看着好看，使出来却杀不了人。他找块空地，抡胳膊耍一通，问他现在的昆仑一点绝能打几分？

昆仑一点绝？问你昆仑派绝学是什么，就起了这么不负责任的名字。小五子说能打一百分，二百分，断魂掌之后，我是一点不会，绝也不会了。这时候白衣服又要演了，感同身受的那种难受表情，望望天，望望地，眼眶湿润，劝小五子别难过，老帮主不是一直告诫咱们嘛，英雄好汉，武功在其次，最重要的还是人品，你要是做了一个好人，哪怕没武功，被人活活打死，那也是死了的英雄好汉！多愁善感，一般都要演到黑衣服过来会合。黑衣服马都不下，持着鞭子说：“走吧，那边等着交货呢。”那

边是哪里呢，嘉峪关往东日夜赶路，过了乌海再往前叫沉狮谷，这天难得住了店，次日清早居然没有催他上路。黑衣服出门办事，留白衣服在客栈里看着小五子。白衣服说，沉狮谷就是昆仑派的老巢，他想想又补半句，暂时的老巢，老帮主年纪大了，白师哥先去招呼一声，让他老人家有个心理准备。

那交货就在沉狮谷了，听名字有点熟，但江湖上唬人的名字，无非就是狮虎熊豹。黑衣服一直到午后才回来，后面跟着一老一少两个人。老的也不算太老，四十多岁，一起来的小伙子喊他齐师叔。他进来就问人在哪呢。也不等白衣服介绍，目光锁定在小五子身上，奔到他面前，弯下腰，几乎是贴着脸又看一遍，起身说：“很好，你们俩谁跟我算下账？”

果然是卖小五子。脏活累活黑衣服干，用脑子的事要白衣服来，他们到门口算账。黑衣服留在房间，盘腿坐在小五子旁边，盯着他问，不需要给你点穴吧？小五子说不用，我哪也不去。黑衣服点点头，但还是不放心，拉起小五子的手，捧在手心里。一时间小五子有点害羞，跟他强调我真不跑。黑衣服说，我知道，所以没点你穴，说完还摸摸他的手背，冲他笑笑，那意思是你放心，大家好聚好散，我们不折磨你。

他们在门口讨价还价，小五子听懂了，这职业有点像保镖，不过保的是人，你要找谁，管他活的死的，哪怕是躺在墓里面，他们俩也能把棺材挖出来，完好无损地给你送到家。黑衣服握着小五子的手说：“早看见你了，反正你往北走，就想等着过了嘉峪关，再跟你说。”

小五子努力抽出手，点点头：“你们倒是图省事。”两人在外面吵起来，齐师叔喊道，说好的价钱，临时翻倍？白师弟说，你们没说这人这么惹眼，路途又远，躲了多少仇家，才送到沉狮谷，再说你们这一单，我们兄弟俩跟了三年，翻倍都是少跟你要了。齐师叔冷笑，说当初价钱是你们开的，说找昆仑公子，你们就应该知道这四个字的分量，你们干三年，我们不一样等三年。白衣服也笑，说齐师叔的话在理，他问屋里白师兄准备怎么样。黑衣服说掌控之中，说完还不忘摸摸小五子手背。白衣服说，不行就弄死他，当我们没来过，昆仑公子分量重啊，我们哥俩就是扛着他尸体，各门各派要份子钱，也能要得比你多。

原来为这个摸的手，黑衣服拇指扣住小五子手腕，手臂一阵酸麻。再不叫命就没了，七分痛，小五子十二分地叫出来。外面两人不说话，估计是互相瞪着，看谁先服软。最后是钱袋落地的声音，齐师叔加了钱，他说：“把人带出来吧。”

送上车的时候白衣服还要演一波，他先把小五子绑在马车座位上，扯一块布蒙上他眼睛，叮嘱他回去要懂事，孝顺一点，老帮主这几年为你操碎了心。小五子说好，两位师弟在哪里，下次我去看你。白衣服愣了一下，黑衣服抢到他前面，说：“江湖之远，何必再见。”

马车开走了。原来小伙子跟来是干力气活儿的，他在前面赶马。齐师叔坐到小五子旁边，说你别见怪，路不好走，绑着你怕被颠出来。

果然够颠簸，起车就往下冲，五脏六腑都被震得重新排一下位置。进谷之前，齐师叔在旁边发出一阵怪叫，也不知在跟哪个禽兽打招呼。后来没声了，车子不再冲得那么狠。把车停下来，小伙子把他抱到一个房间，解开绳子。齐师叔说你先休息一下，晚上还有好多事等你干。可这也不是床，摸起来就一块铁板。小五子点头，说齐师叔太客气了，还盼早点见到贵帮帮主。

等半天没人说话，估计是出去了，他把眼罩拿下来，反而吓了一大跳，睁眼一片漆黑，一丝光亮都没有，就好像有人给他套了一个更大的眼罩。他脚趟地往前走，一直摸到墙，房间里是空的，没门没窗。他捋着墙走，都是实墙，摸不到暗门机关。摸完四面墙应该是一圈，他站住想一下，走回去再摸一次墙角，不是直角，比直角大一半，这是一个六面墙的蜂巢一样的房子。

他们怎么进出呢，他回到房子中央仰躺下来，头枕着铁板，身下一阵阵凉气，想起钱老板那张血冰床，挖在猪圈下面，当时就是他扶钱老板下去的，那么重的伤，睡几天就好了。我也睡，睡一觉就

好了，快睡着时他自言自语，对啊，这也是个地窖。

4

这一觉睡得够饱，睁眼时也不知道是白天还是黑夜他揉揉肚子，还不算太饿，翻身趴在铁板上继续睡。半睡半醒间听见有人喊他，老鼠似的偷偷摸摸，用那种气声呼唤：“昆仑公子，你在哪儿？”

气声是听不出男女的。小五子站起来，脚踩着铁板喊：“在这儿呢，在你下面！”

外面人不喊了，小五子头顶窸窸窣窣的，真像是老鼠在打洞。没一会儿天窗被撬开，一根绳子扔了下来。小五子抓住绳子往上爬，上面的人着急了，连忙说：“等一下，你太重啦，都快把我拽下去啦。”

这回是真声，一个小丫头的声音。小五子仰头等她，外面已经黑了，原来一觉睡到了夜里，他听见她一路小跑远去，又一路小跑回来，在天窗探出半张脸，笑着说：“这回好啦，我把绳子绑树上啦。”

虽然不会武功，但他也不是残疾，抓绳子上窜总没问题，片刻之间爬出天窗。他张望一圈，地窖在一片园林之中，三十步外有个挂灯笼的房子，几个佣人在里面进进出出。小五子把绳子收好，天窗合上，将草垫子盖到天窗上。小丫头十四五岁，就是个小孩子，肯定跟他中断魂掌以前没关系。小五子问她，是谁让你来救我的。小丫头微微一笑说：“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嗯，”小五子趴到草丛里，看着周围的情况，低声说：“我们怎么出去？”

小丫头指着挂灯笼的房子，说前门进去，推开后门就可以出去了。小五子眯眼看过去，又有两个人从里面出来，一个抱着猪头，另一个装了一推车的猪下水往外运。看样子是个厨房，大半夜的还在赶做酒席。显然不能从那儿进出，不然一会儿厨师就要抱着他的脑袋出来了。小五子摇头问她：“你是从哪里进来的？”

小丫头指指左边，又指指右边，后来她也编不下去了，从草丛里站起来拍衣服上的土，冲小五子努嘴说：“算了，我逗你玩的，我不是来救你的。”

小五子没明白，他问那你这是怎么回事。

“没怎么回事，”小丫头说，“帮主叫我带你过去啊。”

这太伤人了，小五子深吸一口气，他都要哭了，噙着眼泪质问她：“你逗谁都行，我就那么好逗吗？”

没想到他反应这么大，小丫头也不好意思，但既然问出来了，她承认道：“你是挺好逗的。”小五子不想搭理她，起身反向走，小丫头在后面喊他：“你就跟我走吧，跑又跑不了。”

小五子一口气吐出来，站在原地。很快小丫头到他身后，让他前面右转，草丛里穿过去。她让小五子走前面，果然是从厨房进去，厨师伙计停下手里的活儿看小五子。小丫头呵斥他们干活去，昆仑公子也是你们看的吗？这么小的丫头，在谷里的身份可不低，小五子扫了一眼，厨房的肉还挺多，两扇猪挂在铁钩上，还有一头被剖开的牛放在案板，不过没主食，也没素菜，这倒有些奇怪。

从后门穿出去要走段石板路，隐约能看到远处房间的窗户透着光。尽管不想说话，可是还是好奇，小五子问为什么厨房这么远，什么好菜端过去都凉了。小丫头在后面偷笑，她说那些肉又不是给人吃的，根本就没热过，你还担心凉掉。

他问不给人吃，那是给谁吃的？小丫头又笑起来，提醒他走直线，掉下了石板路，可就不大安全了。本来两侧就看不见，现在更是阴森森的疼人。他把油灯放低，低头看脚下的石板。左侧忽然一声嘶吼，小五子吓得往右跳一步，这时右面又叫了起来，左右都有，小五子不敢再跳了，把油灯放在石

板上一动不动。

小丫头又咯咯咯地笑了，说放心走嘛，它们在铁笼里。小五子问是什么东西。小丫头说：“你想啊，我们叫什么谷？”

沉狮谷，小五子慢了脚步，贴在小丫头前面，恨不得拉起她的手。不能老想狮子，他问小丫头叫什么名字。小丫头说她叫小玉，本来该叫大玉的，但她打小不喜欢，她跟她娘商量，让她先叫着小玉，如果有妹妹了，就得把小玉这名字还给她，自己改回大玉，结果一直到死，她娘都没能给她生个妹妹。

小五子想告诉她，其实我没那么在乎你叫什么，小丫头自己讲了五分钟，小五子默不作声。眼看走到挂灯笼的房前，小玉把门推开，一阵香气扑面而来，银梳铜镜红纱帐，小五子一时结巴起来，这这地好几次问，这是姑娘的闺房吧？他打定主意不进去，小玉再小，那也是女的，况且真的太小了。

小玉先迈门槛进门，说我哪有这么好的福气，这是我们小姐的房间，历来没什么人来沉狮谷，我们也没准备像点样子的客房，还请公子委屈一下，在小姐房间沐浴更衣，帮主还等着见你呢。

进这房洗个澡，还不知道谁委屈谁呢。他往里走几步，小姐不在，床下面摆着一双青色绣花鞋，沐浴间在最里面。小五子挠挠头，问你们家小姐是哪位。是帮主的女儿啊。小五子说我知道，我是问她姓什么叫什么。小玉捂住又要笑，这半个时辰就是在没完没了地笑，是在笑他乡巴佬一样问来问去的吗？小五子做出一个打住的手势，说回答完你再笑，我陪你笑。小丫头看出他恼火了，嘴上憋住，眼睛却还在笑，她说：“你问小姐是谁，小姐是你夫人啊。”

小五子让她慢点说，用普通话，夫人在你们这儿的方言是什么意思？小玉仿佛刚知道，夫人原来是方言，她还挺认真，说夫人就是老婆、媳妇、相好的，接着抬高半个声调说：“公子今晚要当新郎信了呀。”

小五子再次看看小姐的闺房，心跳得有点慌，问她：“你又在逗我玩？”

“没有，知道你开不起玩笑，我再也不敢逗你了。”

“我怎么就开不起玩笑了？”他皱眉问，“你们大老远请人抓我回来，关在地窖里，再让你一路看着我，这不是新郎信应有的礼遇啊。”

也不知道小姐看上他哪儿，面前这个人笨死了，什么都要问。她再跟他讲一次，小玉说：“因为我们怕你这回又跑啦。”

5

小玉催了几次，小五子没应声，他泡在木桶里一直想着，想明白之后他从水里出来，也没穿他们准备的新衣服，将原来脏衣服一件件穿上，踏进沾满泥点的靴子，他叫小玉进来。他说：“你杀了我吧，我不能娶你们家小姐。”

小玉望着他，一开始以为是报复她，开那种莫名其妙的玩笑，确定小五子是认真的，小玉就反复讲，我们家小姐有多漂亮，比我好看一百倍一千倍，你要是过了这个村，就是再走上十万八千里，也找不到这个店了。小五子摇头，管她如何美貌，但我心里有别人了。

“你心里有谁，我帮你杀了她，不就好了吗？”

真是养狮子的地方，小丫鬟讲话都这么任性。他不想再纠缠这些，只问小玉，婚我是不结的，你杀不杀我？小玉哪敢杀，你死了，我们家小姐嫁谁去？小五子说随便嫁给谁，沉狮谷这么大的庄园，如果你家小姐真如你说的这么好看，还愁没有人娶吗？小玉眉毛一挑，可傲娇了，背着手说，想娶我

们家小姐的人都得排长队，比满大街要饭的还多。小五子愣了一下，但还真能感受到，想娶她们小姐的人应该挺多的。

“只是，我们帮主点名要嫁给你昆仑公子。”

“还不是你们小姐要嫁？”

这是要图他点什么，武功没有了，他还有什么价值。他往怀里摸到九宫图，昆仑山庄保过他的命。也许有人真信了他有好几张，把女儿舍了，拜过天地，这九宫图就是沉狮谷的了。

小五子点点头，也不是认同什么，每次想明白一件事，都会不自觉点点头。他一句话不说，转身就往外走。小玉反应迟钝，看他出了门，才意识到这是要跑，赶紧追出去，从后面点了他的穴，拽着他肩膀拖回闺房。她说我又不杀你，你瞪我干吗，婚还是要结的，你要是死了，或是跑了，我今晚不就要喂狮子啦？

她把他放到床上，犹豫要不要给他换新郎官的衣服，拿衣服比划两下说算了，把你这脏衣服脱下来，小姐要吃我干醋呢。她在屋里找绳子，要把他绑起来，跟小五子承认自己是第一次点真人的穴，没想到真把你定住了，但一会儿穴位冲开了，你又要跑了。她先绑脚，缠了十几圈，却打了个一拽就开的蝴蝶结。然后她问，双手放在前面绑，还是背过去绑？小五子说放前面吧，结婚而已，何必上大刑似的。

“你看，你还是愿意说话的。”

她听他的，双手缠前面绑个蝴蝶结，让他等着，背可背不动你，出去晃了一圈，将厨房喂狮子的小推车推进来，把他抱进车里，告诉他：“我们快走吧，没准已经晚了。”

傍晚从地窖里出来，折腾到现在已是深夜了。这个点儿结婚，小五子甚至怀疑，你们家小姐是不是早就死了，拉着我办冥婚陪葬。小玉忙捂住他的嘴，求他不要瞎说，提醒他别忘了你是谁，那么多人找你寻仇，白天搞得大张旗鼓，什么人都来，我们倒是不怕，只是这婚也结不利索啊。

小五子点头称是，然后发现小玉没骗他，穴位果然被冲开，他先解开双手，在推车里前倾一下，把脚上的蝴蝶结拽开。随时可以跳下车的时候，他又不想跑了。这姑娘脚快，轻功好，反正跑出去也要点个穴再抓回来，就在车里跟坐轿子一样也挺好。

后来还真坐轿子了，小玉推了一刻钟，终于快到办婚礼的大厅，远处的一个轿子停在门口，他看见盖着盖头的新娘下脚，看不到脸，从身形看还真不是颐指气使的胖小姐。

新娘被搀进门后，小玉去招呼脚夫们过来，新郎官也要坐轿子，别偷懒，一直抬到大厅里去。上轿之前，小五子看了一眼大厅上的牌匾，左右两个灯笼将三个金字照得反金光。小五子心头一紧，问小玉：“你们帮主姓乔吧？”

小玉点头。小五子说，你们家小姐是比你漂亮，别说比你，比文思清、吴思若和苏子瑶加起来都要好看，因为她是乔文君啊。他不想上轿了，直接走过去，朝“狮吼帮”三个大字走过去。他知道，应该娶她的，三年一去杳无音讯，怎么都要给她一个交代。

6

确实没请外人，齐师叔做主持，进来一个报一个，百十来人都是狮吼帮的弟子，连唱喏都是本门弟子，狮吼功练到多少多少级的张贤秀。大厅的正位摆着两张太师椅，乔帮主抱着外孙坐右手边，那是小五子的儿子吧，孩子没生下来，他就消失不见，弄得乔帮主无处辩解，怪不得他现在看小五子的眼神跟要冒火似的。左手边椅子上放个牌位，写着“狮吼帮帮主夫人乔李氏”。阴阳相隔，这算岳父岳

母了。认真想起来，自己父母应该也在场，十有八九不在人世了，立两个牌位列在高堂，可是上面写什么呢？张王氏，李赵氏？小五子连自己姓什么都不知道。

狮吼帮是江湖大帮，这么多弟子，一路报下来要小半个时辰。小五子看新娘，她坐在椅子上，脸在盖头下面，低头看着脚尖。那就这样吧，别去想文思清，也别惦记吴思若，苏子瑶也对不住了，孩子都两岁多了，别再问我到底喜欢谁这种话了。

一一报完名之后，齐师叔把大门关上，意味着宾客到齐，再来的算不速之客。但还不能马上拜堂，走了好几年，他们得编个故事把狮吼帮、乔帮主的面子找回来。乔师叔拉来一个老太婆，说婚姻大事自古就两条，头一条是父母之命，这第二条，我们来听听媒妁之言。

媒婆磕磕绊绊，背稿子似的，半文半白把故事讲完。她说各位都知道，乔帮主只有一个女儿，家无男丁，几年前乔夫人还在世，托她为女儿找个如意郎君，能当半个儿子用的女婿，自此撮合了他们俩，郎有情，女有意，新婚在即，不巧夫人身患重疾，卧病在床，郎中诊断，唯有苦寒之地三千年的高丽参才能救活乔夫人，我们这位昆仑公子二话不说，当晚就前往东北，走遍长白山寻找高丽参，这一走就是三年多，直到今日午后，昆仑公子终于带回来了这根三千年奇参，可惜乔夫人一病不治，早已仙逝，没能赶上这大喜的日子。

乔帮主频频点头，其余弟子起哄一样带头喝彩。不知道为什么，故事编得越离谱，小五子就越觉得乔帮主这几年过得不容易。几个孩子抱进来一个老树根，说是三千年的高丽参。这就有点过了，还好没怎么做文章，装模作样走个过场。场上全都是狮吼帮的人，百十来个人关起门来自欺欺人，之前要有多羞耻。

齐师叔掐着时间，说时辰已到，两位新人开始拜堂。小五子和乔文君并排站一起，背对乔帮主，面朝紧闭的大门。齐师叔先喊一拜天地，小五子腰弯下去了，乔文君说再等等，宾客都到齐了吗？大家互相看着，该来的都来了，不该来的都是要找昆仑公子寻仇的。齐师叔清清嗓子，又喊遍一拜天地。这时大门突然打开，门外没有人，一支箭从外面飞进来，连同上面的红条幅扎在房梁上。条幅上写着“西北六公子恭祝乔姑娘大婚”，没他小五子什么事。乔帮主一跃上去，摘下房梁上的箭，对着大门口说：“六公子前来恭喜乔某，何不进来喝杯喜酒？”

这是在亮狮吼功，他声音硬邦邦的，仿佛可以用锤子敲。帮里的弟子都练过，只有小五子头晕要倒，小玉赶紧拖椅子过来，坐下来时还看见那句话的回音，像被敲碎一样，每个字都在大厅里飘来荡去。那些字越来越轻，慢慢落到地上。远处传来六公子的笑声，他说乔帮主无意邀请，我也就不便叨扰，昆仑公子好福气！

这是在说我吗，小五子撑着站起来，六公子的笑声越来越远，盖头下面的乔文君说话了：“既然没有人来，我们就开始吧。”

索性把大门全敞开，两个人对着门外一拜天地，转回来冲着乔帮主和牌位二拜高堂，然后都转半个身，要夫妻对拜。弯腰下去，小五子一阵阵想哭。他要喝酒，把自己喝得酩酊大醉。开始大家还放不开，看小五子一杯一杯灌到肚里，觉得昆仑公子果然豪气，纷纷向他敬酒。小玉提醒他少喝一点，西北六公子这一去，不知道还会带什么人回来。那就让他们来吧，他不怕寻仇，不怕折磨，管他一刀捅死还是千百刀地去刷他，这些他都不怕了，可总还剩点什么让他心生恐惧，他怕的不是恨，怕的是爱啊。

他怕自己不爱却要厮守，他怕自己深爱却要离别。那就这样吧，别等我了，文思清；很高兴认识你，吴思若；而苏子瑶呢，不管我之前与你如何，在这里跟你说声对不起。他抱着酒坛摇摇晃晃，从一桌走到另一桌，每一个朋友他都去抱人家肩膀，希望对方是仇家派来的，掏出匕首一刀捅进他心里。

他失望了，只是酒越喝越多，视线越来越花，最后瘫坐在地上看人们相互碰杯。乔帮主把外孙带

过来，说这孩子暂时随他姓乔，叫乔彬。乔帮主要孩子喊他一声“爹爹”，叫出来的那一刻，小五子号啕大哭，他哭着要去抱孩子，吓得孩子直往外公怀里钻。乔帮主说他喝多了，要齐师叔扶他回房。

背出大厅，小五子还死攥着酒坛不松手。他问怎么搞的，他怎么就是孩子他爹了，怎么之前就没有拜过堂。齐师叔冷笑，放他下来让他自己走。他看着小五子每迈出两步就往地上摔一次。他说，怎么做的你自己不清楚，几年前连乔姑娘一起，你抓了五六个狮吼帮的人，别人帮派被你放出去，都要少胳膊掉腿的，唯有我们狮吼帮，被你关了三天，毫发无损地出了昆仑山庄，以为你昆仑公子要跟我们交朋友，可真是交啊，三天里你对乔姑娘干了什么，让她出来之后给乔帮主生了个外孙？

齐师叔还在苦笑，黑暗里一丝苍凉。小五子又一次站起来，请齐师叔早点休息，自己坚持往红灯笼的房子走。从未有过的唾弃，过去到底是个什么人，没有了记忆，人会变好吗？他跟踉跄跄走到房门前，手指着头顶的灯笼数了几遍，每次都不一样，四个，八个，六个，七个，他双手向前一推，进了房门。

到了洞房他清醒一些了，揉揉眼睛，看见乔文君在床边等着她。还剩最后一个程序，以新郎的名义去掀她盖头。站起来的时候双腿打颤，他深吸一口气，一步步朝床边走去。乔文君让他先别过来。他说我知道。但他什么都不知道，只是站不稳，双腿打绊扑到床边。乔文君再一次警告他，她说但凡你碰我一下，我一定杀了你。

“我知道，”他在床边站起来，“我不碰你。”

乔文君自己拿掉盖头，盯着小五子。尽管不喜欢，但眼前的样子还是让他有些痴了。她示意他后退，再退一步，没关系，别动就站稳了。然后她皱眉看着他问：“你知道什么？”

“我知道我禽兽不如，对你做了很多恶行，这场婚事就是给狮吼帮一个交代，没关系，我做了那么多错事，你怎样都行，怎么解恨怎么来，你杀了我吧。”

“你没做错什么。”

“你是说当时你是自愿的？我不记得了，当时什么样？”

乔文君笑了，让他别抖，坐下来再说，要喝杯茶解解酒吗。小五子摇头，坐在椅子边上等她说话。她把耳环镯子摘下来，一件件放到首饰盒里，目光似乎回避着他说：“没什么当时，我跟你几乎不认识，孩子当然不是你的，只是彬彬的父亲我不能讲，你名头又大，当时又消失了，他们逼问我，到底是谁的孩子，我自然而然就想到你了。”

7

乔文君答应他，一旦有机会，肯定帮他逃出去。说这话时是新婚的第七天，一大早丫鬟们就把点心送到房间里，那时乔文君刚起床，把椅子上熬一宿的小五子叫醒，让他到床上继续睡。刚换地方小五子一时睡不着，休息不好胃也烧得慌，侧卧在床看乔文君吃桂花糕，听她承诺道：“你放心，我下次再出沉狮谷，就想办法把你带出去。”

小五子眨眨眼睛不说话，他难受好几天了，天冷得地上没法睡，每晚窝在椅子上，一星期下来浑身就像散了架。这六天他没出过门，天天都是饭菜送进来，在房里吃。首先乔文君不相信他，怕他跟乔帮主把实情都讲出来，再就是小五子自己也没想好该怎么办，狮吼帮的人看他的眼神都不对，都当他是淫魔，正是玷污了乔姑娘，才做上狮吼帮的女婿，要是澄清呢，跟乔帮主告状，说你那外孙不是我的，我昆仑公子跟你们家没关系，说这些能怎样，乔帮主会拍拍他肩膀，说委屈你了，然后把他放了吗？不会的，既然你跟我女儿没那个，就在这儿杀了你吧，不是我女婿，你就是武林公敌啊。

逃出去是最好的办法，跟乔姑娘出去办事，逮机会就往北跑回田独。他问她哪天再出去。乔文君

说不上来，有事才能出沉狮谷，没事她爹不让她随便往外跑。大概何时呢？乔文君还是不知道。那就反着问，你上一次出去是什么时候？

“昆仑山庄的武林大会，半年前。”

“我知道，再上一次呢？”

“也是昆仑山庄，三四年前。”

小五子倒抽一口气，继续问：“再再上一次呢？”

乔文君还在回味那一次的出门远行，她说那次出去时间可长了，差不多小一年，去了好多地方，光你那昆仑山庄我就去过两回，头一次是被你抓过去的，后来跟她爹爹汇合，先去了黄山，又去了少林寺，还去了京城，八月十五那天去昆仑山庄，结果你却出事了。

“不用讲那次的了，”小五子打断她，“我问你，上上一次是哪年？”

乔文君被问住了，仔细想了想，回答他：“我就出去过那两次。”

“你活了二十多年，只出去过两回，然后你告诉我，下一次出去就帮我跑？”

是啊，乔文君也捋清了这道理，前半生平均十年出去一次，以后相夫教子，也许二十年都不会再出沉狮谷了。不能让小五子在这椅子上睡下半辈子，当然自己也不会真的嫁给他。心情一下子很糟糕，她让小五子先睡，别和她说话，她要好好想想。

想了一上午，一直到中午饭端进来，她告诉半睡半醒的小五子，我们不会永远困在这里的，用不了几年他就一定来沉狮谷，把我和彬彬带走，他答应过我，事情一办完，就会把我们娘俩接走的。小五子翻个身，背对着她问，他是谁？问完他就知道了，当然是孩子父亲。火炉里发出噼里啪啦的烧柴声，冷风顶着窗缝往里挤，感觉又要下雪了。他说刚睡着的时候想起一个事，你说你这辈子就出去过两回，上回就不说了，第一回出去，你就急急忙忙跟刚认识的一个男人生孩子？

乔文君不说话。小五子看着火炉里被吹乱的火苗，他说这是个什么样的男人，有了孩子不敢认，还能让你死心塌地地等？乔文君还是不吭声。小五子车轱辘话问了好几遍，终于把乔文君问急了，甩脸说：“我就是个贱种，是荡妇，满意了吧？”

就这么个屋檐，一旦吵架两个人都不舒服。小五子又躺一会儿，确定睡不着，他披件外套坐在门外的台阶上看风雪。没多久乔文君也出来了，拿了两个小马扎，一人一个并排看着白茫茫的世界。小五子张了几次嘴，最后讲出一句真心话：“你说孩子是我的，置我于此，我不怪你，因为你以为我死了嘛，反正我名声也不好，本来就要下十八层地狱，多个淫魔的称号，也下不到十九层了。你跟谁好，也不关我的事，我只是觉得你很好，我希望你命也能好一点。”

“你当时就是这么说的，一模一样，”乔文君挑起一个树枝，在雪上胡乱画着，“你说我很好，希望我过得好一点。”

小五子扭头看着她：“真的假的？”

“真的，不是我栽赃你，是你说的。你说，日后乔帮主要是逼问你孩子是谁的，就说是我昆仑公子的好了。”小五子忽然有些激动，站起来在雪地里走了几步。乔文君问他：“是不是都想起来了？”

“没有，一点没想起来，我高兴的是，不管我是昆仑公子，还是小五子，我这个人没有变。”

雪越下越大，他在雪地里走了一圈，回来时裤腿都是硬的，神清气爽，他说我大概知道孩子父亲是谁了，我当时知道吗？乔文君点点头。这让小五子有点不明白了，我没变，难道他变了吗？他要再确认一次：“是恭祝你大婚的那个吗？”

乔文君笑了：“单祝我一个人，还说什么昆仑公子好福气，酸溜溜的。”

“为什么是他呢？”

“你们俩当时有个计划，如果不是你出事，中了断魂掌，我早就嫁给他了。你们关系很好的，你仔细想想，以他的箭法，在昆仑山庄，怎么可能一次又一次地射偏，他根本就不想杀你。”

8

万一十年出不了沉狮谷，乔文君可以一直聊六公子，但他们在一起的时间加起来才三五天。有时小五子怀疑，这个六公子是假的，只有那三五天是真的，可就是一开头，后面所有的六公子，都是她这三年的思念里幻想虚构出来的。他不想听他们如何相识相爱，私定终身，这一块没假，至少在她一次又一次的描述中，已经修订得天衣无缝。他要听乔文君讲别的，关于六公子与他昆仑公子的，找找里面的破绽，进而判断她是在骗人还是被骗。

可惜除了爱情，乔文君对六公子的了解少得可怜。六公子告诉她要办一件大事，事情办成就来接他们娘俩。为此还留了定情信物给她，信物之简陋，乔文君自己都无法修饰，她拿出一块羊皮，递给小五子说：“还千叮万嘱不能丢。”

“这个是不能丢。”

小五子掏出自己身上的九宫图给她看，乔文君愣住了，对比两张羊皮，原来不是随便从一只羊身上扒下来的，原来真的有意义。

两张平放在桌上，刚好可以严丝合缝。乔文君找出针线，将两张缝一起，说本来就该是一张，合起来送给你吧。

小五子不要。乔文君说，这事连累了你，就当是赔偿，有一天六公子把大事办成来接我，总不会要我定情信物吧。小五子笑了，把两张九宫图收好，问乔文君，六公子到底要办什么事。他问了几次，乔文君才承认，讲不出口，她也不相信六公子口中的大事。

“他要当太子，继承皇位。”她说，“我是相信他，但不能因为我信他，他就这么骗我！”

乔文君不信的事，小五子反而要认真想想。打从他在田独杀猪卖肉的时候，门口贴告示的巡捕就说过，昆仑公子罪大恶极的事情还不是残害武林，官府追缉他，是因为他从宫里把太子劫走了。后来知道自己是昆仑公子，他也曾想过，太子被我劫哪去了？钱老板是太监，好像叫常公公，自然和太子失踪有关系。除此之外，他再就不认识从宫里出来的了。假如六公子真是太子呢，不对，他帮三王爷做事，卧薪尝胆伺机篡位，可是三王爷瞎吗，自己侄子不认识？所以说，六公子所谓的大事，十有八九是在哄她，真的只有一种可能，辅佐三王爷登基，然后给他当干儿子，做太子。

乔文君说，这件大事是要小五子帮他一起做的。小五子问，帮他做什么？乔文君也不知道。那知道什么呢，六公子本名刘世钦，之所以大家都叫他西北六公子，是因为他父亲刘冠英当年一手撑起了西北镖局，虽然镖局在山西大同，靠着刘冠英的一身功夫和豪爽性格，交了不少朋友，黄河以北的货物往来，基本上都要跟西北镖局打个招呼。六公子自然行六，刘冠英五十岁才有的他。上面五个哥哥，最小的都要比他大十多岁，大哥要比他大三十岁。刘老爷子做镖局的，头五个儿子练的都是外家功夫，唯有六公子练的是弓箭，是江西五老峰王氏的门下弟子。

她问小五子：“你知道他五个哥哥是怎么死的吧？”“我听说，是被我杀的。”

乔文君笑道：“真是的，有机会我也想中一次断魂掌，自己干过的事，还要听别人说。”笑过之后，她认真说：“其实不是你杀的。”

小五子也没特别惊讶，他清楚自己几斤几两，这辈子杀猪还行，杀人的本事真没有，何况还是一

次杀五个，除非他们是四条腿，跟个畜生一样跑过来，自己手里刚好有把杀猪刀，手腕一拉剖膛破腹。在田独老虎都杀过，人嘛，就一个何员外，还是于心不忍才下的手。

乔文君说：“刘冠英是你杀的，西北镖局的掌门人，七十多岁的老爷子，不知怎么就得罪了你昆仑公子，那是早先的事情，你带着人血洗了大同，当时你还要杀六公子，可惜他不在，跟着三王爷去了京城。五个哥哥当时都在场，打不过你昆仑公子，你也没动他们，就说想报仇来昆仑山庄找我。他们知道打不过你，给老爷子办过丧事，都投到了三王爷门下。”

小五子越听越不对劲，打断她说：“先不管我能不能做出这种事，只是我没有武功，我确定，换多少年前，我都没本事杀人。”

“你是昆仑公子，但你不代表昆仑公子，你先听我讲完，我一会儿再跟你解释。”乔文君说，“你一直没杀掉六公子，他那五个哥哥也没机会找你报仇，就这么相安无事地过了一两年。后来你改主意了，不但不杀六公子，还想跟他合作什么事。潮阁寺的事你应该听说过，京郊的一座破庙。”

“我知道，我听人说，我是在那儿杀死了他五个哥哥。”

“对，那天你中了断魂掌，在潮阁寺落脚，不巧被六公子和他五个哥哥围堵在里面，你寡不敌众，我后来听六公子说，唯一能帮你的常公公还被你绑起来了。”

“谁？哦，哑巴钱老板，不知他人在哪里，出去之后我要找他聊聊。”小五子说，“后来他们是怎么死的？”

乔文君让他自己想，兄弟六个堵到庙里杀他，五个死掉了，剩下一个所谓落荒而逃的就是六公子，你想，你没本事杀他们，那是谁杀的他们？

“六公子杀了他亲哥哥？”

“不杀他们，那该死的就是你。”

为什么，问了乔文君也不知道。小五子提着水壶去烧水泡茶，一直盯着壶盖不说话。水开以后他拎着热水回来，往茶杯里放一把碧潭飘雪，倒水时他示意她要吗，乔文君摇头说谢谢。她去茶几上拿一块玫瑰糕吃起来。等茶的时候他问：“昆仑公子是谁，我又是谁？”

“你是谁我不知道，昆仑是谁我也不知道，因为你们一直在隐藏身份。”乔文君咬一口玫瑰糕，细细嚼完才继续说话，“我被你们抓去过一回，和我三个师哥，从咸阳带到昆仑山庄，和很多门派一样，被你软禁了几天。这三年在沉狮谷我就一直在想，你不是昆仑公子，你现在不会武功，那时更不会，昆仑公子不是你，是很多个武林高手，以你昆仑公子的名义去执行任务，不知道是不是你网罗的，但昆仑公子不是一个人，他是个组织。”

“百花谷？”“什么？”

“没事，后来这些人去哪儿了？”

“别的我什么都不知道了。”

嗯，茶叶渐渐落下去，小五子喝下第一口茶，碧潭飘雪，怎么看也不像窗外的飘雪。不能再等乔文君了，他要自己想办法出去。先不回田独，搞清楚自己是谁。从田独出来一直就没个目标，被人追，他跑，被人打，他躲，每一天都随波逐流。但这不是小五子啊，没本事不代表没骨气，田独的赌场被人出千羞辱，他尚且知道拿菜刀报仇，现在跟过街老鼠似的，除了躲山洞就是躲树洞。他不想这么过了，迎上去，把那些伤害过他的人们，一茬一茬地找回来。

9

十一月份，乔帮主找他聊了一次。他希望小五子学武，过去的事不谈，往后咱们都是一家人了，他盼昆仑公子能够踏上正轨，以后带着狮吼帮，做些让武林中人称赞的事情。

这话挺明显，意思是我死后，狮吼帮就是你的。他要小五子拜师，教他狮吼功，从气运丹田练起。小五子委婉谢绝。肯定不是真教他功夫，他快三十了，傻子都知道，练什么都来不及了，乔帮主主要的是师徒名分，现在是我女婿，还不便说你什么，等做了我徒弟，以后处处可要管着你了。

乔帮主让他再考虑一下，这可是狮吼功，一般弟子练不到的，他们也就是练练拳脚功夫，传男不传女，乔文君都没有练过。小五子心想那就好，没练她脾气都不怎么样，要是练了大嗓门，就成纯种母老虎了。小五子想说，正因为是狮吼功，更不用考虑了。他偶尔见过他们练功，扎起马步，掌心向上，有多大冤屈似的，冲着山谷又喊又叫。尤其师兄弟对练，面对面就是吵架，喊一两个时辰不带喝水的，看谁先把对方吵倒。

来不及拜师学艺，他在计划逃跑，昆仑公子不是一个组织吗，也不见谁来救他。有天晚上他把想法跟乔文君说了，他说等不了你下次出门，天天坐着睡，我也睡够了，你告诉我谁守大门，出门怎么走，出去混好了，我带着六公子回来看你和儿子。

“你出不去的，”乔文君劝他，“你别做傻事。”

“你别管我傻不傻，告诉我怎么出去就行。”

“你出不去！我怎么告诉你？我都没出去过！”小五子冷笑，睁眼说瞎话：“你明明出去过两回。”

“那是我爹带我的，我自己出不去。”

好吧，随便你。小五子决定靠自己，每天天不亮他就出门，贴着高墙在园子里瞎溜达，一直到晚上才回来。连走三天他把园子摸得门清，现在闭着眼睛都能找到厨房假山后花园，连之前关他的地窖都找到了，可是大门在哪里？高墙被他溜十几圈了，也只是围成一圈的墙。难道真出不去？不可能，没有人会造一圈实心墙，把自己封死的。

他去跟小玉打听，不好直接问，声东击西地绕了一大圈，你们平常怎么买菜买衣服啊，客人怎么进沉狮谷啊，你知道正常的生活应该有门这个东西吗？

“我们有啊。”小玉说。

“不是每个房间里的门，是连接你们和外面世界的大铁门。”

“有啊，两扇大铁门，打开就出去了。”

“你没开玩笑？”

“早不跟你开玩笑，知道你开不起玩笑，我干吗自讨没趣？”

那就好，大铁门，总能找得到。这天他又捋着墙走了一圈，墙，墙，墙，从墙一直走到墙。那铁门在哪里呢？回去的时候他几乎死心了，晚饭饱饱吃了一顿，拉起两张椅子就开始睡觉。睡到他猛地醒了过来，他知道哪里有大铁门了。对着黑暗他发了一会儿呆，他在想把铁门设在那里的可能性，没准真是这样。他起身到床前，月光下最后看一眼熟睡的乔姑娘，推门走了出去。

他先去厨房，挑两把合手的刀揣在怀里，然后从后门穿出去，踏上两侧养狮子的那条路。他摸着铁栏杆，这些不是铁笼，是铁门，小玉所说的两扇大铁门，打开就出去了。他往上看，因为铁门用狮子把门，铁门不是很高。他抓着栏杆爬上去，两只脚跨到铁门外，双手抓着铁栏，只要跳下来，就是逃出沉狮谷了。

不知听见声，还是闻着味了，两只睡了的狮子正努力醒过来，抻了抻前腿，走到栏杆下面等着他。

他们也不叫，仰头张着大嘴，没一点恐惧，自信满满地等他跳下，送到嘴里来。

小五子两腿挂住铁栏，腾出两只手去握刀。闪出刀光的那一刻，狮子开始低吼了。真奇怪，狮子一害怕，小五子也害怕了。他把刀握紧，低声讲三遍，我小五子从来不怕四条腿的。越讲腿越抖，第三遍讲到一半，小五子鞋底一打滑，掉下去了。

两只狮子各自退半步，小五子脸朝下摔在雪地里，还好刀没脱手。两只狮子试探着向他拢过来。小五子吞下一口雪，咬牙站起来，双手举刀指着左右两侧的狮子。雪地里三个生物十条腿，大家都不进不退，小五子突然从两只狮子中间穿出去，背对着铁门向前跑几步。狮子一前一后追上来，这就是他要的，听声音都知道他们在什么位置，他一个转身，朝扑过来的狮子一刀下去。

从脖子往下，前一只狮子直接开膛破肚，溅了小五子一脸的血，血盆大嘴还没有合上，就倒在了大雪里。第二只狮子一步步往后退，小五子转身跑几步，狮子就保持着距离跟在后面，不敢冒然前扑，但也不放过小五子。换平常还好，边走边等机会，可是现在这么大的雪，一脚伸雪里，还要拔出另一只脚才能迈出去，怕是走不出二里路就没什么体力了。

要速战速决，小五子转身面朝着它后退，右手的刀贴着腰边，左手举刀在头顶，退到第三步，他保持住姿势仰躺在雪地上装死。他知道狮子会过来咬他喉咙，确保他已死。如果是从他身上踏过来，他就挑起腰旁右手的刀剖它的腹，如果绕到头顶，他就挑起左手刀，去割他喉咙。

狮子也不再吼叫，悄无声息地观察，四周静得一塌糊涂。虽然他还睁着眼，可只能看见头顶的下雪天。下雪把夜空染得一片血红，雪片落进他眼睛里，融成泪水流到眼角，他眨眨眼睛，听不到狮子的脚步声，无论从哪里过来，总该有踩在雪里的咯吱声。时间慢得可以在心里数数，他听见有人在上面积喊：“小五子，小心头顶！”

一个黑影从他脑袋上扑过来，他左手扬起，一刀插进它的腹股沟，却怎么也提拉不起来。狮子一口他咬住右臂，腹股沟的刀拔不出来，右臂动不了，小五子左手去换过右手的刀，向它脖子上捅去。狮子吃痛松开他右臂，小五子侧身打滚，翻下斜坡。狮子没有跟上，窝坐在雪里喘着粗气。

左手还有一把刀，右臂咬得都见着骨头了。小五子撑住站起来，看一眼铁门，已经有七八个人站在门里面，刚才说话的是乔文君，乔帮主在她旁边，再旁边有小玉和齐师叔。没时间跟他们说话，小五子爬上坡，跟残喘的狮子对视。它身上中了两刀，一刀是脖子上的，看起来是皮毛之伤，腹股沟那刀狠些，右后腿几乎掉了一半。它三条腿站起来，后面嵌着刀的那条腿几乎是悬在半空，一声声低吼，不知是拼命还是哀求。

这回是小五子要出击了，他朝狮子扑过去，它伸出两只前爪迎击。这是虚招，在它背上捅刀没用，他一个急停躲到它身子下，刀插进它腹部，手腕使劲往上挑，一直到脖子，把它身体彻底剖开，那些心肝肺胃肠肚，泄洪一般呼在他脸上，喘气都是血腥潮湿的味道。

他等狮子死透，从它身下钻出来。双腿发软，在雪地上跪了一会儿，抓两把雪擦擦脸，起身看着铁门里的人。两只狮子都被他宰了，可这时铁门打开，跑出一两步被逮回去，就真没意思了。

他左手拿刀，右手抱着左手，说乔帮主、乔姑娘，诸位后会有期。看起来没人要抓他，乔帮主冲他点点头，问他跟百花谷什么关系，你千岁刀练得不错。小五子愣了一下，说就是杀猪的功夫，哪来的千岁刀。乔帮主笑笑，转身走了。乔文君说保重，跟着她爹离开。小玉还想跟他开玩笑，她说：“昆仑公子，早点回来，你这一身的血，我去烧水给你洗澡。”

小五子心里数三个数，一，二，三，转身就跑。自由以后他什么都不怕了，管他前方还有几只狮子，哪怕是鬣狗狼群他也不怕了。雪地不好走，一脚深一脚浅，踉踉跄跄行动缓慢，管他多慢呢，每迈出一步，至少还是向前走。

两侧都是山崖，中间一条小路够他向前跑的。已经是清晨，沉狮谷不像田独那样中午天才亮，但起码还要再跑一个时辰才能看见日出。速度虽慢，但他大步往前。跑步时他想出了沉狮谷先去哪里，文思清，吴思若，苏子瑶，钱老板，南海真人，三个女人先不考虑，钱老板肯定什么都知道，找他问清楚，然后找南海真人去报那一掌断魂掌。

前面路逐渐变宽，他忽然想起，杀猪这本事就是钱老板教的，吊起来不行，要把猪放出来，跑起来杀，这就是千岁刀啊。钱老板也好，常公公也好，他是百花谷的人了。既然是武功，肯定是要冲人来的，上次杀老虎，这次宰狮子，什么时候他有胆量对人下手呢？

跨过小溪他停下来，喝一口水，抄起刀继续跑。跑跑自己还乐出声来，谁说我都不会，以后人送外号千岁刀小五哥。太阳就要上来了，已经有光从崖顶的林子里透出来。前面又变窄了，估计绕过这两座山，就是一条阳光大道了。

他提一口气，告诉自己跑三千步再停。转了个弯有人在前面等他，越跑越近他看到是小玉。一定有条捷径，令小玉跑到他前面。他先放慢脚步，离小玉几百尺的地方加速冲起来，从她身边超过。小玉在后面喊他：“昆仑公子，水已经烧好啦，锻炼得差不多，就早点回去休息吧。”

小五子脚下不敢停，说你先回去，我随后就到。他猛冲两里地，见小玉没追上来，他跑得更快了。两个尸体摊在前面的雪地上，他放慢脚步走过去，靠近尸体他几近崩溃，原地转了一圈，明白自己再也跑不出去了。就是被他杀死的那两只狮子，沉狮谷，这是个山谷，是个圆圈啊。他想放声哭出来，想出山谷光杀狮子不行，还要会轻功，上得了悬崖。那也不管了，既然出来了，就再往前跑吧，哪怕跑死在外面，也不回去洗个安逸的热水澡。

跑吧，小五子，打从出田独，你就一直在跑，这次让你在沉狮谷跑个够。没有希望，他反倒跑得更畅快了。他把刀收起来，甩着胳膊跑在阳光下，还是一样的路，前面变宽，再往前是小溪，他水也不喝了，继续跑，再前方路面变窄，继续往前两侧的悬崖高至上千尺，小玉还在原地等着他。

“我不回去，你放心，我肯定不回去！”他冲小玉大吼，加速超过她。

已经跑了两个时辰，他清楚下一个时辰的路线，变宽，小溪，变窄，小玉，再回到这两侧千尺的悬崖。他找有积雪的地方踩，要每一脚都是脚印，每一脚从雪里拔出来，每一脚踏进新的雪面上。有一脚下去他踩进雪下面的绳圈里，绳子迅速箍紧他的右脚腕，整根绳索向上提，小五子嘴里喊着我不回去，右脚套在绳圈里倒挂在空中，像一桶井水一路上升，一直升到上千尺的悬崖，吊在铁架旁边。

四周没有人，面前一个小木屋。冷静下来小五子明白了，这不是狮吼帮在抓他，这是山顶猎人自制的陷阱。木门打开，有人从小木屋里出来，穿了一身的野兽皮毛，头顶一个狼头的帽子，看样子要在山顶度过这个冬天，见到绳上挂的是人，她也很意外，慢慢往这边探。貌似是个女猎人，这么大的风雪，还是倒着看，小五子也看不清楚。走近时她问了一句：“少谷主？”

说话间起风了，小五子脑袋朝下，在绳子上摇摇晃晃，偶尔刚要看清楚，又被风吹了半个圈。他看不到，但知道都有谁叫过他少谷主，想仰头望去，却是深渊，他听见女猎人在后面泣不成声。她说天啊，本以为要再等半年，到春天才有机会救你。她哭着去抱住他，摸他倒着的脸问：“你是怎么跑出来的啊？”

捌

1

遇见小五子那天吴思若做了个梦，梦见自己在池子里洗澡，倒上牛奶，撒上花瓣，泡在水里吃，泡在水里睡，一直没出来过，可她总是感觉洗不干净，都泡出褶子了，还一遍又一遍用手搓，洗到第三年她终于扛不住了，从池子里走出来，赤身裸体，水淋了一地，她站在铜镜前，双臂环抱着胸，哭道：“洗不掉了，怎么办啊，我真的洗不干净了！”

之后她在夜里醒过来，二楼的客房，头天晚上她到的扬州，睡到现在天还是黑的。她睁着眼平躺在床上，不知道是几点，楼下的赌场依然喧哗。赌场掌柜的怕不热闹，不知从哪请来一位老先生，没日没夜在那儿唱评弹，一口苏州话也听不懂他唱的是什么。就当是背景音乐，赢钱的时候没人注意到他，只有输钱的人，一文不剩还舍不得离开赌场，耷拉着脑袋，听老先生唱那些英雄好汉出门就造反的故事。

赌鬼她见多了，给他们俩胆儿都不敢造反。以前在杭州紫竹院，对面就开一赌场，吴思若就没见过他们打烊。紫竹院是青楼，按理说就够热闹的了，可这边再怎么春色荡漾，总有累了睡觉的时候。感觉对面赌场开的是接力流水席，有赢有输，有去有回，赌桌上油灯都不带断捻儿的。

吴思若十四岁进紫竹楼，被老鸨练两年，十六岁开始挂牌子，一直待到二十一岁才被她师父大漠仙人赎出去。五年里她见过最多的就是读书人和赌鬼。读书人最麻烦，吟诗作赋还得让吴思若唱出来，清唱不过瘾，得弹琵琶古筝唱。赌鬼干脆多了，隔三差五就有赢钱的过来，大把撒银子，说把你们头牌叫出来，赢来的钱，出手也大方，非要挑缺点，就是这些人有点急，进来就脱衣服上床，完事就想走，气儿还没喘匀呢，裤子就已经穿上了，满口大话说今天手气这么好，过去再押几把，我能把这紫竹院都赢下来。

吴思若若干那么多年，也没见哪个能赢下紫竹院的，反倒是回头客都没有，连本带利地又输出去了。那时她还叫吴思若，紫竹院的时候叫芙蓉月，再往前叫小月，也没个姓。没爹没娘，打记事起就跟着师父，有一搭没一搭地练功，反正师父独宠她，把天捅个窟窿也不会怪她。十几年来，基本上师哥师姐负责受罚，她负责恃宠而骄。人家练到掌掌致命了，她这仙人掌打出之前，还得捧着仙人球拍几下。

后来师父终于着急了，跟她谈，掌法还可以苦练，但是你内力几乎都没有，再练已经来不及了。

“那就不练呗，”吴思若反过来跟师父讲道理，“上个月来的那个道士，说自己什么什么功练了三十多年，还说什么冬练三九，夏练三伏，一分耕耘方有一分收获，结果剑还没拔出来呢，就被师父你一掌拍晕了，一个多月不吃不喝，守着绿洲饿死了。早死晚死都是命，早知道这样，吃那三十年的辛苦干吗？”

大漠仙人想了想，差点让这小姑娘把习武之道给扭曲了。他说碰到他是例外，如果是江湖上的芸芸众生，多练一分总是好的。

“那我不离开你就好了，”吴思若说，“反正怎么练也打不过你。”

大漠仙人摇头说：“我大你几十岁，总要比你先死的，我死了你怎么办？”

“不还有师哥师姐吗？”

仙人沉默，看着她，最后看得吴思若有些发毛了，提醒她：“他们替你受了这么多年的罚，我死后，他们第一个捅刀子的就是你。”

师父说的没错，吴思若知道，有时候师哥师姐看她的眼神就是一副早晚弄死你的样子。但现在练

不是来不及了吗，她想，不行到时候我找个地方躲起来就好了。大漠仙人点点头，他说你的事师父也想了很久，总算有个两全的办法，我要送你去朋友那里学武，以后你练出来了最好，就算没练出来，也没人知道你的下落。

师父的朋友在杭州，大漠仙人送她过去，他们从罗布泊出发，两个多月才到江南，吴思若第一次出大漠，一切都是新鲜的，何况还是杭州，除了天堂就是这儿了，不要说市集、饭馆和水乡，她甚至都没见过这么多人。师父陪她连逛了三天，带她去金银店买首饰，去丝绸店挑料子，七八个颜色，选不出哪一个，吴思若数着泥锅泥碗泥滚蛋，一个个淘汰。后来把师父看心疼了，拿出银子，跟伙计说一种颜色一匹，全扛到紫竹院。那是吴思若头一回听到紫竹院这个名字，放下布料问师父：“他们是紫竹派的吗？”

紫竹院比大漠好多了，灯红酒绿，八仙桌上宴席不断，里面的师姐也好看，而且有几个跟立了大功似的，那些婆子和龟奴都围着她一人伺候。第四天一大早，师父要走了，嘱咐她好好练功，别老想着玩，给你备了八匹丝绸，他打听过了，一匹布能做二十件上衣，三十条裤子，想穿新衣服了就找人定做，过十年师父再来看你，到时候试试你功夫，就知道你有没有偷懒。

十年？吴思若想跟师父一起回去，杭州虽好，可也不用逛十年啊。仙人提醒她又忘了，你是来学艺的，脑子里还想着玩？吴思若不说话了，看着师父把银子装进两个大箱搬下楼。走的时候也不让她送，吓唬她，学艺不精，就不要出紫竹院了。吴思若要过很久才明白，这句话不是吓唬，此后七年多，她真的一步都没能走出紫竹院。

原来这里不叫师父，外人叫窑婆子，本门弟子喊妈妈，而且妈妈不止一个，每个妈妈带十来个弟子。吴思若的妈妈姓王，一把年纪还伶牙俐齿的，跟她说了紫竹院的各种好。王妈问她叫什么。吴思若说小月。王妈还在等她说。没了，就叫小月，她也不知道姓什么，从小就这么叫。名字没特点，王妈端盆花过来，说以后你房里就养这盆芙蓉，叫芙蓉月吧。

“那我姓芙吗？”“姓芙蓉！”

吴思若没听出她在抬杠，还挺高兴自己的月字留住了，加的姓也不错。王妈问她多大了。吴思若左手比划一，右手比划四，说自己十四岁。

“还早，”王妈说，“你可以再练两年。”

紫竹派都练什么呢，房间里放一顶缸，里面没有水，一只脚迈进去，然后就在缸沿上坐着，什么都不干，手不许扶，脚不许着地，一坐就是一天。到晚上也不让你安生，浑身酸痛刚躺到床上，王妈提了一篮鸡蛋进来，叫她起来，等会儿睡。鸡蛋不是给你补的，她捡十个鸡蛋放在床中央，让吴思若平躺上去，把鸡蛋枕在腰下面。

“明早鸡蛋碎掉一个，一鞭子，碎两个两鞭子，十个全碎，加五鞭，我要打你十五鞭。”

没准真会打，吴思若侧过身，小心翼翼把鸡蛋搂在怀里。睡到一半被一鞭子惊醒了。鞭子抽在后背上，吴思若缩在床头，瞪大眼睛看着黑暗房间里的阴影。

“我让你平躺在上面，可不是侧着睡。”

王妈手拿着鞭子，说完就推门出去了。吴思若从床头慢慢平滑下来，向上挺着腰，“咔嚓咔嚓”地做了一晚上潮湿的梦。醒来时鸡蛋都碎了，十五鞭打了她快一上午，后背开裂，血滴从衣服里渗出来。吃过中饭，吴思若要继续坐缸沿，后背疼得都直不起来。晚饭睡觉前，王妈又拿了十个鸡蛋过来。

“我教你一招，”王妈说，“屁股使劲往下翘，你要借肩膀的力量，挺住胸才能挺住腰，之后绷紧不动，起码保住一个，保一个少打六鞭。”

吴思若不说话，也绝不会哭，瞪着王妈，目送她出门。王妈走到门口，转回身扶着门框说：“芙蓉

月，你给我记住了，你有多大委屈，多大仇，都给我咽回去，练不出来，你死在这儿我都不掉一滴眼泪，要是你练出来了，做了紫竹院的头牌，总有我王妈巴着你那天，到时候你有多大仇，多大恨，随便你怎么折磨！”

吴思若想了想，吹灭蜡烛躺进被窝，照着王妈的方法做。屁股还没夹紧，就碎掉一个。无所谓了，反正明早也是全碎。入睡之前她尽量想些好事，早上一床的鸡蛋汤，从上到下十几层被褥，都被人换成新的了。就这一点挺好的，在紫竹院，王妈不要求她干一丁点的家务。

第二天醒来奇迹发生了，居然有三个鸡蛋没有碎，吴思若恨不得把这三个生吃掉。但七鞭子还是要打的，不知是王妈下手轻了，还是已经打了，好像没那么疼了。第三天早上又退回去，十个只留住一个，赏九鞭。反反复复，八个月过去基本不会碎鸡蛋了，偶尔碎一两个，王妈也舍不得下手打她了。坐缸沿更是轻车熟路，她现在荡着腿在缸沿上吃饭、背词、弹琵琶，干什么都稳稳的。

王妈已经开始训练她拨弦唱曲了，这些她理解，会点才艺总比种地的农妇好一些。可是练八个月的缸沿和鸡蛋到底有什么用呢？王妈轻轻一笑，你只管练就是，以后你就明白了。

那估计是练内力的吧？吴思若跟王妈说了来紫竹院学武的目的，不能光练内力，还得学点一招制敌的本事：“师哥师姐都等着师父一死，就掐死我呢，尤其是大师姐。”

王妈眨巴着眼睛，大概明白她师父是怎么把她骗过来的了，也明白这孩子在大漠长大，没见过世面，什么都不懂。怎么回答，她得好好想一想，最好有个答案能让她不怀疑，自己日后不必再解释，大家都省心，一劳永逸。

王妈想了三天，向杭州城里走江湖的要把事的都打听一遍，晚上让厨房炒两个菜，和她好好喝了一顿酒。吴思若第一次喝酒，一口下去辣得直往外哈气。王妈又给她斟了一杯，说你师说的没错，把你送到紫竹院，就是让你练功来了。然后她讲了男和女，男人是阳，功夫要一天一天练，十年二十年才有所成，而女人是阴，学武练功有先天优势，不用像男人那么辛苦，一拳一脚地练，在紫竹院，你可以把男人练好的内力一点一点吸到你身体里来。

“采阳补阴你听说过吗？”

吴思若点头：“好像听说过，但不是采阴补阳吗？”

“那是男人吓唬我们的，自欺欺人。”

王妈喝口酒，想了想，也许可以把自己推翻，换个更巧妙的表述，她说有些男人会的，采阴补阳，不但不把内力给你，还要把你的内力吸过来。这时候就像斗法，谁法力强，就能把对方吸垮。

“那怎么办，怎么办？”王妈讲了两遍，直到吴思若盯着她时，她说，“你要更加努力练功，一旦到床上，绝不能给对方喘息的机会！”

到了第二年吴思若要学习琴棋书画。王妈解释这是要诱敌深入，功夫练好，在战场上打仗是一回事，把敌人勾引到战场，又是一门技能。到十六岁终于要挂牌接客了，价高者得，最终夺标的是一个三百多斤的老员外，看起来身体还行，只是太胖了，走两步整幢楼都跟着颤，要四个人把他架到二楼，才不至于把楼梯的木阶全部踩折。

吴思若迎来第一个对手。那天晚上王妈去房间，跟她说了几句话。她把油灯换成红蜡烛，在床上铺一条白绫，将酒菜摆在桌上，把客人请了进去。她边陪笑边后退，面对着两个人关门出去。然后她还是不放心，叫龟奴搬两个小凳守在门前。万一有意外，真的，退双倍钱也不能让芙蓉月被这胖员外压在房间里。

开始她还能笑出来，她清楚地听见员外坐下来吃东西，吴思若在他身后呵斥，开始吧，你还等什么！可没多久她也笑不出来了，吴思若没有了呵斥，反而不断地哀求，求他不要这样，求他放过她。

似乎客人没听她的，到后来吴思若声嘶力竭地哭，大喊：“王妈救我，王妈救我！”

两个龟奴实在听不下去了，从板凳上站起来要冲进去。王妈张臂拦在门前，指着他们说：“谁也不许动，今晚挺不过去，以后也就是个短命姑娘。”

再往后吴思若没声音了，不知是活是死，只是脚下在震动，感觉整个紫竹院都被带得一起颤。房子都要碎了，两个龟奴缓缓坐下来，摇着脑袋低着看着地面。晃动越来越剧烈，忽然一声轰响，其他房间的窑姐儿和客人都出来往这里看。王妈摆手让他们回去，一只手捂着嘴屏息等待。要等好久，时间慢得仿佛每个人都死了几分钟，房门轻轻拉开，老员外整理好衣服走出来，塞给王妈两个元宝，慢悠悠地下了楼。

王妈看着手里的银子，迈进房门。似乎狂风刮过，染了血的白绫被吹到墙边，地上全都是碎了的瓷碗酒杯和饭菜，四条腿的床断了两根，床面像一个山坡面对着房门，吴思若衣服被扯烂，散乱的头发挡住半张脸，裹在红纱帐里，缩在斜下来的床尾处。王妈走过去，银子放在床边，将纱帐一层层打开。她没有死，还有温度，脸上的泪还没干。王妈把她头发捋到后面，露出她的眼睛。吴思若瞪着她，已经没眼泪可哭了，过了好半天才哑着嗓子说出一句话：“我赢了。”

此后她一直赢，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一百个，二百个，五百个对手，从来没有输给过他们。每个对手她都会记下来，叫什么名字，家住哪里，当什么官，发什么财。一半是因为成就感，得意，另一半居然是愧疚，她觉得自己成长的道路上有这么多人帮她，一旦有机会，功成名就那天，照着花名册的住址，欠人家那一份，总要还回去的。

每三天一次，王妈要她喝一种凉药，麝香和水银混在一起，特别香，又特别硬。有时候跟客人在房间，打一个嗝，满屋子都是怪异香味，这还不是她最怕的，她最怕水银从嗓子眼里蹦出来，像小铁球在地上乱滚。她问王妈喝这个做什么。王妈从任督二脉到急火攻心解释了半天，后来自己也编不下去了，直截了当地问她：“每个女人都会生孩子的，对吧？”

吴思若点点头，她说她明白了。然而她没明白，她要很久以后，一辈子都生不出来孩子的时候才明白，王妈和她师父毁她一生。

你看不到真相，所有人都对你说谎时，你会以为那是真的，你就应该那么做。紫竹院的规则是什么，姑娘都是来练功的，互相抢生意，就是抢能送你内力的那个男人。姑娘们背地里骂别人是婊子，就是这个意思吧，定期给她送功的男人，被别的姑娘抢走了。

第三年秋天她也抢了其他姑娘的男人。一个读书的公子，吴思若见过他好几次了，每次都是找丹姐。这天晚上还是搂着丹姐的肩膀上楼，吴思若在二楼一直盯着他，照王妈教的办法，两个肩膀各露出一半，冲周公子媚笑。果然在夜里，公子敲了她的门，两人摸着黑对弈斗法。完事后他不紧不慢地穿衣服，长吁一口气，跟她说：“虽然传功这事挺扯的，但你是我见过最卖力气的。”

这算夸她吗，吴思若问他怎么称呼，去哪里能找到他。公子随便说了个名字住址，吴思若心里默念几遍，他刚一出门，就点灯记在花名册上。

第二天紫竹院炸锅了，丹姐站在天井往上骂，她在紫竹院做了五年的头牌，是谁家的婊子，这么没大没小？吴思若推门出去，低头看着丹姐，犹豫何时动手，师姐师妹今天是不是要切磋一场。丹姐完全不怕她，她知道今天若是输了，守了五年的头牌就要让给芙蓉月这个小丫头。她双臂抱胸，越骂越难听，说她就是一贱货，人尽可夫的荡妇，干吗呆在紫竹院啊，就该送她到边塞的军队里去。

吴思若抓着围栏，一点一点泄下来，也许在说谎，她师父，王妈，大漠里的师哥师姐，紫竹院的所有姑娘，他们都在说谎，唯有丹姐在讲真话，她活了一十九年，信任她师父，信任她师父的朋友王妈，相信他们都在为她好，而他们让她做的，鼓励她做的，她想持之以恒努力去做的，居然全是羞耻，一生之耻。

2

吴思若是在那天晚上再次见到小五子的，快十个时辰之后，她在扬州客栈，夜里醒来，看着头顶的一片漆黑，想熬到天亮去吃点东西。公鸡打鸣的时候她反而有些懒了，侧身对着窗外，看着太阳一点点上来。扛到中午她昏昏欲睡，梦到小五子，梦到自己离他越来越远，再睁开眼睛天又黑了。并不是真的安静，楼下赌场的喊叫押注声时不时传进来，只是她能分得清，那是外面的声音，房间里很静，静得她能听到一只蜘蛛在墙角筑网。

她想她怎么还不死，睡了那么久，应该睡死掉才是，为什么还能睁开眼睛，看着这到不了头的黑暗。而且还饿，肚子叫得已经让她听不到蜘蛛在编网。好比睡不死，她知道她饿不死，只会死去活来。她憋足力气，给自己一掌仙人掌。除了疼什么用都没有，毒蛇是会被自己咬死的。

她把头发扎起来，扮成男装下了楼。要穿过赌场才是饭堂，如果吃饱了，想回房间休息，也要穿回赌场才能上楼，而且不是正对着，要拐三四个弯才能把饭堂和客房连接，掌柜的在这一点上费尽心机。那些押中了的欢呼尖叫声，一惊一乍地刺激着往来的客人们。

她没兴趣停留，在老先生的苏州评弹中找到通往饭堂的出口，人来人往，好容易挤到门口，吴思若停下来往回看，她看到了小五子，他坐在桌前，半睡半醒地硬撑着头，赢下银子还要庄家拨给他，他就要睡着了，头沉下去，又猛地醒过来，抓着银子要押注，庄家告诉他下把吧，刚叫你押你睡觉。

老先生唱着，那毕娘听，她是羞不胜，但听她句句言辞触奴心。吴思若走过去，离得越近，心慌，什么都看不到，眼里只有小五子，直到一对骰子飞过来，吴思若才意识到，她看小五子，而有人在看着她。

那人没想伤她性命，来势不快，吴思若伸手即握住一个骰子，另一个骰子打中她眉心，弹到地上。她朝人群看去，或庄或闲，大家各忙各的，唯有一个人和她对视。同样也是女扮男装，一身黑衣，吴思若想在哪儿见过她。就在昆仑山庄，也上了高台，头一个叫文思清，说是小五子的老婆，她是救她的那个。叫什么名字呢，挂在嘴边想不起来了。进山海关那阵，小五子跟吴思若说过，要是有前生今世，他就是他第一个对不起的。哦，她叫苏子瑶。

人群中她俩互相望着，小五子硬撑几次，终于收起银子，躺在长椅上睡着了。吴思若确定，就像不知道她在这里，小五子也不知道苏子瑶一直跟着他。她看见苏子瑶将面纱放下来，走到小五子身旁，抓一把碎银子，冲吴思若扭了扭头，意思是我们饭堂见。

就两个人，苏子瑶点了十六个菜，一壶女儿红，回身看到吴思若的眼神，问她怎么了，他有的是钱，他在这儿吃饱了玩儿，玩儿好了睡，咱们俩就不能吃点好的了？吴思若笑了，眨着眼睛说：“当然要吃好的，妹妹只是想再加两个汤。”

菜都上齐了，反而吃不了几口，彼此印象都不错，两个女人聊个不停。但还是不一样，吴思若叫他小五子，苏子瑶叫他昆仑公子。吴思若问她什么时候找到小五子的，苏子瑶说昆仑公子根本就没丢过。她说南京江里翻船的时候，她就知道昆仑公子在藏金条的隔层里，但她不能说，三个百花谷主都不是大漠仙人和蓬莱阁老的对头，她失声尖叫，装作小五子淹死了，找机会她就溜出来，在岸边随江面的棺材一起走，直到夜里小五子爬出来了，上了秦淮河的花船，不知道和那帮船上贱货都干了什么，反正等了快一个时辰，小五子才换身新衣服被送下船，然后就跟他到了扬州，赖着不走了。

吴思若一阵难受，杭州的花船她也曾坐过，还以为西湖水上是练功的好地方。她尽量不想这些，夹两口菜，问苏子瑶既然都到扬州了，为什么不索性现身，陪他一起走。苏子瑶凑前一点，低声跟她

说，因为还有人跟着他，两个人，一黑一白，都在赌场里守着他，你一会儿进去就能看见，正坤桌一个，后乾桌一个，装作来赌钱的，身上又没钱，庄家催了，就押个一文两文的。

吴思若好奇，这两个是什么人，要么抓人，要么放人，一直跟着算怎么回事？苏子瑶说听师父讲过，他们叫黑白镖人，江湖上专门帮忙寻人的，不管你要谁，只要出够了银子，管他是活人还是死人，早晚送到你面前。

“哥俩手头这么紧，看来小五子这单给的钱不多。”

“其实给的不少，但他们找了三年，花光了。”

“啊？”

苏子瑶说：“前天他们俩还吵架来着，我在窗下听到的，白衣服想抓上昆仑公子就走，黑衣服说不急，看他出扬州往哪走，顺路就跟着，省点麻烦，不顺路再抓他也不迟。两人吵一晚上，后来白衣服就开始翻旧账，说当初不让你接这单，你非要接，昆仑公子是谁都能找着的吗，这一找三年多，还把别的事都推了，风里来雨里去，一文钱不进账，你让我喝西北风啊？可黑衣服讲原则，他说行走江湖就是诚信，一件事没做完，怎能急着揽另一件事？”

吴思若也没见过黑白镖人，就觉得苏子瑶学得挺像。她倒杯酒，说一会儿我去对付黑衣服，你对付白衣服，然后就拉上小五子上路吧。酒被她一口喝干，苏子瑶握着酒杯不动，提醒她：“我们打不过黑白镖人的。”

吴思若说你都打不过，我就更不行了。苏子瑶点头，只能静观其变，说完还是不喝酒，筷子也放下了。吴思若让她多吃点菜，这可是扬州的蟹黄狮子头。苏子瑶摇头，笑了笑，表情忽然凝住，认真跟她说：“你不要再跟着我们了。”

吴思若吓到了，不清楚她怎么回事，反应了一阵，说：“我没想跟着，我也是碰到，还有什么叫跟着你们？你们是谁，你和小五子就是你们了，对吗？”

吴思若问了一连串问题，苏子瑶一句话都不说。她给自己又倒一杯酒，第二杯下去，她拍桌子，把小二叫过来，问他是什么酒。小二说女儿红，十八年的绍兴女儿红。吴思若苦笑，我杭州紫竹院喝大的，你说绍兴女儿红，一滴兑一缸吗？小二为难，说水多少兑了一点，但肯定没兑一缸。吴思若不想和他争，让他上原浆，价钱不是问题。小二站原地不动，说这是扬州，又不是绍兴，哪来的原浆女儿红？吴思若指着墙上的木板，那么大的字，原浆绍兴女儿红，是我瞎了，还是你瞎了？她站起来要打小二，掌柜的过来解围，承认字是他写的，但字是字，酒是酒，写字就是辅助你喝酒的心情，我写绍兴女儿红，就为了让你喝这酒的时候，能体会到喝女儿红的心情。

“够了！”

苏子瑶喊停，她一直靠在椅背上，看着他们吵。她让掌柜的去忙，至于小二，女儿红也好，状元郎也好，只请你现在走开。反而对吴思若，她一眼都不看，重拾起筷子夹菜吃，貌似也吃不动了，所做的一切，注意力集中在菜上，就是为了忽视对面的吴思若。她夹起狮子头，盯着里面的肉馅和蟹黄，漫不经心地说：“我刚才已经很客气了，还假装跟你亲近，和你一起吃饭，就是希望你能听明白我的话，离昆仑公子远一点。”

“为什么？”吴思若有点懵，“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女人，说变脸就变脸。”

“因为你不配他，”语气之冷漠，即使旁观者都会寒心。苏子瑶把狮子头放碗里，用筷子挑碎，低头闻了一下，“我喜欢吃狮子头，但这个我不碰，因为这个坏了，肉馅其实不错，五个月黑猪的前腿肉，可惜这蟹黄不行，不知哪个臭水沟里捞上来的，和这么好的肉馅搅在一起，把整个狮子头都毁了。”

3

她是离开紫竹院才改叫吴思若的，二十一岁，在杭州呆了七年，她被师父带回大漠。回去以后，多余的话她不问，每天只睡两个时辰，醒来就去练功。既然没有勇气去死，就得拼了命地好好活着。

又过了两年，大漠仙人放她出去了。行走江湖的第一年，她去了杭州紫竹院，她想去灭门，从王妈到龟奴，到丹姐，到紫竹院的每一个姑娘们，谁也逃不掉，满门抄斩。然而她做不到，雷峰塔，断桥下，她看着紫竹院前门庭若市，赌场里赢了钱的那些人，还是揣了银子就往对面跑，她居然情不自禁地笑了。嫖客，妓女，拉皮条，都是些寡廉鲜耻的人，凭什么他们就该死，凭什么她吴思若就能寡廉鲜耻地活着？

寡廉鲜耻会怎样呢，不会缺块肉，又不会少条胳膊，甚至能让你更有风情更妩媚，遇见小五子她知道了，羞耻的人生，会让你没有资格去爱别人。资格这个词有多可怕，我能，但我没有资格。

回到房间连睡两天，她感觉自己病了，裹在被子里一夜一夜地咳。第四天中午她下楼吃东西，穿过赌场时忍不住地多看小五子两眼，然后她看见了苏子瑶在远处盯着她。

她不想再讨嫌，没资格做的事情，就不要再去做。但师父要她在扬州等他，说有大事商议，而且她病得越来越重，没办法离开扬州。她忍住不下楼，反正连下床的力气都没有。第六天夜里身体好些了，她走下楼梯，穿过赌场，发现小五子已经不在，而那些，苏子瑶和黑白镖人都不见了。

黑白镖人动手了吗，她问小二是怎么回事，赌场里应该叫赶羊的，羊是羊牯，生手菜鸟进来，先会被他们削一遍。吴思若问他，之前坐这里的那位公子哪去了？赶羊的正埋头数赏钱，一遍数不对，又来一遍，两遍都数完才抬头说：“你要找他翻本儿？人都走啦。”

自己走的就好，吴思若问他去哪里了。赶羊的不理她，低头数第三遍银子。这意思再明显不过了，吴思若拿两贯钱给他。赶羊的连同这两贯钱一起数，数完之后说：“我帮他买的箱子，帮他雇的船，我说明儿白天再走，非要今晚走。你赶紧去江边码头，兴许还来得及。”

她问清楚怎么走，黑夜里追过去。路不算远，小半个时辰追到了江边，离老远就看见两个船夫帮他搬行李。吴思若记得他没行李，一个月不见，哪来的这几个箱子。看了一会儿她明白了，箱子是做样子，空手上船反倒是令人起疑。

小五子独占一艘大船，不远处还有几艘小船，整夜停在江边，只等客满起锚。她看着黑白镖人赶到江边，上了后面的小船。吴思若犹豫要不要也上那艘船，这时有人跳下来，在后面点了她的穴。

偷袭的人是苏子瑶，她绕到前面笑着说，送到这里就可以了，接下来就不用麻烦吴妹妹了。吴思若看着她，想解释自己并没想跟小五子。可为什么要跟她解释呢，她干脆不说，只说黑白镖人上了后面的船。

吴思若一客气，苏子瑶反倒不好意思了，纠结片刻，还是没给她解穴。她说以吴妹妹功力，一个时辰之后穴位自然就能冲开，劳烦你欣赏一会儿江景。然后她朝江面走出几步，似乎想到什么，回身对她说：“我再警告你一次，下一次就是杀了你，然后扒光你的衣服，哪儿高挂哪儿。”

她愈发觉得苏子瑶恐怖，不是做事狠，而是一点征兆都没有的变脸。她看着苏子瑶跑过去，离江边不远时停下来换成女装。船夫大老远就冲她喊，不上啦不上啦，这两位公子包船了！苏子瑶冲黑白镖人求情，说小女子命苦，赶着去奔丧，请二位公子通融一下。黑白镖人低声商量一番，白衣服的挥手让她上来。而小五子呢，开船之前他左顾右盼，看有没有人跟着他。真够可以的，吴思若看着笑出声来，四个人跟着他，还以为自己聪明绝顶，神出鬼没。

大船先开走，又过一炷香的功夫，小船也跟着起航。江面又恢复宁静，起码两个时辰，吴思若还是站在原地动不了。苏子瑶的功力胜她三五倍不止，一个时辰冲开的话，是高估吴思若了。

直到东方既白，江水涨潮，吴思若才能活动。刚开始浑身发麻，她瘫坐在地上。后来下雨了，她还是站不起来，努力让自己转过去，不去看江面，浑身湿透地看着来时的路。三年多以前也是这样，那时被大漠仙人从紫竹院接走，连骑了三天三夜的骆驼，紫竹院练了七年的采阳补阴，现在连赶路都要浑身酸痛，还没到绿洲便已从骆驼摔下来，动也动不了。她坐在砂砾上喘着粗气，师父提醒她早点起来赶路，不然等起风就跑不出去了。

她摇头，哑着嗓子一句话说不出来，于是再一次地摇头。她想死在这里。后来果真刮风了，那些碎沙会像海水一样汹涌，一层层地翻滚起来。两只野骆驼受惊发毛，嘶吼着逃窜。仙人没法驯服两只，一怒之下将它们全都击毙。仿佛掉到海水里，骆驼刚倒下来，淹没在流沙里全然不见。吴思若也差不多，沙石淹到她腰间，淹到她胸口，最后脖子以下全都埋进去了。寻死成功的一刻，她反而挣扎起来，她喊师父救我，她求师父别让她死在这里。

可流沙已淹到了鼻子，抓着她的头往上拔自然是身首异处。除了绝望地喊，吴思若没有哭，但第一次看到师父哭了出来。他说你别着急，你要是死这儿，师父就陪你一起埋进来！后来她看见了，流沙已到头顶。他徒手挖她四周的沙子，流沙每罗预淹三尺，他拼了命也要保持住每罗预挖三尺的速度，别让吴思若被淹掉。

大概一个时辰，风终于停了，大漠仙人一点点把她从沙子里掏出来。他背着她回去，吴思若在他背上睡了一半宿。就是这个时候，东方既白，她在师父背上醒来，透过肩膀看着师父又走了两里路，她说没必要救她，自己像一张写错的宣纸，就该揉成一团扔掉，难道还可以接着往下写吗？师父背着她，又走出几十步，说：“也许我是故意写错的。”

“所以我恨你。”

仙人没说话，也没放下她，慢步前行。吴思若仰头看到前面大朵大朵的云，她知道快到了。她说师父，万一我还活着，往下活，活二十二岁，二十三岁，你别叫我小月了，也不叫芙蓉月，我想好自己叫什么了。

“吴思若，”她说，“从此我叫吴思若，吴是吾，是我，思是想念，若是你，不知道那个你是谁，但既然活着，就得盼点什么，哪怕盼不到。”

“以后就叫你吴思若。”

她伏在背上笑了笑，即使盯着看也不易察觉的微笑。前面下雨了，沙漠里的雨只下一片云，远远望去就像一个断点的水柱。那些零零散散的七色光芒已经准备就绪，一等雨停，就彼此相连，成为一道彩虹。

雨没有停，吴思若可以走路了，告诫自己一百次，能动的时候还是去了趟岸边，站在小五子上船的地方，对着江水又哭又笑。可能没有哭，只是雨太大了，一颗颗地打在脸上。她冲江面大喊，仿佛要让埋在沙漠里的芙蓉月也听到，她遇见这个若了，虽然她没资格去爱，但她可以活下去，她可以用尽余生去想念他。

4

她师父加急送信给吴思若，要和三师叔绕道去趟少林，让她在扬州多等几天。她也不知道他们去少林干什么，仙人和阁老两个人，想想都能猜出，他们要把少林天翻地覆成什么样。那就多留几天吧，赌场楼上她是不想住了，她留下记号，找个清静地方，推开门就是一小片银杏林。扬州盛产银杏树，有庭院的地方都会种上几棵银杏树，到了入秋时节，满眼都是金灿灿的银杏花。

仙人和阁老造访少林的时候，文思清那时已经走了，和田扒光一起下了山。仙人和阁老开始还算

礼貌，没往山上闯，叫知客僧传话，说大漠仙人携蓬莱阁老拜访少林方丈。阁老怕他没听明白，又重复一遍，蓬莱阁老携大漠仙人拜访少林方丈。等了两刻钟，知客僧下来了，说方丈最近闭关修炼，还请二位晚些再来。仙人问他要闭关多久。知客僧说大概要两个甲子。

阁老还要算一算，仙人早就反应过来，反问他：“两个甲子是一百二十年？”

“啊，方丈悟性这么高，兴许一个半甲子就能出关了。”

阁老问他什么功夫，要练这么久。仙人白他一眼，这都不算敷衍，简直在羞辱，你还听不出来。阁老不理睬这些，他深知一些精妙功夫，练个百年也是可能的。他只是在追问：“你刚才是怎么传话的？”

“我说，大漠仙人携蓬莱阁老拜访少林方丈。”

“怪得不见我们，你传错了。你想想，我是怎么跟你说的？”

知客僧看看面前两位，明白他的点在哪了，他改口说刚传了两遍，第二遍是蓬莱阁老携大漠仙人。

“你在撒谎，”阁老盯着他，推开知客僧就往山上走，回头指着他说，“不是我要闯你们少林，我很懂礼貌，我师父在这儿，我绝不会失礼，是因为你在撒谎，我要跟你们方丈讲。”

仙人没那么多托辞，陪他一起上了山。两人赖在少林寺不走，阁老找了各种借口要见方丈。吃过晚饭有好消息传过来，罗汉堂的一位高僧春光满面地告知二位，本来要闭关两个甲子的，借二位佛光，方丈师兄两个时辰就顺利出关了。

方丈坐正位，仙人和阁老坐在一侧。方丈问他们所来何事。阁老说，路上接到大师兄消息，得知师父在贵寺藏经阁。方丈问他大师兄为何人。阁老说，大师兄是南海真人，我是三弟蓬莱阁老，这是我二师兄大漠仙人。方丈点点头，问道：“所来何事？”

问几句话，两个人明白了，这是中了断魂掌，跟小五子那掌不一样，大师兄的功力更深了。不单是忘掉过去，此时此刻还会持续健忘，说三句话就想不起来第一句说的是什么。方丈还在打听，阁老干脆不回答，四周看着，反正告诉了也是忘，你甚至都会忘记我曾对你失礼，拒绝回答你问题。

刚才满面春风那和尚像是掌事的，阁老扭头问他，能不能让我师兄弟二人见一面师父。高僧迟疑不决，方丈怒视道：“我连你二人所来何事都不知道，如何带你们见师父！”

高僧还是决定带他们去，方丈的罗圈话比车轱辘还圆，八光又不在山上，不遂了他俩心愿，两个老头能把少林寺拆了，改成武当紫霄殿。

过去的时候天黑了，要不是跟着一群和尚，脑袋反光，两个人都看不清脚下的路。藏经阁的院门没有关，仙人、阁老往里走，藏经阁的大门也开着，两个十几岁小和尚分列两扇门前。自从八光和文思清下山以后，照顾沈老前辈的担子落在兄弟俩身上。站在门左侧的哥哥扬起右手，说沈老前辈吩咐了，二位就在这儿止步吧。

阁里没有点蜡烛，外面望进去一片漆黑，阁老低声确认，我师父在里面？这次哥哥弟弟差不多一起抢话，说在的，有什么话就在这里说吧。阁老抬起头，疑惑地看着黑洞洞的大门，这时里面传来沈老前辈的声音：“是宁肃告诉你们的吧？”

阁老愣了一会儿，跪地行礼。仙人站在后面，也跟着喊了声师父，没阁老那么激动，双臂撑地，弯膝下跪。沈老前辈失望叹息道：“谁让你们一起来的？”

当年师徒四人在藏南学武，三个弟子都是自幼被师父收养，自大到小起的三个名字是宁肃、静肃、霄肃，至于真人、仙人和阁老，都是三人后来自立的门号。二十四年前沈老前辈的《三藏经》被偷，一时查不出来是谁，索性将三个弟子全都逐出师门。宁肃往南，做了南海真人，静肃进西域做了大漠仙人，霄肃一直往东走到尽头，成了蓬莱阁老，从此以后都没有见过师父。分别那么多年，此时竟相顾无言。

仙人问，师父近来身体可好？沈老前辈说一百多岁的人了，身体好又如何，坏又如何。然而中气很足，听声音仙人还不敢在师父面前造次。阁老一直叩首在地不说话，反倒要师父主动询问。他说霄肃，你不是到处放话，一直想让我出来，问我几句话？阁老支吾了半天，说知道师父很好，我那些话不问也罢。

沈老前辈嗯了一声，转而夸仙人内力长进不少。仙人说这么多年，一直不敢忘记师父教诲。沈老前辈笑了笑，说你假意行礼，双膝没沾地面，一直靠臂力支撑，居然气息还能那么平匀，真是难得。既然被识破，仙人干脆站起来，承认师父果然洞察得仔细。阁老皱眉看着仙人，他反正是不会起来。

“静肃，你还在生师父的气？”

“不敢，”仙人说，“我既然是师父养大教大，师父自然也有权力将我逐出师门。”

“不是我赶你出去，为师当年忧虑的是《三藏经》，你们也知道，经书里面讲的是断魂掌、仙人掌、蓬莱掌，这三掌只要学会其中一掌，便足以称霸武林，为了不令某一个人胡作非为，你们师兄弟三人我各教了一掌，能让你们相互制衡，不至于有谁一家独大，成为武林的祸害。只是不知你们谁起的歹心，偷走了《三藏经》，要知道，谁学会这三掌，随时就可以杀另外两位师兄弟。留你们就是在害你们，不要说江湖如何如何，我师门就先遭这不肖子弟灭门，所以我让你们出藏，往南往西往东，一直走到头才可以停，互相离得远一点，老死不相往来。”

仙人深鞠一躬，说弟子明白。师徒又说几句话，沈老前辈下了逐客令，说什么不早了，这是少林寺的地界，就不要打扰出家人清修了。阁老又磕了一个头，说师父保重，弟子明年再来看你。师父要他不许再来，不要逼得他再换地方。阁老面朝着大门退出去，就要走出藏经院时，沈老前辈叫住阁老，霄肃，我知道你要问我什么，你不必再找灵儿了，当年她的的确是摔死了，灵儿的事是师父的错，师父这二十多年早该跟你说，师父对不住你了。

阁老站在门口，一下子就绷不住了，几乎是哭出来的声调喊师父，扑通一下就跪了下来。

5

仙人带阁老来到扬州，说要给他看样宝贝。头几天住在那家有赌场的客栈，阁老输得精光，顺便帮仙人也输了不少。好像仙人有输不完的钱，前五十两银子刚砸进去，又有二百两齐整整地装在盒里，摆在阁老面前。三番五次，这回阁老不拿了，扭头把银子推回去，说你带我来扬州看宝贝，你要是想用千八百两银子，就把我九宫图换走，我还是趁早给你打个借条。

“银子而已，”仙人说，“就是三万五万两，也不叫宝贝。”

仙人让他放心去玩，先把赌瘾过足了，咱们再聊。可阁老不是小五子，武功那么高，看人摇骰子就跟瞎了眼似的，那种最次的羊牯都能把他赢得晕头转向。连玩几天，阁老自己放弃了，天生不是赌博的料。他给仙人写欠条，从你这借一万两有没有，算利息还你一万五！

仙人看着他笑，说其实借了你三万五，不过无所谓，数目你随便写。阁老倒抽一口气，仰头看大厅棚顶，三万五，买这赌场都够了。他咬牙写了个五万两的欠条，按过手印推过去。仙人拿过来，一字一句地读一遍，一扬手把欠条揉成了粉末。

说让你过足瘾，肯定是不用你的钱。仙人问他玩好了没有，我们换个地方去玩。他去门口看柱子上的仙人刺，阁老知道那是记号，以前师父教过，阁老一直没用着，师兄弟都是老死不相往来，自己又不愿收徒弟，不像仙人，二十多年收了百十来个弟子。好像仙人改了一些，左改成右，南改成北。约莫一时辰，两人到了一个客栈，门口一片银杏林，吹起风来哗啦哗啦的。

仙人那个女弟子也在这里，二师兄一百多个弟子，阁老就记住这么一个女娃娃。他记得脸，不知

道叫什么名字，好像是昆仑公子相好的。客栈环境不错，仙人干脆把整个客栈包下来，其他客人赶走，进扬州城抓来两个厨子，换着样地给阁老做菜吃。光有好菜也不下酒，仙人隔天又请来一个戏班子，生旦净末丑，一个不少地在台上翻跟头。

仙人问阁老怎么样，这里住得还舒心吗。阁老说好是挺好，但你能不能把那个女娃娃支走，她在我紧张，酒都喝不下去。仙人看着他桌前，菜没吃几口，筷子都被他扎到桌子去了。

不是年纪大，早二三十年前，阁老就这样，见着漂亮姑娘，满脸通红，浑身不自在，不是掰筷子，就是怼汤匙。那时候师兄弟三人关系还不错，他大师兄，后来的南海真人老笑话他，说你就一直这样吧，没姑娘能看上你。没外人的时候，阁老还能据理力争，不行就跟大师兄打一架，可要是外人在，比如大师兄后来娶进门的嫂子，阁老就结结巴巴地说不明白，干脆再捏碎两个勺。还好嫂子如月对他不错，给他台阶下，跟南海真人说，以后会有好多姑娘喜欢你三师弟的，他那个叫少年感，哪像你，看字画比看我还亲，不关己的事情，一点好奇心都没有。

几年后他真遇到一个能跟他两情相悦的女人，他克服紧张，每天都提醒自己说话别结巴，看她别脸红。后来有了灵儿，再后来一拍两散，那么多人，那么多事，像一拳打在镜子上，一下子全都碎掉了。

想起往事，阁老一时难过，一声不吭地连喝了几坛酒。喝到深夜，仙人让那个女娃娃扶他回房间。他指着夜路警告她，你别碰我，我能走回去。然后也不知道，走的是不是直线，只知道女娃娃一直跟在他后面，怕他摔倒，随时去扶他。走到岔路口，他停步左右看，哪一个更像回房间的路。他问后面的娃娃叫什么名字。女娃娃说她叫吴思若，三师叔，您往右边走就行。他点点头说好名字，嗯，好名字，然后摔倒在左边的路上。

第二天他状态好多了，再见着吴思若也不再浪费餐具，心情不错还上去唱了两段。他给女娃娃灌酒，盼着她能喝多，送她回房间，把昨天的人情还上。吴思若干杯不倒，结果他又喝多了，他记得走右边，记得走直线，结果上楼梯时还是绊了个跟头，被吴思若扶到床上。

天天这么喝，确实比在蓬莱阁好多了，但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吃喝饮用都是二师兄开付，也该识趣点告辞了。这天晚上他主攻仙人，一次又一次地跟他碰杯，他说吃你的，住你的，赌的还是你银子，这些都是我欠你的，反正九宫图在我这儿也没用，所以你也不用拿什么宝贝跟我换了，我送你了。

“说一不二，宝贝还是要给的。”

仙人让吴思若去后厨加两个菜。阁老明白他是在支走吴思若，他看着仙人，仙人看着吴思若，仿佛在等她走远，才把宝贝亮出来。可是，好奇心啊，阁老还是忍不住催他快点，让他看看是什么宝贝。见仙人没反应，阁老干脆要伸手到他怀里掏。

“不在我身上。”

“那你放哪了？给师弟看看。”仙人笑了笑，转头又盯着吴思若。“她去拿了？”

“差不多，我带你来扬州看宝贝，已经看了几天了，居然还问我，宝贝是什么。”仙人指着吴思若的背影说，“她就是宝贝啊。”

6

不可能，一切都太糟糕了，虽然你是我师父，虽然你养过我，救过我，教了我武功，可你也恶心了我七年，甚至恶心了我下半辈子。阁老离开后，仙人和吴思若谈了这件事。她明确跟师父讲，我是吴思若，不是芙蓉月，跟阁老生活一年，陪他吃一年，跟他睡一年，怎么可能提出这种要求？吴思若觉得不用再谈了。她收拾包裹，准备离开，她让仙人想清楚，不甘心的话，你就在这客栈把我杀了，

一旦我走出房门，你我师徒恩断义绝。

吴思若说完转身继续收东西，她听见仙人在身后叹息，此时听来愈发假情假意。她背对着他，等他一掌打死她，哪怕是仙人掌，滴水不进，干涸而死，也胜过永远活在他的阴影下。可仙人舍不得杀她，包裹收好时，他站在门口说：“你走吧。”

出门的时候，仙人已经备好马车和车夫，他从车里拿出一个箱子，说为师一直想送给你，也算是师徒一场。她问他是什么，他示意她看看。她把箱子打开，莫名奇妙的一些小玩意儿，一些首饰，一些衣帽，但都是用过的。

“到底是什么？”“你仔细想想。”

肯定有点意义，她一件一件翻，没一样是她的，别人的，甚至都不算二手货，耳环只有一只，项链还是断的，但当她把耳环和项链摆在一起的时候，她想起来了，这是丹姐戴过的。她拿起金镶玉的戒指，王妈一直戴在中指上的，一顶深青色帽子，那是紫竹院龟奴的。她把所有东西放回去，想了想，抬头问：“所有人你都杀了？”

“我知道你下不了手。”

不是下不了手，而是他们没有罪。说不出感激，也怪不着他，她合上箱子，原封不动地还给仙人，说既然过去了，就像流沙一样埋起来吧，她不用马车，给她一匹马就行。仙人牵出两匹，说为师送一送你。吴思若皱眉看他，摇着头。

“之所以让你来扬州，我带阁老来扬州，本来是要带你去个地方。”

她也不知道去哪里，仙人骑马走在前面，说不上着急，扬州城往东三十里就到。吴思若在后面慢慢跟着，走出客栈的银杏林是一片稻田，秋收季节，田里的农民也多了起来。仙人感慨，要是当初没跟师父走，不学武，老老实实种一辈子田也挺好的，至少不像现在这样提心吊胆，机关算尽，拿你去换九宫图，这就是个幌子，我就是希望你在蓬莱呆两年，好知道他在练什么功，偷《三藏经》的人是他，还是你大师伯。

“我以为偷《三藏经》的人是你。”

“是我就好了，我是想偷来着，谁让我害怕师父，下手晚了。我们被师父赶下山，互相提防，离得越远越好，南海、大漠、蓬莱，三个人画了那么大的三角形，但那个人总有三掌练成，找到我的时候。一掌打死还好，拿断魂掌和蓬莱掌羞辱我，可是生不如死。所以早二十年，我就在准备礼物，投其所好，念在旧情能让我死个痛快。我爱钱，你大师伯爱字画，这二十年我帮他收集了好字好画，你三师叔是好色，还不是普普通通的淫魔，很腼腆的那一种，总要下点功夫，找到那么一个女人，美貌，聪明，年轻，甚至还精通房中术，彻底把他拴住。你以前问过我，为什么送你去紫竹院，因为打从你还是婴儿的时候，我收养你那天，你就是我想送给他的礼物。”

吴思若停下来，盯着他。貌似快到了，前面又是一片银杏林，仙人招呼她跟上来，看完你就走，相忘江湖，各不相欠。已是斜阳落日，阳光洒在银杏上，感觉全身都在被金光笼罩。林子深处有一个宅子，四进的大院。仙人下马，带着她穿过每一个院子。

差不多十几个人住在山庄，看到仙人鞠躬致意。他们身手都不错，仙人说，守得住我要给你看的东西。吴思若跟着他，左右张望，宅子走到头了，还没见到是什么东西。仙人在后门停下来，敲了敲上面的铁索。不一会儿，两个中年人端着两个大盆，小跑着过来。一个是满盆的菜，另一盆是几百个馒头。端馒头的人打开锁，推开大门。

吴思若以为有什么，门外只是一片金灿灿的银杏林。脚下是往来多了，踩出的一条土路，仙人走出宅子，端馒头的回身端起铁盆跟上来。仙人问他，这两个月怎么样。他说都挺好的，没有死的。

“尽量都活着，我要用他们。”

几人在一片草坪前不走了，吴思若走近才发现，那是染了绿色的一张席子。仙人对她招呼，就是这里了。说完他把席子掀开，吴思若完全傻掉了。席子下面是一个百尺深的大坑，底下全都是人，上千人之多，衣衫褴褛，脸上混着血，混着泥，甚至还混着尿液粪便，一个个伸出手臂往上看。仙人冲装馒头的点点头，他端起铁盆把馒头倒下去，之后是菜，泼水一样撒进去，菜叶子浇在头上脸上，他们捡起来塞进嘴里，再去抓别人脸上的菜。

“这是什么？”吴思若问。

“我去紫竹院，帮你杀掉那些窑婆子窑姐儿，清理衣物的时候发现，你还有个本子忘在那儿，从第一个到第一千多个，多大年纪，哪的人，叫什么名字，你都认认真真的记下来了。我心疼你啊，这些都是从我们小月床上爬下来的，怎么能放到江湖上，任由他们瞎说呢？于是师父破费十万两，花了半年多的功夫，雇人把他们一个个都找回来，一千多个人，除了几十个死了的，都给你找齐了。”

吴思若看到了那个公子，她从丹姐那儿抢来的，半夜来敲她的房门，好像临走时还说她卖力气。有个老头很眼熟，人虽然不算胖，可是皮肤一层一层跟沙皮狗一样窝在一起，刚抢了半个馒头坐在地上吃。她想起来了，她的第一次，三百斤的老员外。

吴思若跑几步去银杏树下呕吐，吐过一次还是恶心，她手指抠着嗓子眼，胃里吐不出来，倒是眼泪止不住地往外涌。仙人走过来，轻拍她后背，让她注意身体，千万别死了。

“当然，更不能寻死。你死了，你那个小五子看见这些人，会很伤心的，帮师父做点事，只要你去和蓬莱阁老住上几个月，这些人我帮你埋了，就是了。”

实在吐不出来了，吴思若站起来，满眼泪水看着大漠仙人问：“为什么，仙人派那么多师姐师妹，长得好看的，比我聪明的，那么多女孩，为什么你偏偏选中我？”

“命吧，”大漠仙人又叹一口气，望着斜阳说，“有些人就是生来命苦。”

玖

1

苏子瑶知道那一黑一白两个怪物有问题，陆路转水路地跟了一路，就是冲着小五子来的，但不知道是吉是凶，明明要杀他，却把前面的绊脚石全给清除了。过了嘉峪关，他们终于动手了，两个人把他掠上马车，日行八百里向北狂奔。一直到那个小旅馆，他们请来了狮吼帮齐师叔，苏子瑶才明白，这事跟狮吼帮有关系，乔帮主要小五子。

他们要小五子做什么呢？苏子瑶跟到悬崖顶就下不去了。看着大门在前方合上，齐师叔的马车仿佛坠落一般向下俯冲，一直等到天黑，谷里依稀闪着灯笼，鞭炮和唢呐声时不时传到谷顶来，该不会是搞什么活捉小五子的庆典吧。晚些时分六公子也来了，那么高的功夫，一身白衣踩在雪上都不留脚印的。她看到他一个人进去，又看到他一个人出来，连他也没能抢出小五子，那留给苏子瑶的只能是等待。

她掏出一个树洞，垫上枯叶睡在里面。她等了一天，两天，三天，一个星期过去她该考虑现实问题。吃的还好，奇形怪状的树上还有一些奇怪的果子，有毒没毒总要吃了才知道，睡一觉还活着，那这种果子可以继续吃。到十一月这种果子都没得吃了，树上光秃秃的，北方已经彻底进入冬天。得过且过，没有了果子，还可以挖草根，直到一夜狂风大作，她在树里冻得瑟瑟发抖，四周隐隐发出咔嚓咔嚓的断裂声。快天亮时轰然一声巨响，树干拦腰折断，雪片直接打在脸上。苏子瑶从敞顶的树洞里站起来，她知道想尽办法也要造一间屋子了。

这很奇怪的，她跟踪一个人，保护他，那个人被抓到谷里，她居然要造个屋子守在门口。头几天她还边砍树边问自己，真的要在这里过冬吗？回百花谷通报谷主，可能是更好的办法。造一个屋子要二十七根木梁，她多砍三根作为备用。三十根木头摊在悬崖时，她也不再犹豫，无论如何都要把屋子造好，大雪封山，她回不去了。

一间屋子四面墙，一个顶，天气太冷，她把时间倒过来，每天正午睡觉，夜里拼命盖屋子，才不至于让自己冻死。十一月中旬屋子盖好了，屋子里点上火堆，她暖洋洋地睡了一天一夜。

猎人生活终于开始了，没有弓箭，她在山上绕了两个时辰看到一头孤狼。她看狼不怕她，就想起小时候长辈们告诫的，不要和狼对视，狼向你走过来时，站着别动，不要后退闪躲，要装作你一点都不怕它。这些她都反着来，她看着狼的眼睛往后退，那只孤狼向她走几步，盯着她，忽然转身逃了起来。这就不好办了，路面平坦也许能追上它，可此时雪有小腿那么深，前脚踩进去，后脚要使力才能拔出来。她提剑追狼，踩着雪，绕开挡在面前的每一棵树，踏过结成冰的河流，追了两个时辰，终于把它逼到悬崖。孤狼身后是上百米的悬崖，她求它不要跳崖自杀，不敢再往前，向后退几步。狼在崖边一动不动，一人一狼，对峙到天黑。到最后苏子瑶也耗不起了，索性拔剑冲上去。孤狼向后退两步，后腿险些踩空，回头望一眼深渊，露出獠牙朝苏子瑶扑过来。

禽兽是不会自杀的，夜里苏子瑶吃着烤狼肉，想明白了这件事，实力再悬殊，也存在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可能性，为什么偏偏是我死？她用剑将狼身一片片地切下，扔到火里烤熟。还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小事，苏子瑶现在才想到，你要吃狼，狼本来也是要吃你的。

一顿吃了一小半，剩下的一大半她扔在雪地上，提剑守在不远处。夜里果然还有只狼闻着味来了。从这只狼吃下第一口开始算，苏子瑶趴在雪坡上，数着一二三，跳起来将狼头斩落。

小半个月斩了七八只狼，狼皮剥下来，衣帽有了，被褥也有了，将狼牙嵌木棒上，连新的武器都有了。十二月有人从沉狮谷出来，带来的消息是昆仑公子娶了乔文君，成了乔帮主的女婿。那个人姓

刘，谷里负责食物储备的，从始至终都没有看出苏子瑶是女人。也是她故事编得好，说自己家有妻小，得罪了朝廷，满门抄斩，来到北方只想做一名猎户。那个人带酒来，苏子瑶请他吃狼肉，三五杯下去，得知两人早就有事，乔文君的儿子都是昆仑公子的。苏子瑶醉得更快了，再喝上两杯，就倒在狼皮上不省人事。

醒来时一些事反倒想通了，好像小五子说过，人是不会变的。她喜欢昆仑公子，不管他做了什么事，昆仑公子还是她的昆仑公子。这么想心情反而更好了，她要弄更多的狼皮，不止是狼皮，还有狮子皮、老虎皮，再打一把椅子，套上虎皮坐上去，每天威风一百遍。就算只做一名猎人，这个冬天也要把生活搞起来。

可是打不到狼了，血肉残骸放到雪地上，几天都没狼理会。也许要新鲜活的。她把自己当诱饵，到处去躺，看着白蒙蒙的冬日阳光，躺到手脚冻僵了，也没一个四腿禽兽过来闻闻她。

又要满山寻找猎物，她提着剑，像是找野兽化缘似的，学各种兽叫，低头找脚印。连出三天空手而归，天空一只秃鹰嘶鸣而过，她仰头看着，再看看周遭漫山的白雪，她琢磨着，她真的可能是方圆百里地上唯一没有冬眠的动物呢。

她把狼骨残骸收起来，化了雪水熬汤喝，算着剩下的这点狼肉狼骨，够不够她熬到正月的。事实上她已经记不住日子了，一天又一天，但她知道腊月一定没过去，沉狮谷的灯笼好久不打了。

要换一个打猎方式，找不到，追不到，就看看有没有死耗子撞到她这只瞎猫。她挖干草，搓成长绳，套一个圈，挂根骨头扔到谷底。悬崖四周她扔了十几根，在屋里外造了一个绞盘，十几根绳全都系在上面。只要有动物踩进绳套里，绳子动一下，她就使劲收紧绞盘。每天醒来第一件事是火堆续柴火，第二件就是盯着绞盘上的绳子，然后就没有第三件事了，一直到睡觉。

这根本不是办法，你不能钓鱼一样地钓狮子老虎。狼肉早吃没了，那些狼骨也已经煮了三四次的雪水喝汤。是不是要对这个世界说再见了，真是讽刺呢，她五岁练功，练了快二十年，虽不是一流高手，但行走江湖总不是无名小辈，到最后却要饿死在这里。

事情总会有转机，如果生下来都是一个奇迹，那么活下去也不应该有多难。这天早上绞盘终于动了。她抡着胳膊转绞盘，确定是野兽，越转越吃力，有一阵没力气，绞盘还往回放了几圈，一直拉到顶，从门缝能看到一个黑影吊在桅杆上。她将绞盘固定，提刀出去。

推开门的一刻她失望了，那是个人，就算饿死，也不能人肉入口。她放下剑，绕着倒挂的男人走了一圈，哭着去抱住他，摸他倒着的脸问：“你是怎么跑出来的啊？”

2

看来是要在山顶过年了，大雪封路，一个人出不去，两个人照样没有办法，往大了说，就是来一个军队，一样在冰天雪地的悬崖上遭罪。

吃的总还有办法解决，雪地上两只狮子，够他们吃上一阵子的。他们捱到天黑，实际上是小五子一觉睡到夜里，苏子瑶把他套绳圈里一点点放下去，卸下绳索他摸黑找了一大圈，希望沉狮谷的效率别太快，别当天就把尸体清理干净。靠近铁笼的地方，他找到了两具尸体，一公一母，也不知道哪只口感好一点。公狮子略轻，他拽着尾巴走在雪地上。慢慢看到绳子时，黑暗中一声低吼，月光下一个黑影罩在他头顶。

他们又弄来一头新狮子？这一点沉狮谷效率够快的，一天没狮子浑身难受。小五子不敢回头，拖着狮子匀速前行，可面前的阴影却越来越大，狮子加速上来了。他右手抓尾巴，左手摸摸身上，没带

刀下来，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拖着死狮子逃跑，或是扔下死狮子跑得更快。他脚步加快，还是没能摆脱身后的阴影。他跨着步子往前跑，死狮子在身后的雪地上趟出一条道，但凡有希望，就不要松开右手的狮子。单脚已经踩进绳套里，左手拉着绳子，冲上面的苏子瑶喊着：“快拉我上去。”

小五子催她快点，绳子开始往上提，身体一下子倒挂起来，脚套在绳圈里，腾出两只手死命拽着尸体尾巴。追上来的狮子朝倒悬的小五子扑过来。他闪开左手，狮子扑了个空，从尸体上翻了个跟头。等它做好跳跃姿势，再一次扑过来时，只咬到死狮子的头。绳子在一点点上升，狮子不松口，小五子不松手，最后连它都被提了起来。离地面三四十米的时候，这只狮子也害怕了，牙床紧合，四肢在半空中一动不动。

小五子，死狮子，还有这只活狮子，都在这根绳子上一下下地升起来。上面的苏子瑶拽不动了，速度越来越慢，有那么一阵还在往下沉，定在半空一动不动。最后一个办法，你死我活，总不能空手回去，饿死在上面。小五子将死狮子尾巴缠在左手臂上，空出右手，隔着死狮子去戳狮子的眼睛。第一下没有戳到，他左胳膊使劲，把尸体往上拽，伸右手能够到它眼睛的距离，一下子戳上去。狮子紧闭眼睛，不敢咬他胳膊，也许它也清楚，但凡一松口，又咬不到小五子胳膊，自己将跌入深渊。

开弓没有回头箭，小五子自言自语给自己打气，戳不到眼睛，就用两根手指插它的鼻孔。手伸进去，狮子呼吸的热气从指尖传过来。它发出闷声，仿佛在警告。小五子咽了口唾沫，盯着自己的右手，盯着狮子的牙。

他冲上面喊，指挥苏子瑶将绳子盘住，停下来，看谁能耗过谁。狮子的声音越来越低沉，终于忍不住朝小五子手臂咬过去。小五子抽回手臂，眼睁睁看着狮子的两排獠牙在手指前一口咬空，挥舞着前爪坠入深渊。小五子右手收回来，抓住死狮子，长吁一口气，冲上面喊了几下，却发不出声音，他一点力气都没有了。

狮子肉不好吃，比狼肉还难吃，苏子瑶吃了两顿就上吐下泻。小五子说，还有狮子头，你吃吗？苏子瑶弄错了，她以为是扬州的狮子头，可现有能吃的就是血盆大口的狮子头。小五子将狮子头剖开，掏出狮脑烤成鸡蛋一般口感的食物，喂给苏子瑶。他没告诉她这是什么，他明确知道，只有一点点地吃下这只狮子，他们才能活过这个冬天。

可是哪天过年呢？苏子瑶愈发虚弱，但每天晚上还坚持着到崖顶，看看沉狮谷的红灯笼点起来没有。夜夜都是黑的，是不是难熬的日子就特别漫长。阳光充足的一个正午，小玉突然出现在悬崖上。她和那个少年一起来的，当初和齐师叔把他带进沉狮谷的耿直少年。小五子忘了他名字，或者根本就不知道他名字，两个人一人一辆车两匹马，装满了蔬菜和牛羊肉，还有沉狮谷的点心，一股脑卸在他们的小木屋前。

小玉说，他们从昨天夜里出发，在山上找了一上午，还一直担心昆仑公子早已经死了，回去没法向小姐交代。

“小姐也想过来的，怕谷里的人察觉。这不是，一有机会就让我送东西来啦。”

小玉讲话的时候一直盯着苏子瑶，她说怪不得拼了命地往外跑，原来山上也有个小姐姐。小五子开始没接茬，小玉就停不住嘴地夸奖苏子瑶，说她漂亮，说她年轻，说着说着语气都有些酸溜溜的了，说我们家小姐还真没法跟苏姐姐比，也没她这么好的福气，我们家小姐只配给昆仑公子养孩子！

小五子适时打住，他说苏子瑶不是我的，你们家文君小姐也不是我的，之所以跑出来，原因不便多讲，但绝没有伤乔姑娘的心。

不伤乔姑娘，但似乎伤了苏姑娘，一直到他们告辞，苏子瑶都没多说一句话。回去的时候他们只坐一辆马车，留下一辆车两匹马给他们。小五子一路送他们到山腰。他问他们什么时候可以出发，离

开沉狮谷。小玉说再等几天，过了正月，雪慢慢化掉，山路就好走多了。

“过了正月？”小五子皱眉问，“现在不是才腊月么？”

“年早就过啦，今天都正月十六啦！”

“那谷里，怎么没有挂灯笼放鞭炮？”

“原来你在等我们。”小玉告诉他，以前年是过的，狮吼帮身处塞北，常年苦寒，年反倒要过得热热闹闹，有滋有味，“今年没张罗，还不是因为你？”

小五子指着自己，瞪大眼睛问：“是因为我跑出来，搅了大家兴致吗？”

“要知道你跑了，也就罢了，问题是他们不知道。”

“他们是谁？”

“就是江湖上跟你有仇的那些人，听说你做了狮吼帮的女婿，一个个过来寻仇。我们乔帮主嘴又硬，绝不肯承认你跑了，不在谷里。结果三天两头，一轮一轮地跟这些人比试，弄得帮主也伤病在床，大家也就没心情过年了。”

小五子往谷里看过去，没有红灯笼，但所幸也没人披麻戴孝。送走小玉和耿直少年，天已经黑了，闭着眼睛也能摸清木屋周围几百米的路。待得够久了，正月都要过去了。去年是怎么过的，在田独，和钱老板、文思清，三个人炒了几盘菜，喝了两坛酒。那时他还有情绪，钱老板不肯说他是谁，他下药给钱老板，绑在床上问。现在知道了又如何，昆仑公子的日子可比小五子惨多了。

他们还带来了酒，两口大锅可以炒两个小菜。小五子把饭菜做好，打开一坛酒。喝到第二坛时，苏子瑶也过来陪他一起喝。两个人没话，她还没有痊愈，不敢多喝，但总觉得应该陪着小五子，就当是补个除夕夜。喝到后来，苏子瑶搬来第三坛酒，问他还喝吗？他摇摇头，大口喝光碗里的酒，看着苏子瑶说：“我想明白了，我不是昆仑公子，以后谁喊我昆仑公子也没用，我就是小五子。”

苏子瑶低头想想，反而用第三坛给自己倒了一碗酒，喝下一小口，问：“所以，你不会和我再有什么瓜葛？”

小五子没回答，手在双膝间搓着，说已经正月十六了，有车有马，储备也有，我们也该准备出发了。

“去哪里？”

他不回答，她又问不出口，好像过了一百年那么久，她问：“去找文思清？”

小五子起身去喂马，一直走到门口，回头跟她说：“对不起，苏子瑶。”

3

到了腊月，即使是河南少林寺也开始下雪了。第一场暴雪已经到脚踝那么深，这天早上文思清将积雪清扫干净，照例到厨房去熬粥。两位师父，就算沈师父不喝，八光师父总还是要吃饭的。八光走进藏经阁的院子，对着四周皑皑的白雪伸了个懒腰，哈欠打了一半，他半张着嘴巴低头看着地面，仿佛被水浇过一般，院子里一片雪花都没有。他发了一会儿呆，将剩下的一半哈欠打完，冲进厨房。

文思清也在发呆，冲着咕嘟咕嘟的白粥，时不时往灶膛里扔点树枝，扇两下扇子，火不能太大，但也不能让它灭掉，一点点文火将白粥温熟。悠闲的冬日时光，八光在门口站了一会儿，他问：“沈老前辈今早出阁了？”

“没有啊。”

文思清头也没回地回答，手头的树枝有点长，她决定掰一半扔进去，估计用不着另一半，粥就可以上桌了。文思清起身拿出三个碗，在桌上摆成一排，计时器一般默数着五四三二一，端起白锅，依次将粥倒进三个碗里，不需要勺子，每次就要溢出来的时候，她手握锅把一收，一碗粥刚好盛满。三碗装满，锅里还有半碗，显然文思清有点失望，今天又没算准。

“八光师父，喝完你那一碗，把剩下这半碗也喝掉吧。”她说。

八光点点头，刚才的话还没有问完，他说那院子的雪是谁扫的。

“当然是我扫的，难不成是你早起梦游扫的？”

“真不是沈老前辈？”

文思清抬头笑起来，说他好大的胆子，现在都想要沈老前辈扫院子了。

“你用什么扫的？”

“当然是扫把，难不成……”

这次她说不下去了，难不成也得是扫把啊，不然扫雪用什么呢，用抹布，用簸箕吗？可是八光没听她说完，跑回到院子里，低头找宝贝一般检查着地面。文思清端粥出来时，他已经双手撑地面，趴在地上看了。文思清看过一眼，随口问一句，这是练什么功？脚下没停，一直走到藏经阁前，将白粥放在门口台阶上，对里面喊一句：“师父吃饭啦！”

沈老前辈没应声，倒是八光站起来，瞠目结舌地看着她，挡住她路线。文思清以为他又犯病了，要他让开。看他眼神那么痴，像是动了邪念，八光咽了口口水，喉结就像是小老鼠走了一圈后，说：“师姐，你现在已经是当世前五的高手了。”

文思清皱眉，喊声师姐，蹭着学艺也就算了，怎么一天比一天狗腿。她绕过傻掉了的八光往厨房走，说你先喝粥吧，不然凉了。摸到厨房门时，沈老前辈在阁里笑了两声，说八光真的是后知后觉，思清的功力，怎么到今日才有所察觉？八光冲着藏经阁鞠躬说话，说之前只是知道师姐功力大涨，方才看到院中地面，一片雪花都不曾残留，才知师姐已是当世前五。

沈老前辈沉默一阵，不让他喊师父，八光倒是听了，但是老喊文思清师姐，总觉得怪怪的。文思清站在厨房门前，说师父快喝粥吧，我又不和人打，排第几又有什么用？

“真要是排名，当世前五未必，”沈老前辈说，“我四个徒弟武功还在思清之上。”

“那师姐不是刚好第五？”

文思清笑起来，说：“八光师父，你这么排，要把师父放哪里啊？”

八光拍了一下脑门，纠正说不是第五，是前面有五位高手。沈老前辈沉吟一阵，说还有一个人要在思清前面，百花谷谷主。文思清听得直点头：“是啊，小五子可是他们少谷主呢。”

“那就是第七，也不错了。”八光跟领导总结似的，结束这一场排名大会，进到厨房喝粥。可沈老前辈过不去，一整天都在思考这件事，到晚上的时候，他说自己不出阁了，已不能算当世之人，他四徒弟向问和，不知无为神掌有没有练成，但就算有练成的一天，也不能伤及任何人，总之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本事，如此说来，思清确实已是当世前五。

文思清没感觉，但是沈老前辈来了斗志，从此每天要文思清加练，每日只能睡两个时辰。他自己更是不睡觉，用这两个时辰想想，明日要怎么让她往下练。八光几十年梦寐以求的就是跟沈老前辈学艺，真到苦的时候他反到缩了，每天在房间里睡八个时辰都嫌不够，倒不是怕苦，年少学艺的时候，比这个苦多了，他是被文思清打击，他发现自己怎么练，也比不上文思清，一套新学的动作猛练几十遍，都没有师姐当天打得好。

少林寺也要过年，张灯结彩，净虚净空兄弟俩跟着忙里忙外，把豆腐青菜做出花来，光是豆腐就要调出各种肉味，素鸡、素鸭、素红烧肉，连豆浆都要反复配比，做成牛奶的味道。主要是哥哥新学会一个道理，做事不在多，黄牛拉地一辈子，也是被杀了吃肉，做事要准，准到让自己无可替代，等到大家习惯了你的厨艺，离开你不行的时候，自然就会有人教你功夫。

可是这些人吃，除夕夜做了一桌子，太像鸡鸭鱼肉，闻着就犯恶心。摆出来无所谓，多少有点过年的气氛。沈老前辈还是没出阁，听着大家在院子里吃饭闲聊。过了午时，文思清对长辈叩头上香，先是对八光师父，一个头磕下去，急得八光跪下来跟她对拜。之后是沈老前辈，怕他听不到，文思清有意磕得响一些。最后是自己父母，没有牌位，只是那个骨灰罐。文思清磕着头说，父母在上，思清现在过得很好，请二老黄泉之下不必挂念。

之前的叩头净虚净空都跟着，到文思清的父母，他们就只好磕头了。祭拜过后，哥哥还走近些去看罐上的名字，问文思清：“人家的牌位都有名有姓，为什么你父亲这写着文大人啊？”

文思清不说话，八光让兄弟俩赶快把桌上的假鸡假鸭收拾掉，回菜园子。子时已过，丑时钟响的时候，文思清向沈老前辈请安，说自己先回，请师父早点休息。她知道师父不睡觉，但这句话总要说。换平常沈老前辈会应一声，表示听到了。这一次沈老前辈问她：“文之兴是你父亲？”

文思清愣了一下，说家父叫文再兴，师父可能记错了。沈老前辈叹息一声，说原来他名字都改了，之兴，再兴，极尽讨好之意。文思清想反驳，张了几次口，又觉得没必要争这件事。反倒是沈老前辈关切起来，问道：“他已经过世了？”

两朝宰相株连九族，满门抄斩，当时那么大的事情，文思清已不知从哪里讲起。她只是点了点头，又怕沈老前辈看不到，“嗯”了一声。

“也是，我都已经百岁有余。”

“家父在世时，与师父相识？”

“何止认识，几十年了，至于恩怨二字，谁对谁错，就很难说清楚了，”沈老前辈话风一转，问道，“可你既是宰相之女，如何又流落江湖？”

文思清笑起来，早就不是啦，文家得罪了朝廷，前几年就已经满门抄斩，几百条人命当街问斩，她这条性命，还是母亲拿出全部家当，贿赂当差的，把她裹在尸堆里逃出来的。

沈老前辈叹了口气，隔着一道门都能听出他几十年的伤。文思清等了一会儿，说自己先下去了。沈老前辈叮嘱她先回菜园，这几天不用再上来练功，他累了，他要休息几天，等过些时日歇好了，他会让八光叫她上来。

文思清说师父保重，趁着夜色出了院子。真的累了吗，下山的时候她想，师父之前可是从来不睡觉的，而且一歇就要好几天，他年纪那么大了，死亡那个绕不过的拐角，可能早早就在那儿等着他了。该不会是要去了吧，少林寺的说法叫圆寂，回到菜园，躺到床上，她不免担忧起来，她怕再也见不到师父了，真是的，早知道刚才才是最后一面，是永别，她还有好多话想说出来的。

4

这一天在扬州还是喝酒，吴思若知道，就算是夜夜笙歌，这也是最后一夜。师父大漠仙人的计划不是如此吗，让她吴思若去服侍蓬莱阁老，换来一张九宫图，交易完成，一切就可以结束了。

把蓬莱阁老当客人，就照着紫竹院的流程走，敬酒，听曲，相谈甚欢，酒过三巡扶客人回房，上床一同休息。看起来是顺其自然的结果，只不过客人早就把钱给了老鸨。他们师兄弟有些奇怪，话没

讲透，确实也不方便明说，师兄我要睡你徒弟，或是师弟，我把徒弟送你睡。两个人就是心照不宣，干杯喝酒，讲着不痛不痒的话，彼此看着对方干笑。后来仙人说了一句，说我技艺不精，我徒弟吴思若一直仰慕师弟的身手，想晚点去你房间，跟你学点什么。

这倒简单了，原来不需要假模假式地培养感情，说我跟你学东西就行了。她懒得再喝酒了，只等着曲终人散，去阁老房间熬过这一晚。这时阁老反倒没话找话，问她多大了，练了几年的功夫，到底是他阁老的哪一种本事吸引了她。吴思若不想跟他聊下去，她想一句话结束话题。她说自己其实没学过几年功夫，之前一直在杭州紫竹院来着。

显然知道那里，不然不会愣这么久，他问她去那里做什么。她说赚钱啊。

“赚什么钱？”

“你在装傻吗？”吴思若反问道，“当然是赚客人的钱。”

“青楼的姑娘？”这句话不是问她，转头去问大漠仙人，“你拿青楼女子打发我？”

阁老不干了，起身要走。大漠仙人好说歹说，把他留下来。阁老跟他师兄吵了起来，听了几句吴思若明白了，一把年纪，满脸的褶子，他要的是感情，居然相信真会有年轻姑娘爱慕他，委身于他。吴思若冷笑两声，自己喝起酒来。仙人还在跟他解释，说我这徒弟生性是放荡了一些，但是骨子里还是个单纯姑娘。

“她若不是打心里爱上了你，怎么可能不收钱，就去你房里？”

“九宫图不算钱？它比钱还值钱，无价之宝！”

妈呀，就这罗圈话，还指望有人爱他。吴思若打断他们的争论，直截了当问阁老：“你是不是嫌我脏？”

阁老被问住了，看着她说我不知道，多看几眼他也知道，吴思若太美了，闷头喝了一杯酒说：“确实不知道，我没碰过妓女。”

感觉心被扎了一下，吴思若也不说话了，两个人不喝酒也不出声，并排坐着看前方，就好像前面曲子弹得有多好听一般，眼睛都是直勾勾地看着前面。不能怪他，谁让自己是紫竹院出来的，血淋淋的事实，没准小五子比他还要过激的。

“不然，你从这里面选一个，带走吧。”吴思若指着弹曲的姑娘说。

阁老摇着头，目不转睛地看着前方。吴思若笑了，不该笑，但真是有些可爱，这么大岁数了，行为处事竟然还有少年感，小孩子气。阁老长吐一口气，也不知道对谁说，只说我困了，要回去睡了。吴思若问，要我扶你回去吗？

“随便你。”

这什么意思，看着他起身，她想明白了，阁老不是困，是困惑了，他希望她来做决定。吴思若看着大漠仙人，他冲她点点头，说拿到九宫图，明天一早我就去竹林，把这些人都埋了。

“我知道你不会埋的，”吴思若说，“但你知道，我那时一定死在你面前的。”

“我知道。”

不然就死吧，人生最后一次妥协。她大步跟上去，但没有追上阁老，离他几尺远，跟着他走。黑夜里，两个人一胖一瘦，始终保持着距离，穿过整个庭院，直到彻底听不到身后的评弹声。

阁老没锁门，进来就开始翻东西。吴思若跟进来之后，把大门锁上，阁老已经将九宫图找出来，扔到她面前。他说我答应拿九宫图换你，说话要算数，至于你，拿了这张图，随便你怎么选择，看得上我，你留下来，看不上我，拿上你的九宫图走，现在已经是你的了。

还真有点喜欢上他了呢，你说到做到，我吴思若凭什么就反悔？她解衣宽带，阁老倒是羞涩起来，打了手势，希望她背过去。外面的衣服是带子，内衣是绳结打的扣子，直到肚兜褪下，整个后背都露在阁老面前。她问可以转过来了吗？阁老在身后没说话，只听到他粗重的呼吸声。她说不然就熄掉蜡烛吧，又不好一直这么站着。阁老还是没说话，吴思若放下手臂，无所事事地看着大门上的雕文。“你父母是谁？”

“啊？”

什么意思，这种事情要聊父母助兴吗？她说她无父无母，被师父收养，在大漠长大。阁老又没说话了，持续发出奇怪的声音，过了一会儿吴思若反应过来，他是在哭。她转身问他怎么了。阁老瞬间崩溃起来，尖叫着让她穿上衣服。

“是因为我背后那一小块胎记吗，”她问，“要是讨人嫌，我转过来就好了。”

“我让你穿上！”

真没想到，整个晚上羞辱的顶点居然在这里，脱掉的衣服要一件一件穿上。系那些扣子要比解开更繁琐。她咬着牙，背对着他，把衣服穿好，转回身时她彻底惊呆了。阁老的脸已经哭花了，那一脸的褶子都往外溢着眼泪。他睁大眼睛，又看了看她，慢慢冷静下来，自言自语说：“我明白了，明白了，真的是狠毒！”

吴思若问他说的是谁。

“你师父，我终于明白，他这二十年究竟在想些什么。”吴思若在他面前仿佛是空气，阁老眼神空荡荡的，“你把这九宫图拿走吧。”

“就这样了？”吴思若问着，把那张九宫图折起来握手里，看着阁老。

“千万别给你师父。”

吴思若摇头说：“这不行，我要给他，才能换回我要的东西。”

“他根本不是要九宫图！”阁老喊起来，“他就是要你和我发生苟且之事。”

“什么苟且之事？”

阁老让她赶快走，东南西北，出门随便往哪里，永远不要再和他见面，这个仇他早晚要报。可吴思若来了脾气，就是刚才那个词，整个晚上都在被你羞辱，一次比一次狠，她拔剑出来，明知没有用，但绝不想服软了。她剑尖对着他逼问：“什么苟且之事，你把话说清楚。”

阁老脱口而出，我是你……话到一半他又咽下去了。他说不能让你知道，你这么年轻，总要活下去。

“你是我什么人？”

吴思若剑尖又往前伸过去，抵住他喉咙。阁老没有闪躲，血顺着剑尖往下流，望着她痛哭起来，哭了好半天，说出一句话：“我是你亲生父亲啊。”

吴思若摇晃了几下，烛光里干笑几声，松开剑柄，转过去面对着门，受伤一般，一步一步地走出门口。

5

文思清算着日子，说是歇息几天，十几天过去了，也不见沈老前辈唤她上山练功。没人管她，文思清也没放下功夫，一样只睡两个时辰，醒来就开始练功。本来她对功夫没什么兴趣，一开始是因为

不拜八光为师，谁知道他会不会又变为扒光，后来跟着沈老前辈，也是八光为了偷师，催着她跟沈师父请教练功。

学了一个多月，背了各种武学心法，她就知道昆仑公子的功夫是假的，怎么伤的那么多人不知道，但不可能是他们传的那样神乎其神，腾空转一圈，能戳瞎十几双眼睛。不是因为小五子失忆，忘了功夫，是他根本没功夫。这样她反而有了动力，现在是天下第七，以后练到第一第二，小五子就再也不用见他们就跑了。

师父没传话，八光师弟倒是每天下来一趟。他现在逼她喊师弟，你喊他师父，他跟你急。他说好些时候，他都以为师父圆寂在藏经阁了，一整天没声音，门口的饭菜一直摆到天黑，也不动一口。有时候他受不了，想进去看一眼，担心师父真的不声不响地死在里面，刚一推门，听到师父“唔”的一声，知道他还有口气，退出门外，去把门口摆着的那些换成热饭热菜。

“但也只是有口气，年岁大了，也差不多了，”八光耷拉着脑袋说，“从此以后，你必须叫我师弟，师父不肯收我为徒，倘若哪天他不在了，你喊我一声师弟，江湖上也知道，我是沈老前辈的弟子。”

文思清看着他，想不明白他到底图什么，你也几十岁的人了，在少林寺也待了这些年，武功再高，每天也只是三顿饭一张床，要那些名分图什么呢？

再过来时，八光心情好多了，他说今天师父说话了，还一气儿吃了两碗饭，他收下空碗，问师父还要不要加菜时，师父在里面说，虽然后三十年是文相负我，可前三十年却是我负文相。

“文相就是你父亲吧，师父想通了，”八光说，“原来他一直在回想这几十年的恩怨。”

文思清睁大眼睛，不明白父亲和师父到底什么恩怨。她自己都没见过父亲几次，父亲快七十才得的她，印象里父亲就是个老爷爷，所有人都说他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那一人是嘉和皇帝，那师父和父亲是什么关系呢，以前也在朝廷里做大官吗？

想不了那么多了，新年过后少林寺忽然热闹起来，一下子进来好多俗家弟子，听说都是交了学费进来的。多了些银子，少林寺的伙食也好了起来，虽然还是青菜豆腐，但是汤少了，筷子往里一摇，准能夹到一块豆腐。

最高兴的还是净虚净空兄弟两个，突然这么多小字辈的弟子，两兄弟一下子就变成了寺里的前辈，带着这些师弟们东走西看，每天都把师弟们领进菜园子，来拜见武艺高超的小姐姐。他们说，小姐姐本来是昆仑公子的女人，之前一点不能打，来少林寺练了几个月，已经是天下一等一的高手，之前那些恶人，现在都不敢来少林寺挑衅了。还好不用她露两手，兄弟俩说什么，那些俗家弟子们就信什么，一副高山仰止的表情望着小姐姐。

文思清才不想见这么多人，她躲在房里不出来。园子里已经没法练武了，有天中午八光过来，说今天是元宵节，希望文思清去看看师父。可是看什么呢？隔着藏经阁的门，八光还让她不要说话，看到师父在里面就好了。

下午文思清上了山，搬把椅子对着藏经阁坐下来一动不动。暮色将至的时候下雪了，一片片雪花落到头顶，落到嘴角，舔起来甜甜的。师父在藏经阁咳嗽了两声，喊了文思清的名字，说你功力又长进不少，坐了这么久，才听出你也来了。文思清站起来，鞠躬说本来不想打扰师父，只是元宵佳节，看看你就走。她等了一会儿，觉得该告退了，走到门口时，沈老前辈说：“你进来吧。”

第一次进藏经阁，推门进去里面几乎是全黑的，只看到黑暗深处些许的微光。沈老前辈说，你往里走，我为你点了蜡烛。文思清在两排经文之中越走越深，里面的光越来越强烈。

“原来藏经阁有这么深。”

一直到最深处时，文思清回头看一眼，从进口开始差不多已走了上千尺。她转回头，第一次见

到了师父的真容。文思清慢慢坐下来，等待师父说话。过了有一会儿，师父说：“不必了，你下去休息吧。”

文思清没明白，指着自已问：“是说我吗？”

沈老前辈摇了摇头，说：“八光奉了茶放在门口，我让他不必麻烦了。”

“刚才有人说话吗？”

文思清向门口方向看过去，长长的走廊只是一片黑暗。哦，她明白了，这么远的距离，她听不到，但师父听得一清二楚。那就能解释，有时师父为什么一天都没声音了，因为我们在外面听不到，只有他想对我们说话时，才能听到师父的声音。

沈老前辈说：“知道我叫你来是做什么吧？”

文思清点点头，又摇了摇头。隐约知道，但真的讲不清楚。

“聚散有时，一晃你跟我学了近百天，适合你的，师父都已经教授于你，接下来就要看你自身的悟性，能把这多少变成自己的本事。”沈老前辈说，“但是你跟师父一场，出去自称我的徒弟，总得让你见我一次，知道我长什么样子啊。”

文思清眯眼笑起来，沈老前又点几根蜡烛，把四周照得明晃晃的。

“你坐近一点看。”

文思清凑过去，师父一身灰袍盘坐在地，看起来很高很瘦，原来师父不是和尚，头发还在，最多算带发修行，全白的头发与胡子连成一片，一双眼睛还是被烛光映得大大的。

沈老前辈问她看好了没有，因为长期在阁里，眼睛不适应强光。文思清说再等一下，再看五秒钟，就可以永远记住师父了。她一边望着师父，一边心里数着，果不其然，心里数了五个数，沈老前辈一挥手，连之前的那根小蜡烛一起，全给挥灭了。

周围一片漆黑，一点光都没有。文思清寻思着，好半天没说话。沈老前辈问她怎么了，我不习惯光，你是不是也不习惯这么黑？文思清说不是，她只是有点奇怪，师父怎么会像画里的人物。沈老前辈问她哪幅画。她想不起来了，但千真万确见过这么一幅画，这几个月在少林寺，之前在田独，再之前被卖来卖去地辗转漂泊，要是真有这么一幅画，一定是在文府见过。可是文府挂出来的一百多幅画，她张张了如指掌，绝没有一幅画，画的是师父，那又是哪里见过呢？

她问沈老前辈，跟家父到底如何相称：“我确定在父亲那里见过您的肖像。”

“如何相称？”他慢悠悠重复着文思清的问题，回答着，“我与文相早年间以君臣相称。”

“家父既为文相，那师父一定就是皇帝了。”

文思清也没有特别惊讶，她父亲文再兴做过两朝宰相，辅佐过三任皇帝，说起圣上，虽不说是司空见惯，但起码不会大惊小怪。让她高兴的是，她想起在哪见过他了，仁丰皇帝的画像上。当年他们抄家时，给父亲强加的诸多罪名之一，搞来这一幅画像，硬说在文府搜出来的，说父亲私藏前朝皇帝画像，对本朝有逆反谋权之意，当然还有其他罪名，当差的李大人宣读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叽里呱啦的，说得父亲浑身都是罪。

师父自己说了很多，说当时怎么不理朝政，钻研武学，丢了江山，任由刘子林父子一路打进京城。

“刘子林就是当今嘉和皇帝的父亲，”沈老前辈说，“他带着他几个儿子，打得我朝节节败退。”

一场恶仗连打三十六日，倘若不是文相死守太原，不要说一个多月，恐怕一个礼拜即被攻陷。眼看气数已尽，他不愿做亡国皇帝，愧对列祖列宗，硬要退位做太上皇，把皇位继承给太子。刘子林父子已经在山西势如破竹了，他还在给太子举办登基大典，搞退位仪式。

新皇登基不到一个月，刘子林果然破了太原，一路带兵打进了京城。攻城那一夜，紫禁城乱成一锅粥，皇后娘娘们争着往车里装首饰，太监们搜罗着金银细软往宅子搬，混乱中只有苏皇妃什么都不要，一再地追问皇上去哪儿了。后来有人在后山发现，皇上投河自杀了。

仁丰太上皇看着大家争抢财宝的场面，愤恨羞愧，一气之下将后宫这些人，皇后、妃子、宫女、太监，二百五十多人全部杀死，唯独留下了一直还惦念皇上的苏皇妃。

“本该我是皇上，他是太子，如果要自杀，也应该是我。”沈老前辈说，“我该自尽谢罪，却以他日复辟为由，带着苏皇妃逃出京城，又苟活了几十年，一直到现在。”

黑暗中他叹了口气，说刚逃出来时确实想着王朝复辟，那时还认为，如果武学修为足够，还可以号令天下，一举反攻京城，将刘子林父子剿灭。他收了三个弟子，打算练就断魂掌、仙人掌和蓬莱掌，再依仗九宫图的路线，打回紫禁城。只是几十年过去，号令天下还没做到，三个弟子反倒内讧起来。他将弟子赶出师门，渐渐知道自己无力回天，彻底放弃了江山。

“所以说，我父亲是背叛了你。先给你做宰相，后来又给嘉和皇帝做丞相。”

沈老前辈点点头，说：“过去了，也想明白了，毕竟我有负于文相在先，机缘巧合，又让我收了你做关门弟子。除了无为神掌，毕生所学已全部教给了你，接下来就是看你自己的造化，今晚所言，你自己知道就好，切不可说与外人。”

文思清明白了，这次是真的永别了，她冲他磕了个头，也不知道这头是磕给师父，还是前朝的皇帝。她起身朝门口走去，一片漆黑，从黑暗走到黑暗，一直到门口，夜空中的点点星光，反倒显得明亮了起来。

6

冰天雪地的季节，继续北上田独，小五子也知道不合适。苏子瑶建议先南下中原，一边走一边打听，倘若没有文思清的消息，那么就到南京百花谷，谷主会给他备好盘缠马车，那时已春暖花开，大家再一同做回田独的打算。

小五子问，如果他是少谷主，那百花谷谷主和他是什么关系？他在肉铺的钱老板呢，也就是你叫他常公公的那个，前年冬天听你跟他说话的口气，什么百花谷谷主有令，知道他也是百花谷的，可是他为什么把我掠走跑出来？他到底是敌是友，大一点说我昆仑公子，和你们百花谷又是什么关系，你们是真对我好，还是要弄我？

他一气儿问了好多问题，苏子瑶一个都没回答，她说不急这一时片刻，等到了南京，谷主自然会一五一十地讲给你。

人推车尾，马拉车头，他们大概三天才绕出沉狮谷，出去的一刻小五子不忘看一眼，谷底悬崖，上下困了几个月，自己此生应该不会再来了。过去这一年发生好多事，从苏子瑶出现，到遇见吴思若，到何员外被灭门，他还亲手杀了已经疯癫的何员外，自己成了丐帮帮主，被三王爷六公子追杀，被马长老控制，参加武林大会，发现自己竟然是当伙计时一直想成为的那个人，昆仑公子，被大漠仙人和蓬莱阁老挟持，从船底逃跑上岸，往北又撞到黑白二鬼，带到沉狮谷逼婚，入了洞房，老婆乔文君又是假的，儿子是六公子的。是啊，他回头望着越来越远的沉狮谷想，放过他吧，这么下去，真要扛不过去了。

塞外没问题，日行三百里，一个人都见不到，四外荒凉一路畅通，过了嘉峪关，人开始多了起来。两人知道不能这么大摇大摆地赶路了。苏子瑶说要进城里喂马，顺便装扮布置一下。她把他扔在郊外的一个凉亭，自己驾着马车去了市集。中午出发，太阳落下去了，还没有回来。小五子一直蜷缩在凉

亭里等待，说是凉亭，简直就是一个大风口，正月的边塞夹杂冰雪的寒风将亭子里吹个通透。小五子又饿又冷，开始还在凉亭里边走边跺脚，抵御冷气，后来连跺脚的力气都没有了，双手插在袖子里，蹲坐在座位旁一动不动。

偶尔还是有人经过，骑马的，赶路的，也许还有昆仑公子的仇家，往这边匆匆看一眼，知道有人冻死在亭子里，事不关己，继续赶路。晚一点小五子闭上眼睛，因为睁着眼睛，眼珠子都冻得难受。醒来时天已经黑了，苏子瑶还没有回来。小五子想站起来，双脚已经冻得没知觉，他双臂抱着柱子，一点点往上蹭，站起来时朝市集方向望去。

远处有个大胡子男人赶着马车过来，看了眼凉亭里的小五子，扬起马鞭喊了声“驾”，眼看就要和亭子擦身而过，小五子喊住了他：“这位大哥，请留步！”

大胡子男人双手勒住马缰，马前蹄上扬把车停住，男人坐在马车上打量着他。小五子把后半句说完，他问他有没有吃的，救济兄弟一口。

再简单不过的意思，大胡子男人还是好好琢磨一下他的话里有话，问他到底有何居心。能有什么居心，就是太饿了。小五子指指自己肚子，表示饿一天了。胡子大哥迟疑一下，跟要扒光他的眼神一般，又把小五子打量一遍，回头掀开帘子对车里说：“娘子，那我们就在这儿稍停一下，看看他是否是黑松寨派来的奸细。”

里面也不知道说了些什么，胡子男人连声说好，说你不必下车，在里面歇着就好，若是黑松寨的人，我直接把他料理了。说完他还转头瞪了眼小五子，跳下马车将马缰拴上，拿着一个包裹走进亭子，在小五子对面坐下来。

小五子对他笑笑，极尽讨好之意。胡子男人白了他一眼，打开包裹，里面有一只烧鸡，两斤酱牛肉和一壶捆好的酒，烧鸡还是热乎的，刚开口还一层层地冒着白气。胡子男人撕下鸡腿，一口咬下去。

光掉哈喇子可不行，总得说点什么。小五子看看车里，问胡子男人，车里面那个是你娘子？胡子男人警觉起来，说车里面没有人，整架马车只有我自己。换以前小五子一定怼回去，说车里面坐着的，如果不是人，那就是狗。今天嘴不能太臭，肚子还咕咕叫个不停，腿上不自觉地走了过去，蹲在男人身前，往前探个头，就能咬到鸡腿。胡子男人当他不存在，每口下去都能咬出油汁，眼看只剩最后一口，小五子克制不住了，失声叫道：“等会儿！”

胡子男人停下来，嚼着鸡腿看他，问他怎么了。

“就这一口了，给我行不行？”看他犹豫，小五子补充道，“不白吃你这口鸡腿，等我有了力气，黑松寨的经过这里，我来帮你解决。”

胡子男人盯着他，说：“你果然认识黑松寨的人！”

“根本就不认识！”小五子激动地站起来，“黑松寨那帮禽兽不如的狗东西，我怎么可能认识！不要说认识聊天，见一次都怕瞎了眼睛，听一次都怕烂了耳朵！”

这可能是他最后一点力气了，在亭子里绕着圈地咆哮，把话喊完就瘫坐在地上，喘着粗气。胡子男人公鸭一般地笑起来，有那么一阵，小五子还听到了女人的笑声。他朝车上望去，胡子男人故意咳嗽一声，撕一块鸡肉扔过来，说：“好好吃你的东西，不要东张西望！”

小五子接过鸡肉，大口咬下去，三下两下便吃完手里的肉。肚子暖一些了，他坐近一点，看着胡子男人把纸袋里的牛肉撕成一条一条的。小五子说黑松寨的人就是一群疯狗，没什么本事，还到处乱吠。

胡子男人高兴了，递给他一块酱牛肉，说原来兄台是明白人，刚才错把兄台当成黑松寨的人了。小五子说不知者不怪，本来还想客套两句，可是嘴里塞满了牛肉，说不出话。胡子男人说，这酱牛肉

有些冷了，还请兄台不要介意。小五子说太客气了，冷牛肉配烧酒，越喝越有。说着他解开烧酒壶，见胡子男人没阻拦，咕咚咕咚喝下去半壶。胡子男人不言语，小五子把手伸纸袋里去抓肉，每次伸手，还假模假式地关心打听两句，来转移视线。比如大哥是怎么惹着黑松寨的啊，黑松寨派了多少走狗来杀你啊，你这是打算往哪逃啊？一次抛一个问题，胡子男人刚一沉吟，思考怎么回答，小五子的手快去快回，肉已经从纸袋里转移到他嘴里。

他问一句，吃一口。胡子男人答了些什么，他一句也没听进去。一只烧鸡，二斤酱牛肉，整壶酒也基本都是他一个人喝掉。他将纸袋翻过来抖抖，吃最后一口肉渣，狠狠地打了个饱嗝。这时才认真点听胡子男人讲述他的故事。

吃饱喝足，该放轻松才是，可是他越听越紧张。胡子男人说他本来姓齐，是黑松寨的厨子，和黑松寨的大小姐有了感情，别看他其貌不扬，厨房的手艺可是一绝。也许就是俘获了大小姐的胃，进而把她的心也俘获了。两个人一来二去，被黑松寨的刘寨主发现了，把他打进地牢，要拆散这对鸳鸯。就在要处死他的当晚，刘大小姐假传寨主密令，命人将他解救。两人带上两口锅一口灶，连夜私奔。他们上个礼拜跑出来的，七八天马不停蹄，想一路下江南，找个无名小镇隐姓埋名地在一起生活。

齐大胡子说完，还自我陶醉一番，憧憬一下未来。他问小五子去过江南没有。小五子点点头。

“听说那边是鱼米之乡，是不是江南什么都有，河里田里随手一抓，都是下厨的好食材？”

“是吧，我也不清楚，我以前杀猪的，但是在北方杀猪，更北边，田独。”

小五子说完，往后退两步。他在看他反应，天下人都知道昆仑公子从田独来。这胡子男人有问题，又是大小姐，又是厨子，又是地牢，又是私奔，故事讲得这么俗不可耐，一定是编出来的。黑白二鬼替师父找昆仑派掌门人的故事，编得都比他强。

毫无疑问，冲他昆仑公子来的，苏子瑶到这时候还没回来，肯定也和他有关。小五子一边打着哈哈，一边走出凉亭，说我跟大哥投机，聊了这么久，小弟还没见过嫂子呢。他说完快步往马车走，刚才听说话，知道车里的女人中气不足，那么近的距离，都没听见她说什么。小五子计划先上马车，把那所谓的“娘子”劫持，就算不是娘子，肯定也是他心爱的女人，到时候再看有没有活路可选。小五子摸着怀里，两把刀都在，他抓住一把握住刀柄，朝马车走去。

齐大胡子在身后笑他，那是我的娘子，你急着见什么？听声音还没追上来，小五子大步走过去。忽然前方一阵马蹄声，七八个人从远处骑马过来。小五子停住回头望，齐大胡子一个起身，从凉亭跳过来，把小五子推进车里，低声说：“先上车再说。”

车里没有娘子，摸起来就是一身红衣红盖头。齐大胡子解开僵绳，坐到前面赶马。他到底是什么来头？讲了半天厨子小姐的私奔，里面连个女人的影都没有。大胡子架着马车不缓不急地上了路。马蹄声越来越近，快交汇时，为首的一个喊住大胡子，让他停一下。听声音很熟悉，小五子知道是他仇人，追查昆仑公子的。他摸起车里的红绸缎，竖着耳朵听他们说话。

为首的问大胡子是什么人，这么晚干吗去？大胡子反问他，是不是黑松寨的人，要杀要剐，你们就地解决，反正黑松寨我和我娘子是绝对不回去了。

“你娘子？”

大胡子哈哈大笑，说你们没想到吧，我和你们刘大小姐早已是生米煮成熟饭啦！怪不得故事这么俗，简单易懂，为首的听到这儿，就知道怎么回事。他盯着大胡子，说我们不是黑松寨的人，但想一睹你娘子的美貌。大胡子生气了，冷笑道：“我娘子，可不是人人都能见得！”

说完他抽了一鞭子，马蹄长鸣，车却不往前跑。他回身站起来看，只见一个矮胖的男人，双手抓着车尾一动不动。大胡子脸色突变，说话也结巴起来，说你们到底是谁，想要对我娘子干什么。为首

的笑了笑，忽然拉开车帘，只见车里确实坐着一个红衣新娘，头顶还盖着盖头。他不放帘子，小五子也不敢动。为首的点起一根蜡烛，伸进去里面晃了晃，最后将蜡烛留在里面，放下帘子说了句：“蜡烛就送给你娘子，做贺礼吧。”

说完他冲车尾的矮胖子点点头，胖子松开双手，马车还往前溜了点车。几个人上马向北继续赶路。大胡子也不急，还是慢悠悠地赶着车往南走。小五子揭开盖头，头探出车外，看着大胡子背影，说句谢了。他挥舞着鞭子笑道：“没猜错的话，你应该就是昆仑公子，刚才那饿死鬼的样子，可一点都不像。”

小五子手握刀柄，问你是什么人？大胡子又抽了下鞭子，回头说道：“怎么刚分开几个时辰，就不记得我啦？我下午不是跟你说好，去城里装扮布置一下，顺便把马也喂过。”

小五子看过去，自己怎么瞎成这样，原来就是那两匹马。他再看看齐大胡子，真是的，粘得和真的一样，脸上都贴了胶，看起来一脸的糙肉，只是那双眼睛，眨巴眨巴的，还能看出是苏子瑶。

7

文思清和八光坐在港口旁的茶摊前，二月的南京春寒料峭，可长江里的船却已经热闹起来，长工们排着队在码头卸货装货，不时有客船靠港离港，上船的人北上中原，下船的人进入南京，更多的是送往等客的人群。出了少林寺，他们没回田独，文思清说，她要来南京见个前辈。八光陪她等了几天，每天问一百次，她到底要见谁，那个人还在不在南京。

文思清说：“在的，她一定在这里，只是我还没有想好，要以何种理由，去拜见这位前辈。”

他们上礼拜到的南京，从少林寺出来，十几天的路程。本来正月十六，文思清都要收拾行装上路了，八光手足无措，在藏经阁的院子里打转转。沈老前辈让他下山去送送文思清。八光说，送不送下山倒无所谓，佛门圣地，谅歹人也不敢在嵩山撒野，只不过出了少林寺，江湖凶险，文师姐一个女孩子家，难免会被别人欺负。沈老前辈沉默一阵，批准他一路把文思清送到田独，只是八光万不可以淫心大起，破了色戒。

要送到田独，可就有得计划了。文思清一天就收拾好行李，八光自己的行装却三五天都收拾不完。仿佛要出门远行，再也不回少林一般，八光把能带的全都装进去，水瓶水壶都悉数往里装。有一块抹布，他实在装不下了，估计也是再不想干擦桌子的活儿，他连洗了三盆水，把它洗干净，恭恭敬敬地叠好，放到桌子上。

文思清见过这抹布，之前是黑的，几盆水洗白后反倒引起她注意。她拿起来查看，一块奇形怪状的羊皮，两个巴掌大，握在手上刚好可以抹桌子。她问他哪来的，八光冲藏经阁努努嘴，说师父送我的，之前都是布的，一使力就烂，师父送我个羊皮的，用了好几年了，结实耐用，主要是特去油，不管是桌子上什么油，一抹就掉。

“这是九宫图啊。”文思清拿着抹布说。

“我当然知道九宫图。”八光笑了，那意思是虽然我十多年没出少林寺，但江湖上的事，我什么都知道，如果这个是九宫图，我还至于拿它当抹布嘛？

文思清走到藏经阁，将抹布放在门口台阶上，说弟子和八光将九宫图奉还您老人家。

“你拿走吧。”沈老前辈在阁里说，“我几十年前还给过文相一片，也不知有没有传给你。”

原来九宫图是按片算的，文思清说，父亲母亲都没给过她这个，可能是家破之时被人抄走了。沈老前辈说了声“嗯”，要她多保重，踏入江湖一切小心，如果遇见他那三个心术不正的弟子，不要与他

们攀同门交情，也不要和他们有不必要的争执。

“你本事和他们差得还远，我不想日后他们挟持你来威胁我。”

文思清回答：“弟子明白。”

沈老前辈说：“我门弟子，有两个人可以信任，一个是丐帮的前任帮主向问和，我授了无为神掌给他，你尽可以叫他一声师哥，他也会拿你当小师妹待。另一个人是百花谷的谷主，我二人虽无师徒的名分，可我毕生的武学也传授了她不少，我之前跟你说的，那个发现皇上不见了，跳河自杀的苏妃，就是她。”

原来苏妃是百花谷谷主，小五子是少谷主，通过她总能找得到小五子。文思清冲藏经阁叩首，望师父保重身体，希望有生之年，可以再见一次师父。

“无需再见了，”沈老前辈说，“下山就是要闯荡外面的世界，倘若只为了再见一次师父，那岂不是哪也不去，留在寺中即可？”

文思清愣在原地，师父在阁里说了最后一句话：“去吧。”

8

行到苏州的时候，一脸胡子的苏子瑶遇到了吴思若。那天他们入住当地最大的客栈，还是楼下赌场楼上住宿的那种。小五子一身新娘装扮，不方便进赌场，即使是躺在楼上听着过瘾，也坚持要入住这一家。

前几夜有些不愉快的事情，苏子瑶已懒得卸妆了，就粘着一脸的大胡子，躺在小五子身边。越到夜里人越多，楼下熙熙攘攘，开大开小的声音时不时传到楼上客房，良辰美景，却和一个假大胡子共处一室，平躺一张床。小五子侧对着苏子瑶，看着她的胸脯一起一伏，半起身伏在她身上，求她一件事。两人距离不过半尺，苏子瑶眼神慌乱，磕磕巴巴地说，有什么要求尽管吩咐，压在我身上干什么。

“我身上还有块金条，”小五子把金条拿出来，放在她胸口上，“你去帮我换成银票，在赌场输掉。”

苏子瑶起身，瞪大眼睛看着铜镜，可能全是这一脸胡子惹的祸。

“你输了钱，我就当是过瘾了。”

她从床前拿起金条，穿上外套下了楼。出门之前，小五子还在房间里喊：“不用出去换的，一般赌场都给兑银子！”

还真值不少银子，打杂的小工忙前忙后地把银子搬到赌桌上。那就输光吧，她一把一把地往桌上推银子。对面有个赌客一直在赢，右手压注，右手收钱。苏子瑶看着脸熟，直到有个献殷勤小工过来，说要帮他换成银票，他抬起左手让他走开时，苏子瑶想起这个人在武林大会见过，这个人一只手，混在丐帮里，小五子身边，是吴思若的师弟。

反正都是输，她一边压银子，一边四处张望，看看吴思若在不在这里。回身看了一大圈，吴思若却从她面前，一只手的身后走过来了。她喝了不少，摇摇晃晃地搂住一只手的脖子，坐到他腿上，冲他耳边吹气。吴思若越亲密，一只手就越紧张，之前赢家的气质都没了，连续几把押错，看牌的小哥都懒得伺候他，一个个跑到大胡子身后来了。

他俩怎么跑到一起去了？苏子瑶皱眉看着吴思若发酥，一只手不断劝师姐，别这样，让五帮主看见，我又要欠他一条命。吴思若撒娇说，就是要让他看到，明天我们去南京，要让百花谷的人都看到，我跟你在一起，他小五子永远没戏。

一只手吓坏了，把手头的钱押完最后一把，匆匆上了楼。吴思若留在她对面，低着头喝酒，偶尔

抬头，看见苏子瑶在看她，指着“他”问：“看什么看？”

苏子瑶冲她笑笑，将桌上的银子兑了银票，剩下的碎银子打赏给小哥，起身上了楼。

小五子一直在等她，见她进门就夸她，赌技不错啊，一根金条用了一个多时辰才输光。苏子瑶把银票扔过去，小五子看到上面的数字目瞪口呆，你怎么可能会赢，是输了不给钱，反倒把对手打劫了吗？

苏子瑶没回答，说我困了，先睡了。她熄灭油灯，背对着小五子，面朝窗口躺下去。小五子兴奋得一时睡不着，拿起银票翻来覆去地看，最后将银票捂在胸口，做起美梦来。

而苏子瑶一直没睡，睁眼就能看到窗外的月光。她想吴思若要干吗，就算昭告天下，自己和小五子没有任何关系，总不至于找一只手那样的做垫背。快天亮时，小五子反而睡得更沉，呼噜声一次比一次响。有人走出客栈，将马从马厩里牵出来。苏子瑶起身从窗口张望，她看见吴思若跳上马，离开客栈，向南跑去。一只手从客栈里追出来，喊着：“师姐，等一下，我陪你去南京，还不行吗？”

一只手掏剑进马厩，随便砍断一匹马的缰绳，骑到马背追了出去。睡梦中小五子“唔”了一声，不知道又梦到了什么好事。马蹄声渐远，苏子瑶躺下来想了想，摇醒小五子，她说：“我们现在出发，去南京吧。”

小五子半梦半醒，说本来就是要去南京。苏子瑶坐起来，看着窗外，一只手也不见了踪影，清晨雾气升起来，苏子瑶右手摇摇小五子，她说：“这次去南京，肯定会碰到很多人，很多事，至于你是做小五子，还是回来做昆仑公子，百花谷少谷主，一切都取决于你了。”

小五子又“唔”了一声，坐起来揉着眼睛，问她刚才说什么。苏子瑶看着他，笑了笑说：“我说，我们出发吧。”

拾

1

总要有个人死的。

文思清一整天脑子里都在回想着这句话。那天早上她做了个梦，她梦见有个戴面纱的女人，走到她面前，不声不响，就那么哀怨地看了她好半天，临走的时候说了那句没头没脑的话，总要有个人死的。

“谁死，你又是谁？”她追下山去问。可那时她已经快醒了，快追到她，已经见到她背影的时候，她大口喘着粗气，索性睁开了眼睛，那女人反而消失了。

此时文思清身处于南京一家客栈的床上，偶尔有马车从窗外的街上经过。天色未亮，她翻个身想继续入睡，找到那个女人，问清楚，要是她不肯回答，就扯掉她的面纱，记住她的脸。

然而一时却睡不着了，她弯着腿，身子蜷成一团，紧紧地抱住被子，直到卖早点的小贩在街上吆喝起来，她才勉强又睡过去。可惜梦没有续上，这次是一个庆典，一百多个人聚在广场，似乎是过年，放鞭炮、写春联，她在人群中东张西望，看着大家饮酒划拳，乱成一团，居然没有一个是她认识的人。

死一个人，一群人搞庆典，一反一正的两个梦，到底在搞什么？那天吃中午饭时，她还对八光师弟说起了早上的梦。他们坐在饭馆门口的方桌前，看着往来的行人，她问：“是谁要死呢？那个女人是谁呢？为什么要对我说呢？”

八光看了她一眼，也不知该怎么接话，权且当她是自言自语，继续揉着手心里的鸡蛋，时不时抬手看看，鸡蛋揉得怎么样了。他已经快十年没吃过这东西了，在少林寺吃青菜豆腐，像鸡蛋、牛奶和韭菜这种食物，也算是荤腥。以前吃煮鸡蛋，最重要的是剥皮，像是仪式感，他要先将鸡蛋敲一个小裂缝，然后手心朝下在桌上揉着，把鸡蛋皮揉开，但不至于碎掉，最后再像削苹果一般，一圈一圈地剥开，每一层越窄越好，中间还不许断，一个鸡蛋皮能拉成一尺多长，抻直了摊在桌子上。他两手伸出食指，各摁一头，像刚打出一套好拳一般，满意地点着头。

“到底是谁呢？”文思清问。“啊？”

“总要有个人死的，那是谁要死，又是谁对我说这句话呢？”

八光眨巴着眼睛，一脸为难，梦里的事情，至于讨论小半天吗？他拿起剥好的鸡蛋，问她吃不吃。文思清摇头，看到他把鸡蛋放回到碟子里，反问他：“既然不吃，为什么要剥成这样？”

“因为仪式感，”他说，“因为无聊，时间又长又难熬。”

这已经是他们守在码头的第五天了，昨天说好不来了，要么去百花谷，要么离开南京，向南出发。早上文思清又临时变卦，拿她荒唐的梦说事儿，她说今天有大事，不知道多大的事，有人要死，我们先别动，再去码头坐一天。这次他终于跟文思清明确下来，最后陪你一天，明天要还是坐在这儿，跟个傻子似的守着，他宁愿回少林寺，给沈老前辈扫院子去。

两个人就在桌前那么坐着，看着来往的行人，呼吸着扬起的尘土。下午最困倦的时候，八光玩起了新把戏。他一口将大碗茶喝光，吐掉挂在嘴角上的茶叶，找块抹布将茶碗擦干净，单手抓着空茶碗的碗沿，让文思清看好了。他手腕一抖，茶碗在桌子上转了起来。

文思清看了一会儿，没明白，问他到底要她看什么。“继续看，没完呢。”

那就再看一会儿，除了这个茶碗在原地打转，什么都没发生。到底看什么呢？她看看茶碗，又看看八光。八光叹了口气，跟她解释起来，那种感觉就像是你讲了个笑话，还要一本正经地解释笑点在

哪里。

“你看这个碗，它原地转，跟定住了一样，不乱跑。”

“哦。”

“还有，它一直在转，差不多一炷香了，还没有停下来。”

文思清点点头，又“哦”了一声。八光皱眉望着她，问她老“哦”什么。

“没哦什么，你说的我都看到了呀，还有呢？”

“这是手腕上的功夫！”茶碗在桌子上还在转，八光把袖子撸起来给她演示，“手腕一抖，茶碗原地打转，转的时间越长，说明手腕越有准头，功力越深。”

“哦！”这回是真心的了，她明白了，说来说去，原来是功夫。

“没有十几年的内力是下不来的。”八光说，“记得分寸感，力大了它会跑，晃来晃去摔到桌子下面，力小了，转几圈它就停了。”

文思清点着头，表示知道你的意思。知道就好，八光长吐一口气，放心了，解释了一通笑点，但起码听懂了，这笑话为什么好笑，虽然现在笑不出来，没准日后回想起来，还会隐隐觉得蛮好笑的呢。

八光喊店家，再来一个茶碗，不要茶，空碗就行。他把碗推给文思清，说：“该你了。”

“该我什么？”

“练功夫啊，每天坐在这儿无所事事，功夫都荒废了，起码手腕上的功夫要练一练啊。”

“手腕上的功夫？”

八光点着头，告诉她，别以为练功就是练内力，练招式，手腕同样要练。武林之中高手对决，二流高手杀人，无非就是一剑把你捅死，但有些人，不但杀了你，还能在你身上刺出一个梅花，或是一个八卦的剑花来，这些就是一流的高手，他们练的就是手腕上的功夫。

文思清听懂了，真是开眼界的一课，原来江湖那么大，什么人都有。那就从现在练起，她右手五指向下，握着空茶碗的碗沿，问八光：“这样对吗？”

“没什么对不对的，”他说，“刚开始嘛，就是要试错，错个上百次，自然就知道，对的是什么。”

那就先照错的来吧，文思清倒数三二一，顺时针拧下去，茶碗在桌面上转起来，原地空转，不乱跑，也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八光伏在桌前盯了一阵儿，两个转动的茶碗一前一后，文思清的那个比自己的还要稳，看起来一两个时辰都不会停下来。怎么会这样呢，本来要试个一二百次的，她一次就过。下午才刚刚开始，接下来要怎么做，才能打发这漫长而无聊的时光啊？

八光把自己的碗停下来，留文思清一个人的在桌上转，他碗底敲着桌面喊店家续茶，一大口喝下去，又续上一碗。然后他就像个石狮子一样，一动不动地坐在桌前盯着面前的街道。街上的人在动，车在动，他眼珠不转地放空发呆，直到一个稍有姿色的少妇从眼前走过，他不自觉地转头看过去，一直目送她在路口转弯。

少妇消失，还会有少女经过，一个个都盯着看，目送到街角可不行。文思清连咳嗽几声，提醒八光注意，身为佛家弟子，不要忘了淫戒，不要再惹过去的奸淫之乱。八光转回身，满脸通红，他解释只是不小心多看两眼，少林寺清修十年，他早已物我两忘，男也好，女也好，哪怕是猪狗牛羊，对他来说，也不过是一副皮囊。

“真的吗？”文思清反问他。

似乎被问住了，八光一时没说话，低着头，十指交叉在桌下，过了好一会儿他抬头说：“确定无疑，他们只是皮囊。”

文思清看着他眼睛，似笑非笑，抬手随便指了指街上一个还不错的女孩，问他这个算什么。八光顺着她手指望过去，只见一个穿紫衣的女孩骑马行进，又盯了有一阵，趁她还没有消失，他转头讲：“皮囊。”

文思清点点头，又指了一对同行的女孩，问他那两个呢。八光看过去，两个女孩起初并行走在路边，直到在前面的岔口分开，一个往左，一个往右，八光左右都看一看，回答道：“皮囊，皮囊。”

于是有了新乐趣，比转茶碗、剥鸡蛋还能打发时间的新玩法，文思清不断地指着路上的女人，八光一次比一次迅速地回答“皮囊”二字。后来文思清就换个玩法，她不再问这个呢，那个呢，她直接指着女人们问，漂亮吗？八光回答还是不变，依然是皮囊，当然无所谓漂亮不漂亮。

看来真的有进步喔，文思清忽然指着一位赶路的车夫，坐在车前，手握着缰绳，满脸的络腮胡子，她问：“这个呢，漂亮吗？”

八光看过去，这次没能第一时间回答。文思清在旁边捂着嘴笑起来，说：“终于不是皮囊了，对不对？一脸的胡子，可漂亮了呢。”

八光的脸又红了，盯了一会儿车夫，忽然抽了自己两巴掌，沮丧道：“淫心还是未净，漂亮！”

文思清哈哈大笑，看到八光的脸越来越红，她也感觉哪里不对劲了。她看过去，就是一个驾马的车夫啊，就算是漂亮，也只有可能是坐在车里面的娘子啊。

“你能看到车里的女人，是不是？”

“没有，是赶车的人很漂亮。”

文思清站起来，眯着眼睛盯过去，那么密的胡子，脸上皮肤却干净得要命，手也小，脚也小，好像是女扮男装。假如她是女人，她应该在哪见过。那个茶碗还在桌子上转，她伸手压住碗边，不自觉地朝她走过去。没看错，文思清认出这个女人了。

2

头天晚上他们还在扬州的客栈，小五子拿根金条，让苏子瑶替他去赌。苏子瑶赢了不少，换了银票上来，小五子本想抱着银票，美美地睡上一觉。可一个时辰还不到，快天亮时，苏子瑶把小五子叫醒，她说，我们出发吧。小五子揉着眼睛，问她去哪里。她说：“去南京。”

“我知道的，早就说去南京，”小五子说，“我们最终都要去南京。”

小五子坐起来，打了个哈欠，隔着苏子瑶推开窗户看了看，天还没有亮，月牙还嵌在夜色里。他哈欠打了一半，停住了，伸手将半张着的嘴巴慢慢合上，警惕地看着紧闭的房门，低声问：“有人发现我了？”

“没人发现你，”苏子瑶说，“为什么要有人发现你呢？”

“因为你要拉我赶夜路。”

苏子瑶摇头，确定没有危险，之所以摇他起来赶路，是因为她实在睡不着。“如果你还是困，你可以在车上睡。”她说，“反正我来赶马车就好了。”

苏子瑶说完背过身去，扎起头发，套上黑色的男人长衫，将胡子贴在脸上。小五子从后面看着她，右手无名指别着眼角上的脏东西。苏子瑶催他准备一下，愣坐在床头干什么。

“你在撒谎。”小五子说。

她头也没回，小指在嘴角抹着胶水，拿起假胡子，将铜镜转到能看见小五子的位置，问道：“怎么

看出来的？”

“你的背影告诉我，你在撒谎。”

她把胡子对准，一下子贴在脸上，再按按没粘牢的地方，回身冲小五子笑了笑。这算回眸一笑吧，一脸的胡子露出一口白牙，小五子表情僵住，双手搓着脸，下床洗漱。

但真的有问题，白天坐在车里他还在想，之前还在赌场玩得好好的，回来就急着要走，也许在那里遇到了什么人，追一个人，或是躲一个人。苏子瑶一路扬着马鞭，跑了一清早加一上午都没打算休息。小五子掀开帘子，头伸向车外，只见苏子瑶挥着鞭子，还要留意两侧的路人，他看看前方的路，又看看头顶的日头，路线没有错，的确是往南京去。这是在追人，可昨晚在赌场，她到底碰到谁了呢？

他想，问也没用，以苏子瑶的性格，想说她自己就说了。这么快的马车，轮子在路上颠来颠去，左右都没得扶，后来他干脆躺下来，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大概在下午，忽然一个急刹车，小五子在车里翻了个圈，醒过来。明显感觉苏子瑶在调头，马车开始往回走。他抓着车檐坐起来，马车速度变缓，慢慢在路边停靠下来。他听见苏子瑶在车外问：“你师姐呢？”

“跟个老头走了。”外面一个男人有些虚弱地回答道。

小五子听过这声音，很熟，应该跟他打过不少交道。他手抓着帘子，先不急着想开，给自己十秒钟，想想他是谁。苏子瑶还在问话：“什么老头？”

“一个男的，有些年纪，头发都是白的。”

“他跟你师姐走，为什么把你留在这儿？”

“我师姐把我绑起来的，他们俩说是去南京百花谷，不想让我跟着吧，让我回扬州，是我自己好奇，让我走，我不走，非要一路上跟着，逼得师姐又折回来，将我绑在这儿。”

苏子瑶笑了两声，说句“谢了”。小五子在车里感觉马车在调头，重新面朝南京的方向。那男的在车外骂起来，嚷嚷着：“你问的，我都说了，怎么还不放我下来？”苏子瑶笑道：“你还是留在这里的好，我怕后面还有人要问你。”

“问个屁！本来就是想让我在这儿晒死烤死，能碰着一个你，就算是不错了。求求你，放我下来，我欠你一条命还不行吗？”

一只手！小五子想起来了，不掀帘子就能听出来自己这儿还欠着三条半的命，还敢去跟别人赊账？小五子喊着：“停车！让我下来，要欠也是欠我的命！”

外面的一只手问道：“五帮主也在？”

小五子打开车门，看见一只手双脚拴着绳子倒挂在在树上。救他下来其实不难，身上还揣着那两把宰过狮子的杀猪刀，随便一把飞出去，砍断绳子，一只手也就下来了。但那是掉下来的，两人多高的半空中，脸朝着路面，何况他还只有一只手，撑不住地面，救和没救也算是一回事了。

他只好下车，过去绕着树根走了一圈，找不到绳头，仰头向上看，绳子收在快两人高的树干处。双手举起来，使劲蹦都够不到。苏子瑶应该没问题，脚尖点两下，就能上去把绳子解开，但他又不想找苏子瑶帮忙。背着手寻思了一会儿，小五子跟他商量道：“这样吧，我要爬树上去救你，多少会比较狼狈，算两条命。”

“可你只救我一次。”

“行，那就救你一次，你自求多福。”

小五子掏出杀猪刀，单眼瞄准绳子，举起刀准备飞出去。一只手脑子慢，先是期待催他，看他举刀晃了一会儿，才明白接下来可能发生的事，绳子割断，他从空中掉下来，然后摔死。他连说别别别，

五帮主，您还是上树救我吧。

“上树救你是几条命？”

“两条，”一只手说，想了想，他又补充道，“救一次就够。”

“那是刚才，现在我不高兴上去了，要涨价才能上去。”

“那就三条，四条五条六条，都行！”

“说得这么轻松，你原本就打算赖着不还吧？”

一只手说：“还，一定还，这辈子还不完，下辈子托生到好人家，我继续还，你看我之前也没有躲，没有赖账嘛，江湖之远，人生漫长，总有我还完你五帮主的那一天。”

一只手吊在绳子上，手还在空中跟他比划着解释。小五子听听忽然走神了，叫他等一会儿，跟他确认一下刚才的话：“你刚才说，你师姐跟人走了？”

“啊。”一只手点着头，但在半空中看起来，总感觉怪怪的，像是使劲勾头。

“是吴思若吗？”

“奇怪了，我那么多师姐，你怎么知道是她？”

“是她吗？”

一只手使劲勾着头。小五子知道那是点头，一刀飞出去，绑着双脚的绳子应声而断，一只手下坠，小五子上前几步，双手逮到什么抓什么。可惜没抓住，最终还是让一只手摔在地上，小五子左手握着一把衣服的碎布，右手攥着一绺头发。一只手在地上哼哼唧唧，他问他，是不是摔得太狠了。

“狠倒是没多狠，”一只手用他的一只手，捂着刚被薅下来一绺头发的头皮说，“扯得我脑袋疼！”

小五子把他拽上车，让苏子瑶继续赶路，约莫要一个时辰，才能到南京。一只手一直想不通，赶车那大胡子怎么是女人？小五子问苏子瑶：“昨天夜里是不是见到了吴思若？”

苏子瑶没回答。“所以，你在追她？”

苏子瑶还是没声音，但他猜到，她应该在车外点着头。车轮滚滚，小五子问她：“是什么人劫走她，为什么要去百花谷？”

“我真的不知道，”苏子瑶终于说话了，过了好半天，她又加了半句话，“回少谷主。”

“是啊，”小五子自嘲道，“我居然还是百花谷的少谷主。”

苏子瑶没接茬，一只手倒是插话进来，低声对小五子说：“我师姐去百花谷，就是找你。”

小五子愣了一下，看着他。

一只手接着说：“她求那老头给你看病，说你可能在百花谷。”

“什么病？”小五子问他。

“断魂掌，”一只手指着自己的太阳穴说，“脑子不好使的病。”

小五子皱着眉，思索什么人会治我的断魂掌。一只手也识趣，不再多嘴。一时间车里车外三个人，谁也不说话，只听到苏子瑶时不时的“驾”声。外面熙熙攘攘，声音嘈杂起来，车速也慢了下来，估计是到了南京的地界。小五子把帘子拨开一条缝往外看，两三里外横亘一条大江，那就是到长江口了。

苏子瑶说：“先到码头，一会儿我们要下车换船，过了长江就是百花谷了。”

一只手要探头往外看，小五子警告他，小心把命丢在这儿，也不看看跟谁坐在一车上？哦，一只手明白了，旁边可是人人得而诛之的昆仑公子。苏子瑶马车慢慢停下来，看着江面上的每一艘船，和每一个上船下船的赶路人。

扫一眼就知道，茶摊那边有一点不对，门口的一个光头和尚和一个女人，先是那个光头和尚老盯着她看，不一会儿他旁边的女人在桌前起身，朝她走过来。远一点还看不清，她手握鞭子，随时准备挥出去。走近一些，她看清楚了，那女人是文思清，早在前年冬天，在田独就见过她一次，当时大雪封山，苏子瑶还喝过她一碗羊汤，去年在昆仑山庄还见过一面，凑上吴思若，三个女人在台上，被下面上百个乌合之众审视。

径自走过来，的确是冲她来的，莫非认出她苏子瑶了？她摸摸脸上的胡子，假装不在意，故作轻松地朝左右两侧望去，就这么左看右看，反而有了新发现，目光突然盯在左侧一个白发长者身上，只见他跟一个女人同行，从东边往茶摊过来，准备入座，而那个同行的女人，正是她追了一天的一只手的师姐。

小五子在车里，似乎也拨开帘子看到了他们俩，他失声叫出了她的名字：“吴思若。”

3

吴思若以前见过一次大师伯，不是去南海，大师伯来的罗布泊。八月盛夏，罗布泊最热的时候，阳光底下晒一会儿，头顶都能冒白烟，出了绿洲，往沙漠走几步，那么毒的太阳，沙子上的光都变形了，骑在骆驼上看人看天，看沙漠里的沙蛇、红柳和仙人掌，一切都是影影绰绰，有些恍惚。

那年吴思若十三岁，去杭州紫竹院，还是第二年春天的事情，当时的她，还分不清什么是忧愁，什么是悲伤。所有的关于大师伯的记忆，都还在她无忧无虑的年纪里。大师伯是正午到的，一年最热的一天，一天最热的一刻。随行的还有两个仆人，严重脱水，基本上刚踏进院子，就已瘫倒在地上奄奄一息。即便功力如大师伯，也要连喝几杯水，在阴凉处坐上半个时辰，才能缓过来。

下午她师父大漠仙人吩咐弟子去挑了几十桶井水，将冰泉池填满，请他大师兄坐进去，一直泡到日落。晚上他开了酒席，宴请大师伯和他带来的两个仆人。那两个仆人虽然还没有死，被吴思若和她的师姐们，用一瓢一瓢的井水灌活，能走路，能说话，可此时面对滋滋油花的烤全羊，面对一桌子的葡萄美酒夜光杯，竟一口也咽不下去。反而大师伯胃口出奇的好，大块吃肉，大口喝酒，喝到兴起时，喊他那两个仆人，去把给二师弟带来的礼物搬上来。

两个可怜的人啊，两个月长途跋涉到这里，一下午没吃没喝，已经两腿发软，虚脱到路都走不动了。他们从外面把礼物带进来，三十张从南海带过来的海龟壳。吴思若这时才知道，原来大师伯从南海来。

可海龟壳算什么礼物呢，是磨了做粉吃，还是背在身上防身？她师父拿起一张掂量了一下，看清楚上面的纹路，点了点头，又拿起第二张，比较过后，问道：“大师兄掌力，已精进到如此程度了？这么厚的龟壳，竟可以一掌将海龟击毙？”

南海真人叹了口气，摇头道：“也只是击毙，力气大一些而已，若说让我在这龟壳上使断魂掌，就是连打它三掌，对这千年王八万年龟，也起不到半点作用。”

“怕是再练个十年，你的断魂掌，要远胜于我的仙人掌和三师弟的蓬莱掌。”

“哪里，哪里，十几年不见，二师弟还是那么会捧杀。”

吴思若听不懂，更不明白哪里好笑，两个人能面对面地哈哈大笑。后面的话更加听不懂，大师伯提议，反正十几年，天天只练一掌也无聊，不如咱们两个换掌学学，他日让三师弟见到，羡慕你我二人，如何？她师父沉思片刻，举起酒杯，和大师伯一饮而尽，反复强调，好说好说，何不在我这儿多待几日，咱们来日方长。

大师伯果然在罗布泊呆了好多天，差不多有一个月，那两个丢了半条命的仆人，都已经休养过来，

恢复元气，胃口大开，除了吃烤肉、摘葡萄，还能钻到沙漠里捉沙蛇，放在坛子里泡酒喝。师父和大师伯倒是不再进食了，仿佛一顿大餐顶半年，不吃不喝，觉也不睡，每天就是在突厥人留下的石头城里切磋武艺。

吴思若不懂，都是大师姐跟她说的。她说：“天下最厉害的三掌，师父和大师伯占了两掌，师父把仙人掌教给他，再换来大师伯的断魂掌，以后他们就是武林中最厉害的两大高手啦。”

“那之前呢，之前是几大高手？”

大师姐瞪着她，仿佛觉得她笨得不可理喻，手指戳着她脑门说：“我刚刚跟你讲过，天下最厉害的是三掌，之前当然是三大高手了！”

哦，她明白了，搞了半天，原来是三进二的晋级，最终就是为了淘汰一个。可有必要那么辛苦吗，师父和大师伯没日没夜地在石头城练功，吴思若睡觉的时候，他们在练，吴思若醒来的时候，他们还在练。有时她心疼他们俩，把沙蛇从两个仆人的酒坛子里捞出来，给他们煲汤喝。她小火熬一个时辰，再放一个时辰，等瓦罐凉一凉，捧在怀里给他们送去。可不知道他们练的什么功，刚靠近石头城，她就被一股力道给震了出来，瓦罐碎掉，蛇汤洒了一身，顺着衣角往下滴，还有一条快熬化了的沙蛇挂在肩膀上。

之后她就不敢去了，远远地坐在自家屋顶上看着。终于有一天黄昏，师父和大师伯突然不练了，两人站起来相互瞪着。先是大师伯发问：“原来你在唬我，教我的仙人掌，全都是假的！”

师父冷笑一声，说：“大师兄，你千山万水从南海过来，还以为你有些诚意，又何不是自己编了一套假断魂掌，来罗布泊换我的真本事。”

大师伯重重地“哼”了一声，说：“我看你的真本事，编得也不错！”

话音未落，大师伯先动了手。师父向后退三步，侧身闪出右边的半个圈。大师伯及时收手，向左边攻去。这时师父已经一掌击过来，化守势为攻势。两个人此消彼长，一时分不出胜负，在石头城里周旋起来。

仙人派的弟子都爬到屋顶来观战，想不到这么多人上来，屋顶竟还没有塌。最后上来的是那两个仆人，有些尴尬地坐在一角，盯着二人的交战，有时为南海真人叫好，有时又忍不住地，为大漠仙人喝起彩来。两个仆人那么专注，时不时大喊着“好”，弄得屋顶上的弟子都不看师父和大师伯打架，看他们俩就已经很有趣了。

大家心里千般疑惑，吴思若先问出口，她说：“你们做下人的，也能跟主人学功夫吗？”

“南海真人不收弟子的，”其中一个回答，“他只招仆人，但又教我们功夫，督促我们练习，实际上跟徒弟没两样。”

“但不许我们喊师父，”另外一个补充道，“只能叫他主人。”

哦，原来还有这样的人。大师姐来了兴趣，她提议：“既然我们师父和你们师父在切磋，不，是你们主人，不如我们做晚辈的，也下去比划比划。”

“那为什么要下去呢？”头一个回答的仆人问道，“就在这儿练练手好了。”

“在屋顶？”吴思若惊讶道。

大师姐可不服软，站起来说：“那就在屋顶吧，但先跟你们讲好，谁要是不小心摔下去，有个三长两短，可不能赖上我们。”

“哈，”另外一个起身应战，“听你这口气，好像一定是我们摔下去一般。”

口气都不小，两个人真比起来的时候，可就一般般了。别说是给对方一拳一脚，站在瓦片上就直

打晃，俩人除了用眼神盯盯对方，握紧拳头做做样子，全部精力都集中在下盘，一动不动，生怕比对方先掉下去。也是，两个人都不大，大师姐那年也才十八，那个年纪大点的仆人，也不过十六七的样子。吴思若看看就没意思了，继续看石头城里的对决。

里面还是未分高下，但显然大师伯已多了些疲态。大漠仙人劝他不要再打下去。“你，我，加上三师弟，本来就不分伯仲，”她师父说，“如果在中原约个地方，就是打上三天三夜，三年三十年，也决不出胜负，倘若去你的南海，不出三个时辰，潮气和海风上来，我出手迟重，必定不是你的对手，但此时是在我的罗布泊，你早晚会体力不支，完败于我。”

不知大师伯是听进去了，还是没了力气，一掌比一掌缓慢，师父也配合着他，放慢掌势，然而他终归咽不下这口气，忽然发力，连攻出十几掌，不等大漠仙人反击，跳出石头城，三步两步竟上了屋顶，一把抓住刚刚站稳的大师姐，冲石头城里的师父喊话：“我大老远地过来看你，总不能就这么灰溜溜地走，随便送我条人命，让我杀你个徒弟，我自己就走了，我南海真人，以后永不再踏入你罗布泊便是。”

大师姐吓得脸都白了，屋顶上的弟子一个个想逃，又不敢直接跳下去，只能坐在瓦片上，屁股一点点地往旁边蹭。唯有师父最为镇定，没有追出来，站在石头城里冲着他微笑，轻吐一口气，提醒他：“你只能灰溜溜地走。”

南海真人的左手抓得更紧一些，抬起右手，勾起拇指、中指，扣在大师姐的喉咙上，仿佛随时能把她的喉管整根掏出来。

大漠仙人摇着头，脸上保持着微笑，再次提醒他：“你要是动一下我的弟子，我不管你是不是我大师兄，从今天起，你就别想走出罗布泊了。”

南海真人喘着粗气，浑身发抖，似乎胸中一团火急着吐出来，他一把将大师姐甩开，大师姐跟炮弹似的朝石头城飞过去，师父上前几步，抱住大师姐。所有人都望着她，看到大师姐还活着，纷纷松了一口气。而此时，屋顶上咚咚两声，多了两个窟窿，碎砖碎瓦从窟窿里掉下去，一转眼的功夫，大师伯已经跳下了屋顶，向沙漠中远去。

可那两个仆人呢，教他们武功的主人可没把他们带走。有人趴在窟窿边上，尖叫了起来。吴思若爬过去，透过窟窿往下看，只见那两个仆人仰躺在屋里的地面上，已经死了，脖子上血淋淋的，而从喉咙里抽出来的，是两根还滴着血的喉管。

4

尽管十年没见，但从在赌场看见他的第一眼，吴思若就认出他来了。为了泄愤，能把自己的两个徒弟杀死，而且亲手把他们的喉管拔出来。图什么呢，显得自己本事大吗，告诉对手，自己不是那么好欺负的吗？这种人一辈子也忘不了。

一只手先上去的，后来是那假大胡子，等她离开赌场的时候，南海真人正好进来，头发更白了，但以前也不黑，也不年轻，满头银灰色的那种，吴思若跟他擦肩而过，似乎闻到了他身上的血腥味儿。回到客房，她平躺在床上，思考着应该做些什么。这是个机会，虽然一下子也说不清，这是个干吗用的机会。哄他对付师父？求他把竹林的丧尸坑填了？倒是有好多事可以利用他，可这些对她都不重要，因为都是她吴思若自己的事情。是啊，到底怎么了呢？她自己的事情不重要，那还有什么重要的？

有那么一件事情，一定要他去做，解开小五子的断魂掌。她不知道有没有这道理，你给对方一掌，深受其毒，再补上一掌，就能把之前那掌消掉？反正仙人掌是没有，就是不小心给了亲爹一下，也只能看着他不吃不喝，熬过一天算一天。可万一能解呢？就算解不了，也要问清楚，小五子从哪来，做

什么的，当初为什么给他这么一掌。把这些捋明白，也算是为小五子做一件事吧。

她站在窗前，盯着客栈门口，隔着一堵墙，都能听到隔壁一只手的呼噜声。眼看快天亮了，南海真人没离开，也没上楼，吴思若披上衣服，想下去再看看。刚把门打开，窗外传来声音。她踮脚走过去，从窗口看见南海真人出了客栈，骑马远走。

她去敲一只手的房门，告诉他，现在退房，咱们出去寻一个人。话刚说完，她就后悔了，此行凶吉未卜，何必要拉上他，白搭一条命？她说算了，转身下楼，出客栈牵马。一只手反而追了出来，大老远地冲她喊：“师姐，等一下，我陪你去南京，还不行吗？”

根本没有生他气的意思，她等他一起过来，一路赶到中午，直到在一家饭馆前，才重新看见南海真人。她装作若无其事，和一只手坐在离他不远的一桌前，招呼店小二：“把你们家最贵的菜都上来一遍。”

南海真人侧过头冲她笑，说：“跟了一路，果然很辛苦。”

一只手回头看看真人，又看看吴思若，低声问道：“师姐，咱们一路追的就是他？”

吴思若没理会一只手，起身走到真人面前，鞠躬作揖，说：“弟子十年前曾跟大师伯有过一面之缘，昨日突然遇见，却不敢相认，还请大师伯见谅。”

大概就是这样的开场白，紫竹院几年不是白呆的，跟男人聊天找话，吴思若还是有那么一套的。她先说南海真人去罗布泊的那年夏天，说起他的断魂掌，师父的仙人掌，话锋一转，直接提起九宫图。真人来了兴趣，拐着弯地跟她盘道，试探她对九宫图了解多少。

“九宫图，弟子是一点都不知道，”吴思若说，“只是刚好有那么几张在身上。”

她不等他质疑，直接抽出一张拍桌上。真人拿起那张羊皮，在手里端详了好半天，说道：“这是我三师弟阁老的那张，其余还有哪几张，都在你身上？”

“以大师伯这样的辈份，不会是想强抢我这张吧？”

真人打着哈哈，将九宫图放回到桌上，说：“你就算是有，也不会随身带着。”

“那你就当我只有这一张好了，这张我孝敬给您了。”吴思若招手结账，吩咐店小二：“把这两桌全都算我账上。”

她放下银子，笑笑起身，没有拿九宫图，回到一只手桌前。一只手始终在犹豫着，身后的是大师伯，要不要去拜见一下？照理说，自己早已被师父逐出师门，此时也不该行同门之礼。何况他们师侄俩已经聊起来了，吴思若刚才点的好酒好菜，全都端到他桌前，可他却只是一个人吃。他听到他们聊断魂掌，聊九宫图，好像还聊到了师父，聊到三师叔蓬莱阁老。

吴思若坐回来对他说：“我今天和大师伯去趟南京，到百花谷会一会昆仑公子，此行凶多吉少，你就不要跟着了。”

“昆仑公子不是你意中人吗？怎么会凶多吉少？”吴思若眯眼睛瞪着他，最后冷冰冰地扔下一句：“你走吧。”

嘴上说“回扬州等我”，却要和他一起出饭馆，把大师伯留下来。一套又一套，把一只手完全绕懵了。刚要走出门，只听到大师伯在身后问着：“我拿你几张九宫图，而你要我做什么？”

吴思若转回身，看着南海真人。他把桌上的九宫图扔过来，又问她一次：“要我做什么？”

“先去趟百花谷，”吴思若接过九宫图说，“会一会昆仑公子。”

5

虽然是叫别的女人，喊的吴思若，文思清听到小五子的声音，心都要化了。她问：“是你吗，小五子？”

小五子沉默几秒，直接从车上下来，望着文思清。这是怎么了，三个人都在。他问她，这段时间都在哪里？文思清回头看一眼，八光从茶摊朝他们走过来。小五子奇怪：“这和尚又是谁？”

不等文思清回答，苏子瑶先抢话说：“那是淫贼田扒光啊。”

一只手听说后，掀开帘子朝外面望过去，感慨道：“原来田扒光就长这个样子，怪不得碰到女人，都是奸淫为主，引诱为辅。可是他怎么出家当和尚了？”

“就是当和尚，也是花和尚吧。”苏子瑶说。

说话间，八光已经走过来，对文思清喊了一声“师姐”。

“这又是怎么回事，”小五子完全绕迷糊了，问道，“你什么时候有门派了，田扒光怎么成了你的师弟，那你们的师父又是谁？”

一时间解释不清，苏子瑶见缝插针，说她是百口莫辩。文思清留意到，她刚才把胡子摘了，甚至盘起的头发都放下来了。她是在嫉妒，不高兴遇见她文思清，可那边还有一个呢？文思清转过去，看看南海真人身旁的吴思若。算上自己，她手指点着，一，二，三，三个女人，是不是太多了？她看着小五子，一下子明白那个梦了。就是那句话，总要死一个的，原来在这里等着她。一妻一妾，齐人之福，才只需两个女人，若是一心一意，一生一世，恐怕死一个还不够呢。

吴思若先看见的假大胡子，坐在马车上四处张望，十有八九是从扬州跟踪她过来的。之后她看到茶摊上的和尚和文思清，这还没有联想到，直到文思清朝假大胡子走过去，两个人并排在同一画面时，吴思若看明白了，那是苏子瑶啊，那是另一个深爱着小五子的女人呢。

好像是多了一点，感情也变得麻烦起来。反正她会退出，最后为小五子做点什么，体面地离开这里。过去不体面，难以启齿，她不配，要让小五子把爱献给匹配的人。她背过身，不去看她们，这时听到了一个声音：吴思若。她回头望过去，她知道，就在那辆车里，小五子在呼唤她。怎么办？她还计划体面地离开呢。

有人告诉他，吴思若旁边的是南海真人，使断魂掌的那个，小五子就一直盯着他，一直盯到自己点头，转身他爬回车里，将身上的杀猪刀、九宫图都卸下来，把放车里的金条全装上，问一只手有没有匕首一类的东西。一只手没有，但他早就发现座位底下有一把。小五子抬起座位，捡起那把匕首掂量一下，指甲在刀刃上轻轻划一个道，好用就行。他把匕首揣进怀里，下车的时候经过苏子瑶身边，他瞟着南海真人，问她：“他跟我多大的仇？”

“你要干吗？”“跟他聊聊。”

小五子说完朝真人和吴思若的桌前走过去。文思清快步跟上去，小五子转过身，看着她，求她不要动。

“我没那么蠢，不会武功，还赶着过去送死。”小五子说，“原地看着就行。”

文思清看着他走过去，听到他大声打招呼：“阁下是南海真人吧？”

南海真人抬头看他，一时想不起来他是谁。小五子自我介绍：“在下小五子。”

说说而已，没有作揖，没有寒暄，直接坐到真人的旁边，吴思若对面，喊店家上酒。店家过来解释，说我们家是茶摊，只卖茶，不卖酒。

“那别人家卖吗？”

“别人家当然有得卖，只是……”

小五子掏出金条放在桌上，一字一顿地说：“谁家卖酒，你买过来，卖给我。”

店家领会了，赶到街对面抱了两坛酒过来。小五子把茶水倒掉，在茶碗斟满酒，将桌子上的金条递给店家。真人看在眼里，举着茶碗说：“你若有心请我喝酒，移步到对面就是了，何必这么破费？”

小五子也端起茶碗，哈着腰说：“真人千金贵体，怎能随便移步？本来就应该人在哪里，酒到哪里！”

真人哈哈一笑，跟小五子碰了个杯，两个人一口喝下去。文思清和苏子瑶见这边没事，也都陆续过来，站在他身后，以免有什么突发状况。连干了几碗酒，小五子一句正经话没说过，一直说在田独养猪，怎么赚钱的事情。倒是一坛酒转眼喝光了，小五子抱着空坛子，气不打一处来，一把将酒坛摔碎。一把抽出三根金条，喊店家这次痛快点，一次给我买三坛过来。店家想拿金条，又碍于这么多人看着，说其实不用再出金条，刚才那一根，怕是八十坛、一百坛都够了。小五子要店家收着，请真人喝的酒，一根金条只能喝一坛，要是能喝一百坛，他就拿一百根金条来买。

店家把金条收走，叫人赶快搬三坛好酒过来。除了店家，包括围观看热闹的人，谁看着都心疼这金条花得不值。真人向后一靠，说：“五公子这么破费，看来不只是找我喝酒这么简单吧？”

“酒是小事，本来就是在下想请真人的，他日还想重金请真人帮我个小忙。”

不知是对帮什么忙好奇，还是对重金两个字感兴趣，真人让他说来听听。

“阁下名号南海真人，自然长居南海，对那里了如指掌，不瞒您说，我前两年在南海购置了一个岛，最近发现

……”小五子说到一半，回头看看，除了苏子瑶、文思清和吴思若这三个女人，还有一只手和八光，还有店家和一些围观者等他说出来。小五子跟他商量，能不能借一步说话，近一点，只给他一个人听到。

真人又是哈哈一笑，连声说“好”，身子侧过来，与他离近一点。小五子右手捂着嘴，凑在他耳边，轻轻说：“我买的这座小岛，最近发现了……其实我也不知道。”

南海真人皱了皱眉，突然感觉有把利刃从后背穿过，只听小五子接着说：“现在你已经知道了？一掌之辱，舍生相报！”

说着小五子左手发力，又把匕首使劲往里扎。刀尖都快从胸前穿出来了。南海真人咬着牙，不顾后背涌出来的血，大吼一声，手勾到后背，抓着小五子的手，一把将匕首拔出来。一掌发力把小五子推出去，小五子将茶摊后的墙撞倒，躺在地上，苏子瑶、文思清和吴思若，三个女人，赶到他身边。

看起来南海真人没事，从后背扎到前胸，简直就是怪物，站起来拉伸一下，血似乎就止住了，他走到小五子面前，鞋底踩着他的脸，低头看着他说：“留你条性命，是要问你几句话。你中过断魂掌？”

小五子右脸贴着地面，左脸贴着真人的鞋底，即令如此，还要努力地轻蔑一笑。

真人把脚挪开，蹲下来，摸了摸他的脉，沉思道：“这掌不是我打的。”

所有人都愣住了，小五子睁大眼睛看他。“我杀你轻而易举，用不着骗你。”

小五子强撑着坐起来。

“还记得打你这掌的人，长什么样吗？”话刚问完，真人自己都摇头苦笑，“断魂掌，断魂掌，当然是不记得了。我先不杀你，你给我好好活着，等我查出谁在冒用我的断魂掌，我再取你狗命。”

真人说完，背身走回去，坐在刚才的茶桌前继续喝酒。虽不至于感激，但不能傻到继续跟他搏命。三个女人扶他起来，一步步朝对面的马车走过去。真人在后面喊住他：“就这么走了吗？”

小五子晃了晃神，想起了规矩，他伸出左手，说是这只手捅的，手背朝下放在桌面上，抄起刚才的那把匕首剁下去。忽然真人拉了一下他的左手，匕首剁了个空，刀尖扎在桌面里。

真人举着他左手看着，就像阳光底下看一块劣质的玉石，说道：“捅我一刀，一个爪子就还了？”
“那你要什么？”

真人朝众人看去，目光落在苏子瑶、文思清和吴思若身上，问道：“三个都是你大小老婆？”
小五子想了想，点了点头。

“五公子，你挑一个给我杀吧。”

小五子直摇头，指着自已说：“你还是杀我吧，祸不及妻儿。”

“我说了，不杀你，但你现在要还我一条命。”小五子咬牙瞪着他。

真人继续说：“你来选，虽说都是喜欢的，总有深浅吧，选一个你没那么喜欢的。你最好听我的，别逆着我，你如果不选一个，我三个全杀。”

小五子感觉气都喘不上来了，他回头看着吴思若，看着苏子瑶，看着文思清。

八光抢过来说：“你要是把我师姐杀了，我拿命跟你拼。”

“你弄错了，”南海真人微笑着说，“不是我要杀谁，是这位五公子要杀谁，我全都听他的。”

八光转身催促文思清：“师姐，告诉他，你是谁，你是谁的徒弟？”

“你不要管了，让小五子选吧。”

小五子将每个人看过一遍，转回身闭上眼睛，说：“我选不了，你把三个都杀了吧，连我也带上。”

“好像玩法有问题，选一个，让她死，是有点残忍。”南海真人想了一会儿，把规则梳理一遍，说，“这样吧，选一个你最爱的，最舍不得她死的那个，保她活下来，剩下两个我来挑，这样好一点吧？”

真人等了一会儿，提醒他是最后一次机会，没得换了，他从五开始倒数，之后是四，三，二，一。
小五子喊出苏子瑶。

“留下苏子瑶，”他说，“我小五子这二十多年，活过两辈子，文思清和吴思若是我这辈子的，我薄情也好，深情也好，我总还记得，能还得上。苏子瑶是我上辈子的，我跟她有过什么感情，我全都不知道，我欠她有多少，我也不知道，我要让她活着，就算我以后也没法爱她，我起码不想再亏欠她。”
小五子说完，看着文思清和吴思若说：“对不起，文思清，对不起，吴思若。”

吴思若是冲他微笑，文思清早已是哭得稀里哗啦。南海真人指了指苏子瑶说：“这两个人，你再挑一个？让她死，或是让她活，咱们把它玩下去。”

“你杀了我吧，”苏子瑶说，“少谷主，你早该选我的，反正我跟你也没什么了，不如放过她们两个。”

南海真人不耐烦了，说你们好啰唆，剩下的我来吧。他让文思清和吴思若上前一步，站在小五子面前，苏子瑶回到他的安全区。忽然一阵狂风大作，小五子头昏目眩，由不得地闭上眼睛。大概十几秒钟，他睁开眼睛，看见文思清和吴思若都还站在面前，一个都没有死。小五子痛哭起来，从来不服软的他，这次跪了下来，连声说：“感谢南海真人，晚辈这次受教，以后不会再狂妄了。”

南海真人笑了，那神情跟得道高僧一样，云淡风轻点着头，临走时他说：“这算是个小小的教训，不必感激我，你捅我一刀，我杀你个女人，以后你我还是朋友，随时来南海找我。”

小五子越听越皱眉，转回身，又一次地跪了下来。死掉的是苏子瑶，躺在地上，一口气都没留，脖子上血淋淋的一团，南海真人硬生生把她的喉管，一整根地摘了出来。

总要有个人死的。

拾壹

1

吴思若建议下葬，小五子反问，往哪儿埋，你们要把苏子瑶埋在哪儿？八光问了一句，这姑娘是从哪里来的，哪怕是死了，也要送回那里。

“百花谷，”文思清说，“她是百花谷的人。”

是啊，小五子想，二月二从沉狮谷出发，说好的终点是百花谷的，你回不去，我就带你回去。从码头过去，文思清和八光和尚去打前站。小五子一路抱着苏子瑶的尸体，不上马，也不上车。吴思若和一只手就陪着他一路走，直到傍晚他才答应把苏子瑶抱上车，自己骑马缓缓跟在后面。走到谷口已是深夜。那时文思清二人已经通知了百花谷，苏子瑶的两个丫鬟如琴、如诗，正随着她和八光在谷口等候。

如琴好一些，上车见过尸体，确定是苏子瑶，咬着嘴唇忍住不哭，还不忘对小五子鞠个躬，对五帮主表示感谢。倒是如诗抱着苏子瑶哭个不停。大家在谷口停留片刻，骑马下谷。一行人也没点火把，就借着天上的星光，七八匹坐骑一点点向谷底走去。夜空里，成片成片的萤火虫在他们身前身后飞舞，隐约还能听见如诗在车里抱着苏子瑶的尸体低声哭泣。

如琴、如诗和文思清、八光，为了接他们，走得比较远。如琴说，还要走一个多时辰才能到百花谷的谷口，而且谷口往下，还要走栈道，过栈桥，进洞穴。小五子骑在马上，不时回头看着车里面的如诗和苏子瑶。有那么一两次，他眼神刚好撞到了吴思若和文思清。两个人反应不同，吴思若是轻轻摇头，文思清是一直望着他，直到小五子眼神躲开。他明白她们的意思，吴思若摇头，是要他别太难过，而文思清望着他则是，但凡你需要我，我始终在这里。

谁也不需要，之前三选一，现在一拖二，小五子反省自己到底怎么了，前脚还在逃亡逃命，活得跟狗一样，后脚就以为自己将享齐人之福，一妻一妾，一妻两妾？他看着面前的萤火虫，你看得到，星星点点，可伸手去抓，却什么也抓不到，甚至连那一点点的光都不见了。

行过快两个时辰，山路已被堵住，一块巨大的岩石挡在前方，这就是所谓的谷口吧？岩石下面留了一条缝隙，人要侧身才能过得去。七八个人下马弃车，如诗最后一个下来，把苏子瑶的尸体抱下来，搂在怀里。如琴对如诗低声叮咛几句，小五子听不到，但能猜到是鼓励她振作起来，不管怎么说，都要把苏子瑶的全尸平安送到谷里。如琴大声问她听明白了没有。如诗擦干眼泪，点了点头。她要如琴帮忙，将苏子瑶的尸体绑在自己后背上，和其他人一起，从岩石下面的缝隙钻过去。

岩石后面是另一番景象，即使天还未亮，小五子也能看到，一层层白气从下面升上来。低头看过去，白气一直过膝，已看不到脚下的路面。如琴嘱咐大家，先不要动，这白气是从谷底升上来，其实现在我们就踩在悬崖边上，如果乱走的话，说不上哪一步，就从悬崖掉下去了。

每个人站住不动，等如琴的指示。如诗反倒朝东北边走去，很明显是一个上坡，十米二十米的样子，伸手向上抓，这时小五子等人才注意到，那里上面有两根绳索，通往雾气缭绕的谷底。如诗抓起头顶锁钩，后面背着苏子瑶，起跳前对每个人说：“那我们一会儿百花谷见。”说完她跳起来，抓住锁钩，顺着绳索便向下滑去，片刻间消失在白雾之中。

不是一起走吗？小五子没明白。如琴说，不行的，我们还是要规规矩矩地，先从栈道下去。

小五子问她：“那得走多久？”

如琴看看天色说：“最多两个时辰，大家不熟路，慢一些，三个时辰也到了。”

“那如诗呢，她多久到？”

“她现在应该在谷底啦。”

“那为什么不走索道，是那个绳索太危险？”八光问她。

如琴笑了，说：“那个索道安全得很，别说各位身怀绝技，就一点功底也没有的人，只要牢牢抓住锁钩，闭上眼睛，心里数二十个数，再睁开眼时，两脚就已经踩到下面的地面了。”

“凭什么不让我们走，只有你们百花谷的人才能用？”

“倒也不是，只是各位第一次来百花谷，还是照规矩来好一点。”

“规矩？”八光嘿嘿笑着，“你这规矩邪门，比少林寺和尚的规矩还没道理。”

八光不愿听她的，径自朝东北坡的索道走去。脚下看不到路，走出十几步后，一步踩空掉下去，整个身子消失在白雾中。如琴急着要去救他，八光伸手一撑，脚在悬崖壁上一蹬，又跳了上来。如琴停住脚步，喊他赶紧回来。八光不理睬，一路走到索道下。

“八光师父！”如琴在后面喊着他，“你若这么下去，接下来三个月可有罪可受了！”

“怎么？我这么下去，难道百花谷的人，还把我囚禁拷打不成？”八光单手抓着锁钩冲她笑道。之后他招呼文思清：“师姐，要不要一起走？数二十个数的事，总好过在山上走两三个时辰。”

文思清说：“我们客随主便，还是听如琴安排的好。”

倒是一只手跃跃欲试，举着他那剩下的一只手喊：“八光大哥，等等我！把我也捎上！”

吴思若低声警告一只手：“你信不信，你要是敢过去，我把你踢下去！”

一只手愣了一下，看着小五子，等他拿主意。小五子也冲他摇摇头。又扫兴，又折面子。一只手把那一只手放下，喊道：“八光大哥，我得留下来保护他们！”

八光又等了片刻，确定没人跟他一起走，说了句跟刚才如诗一样的话：“那我们一会儿百花谷见？”说完脚下一蹬，顺着索道滑下去，消失在白雾里。

如琴急坏了，八光人都不见了，还往下面望着，急得跺脚说：“但愿他命大，内力够深厚，不至于命丧谷底。”

小五子问她：“到底是什么情况，命都要搭里面？”文思清也担心起来，问道：“下面果真有什么危险吗？”

“一时也解释不清，”如琴转身说，“我们走着看吧。”

说是走着看，其实又看不到，即使天已破晓，众人还是没法透过白雾看到脚下的路。如琴要大家跟她走，大概走出几百米，脚下一颤一颤的，小五子明白，自己已经走在了栈道上。如琴说，右手边是山体，但不要摸，怕是有蛇贴在上面等待觅食。

“铁链在左手边，”如琴说，“尽量离山体远一点。”

小五子伸左手摸出去，在腰间位置摸到了那根链子。吴思若和文思清悄悄商议了一下，文思清在前，她在后，两人想把小五子夹中间保护他。走几步小五子明白了，他停住不走。这段时间已经活得很丢脸了，还要被两个女人保护，倘若真从这里摔下去，刚好也给丢脸的人生画上一个羞耻的句号。他站着不动，要文思清前面先走。僵持了一阵，文思清和如琴只好先走几步，目测三十米的距离，前面的人来不及拉住他，小五子抓着铁链走起来。

一只手就难过了，他走在最后，前面是吴思若，左边是铁链，右边是趴着蛇的山体，可他缺失的刚好是左手，抓不着链子，只能右手摸山，给毒蛇送过去当早餐。倒着走可以捋着链子，他试了一会儿，那么窄的栈道，说不上哪脚踩空，下面还颤颤悠悠的，倒着走也许死得更快。

倒着走死得快，脑子转得也快，没走几步，他想到一个办法，转回身看着吴思若的背影，跟她商

量：“我可以抓你衣服吗？”

“你要干吗？”吴思若头也不回地问。

“我右手闲着，抓你衣服，就好比铁链了。”

“我衣服不结实的，一扯就破。”

“我不扯你衣服。”

“那如果你掉下去呢？你能松手？”

“当然要抓着你衣服……”说着说着，一只手自己就明白了，他如果踩空掉下去，就算是抓住吴思若的衣服，也无非是手里多两个布条，再数着二十个数摔死，不如保师姐衣衫整齐，起码可以美美地进百花谷。

一阵风吹过，栈道有点晃，没处下手的一只手只能蹲下来摸着脚下的木板。吴思若回身扔过来一个红色衣带，让他缠在手里，她在这头攥着，万一有什么闪失，她能把他再拎上来。一只手心头一股感动，感动到还低头闻了闻带子的味道，连贯在一起就有点猥琐了。吴思若眉头一皱，拽了两下带子。一只手好不容易拿到的救命稻草，怎会让她再抽走？他紧紧攥在手里，快步跟上去。

第一条栈道的尽头是一个洞穴，鞋底是湿的，一层的积水。里面没那么大的白雾，水汽在洞里凝结成水珠附在岩壁上，时不时有水滴落在头顶，打在脸上，那些没有落在身上的水滴，就滴在积水上，时不时地“啪嗒”一声，就好像时间发出了声音。小五子仰头看上去，阳光已经上来了，哪怕是在洞里，也能看到光线将水珠照得剔透。

洞穴看不到头，越走里面越黑，踩着水塘，听着水声，小五子等人走了一炷香的功夫，直到深处漆黑一片，完全看不见。

“到头了。”如琴在黑暗中说。

几个人停下来，等她下面怎么安排。如琴蹲下来，在地上划拉一圈，估计东西早放在那里的。不一会儿，她找出一个火折子打火，但没有燃纸，也没有点蜡烛，只是借着一闪而过的光芒，拿出一个药瓶。如琴让大家把手伸出来摊开。

火折子不打，四周又是漆黑一片，如琴在每个人手心上放了一粒药丸，弹珠那么大，小五子放在鼻前闻了一下，无色无味。他问她什么东西，干吗用的。

“就这无色无味，还是谷主研究了十几年，才做到的呢。”如琴笑道，“这是虞美人的根发酵三个月，再捣烂而成，之前可是恶臭无比，后来是加了夹竹桃花和丁香花的花粉，才算是把这臭味遮掉。”

“那要我们做什么呢？”

“当然是吃咯。不然我打开这扇石门，怕你们会挺不过去。”

原来这里是有扇石门的。小五子把药丸放嘴里，没有水顺服，只能咬碎再咽。原来无色无味只是表面上的，药丸崩开的那一刻，哪怕是在嘴里，都能感受到那一股强烈的恶臭。小五子一阵反胃，忍住没吐出来。如琴蹲下来，拾起一个水瓢，在面前的池子打了两瓢水，递给他们，让他们就着水咽下去。小五子连喝了两大口，打了个嗝，责怪如琴，既然有水，为什么不先打给他们。“解药在里面，外面这层药衣很厚的，总要咬开了，才能咽下去。”如琴解释道，“不然一会儿中了毒，怕是毒死了的时候，这解药在胃里还没有化开呢。”

原来是解药，那又会因为什么中毒呢？所有人都强忍着把药吃下去，如琴开始开门。她接过大家递过来的水瓢，在面前的石板上敲了敲，左右滑动，刚好扣住一个螺旋，原来瓢底是有凹槽的。如琴转了两下，石门打开，面前一片水帘洞般的景象，一座栈桥斜着向下伸出去。不远处是瀑布，飞流直

下，落到地上却一下子温和起来，汇成溪流从桥下穿过。路也安全许多，前面的栈桥宽阔而平坦，两侧都有绳索链着。

小五子踩上去走了几步，抬头向上看，上面雾蒙蒙的全都是水汽。他明白了，之前的白雾是这瀑布、溪流汇聚上去的。栈桥虽然长，但很好走，几乎小跑着就能过去。走到一半，他闻到一阵芬芳，那种淡淡的清香一丝丝地透过来。小五子忍不住地深吸了两口，问如琴：“这是什么花的味道？”

如琴冲他笑笑，还没有回答，只听见一只手在后面赞叹“太好闻了，太香了”之类的。说完他就大口呼吸，隔着吴思若，小五子都能感觉后脖颈一股股的热气。喘着喘着，声音越来越急促，忽然“咣当”一下，倒在了后面，从栈桥上掉了下去。吴思若马上拉住带子，趁一只手失去知觉松手前，把他提了上来。如琴从队伍最前面穿到队尾，看着昏迷的一只手，摸了摸他的喉咙两侧，问道：“他没吃解药？”

小五子摇头，不是说没吃，是他也不知道。

如琴在一只手的身上拍了拍，从他衣服里找到那粒解药，用手捏碎，塞进他嘴里。“他把药藏起来了，假装自己吃过。”

“他中的是什么毒？”

“就是你闻的这个花香，虞美人的花，和水汽混在一起，就会产生剧毒。”

如琴说着，小五子还情不自禁地又闻了一下，他看着躺倒在栈桥上的一只手，问：“我们要等多久，他才能醒过来？”

“今天是醒不过来了，还好发现得及时，不然怕是要丧命于此。”

如琴说完将一只手背起来，又走到队伍最前面。这么香的花，却是剧毒，以前总觉得，百花谷这么好的名字，一定是一片芬芳，倒也没错，只是现在看起来，百花谷其实也可以叫百毒谷。小五子问：“你之前说的八光从索道下去，会死在这里，一定是因为没有这虞美人的花香的解药了？”

“八光师父本事那么大，这虞美人对他，应该算不了什么。只是谷里的百花，却需要闻这一路的虞美人，才可以解毒。”

小五子恍然大悟，点着头。

“但是说真的，他也不一定会死，谷主会救他，但总要遭几个月的罪的。”

栈桥走到尽头是一片高草，如琴等人从桥上下来，拨开高草走进去。原来高草是种出来的绿墙，走几米钻出去，面前是一片的花海。各种香气混在一起，仿佛一层一层地扑在脸上。小五子有意抬头看看，找到那两条绳索，他看到绳索一头的下方，八光正躺在地上昏迷不醒。文思清跑过去查看。小五子要跟过去，如琴一把拉住他，说：“少谷主先别走，沈大总管知道你来，早早地在前面守候，等着对你宣读谷主指令呢。”

“谁？”

小五子往前面看过去，只见花丛深处是一幢房子，门口站着几个人，为首的是个五十岁上下的男人，双手背在身后站在大门前，一副对这边翘首以盼的样子。哈，百花谷的大总管，再熟悉不过了，在田独相处了三年，那是不让他偷吃肉的钱老板嘛，那是说话尖声尖气，只能装哑巴的常公公嘛。哦，原来他还有个身份，百花谷的沈大总管。

2

小五子向钱老板走过去，本来想叙旧，毕竟有三年的情谊。如琴提醒他：“到了百花谷，五帮主别忘了行谷中之礼。”

“那要怎么行？”

如琴给他做示范，先朝钱老板走过去，双手合拳，长揖到地，说道：“卑职拜见沈大总管！”

小五子看着想笑，哪儿和哪儿啊，皇宫那一套怎么搬这儿来了？如琴起身后，一直给小五子递眼神。小五子犹豫要怎么做，以前田独卖肉的时候，也没见过他整这一套啊。他双手抱拳，身子却一直弯不下去。后来钱老板反倒等得不耐烦了，说道：“免礼，快快起身。”

小五子愣了一下，他什么都没干啊。以前钱老板是发不出声，嗓子是哑的，这回嗓子好使了，眼神怎么还不行了呢？虽说是免礼，毕竟当了他三年掌柜的，小五子还是喊了声：“钱老板。”

钱老板没接茬，看着小五子身后的吴思若和一只手，说你们一路过来，辛苦了。小五子以为他没听见，清清嗓子，大点声又说一遍：“钱老板！你好！”

这回听见了，他看了看小五子，生生地不接话，对随从人员一招手，后面人递过来一个黄色布袋，钱老板从里面抽出一个卷轴，大声呼喝着：“谷主令到！”

如琴提醒他：“这回得行礼了。”

“怎么行礼？”

“就当你接圣旨。”

“我又没接过圣旨！”

小五子话没说完，后面“扑通”一声，如琴先跪下了，额头点着地叩首。这都是干吗呀？小五子皱眉看着她，这帮人把百花谷当朝廷了吗？吴思若也识趣，知道留在这儿左右为难，招呼一只手去旁边转转。谷主令是给他小五子的，他还不能走，但他小五子可不跪，跪天跪地跪父母，一个百花谷主令有什么好跪的？

倒是钱老板最会解围，朗声道：“五帮主不必行此大礼！”然后又低声叮嘱一句：“稍微鞠个躬，我要打开宣读了。”

那就恭敬一下吧，小五子身子不动，只是把头低下来，看起来默哀悼念一般。钱老板把卷轴打开，宣读道：“谷主有令，从即日起，丐帮帮主五帮主昆仑公子，官复原职，依旧为百花谷少谷主！钦此！”

小五子没听错，全都读完了，还加了句“钦此”。他抬头看见钱老板收起谷主令，反倒向他行起谷中之礼，长揖及地，后面的人也有模有样，排练好的一般，跟着钱老板行礼。别人没资格报名姓，只说：“属下拜见少谷主！”只有钱老板，真名终于说出来了，他说：“属下沈志基拜见少谷主！”

啊，原来你叫沈志基。小五子看他作揖鞠躬，有意等了一会儿，说：“免礼，快快起身！”

行礼过后，钱老板才像个人，忽然冲小五子笑道：“以后你是少谷主，官职大我三品，可不再是被我呼来喝去，给我卖肉的小五子了，每次见你，都要我来对你行礼才是。”

小五子眯眼看他，思索钱老板到底有几句实话，先装哑巴，再装太监，这次又是按品算的大总管，到底唱的是哪出啊？倒是有一件事，至少钱老板对他还不错，倘若要坑他害他宰了他，早几年在田独他就下手了。

总还是故知旧交，小五子拉着他到一边说话，他问钱老板：“分别那天，三王爷带着西北六公子和丐帮马帮主去钱记肉铺，我和文思清从田独跑出来，你又是如何脱身的？”

钱老板说，当时他已经被打伤了，不过他们也不是冲自己来的，见小五子跑了，就调头追出去。他在肉铺养了几天，是苏子瑶赶过来，把他接到百花谷。来南京的路上，苏子瑶对钱老板承认道，自从那年冬天，她在田独发现小五子，她并没有走，一直躲在离肉铺不远的房子里，隔三差五地就过去看看。

“就在附近守着，我这次进了狮吼帮，她也是这么把我救出来的。”说完两人沉默了一会儿，小五子说：“苏子瑶被南海真人杀了，你知道吗？”

钱老板点头道：“我也是昨日才得知此事。”

小五子审视着他，忍不住要抬杠，回答的都是什么啊，官话套话也太多了吧？你是昨日才得知，苏子瑶今天才死，早几天得知，苏子瑶还替我在扬州赌钱呢。

可是他说不出口，这不是个开玩笑的日子，这几天一声叹息，小五子摇头说：“是我连累了她。”

钱老板没说话，小五子也讲不下去了，他想说苏子瑶不能白死，早晚要给她报仇。可他知道，这些话说出来，自己心里一百个没底，打不过南海真人的，到时自己死了，也就算了，怕是连累了文思清和吴思若也跟着丧命。两人一时没说话，已接近中午，太阳正当头顶，小五子低头，几乎看不到自己的影子。沉默有一阵，钱老板主动讲起苏子瑶：“有一年冬天，苏子瑶找你找到田独去了，认出是你，她要把你带走，被我拦住了，我其实当时绝不希望，让你和百花谷再有任何瓜葛的。”

“所以你之前就是百花谷的人？”钱老板点点头。

“跟现在一样，也是大总管？”

“对。”

“那我也是？我是少谷主？”

“是。”

“于是当我中了断魂掌之后，你把我弄到田独，藏起来了，结果你没想到，还是被苏子瑶找到了？”

钱老板没回答，但小五子知道他猜对了。攒了那么多，再见到故人，一连串的新问题想要问他，已经不再是田独最基本的那些，关于“我是谁”的问题了。新的问题更具体，比如，我为什么能当上百花谷的少谷主？昆仑公子到底是谁给我的身份，是你们百花谷给的吗？昆仑公子结了那么多仇家，但我一点武功都不会，我在昆仑山庄见过他们，每一个仇家都认识我，脸一样，连瞎了的人都说声音一样，那就肯定是我，我没武功，又面对面地伤了他们或他们师兄，我想了快一年，只有一种可能，有人在替我，也就是所谓的昆仑公子抓人、伤人，而我，无非就是露个面，告诉他们，这事是我昆仑公子干的，那么替我干这些的，十有八九就是你们百花谷的人。

“我过去跟你们这么干，到底是为什么？”

一连问了七八个，钱老板只是沉吟，一个问题都没回答，但小五子能看出来，这些他全都知情。小五子说：“你过去不讲也就算了，现在就像你说的，我官职比你大三品，现在我命令你讲出来，总行了吧？”

钱老板这时反而大笑起来，他说：“你官职比我大三品，可有比你更大的人，命令我不许讲出来。”

“是百花谷谷主吗？”

“谷主现在在闭关，这几天就会出关，你早晚会见到她老人家。”钱老板说，“等你见到谷主了，还是让谷主给你从头讲起吧。”钱老板说完，动身往大门里走，走到门口转身看着他，招呼他进来，说：“别愣着了，去看有什么忙的，明天一大早，我们还要把苏子瑶下葬。”

3

灵堂设在百花谷的西北角，门口种了一片的白玉兰，但苏子瑶的最后一夜，却不是在这里过的。如琴、如诗把她的尸体抬到她们俩的卧房，又是沐浴更衣，又是化妆梳头，一直折腾到天亮，才踏着白玉兰的芬芳，把她送回到灵堂。

那天小五子睡得早，没吃晚饭就上床入睡了。以至于次日天还未亮，他就醒过来了，他坐在床头发了一会儿呆，穿好衣服出门，想去灵堂看看。晨光中，他看见如琴、如诗抬着苏子瑶的尸体走进灵堂。她们也看到他了，几个人相互看着，都没有说话。他挥手让她们去忙，先不去打扰。他在外面等了一会儿，也不见二人出来，索性去别处转转。

百花谷不大，同样是谷底，它不像地处西北的沉狮谷那般，大开大合，四外一片苍茫。这里几乎所有的空地都利用上了，要么是种花种树，要么是盖凉亭、建回廊，小半个时辰就可以走完一圈，大概二十几间房，他尽量轻手轻脚，不出声。再回来的时候，灵堂的大门锁上了，他坐在门口的台阶上，看着连成片的白玉兰。莫名其妙地，他居然盯着一只蜜蜂，数起它到底在几朵花上面采过蜜。

下葬在两个时辰之后，除了谷主，百花谷的所有人都参加了。墓碑上还刻了字，估计是请人连夜赶出来的。也不一定，武功好的人，手指点石头，能跟毛笔写字一样轻松。墓碑上写着一苏妃子瑶之墓。小五子想，这可能是百花谷的规矩，有官有品，有叩拜礼，还有圣旨一般的谷主令，一切都是宫廷的序列，加一个“苏妃”也不算过。

抬棺，下葬，入土，最后将墓碑立上面。一切仪式完成后，小五子叫所有人先走，最后请文思清和吴思若也先离开。临走前，文思清对苏子瑶鞠了个躬，低声道：“苏姐姐，本来应该是杀我的。”

吴思若看她一眼，又看看小五子，说：“大家一起死了，总好过现在。”

是啊，一起死了，该有多好。人们离开之后，小五子终于可以在墓前，和苏子瑶单独待一会儿。他以为自己能说很多话，像那些话本故事里讲的那样，活人可以对死人讲个不停。事到自己身上，一句话都讲不出来。他在墓前站了很久，最后还是说了一句话：“你放心，不可能让你白死，我今天把话放这儿，我小五子早晚替你报仇。”

当然，他心里明白，做不到，但说出来言之凿凿，掷地有声。他怕苏子瑶真能听见，他怕苏子瑶听出他心虚，死不瞑目。

其实心里还有好多话，说不清楚，总结出来就是难过，他难过的是，苏子瑶如此爱他，却这般下场，他更难过的是，苏子瑶如此爱他，自己却没办法爱她，哪怕只有一点点。

那么，他爱谁呢？文思清？吴思若？他不敢去想，但似乎心里早知道，应该是吴思若，大概是她，十有八九是她，百分之百，当然是她！为什么爱她呢，那文思清呢？不能想，没法面对。真像文思清说的，早点死了就好了，把这些难以启齿的秘密，就和他这条贱命一起，挖坑埋了吧。

不能厚此薄彼，也没任何谈情说爱的念头，之后小五子干脆两个人都不理会，偶然碰到也只是客客气气，毕恭毕敬。反倒百花谷的人，他认识了不少。谷中多为女子，而且都是宫女的打扮，为数不多几十位男人，说起话来，也都是太监的腔调。小五子有天想明白了，钱老板那个沈大总管，其实就是太监总管，这些男人应该是真太监。

沈大总管时不时会给他介绍谷中的情况，他先说百花谷的环境，从沈老前辈说起。他说，虽然以前沈老前辈将断魂掌、蓬莱掌、仙人掌，教给了三位师伯，但是百花谷谷主作为小师妹，还是学到了宫中的花卉培育技巧，并以这些花粉花香，制作了毒性成分不一，其解药只有我们百花谷才有的各种毒药。

沈大总管掏出一束植物，说：“这些都是以前宫中才有的奇异花卉，这是天竺曾经进贡的彼岸花，

它的花粉含有剧毒，只要吸入，便从口舌开始生疮，直至全身，溃烂而死。”

说着说着，似乎担心小五子不信，他还深深吸了一大口，吐出舌头给小五子看看，什么事都没有，口舌没生疮，没溃烂。

“为什么说只有我们百花谷能解这一味毒呢？”沈大总管又要讲课了，“因为毒药源自于彼岸花，解药自然也要在彼岸花身上找，像它的根部，捣成泥，敷在生疮之处，可以愈合并抑制溃烂蔓延。”

他把根部揪下来，放嘴里嚼起来，咔嚓咔嚓地说：“倘若像我这样嚼，也相当于捣成泥了，而且我从小吃到大，早可以抵抗彼岸花香，再闻一大口，都没关系。”

钱老板果然又吸了一口，这口更大更长，仿佛在显摆内力，让小五子见识一下，他一口能吸多少气。然后他又吐出舌头，除了彼岸花的根在嘴里嚼烂，红彤彤一片，倒确实没疮。真羡慕你，能抵抗剧毒之物，但不管怎么说，你鸡鸡还是被切了。

小五子装作若有所思，心里笑得很开心，他假模假式地问道：“宫中的奇花异草源自于沈老前辈，前朝也曾是沈家天下，那这个沈老前辈应该就是，遗留的皇帝或太子吧？”

钱老板顿了一下，装作彼岸花的根太难咽，他盯着小五子，嚼了有十几下，承认道：“实不相瞒，沈老前辈真是做了三十年的皇帝。”

小五子回想着，问道：“我以前在田独，听说书的讲，近百年来，能做到三十年的皇帝只有沈成浩一人，而史书记载，他却实实在在的是驾崩发丧，怎么会是沈老前辈？”

钱老板意识到自己讲太多了，他好为人师，但小五子不是好学生，跟他讲点知识，总能找各种证据来抬杠。他忽然换了个嘴脸，满脸赔笑道：“祖师爷的事情，我怎么敢乱说，这里面是真是假，还是由少谷主你日后慢慢探寻吧。”

他想假惺惺地结束对话，但小五子不干，揪住这一话题追问：“钱老板，不，常公公，不不，沈大总管，你本名叫沈志基，同样姓沈，不会是沈老前辈的后代吧？”

钱老板笑了，说：“我这是沈老前辈赐的国姓，我要真是个太子皇帝什么的，怎么还在这里当个太监？哎呀，我的事情，少谷主也可以日后慢慢探寻。”

整不了，官腔打得贼好，他那种好，是假得恰到好处，每回话题聊尬了，钱老板被逼问到死角，他就玩这一套，摆明了告诉你，我不想跟你聊了，别再烦我了。但小五子还挺喜欢跟他聊的，他知道的多，说话还有漏洞，每聊一次，都能推出一两个真相。如果能聊个一年半载，小五子一定可以把自己的过去全推导出来。

误，冒出了“母后身体有恙，要迟些时日相见”的话。话等。小五子装作没听见，但心里对谷主和面前这个太监对，他们是前朝余孽。

有天联想到沈大总管沈志基这个名字，小五子打趣问道：“志基志基，这名字起得好，志在登基吗？”

沈总管连忙打哈哈，说：“我一个太监，连后都没有，还想着什么皇帝啊？”

小五子能听出来，钱老板这话，算是有意无意地默认了，他和谷主很有可能是皇后和太子的身份，把百花谷搞成这样，宫女，太监，行大礼，心里盼的肯定就是复辟。

小五子问他在哪儿生的，其实他心里想测的是，钱老板生在皇宫，还是平常人家庭。

钱老板环顾一圈百花谷，说：“我就生在这儿，生在南京，生在这百花谷。”

小五子点点头，看得出来，他没撒谎。他跟着钱老板的视线，一起巡视百花谷的二十多栋房子，直截了当地问：“那我生在哪幢楼？”

钱老板皱眉看他，他明白了，这么问是在诈他呢。他摇摇头，又打起官腔来，笑道：“少谷主这样的富贵身份，百花谷怎么能容得下你这条龙？”

“那我到底是在哪里长大的？”

“你长大的地方，可比这里好太多了。”钱老板伸出食指，指了一个方向。小五子看看日头，知道他指的是西北方向。钱老板说：“你是在山西太原长大的。”

“太原，哪里就比百花谷好了？”嘴上这么问，小五子脑子里想着这问题，这不是他预设的答案，说皇宫，说百花谷，怎么又跑出一个山西太原？他问：“江湖上人人叫我昆仑公子，我本家姓什么？”

“我听说你姓孙，叫孙天奇。”

“我叫孙天奇？”小五子慢慢说出自己的名字，似乎想在这三个字里找到和自己有关的什么东西，“听说？你听谁说的？”

钱老板似笑非笑，含糊其辞地说：“我听天下人说的。”

“谁又是天下人？”愈发接近真相，小五子愈发急了起来，“我父亲是谁，母亲又是谁？”

“我实在不能讲，”钱老板想了想，长叹一口气，说，“我只知道，你母亲早不在人世，因为她被你父亲杀死了。”

钱老板说完离开，小五子追出去。他背对着小五子，摇了摇手，要他别跟过来。小五子看着他背影，如鲠在喉。

“我爹为什么会杀了我娘？他究竟是什么人？”

4

孙天奇。

原来他叫这个。没有钱老板，不好接近吴思若和文思清，八光还躺在床上治疗花毒，还有一只手能陪他解闷。

春日午后，小五子拉他玩一个无聊游戏，让一只手反复问他：“你叫什么名字？”小五子依次回答，小五子、少谷主、五帮主、昆仑公子，这回又有了一个新名字，孙天奇，可能这才是他的真实名字，可能不会再变了。

三月二十五那天，小五子终于见到了百花谷谷主，也不算见到，隔着一道纱帘，隐约能看到对方的轮廓，头五分钟，小五子一句话也没听进去，一直有种冲动，想把纱帘拽下来，好好看看。如果换别人，纱帘早就被他扯下来了，可是谷主有一种说不出的威严，让小五子不敢轻举妄动，头一回这么安静。

谷主说着说着，忽然问出一句：“少谷主，我刚才说的话，你都听进去了吗？”小五子想都不想，直接回答：“都听进去了。”

“好，听进去就好，”谷主说，“我年纪大了，忘记我刚才说什么了，你能不能把我说的话，再重复一遍？”

一句话也没听着，但这种长辈前辈的叮咛，总是有标准答案的。小五子挺直身子，朗声回答道：“谷主刚才说，希望我孙天奇，好好练武用功，日后带着百花谷的人涉足武林，救各路英雄为危难之际，重振百花谷的门威！”

谷主叹了一口气，颇为赞许地点了点头，说：“你能从我的话里，领悟到这么多，也真是难得。我

刚才只是说，我这几天身体不好，没能早点见到你，我问你在谷里住得可否舒适？”

没法辩解了，再耍小聪明，就成泼皮无赖了。小五子干脆承认，鞠了个躬，说：“谷主果然洞察我心思，说实话，我刚才脑子里一直在好奇，谷主在纱帘后面，是何种样子。”

“我自然明白你的心事，难得你今天能这么稳重，倘若你真是扯开纱帘，你的双手可能就不在了。”

小五子摊开自己的双手看，两只都被剃，那岂不是连一只手都看不起我？忽然起了一阵风，纱帘在床下面露出一个口子，谷主在纱帘后面说：“那你就把手伸过来吧。”

小五子愣住，下意识把手缩了回去。谷主又说了一遍：“我现在命令你，把手伸过来。”

似乎是难以拒绝的威严，小五子往前坐一点，身子前倾，双手从纱帘下面刚吹开的口子伸过去。

“苏子瑶在世时，跟我说过，你中了断魂掌，让我看一看。”

原来只是号脉，她双手摸他的双腕。谷主手指冰冷，刚碰到他手腕时，小五子还打了个冷战。不同于郎中的号脉，谷主的手指压手腕上，便一动不动，一炷香都要烧完了，她不说话，也不抬手，手指还是那么冷。小五子大概能感觉到，她的指甲很长，估计有半根手指那么长。

差不多都要睡着了，谷主在里面说话了。她说：“你是四年前中掌的，大概是八月中，三日后，你完全失去记忆，有长达半月的昏迷期，你现在所能想起的，最早到那一年的秋天。”

“对，我能记起的就是在钱记肉铺醒过来，睁眼第一眼看到的钱老板，他当时是哑巴，写字告诉我，说是山上采草药时发现我昏迷不醒，把我带回来。”小五子说，“当时也是傻，这都能信，他一养猪的，采什么草药？”

谷主笑了，说：“也难为他了，你只昏迷半个月，他不单要把你带到田独，还得抓紧时间，在你醒来之前，把钱记肉铺开起来。”

“我当时应该发现的，牌匾，杀猪刀，案板都是新的，连猪都是小猪崽儿，生生被我养肥的。”

谷主放下小五子手腕，说：“我没有能力医好你的这一掌，还好沈大总管在这三年里，哪怕是为了强身健体，也没有让你习练任何武功，引发你走火入魔。”

“那我以前有没有武功？”

“你没有武功。不过，你刚出生的十二个时辰内，有人给你输入的一股真气，成为你体内的内力。”

“我也想到过，自己应该没半点功底，只是，我作为昆仑公子，结了那么多仇家，得罪了那么多人，到底是怎么回事？”

谷主回答他：“你能得罪那么多人，是因为你带着兵，你手下有高手，他们帮你抓了这些武林人士，带到昆仑山庄，再由你慢慢审讯折磨的。”

“我哪来的兵？”小五子问，“我为什么要审他们呢？”

“那是因为你为别人所用，达成你的目的。”

“我为百花谷做事？”

“不为百花谷，”谷主停顿一下，说，“是为你自己做事。”

“我自己要做什么？是为了九宫图吗？”小五子跟她讲了临走的时候，钱老板给过他一张九宫图，上面什么也没有，就是一张破羊皮，几个月下来，无意中已经有了三张，已经被保管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谷主若需要，我把这些全拿给你。”

“不用了，”谷主说，“九宫图的事情，我早听说过，怕只是以讹传讹。我几十年前见到过其中的一张两张，知道上面毫无内容，只是担心武林人士为争夺它，大家拼个你死我活，死伤无数。”谷主希望

小五子能尽快把这些集全，当着全武林的面，将九宫图销毁，以免以后武林人士再动干戈，互相残杀。

一席话把小五子讲燃了，满腔热血，拍胸脯立誓，要把这些图集全，献给谷主，届时由谷主当众销毁。

谷主又叹了一口气：“谁来销毁倒不重要，我只是希望，以后武林少些祸事。”

“已经有些祸事了。”

小五子说了田独何员外的灭门惨案，他说当时就是因为有人怀疑，他在碗中藏了九宫图，结果何府上百个人，惨遭灭门。他讲了那天在后厨目睹的这一切，躲在猪肚子里，才逃过一条命；他讲了何员外提剑，把那些中掌的人全部砍死，之后是怎么把碗托付给他，求他如何去救向老帮主。最后一段讲起来有些难过，何员外越来越疯，以至于到后来没办法，小五子在河边请他吃最后一顿烤肉，亲手把他捅死了。

“我没本事，”小五子说，“杀了两回，才把何员外杀死。”

“这不怪你，我三个师兄，南海真人，大漠仙人，蓬莱阁老，不知是哪一个下的毒手。”

“反正我看，他是三掌都练成了，以后谁也打不过他了。”

“那倒未必，我向师弟练成无为神掌，自然不会怕他，可他现在不知身在何处，是死是活都不清楚。”

“何员外说，他在京城，让我拿这个碗去救他。我后来还真去了，可京城那么大，我去哪找一个人啊。”小五子掏出碗递给谷主，“就是这个碗，怎么看也不像是这碗里能塞下一张羊皮啊？就是一个奇怪的说不上是铁，还是铜的碗，谷主，你看看这里面有什么玄机？”

百花谷谷主接过来查看一番，还给他，说：“真是妖言惑众，这里面什么也没有，你赶快拿回向师弟的镇帮之宝，我不想睹物思人。”

小五子把碗接过来。

谷主问道：“何员外当时有没有跟你说过，向师弟出关这一天，要顶住他的百会穴？再去点膻中穴什么的？”

小五子恍然道：“的确说过，你不提，我都差点忘了。”

“他有没有告诉你，先从哪个穴位开始？”

小五子回想半天，其实他确实忘了，但嘴上说：“没说过。”

“也不知是你忘了，还是何员外忘说了，这次你一定要记住从右至左，也就是从肺到心，千万不要弄错顺序了。否则心血倒流，经脉尽绝，向师弟一世英雄，可不能被你害死了。”

小五子点点头，表示记住了，这次牢牢记住，绝不会忘记。他问谷主：“那您这边，有没有向老前辈的消息？”

“向师弟神出鬼没，他的心思我可猜不透。你接下来，尽可以四处查访向师弟的下落，倘若他真的是被奸人虏获，百花谷会全力营救。”

小五子有点晃神，不知道谷主什么意思。谷主补充道：“一方面，何员外委托过你，找到向问和，带他出关；另一方面，我在百花谷也担心他的安危，现在你既然是百花谷的少谷主，总要为谷里做点事情，当前百花谷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救出向问和。”

这是要出发的意思了，离开百花谷，在这里呆了十几天，没想到跟谷主的第一次见面，竟是告别。忽然还有点感伤，小五子深鞠一躬，对谷主说请多保重，转身出了门。

他出门右转，大步朝苏子瑶墓走去，一只手一路在后面跟着，小五子让一只手离他远点，他去跟

苏子瑶说两句话。一只手停住脚步，看着小五子上山走到墓前，徒手去挖墓碑下的泥土。

一直挖到天黑，苏子瑶的棺材露出来，小五子抬起来棺材盖，看着躺在里面的苏子瑶。百花谷的人事先放了些防腐的奇花，使得苏子瑶的尸体比常人的还光泽亮丽。小五子俯身贴近，对她的尸体说：“我手太脏了，就不碰你了。你果真还是死了，下葬那天，我还以为能像田独说书人讲的那样，有些高手可以闭气十几天，没心跳，没呼吸，看起来死了，半个月之后睁开眼，就像刚睡醒一样，活蹦乱跳的。你下葬那天我守着你，让所有人先走，我下来把棺材的钉子拔掉，因为那时候我害怕，万一你醒过来，漆黑一片，出不来怎么办？今天已经是第十七天了，还是没有奇迹发生。我今天就要走了，从这里出去，离开南京，往北去京城。在这里你要，你要……”

小五子说着哽住了，连说了两遍“你要”，一着急眼泪掉了下来，最后带一点哭腔地说了句：“谢谢你。”

小五子将棺材盖合上，抓起一把土埋进去，站起来，对远处一直在观望的一只手喊道：“叫上所有人，我们出发了！”

拾贰

1

小五子决定上京城，想带走的人不愿意北上，而不想带走的人，却时时磨着小五子，能不能跟他一起走。八光师父就是这样，去不去京城不重要，但他一定要离开百花谷，只要能远离这儿，从谷里出去，上了平地，随便去哪儿都行，回少林寺他都愿意。

这么弄小五子就不明白了。百花谷，顾名思义，全是女人，你要真是和尚，离这儿远点，我敬你一句得道高僧，可你是八光啊，田扒光啊，在这百花丛中，好比鱼儿回到大海，为什么还要走呢？

小五子把八光问住了，他瞪大眼睛，一动不动，过了好半天，才结结巴巴地辩解：“我现在真的是和尚了，就算之前六根未净，来百花谷之后，我完全能做到清心寡欲了。”

八光是抓着索道下来的，中了百花谷的花香之毒，静养了一星期才苏醒过来。刚睁开眼睛的时候，发现自己动不了，这还不算意外，房间里处处透着不对劲。躺在床上，为什么这么香，连蜡烛都能烧出香薰的味道，为什么床这么软，为什么帷帐都是粉色的，除了自己一动不能动，这一切都似曾相识，好熟悉啊，这不就是他以前经常干的事吗？瞄准一个目标，锁定她家的位置，等到华灯初上的时候，再从窗口溜进去，这就是女人的闺房啊。

他听见门口有人笑，两个女人的笑声，也不知道头一个讲了什么，那么好笑，另一个姑娘笑个不停，最后竟然笑得上气不接下气，发出了娇喘之声。隔了一个帷帐，加一扇屏风，再加一道门，八光都能看出来，那姑娘花枝乱颤的身影。

笑声越来越近，两个姑娘甚至推门进来了。八光意识到自己只有两个小指能动，他咬牙屏息，两个小指发力，硬生生地把自己半个身子撑了起来，向后靠在床头，大口喘着气。两个姑娘说着话，收起屏风，走到床前，看到八光满头大汗，那一副无助又惊恐的样子。

“八光师父，你醒啦？”

“你赶快休息，”另一个说，“我们来帮你上药。”

她们俩赶紧跑过去，各抓着他的一只脚，把八光从床头又拽了下来。那可是用两个小指，一点点蹭上去的，感觉就像是一只乌龟爬了一冬天，终于从院子的这一头爬到那一头，过来一个孩子，简单粗暴地把乌龟又拎回去了。

他八光也有这般无力的一天，也许是死了。脑子里有这种念头，两个姑娘的样子也变得模糊起来，声音全都听不真切，噼噼喳喳的。头一个女孩打来一盆水，另一个女孩将一壶药液倒进去，投好毛巾，先擦他的脸，擦耳朵，擦脖子，然后把扣子解开，脱掉他衣服裤子，头一个女孩又拿出一条毛巾，两人一上一下，分工明确，像擦桌子一样，在他身上抹了起来。可他毕竟不是桌子，看着面前的女孩，大口喘气，大口咽口水，一时间所有的羞耻感都浮上心头，急得晕了过去。

再睁开眼，还是在床上，看窗外天已经黑了。他检查一下，不只是小指，整只手都可以动了，脖子也能扭了。两个女孩眨巴着眼睛看着他，问他：“八光师父，好些了没？”

八光皱着眉，这次是两只手可动，发力将自己撑起来，打量这两个女孩，问道：“我是活着，还是死了？”

“当然是活着，”一个姑娘说，“如果你死了，我们还有必要，天天给你上药吗？”

另一个姑娘只是笑，口中回味着：“怎么会以为自己死了？”说两句又愈发觉得好笑，一时半会都没法停下来。

八光想起来了，刚才就是这姑娘，花枝乱颤，从头笑到尾，白天还以为是多好笑的笑话，原来是笑点真的低。八光问：“这是在哪里，我躺在这里有多久了？”

头一个姑娘说：“八光师父，这里是百花谷啊，你中了花毒，已经有一个星期没下床啦。”

他想起来了，知道自己莽撞，贸然入谷，才有如此下场。八光点点头，也不知道说什么，只说：“你不用每句话，都叫我八光师父的。”

“知道了，八光师父。”

之前笑点低的姑娘笑够了，这句话倒一点没听出好笑，她拿起一个药壶，说：“差不多了，我们得帮你上药了。”

八光连忙做出打住的手势，让她等会儿，问她是什么药。

“八光师父，这是解花毒的，防止你全身麻痹而死，”不怎么笑的姑娘说，“我们把毛冬青和威灵仙捣在一起，再调和薄荷脑和樟脑，混在清水里揉搓擦拭。”

“每天都搓？”

“当然要每天都搓，一天还要三次，每次要小半个时辰呢。”

“都搓哪里？”

“就搓你啊，还要搓哪里？”笑点低的姑娘把话接过来，自己笑起来。

“我全身都搓？”

头一个姑娘点点头，说：“八光师父，你这状况是麻痹全身的，我们肯定不会漏下任何一个部位。”

八光还有话要问，想了半天，却实在问不出口了。爱笑的姑娘打来一盆清水，药液倒进去，投着毛巾说：“问那么多干什么，正好你现在醒着，我们擦拭一遍给你看，不就完了吗？”

说话间，爱喊八光师父的姑娘，又拽起他双脚，把他拖回床前，脱下他衣服。身上几乎全裸的时候，他无力反抗，大口呼吸，任凭她们在身上擦拭揉搓，任凭自己老迈的躯体展现在她们面前。前后持续半个时辰，两个姑娘有说有笑，好像面前的不是他的身体，而是一张桌子一面墙，完全是在劳动。八光仰躺在床上，看着棚顶，眼泪从眼角冒出来。几十年的淫贼恶名，即使在少林寺呆了十几年，也未能铲除邪念，而此刻，就在这两个姑娘面前，一个爱笑，一个爱叫八光师父，在她们摘果子、挤羊奶一般的劳动氛围中，他的淫心却彻底戒除了。

2

一只手当然要在一起，欠了那么多条命，跑了找谁索命去？主要是他自己要跟过来，江湖险恶，这个五帮主，又是昆仑公子，又是少谷主的，那么多人要取他性命，他倒是福大命大，一路活到现在，别说是被剁手，连根手指头都没掉。吴思若和文思清也一起上路，先别问选谁，走一步看一步，大不了在京城将事情料理完，就近找个地方出家，小五子想。

临出发的时候，小五子去见了钱老板。两人一时没话，钱老板叫人准备晚宴，说是要给小五子送行。小五子让他别忙乎，他们一会儿就要出发了。“而且，我不是来跟你告别的，”小五子说，“我是来叫你，跟我们一起走。”

钱老板干笑，那种一看就是在朝廷混了几十年的假笑，他说：“少谷主，你就别逗老夫了，我一把年纪了，在百花谷混混还行，偌大的京城，可不是要把我走迷路喽？”

小五子没说话，叹一口气，斜眼看着他。知道你在敷衍，可你稍微，稍微认真一点儿敷衍啊，你

说你在京城会迷路，跟我在这儿装乡巴佬，可你是常公公啊，你在京城呆了二十多年呢。钱老板也反应过来，自己这谎撒得不接上下文，他躲过小五子的眼神，转头往门口看，找话题说：“这已经快五月了，怎么风还这么大，按理说该下雨才对，结果刮着风，大太阳还顶在头顶。”

他说了半天，小五子也不接茬，他转回来，看着小五子，有些为难地挠了挠头，“唉”了一声，说：“算了算了。”最后他冲厨房的方向喊了起来，告诉他们：“别准备了，没有钱行饭，少谷主一会儿就走！”然后他顿了顿，尖着嗓子喊道：“我跟他一起走！”

以前他不说话，装哑巴，他那嘴巴除了吃饭，也没见过干别的，这回从钱老板变成了常公公，吊着嗓子说话，小五子才知道，他这么爱演，原来嘴这么碎。一路上嘴没闲着，吃饭的时间都没有，有时候小五子都担心，他这张嘴，一直说话不进食，别饿死在半道上。

他们四月初七出发，小五子，文思清，吴思若，一只手和八光，以及嘴碎的钱老板，分坐三辆马车。当晚他们就出了南京，不到十天就出了江苏，然后再往北进了山东，经过泰山、德州，转眼就进了济南府。本来是不打算多待的，住上一两天，周边转转就直奔京城。

可能是济南府太好玩了，大大小小的上千个泉眼，就算是周边，一时半会儿都转不完，再加上天下菜系出鲁菜，吃一顿就走，大家都觉得不过瘾，小五子决定多待两天，反正向老帮主也不知道躲在北京什么地方练功，与其在京城瞎转乱找，不如在济南府先玩个够。

旅行是别人的事，要说小五子最喜欢的，还是去赌两把。第二天，他就摸到了当地最大的一家赌馆。走到门口，他却有些怯了。他想起苏子瑶了，想那时自己不敢下去赌，让苏子瑶替他赌了半宿。他不能再碰这个了，哪怕只是为了悼念苏子瑶。可他又舍不得走，站在门口，听里面哗啦哗啦的骰子声，那简直是人生最美好的音乐，声声打在他心上。

他回去找一只手，拿出赌本，叮嘱他不许出千，替他去玩几把。一只手伸出他左胳膊，小臂到头，光秃秃的也不见手掌。这几年怕人嘲笑，一只手永远都是左手插兜，不让人看出来自己哪里有问题。他对小五子挥了挥左臂的袖子，说：“五帮主，我都这样了，人家不要我，就已经烧高香了，我还能出什么千啊？”

他其实不想玩，跟小五子恰恰相反，一只手一点赌瘾都没有，当初在田独，不是为了赌，是为了赢钱骗钱去的。一只手被拉到赌场，满脸的不情愿，小五子说：“你进去不要贪心，不多玩，就押十把，一把二十两银子，前五把跟庄，后五把跟闲。”他拿出二百两银子，再次叮嘱他：“老老实实的，只押十把，不涨注，也不减注，每次只用二十两，看你一会儿出来，是四百两，还是一文都不剩。”

一只手脸上没有一丝兴奋，木然地点着头，进去了。小五子在外面听声数着，每次开骰盅，都有人兴奋欢呼，有人发火骂娘，各种声音一起冒出来，唯独听不到一只手有什么动静。以前真没看出来，小五子想，他有这么淡定。一直数到第十把开骰盅，一只手出来了，面对面也看不出是喜是悲。小五子问他：“怎么样，输了赢了？”

“输了。”

“输了几把，还剩多少？”

“全输了，”一只手摊开右手说，“一两都没剩。”

“小五子皱着眉，转着眼珠问：“十把全输了？”

“对，十把。”

“每把二十两？”

“对，就照你说的，不押二十一，也不押十九。”

“是前五把押庄嘛？”

“嗯。”

“后五把押闲？”

“没错。”

“那不应该啊？这么巧？”

小五子有些怀疑，审视着他，不自觉地地上前去搜他身。在他衣服上拍两下后，一只手来情绪了，大声质问他：“是不是觉得我没押，一把没玩，直接把你银子匿下来了？”

一只手甩开他胳膊，转身往大路上走。小五子跟在后面，反而不好意思了，跟他解释自己错了，道理他才想明白，真要骗他钱，也得剩个二十两、四十两给他，一两不剩，这有点假，肯定不是骗子能干出来的事。“可是，十把全输，这个更假嘛，而且还是换着押的！”

一只手停下来，表情跟小五子一样困惑，说：“我是想骗你钱来着，赢了多要点儿，输了就少拿点儿。可是我也不曾想，开十把骰盅，一把都不中啊。”

这应该是真话了，小五子看着他笑了，问他：“你本来要骗我多少？输了你拿，要不要脸？”

“输了，我就少抽点，肯定给你剩二十两。”

“如果赢了呢？”

“给你剩四十。”

“哦，你赢钱，最后还算我输一百六？”

两个人说完哈哈大笑，接近中午，他们二人找酒楼吃桌上好的酒席。一只手问他：“输了那么多，你还能吃上好的酒席，你是把棺材本都用上了吧？”

小五子愣了一下，回答他：“还真是棺材本，只不过这是劫来的棺材本。”

本来他想讲，当初怎么被大漠仙人和蓬莱阁老挟持，怎么劫了一个丧葬队，怎么把他关在棺材里，就在棺材夹层处，他发现了这三十多根金条。可是一只手不打听，眼神飘忽在想事情。店小二每上一道菜，还报一次菜名，不一会儿，整个桌子都摆满了。小五子拿起筷子，对齐在桌子上磕了磕，跟一只手说：“别想了，吃饱了再说。”

可一只手还在想，想了半天，告诉小五子，他说他刚才在赌场，对面一直坐着一个人，两个女人坐他旁边，左拥右抱的，看起来是个当官的，一个叫他李大人，另一个又叫他李驸马，没准还真是娶了公主，成了驸马爷。

“驸马爷调戏民女？”

“那不重要，主要是他也在押，一次押五百两，跟我押的刚好相反，”一只手说，“我是先五把庄，再五把闲，他是先五把闲，再五把庄。”

“你要说什么呢？”小五子问。

“我要说的是，他十把全中了，而我十把全赔了。”

“所以呢？他五百两，你二十两，你觉得他在弄你？”

小五子夹着菜，嘴里咔嗤咔嗤的，他示意一只手吃东西，这事就算过去了。但一只手不甘心，筷子都不拿，努力回想，似乎要把赌场的十把骰盅全过一遍，最后得出结论说：“有人在帮他捣鬼。”他身子前倾，看着小五子，“他看起来一个人，其实不是，后面那些押注的，看热闹的，跟着起哄的，其实都是他的人。”

“他不是左拥右抱吗，怎么又一个人了？”

“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他不该单枪匹马地来啊。”小五子对他笑笑，摇着头，不知道一只手怎么了，钻到里面出不来了。

“你想啊，他是李大人，驸马爷，怎么可能自己跑过来赌？况且我明显能感觉到，这些骰盅摇骰子的时候，有人动过的。”

“怎么动？”

“吹气，从桌板下面震桌子，用暗器击打骰盅，反正他们都是高手，能用的手段，比我们当年在田独的，高明多了。”

小五子撇撇嘴，任由他讲述赌场里的各路神仙，一桌子饭菜被他吃了一大半，最后他拿起毛巾擦嘴，下楼结账。走出酒楼门口的时候，他说：“说得这么神，那就去看看？”

“可是，”一只手为难起来，“我还没吃午饭呢。”

3

一进门，小五子就看见他了，坐一红木椅子上，那两个女人果然在他旁边，一口一个“李大人”的叫着。小五子示意一只手别过去，找个角落的桌子观察一下。确实是他“一个人”，旁边的几个人都不正常。拿扇子的，扛镐的，好像真是传说中的“渔樵耕读”。还有他屁股下面的那红木椅子，跟别人的都不一样，两侧带扶手，驸马爷跟个太师一样地靠在上面。

小五子拿出一沓银票，交给一只手，跟他说：“你先上去，跟他反着押，等你输光了，我再过去。”

他让一只手快去，自己坐在原地看着。显然，李大人不记得一只手之前玩过，或者是不在乎，除了中注收银子，眼里面没有任何人。荷官先摇骰子，举着骰盅在身前转了几圈，放在桌上，告知在场的人开始下注。绝对没错，那几个“渔樵耕读”全是在“看热闹”，没一个往上押的。一只手离老远看看小五子，不想暴露，小五子故意挡住脸，往别处看。直到一只手抽出一张银票押上去，小五子看回来，荷官等了一会儿，差不多的时候，喊了一声：“买定离手！”

他摇了一下骰盅上的铃铛，掀开罩子，把点数展现给众人。有人欢呼雀跃，有人捶胸顿足，那几个假冒的书生农夫也跟着起哄，可是你们一文都没下嘛。李大人赢，从太师椅上起身，把桌上的钱全都揽在怀里。两个女人叽里呱啦，说你这把赢这么多，也不分我们姐俩一点儿？李大人不高兴了，怒斥她们：“钱都给过了，还好意思跟我张嘴要，叽叽歪歪！再多嘴，把你俩卖进青楼去！”

两个女子叽叽喳喳地说：“李大人，我俩本来就是青楼女子啊。”

李大人挠挠头，想说点更狠的吓唬她们俩，指着对面的一只手说：“再说话，把你俩从青楼赎身，就卖给他！”

两个女人吓坏了，有一个看两眼一只手，吓得哭了出来，另一个年长些，一声不敢吭。没人说话，摇骰开盅也来得快一些，转眼一只手又连输三把，加上李大人旁边的女人还在哭，他心情急了起来。五帮主说的，把这点银票输完，他就过去。他数数手里的票子，还有七八张，一股脑全拍在桌上。李大人摸了摸银票的厚度，冲他笑了，说道：“就这点儿了吧，要不然你跟我一起押？”

“不必，我偏爱跟你反着来。”

“那我押闲。”

李大人嘴上说押闲，却把银票放在了庄上。一只手拿起银票，正要落闲位。这时候小五子得过去了，在一只手旁边拽把椅子坐下来，假装不认识他，跟一只手说：“这位兄台，赌牌摇骰子嘛，最怕是有牌气，有骰子气。要不然这样，我们合作一下，不瞒您说，我对骰盅其实研究很多年了，略有所通，

可惜一直没有赌本，我今天就拿你这几张银票做赌本，赢了钱，咱们二一添作五，怎么样？”

一只手拿着银票，瞪大眼睛看着他，估计以他这样的智力，得反应一会儿才明白，小五子是在跟他装不认识，他要配合着把这场戏唱完。一只手想了想，中间还皱了皱眉，最后说道：“不行，你爱找谁找谁去。”

小五子满脑子问号，心里说了一万遍，在座的谁帮个忙，帮我把这货打死。他冲一只手眨巴着眼睛，陪笑道：“给个面子，哥，借小弟一半？”

一只手轻蔑一笑，还哼了两声，说：“没面子，谁认识谁啊，跟谁套近乎呢？兜里没钱，你他妈凑过来干嘛和牙？”

小五子深吸一口气，抬屁股把椅子挪离一只手远点。他手伸自己怀里摸，就一点儿碎银子，一张票子都没有了。那点碎钱加起来没一两，他还有些自嘲地问荷官：“这点儿不让押，是吧？”

荷官没说话，一只手抢过来说道：“别说押不了，没钱，你就不该坐这儿。”

小五子又摸摸怀里，后悔没带杀猪刀来，不然就把他另一只手也给剁了。起身要走，又不甘心，他只好坐在桌前搓着双手。

折腾一圈，一只手反倒冷静了，手头的银票，不但不全下，还抽出两张，让人换点小票子来。这是在磨小五子呢，一次押个二三两，看他能在这儿坐多久。小五子坐在旁边，搓了几把手，也不在乎谁赢谁输了。他起身准备先撤，背对赌桌的时候，李大人在后面喊了声：“少侠，请留步。”

小五子站住不动，看看在场的所有人，起身的就他一个，况且，全场他最年轻。但是，少侠？打从记事起，从田独到济南府，还没人这么叫过他。他转回来看着李大人，指了指自己，问他：“是我吗？”

李大人点点头，伸手示意他先坐。小五子慢慢坐下来，眼睛不离开他片刻。李大人拾起一沓银票，推到小五子面前，笑道：“少侠若有雅兴，尽可拿属下的银票去玩。”

他左右的两个女子不干了，头一个也不哭了，说：“你好偏心哦，我们在这儿陪着你傻坐了一天，竟没有一个陌生人拿的钱多！”

头一个连撒娇带抱怨，另一个就放肆多了，握紧拳头，要去捶打李大人胸口。一时间李大人羞得满脸通红，连喊几声：“住手！”

青楼女子才不管这个，一个捶胸，一个去拿赌桌上的银票，赌馆似乎成了窑子。混乱中李大人清咳两声，小五子能听出来，这是个暗号或是指令。果然，之前拿扇子的那位丑公子从后面蹿出来，一手一个，抓着两个姑娘的后脖颈，把她们拎出赌场。

李大人看着他们出门口，确定没人再烦他，就开始盯着对面扛镐的农夫，也不咳嗽，扛镐的一开始没领会，盯了好半天，才知道你是在叫我，那就暴露吧。农夫走到李大人身前，放下铁镐，躬着身子等李大人指示。李大人低声跟他说了几句话，农夫点头说，明白，起身也离开了赌馆。

农夫都出去了的时候，小五子注意到，他把镐忘在了桌前。反正暴露了，也不用装种地的了，可是李大人要他到底去干嘛？他冲小五子微笑，说道：“那少侠就收下银票，咱们玩上几把？”

小五子拿过来银票，扫了一眼，五百一张，差不多小一万两。他抬头看看，银票给了他，李大人桌前是空的了。小五子笑着说：“那怎么行，钱都给了我，你拿什么玩啊？”

李大人怕他有顾虑，弯腰拽了一下太师椅的坐垫，原来下面还有一个暗盒，抽出来厚厚一沓，全都是大数额银票。虽说是驸马爷，可你这是把国库搬来了吧？李大人拽出十几张，说：“您尽管放心玩，属下这边还有的是。”

为什么自称属下呢？小五子打量着他，基本可以确定了，李大人认识他，以前认识，没中断魂掌

的时候，可是，你认识的是昆仑公子，还是百花谷的少谷主呢？

“那我拿您李大人的钱玩，赢了怎么办，输了又怎么办？”

“赢了，您尽管拿走，如果您不小心输了，属下再给您一些钱，做回去的盘缠，就当是属下攀高枝，跟您交个朋友。”

言必称属下，那就先玩着。李大人抬手让荷官摇骰子，骰盅放下，众人买注。李大人问他：“少侠想押哪里？”

刚一上手，也听不出骰子点数，小五子抽出一张五百两的银票，押了个闲。

“那我就押庄，免得你中了，没得抽。”

同样五百两，李大人放到“庄”字那一处。一只手这回打算多押，拿三张二十两的银票在算，一阵思量，他决定跟李大人走，把银票放在他五百两的上面。

荷官喊着，买定离手，然后摊开双手，给大家看一眼，自己手上没活儿，拨了一下骰盅上的铃铛，揭开罩子，所有人看过之后，大声喊了一句：“闲中！”

在场的全都跟着李大人押，这是他今天第一次输。小五子反倒兴奋不起来，转着眼睛思索，问题出在哪儿？

“愿赌服输。”

李大人笑着把银票推过去，这笑容有点假，小五子想了有一会儿才绕明白，他在假装强颜欢笑，就是说，他输得可开心了。第二把还是输，第三把也输，既然李大人能故意赢，自然也能故意输。小五子全听过一遍，摇骰子没问题，放骰盅也没问题，大家押注的时候，没人碰过那东西，荷官喊过“买定离手”，摊手给大家看，手是干净的，然后他拨了一下骰盅上的铃铛。停！这个铃铛有问题。

小五子伸手示意，先别揭罩子，他把押注的银票拿起来，跟对方商量：“李大人，这样，我改主意了，我们两个对调一下，怎么样？”

李大人哈哈的假笑，说：“少侠说了算，属下怎样都好。”

小五子把两张五百两的票子换了位置，让赌局继续。李大人冲荷官点点头，荷官又要去碰那个铃铛。小五子抓住他手腕，叮嘱他：“别碰铃铛，直接揭罩子。”

荷官为难，手停在骰盅上方等待指令，直到李大人又点了点头，荷官揭开罩子，喊了声：“庄中！”

果然如此，玄机就在铃铛上，第四把小五子终于输了。李大人收下银票，一副假开心的样子，还冲小五子竖拇指，说道：“少侠果真了得，这么多把，才让属下侥幸赢了一次。”

难过的是一只手，前三把都跟着李大人押，一直输，第四把看出门道了，要么是五帮主厉害，要么是李大人故意输，反正他改跟五帮主，把钱全投进去，这次却一把输没了。接下来换他搓手，搓完手心搓手背，连看好几把，鼓起勇气，跟小五子商量：“少侠，借我点儿银子使。”

“你谁啊？”

“我？”他看着小五子说，“我是一只手啊。”

小五子拉起他左臂，撸下来袖子，没有手的手臂萎缩得像个拳头。小五子跟没见过似的，大惊小怪：“还真是一只手，哪儿去啦？”

“那个，被你剁了。”

“开什么玩笑，我都不认识你。”

小五子说完，就不再理他，继续跟李大人赌。一只手跟挂在阳台上的咸腊肉一样无所事事，在旁

边看了几把，默不作声地起身走了。

一只手走后，小五子又玩了半个时辰，他知道李大人有问题，冲他来的，只是想不通，为什么要故意输钱给他？反正先赢着，有钱拿，他也懒得戳穿铃铛的问题。只是寄望于一只手聪明点，那么明显的事情了，把他支走，就是要他回去搬救兵嘛。

半个时辰过去了，一只手不见，一个时辰过去了，还是不见他带人回来。倒是之前出去那农夫回来了，把立在赌桌旁的镐扛起来，跟李大人说：“事情都办好了。”

什么事情呢？小五子跟着李大人，往门口看过去。外面多了个侍卫队，十几个人的样子，背对着大厅守在门口，透过人缝，还能看见一顶红轿子停在街面上。又是这一套，他小五子太熟悉了，点了穴，或是绑了人，把他塞进轿子里劫走。

可这把还是赢，小五子把钱揽过来，抽一张五百两银票，随便押个庄，押个闲，一张一张数着桌上的盈余，一厚沓银票揣进怀里。荷官摇骰子，放盅，喊注，拨下铃铛，开骰盅，管它庄中，闲中，想都不用想，小五子中。流程走完，小五子突然起身往外走，头也不回地边走边说：“这把不要了，改天请你吃饭。”

话还没说完，他已经走到门口了。十几个侍卫跟一群石狮子似的，双手背过去挡着道。小五子装作跟自己没关系，忍着胳膊肘往外挤。居然没人要拿下他，还真被他挤出去了。他再往前走几步，绕过红轿子，拿扇子那个丑男人，不知道从哪冒出来的，一下子挡在了他面前。小五子想想，转身往回走，扛镐的农夫又一次挡住他。

李大人小跑着出来，满脸热情地说：“这位少侠，你急什么，咱们先吃个饭再走。”

小五子看着他，质问道：“怎么，李大人，赢了钱，就不让我走吗？”

“哪里哪里，就是觉得少侠一表人才，属下想拉着少侠，去我那里小叙一下。”

“改日再说！”

小五子转向找出路，自然又有人挡面前。看样子跑不了了，束手就擒吧。奇怪的是，他们又不抓他，只是背手挡着，一步步地逼着小五子后退。他再转身，其他人也围上来了，众人把小五子围成一个圈，只留一个豁口是通往轿子的。小五子先顺着退几步，再试试脚下不动，这些人就像移动的墙，用胸膛顶着小五子走。要不然打一下看看呢？反正要是被掠走，按李大人这种把人卖到青楼的喜好，他小五子往后也没什么好事。

小五子深吸一口气，右手握拳，一拳打在面前的侍卫身上。他没武功，自然也谈不上内力，这一拳打下去，能不能打实都不知道。这时奇迹发生了，被打的那个侍卫“啊”的一声惨叫，飞出去十几丈远，结结实实地摔在地上。小五子惊到了，抬手看着自己的手心，这是怎么了，神龙附体吗，还是吃了什么大力丸？

他再试一次，这次换左手出拳，第二个侍卫飞得更远，叫得更惨。他两手摊开一起看，一定是百花谷，他想明白了，在那里住上十多天，闻着沁人花香，相当于别人苦练十多年。感谢谷主，小五子微笑着想，从此以后，我也不讨厌你常公公了。

“那就对不住了！”

他一下子信心爆棚，握紧双拳，一拳一个，将两人打飞，转身去打身后的几个人。只是他们人太多，每打倒一个，就会有新的人进来补位。但这很过瘾，小五子跟踩了风火轮似的，在人群里忽左忽右，一挑三四十人。他一边出手，一边咆哮：“还有谁？”

可是人怎么打不完，打倒那么多，剩下的还是能把他围成一圈，似乎还越打越多。直到一拳已经打出一半了，他忽然停住，看着侍卫的脸，说道：“我见过你。”

侍卫懵在原地，踮着脚尖，不知何时跳出去。

“我打飞过你，是不是？”

侍卫点着头，有些含糊地“呃”了一声。“我打飞过你几次？”

“这次能飞，就是第八次。”

小五子放下拳头，叹了口气，转半个圈，把每个侍卫的脸都看过一遍。确实，个个都被他打飞好几次，他要面前的侍卫让让，看着周围的街面，打飞那么多，现在地面一个人都没有，就上一个打飞掉的侍卫，正拍着屁股上的尘土，一路小跑着，往这边赶呢。

小五子在人群里找到李大人，皱着眉问道：“你到底是什么人，谁的驸马爷，摇骰子陪着我输，在这儿陪着我打，你到底在跟我玩什么？”

4

一只手确实傻，完全不知道小五子身处险地，看不出李大人另有所图，一路骂娘走回到住处。刚好赶上他们在吃晚饭，文思清跟客栈借的厨房，做了一桌子饭菜。他找副碗筷，盛满白饭，坐下来跟他们一起吃。

中午就没吃，光琢磨赌馆作弊的李大人，饿了一下午，胃口大开，三口两口吃掉一碗，他端着碗去厨房转了一圈，回来说：“锅里没有了，哪儿还有饭？”

吴思若看着他，越看越不对劲，问道：“你自己回来的？”

“是啊，怎么了？”

“小五子呢？”

“他有钱不借我，我又没钱，我就自己回来了。”

“以后你跟我说话，带上师姐两个字，记住了吗？”

“记住了。”一只手心不在焉地回答，忽然又想起些什么，补充道，“师姐。”

文思清挺好奇的，跟他打听：“你们去哪儿啦，他不借你钱？”

一只手本来要说赌场来着，脑筋一转，觉得可以小小报复一下，他说：“逛窑子呗，不然什么地方还用的着花钱啊？”

吴思若问他，哪家窑子？一只手也不知道济南府哪家青楼有名，他先说虚的，说里面姑娘好看，一个个可有风情了，门脸还特别大，镇宅的东西也奇怪，东边立一石狮子，西边立一关公。

八光打断他，问道：“醉生楼，是不是？”

“什么？”

“那家店是不是叫醉生楼？”

“真有啊？”一只手随便说的，这么一问，自己反倒含糊了。

“是醉生楼，”八光回想着说，“但你方位弄错了，不是东西向，门口的南边是关公，北边是石狮子。”

大家都停下来，看着八光。弄得他有点难为情，最后自己给自己垫了句话下台阶，他自言自语说：“没想到醉生楼，这么多年还没变。”

既然真有醉生楼，一只手索性放开了编，他说，门口看着豪华，里面其实不贵，一个姑娘五两银子。“我跟五帮主借，五两银子，他都不给，我说二两半也行，我就一只手摸姑娘，跟她们商量商量，只付一半的钱。二两半，他也不借。你知道他说什么吗？你们知道他说什么吗？”一只手问两遍，也

没人接茬，干脆就自问自答，“他说，他多五两银子，宁可找俩姑娘，也不借我。”

“那是他为你好。”八光宽慰他。

“哪儿为我好了？”

“有些事开了头，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文思清咳嗽一声，八光识趣，不言语了。吴思若似笑非笑，看着文思清说：“我不知道妹妹怎么想，我的建议是，先让小五子回来。当然，你做主。”

文思清也这么想，可是她一女孩子家，进窑子找男人，那不是肉包子打狗吗？让谁去合适呢，她跟钱老板商量，说：“钱老板，您最年长稳重，小五子以前也是您的人，就拜托您跑一趟吧。”

钱老板提醒他，肉铺钱老板是假的，自己只是个宫里的，进去一张嘴，听嗓子，人家龟奴、老鸨，都得把他赶出去。文思清转回身求一只手，说：“不然，我借你五两银子，你去把小五子找回来？”

“这才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吴思若说，“你给他拿五两，明天他都不一定回来。”

“那找谁呢？”

吴思若对八光撇嘴，说：“这不是现成的吗？连醉生楼的石狮子都知道。”

八光连忙摇头，往后退。文思清也感觉这是个好办法，说：“那就你去吧，正好这也是一次难得的考验。你要是经受住了，以后也不用怀疑自己了，你要是没经受住考验，那就放弃吧，以后也不用老折磨自己了。”

两个女人劝了八光好半天，吴思若说：“我们不聊考验、劫难什么的，你就是去找小五子回来，有这么费劲吗？”

一只手乐呵呵地补充道：“你快去吧，一会儿五帮主都完事了。”

钱老板在一旁看热闹，八光被说动，决定出门的时候，他还赶过来，塞给八光五两银子，说：“高僧，你要是实在忍不住的话，就把这五两银子花出去。”

当然不能花，八光攥着银子，推门出去。闭着眼睛，都能走到醉生楼，他在门口徘徊一阵儿，在石狮子和关老爷之间走了进去。

他站在大厅中央往上看，从一楼到三楼，里面莺歌燕舞，打情骂俏，那么熟悉，这就是田扒光的舒适区啊。他不断提醒自己，我是来找人，把小五子找出来，我就离开这儿。这么暗示果然有用，他一路向上，把每个房间都过了一遍，没见到小五子，那就赶紧走吧。下楼的时候，有个姑娘倚在门口冲他笑，问他：“你怎么了？”

“没怎么？”

“那你这么慌张，干什么呀？”姑娘说，“没怎么，你就慢慢下楼啊。”

八光放慢脚步，一步一个台阶地往下走，后面的姑娘还在笑，声音传过来轻飘飘的：“不然进来喝壶酒，歇一下吧。”

好像有回声，似乎从山谷里传出来的声音，在他脑海里荡来荡去的。楼梯一节节往下，就要到一楼时，他忽然折回来，走到姑娘面前，把五两银子交给她，歇一下就歇一下，怕什么呢，让我进去喝壶酒。

姑娘等八光进来，她把门关上，还是倚在门口，只不过这次在门里，八光在房间里。她笑着说，自己没和尚同房过，看你的样子老当益壮，让人期待呢。姑娘开始脱衣服，就在八光面前，一件件地把衣服脱下。八光望着她直咽口水，脸上却痛苦得满眼含泪。

就让时光定格在这里吧，后续的发酵要到两天之后，文思清再次见到他，八光好半天一声不吭。

她问八光，那天经受住考验了吗？八光点点头，也不多说话，像是回避这一话题。

文思清当然很高兴，说：“那天钱老板给你五两银子的时候，让我担心坏了，生怕你破戒，挺过来就好，那你现在把银子给我吧。”

八光看起来悔恨不已，低声说：“我花了。”

“花哪儿了？”

八光不说话。文思清生气了，指着他的鼻子怒斥道：“那你还跟我点头？当初下山的时候，你怎么跟师父保证的？他说，你还得五十年，才能六根清净，我看你啊，一百年都不够，你还是别当和尚了，继续当你的田扒光得了！”

八光低着头，他只说不是这样的。

“那是怎样的？”文思清问，“你倒是说啊。”

他没办法说，但那一天在醉生楼的情形，真不是这样的，以后可能讲给你听，可能永远不会讲出来，但我现在只能说，事情绝不是你想的那样子。

5

八光去醉生楼找小五子以后，一只手越编越亢奋，最后把青楼描述得漏洞百出。最早当然是吴思若发现问题，这里面她再熟悉不过了，一只手连青楼和窑子都分不清楚，追问两三句，就把一只手给问住了。

一只手只好承认，跟青楼没关系，他和五帮主一天都在赌馆，里面有一个自己带椅子来的驸马爷，带了几个大内侍卫，故意输钱给五帮主，一把就是五百两，十把五千两，按八光的算法，是一千个姑娘。“姑娘真有那么便宜吗？”一只手问。

“这么大的事情，”吴思若质问，“你说他去逛窑子了？”

“是他赶我走的，赢了那么多，一两都不借，硬生生把我赶了出来！”

“他是让你回来，通风报信呐！”钱老板急得喊了出来，“故意输那么多，肯定有问题！”

他们赶车过去，到赌场的时候，天已经有些黑了。离老远就看见小五子在赌场门口，一个一个地打李大人身边的侍卫，每一下刚刚碰到对方，就像小五子有多高深的内力一般，弹出去老远。

打了一个多时辰，这些人还在配合小五子，既然请不动，又不愿强行把他绑走，似乎这是最好的办法，配合他打来打去，只等着小五子精疲力尽倒下来，把他抬到轿子里。小五子明显累了，之前还是碰一下再弹出去，如今出拳无力，隔着空气侍卫们就往外蹦。他大口喘着气，自己给自己打气一般，凛然道：“还有什么人，都给我上来！”

几个人都挺纳闷的，小五子什么时候这么大本事了？这么好打，一只手也想上去过瘾。跑进人群里，看准一个侍卫，使足力气，一掌击过去。哎？他没飞出去，脚步都没移动一下。可能发力不对，一只手蓄力，再打第二掌。

这些侍卫本来就陪小五子玩了一下午，摔了百十来次，正愁有气没处撒，看着不知从哪冒出来的一只手，简直是自己跑进来的出气筒，总算可以正常打上一架了。他侧身躲过一只手的第二掌，一掌击在他后背上。一只手晕晕乎乎地，就要倒在地上，旁边另一名侍卫急忙喊道：“别把他打死了！”

是啊，打死他，就没出气筒了。头一名侍卫亡羊补牢，一只手就要倒下去的一刻，扳住他的肩膀，把他从地面捞起来，对着他前胸又来一掌。这次一只手是要仰躺下去，可还是被侍卫提了起来，前胸后背都打过了，换个新鲜的，侍卫把他抛到空中转圈。

转圈也分好几种，抛得低，但转速快的；转速没那么快，但是抛得很高，一时半会儿下不来的；最刺激的是第三种，高空大风车，抛得又高又快。大风车的过程里，一只手一阵阵恶心，感觉自己有好几次，还没来得及吐出来，又给咽下去了。

有时在空中都能看见，小五子又如盖世英雄一般，轻描淡写地将这二十多名侍卫，一一击倒在地。这不符合武学精神啊，一只手想不明白，怎么五帮主今天运气这么好，赌桌上大小通吃，出来打架，怎么还能一拳干倒一大片？

李大人一再地拍手，那口气听起来就是阿谀奉承，他说：“少侠果然是少年英雄，属下这二十多位侍卫，还不比少侠的一根小指头。”

“照这种打法，别说二十位，”小五子边打人，边说，“就是两百位，两千位，也一样给你打回去！”

李大人对着小五子行礼作揖，恳求道：“属下在这里，替我这些下人们，谢少侠不杀之恩！”

我倒是想杀他们，小五子想，个个跟能无限复活，几百条命一样，反反复复地折磨人。他看到大家都来了，忽然感觉很露脸，很想显摆一下，一拳一脚出得还像那么回事，那么侍卫们似乎飞得更远了。

文思清和吴思若看着很不解，不知道这个李大人，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钱老板倒是一直在皱眉，他认识这个李大人，其实再熟悉不过，只是没听说他娶公主，什么时候成驸马爷了？哦，他叫李准驸，据说名字自己改的，好像原名叫李准基，要么就叫李准隆，改了准驸这个名字，那是下定决心要娶公主了，估计这三年已经实现了，只是不知道，是嘉和皇帝的哪位公主。

钱老板不想他认出自己，也看出来李准驸没有伤害小五子的意思。他转身要走，李准驸却认出了他，在后面喊他：“常公公，请留步。”

钱老板只能回头装糊涂，问：“这位大人是？”

李准驸毕恭毕敬地跑过去说：“常公公，您贵人多忘事，我是九门提督小李子，以前每个月都给你上两回贡的，好几年不见了，这笔钱花不出去，都给你留着呢。”

钱老板想想，也没法否认，嘴上不说话，但其实已经默认了。李准驸笑咪咪的，继续说：“我以为当年中秋之乱，您惨遭不幸了呢，没想到您施的是金蝉脱壳之计。”他说着，看了看正在激战的小五子，低声说：“太子这几年，一直跟你在一起的？”

“当年昆仑公子把太子从宫里挟持出去，”钱老板问道，“你一定知道吧？”

“当然，当然，不瞒您说，我也是足足找了三年，今日才老天有眼，让我遇见太子。”

钱老板看看赌场，笑道：“这三年一直在赌场里找，一定很辛苦吧？”

李准驸有些紧张，辩解道：“都知道太子好这一口，当初离开京城的时候，我就下令说，别的地方不用寻，去哪儿守着赌场就对了。那常公公您呢，怎么太子就一直在你身边？”

“我一路追踪，最终从昆仑手里救出太子，当时想过再加上太子，”常公公说着，指了指自己的太阳穴，“这里受了点伤，怕敌不过三王爷。”

李准驸回头看看小五子，说：“我见他第一眼就看出

“我当时也是，跟你这般为难，又没有李大人这么大的本事，只好将太子暗中保护，只等见到李大人，由您迎太子回宫。”

几句话说得李准驸飘飘然，频频点头道：“以后还需要您在皇上身边，多替微臣美言几句，虽然圣上现在听不着，但总有醒来的那一天，还要您继续提携小李子。”

“我年事已高，只想在江南养老安乐，宫里恐怕是回不去了，以后太子还需要你来辅助。”

李准驸回头看着激战正酣的小五子，问钱老板：“那微臣现当如何是好，还请常公公指教。”

“事到如今，正好有我在，太子对我还有三年的信任，不如就地把真相告知太子。”

李准驸点头称是，朗声要众侍卫停战退下。小五子早看见他在和钱老板说话，知道他们相互认识。他看见李准驸朝他走过来，忽然下跪叩首，大声道：“九门提督李准驸，叩见太子！”

小五子有点蒙，看着李准驸后面的钱老板，谁知他跟着跪下了，说：“太监总管常公公，叩见太子！”

满脑子都在嗡嗡作响，他看着文思清，看着吴思若，看着一只手，大家表情都有点震惊。小五子一直在想，如果我是太子，可我又是昆仑公子，是我弄错了吗？三年前中秋夜，太子不是被昆仑公子劫走的吗？

拾叁

1

那就别打了，小五子一停手，二十几个侍卫跟着一起停，之前摔出去的也都从地上爬起来，原来都是陪太子殿下玩的。他左右看看，街对面有一家文相居，看起来不错，两亩地大小，三层楼高，估计是设宴请客的地方。小五子指指文相居，按他的意思是在这儿设个宴，摆上一桌菜，两壶酒，互相先盘盘道，看看自己这太子是真是假，这个李准驸是什么来头，大家可以边吃边聊，边喝边观察。哪曾想自己话都出口了，李准驸却摇头，他说：“不用了吧，太子殿下有所不知，属下走南闯北，找了你好快三年，好不容易找到了，咱们就赶紧回京城吧。”

小五子看着他，不说话，张了两次嘴，继续看着他。他在想，太子对臣子应该什么样，尤其是被下面人拒绝的时候，应该说点什么好。他还没想好怎么说呢，李准驸马上又改口了，他说：“太子殿下，不然咱们边赶路，边设宴？”

小五子上身向后靠，眯着眼睛看他，问：“怎么边赶路，边设宴？”

李准驸拍了两下手，对面文相居发出轰隆隆的下楼声，大门推开，一时间上千个手持兵器的侍卫从里面出来。这么小的门，这么多的人，全出来还得一炷香的功夫。文相居四个面，一千多个侍卫从门口出来后，分向左右，让出正门，将另外的三个面围住。

小五子看看李准驸，不知道李准驸弄这么多人，到底要干什么。又回头看看文思清、吴思若、常公公和八光，他们都跟他一样疑惑，都是震惊于这闻所未闻的铺张。

“准备吧。”李准驸说。只见他伸出手掌，冲着近前的几个侍卫，手心向上抬了抬。刚才在赌场扛镐的农夫，也是跟小五子搏斗时，摔得最狠最远的那个，竟然是他们队长。他看到李准驸的手势，点点头，向前走几步，站在李准驸和侍卫们之间，高声喊了一句：“起驾！”

全场“唰”的一声，所有人齐整整地跺了下右脚，在文相居的三面站直，队长喊：“一！”侍卫们统一蹲下来，左腿朝前，右腿在后面下弯撑着地面。队长走过去，将文相居的大门关上，退后几步，冲准备好的侍卫们喊道：“二！”小五子看见每个侍卫好像都从地上捡起什么东西，之后双手使力抓着。队长喊：“三！”这声“三”长一些，似乎更有力，侍卫们一声嘶吼，一个个努力地站起来。紧接着让小五子瞠目结舌的画面出现了，那幢三层楼高的文相居，居然被这一千多个人，硬生生地拔了起来。

队长做了个往这边来的手势，一千个多人扛着文相居，朝他们走过来。凑近一点，小五子看到每个侍卫肩上都扛着一根铁杆，而这根铁杆，正是从楼底板伸出来，一千多根铁杆在楼底板阡陌交错，刚好能撑住底层的负重，也能令这些将整幢楼扛走。但还是太沉了，那可是三层楼啊，小五子感觉他们每走一步，后脚跟都能在地上砸个坑出来。离小五子只有两三尺远时，农夫队长喊了声：“下轿！”这些人慢慢蹲下来，弯腰将铁杆卸下来，一寸一寸地下移，直到将文相居稳稳地放置在地面上。

李准驸将文相居的大门拉开，右手向前，请小五子进去，当然，现在不是小五子了，是太子殿下。他回头看看，示意文思清、吴思若她们一起来。文思清表情有点不对，手抓着门环，满脸通红，气都有点喘不匀，似乎随时要晕倒的样子。

小五子向前扶住她，旁边的吴思若将她搀起来。文思清好像是哭了，脸上有泪水。“是不是不接受我做太子？”小五子想，“可我又不是故意的，况且我现在是真是假都不知道。”

但也来不及多想，马上李准驸高声喊道：“有请太子殿下入座！”

这么有仪式感，这三年做梦，哪怕是白日梦，也不敢想自己会是太子。所有礼仪他都不懂，站在门口他不知道，太子进殿是先迈左脚，还是先迈右脚。反正不会是两脚一起跳进去，对吧？常公公走

过来，挽住他，几乎是两脚腾空一般，大步走进去。双脚下落时，他双腿有些发软。文相居哪里只是一个饭堂，里面雕梁画柱，长桌御宴，这简直就是宫殿，一个可以移动行走的宫殿。现在想一想，李准驸把太师椅搬到赌场，还能算什么呀？人家可是带着一幢三层的文相居走来走去呢。

吴思若和文思清在后面进来，吴思若是左顾右盼，和小五子一样，一时无法明白，这李大人是什么路数。文思清那股难受劲儿，还没缓过来，虽然也是左右地看，却越看越深情，越看哭得越厉害。最后进来的一只手可就完蛋了，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八光和尚也挺惊讶的，但没一只手那么没出息，毕竟前几年走南闯北，大家闺秀，小家碧玉的闺房宅子他都去过了，可是比那些要大气，这么大的房子，盖起来都得三五年，更别说是没轱辘，全靠人扛着走，可不是一件小工程。一只手还在惊叹，甩着他那空袖子指手画脚，一惊一乍地说：“五帮主，我跟你混，就对了！我早就知道，我没跟错人。说实话，能有本事把我降服的，肯定不是一般人，不是天子，就是太子！”

一只手大惊小怪的，小五子也不让他闭嘴。有这样一个人挺好，自己不知道说什么了，心里一百个问号解答不了，还需左右观察的时候，一只手可以说个不停，避免冷场。

李准驸请每个人入座，小五子自然坐主位，李大人坐他左边，常公公坐在他右侧，至于文思清和吴思若，都坐在他对面。李准驸招呼人给大家倒茶，之后拍了两下手，侍卫队长小跑着出去，很快传来他一声“起驾”的口令，接着是一，二，三。小五子坐在位子上，感觉整个房间都被拔起来了，但又那么稳，根本就没有一颤一颤的摇晃感，茶杯里的水都看不出晃动。他起身走到窗前，窗外的景色一点点往后退，整个房子确实在移动。李准驸走到他身后，躬着身子陪他看窗外。小五子看着窗外的暮色，头也不回地问道：“李大人，整幢文相居，都是你从京城带来的？”

“正是。”

“够稳的，运这幢楼，花了你不少功夫吧？”

“臣下应该的，”李准驸说，“这一千多人都是精挑细选，不只是力气大，还要耐力好，有长性，更重要的是……”

“身高还要一样，丝毫不差，是吗？”小五子拉下窗户，转回身打断了他的话。

“太子殿下所言极是，只是……有些许的……”

李准驸支支吾吾的，就是不说出来。刚做太子还不到半个时辰，小五子就明白了朝廷里的生存法则，从下往上论，说你“所言极是”，其实就是说，你说的不对，至于什么是对的，下面的人也不敢轻易说，就给你留一口子，“只是”

“有些许的”什么的，你要是追问，我就讲出来，你要是不问，起码我做臣子的没犯错。换平常，以小五子的性格，他肯定不问，憋死你。只是这次他真挺好奇的，头两条是力气大，耐力好，这第三条倘若不是身高一样，又是怎能做到这么稳的？他让李准驸说出来，别支支吾吾的。李准驸低着头只说“是，是，是”，就是不往下说。小五子让他快点，后来提醒他：“你平常做官，怎么说是你的事，起码别跟我来这一套，以后要是在我这儿，再这么含糊不清的，小心你掉脑袋！”

“是，是，”李准驸低着头，舌头都打结了，抢在小五子发作前，抢在小五子喊“拉出去斩了”之前，赶快说出真相，“太子殿下，您其实是对的，就是身高一样，选出来的一千多人，他们的身高是一模一样的。”

小五子背手看着他，摇着头，不对，肯定不对。傻子都能从你的表情看出来，我刚才说错了，你现在又反口说我讲的对，只要是太子讲的，就都对，是不是？他不想聊了，转身问房间里的几个侍卫：“这里除了李准驸，谁还能管事？把他给我替下来！”

李准驸赶快在小五子身后跪下来，求太子饶他一命，他讲出来就是。小五子已经不指望他再说什

么了，继续问侍卫：“这里谁管事？”

李准驸跪地上连珠炮似地回答：“其实开始选的标准是，身高都一样，可是您坐在里面有些颠，后来您提拔了微臣，微臣苦想了三天三夜，终于想明白，光是身高一样，还不行，主要是肩膀要一样高，毕竟这些个铁杆，都要扛在肩上行进。”

早说不就完了吗，弄得这么费劲。侍卫群里站出来一个小伙子，毛遂自荐说：“太子殿下，我行，我能替李大人把事情做好。”

小五子面带笑意地看着他，话确实是自己问的，他一时半会儿还不知道怎么回复。小伙子以为自己说错话了，指着李准驸补充道：“我说错了，不是李大人，是这个姓李的蠢货！我肯定能干得比他好。”

这回小五子知道怎么讲了，笑着重复他的话，问道：“你肯定能干得比他好？”

“肯定比他好。”他拍着胸脯保证，“说实话，这姓李的啥都不干，说是找太子，找殿下您，可是这三年，每天就是游山玩水，扛着这房子跑东跑西的，穷折腾我们。”

小五子点点头，说：“你很好，还能做李大人的事，那一会儿就看看，李准驸肯不肯让你替他做事吧。”

小伙子没明白，李准驸听出来，小五子这是要放他了，跪地上“咚咚咚”地磕头谢恩。小五子转身，让他起来吧，说：“这事其实干得不错，只是有点铺张了。”

“是，是，”李准驸忐忑地回答，“所以只带了一栋楼上路，文相家里的花园和池塘，就没有抬到江南来。”

“什么文相？”

“就是京城，朝廷里的……”

李准驸这次没想遮掩，张嘴就要回答，不过被一只手的尖叫声打断了。厨房陆续上菜，一盘盘菜由侍女端上来，在桌上摆盘，一只手惊叫道：“这里还有厨子！”他拿起筷子，站起来夹了一口蜜汁蹄膀，嘴里嚼得直冒油，看着摆盘的宫女才反应过来，又尖叫道：“还有宫女！”之后又看了看常公公，深吸一口气，说：“还有太监！全了！宫里有的，这儿都有！”

常公公想让他闭嘴，可是一张嘴，又是尖声尖气的，貌似证明有太监这事，他说得对。他叹口气，拾起筷子夹了一片藕夹。一只手凑过来，笑眯眯地问：“常公公，这菜我都没吃过，你之前在宫里，应该常吃吧？”

常公公憋着一股气，右手拿筷子，左手握着一只手椅子的扶手，感觉他把气全撒在椅子上面，弄得一只手的椅子“咔嚓咔嚓”地响。他强颜欢笑，示意一只手坐下来：“想吃什么，够不到，常公公给你夹就是。”

一只手笑嘻嘻的，自言自语说：“果然是太监出身，就是会照顾人，回头我……”话说一半，他又尖叫起来，想往上蹦，屁股却感觉粘在上面，拔不起来。小五子走过去，看到椅子上没东西，也不知道一只手到底唱的是哪出。他问一只手：“怎么了？”

一只手额头上直冒汗，跟要断气了似的，磕磕巴巴地说：“烫……烫！”

小五子注意到，常公公的手还在握着一只手椅子的扶手，那就是发内力，把椅子逼热逼烫，甚至还要逼出吸力，毕竟一只手几次想逃，都不得不贴在椅子上，喘着粗气呻吟。

小五子问常公公：“会死人吗？”

“会。”

小五子愣了一下，问道：“所以，你不是跟他弄着玩呢？”

“没闹着玩，我想弄死他。”

这么搞有点大，小五子挠挠头，他替一只手求情，他说：“挺好的孩子，就是嘴欠了点儿，差不多就放了吧。”

一只手也跟着哀求：“对对对，常公公，不不不，钱老板，我对你也没恶意，就是开玩笑，您就把我当个屁，放了吧？”

哀求声中，小五子看着他，好半天，常公公点了点头。小五子从桌上拿起一杯茶水，倒在一只手的椅子上，水刚落上去，椅面上就“滋滋”地冒着白气，温度降下来了，可是一只手还是起不来，直到常公公把手拿开，一只手“噌”的一下，从椅子上跳起来，离开饭桌，推开文相居的大门，跳下去，和扛房子的侍卫们一起步行去了。

大门打开，大家才看到，外面天色已晚，再不吃晚饭，可就要入夜了。很快就有宫女将一只手湿漉漉的椅子抽走，在原地换了把新椅子。小五子也不想回他的太子主位了，索性在这张椅子上坐下来。

刚才一只手被烫的时候，李准驸已经将那名积极踊跃的小伙子处理掉。他把农夫队长叫过来，低声吩咐他，把二五仔带到厨房，处理掉后，直接从窗口扔出去。农夫队长多问了一句：“怎么处理掉？”

李准驸盯着他，嫌他脑子太笨，他让队长凑过来，对着他耳朵，轻声说：“这种事情，你要让我讲那么明白吗？我让你把他带到厨房，我还说了，处理完从窗口扔出去，你还问我怎么处理？怎么处理，你去问厨子。”

队长恍然大悟，表示他明白，刚才是一下子想多了。他冲李准驸眨了眨眼睛，一脸坏笑地说：“简单直接最好。”

“对，简单直接最好。”

队长揪着小伙子的头发就往厨房走。小伙子求李准驸饶过一命，看姓李的不说话，他又求太子殿下救命。可是太子那时忙着救一只手呢，根本不知道，身后发生了什么。农夫的力气是大，揪着头发，能把小伙子提到半空中，三步两步就离开了大堂。之后是厨房里的惨叫，当然，全都被大堂一只手的叫声给盖过去了。

一只手逃出去的时候，农夫队长也回来了，他俯身到李准驸耳边，对他报告：“全都处理好了，他现在留在厨房，给厨子改刀、摘菜。”

李准驸笑笑，拍拍农夫队长的肩膀，夸道：“很好，非常好。”

队长貌似很得意，颇为自诩地说：“就按照您的意思，简单直接地把他处理掉。”

“对，简单直接。”李准驸笑笑，忽然变脸，质问道，“按照我意思？我他妈是这意思吗？”

队长蒙了，回想着说：“您说的，怎么处理，让我去问厨子。”

李准驸无奈叹了口气，起身指了指他，说：“把你这身皮扒下来，你也去厨房摘菜、改刀去吧。”

队长想多问两句，真心想知道，自己到底哪里错了。可是李准驸不给他机会，他走到饭桌前，到小五子面前，又一次变脸，满面春风的样子，从桌下拿出两坛酒，说自己这三年找太子的过程中，也收藏了一些好酒。两个坛子一模一样，都是陶罐红盖，他仔细辨认了一番，指着左手边的那坛，说：“这两坛都是绍兴名酒，这坛是女儿红，女儿刚生下来的那天，当父亲的，就酿下了这坛酒，起码要等一十六年，到女儿出嫁那天，才能打开品尝。”

李准驸介绍完第一坛，准备介绍第二坛。谁知被之前不吭声的八光抢了白，他靠在椅背上，扯着嗓子问：“那第二坛一定是状元红了，是不是？”

话到嘴边，被人堵住了。李准驸摸着坛子上的红布，卡在原地。八光接着抢话：“那一定是，儿子刚生下来的那天，当父亲的，就酿下了这坛酒，本来要等到儿子考上状元，再打开来庆祝。可是这一等，可不只是十六年，没准等上二十六年，三十六年，要是他子子孙孙都不争气，不学无术，等上六百年，这坛酒都不一定喝得上。哈哈哈哈。”

也不知道好笑在哪儿，八光说完，还自带音效一般，“哈哈哈哈”个不停。李准驸脸都绿了，迅速调整状态，还是面带笑意地请示小五子：“太子殿下，那咱们就打开喝吧。”

“李大人，先别急着开酒！”八光说道，“我刚才说的，对不对啊？”

李准驸皱眉看着八光和尚，不知道自己哪里得罪他了，这明显是故意找茬。能看出来，这假和尚武功不错，应该比刚刚把椅子烧烫的常公公还要好。真要是打起来，他李准驸倒也不怕，首先，他做了几年的九门提督，可不是白练的，再就是这千人侍卫，起码有几十名好手，真要围攻这和尚，可不是刚才对太子殿下那种闹着玩的把式了。可眼下不宜发作，这么多人看着，何况还是太子带来的人。他“哈哈”地干笑几声，吹捧道：“这位高僧果然见多识广，让李某人着实佩服。”客套话起了个头，他也讲不下去了，干脆硬起茬结束，他说：“对，你说的对。”

“虽然我说得对，可酒是你的，打开之前，你总得给五帮主介绍一下啊。”

他还没完，这是要逼我动手吗？李准驸愣了愣，再次调整状态，摸着第二坛酒说：“这第二坛呢，叫状元红，如果生下来的是儿子，当父亲的就酿下这坛酒，等儿子日

他说了一半，实在不想重复说完。小五子把酒拽过来，拉下红盖子，示意大家，就这么喝吧。他拎起酒坛，给每个人倒上。别人都已经习惯了，酒在面前的杯中倒满，“谢谢”都不用说，他不就是小五子吗，田独肉铺的伙计出身，唯有李准驸诚惶诚恐，受宠若惊的样子，恨不得跪下来接酒。

菜也陆续上齐了，小五子看着一桌子饭菜，还愣了一下，居然全是自己爱吃的。就算有些这三年没吃过，但一看菜品的成色，也一定合自己的胃口。李准驸献媚说：“太子殿下，这都是按您的口味准备的，厨房里的四位厨子，也都是您之前的御用厨师，尽管您消失了三年，可我把他们都留住了，就等着您回来呢。”

“这都是我之前爱吃的？”小五子指着这些饭菜问。

李准驸点了点头，似乎很得意。其实不问，小五子也知道，不管吃过没吃过，都是他的菜。那么他和李准驸一定很熟，而这个李准驸自然是朝廷里的钦差，他说自己是太子，十有八九，是没跑了。小五子瞪了一眼常公公，倘若我是太子，失忆之前在宫里，他就认识我，这三年，又是装哑巴的钱老板，又是尖声尖气的太监，摇身一变，又是百花谷的沈总管，讲了那么多，没一句实话。

那就先吃饭喝酒吧，小五子端起酒杯，谁知道里面盛的是女儿红，还是状元红。举杯的时候他开了句玩笑，他说：“那这房子呢，也是我喜欢的，给我留的？”

这有点像抬杠，也没指望他回答，可是李准驸这次居然又点头，他说：“当时您说喜欢文府，责令章武水章大人，连根把文相居拔起来的，之后几次出京南下，住的都是这幢房子。”

小五子的酒杯已经在嘴边了，他停下来，盯着李准驸，问：“谁是章武水？”

“以前的九门提督，过去一直跟着您干来着。”

“现在呢，人在哪里？”

李准驸犹豫不说，小五子呵斥他，快讲出来。他说：“章大人以前官运很好，顺风顺水，一路高升，后来因为办事不力，出了点差错，被您治罪斩首了。”

小五子追问：“他出了什么差错？”

这下不隐瞒了吧，索性全讲出来，但还是要跪下来说。李准驸说：“太子殿下明察，所谓差错，就是这幢房子，就是您刚才问我的问题，是身高一样，还是肩膀一般高？章大人老糊涂了，居然找了一千多个身高一样的侍卫，可是肩不一样高啊，行进起来自然摇晃，有一次下江南，还是这幢房子，颠得实在厉害，桌子上的茶都洒出来了。您当时龙颜大怒，问我们这些做下人侍卫的，谁能替章大人做事？你当时问了三遍，微臣那时还只是章大人的副手，可是太子殿下有困难，自然要赴汤蹈火。于是微臣站出来，表明我可以胜任章大人，保证您在里面，可以四平八稳地到达目的地。”

“然后呢？我怎么处置的章大人？”

“跟平常一样，找个理由把章大人问罪斩首了。”

小五子深吸一口气，他是个什么样的太子啊？尽管这几年，他并不觉得善良是美德，可他也从来没想到，自己会是个坏人，一个万恶不赦的恶人。那就把酒喝了吧，希望一切都是假的。然而就算他不是太子，他也是昆仑公子，这也是个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他仰头将手中的酒一口气喝掉，猛地一下，把酒杯摔在地上。然后他一一望着与他同行的这几个人。常公公面无表情，看起来这些他早就知道，见怪不怪。八光和尚是刮目相看的表情，没想到你小子比我狠多了，去少林寺关二十年的，应该是你才对。小五子看看吴思若，她则和他一样恍惚疑惑，只是比他多了一丝心疼，小五子没法心疼他自己，吴思若却比他还要难受。他又看看文思清，她还沉浸在悲伤之中，不是为小五子，莫名其妙地自我感伤，看着桌上的碗筷掉眼泪，似乎是睹物思人的样子。

小五子忽然想起了些什么，走出几步，推开大门，手抓着门环，上身后仰在外面，在行进的风里看着房外的牌匾。李准驸还在喊着：“殿下，小心！”小五子已经走回到大堂，他问李准驸：“这幢楼叫文相居？”

“对，文相的府上。”

小五子走到桌前，拿起文思清面前的碗，看了看碗底，上面写着“文相家府”。他浑身发抖，坐到文思清旁边，双唇打颤地咽了两口唾沫，眼看着眼泪就要溢出眼眶，他哑着嗓子问道：“思清，整个这幢房子，是不是你家？”

2

文思清是在天快亮的时候离开的，他们喝了一整夜的酒，女儿红、状元红，两坛酒干掉，又换上汾酒、米酒。原来不只是绍兴名酒，三年寻找太子，李准驸走到哪里，都会搜罗当地最好的酒带上。房子在夜里持续行进，众人一路上推杯换盏，最后是房子不晃，人却开始晃起来了。

以前在文相府不喝酒，府上没有藏酒，无论是车夫、伙夫，还是管家，只要进了大门，都是滴酒不沾，她祖父和父亲几代为官，家族的规矩如此，不可以贪杯误事。连根拔起，抬出京城，变成了文相居，反倒是杯觥交错，一醉方休了。

是啊，文相府怎么改成文相居了呢，可能是不想太惹眼吧。以至于在赌场门口，文相居就立在街边，她都没看出来，这三层楼竟是自己的家。直到她走进来，迈进大门的第一步，看到房间里的陈设格局，一切都没有变，仿佛能看到自己童年少年时的所有痕迹，在这张桌子吃饭，在那扇屏风后面玩耍，从楼梯上跑下来，一路欢笑着跑出大门。而那时祖父还在，父亲还在，更重要的是，母亲还活着。而今却换成了这样一帮酒足饭饱之徒，在里面摆宴席。

她呼吸急促，险些晕倒，吴思若扶着她，找张椅子坐下来。桌前已经摆好的碗筷，还是熟悉的花

纹图案。她拿起来，看着碗底，绝对没有错，是自己的家，是她长大的文相府，连碗筷桌椅，他们都保持原样的留着，那碗底上写着“文相府上”。

倘若小五子没发现，文思清永远不会说，她不知道自己家族的灭门，跟他有什么关系。眼前的这个失忆的、没有身份的男人，以前是小五子，后来成了昆仑公子，这次摇身一变，又成了太子，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到底对文家干了些什么，这些她都不确定。

坐在长桌一角，她尽量克制，可眼泪止不住地往外流，想得越多，心里越悲伤。后来终于被小五子看出来，拿起她手上的碗，问她：“思清，整个这幢房子，是不是你家？”

她大概愣了几秒钟，硬挤出一丝笑容说：“哪有，我家哪有这样气派？”

小五子还在看着她，显然他不信文思清的说法。她把酒端起来，扬声建议大家，先吃饭喝酒。“折腾了一整天，我都快饿死了。”她说。

小五子不动，其他人也不好起身举杯。文思清俯身贴着小五子耳朵，低声讲：“家里被满门抄斩的时候，我那时还小，还是个女流之辈，我什么都不知道，所以不要再问我了。何况，你也什么都不记得，趁我们现在还一无所知，把这场酒喝完吧，他日再见，你我还不知道如何面对呢？”

小五子没吭声，不敢看她。文思清再次端杯站起来，说：“在座的都是我这半年新认识的朋友，大家为了小五子，东奔西跑地漂泊了这么久。现下终于知道，他是太子，皇宫里的人，有御前侍卫保护，以后大家再不必躲躲藏藏，就算诸位心性清高，不愿去讨荣华富贵，可至少能过上太平日子。我先替小五子把这杯干了。”

文思清说完，将杯中酒一饮而尽。所有人看着小五子。八光等不及了，他可不管这些，怎么着文思清也算是他师姐，他站起来第一个捧场喝掉。之后是常公公，表示田独承蒙你的照顾，虽为长辈，也要敬你这一杯。再后来是吴思若，也没多余的话，说喜欢不喜欢，总还是跟你一起在昆仑山庄面对过生死，在姑苏茶馆亲历了苏子瑶被杀，无论如何，也要和你把这杯酒喝掉。

只剩下小五子了，他没有起身，但把酒倒满，坐在原地一口喝掉，紧接着又倒第二杯，第三杯。太子喝酒，李准驸哪敢干瞅着，你一杯，我三杯，你三杯，我九杯。九杯下肚，他呼呼一肚子的酒气，招呼厨房，吩咐道：“把这一桌子饭菜撤掉，换上新烧的菜。”

小五子让他等下，问他：“这些菜不是刚上来的吗？怎么要换掉？”

“上来小半个时辰了，太子殿下。”

“可还没有凉啊。”

“是，可是您摸一摸，已经温了。”

小五子手指碰下盘子边，基本还算是温热，他想了想，问李准驸：“所以，我过去是这样的？这么多菜，稍微一放，我就让人重做？”

李准驸点了点头。“以后不必了。”他说。

“本来就该换的，您是太子，又不是寻常百姓，怎么能吃剩菜剩饭？”

“我说，以后不必了！”小五子打断他。他又喝掉一杯，李准驸这回不敢跟着喝。小五子放下酒杯说，“不用重做，以后连做都不用做了，叫厨子们先回京城吧。”

“那您以后吃饭怎么办？”

“走到哪里，吃哪里！”小五子走到窗前，推开窗户，冲李准驸吼道，“你往外看看，江湖上天天有赶路的，有饿死在路上的吗？”他指着外面扛着房子的侍卫，说：“我跟他们吃一样的。”

李准驸明白了，但这着实为难，太子要跟侍卫吃一样的，怎能让他吃糠咽菜？所以反过来理解，

这一千多名侍卫，吃的要和太子一样，大鱼大肉，山珍海味。这么一来，伙食费肯定不够了。李准驸说：“我着手去办。”

他走进厨房，又看见了那个要顶他的小伙子，在菜板前一边抱怨，一边切着芦笋。本来就一肚子气，眼前一个现世报正好给他撒气。他走过去，左手抓着他头发，右手抄起他手里的刀，在小伙子大腿上扎了一刀。然后他伸手要，一个看懂了的厨子又递过来第二把。李准驸瞄准后，在他左腿上又扎了第二刀。右腿那一刀，好像触及了动脉血管，血从腿上喷出来，溅到李准驸的脸上。两刀一左一右插在小伙子腿上，他要死不死地躺在地上哼哼唧唧。李准驸起身伸手，始终没表现的农夫队长，从后面递给他一条白手帕。李准驸接过来，擦了擦脸上的血，命令所有人，道：“刀就就这么插着，谁也别给他拔下来，谁要是想拔，那就插自己身上！”

没人敢出气，李准驸要求厨子把衣服脱下来，换上侍卫的衣服，同时将厨子的白衣服交给农夫队长，让他挑几个不中用的侍卫。

“穿上这些衣服，一会儿到太子面前晃一圈，说自己是厨房的厨子，给太子跪下来谢恩，”他指着脱下来的衣服说，“领赏之后，就早点儿滚回京城吧。”

队长接令要走，李准驸叫住他：“等会儿！我话还没讲完呢，你走什么走！”

农夫队长愣在原地，搓着双手，也许真是农民出身，此时要是能给他一把镐，他还能自在点儿。李准驸交待第二件事。

“现在是盘缠不够用了，”他说，“需要派人快马加急，到朝廷取些银票回来。可是朝廷也不好去。”话说一半，他又把自己否定了，找到了太子，挺大的一份功劳，人还没见着，就伸手要银子，到最后立多大功都被抹平了。他说：“这样，你带几个侍卫，扮作强盗，看沿途哪家宅子大，富得流油，去抢他几票回来！”

农夫队长问：“抢多少？”

李准驸笑了：“这话说的，你得看他们有多少啊。要是家底就一万两，你能抢出三万两？”

“全抢光？一文钱都不给人剩？”

“当然抢光！”李准驸又乐了，不是有多好笑，而是这农夫出身的队长，好用是好用，可老是问一些不可理喻的问题，还剩不剩钱给人家，为什么要剩呢，奇怪了，钱这么好的东西，没有理由剩下来一些啊。

虽然不认同，但他懂了。这次他接令离开，李准驸再次喊住他：“等会儿！我跟你说了多少遍，我话说完，你再走！”

农夫队长一脸无辜，还是搓着手，低声解释：“我以为你说完了。”

不解释还好，解释两句，把李准驸的怒火勾起来了。他起身朝队长走过去，经过地上的小伙子时，弯腰将他腿上的刀拔下来，对着队长比划。小伙子双手掐着大腿根在地上惨叫，似乎这叫声让李准驸冷静下来，真把队长杀了，他就无人可用了。他慢慢压下怒火，说：“我这回说完了，你去办吧。记得，每次都要听到，我告诉你，我说完了，才算是我讲完。”

队长俯首致意，面朝着李大人，一步步退出厨房。李准驸走回来，经过惨叫的小伙子时，弯腰将刀又插回到他的腿上。这次他已叫不出，嗓子发出来的声，光是气息，一点声音都没有。趁自己还没晕过去，他得想想为什么，可能是位置不对，好狗不挡道，死在这一来一往都能经过的地方。他双臂扒地面，拖着全是血的双腿往墙边移。

李准驸懒得管他了，转回身对那几个已换上侍卫服装的厨子交待：“以后就穿这身衣服，该下厨就下厨，如果有人来打听，你们就说，是驻扎在厨房的侍卫。”这次不等厨子走，李准驸说完自己要离开

厨房，走到门口想起来，补充道：“对了，从明天开始，御厨里的饭菜做一千份，不单我吃，太子要吃，咱们这些兄弟也要吃到你们做的鲍鱼龙虾。”

“但我们是御厨，我们只给宫里做宴，”一个貌似有风骨的御厨站出来，反驳道，“我们不伺候那些下人。”

这事是生气，但怎么着，也不能杀厨子，一路上饭菜还得有人做，就算做出来，菜里面又擤鼻涕，又吐痰的，你也防不住。能怎么办呢，衣食者为大，李准驸挠头看着他，好一阵才找到一个说辞：“他们也是宫里的人，他们都是皇上身边的左膀右臂！”

他可不能再等反驳了，说完就关门走出去。进到大厅，却是另一番景象，刚刚进厨房，也就两炷香的功夫，外面已经瞬间干掉了五六坛酒，有人已经喝倒，伏在桌前，有人拿着酒坛，只要碰到还活着的，就一定要碰坛喝掉。

“五帮主带头喝的，他喝得最多，”一只手提着酒坛，站在他旁边说，“他一个人就干了三坛酒。”

这时李准驸才意识到，一只手上来了，不跟部队行军，有好酒好肉，也知道别饿着自己。他朝太子走过去，此时小五子已经喝多，靠在座位上，不省人事，他要服侍太子就寝，转身问吴思若和文思清：“你们两个，谁是太子妃？”

两个女人瞪大眼睛，回避了那么久，那么敏感的一个话题，就被李准驸这么不经意地带了出来。李准驸又催问一遍：“快点儿！谁是太子妃，准备侍寝啊？”

吴思若看着文思清问：“侍寝，是洞房的意思吧？”

文思清摇着头，并非不是，而是不知道。李准驸问了两遍，也不见有人应声，自言自语道：“真是的，机会来了，也不知道把握。”

他蹲下来，后背对着太子，双手从身后抱住小五子的腰，一挺身把他背起来，踏上楼梯，往卧室里扛，有两个侍卫赶过来，说是要搭把手，被他一个眼神，就给撵回去了。

说实话，把握机会这一点，没人能比得上他李准驸，他自己都清楚，还顶替他的位置，开玩笑，过去十年，净是他顶别人，可不见谁有本事把他替下来。李准驸这名字，可不是盖的，花尽心思取的名字，状元中榜的文章，都不比他这三个字来的巧妙。他研究了很久，飞黄腾达的最高级别在哪儿，皇上天子，就不用说了，这要看命，别说是平民百姓，有些皇子，就算他生在皇宫，都不一定能坐上龙椅的。宰相、钦差呢，这要看运，运势好时，倾权朝野，但要是走背运，站错队，一个不小心就满门抄斩，全家九族都跟着遭殃，就像是文相，两朝元老，还是被抄家杀头。权高且牢固，思前想后，最稳的就是做驸马爷了，跟朝政党政无关，谁来做皇帝，我都是享我的荣华富贵，只要公主活着，驸马爷可是没法罢免的，哪怕公主死了，我儿子还是皇上的外孙，再说了，真做宰相，他也没本事坐上去，没本事坐得牢，驸马似乎不需要真才实干，但其实，这里面要学要练的可多了。

楼下那两个小妞，根本不行，机会都到眼前了，不知道该干什么，该怎么样把太子的心拢住。他李准驸什么样呢，一个公主我都不认识，长得肥瘦美丑，都不知道，照样敢叫这个名！慢慢来呗，老皇帝二十七个公主呢，早晚有一个是我的。可惜自己不是女的，不然此时对太子下手，一保一个准，现在是太子妃，过两年就是皇后、皇太后了。

他把小五子扶上床，看着他熟睡，犹豫要不要帮他更衣沐浴。他去撸鞋子，扒衣服，衣服脱到一半，想想还是算了，反正再殷勤，也当不上太子妃，被人当场抓包，别说是驸马爷、九门提督，怕是脖子上这脑袋瓜都保不住。

他给小五子把被子盖好，吹灭蜡烛，黑灯瞎火的，还不打算离开，万一太子做噩梦唤人，或是忽然醒来要喝水呢，做奴才的，要心思细一点才是。摸着黑，他靠到一张太师椅上，双臂撑在倚着头静

坐，脑袋不断下沉，竟睡着了。

他是被呼噜声吵醒的，刚一睁眼，呼噜声就不见了，闭眼刚睡一会儿，轰隆隆的呼噜声吵得要死。试验几次，他确定那是自己的呼噜声。那就是犯了大错，呼噜声那么大，声音洪亮不说，还时不时地转调，呼噜噜变成呜呜呜，转眼又变成呵哈哈。以前做九门提督，干活累身体疲还好，还能睡得实一点，这三年出来找太子，不是赌场坐一天，就是躺在这行走的房子里，跟姑娘们学讨女孩喜欢的话术，居然把打呼噜这臭毛病给惯出来了。

还好太子没醒，毕竟喝了不少酒。他喝一口茶，掏出手绢，擦擦额头上的汗，黑暗中闻到一股血腥味。手绢放在鼻子下面，深吸两口，是血的味道，估计是在厨房给小伙子捅刀时，擦脸的手绢又揣回衣服里，那额头上应该是红的，手上也是血。这时他愣住了，不是为这血，是想到一件更重要的事情，关乎一生的大问题，这么大的呼噜声，哪个公主敢嫁给他啊？

他又静坐了一会儿，这次没睡着，下来之前他想明白了，真要是娶不到公主，没人敢嫁他，那就再改一次名字，李准富，反正发音都一样，改名这事，越改越有前途，李准驸之前，他爹妈给的名字，还叫李准福呢。再就是他想明白，当不上驸马爷，他就跟太子混，鞍前马后做奴才，以后他登基了，也不用封自己什么官，免得给了乌纱帽，找机会又把乌纱帽摘下来，给钱，给田，给女人就行。不当驸马，我反而可以活得更风流。

他下来的时候，酒都喝完了，一个喝得比一个大，各个瘫在地上、椅子旁，不省人事。他招呼侍卫过来，把他们扶上楼，照顾好他们，不然明天太子醒来，看到这样子，成什么体统？

果然是豪宅，一楼吃饭，二楼做菜，三楼全是客房。侍卫们两人一组，将醉酒宾客一个个往上背。李准驸看着他们忙乎，忽然问道：“少个人，那个姓文的小姑娘呢？”

3

小五子再醒来时，发现文相居少的已不是文思清一个人了，八光和尚和常公公也在夜里离开了。他猜测，应该是文思清先走。等到众人酒醉，她推开门，从行进房子里跳出去，逆着人流往南走。他不知道她要去哪儿，也许她自己都不知道，但肯定不是田独，那已是所有憧憬承诺梦碎的地方。这文相居，就是她儿时的房子，她竟然要从这里离开，变得无处可去，无家可归。

可能走出去两三里路，八光追出来了。他和她一起离开少林，一起来的南京，当然要跟她一起走。常公公，小五子在琢磨这个人，他为什么要走，他们是去京城，皇宫啊，而那里不是他呆了二三十年的地方吗？或许是怕小五子追问吧，没别的理由了，常公公知道太多，却一句话都不讲，同去京城的话，架不住小五子一路的盘问。还不只是问话这么简单呢，他现在已经是太子了，倘若他还是满嘴胡话，没半点诚意，小五子当然要把他关入地牢，反复折磨的。

“如果是我，”小五子想，“也会跑得远远的。”

还好，吴思若还在，一只手出出进进，蹿上蹿下，也没有不告而别的意思。在中午，他到吴思若的房间里坐了一会儿，也没多说话，这时候多说什么，哪怕是一点点欢喜的情绪，都显得他俩是那么狗男女。他坐在桌前，看她读书，若不是窗外的景色不断移动，怎么看，都不像是一幢移动的房子。坐了一下午，看了一下午灰尘浮在阳光里，到最后他说出五个字：“你不要走了。”

吴思若放下书，望着他，没有答应，但也不是拒绝。小五子继续说：“起码等我查到，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小五子说完下了楼。楼下的李准驸正躲在厨房里，一个上午都在忙着点银票，昨天夜里农夫队长带人，打劫了一家盐商，掠来三万多两的银票。李准驸数了一遍又一遍，就仿佛那不是抢来的钱，是

刚从钱庄把自己的钱取回来一般。农夫队长站在他面前，足足等到他数第三遍，问道：“李大人，这些钱够了吧，兄弟们做没本钱的买卖，把人家洗劫一空，还想着送回去一些。”

李准驸没应声，他还要数第一遍，这次确切数字是三万五千六百七十七两，他眼珠转了两圈，盘算了一下，又数第五遍，将钱分成两堆，一堆是一万七千八百三十八两，另一堆也是一七八三八。多年的老规矩了，一半留作公用，一半留给自己。可多出来这一两怎么办，规矩就是规矩，放在自己那堆，超过一半，这就是贪污了，可不是好官，那是昏官，贪官，可是放在公用那一堆，他又觉得吃了大亏。思前想后，面前的农夫队长让他灵光一现。他把一两银子扔给他，说道：“拿去，跟你的兄弟们分一分。”

队长接过这一两银子，在手里捏了捏，为难道：“李大人，您赏的太多了。”

李准驸了解他的人，知道他是真觉得多，决然不是讽刺。这种农民出身的武将好养活，肥都不用施，浇浇水，晒晒太阳，都能给你长出沉甸甸的麦穗。李准驸头也不抬，他打算再数一遍，别出什么差错，一世英名，就毁在这点银子上了。没问题，都是一七八三八。农夫队长还捏着那一两银子，说：“以前都是多出几文给我们，这次是一两，实在是有点多。”

“那就带你兄弟们，去吃点好的，李大人赏你们的，哪有要回去的道理？”

李准驸说着把钱收起来，一半交给账房先生，做这几天的开销，一半揣进自己的兜，多出来那一两，还卖了个天大的人情。这么聪明的头脑，说实话，他只想做驸马，不做宰相，主要是为了让那些大臣们有路可走。

房子继续前行，昼夜不停，跑了快十个时辰，转眼就要出山东了。下午时分，有官兵堵住了行进的道路，为首的王姓武官骑在马上，挥舞着大刀喊着：“捉拿歹人。”其他士兵跟着帮腔，话音不齐地问道：“昨晚临净县内的盐商张老爷家洗劫，是不是你们干的？”

李准驸吩咐众人：“保护太子！”

他推门出去看看。三两句话就搞清楚，大家是一起的，太子被找到的事，先不用说，重要的是，李准驸让他明白，站在他面前的可是九门提督李大人。武官反应也可以，马上换了副嘴脸，说：“昨晚临净出现了歹人、强盗，下官心系李大人，是前来保护李大人的。”

那就敲笔竹杠吧，李准驸表示，昨晚不只是那个姓张的盐商被劫，自己的行军队也被抢了不小的数目，还不知道你们把案子办得怎么样，钱有没有追讨回来。武官愣了一下，很快明白，这是在要钱，就看他要多少了。武官向他请示：“请问李大人，歹人抢走了多少？”

就还是三万多吧，搞太大也不合适。李准驸这次说双数，二四六八十一类的，免得一会儿拿到手，又是一笔烂账。武官想了想，回复道：“下官今天中午抓了一伙强盗，刚好是抢了这些数目，应该就是从李大人这里抢的。”

“人，我就不要了，给他们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李准驸说，“可是这钱呢，还要麻烦王统领多出力了。”

武官明白了，说：“李大人，您先赶着路，下官这就给您取，一会儿给您送过来。”等到李准驸点头，武官喊了声：“收队！”两千人的部队，整齐划一地把路面腾出来。

下午钱果然送来了，二一添作五，一人一半，谁也不要占谁便宜。之后他便一直陪太子，他也能看出，小五子情绪不对，为官这么多年，这点察言观色的本事当然要有。于是他扯闲篇，什么离谱，什么好听，他就扯什么。他说，太子殿下，您失忆的原因主要是白龙马下凡，教了你十二字神功，神拳神腿，神枪神棍，神掌神力，这项神功练得越深，天上能记起的事越多，地上能想起的事越少，才会变成现在这样。

这马屁拍得真可以，小五子听着都想笑。呀，这不就是所谓“龙心大悦”吗？他得多问两句，说：“我都这么大本事了，以后天下都是我的了，为什么还要吃苦练功啊？你这话不可信啊。”

李准驸被问得满脸涨红，换别人，就可以说，我又不是你肚子里蛔虫，我哪知道你怎么想。跟太子可不行，他先打太极，挠着头说：“您讲过来着，下官记性不好，一下子给忘了。”

“记性不好就不要做官了，回去种田吧。”小五子轻描淡写地说，“种田再种不好，那活着都是累赘。”

李准驸搓着脸，忽然激动起来，叫道：“你苦练十二字神功，是为了一件大事，而武林中，没人有本事干这件事，你只能自己修炼！”

“什么大事？”

“飞到月亮上，把嫦娥接回来，把那只兔子也带回来。”

小五子看着他，也是够蠢的，刚才差点信了，真以为有件大事要办。他不想再跟他贫了，叹口气说：“我这太挤了，让我透口气。”

李准驸看着这块两亩大的大堂，皱眉想着，这里还挤？

“就这么一栋房子，我那些朋友都没得住，看到你能够占一间房，我很是欣慰啊。”

这回他明白了，这是要撵他走。李大人连滚带爬地跳出去，说：“属下去给太子殿下抬楼！”

小五子坐到窗口，看到李准驸果然替下了窗下的一名侍卫，跟着一起抬。小五子说：“李大人，等到了京城，就把文相居迁回原址，改为文相府，物归原主吧。”

李准驸肩上压着铁杆，浑身吃力，好半天回复一句：“遵命！”

拾肆

1

进京城那天，小五子在那间移动的风子里，二楼卧室的大床上，摇摇晃晃地做了个梦。他梦见文思清来找他，回到文相居，上了二楼，看见小五子在熟睡，不着急叫醒他，一声不响地等他醒过来。见他睁开眼睛，文思清说，我还是舍不得你，回来看看你。小五子连忙下床，过来拉住她，说我们一起回京城，跟我去皇宫里吧。文思清摇头，对他微笑，手指冰凉任他攥着，她说，你还是先带吴姐姐回去吧，我爹爹、爷爷，都是宫里的奸人所杀，我还不知道是谁，要是让他看见了我还活着，而且跟你在一起，我怕他背后给你使坏。小五子说，怕什么，我现在是太子了，又不是人人喊打的昆仑公子，谁要是敢给我使坏，我把他满门抄斩。最后四个字让文思清顿了一下，她把手从小五子双手抽出来。满门抄斩，那不就是文家的遭遇吗？小五子也知道，自己说错话了，他马上转话题，他说这样吧，我进宫第一件事，就是养二十条狼狗，天天不喂食，就让它们饿着，等我把这个人给查出来，逮着他，直接扔进狗屋，把这二十条狼狗喂饱了为止，我让他骨头都不剩！文思清听着头皮发麻，劝道，你现在是太子了，不用那么残忍吧，真查出来是谁，把他赐死就好了。小五子摇头反驳道，他杀了你一家几十口人，有时我想想你，十几岁就没爹没娘，他把你卖了，换着主子伺候，听说这些，我比你还难受。小五子噙着泪，继续说，我过去可能是有点轻浮，说话做事不过脑子，有时候伤了你的心，但我今天告诉你，你那骨灰盒不用成天抱着了，母亲不在，你有我呢，你可以信任我，我会永远永远地把你当做我亲人来对待，我替你母亲厚葬了吧！文思清后退一步，抱紧骨灰盒，说，你不要碰我妈妈，我会把母亲葬了的，我也不会一直依赖她，像个长不大的小姑娘，我就不跟你去皇宫了，我这次去少林寺，把骨灰交给我师父，葬在嵩山上。文思清说完，面对着小五子往后退，到门口时，转身下了楼。小五子光着脚，一路追下去，看着文思清从大门跳出去，小五子打开窗户冲文思清喊，你也怀疑是我，对不对？你害怕，杀死你全家的那个恶人是我。文思清回头望着他，冲他摇头，声音哽咽地表示，不会的，不会是你，老天爷不会对我这么残忍。说完她离开，小五子看着她背影消失在千人的行军队伍之外，自己身体开始发烫，摇晃，眼看就要从风子里摔出去。这时他醒了。

真讨厌，还没死，继续活着，还要面对这些死结一般的问题。醒来后，他一直在回想，好像不仅仅是梦，以前在田独，傍晚时分，和文思清在山坡看着日落烤肉的时候，似乎也说过这番话，找到你仇家，我一定帮你报仇，杀他全家什么的。可那时还没有吴思若啊，两个人都不知道，小五子有天会成为太子啊。

“哪是有天会成为太子？”他自言自语，“一直是太子，我是有天知道了，自己过去是太子。”

正午时分，小五子他们终于到了京城。街上的人也多起来了，这么大的房子在闹市区闪转腾挪，竟然可以毫无障碍。小五子从二楼窗前看了一会儿，明白有人在前面清路，前方道路的行人及摆摊的商贩，早就被这些侍卫给赶走了。小五子皱皱眉，疑惑自己过去是不是也这般蛮不讲理。

楼梯上传来脚步声，李准驸上来请示：“太子殿下，要不要入宫之前，先准备一下？”

“准备什么？”小五子问道。

李准驸没敢说，一如既往地支支吾吾，吴思若在旁边打量着小五子，出来这么久，一身破烂衣裳，补丁都不知道打了几个了。

“可能是要你换身体面点的衣服吧。”她说。

说到李准驸心里去了，他连连点头。小五子也抬起双臂，看看自己这身衣服，说道：“既然如此，那就先不进皇宫了，去文相府看看吧。”

李准驸愣住了，问道：“我们不是一直在文相府吗？”

“我说的真文相府，去这房子应该在的地方！”小五子喊了出来，又冷静一下，说，“我要去那儿看看。”

李准驸喊遵命，命令农夫队长朝文相府开拔。差不多半个时辰，小五子感觉房子下沉，文相居停在街右侧，对面就是以前的文相府。李准驸陪着小五子和吴思若下来，站在街道中央，他看着曾经的文相府。

本来是想找到文思清的痕迹，文相府盛世时期的样子，真到了原址，他发现也没什么好看的，几年没人打理，宅子又被拔没了。他往里走去，园林里都是老树上的枯枝和疯长的野草，林子深处的凉亭断了一根柱子，整个亭子盖斜扣在石桌石椅上，穿过园林是一个池塘，很意外，里面居然还有水，可是那水面漂满着泛黄的落叶和一层层翻着白肚的死鱼，时不时有野猫站在岸边，探出前爪，想捞两条死鱼吃。

目之所及，皆是一片破败景象。小五子在里面转了一圈，出来之后对着文府看了半分钟，回身指着那栋房子，吩咐李准驸：“把这房子移回去，原封不动地摆回原处。”

李准驸弓着身子说是，随后低声让人备一辆马车，要四匹马，车上面的轿子要够大、够宽敞，再备一身华服。受命的侍卫小跑着去准备。小五子眯眼想了想，让李准驸把房子放回去之后，将里面的园林、池塘，都打扫干净，那些死树、死鱼都换掉，再重新盖一个亭子。

李准驸重复了两遍，说盖最好的，一定要挡雨遮阳的。最后他忐忑地问了一句：“把文相府置办好，太子殿下，您是要住进来，还是给谁留着？”

“谁也不进来，”小五子说，“在里面养二十条狼狗，把他们训练得凶狠一点，要到咬人吃人的程度。”

李准驸寻思片刻，脸上挂着笑，做出一副我懂你的表情。小五子没看明白，但实在懒得多问，免得他又“这个”

“那个”地支支吾吾。

之前筹备的侍卫把马车赶了过来，双手奉上华服。李准驸请小五子上车更衣，并宣布太子要起驾回宫。

小五子没接衣服，看着马车上的棚顶，说：“就用这架马车，带我先去趟少林寺。”

李准驸吓了一跳，赶快提醒他：“太子殿下，咱们少林寺在河南。”

“我知道。”

“往返一趟，要一两个月呢。”

“我知道，”小五子看着他，问，“怎么了？”

李准驸吭哧瘪肚的，磕巴了半天，说：“那咱们先回宫，见过父皇和五公主，让他们知道，太子找到了，您回来了，歇上几天，再南下少林寺，怎么样？”

小五子斜眼看他，质问道：“我要怎么样，需要你教吗？”

李准驸吓得低头，不敢吭声。小五子又补了一句：“我就是不想这么快进宫，我还没想好当上太子该怎么办，所以才要去少林寺！”

2

李准驸十四岁进侍卫队，没读过什么书，从站岗放哨的扛刀小兵做起，一路做到九门提督，摸爬滚打快十五年，做官的道理早就烂熟于心，知道想往上爬，光是谄媚肯定不够，龙心大悦只是一时的，有时候还不一定，哪天心情不好，正反话一想，断定你是个马屁精，你的为官生涯可能也就到头了，没准命都到头了。那还得靠什么本事呢？具体方法说不清楚，简单点说就是，你得让主子觉得你好用，李准驸是个好使的家伙，说话办事，都能做到人家心里去。常言道“察言观色，揣度圣意”，这东西最不可信，察言观色，就是看眼神啊，“揣度”这两个字更不靠谱，完全靠猜的，靠看眼神瞎猜，靠运气，猜中了，飞黄腾达，猜错了，脑袋都不够赔。

李准驸才不信这个，他要暗中做调查，比如这一次，太子说要去少林寺，那他是寻仇还是报恩，杀敌还是会友呢？他可不敢察言观色地猜，他派几个人先跑一趟，四处打听，打听到少林寺的方丈一年前去过昆仑山庄，参加了屠龙大会，会后还把文思清给掳到少林寺，关了大半年。文思清他见过，当晚不告而别的那女孩，据说文相居就是他们家的。看太子那副魂不守舍的样子，应该很爱她，为她着迷。

“那方丈掳走了她，关起来，”李准驸自言自语，他还没捋清楚，为官的心思用得太多，智商这一块就成了他的短板，他捻着手指算，文思清是太子的朋友，方丈是文思清的敌人，那方丈就是太子的……他忽然惊呼起来，“太子这是要去少林杀敌寻仇了！”

明白这一层，就可以做些万全准备了，他让农夫队长就近找三千精兵进来。队长望着他，三千精兵，到哪里去找？真是的，打劫派他去，调兵力这种事，也要他来干。李准驸说，去找当地的知府县令，就说太子从京城南下，让他们派送兵力，负责护卫。队长都接令出去了，李准驸又叫住他，让他别提太子，就说是朝廷大员出巡。

“光是朝廷大员还不够，”队长为难道，“知府县令都不听的。”

“那你就暗示他，”李准驸说，“你暗示他，来的是太子，是五公主，但别说是他们。”

“怎么暗示？”

“笨死了，你就说，”李准驸有点急，智商虽然不高，武功虽然不好，但是说话技巧上，他可是信手拈来，“你就说，具体是谁要我保密，不方便明说，但一定是太子、五公主这个级别的人物经过此地。”

原来还可以这样讲，农夫队长反应片刻，恍然大悟地笑出来，真是跟着李提督，每天都能学到新东西呢。这么说话，调兵也便利，太子、五公主这个级别的主子，几千兵马凑足，那些知府县令恨不得自己带兵，前来支援。

“兵马银票送过来就好了，”农夫队长学会了，举一反三，对着本地官员打官腔，“到时候我自会多替你美言几句。”

事情办得顺利，去少林寺的队伍一天比一天壮大，每天都有新兵加进来。有一天吴思若骑在马上回头看，浩荡大军行在崎岖山路上，从山头一直连到山尾。是看错了吗？吴思若揉揉眼睛，瞪大双眼看得再真切一点儿，我们从京城过来时只有二百人啊，怎么这么一看，两万人都不止呢？李准驸跟她解释：“太子是什么人，皇上的儿子，日后的天子，那自然是皇恩浩荡，天下人人都想加入我们了。”

原来小五子这般厉害，她看看小五子，以后还真不能老欺负他了。

人凑齐了，接下来就是探口风了。看看太子对少林寺到底怎么想。他找人做好文章，历数少林寺这几年犯下的八宗大罪，找机会读给小五子听。当然都是编的，只不过编得还不够过分，他添油加醋，全换成杀人放火，强抢民女的罪。扣这一顶帽子还不够，行至嵩山脚下，他又安排人哭丧挡路，说是要管事的下来，听她讲一讲冤情。小五子从轿子上下来，示意她讲出来。为首的女人满腹委屈，她说，

少林寺最近扩建修庙，要把他们家的房子拆掉，把种小麦的一亩二分地给占掉，当家的男人不让拆，集结村民帮忙，来守家护院，结果昨晚少林寺十八罗汉下山，用大力金刚指把他们当家的给打死了。

事情不算复杂，欠债还钱，杀人偿命，哪个和尚下的手，把他拎出来，还你条命就是了。主要是他们哭得让小五子头皮发麻，毛骨悚然。讲话的是个女人，穿着白孝服，看起来是当家的老婆，每说半句话要先顿一顿，哭号一通再往下说。后面的是两个七八岁的孩子，一儿一女，没准是两个儿子，或是两个女儿，谁知道呢？孝帽做得太大，完全看不到脸，就一大大的白帽子套在头上，母亲在前面哭诉冤情时，他们在身后挥着小手，一把一把地撒纸钱，有几张还飘到了小五子头发上。真是六月沉冤，飞雪连天。

小五子劝他们别着急，他虽不是少林的，但肯定帮他们讨个说法。他回到轿子上，把李准驸叫到窗边，问他伸冤的事情应该怎么办。李准驸拍着胸脯说：“太子殿下，您尽管放心交给我来办下。”

小五子想了想，去年昆仑山庄方丈也出席了，西北六公子，丐帮的长老，在他面前都是小角色。好像他一出手，就把那两个道长也摁住了，现在想想，还心有余悸。而且，听说方丈在少林寺还不算一流高手，罗汉堂的十八罗汉各个都要比他厉害。

他只是在回想，李准驸以为太子还在犹豫，再次力荐自己，小五子说：“不是我信不过你，只是少林寺高手如云，我怕咱们不能全身而退啊。”

“太子殿下，您多虑了。那方丈就是吃了熊胆豹子胆，也不敢和朝廷作对啊。”

李准驸这段颇有表演性质，一边说着，一边转身，朝队尾眺望。小五子随着他看过去，吴思若跟着一块儿看，浩浩荡荡的队伍一直连到河水的那一边。她睁大眼睛，这时才反应过来，呀，李准驸，原来你早就准备好了！

李准驸的意思是，别看少林寺都是和尚，其实皆为巧言令色之徒。无论犯下何种罪行，都有可能被他们搪塞过去，所以自然要先给他们一个下马威，之后再慢慢地审。小五子表示可以，就按你说的办。

李准驸拍了拍胸膛，抿着嘴“嗯”了一声，接着像一只骄傲的公鸡，往山上走几步，冲队伍大喊着：“三军将士听令，包围少林寺！”

哪来的三军将士，就是叫起来有气势吧。真要是三军将士，也轮不到他一个九门提督来指挥。

不到半个时辰，两万名乌合之众把少林寺围了个水泄不通，可是奇怪了，一个露面的和尚都没有。不都是高手吗，内力深厚，一只蚊子飞上山都能听得见，这怎么两万多人爬上来了，里面也没个动静。李准驸看着少林寺死气沉沉的大门，说：“太子殿下，让我来！”

他走到门前，闭着眼睛推开门，进去就大喊道：“把你们这儿所有喘气的，都给我叫出来！”

等他睁开眼睛，却吓了一大跳，上千名和尚都聚在大堂内，每个人掌心向上，拇指掐着食指，观音坐莲一般地盘坐在蒲团上，都睁着眼睛目视前方，一动不动，也不看他。李准驸深吸一口气，别害怕，双腿不能抖，太子还在外面看着他呢。他握紧双拳，又叫了一通：“方丈呢，给我滚出来！”

一个个都在装死，李准驸都这么找打了，少林寺的一票武僧还在容忍他。这时，人群后面有人微微动了一下，方丈从墙边站了起来。神情困倦，跟刚醒一样，问题是脸色还蜡黄，看起来体力不支，晃悠悠地走过来。

那就不怕了，骄傲的公鸡又挺起来胸膛，冲方丈怒斥道：“整个少林，就你一个会喘气的吗？”

方丈承认道：“确实就我一个喘气的。”

“那这些都是死人不成？”李准驸走过去推了几个和尚，可是个个定住了一般，一动不动，试了几个人的鼻息，果然都不带喘气的，但是脖子上有温度。这就有点疼得慌了，他指着那些和尚问方丈：“这

是活人，还是死人？”

“活人。”

李准驸皱眉想想，有些结巴地问道：“那怎么都不喘气？”

方丈解释：“这两月，本寺的弟子们正在修炼闭息大法，所谓闭息，自然是不呼，也无息了。”

李准驸手指点了半天，一句话都问不出来，回头看眼轿子里的太子，终于想到可以问什么。他说：“你可知道我是谁？”

方丈走近来看，他不认识李准驸，就是看一百年也没用，但看这架势，明白是朝廷来的钦差。李准驸身后的农夫队长这几天开窍了，知道倘若方丈直愣愣地说不认识，李准驸的脸面肯定挂不住，在后面用口型提示他：“李，大，人。”

方丈看懂了，双手合十，喜笑颜开，说：“原来是李达仁大人。”

“算你识相，也还记得我，不过，你说一次大人就行了，不用说两次。”

方丈愣了一下，又看看李准驸后面扛镐的那个人，这次他没给口型提示，不知道接点啥，可他是和尚头子啊，打从进寺修行那天，还是小和尚时就知道，聊天尬住的时候，这四个字最管用了：“阿弥陀佛。”

“大概三四年前，我和你在皇宫里有过一面之缘，”李准驸说，“你当时被五公主召见进宫，就在五公主面前，你立下军令状，应下来的事，可还记得？”

“阿弥陀佛。”

“我问你，是否还记得！”

“善哉善哉。”

“你当时说了什么，请回答我！”

方丈咽了口唾沫，不是健忘，是真的不知道，自从去年中了南海真人的断魂掌，谈未来还好，一旦聊到过去，就是神情恍惚。他双手合十鞠躬，请李达仁大人稍作歇息，他去去就来。

李准驸以为他要出去，结果哪也不去，就穿梭在闭息的和尚里寻找。这种情况方丈早就准备，想不起来的地方，就找慧根问。倒不是慧根跟他年头久，而是他记性好，虽然不识字，看不懂书，写不了信，但是过耳不忘。只要是以前有谁无意中提起的，哪怕是最无聊的家长里短，他都能记得明明白白的。可是，慧根长什么样，方丈此时却忘记了。他一个个贴近了看，脸都快贴上了，也想不起来慧根的样子。

实在没办法，方丈摇醒一个小和尚，问他：“慧根呢？”

小和尚揉着眼睛，看到这么多官兵进来，吓了一跳，起身穿过几个和尚，指着一个已经长出头发的和尚说：“这就是慧根。”

李准驸不耐烦了，他在等，太子也在等啊，他说：“我问你话，你老找什么慧根？”

“阿弥陀佛。”

方丈争取时间，赶快把这个长了头发的和尚叫醒，低声问道：“慧根，三四年前，我在皇宫立的军令状是什么？”

有求必应，最喜欢别人跟他打听事了，慧根说：“方丈，这个军令状我再熟不过，前前后后你一共提起过四次，第一次是刚从京城回来那次，给沈老前辈过生日，你从京城带来定福居的点心，最上面那几块还被压碎了。”

“你就直接说，是什么吧。”方丈打断他。

慧根眨巴着眼睛，难怪方丈记性不好，细节都不关心，怎么可能记得住。他叹了一口气，直截了当回答他：“玫瑰糕。”

“这是什么暗语？”

“你从京城带回来的点心。”

“你弄错了，我问的是，我从京城领的军令状是什么？”

慧根说：“你答应五公主，三年之内把昆仑公子抓到。”

原来跟昆仑公子有关，这个人耳濡目染，方丈不用多问。他转身，看着李准驸，朗声说：“李达仁大人，我立的军令状是，三年之内把昆仑公子抓到。”

李准驸也蒙了，刚一进来就一副活死人墓的样子，说是闭关闭息，问两句话，又要叫醒一个人，让这个人把慧根找着，再跟他打听，这都是怎么了？李准驸挠着头，说两句话，情绪都接不上，刚才那点气势都没了。

他要重来，朗声提气说道：“请再说一遍，你答应五公主什么了？”

“我答应五公主，三年之内，抓到昆仑公子。”

“现在已经快四年了，”

方丈低声问慧根：“昆仑公子他人呢？”

“你根本没抓着，”慧根说，“他在昆仑山庄被大漠仙人和蓬莱阁老给抢走了。”

方丈额头冒汗，知道不能照慧根的原话回答，记性虽然不好，但这点人情世故，总还是有的，说了那些话，就是承认少林寺武艺不精，矮人一头了。

李准驸摇头道：“你们这帮和尚啊，一个个好吃懒做，干什么都不积极，你知道本大人这三年来日夜兼程，办得什么大事吗？我把太子给找回来了！”

把太子找回来？方丈一头雾水，太子是走丢了，还是离家出走，为什么要你找回来？慧根拉拉他袖子，提醒他：“太子是被昆仑公子给劫走了。”

脑子转三圈，这里面的因果他想明白了，怪不得抓昆仑公子。接下来就是表演了，方丈先演大惊，随后又大喜，感慨道：“善哉善哉，太子还活着，是吗？我以为太子早被昆仑公子杀害了，没想到李达仁大人真是神通广大，令老衲刮目相看。”

“太子不但活着，此刻还到了少林寺，就在门外等候。”

“太子来了？”方丈惊道，“老衲现在就去迎驾太子莅临本寺！”

他说完，转身对着和尚们一声大吼：“出关！”

所有闭息的和尚全都站了起来，大口呼吸，仿佛要把这几个月闭息丢掉的气，全给补回来。

李大人点头道：“你们少林寺，真不把我李准驸当回事，原来说醒就醒的，我李准驸来了那么久，也不见你们醒来迎接。”

方丈连忙解释：“我们少林寺人口众多，每天的伙食开销就是一大笔钱。五十年前，前辈高僧为了缓解生计问题，创立了这一套闭息大法。每年我们香火钱紧张的时候，就让众弟子修炼这闭息大法，挺过这青黄不接的两个月。”

这倒是新鲜，以静制动，一睡几个月，钱都省下来了。方丈说话时，李准驸朝出关出息的和尚们望过去，只见起来的弟子们都乱作一团，把找到的干粮，使劲往嘴里塞，比丐帮的吃相还难看。方丈

也觉着丢人，一声怒吼，让他们把干粮放下，接着命令他们列仗。

虽是三月未进食，总还有点名门正派的样子，大家强撑着站起来，在门前排成两列，方丈跨出门，冲小五子的轿子喊道：“少林寺恭迎太子莅临本寺！”

说完他带头叩首。小五子从轿子里出来，带着吴思若往寺里走，跨过门槛时，方丈抬头看了一眼，让自己牢牢记住，太子长什么样。慧根却冲小五子看痴了，他拉着方丈说：“不好了，太子被掉包了，这是昆仑公子。”

方丈警告他，不要开玩笑，这是要祸从口出的。旁边的小和尚跟着慧根帮腔说：“这就是昆仑公子，我跟您去年在昆仑山庄，亲眼见到的。”

方丈看看别人，还有几个和尚也在点头。那就是出大事了。他忽然跳起来，命令所有和尚摆开罗汉阵。

“将昆仑公子拿下！保护太子！”

可是，和尚们手持棍棒，将为首的小五子和吴思若围住，他们互相看着，昆仑公子拿下了，太子又在哪儿呢？

3

达摩堂外一片混乱，人群中李准驸先喊了声：“住手！”

之后他做了个手势，农夫队长一声令下，外面轰隆隆的脚步声，地面都在震，两万散兵大踏步向寺庙靠拢，把少林寺包得更紧了。有十几个冲到前面的都被挤到了门里，摔在蒲团上。

方丈不记得李准驸，但确定他是朝廷命官，先抓昆仑公子，还是先保太子，他自有轻重，听他的就对了。他命和尚们停手，看李大人怎么说。

可李大人没好话，上来就是痛骂，他呵斥每一个和尚，骂道：“你们这一帮社会闲散人员，朝廷把你们组织到这个庙里，每年拨三千两银子，供你们吃，供你们喝，怕你们在庙里呆得闷了，不开心，还教会了你们闭息大法，可你们不知道感恩，居然还敢对太子动粗？”

“我们是保护太子。”方丈辩解道。

“怎么保护的？我问你怎么保护的！”李准驸说着小跑过去，毕恭毕敬地把小五子扶起来，替他掸去身上的灰。

眼前的这个就是太子？方丈费力回想着，他低声问慧根：“是不是搞错了？”

慧根也糊涂了，自己最引以为傲的记性，竟然出了错。他自言自语：“明明是他啊。”

“你们少林寺，数百年来，一直是武林第一大门派。”李准驸指着每个和尚的光头说，“我跟你们说，朝廷早就看你不顺眼，一直想着把你们这武林第一门派的招牌扯下来，再召集各门各派，重新竞标。你看看人家丐帮，比你们少林寺的人还多，但人家不花朝廷一分钱，每年反而向朝廷上缴五千两税银！”

方丈连忙辩解道：“丐帮的人都是衣不蔽体，浑身恶臭，他们那副样子走街串巷，实在有损国威，圣上颜面也无光啊。”

李准驸叹了口气，说：“我又何尝不知，这就是朝廷上这两年一直在争论的观点啊！”

这样就热闹了，小五子左右看着，开始火药味十足，但很明显，李准驸后几句演不下去，没力气了，发火也是很耗体力的。那就我来吧，小五子清清嗓子，指着方丈叫嚣：“少废话，赶紧给我把昆仑

公子交出来，三年前我假装不会武功，跟他出皇宫，就是为了探寻他的底细。昆仑公子这小贼武功是强，可跟我没法比，三下两下，就被我打得落花流水，仓皇而逃，我听说，他就是躲到你们少林寺来了。快交出来！”

方丈说：“昆仑公子不就是……”

“你还敢顶撞我？我问你什么，你就给我说什么。”小五子说，“半年以前，你是否亲赴昆仑山庄，见过昆仑公子？”

“话是这么说，我可不是为了见他，才去的昆仑山庄。”

“我问你什么，你答什么！是，还是不是？”

“是。”

“你承认就好，我问你，昆仑公子有一个老婆，叫文思清，是，还是不是？”

小五子问完这句，没看方丈，先回头看吴思若，生怕她不高兴。还好，吴思若心眼没那么小，起哄架秧子一样，双手上扬，笑着让他问下去。那就好，我先玩一会儿再说。他转回身看方丈。这问题没坑，方丈这次没犹豫，说：“他是有个老婆叫文思清。”

“说是和不是就行，大家都赶时间，不用讲那么多。”

方丈点点头。小五子接着问：“离开昆仑山庄，你是不是把她请到少林寺来了，安置在菜园子里，你还让两个和尚好吃好喝地供着她？”

“是。”

“你是不是跟她说过，要等昆仑公子过来接她？”

“是。”这次回答的是慧根，答过后，他低声对方丈解释，“这件事您不知道，但我都记得。”

方丈白他一眼，对小五子点头道：“是。”

“昆仑公子乃是本朝第一逆贼，你少林寺实为本朝第一大派，这窝藏昆仑公子，不正是与朝廷为难，跟我太子孙天奇作对？”

方丈说不上来，慧根对他咬耳朵。他听完学话讲给小五子：“我拿下昆仑公子的老婆后，已第一时间通报五公主，请她派人埋伏在周围，活捉昆仑公子。”

“我只问你，是，还是不是，不用讲道理教育我！我再问你，你以前是否见过我？认识我？”

“见过，认识。”

“在哪里见过？”

“在昆仑山庄。”

小五子又问：“在昆仑山庄，你见到了我，也见到了昆仑公子，抓到了昆仑公子的老婆。当今圣上，常年昏迷，此等要事，你该通报太子我，为何舍近求远？偏要请命于远在京城的五公主？”

方丈回答道：“我那时不知你为太子。只以为你是……”

小五子又把他打断，追问道：“你见到我了，不知道我是太子，你以为我是谁？”

“你是……”

“不要狡辩了。李大人！”

李准驸赶紧过来，躬身道：“微臣在。”

“李大人，你是什么时候认出我是太子的？”

李准驸回答：“属下见太子第一眼，便已认出。”

“那你我以前素不相识，你是怎么认出我的？”

素不相识，这李准驸就不会答了。他为难几秒，说道：“太子一身真命天子之相，身上所散发的光芒，非寻常所见，自然只能是太子，天下无第二人有此黄龙之相。”

李准驸说完长吁一口气，在心里夸自己一百句“好样的”。谁知那口气吐出来一半，小五子接着问一句：“还有呢？”

“还有，还有，”李准驸把那口气憋回去，翻眼皮沉思着，灵光一现，补充道，“还有属下三年来，日日夜夜，心系太子，但凡见到太子，自然是喜出望外，哪有照面不识的道理？”

“说得好！”

这回总算放心了，那口气吐出来吧。

“哪怕是普通百姓，一眼即知我是太子，可这这少林寺高僧，与我长谈数日，却假装不认识我，不知我身份，李大人如何看？”

隔山打牛，隔我李准驸打方丈，这他最拿手了。李准驸谄媚道：“太子殿下，有所不知，少林寺除了闭息大法这一套神功外，还有一套绝学，那就是装聋作哑，我看方丈已然修炼到深不可测的程度。”

小五子摇头道：“何止是深不可测，简直是深不见底，高山仰止。我看方丈这练到最高的境界就是指鹿为马，不信你们现在就听，方丈这装聋作哑功练到何种程度。我说完了，方丈你请讲吧！”

小五子说完向后退一步，还真是，把舞台中央留给方丈。方丈双手合十，满腹委屈，憋了好半天，终于说了一句：“阿弥陀佛，善哉善哉。”

那该怎么办呢，少林寺这么多人，连同方丈该怎么弄呢？说实话，小五子也不知道。这时外面一声吼叫，大喊着：“昆仑小贼，你害老夫几个月说不出话，今天老夫要拿你开开嗓！”

这是谁啊，哪来的葱姜蒜？李准驸守护到小五子面前，冲外面喊着：“你要找的昆仑公子，他早都跑啦。再说，你又是什么人，敢来我们这里撒野！”

他不说少林寺，说我们这里。方丈也听出，李准驸言语里已经把少林看扁了。乍一听，他也没听出对方是谁，犹豫要不要把这场子找回来。李准驸站在小五子前面，跟个大雕似的张开双臂，挡着小五子左右看着。小五子把他踹开，走到门口，外面还是那两万散兵，也没见谁在门口。他回想着，弄得人家几个月说不出话，自己也没这本事啊。有两个词倒要想一想，老夫，那说明年纪不小了，老头子了；开开嗓，这个很奇怪，吟词唱戏吗，还要吼两嗓子开一下，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对啊，这是狮吼帮的乔帮主啊。

那自然说到就到，小五子走到方丈面前，大声问道：“你们少林寺里通外敌，该当何罪？”

方丈擦擦脑门上的汗，低头道：“是。”

“我没问你，是还不是，我问你该当何罪？”

“全凭太子处置。”

小五子指了指门外，说：“我现在给你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你该怎么办？”

“明白。”方丈对众弟子命令道，“保护太子！”同时不忘加一句，“我知道你们刚刚闭息大法出关，体力不支，但也要拼尽全力，只要能保太子平安，朝廷当然不会慢待我们的！”

这些和尚听明白了，方丈话里有话，他这是见机要挟朝廷，逼上面多发些好处。他们各自有气无力地站起来，更夸张的是，有十几个站都站了，双腿一软又倒下去了。小五子没那么有经验，李准驸自然一听就懂。他看着这些出工不出力的和尚，又看看一脸无辜的方丈，质问道：“你这是要挟朝廷吗？”

方丈瑟瑟发抖，直摆双手，上下牙打战地回答道：“阿弥陀佛，我们少林寺哪敢跟朝廷要条件？只是大家连饭都吃不上了，所谓闭息大法，也只是苟活一口气，不知道能不能保护得了太子。”

“这还不是要挟？赤裸裸的要挟！这简直就是拿太子做人质的要挟！”李准驸怒不可遏，前倾着身子咆哮，这要不是太子，按照他的性格，哪怕是自己的老婆孩子在方丈手上，他都不惯着方丈这毛病。

小五子奇怪了，他问李准驸：“就算方丈不肯帮咱们，山上山下门口不还有两万精兵吗？”

精什么兵，李准驸有苦说不出，那都是跟当地知府县令要的，领盒饭过来凑数的。他当然不能说，欺君之罪，只能寄望于给方丈施压。一直没说话的吴思若笑了出来，她对方丈说：“方丈大师，您听我说一句，我是个外人，还是个女施主，朝廷能不能拨款的事，我当然说了不算。只是我觉得呢，倘若太子真的是在你少林寺出了事，别说以后能不能跟朝廷要银两，只怕是五公主啊，老皇帝啊，在京城挥兵南下，铲平了这嵩山少林，你们就是连闭息大法，怕是也练不成了呢。”

一番话令方丈听进去了，确实不能死在我这儿。他命令众弟子摆罗汉阵，等候强敌。小五子提醒方丈，可能是狮吼帮的乔帮主，大家用棉花塞住耳朵。

大概等了一炷香的功夫，乔帮主终于上得山来，进到达摩堂。他一个人进来的，见到方丈，先是寒暄两句，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之类的，然后又问满山那些生火烧饭、打盹儿睡觉的官兵是怎么回事，不是朝廷上的狗官又来麻烦吧？李准驸脸色不好看，但忍着没发作。方丈装糊涂，他说：“我不知道啊，我今天醒来之后，就一直没出门。”

乔帮主愣了一下，说：“好几万人，把山都围死了，你不知道？”

“不知道，确实没出门。”

乔帮主想了想，观察了一下大堂，看到这些和尚摆的罗汉阵，看到他们耳朵里都塞着棉花，再看看小五子被奉为上宾的样子，估计他们要联合，一起对付他狮吼帮了。

可狮吼帮就来了他一个，一对这二三百，下面还有两万，一对这两万零二三百，那就先讲道理吧。他巡视一圈，朝小五子怒视过去，质问道：“昆仑小贼，老夫今日来跟你讨个说法。我花费重金，好心请你回沉狮谷，你若是天性放浪，难以管教，那就跑则跑矣，我也不去强捉你回来。可你为何去而复返，还对我下毒，令我失声？”

说话前，小五子就在对他微笑，这番话讲完，小五子还在对他笑。乔帮主想起来了，他带着耳塞，啥也听不见。他冲小五子做手势，两个食指贴在耳边向外扩，那意思是，你把耳塞拿出来，我跟你说两句话。

小五子其实全听见了，耳塞一点儿不管用，一个字都没落下。他脸虽然在僵笑，心里在想乔帮主的问话，自己搭了半条命从沉狮谷跑出来，就是给他俩胆儿，也不敢再回去，再就是哪来的毒药，好像还是哑药，给别人下就算了，可这是狮吼帮当家的啊，人家是靠嗓子吃饭的，确实有点过分了。

但我能怎么办呢，小五子想，摘下耳塞说，这事不是我干的。这肯定没用，没准人家还觉得我故意狡辩。那就别摘了，既然能装听不着，我也能装看着不着。他心里直摇头，脸上保持笑容，双目无神地看着乔帮主。

见小五子不配合，乔帮主又做了一次拔耳塞的手势。小五子无动于衷。那就跟方丈谈谈，他能听得到。他冲方丈合十说：“方丈大师，请昆仑公子把耳塞摘掉。”

“阿弥陀佛，有什么话，你跟我说就行，”方丈说，“等你下山，我自会转达。”

那就是不肯摘，你不摘我摘。乔帮主大步朝小五子走过去，到他耳边去摘耳塞。这时两个和尚跳过来，挡到他和小五子之间。乔帮主伸出左右手，和两个和尚各对一掌。本来他狮吼帮也不是以掌力见长，而这两位僧人，也远不是少林的一等高手，双掌对双人，竟然打了个平手。又不是跟少林寺有

过节，纠缠下去没意思，他脚下腾挪，想从左侧绕过去，这时发现身后还有三个和尚扯住了他的衣摆，令他转不过去。

“想以多欺少吗？”

“阿弥陀佛，只想请乔帮主收手，咱们有话可以从长计议，细细道来。”

“我是想跟你们好好说！可你们全装听不到，看着，把我当傻子！”

乔帮主吼了两嗓子，但还远不是狮吼功，只是嗓门比较大，完全是心里太憋屈，他双拳对四手，一时间跟这一帮和尚打得手忙脚乱，怕是今日命丧于此，乔帮主心里想着，这是要逼他发狮吼功了。

他向后跳一大步，运气发力，全身被热气笼罩，周遭的几个和尚已无法近身。唯有方丈等几位高手可以与之抗衡，但这刹那之间，已来不及赶过去，只得反向去保护小五子。方丈站在小五子身前，屏息相抗，这时看见乔帮主张大嘴要往外吼，他们等了一会儿，他喉咙里只发出沙哑的滋滋声。持续了半分钟，乔帮主也没发出力来，反而全身的热气散去，瘫软在地上。

这就是威震两江的狮吼功？李准驸半张着嘴巴，看着瘫倒的乔帮主。今天他算是长了见识，原来武林的门槛这么低，谁都能搞点威震江湖的东西来。以前老说，朝廷武林是相互忌惮的，武林忌惮朝廷七八分，其实朝廷也忌惮武林二三分。现在看起来，武林里要都是乔帮主这种奇人异士，朝廷这种忌惮，也就是自己吓自己。

那就不劳方丈大驾了，他九门提督李准驸得空手擒拿狮吼帮帮主。他跟农夫队长要根绳子，搓搓手，走过去拎起乔帮主的头发，将他双手捆在后面，缠上绳子，打了个猪蹄扣。

猪蹄扣也叫双环结，小五子再熟悉不过了，那是杀猪的标准打结方式，一只手腕套一个环，中间伸出一根长绳，可以把人像待宰的猪一样吊起来。慧根还在跟方丈补着课，他说：“以前狮吼功不是这样的，很厉害的。”

方丈狠狠地瞪了一眼，冷冷说道：“我知道，我只是记性不好，我不是傻瓜！”

按照慧根的理解，记性不好和傻子是一回事，但他没有争辩，吸一口气，沉默抗议。方丈此时全是谜团，但起码有一件事能确定，这个“初次见面”的乔帮主，算是彻底废掉了，而且估计就是冒充太子的昆仑小贼所陷害。

昆仑小贼在干嘛²⁰呢，他也有点难受，眼前这个无力老人，怎么说自己对他也是拜过高堂，喊过爹的。他不能看他如此境地。他让李准驸给乔帮主松绑，解开猪蹄扣。

“太子殿下，这个乔帮主什么来头，”李准驸问小五子，“是活捉回京城，还是就地处决？”

“也不用捉，也不用杀，请他走吧。”见李准驸还不明白，小五子补充道，“他就是来抓我回去做女婿。”

李准驸眼珠转三圈，颇为诡异地笑了。他说：“这事好办，他之前抓你回去做女婿，咱们这回以牙还牙，把他女儿抓回宫里做太子妃。”

吴思若看看小五子，揶揄他：“你可以啊，太子还没当上呢，倒是预定了好几个太子妃。”

小五子想反击，看乔帮主的样子，也不想在他面前太轻佻。这时候发出一个清脆的声音，一个孩子喊着“爹爹”，跑进达摩堂。看起来蹒跚学步的样子，摇摇晃晃地走进来，抱住小五子的腿。

李准驸见小五子没抗拒，反而把孩子抱了起来，赶紧过来拍马屁，直接给两岁多的闹闹，双膝叩拜，口中念道：“属下李准驸叩见，叩见……”他转身问身旁的亲信：“我叩见谁？太子的儿子，我应该叫什么？”

²⁰ 原文“干吗”

亲信哪里会知道，连连摇头，跟着李大人做就是了。这几个亲信，加上农夫队长，和李准驸一起跪下来，李准驸带着他们，叫不出闹闹的称谓，干脆连磕三个头，默默起身。

“真是笑话！到底谁是太子？”

外面传来男人的声音，一男一女走了进来，男的是西北六公子，而他身旁的女人则是乔文君。她看见地上的乔帮主，赶快扶他起来，跟方丈讨了碗水，喂给乔帮主，有些气力的时候，乔帮主盯着小五子问：“昆仑公子，你为何如此阴毒，废我狮吼功？”

这回小五子不能装听不见了，他看着乔帮主，想真诚点解释给他，这时他发现乔文君在对他微微摇头，又轻轻点点头。小五子没明白，左右看看，这边是西北六公子，那边是乔文君，自己怀里抱的是他们的儿子闹闹，那么这位父亲中的哑毒。他大概明白了，你们这一对狗男女。

4

小五子能猜个大差不差，乔帮主的功力丧失，肯定跟他们两个有关系。眼看众人都在场，他也不便戳穿，还好乔帮主力不从心之后，也没有深究，一场争论暂时平缓。李准驸令人准备伙食，晚上大家在寺里吃斋饭，十几个人相安无事地吃着青菜豆腐，然后就跟组团旅行似的一团和气，假模假样地寒暄两句，相互说着：“那就早点休息吧。”

可谁也睡不着，各揣心事，暗流涌动，怕对方加害自己，加上自己还有那么多烦心事想不明白。先出来的是吴思若，不是睡前散心，她想离开少林寺，离开小五子。一下子那么多变故，都不知道往下该怎么办了。起初不就是计划来金陵，拉着一只手跟小五子告别的吗？可是刚到长江口，苏子瑶就被杀了，要走的话说不出口，跟着进了百花谷，本想陪同几日，等小五子缓过来就不辞而别的，碰到了李准驸，小五子转眼又成了太子，文思清都走到她前面去了，她也不好把他一个人扔下来，又跟着来了少林寺，这下好了，小五子的老婆孩子都碰到了，人家一家子团聚，她在旁边算什么？真是的，本来可以走得洒脱一点，一拖再拖，现在却要灰溜溜地离开了。

她记得来时的路，想着不要去告别了，再见到小五子的样子，谁知道会不会哪根筋搭错，又迈不开步子了。少林寺南大门紧锁，周围一片蛙声，有两个小和尚盘坐在地上守在大门口，彼此也不说话，睁大眼睛，一动不动，估计是晚上没吃饱，又在这里练闭息大法。

那不管他们了，想办法开门出去吧。吴思若走到门前，研究了好半天，门是有点高，翻过去不难，但难免弄出动静，惊动寺里的和尚。自己又不是歹徒，不告而别而已，何苦把众人都吸引过来，让自己难堪。她左右看看，想找找还有什么豁口能出去。这时旁边一直没动静的小和尚说话了：“北面的门开着，有条小路能下山。”

吴思若愣了一下，蹲下来打量小和尚，问道：“你们闭息大法，可以自己醒来的？”

“我们哪会闭息啊，”另一个小和尚说话了，“练到现在，还练不明白，被师父罚到大门口反省的。”

“但你俩刚才看起来挺像的。”

“那只是装作一动不动而已，蚊子咬了，还是会痒，肚子饿了，还是会叫。”

说到这里，吴思若明白了，原来不是青蛙叫，真是两个孩子饿坏了。她摸摸身上，也没什么干粮，索性留点银子给他们，说了声“谢谢”，向北门走去。

到了北面她发现，不单是没有门，连墙都被拆了一大半，不会是这些和尚饿得真吃土，把墙吃没了吧？月光下能看见，果然有条小道，她踩上去张望，原来是向上走到山头，那边就是下山的路了。

几天没下雨了，地面还是有些湿，不少的泥，她找有草的地方走，别踩得太实，施展一点轻功，

脚尖点在地上。走出二里地，她听见有个女人在说话：“有什么事，就直接在少林寺光明正大地说，鬼鬼祟祟的，把我约到这里干什么？”

那是乔文君的声音，那就是小五子约她喽。尽管算情敌，她可不想趴他们墙根，打算从右侧神不知鬼不觉地绕过去。右侧就是泥路了，鞋子肯定要脏，前几步还小心翼翼，抓着树枝，尽量别粘泥，树枝被她抓得直摇晃，树影晃在月光下。后来想想算了，别为了一双鞋子，打扰了小五子和乔文君的深夜幽会。

不管不顾，她双手放开树枝，踩在泥里行走。不到十步的样子，脚下有什么绊了一下，她一个趔趄，轻叫了一声，险些摔倒。站稳后，她朝乔文君那边望过去，已经绕出去很远了，她听不到乔文君说话，估计以她的内力，也听不到自己的声音。看她样子还在抱怨，这么叫她出来干吗。是啊，他们是两口子啊，出来干吗？直接敲门进房就好了嘛！

她回头望一眼，想看看绊倒她的是什么鬼东西。好像是个活物，马或者狗，全身裹在泥浆里翻腾。她走近看一眼，居然是个人，双手绑在背后。又是哪个小和尚，什么功没练好，被师父罚到这里？虽然浑身是泥，可是还能看出来头顶有头发，那就是不是和尚，我救你一命，可不是坏你师门规矩。她提剑过去，想让他翻过去，把背后的绳子一剑削断，这时才依稀看到了他的脸，满脸都是泥，嘴上还塞着布条，发出呜呜的求救声，即使这样，吴思若也能一眼认出这是小五子，可那个人是谁，那个大半夜把乔文君约出来，把小五子绑在这里的人又是谁？

拾伍

1

乔文君跟六公子说，我不想跟你吵架。但实际上，那天晚上的吵架就是从这句话开始的。说完“我不想跟你吵架”，他们就开启了吵架模式。吵架是没有逻辑的，一个话题说不过你，就换个话题，挑个新毛病继续吵。他们从东吵到西，从傍晚吵到入夜。说来说去，核心问题还是，那包哑药是怎么回事？

那是正月之后的事，小五子逃跑后的半个月，沉狮谷虽不至于春暖花开，但总算是冰雪融化，可以出去转转。乔姑娘终于坐上马车，一路往上，出了沉狮谷，上集市买点布料首饰。其实这些都是让小玉去买的，她直接去见六公子，集市尽头的来祥客栈。大堂的店小二没有多嘴，问她“打尖还是住店”什么的。她直奔二楼，呼吸急促，一路走到拐角的房门前，六公子已经打开房门等着她。一进门，她就扑到六公子怀里。也许是思念之情，她在他怀里放声哭出来。六公子左臂抱着她，伸出右手，从里面把房门关上。

一直到傍晚，夕阳西下，乔文君从床上坐起来，拨开窗子往下看，只见小玉已经替她买好了东西，马车停在客栈门口的雪地上，等她出来一起回沉狮谷。

“我得回去了。”她说。乔文君放下窗户，背对着六公子穿好衣服，之后等了好一会儿，转回身看着他，长叹一口气：“太晚回去，我爹又要疑神疑鬼了。”

六公子没说话，就那么深情地望着她。乔文君舍不得，又必须要离开，她尽量把衣服穿慢点，再慢一点，最后连大衣都已经穿好了，又解下来重系里面的扣子。

“不然，你跟我走吧。”六公子在身后说。

乔文君苦笑，摇头道：“我爹什么样子，你又不是不知道，他要是不管我，我早就跟你走了。”

“那就别让他管你了，我带你走。”六公子递给她一包药，说，“你回去就收拾行李，今夜子时就动手。入睡之前，你把这包药放到茶里，给你爹喝了，让他安心睡到天明，我夜里去沉狮谷接你，带你离开这里。”

乔文君不接，问他：“这是什么药？”

“这是哑药，”六公子说，“但你放心，药效只有八个时辰，只要你爹到时候发不出声。等他恢复功力时，我们已经逃得远了，这事就成了。”

“这不可能，那是我爹。”

乔文君拒绝了他，弯腰把鞋子穿好，准备出门。六公子显然不高兴，忽然来了一句：“那我先杀昆仑公子好了。”

乔文君站在门口，皱眉看着他，奇怪他为什么这么说。

“你还是不想出来，毕竟是嫁了昆仑公子，只想在沉狮谷厮守，等着他哪天回来。”

“你怎么会这么想，我是跟你有了闹闹的，这婚姻跟小五子一点关系都没有，他完全是为了你，背了这黑锅。”

六公子冷笑，说：“真是一日夫妻百日恩啊！你俩才睡了几天啊，就已经叫他小五子了，就开始帮着他说话了。”

乔文君眼神坚定地告诉六公子：“我俩没事，你别多想。”

六公子只是笑，满脸的讥讽表情，语气尖刻地说：“你们俩有没有事，是你们俩的事，和我没关系。”

乔文君急了，还嘴道：“跟你没关系？这孩子是不是你的？当初是不是你找了一大堆理由，说娶不了我？当初是不是你让我说，这孩子是昆仑公子的？你说昆仑公子消失了一段时间，可能是死了，现在人家出现了，你倒是吃起醋来了？你让我怎么办？你当我想嫁给他吗？我想嫁的人是你啊！”

连发一通火，她眼泪都掉下来了。她抹掉眼泪，走到窗前，推开窗户往下看。小玉等得无聊，已经从马车里出来了，站在雪地里直跺脚。

六公子也心软了，安慰她几句，说我当时是这样说的，时机一到，我肯定会娶你。“可是现在要娶你时，你却推三阻四，我才会多想。”

乔文君想了想，是啊，等了好几年，不就是在等这一天，可为什么这一天来了，反而会有点不舒服呢？她到六公子身前，接过他手里的药包，说：“你要答应我，别杀昆仑公子。我跟他没什么事，你放心吧。”

她说着话，一路走到门口，关上门之前，六公子听见她说：“你二更时分过来接我。”

2

小五子和吴思若趴在泥地里，听着远处乔文君和六公子的吵架，片言只语逐渐让两个人清楚，乔帮主哑掉的来龙去脉。显然吴思若更震惊，原来乔文君不是小五子的老婆，原来他只是替别人养孩子。吴思若凑到小五子耳边，低声问：“是谁把你绑过来的？”

小五子不敢出声，只是冲百尺之外的六公子努了努嘴。

“为什么要绑你呢？”吴思若问。

还是不能说话，自己满嘴的泥巴，要吐出来，才能把话讲清楚，但这“呸”的一声，别说是六公子，武功弱点的乔文君都能听得清清楚楚。他用手抹了一下脖子，那意思是，他绑我，是要杀了我。

吴思若看明白了，接着往下问：“他干嘛²¹要杀你啊？”

天啊，这让我怎么不出声就跟你讲清楚？可能想杀我灭口吧。比如那哑药，明明就是六公子的，假借乔文君之手，非要嫁祸给我，让乔帮主这个老糊涂对我恨得咬牙切齿。到底怎么弄的呢，以后有机会还是要问个明白。

但现在还不是听故事看热闹的时候，趁他们吵得凶，咱们先想办法逃命。他伸手指指左边，又指指右边，示意从哪条路上跑出去。吴思若这才意识到，是哦，我们得想办法逃出去。她挺起身，左右看着，两边都不太好出去，无论上山还是下山，都要惊动那对狗男女。吴思若想了想，建议他们往后挪，换个地方，至少别在原地待着等死。

可又不能站起来走过去，两个人匍匐在泥浆里，一点一点往后蹭。小五子无所谓，可惜了吴思若一身的白衣服白鞋。往后蹭了几十米，一棵砍倒的大树横在后面，挡住去路。但也差不多了，已经听不到那边的吵架声，意味着这边小声说话没问题。风吹过树叶沙沙作响，小五子借着风声把泥巴轻轻吐出来，大口喘着气。吴思若让小五子帮忙，弄些泥巴糊到她后背的白衣上。小五子也不客气，双手捧着泥浆，把她后面抹了个遍。然后他趴下去，让吴思若给他也在后背上抹一抹。

“你本来就是泥人了，还抹什么？”

也是，看看袖子前襟就知道。他叹口气，看着前方。吴思若还是想不通，胳膊肘怄了怄小五子，问道：“他们俩弄出来的孩子，为什么说是你的呢？”

²¹原文“干吗”

“当年以为我死了吧，说是昆仑公子的，死无对证。”

“可你早知道，是吗？”

“拜过堂之后知道的。”

“那你早讲啊。”

“人家的事情，我讲出来干吗？”

“那是人家的事情吗？你跟人家拜堂，那是我和你的事情。”

还好声音不大，不然喊出来，像是这边也要吵一架。六公子似乎听到点动静，转身往这边看一眼，一片漆黑，也不见人经过，转回去继续跟乔文君解释着。这边的两个人不说话了，撑起下巴并排看着前方，看着那两人头顶上的月亮，仿佛他们不是趴在泥浆里，而是坐在屋顶上荡着腿相互依偎着赏月。那些风也变得暖了，泥土也变得芬芳了，情不自禁地要把手从泥浆草根里穿出去，去握对方的手。

这边如此美好，那边却越吵越厉害，最后六公子撂了句狠话：“既然他都是太子了，你快早早跟他进宫，日后做你的皇后罢！”

乔文君“你你你”地答不上来，负气跑下了山。六公子要追下去哄她，下山之前，他还是要过来这边看看，嘴上说“文君别走”，脚上几个大步跨过来，拔剑便朝小五子刚才躺倒的地方扎下去。上来就下死手，对小五子杀之而后快，吴思若脸色都变了，小五子把她手握得更紧一点，仿佛六公子要杀的不是他，而是她吴思若。

两剑下去，六公子也知道这泥巴里没有人，他剑尖冲地，在周围十步开外平趟了一圈。他停下来，四处张望，目光扫过这边时，并没有看到月光下的两个泥人。乔文君已然下山，渐渐消失不见，六公子只好放弃这一片泥地，提剑追了下去。

小五子和吴思若听着他脚步越来越远，看样子已不会再回少林寺。他拉着吴思若从泥浆里站起来，双腿早就发麻，一下子站立不住，小五子一个趔趄，用手撑住地。吴思若在身后问道：“他为什么要杀你？绝不至于蠢到怀疑你，嫉妒你，要把你杀死的程度。你和他到底有什么过节？”

“我不知道。”小五子朝东边望过去，天已泛白，朝阳之下，露珠化成一层层的水气往上升，他抹了抹被泥糊住的脸，说道：“叫上李准驸，我想早点回皇宫看看。”

3

到了京城，小五子要给吴思若两套好衣服，作为少林泥沼相救，把白衣弄脏的补偿。千挑万选，吴思若在集市选中了两件，再往下就不知道哪件好了。小五子说，两件都要了，这件你见五公主，这件你见父皇。

吴思若吓了一跳，原来在这儿等着我呢，她坚决不跟小五子进宫。小五子说，那不行，文思清都没跟我去，你吴思若再不跟我去，显得我小五子出来这三年，一个女人都没捞到，这就不是面子的问题了，这是有损国威啊，这事要是传到天竺、东瀛、高丽，会被诸国王子取笑的。

明白他在开玩笑，吴思若也没法跟他较真，原则性地直说不去。小五子悄声问她，是不是顾虑守宫砂的事情？

“我小五子从来就没往心里去。”

“你真从来都没往心里去吗？”吴思若反问。

“那又能怎么样？”小五子承认有，“我恨自己没早点碰上你，这怨不了你。”

吴思若道：“总有一天，你的后宫佳丽越来越多，你就犯不上在我这里遭这份心罪了。”

小五子坚持要带她，一激动还说出了，直接封你为太子妃的这种话。吴思若急了，吼道：“我吴思若配不上你行不行？”

小五子撂下狠话，哪天我要是看到你配上谁，我就杀了那个人，我把你能配上的男人全杀光，我让你今生今世，能找的就是我小五子一个男人。吴思若还是摇头，跟他讲，你要是要的话，我现在就给你，但是别让我跟你回去了，不然哪天真有太多的事传到你耳朵里，那可真是有损国威了。小五子眨巴着眼睛看她，他当然想不到，吴思若在讲自己的出身。他只说：“你要是不跟我进宫，咱们就在这儿耗着，我也不去做太子了。”

说到做到，小五子果然不提进宫的事，叫李准配备了些家伙事，每天跟个纨绔子弟一样的遛鸟、斗蛐蛐。吴思若开始以为，他在赌，赌谁先服软。后来发现，他真的不在乎要不要当太子。她想到权宜之计，先跟他进去看看。等到小五子跟五公主，跟父皇相认了，自己再找机会溜出来就是了。

改主意的事告诉他，小五子就要把鸟笼蛐蛐笼砸了。当时正好赶上五公主知道李准驸回来，想在宫中密请他。李准驸荣幸之至，觉得这是驸马的待遇。小五子觉得这样有意思，他要吴思若和一只手跟他一块儿化妆成李准驸的跟班，混入皇宫，找好时机，再给五妹一个惊喜。

几个人照小五子在丐帮的方法化，脸上涂上黑泥、黑黢黢一片，你要是不动，都不知道，那几个是人。

进了皇宫，开始好奇张望。门口一个太监不让李准驸带随从进去。小五子不忿，也是有恃无恐，跳起来跟太监打了起来。公主在里面传唤道：“既然是李大人的亲信，就将他放进来吧。”

打从进门，小五子就盯着五公主，自己的亲妹妹，果然好看。就是不在皇宫里，不说她是五公主，放诸四海都是一等一的漂亮女人。李准驸也意识到，小五子可能失礼了。他忙对五公主介绍，说：“此人跟我南征北战，东征西讨，立下汗马功劳。”

公主冷笑道：“你个九门提督，有什么南征北战，东征西讨，最南是前门，最北是安定门，最东是东直门，最西也就是西便门。”

说话间，小五子还不时地偷看公主，觉得李准驸说的不错，就那四个字，貌若天仙。五公主问李准驸：“昆仑公子这回可带回来了吗？”

李准驸答道：“小人不才，让昆仑公子从少林寺跑掉了。”

“让你去押一个人，出去一晃，小半年才回来，人还让他跑了。”五公主大怒，“我看你这九门提督，是不想干了吧？”

李准驸低头，不敢吭声，时不时偷看小五子，心想你倒是帮一下啊，我这都要被拖出去斩了，你还在旁边看热闹？

五公主又问：“可否有太子的消息？”

李准驸又看看小五子。他冲李准驸眨眼摇头。也是，太子当然比公主大，他让你演，你就放心大胆地发挥吧。

李准驸鼓足勇气，卖了关子，他说：“江湖上传言，太子已为百花谷的少谷主昆仑公子所杀。”

“你这个人真是糊涂至极，跑出去大半年，还没有看出其中蹊跷。”五公主说，“我今天告诉你这个秘密，太子和昆仑公子本来就是一个人。几年前，太子卧底到百花谷，就是为了查清楚前朝余孽，我听说那个百花谷，还在惦记着他们的沈家天下，谷中依然养着大量的宫女和太监，我们的太子就是化名为昆仑公子，进入的武林。”

李准驸问道：“那么，百花谷的人到底是敌是友？”

公主把他面前的盘子推到地上，怒道：“你这个饭桶，别吃了！”

小五子这时接话：“李大人，公主的话我都听明白了，我早跟你说过，进宫之前，先填填肚子，你以为朝廷的饭碗就那么容易端啊？”

公主瞪大眼睛，问道：“什么人，这么大胆！我和李大人说话，轮不到你这个下人插嘴！”

公主继续问李准驸：“既然，昆仑公子和太子是一个人，你跟我说一个死了，一个跑了，你到底还想不想要这个九门提督的位子？”

李准驸不敢回答，偷看小五子，想要不想要，那不是你太子说了算的吗？小五子拍拍胸膛，意思是我来。他往前走两步，故意插科打诨，言语放肆，后来甚至还说自己饿了，伸手过来抓肉吃。

五公主被激到大怒，让人把这个人拉出去斩了。小五子觉得这个时候，可以与公主相认了，这时候把脸上的泥抹掉，说：“五妹，你这是想杀昆仑公子啊，还是想杀太子？”

五公主愣了一下，仔细看着小五子，忽然眼泪就掉下来了，摇头道：“我想你三年，你还这么戏弄我？”

这不是闹着玩吗？之后小五子给她介绍了一只手和吴思若。吴思若把长发落下，露出女容。见五公主情绪平静下来，小五子又开始胡编乱造，他说：“我三年前，就已经和吴思若拜堂成亲，只等着见过父皇，便可以册封她为正室——太子妃。”

五公主听得直皱眉，故作笑容，上前和吴思若寒暄几句，忽然之间就变脸，喊道：“来人哪，把这些冒充太子的反贼给我拖出去！”

小五子以为她也在开玩笑，没当回事，说：“五妹，你别闹了，叫人加菜，是吧？这菜已经够了，不用再加了。”

五公主干笑一声，说：“那你就多吃点，以后可就吃不着这么好的饭菜了。”

小五子这时才有点懵。公主接着下命令，说：“这几人妖言惑众，全部押入大牢！”

太子原来不行，管事的还是五公主，李准驸这墙头草左右看看，虽然不明就里，但是立即转换态度。他对五公主说：“不用再叫人上来了，这事我九门提督最在行！”

“一会有你更在行的事呢。”五公主冲他笑笑，点点头，“你也一起去地牢，陪陪他们吧！”

顷刻之间，到底是怎么了？任凭小五子自以为聪明绝顶，此时也摸不清，五公主这是什么情况。他低声问：“李大人，我这个太子是真的吗？”

“是真的。”

“那她这个五公主是真的吗？”

“是真的。”

“那押我们去大牢这事也是真的吗？”

“我看不假。”

没等小五子想明白，几人已经被五公主的侍卫拿下。她问身边太监小顺子：“李大人这次过来，都有谁知道？”

太监小顺子答：“只有李大人的随从，和门口的几个太监宫女。”

公主对小顺子说：“半个时辰内，把这些人全找到，杀掉。”

接着她问小顺子：“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你都知道吧？”

“出了这门，我就是个哑巴。”

“也不用，”五公主说，“有人问起，你就说，李大人接回一个假冒太子的人，已经被我处决了。”

4

小五子在牢里想不明白，五公主已经在外边，忙着给他这次的冒失擦屁股。关进大牢的第二天，三王爷就来了一趟宫里，就如一只野兽，闻到了猎物的气息。三王爷带人在宫里转了一圈，没看到小五子。

他找到五公主，打着哈哈，刚泡好的茶，还没喝下第一口，就忙不迭地问：“听说太子回京了，你们兄妹团聚，我这做皇叔的很是高兴，给你们来送份贺礼。”

五公主倒是不着急，慢慢喝两口茶，告诉三王爷：“三皇叔的消息果然灵通，的确来了一个冒充太子的小贼，我估计他就是奔着三皇叔的这份重礼来的，此人被我当场戳穿，就地处决，三皇叔有空也帮我查查，这些人什么来头，谁在给他们撑腰？”

三王爷脸色大变，说：“我哪有时间去查五公主要找的人啊？”

“我听说，这几个小贼是从西北方向过来的，那不正是三皇叔您的地盘？”

“西北大了，要是各个为非作歹的人，都拿我来是问，怕是皇兄醒来，也不肯啊。”

茶果然一口没喝，三王爷带人离开。他碰了一鼻子的灰，出宫后就让亲信查明，当天出了什么状况，这几人身在何处。

查也是白查，亲信到晚上回报说：“宫中的太监和宫女全部换掉了。”

小五子这几天一直在地牢，出来这一年，早就习惯被关起来了。三间联排的大牢，小五子在最中央，左边是一只手，右边是李准駉。彼此看不到，但说话能听见。小五子吩咐他们在地上掘洞，挖到够他们钻过来时，两个人再往中间汇合。

他一边命令他们快点挖，一边催问道：“吴思若在哪间牢房？”

他知道问了也白问，一起关进来的。小五子不知道，他们俩当然也不知道。小五子喊了几声吴思若，不见她应答。此时小顺子带领一帮侍卫进入地牢，一路走到小五子牢房前。挖洞的两个人也停了手。

虽然叫小顺子，他年纪也不小了，起码在宫中待了个十年八年的，自己是真是假，他早该知道。小五子上前走几步，问道：“你可认得我？”

“自然认得，”小顺子倒是没隐瞒，“但我劝太子啊，最好不要再跟奴才多说话了，要不然这些人全得死，我小顺子也性命不保。”

说完小顺子毕恭毕敬地站在牢门口，貌似等一个大人物。过了一炷香的工夫，地牢铁门打开，五公主走了进来，她让狱卒打开牢门，进入小五子的牢房。

五公主看看地上的残羹剩饭，问：“这是你一天的伙食？”

“你还有脸问我？”小五子哭笑不得，“我们丐帮的伙食都比这强。”

“那你就别吃了。”

五公主一脚把地上的残羹剩饭踢翻。她把门口的两名狱卒叫到跟前，问其中一个：“这饭菜都是你送的？”

狱卒点点头。

五公主给他左右脸各一个耳光，转身又问另一个狱卒：“他这身囚服，是你给他换上去的？”

另一个狱卒也点点头。

公主再来两个耳光。

两个狱卒不解，嗫嚅道：“启禀公主，地牢就是这样的饭菜，关进地牢的也都得穿这套囚服。您这是说，伙食好还是不好啊？”

“你们知道这里关的是谁吗？出了地牢，我都得给他叩首下跪！从现在开始，他一天的饭菜，由御膳房供给，把这身囚服给我换了，要是这人在牢里出一点毛病，你们别想再活着见我！”

小五子问道：“你想把我伺候到什么时候？两年前我在钱记肉店的时候，也是这样对待将要上砧板的猪的。”

“那哥哥就在这儿一直待到过年吧，”五公主似乎被逗乐了，忍住笑，一本正经地说，“真要是杀猪的时候，我再请哥哥出去帮忙。”

“既然你肯叫我哥哥，我也就大胆问一句，”小五子提议道，“你把我的夫人吴思若，也跟我关一块儿吧。”

“吴姑娘我有更好的安排，”五公主笑道，“哥哥就不要操心了。”

她转身对小顺子说：“把吴姑娘推到午门问斩，这点绝无半点虚假，立即斩首！”说完她对小五子笑笑，那表情似乎还有些许妩媚，她说：“你确实是太子，以后要做皇帝的，我杀了你的女人，那时你可以报复我，但现在，还是我五公主说了算。”

5

李准驸和一只手连夜挖通地道，把三间牢房打通之后，三个人一起进了西面一只手的牢房。一只手说：“我早已察看好地形，把两侧的墙通开，我们就可以逃出地牢。”

小五子问李准驸：“一般要犯在午门是几时问斩？”

“午时居多。”

小五子让他们抓紧往西边挖，说一定要在午时之前逃出去，拼了命也要救吴思若。他一直惦记着这件事，充满愧疚，要不是我逼她跟我一起进宫，她也不会遭此大难。他只能抠着手指数数，盼望早一点出去。直到一只手喊着“挖通了”。小五子急着钻过去，发现又是一间牢房。小五子让他们继续往西挖，李准驸提出一个问题：你说，我们午时之前要赶到午门，但问题是，我们在里面也看不到天色，现在是什么时辰都不知道，没准吴姑娘早死了。小五子瘫坐在地上，大概几秒钟之后，吼着叫他们快点挖。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而那边，小顺子已经在跟两名刽子手交代，把吴思若的头蒙上，带到午门按期发落，一会儿把人头给我提回来。

一路带到午门，说是秘密处决，不希望有什么变故。等到午时，两位刽子手看看沙漏，其中一个摘下她的头套，说：“时辰差不多了。”

另一个刽子手拿出纸笔，问她还有什么要说的。

“我们哥俩干了十年刽子手，杀人无数，我们得让每一个死在我们刀下的人，明白你的死跟我们哥俩可没关系，以后做鬼，也别找我俩麻烦。”

吴思若没什么想说的，要说也是心里话，也许跟小五子真的是相见恨晚，没能让他喜欢上一个干干净净的自己，要是还能有下辈子，我肯定在人海茫茫里早早地把他找出来，一辈子跟着他。头一个刽子手又问一遍，有没有什么要说的。吴思若摇头道：“无话可说。”

另一名刽子手却接过纸笔，在纸上写了几个字，说：“这是你讲的，按个手印吧。”

吴思若看到上面四个大字，无话可说。将死之人，却忍不住笑了。吴思若手指伸嘴里，使劲一咬，借着血按了个指印，眼泪也滴在了纸上。拿着头套的刽子手问，那就让我们给你戴上头套吧。吴姑娘说：“不必了，能否劳烦大哥拿个铜镜，摆在我面前，我想看着自己死。”

奇怪的要求，但还挺特别。铜镜递过来，放到地上，吴思若低头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等刽子手举刀下刀。忽然镜子里出现一个蒙面人，对着持刀的刽子手拍了一掌，刽子手手起刀落。吴姑娘一闭眼睛，再睁眼时，一个人头滚到了她的身前。

头一个刽子手慌了，扔刀就跑，蒙面人一跃而上，身后一掌将他击毙。吴思若明白此人要救她，她刚要说话，蒙面人冲她摇了摇头，示意她快走，走得越远越好。吴思若原地站了一会儿，扭头离开了午门。

连续挖了几个牢房，每个牢房里面都关着一个或是神志不清，或是早已绝望的重犯。一只手后来提醒他：“我师姐可能早就死了，而且这个牢房没个头，我们还是想别的办法吧！”

小五子问：“你告诉我什么办法？你告诉我，有什么办法！”

一只手无奈不语。小五子趴在地上，徒手往前挖。外面有狱卒进门的声响。李准驸建议：“咱们还是快点回去吧，他们要是看你不在牢房，不定出什么事了。”

小五子不愿前功尽弃。剩下两个人对了下眼神，明白进来的狱卒是送饭的，太子的饭菜比他们的要好得多，挖了这么久，早已饥肠辘辘，不然等吃饱了，再回来继续帮他干吧！

想想而已，太子在上，李准驸怎么敢抗旨？三个人一句话都不说。李准驸忍不住了：“好吧，我去挖。”

小五子回头看着一只手，最后他也顶不住了，趴下来帮忙。一只手和李准驸一边挖，一边低声抱怨：“这一夜加一天，我们挖了六十多间牢房了，整个地牢被我们打成了一个大通铺。”

“我怀疑它是个圆形，”李准驸说，“再挖几天，估计咱们就能回到最初的那个起点，吃上好的饭菜了。”

那为什么不直接回去等饭菜呢？这问题像咒怨一样，一直缠着他。忍不了的时候，李准驸一推手，说：“我不干了，你们爱谁干谁干！”

“我命你继续挖，你在违命抗旨？”小五子反问。

“你算什么啊，命令得了我？我跟你说，我早就在外面找人托关系了，没几天就放出去，用不着跟你在这里下苦力！”李准驸喊道，“像你们这样，打通里面没用，打通外面才是王道！”说完，李准驸又撅着屁股一间一间地爬回去。

一只手看得瞠目结舌，指了指李准驸离开的那个洞，说：“五帮主，那你也别可着我一个人一只手使唤了，我房里有牌九，我去拿回来，以后谁输了谁去挖。”

说完他也钻过去了，一时半会儿没再回来。小五子知道只剩下自己了，开始一点点地挖，为了解闷，他就不断地自言自语，然后忽然站起来，这些话都是以前对吴思若讲的，可是，世界上再也没有

她了。后来挖不动了，他就坐在原地，像个孩子一样哭了出来，他的记忆只有三年，那么他是不是应该像个三岁的孩子一样，一下子承受不了这么多的劫难。

放声大哭以后，他感觉好多了。更加拼命地往前挖，挖到最后一间，牢里坐着一个活死人，披头散发双目紧闭，地上的饭菜早已发霉，看来已多日没有进食。小五子急着出去，也没有搭理他，继续挖了两个时辰，土已经挖光了，露出来坚硬无比的花岗岩，这应该就是牢房的尽头了，可是他却一点办法都没有，挑着地上发霉的饭菜吃个精光。吃完探探老头的鼻息，自语道，有吃有喝的，你练什么闭气大法啊。

没有任何回答。过了一会儿，小五子觉得此人面熟，想了半天才记起，此人是何员外家的老管家。小五子对他说：“你不是死了吗？怎么又躲这来了？不管你为什么在这，我正好想跟你打听个人，你们何帮主的师父向问和长什么样？现在在哪儿？”

小五连续用了几招，揪揪他耳朵，对着他耳朵眼嚎叫：“饭菜来了！”

此人还是一动不动。小五子就开始把他当沙袋弄拳脚，但他就是坚如磐石，雷打不动。到后来，小五子都折腾困了，躺他旁边睡了一觉。

睡到半夜，小五子忽然想通了，拍着脑门说：“我笨死了，你就是向问和，四处找你都找不着，躲地牢可真是好地方。”

之后几天，他出奇地兴奋，对着狱卒每天送来的饭菜查日子。到腊月初八那天，小五子开始觉得，向问和身体有异象，浑身在抖，到后面越来越厉害，整个牢房都开始跟着颤动。小五子记起谷主告诉他的两个穴位，按着次序点下去，大概一炷香的工夫，向问和忽然倒地，小五子以为记错顺序了，不小心错杀了向问和，随即跪地，磕了几个头，我小五子既然犯下弥天大错，就在此跟你守灵三日。

守到第二天，他挺不住了，竟然睡着了，醒来看见地上几十碗饭菜，全都变成了空碗。向问和早已醒来，自言自语说自己没吃饱。小五子激动了半天，说：“前辈，我真担心您好不容易活过来之后，再撑死了，再说这些饭菜都馊了，就算没撑死，也得丢半条命。”

向问和打了两个响嗝，盯着这个年轻人，问这胸前的两个穴位是不是他点的。

小五子讲了何府灭门的事情，讲了百花谷谷主教他的点穴顺序。向问和沉默许久，连叹几口气，询问小五子，是何人灭了何员外一家。

“那人蒙着面，”小五子说，“其实你三位师哥我都见过，跟他们说过话，但是仔细想想，我还是无法判断出是哪一位，因为当时蒙面人说话的时候压着嗓子。”

向问和问他是怎么讲话，小五子学了几句，向问和说，此乃气声。说话时声带未动，连男女都无法分辨清楚，更别说是哪位师哥了。说完这些，他不想再提何府了，他说这段时间最担心的是，大弟子何振生太粗心，忘了自己心肺异于常人，反着长的，还是师姐最了解他。

向问和说，他这神功练成之后，还得用一个月才能恢复元气，现在体力与常人无异。等一个月以后，他就能把小五子从这深牢大狱中救出。

6

小五子在牢里面呆着，陪着向老前辈。三王爷当然是不放心，都说在宫里见到了太子，总不至于是捕风捉影。没隔几日，他又带人去宫里转了一圈，后来找到五公主，跟她商量道，倘若太子在宫中，就让他见一面，叔侄二人聊聊登基大事，倘若太子不在宫中，下落不明，那么三日后，即为正月初一，当初的三年之约也已到期，天下人可说不得他三王爷是夺权篡位之人。

“太子武艺微末，怕是早被三叔借机杀掉了吧，何必，到这里找我要人？”公主讥讽道，“至于登基的事情，我五公主说话算话，父皇三年未醒，太子不见踪影，自然该由三叔料理朝政。只是离登基之日还有三日，我劝三叔不必心急气躁，一副胜券在握的样子。”

听起来话里有话，那就更加让人不放心了。三王爷派人打探，得来密报，皇宫地牢中某间班房，关押着一个穿华服的男子，饭菜异常丰盛，是从御膳房每日端来伙食，料定此人必是太子。

三王爷眉毛一挑，连夜派人把此人秘密押回王府。抓捕持续了一夜，直至次日，见到此人，三王爷愣在原地，面前被抓来的是九门提督李准驸。

一只手是看着李准驸被带走的。本来他先占住这里，太子的牢房，每日有御膳吃，每天有新衣穿。李准驸过来把他赶走了，让他回自己的牢房，他说你要是听话呢，等我出去后，自然会把你也带走，不然小心我以后出去弄死你。一只手没办法，钻回到自己牢房，每天再有御膳，也就是闻闻味儿，从洞里看看，今天又是什么好吃的。李准驸被带走那晚，一只手是在隔壁听见的，只听一阵骚动，牢门打开，几个狱卒把李准驸提走了。一只手那时还自言自语道：“果然把外面打通，要比把里面打通好使。”

五公主是第二天听说的，三王爷从牢房押走了一个人。她赶紧派人去看，回报说，太子依然在牢中，只是他们误抓走了李大人。其实这个人也不是太子，换成了一只手，小五子正在向问和的牢房里，跟他谈天说地呢。但五公主不知道，她惦记着离登基之日只剩两天了，她命人把太子带回宫中，沐浴更衣，准备登基。

一只手是第二个被带走的，他想李准驸果然讲信用，派人救他来了。只不过救他来的是一帮太监宫女，他们把他抬出牢房，好吃好喝伺候着，直到换上龙袍的时候，一只手吓坏了。再傻他也知道，这是皇帝的衣服，龙袍加身，难道他才是太子？

一只手仔细回想了一下自己的过去，不像小五子，他所有的事情，都还记得清清楚楚，后来他认定，他以前的爹妈一定是养父母，老皇帝定是有什么难言之隐，把他寄养在那里，现在是回宫登基的时候了！他双臂从龙袍里抖出来，看看自己仅存的一只手说：“原来这才叫一手遮天啊！”

有太监过来禀报，说五公主在外面候着，准备向您请安、请罪。一只手想到五公主的阴晴不定，心狠手辣，连忙让太监回复说，太子累了，五公主也早点休息吧。

可是他却睡不着，可能是这辈子也没睡过这么好的床，他把伺候他的小太监叫过来，说：“咱俩换床睡呗，太软的我没法睡。”

小太监诚惶诚恐，跟他换了房。当晚一只手听到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有人密报，小太监死在了太子房里，凶手已不知去向。一只手知道是冲他来的，他让知情的人先瞒着，谁也不许说出去。

这些小太监吓死了，他们早听前辈太监讲过，凡是听了不该听的，见了不该见的事情，必死无疑。其中一个争宠的小太监，主动过来对一只手说：“太子，您应该把知情的人全杀掉灭口，这事儿由我来办，我出了这个门，保证就是个哑巴。”

一只手看看他，又看看诸位宫女太监，对众人道：“你们把他杀了灭口吧。”

一帮宫女太监的火早就憋大了，一起扑上来，捂死了这个小太监。

经历这一番风波，一只手冷静下来了，他传密旨，说要见见他的五帮主，他知道说他一只手是太子，无非是自我欺骗，他只不过就是住在五帮主的牢房，吃着他的御膳，穿着他的华服，被人错认的太子，大难不死，他明白了，太子这差事，也不好当。

天亮之前，一只手带侍卫进入地牢，走到最深处的牢房。小五子看见他的服饰吓了一跳：“你别说你这太子之位，是玩牌九赢回来的。”

一只手叹了口气，让侍卫打开牢房，跟他商议这两天遇到的蹊跷之事，想跟小五子换衣服，一只手这边脱下来，小五子还没来得及穿上，又一帮侍卫进了大牢，把打个半死的李准驸送回到牢中。

五公主这边却找疯了，第二天不见太子的踪迹，登基大典马上又要开始了。五公主令太监总管小顺子，就算把京城翻了个遍，也得把太子给我找出来。太监总管提醒公主：“不管怎么说，您得上朝了。”

五公主是硬着头皮进了大殿。文武百官到现在都不知道，今天谁当皇帝。没看见太子，自然是三王爷坐定了皇帝的位置。其中一个大臣，洋洋洒洒宣读了一个多时辰老皇帝的丰功伟绩，而老皇帝却一直睡着，不省人事呢。

有人喊着：“时辰已到！”

那个大臣也真是厉害，文章还剩那么长，说收就收，一句简短总结，说臣子们拥护当今圣上为太上皇，万岁万岁万万岁！众人也不能反驳，跟着一起三呼万岁。五公主不干了，说：“我父皇鞠躬尽瘁，岂能三言两语所概括？不行，把文章读完！”

大臣愣了一下，继续读稿子，又读了一个时辰，百官皆已困倦，哈欠连天。令官又一次喊：“时辰已到！”

那位大臣的文章再次卡在嗓子眼，重复总结道：“臣子们拥护当今圣上为太上皇，万岁万岁万万岁！”然后众人再次三呼，声音却比之前微弱了许多。

五公主再次反驳：“我父皇执政二十余年，岂是三两个时辰所能概括，不行，必须把这些全部宣读完！”

大臣继续宣读：“嘉和八年，二月初五，圣上赏菊，赞菊花之美，乃为天下花卉所难及。嘉和八年，二月初六，圣上探望赵贵妃，说，希望你身体能快些好。嘉和八年，二月初六下午，圣上赞御膳房厨师创建的一道新菜，命名为鸡跳墙。嘉和八年，二月初六傍晚，圣上二次探望赵贵妃并送去一朵菊花，及鸡跳墙，赵贵妃病情仍未有好转，一刻钟后，遂去王贵妃寝宫过夜。午夜过半，圣上兴之所至，把王贵妃、李贵妃、杨贵妃都招入房中，共议国家大事。嘉和八年……”

“差不多够了。”三王爷起身打断大臣，说，“早上天没亮就开始大典，现在天都黑了，皇兄的丰功伟绩还没讲到一半。”

公主接道：“那就让文武百官早些休息，明日继续。”

“说好今日登基大典的，五公主为何迟迟拖延？”

两派党羽争执不下，五公主知道今天顶不过去了，只好宣布大典开始。传令官喊道：“恭请皇上登基！”

三王爷整整衣衫，缓步走到宝座前，转身对文武百官朗声说道：“今天大典辛苦各位爱卿，这皇位我受之有愧，实乃我皇兄膝下无子，顺位于我。”

众人皆下跪，三呼：“万岁万岁万万岁！”

三王爷头一次被如此欢呼，有意拖延了几秒，整整衣衫再喊了句：“列位大臣平身！”

可是百官仍长跪不起。

三王爷整整衣衫又说一次：“众位爱卿平身！”百官还是不起。

三王爷脑后冒出一个声音：“平身！”百官齐声答：“谢万岁。”

然后他们纷纷起身。三王爷以为劳累一日，出了幻听幻视。他回身一看，只见小五子身穿龙袍，

早已坐在九龙宝座上。

7

小五子登基后，立即办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是，命人寻查当年将文宰相满门抄斩的罪魁祸首，第二件事，筹备带兵攻打海南岛，平复逆贼南海真人。这两件事头一件事是为文思清所办，后一件是为苏子瑶所办，唯有吴思若被问斩之事，他无法立即复仇，思量着如何进展。

向问和老前辈已被接入宫中，小五子封他为御前大将军，这官职具体干什么也不知道，但御前两个字他明白，就是在皇帝身边呆着。小五子有时候想和向老前辈学武功。向问和跟他说，当年师父教他无为神掌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自废武功，心无旁骛，方可继续往下练。

“那么，陛下之前练的是什么功呢？”

是啊，什么功呢？小五子随口一说，说是神掌神力。向问和好奇，那是什么？问题是小五子也不知道。他说今日太晚了，明天展示给你看。

晚上小五子命人将桌子锯掉一角，再稍许粘合。第二天拉来向老前辈，要跟他比比，是他的神掌神力厉害，还是向老前辈的无为神掌厉害。小五子先一掌劈下那个桌角。然后轮到向老前辈使用无为神掌，一掌劈下去，桌面晃动，地上都震得起了尘土，感觉都要山崩地裂了，抬手时桌子却纹丝不动。两个人屏息等待，一般不都是这样的吗，看起来没变化，等上个一分半分，整个桌面会突然崩塌。

可是这次没变化，一顿饭都吃完了，桌子还完好无损地立在那儿。向问和自己都不敢相信，自己花费二十年练成的掌法却毫无威力，他一再摇头，又反复说，师父一定是另有深意。

小五子也够讨人嫌的，地上抓只活蚂蚁放到桌面，说：“我知道，这劈桌子也实在是难为你，咱们先拍死只蚂蚁，怎么样？”

奇耻大辱，向问和苦笑一下，一掌拍下去，一样的山崩地裂，手掌一开，那只蚂蚁在桌面上一动不动，没一会儿，竟毫发无损地爬走了。向问和看着自己手心，半天说不出话。

小五子哈哈大笑，道：“你这无为神掌果真是无所作为呢。”

向问和苦思冥想，一夜之间，竟然满头白发。他把自己关在小黑屋里苦苦练习，练到深处，不止是桌子，甚至连一张白纸他都无法击碎。他觉得自己废了，主动找到小五子，向他辞去职务，说：“别说是御前保护皇上了，自己连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都不如，何况还封我个御前大将军。老夫身上有张羊皮，献于陛下，也算是感谢救我出关之恩。”

小五子接过羊皮后，说：“向老前辈，你为人忠厚，出去后，别把失掉武功之事告知旁人，武林人士忌憚无为神掌之名，量他们不敢与你为难，这样也可保住性命。我小五子行走江湖数十年，你见我会武功吗？不会，我今天跟你说实话，我之所以能慢慢坐到了皇帝这个位置，也是有自己的处事原则的，就是嘴上凶一点，能吓走对手最好，吓不走对手，就赶紧跑路。”

把向老前辈送走，小五子又要找点新乐子。虽然李准驸和一只手都不怎么样，但总算是同甘苦一起过来的。他想给他们加官进爵，李准驸原来是九门提督，升什么好呢，有天忽然有灵感了，让人在京城又开凿四扇城门，命李准驸为十三门提督。李准驸似乎也没那么高兴，九门，十三门，不都是北京城吗？

可一只手，实在不知道给他什么好，小五子想到可以成立一个反赌协会，让他做会长。小五子命他以后在膊，要将你断了手的手臂挥舞给大家看。荣升会长后，一为官执政的思路很清晰，先用三个月，把那些太监宫女培养成赌徒，再大刀阔斧地去反赌。

五公主还是隔三岔五地向小五子请安，这次行君臣之礼之后，小五子迟迟不喊平身，就让五公主在地上跪着。小顺子在旁边劝道：“公主最近身子不大好，陛下就让公主起来吧。”

小五子笑道：“你这小顺子倒是够忠心的，但是我听说啊，我不在的这三年，京城百官送你的银子也有十万八万了吧？”

然后他递给小顺子一张名单，小顺子跪着爬过来接住，看也不看，直喊冤枉，小五子对公主道：“他说冤枉，难道是我查错了？要不五皇妹，你来查查？”

公主依然跪着回答：“小顺子跟我几年，一我信得过，二就算他真的拿了点碎银子，也不是什么大事，还请圣上放他一条生路，我让他把银子全退回来就是了。”

“皇妹快快请起，一时间跟下人动气，竟然忘了你还在跪着。”小五子说完吩咐人过来，同时做了个手掌下劈的手势，说：“斩了，就在这给我斩了，让我和公主都看着。”

侍卫抽刀而出，刀起刀落，小顺子人头落地。小五子让侍卫别把尸体拖走，先留在这儿，我和公主主要聊两句话。侍卫退下，小五子和公主之间隔着尸体。公主不敢直视小顺子的人头。小五子问道：“处斩吴思若的事，是他办的吧？听说办得还不错。”

“命令是我下的，跟小顺子没有关系。”

“皇妹不是生气了吧？你杀我夫人，我动你一个下人都不行吗？我在牢里面天天想，穿着这身龙袍也在想，吴思若怎么着你了？二话不说你就问斩？”

公主回答：“过去的事，你都不记得了。”

“记不记得，关吴思若什么事？”

“刚才你跟小顺子拉了一笔账，我也跟你聊聊吴思若。嘉和十三年七月，杭州的紫竹院招进来一个16岁的小姑娘，不出一年，嘉和十四年，她已经是紫竹院的头牌，甚至是整个杭州城赫赫有名的吴思若。浙江省巡抚张峰瑞，杭州知府李金，这两个人都曾经点过她。你要是想要知道这个姑娘是谁，也不用问我五公主，要是圣上有机会，下一趟江南，找这两个人打听一下，就知道我为什么要杀吴思若了，为什么觉得她不配你了。”

小五子瞪大眼睛看着，好半天没说话。他喊人进来，让他们把小顺子尸体给收了，他看着下人在清理尸体，转身对公主说：“我们俩配不配的事，你说了不算，但是你和谁配不配的事，却是我这个做天子的说了算。你也不小了，我不在这三年，你代父皇治理朝政有功，现在我回来了，登基了，你也该找个人嫁了吧？”

那么嫁给谁呢，得给五公主找个最“般配”的人，最好是恶心她一辈子。早朝结束后，小五子调侃李准驸说：“李大人，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你身边的跟疯子似的一妻一妾哪去了？”

李准驸愣了一下，义正词严道：“那是朝廷的要犯！罗刹国派来的女间谍！腐蚀我们朝廷的官员！密谋里应外合颠覆政权！”

小五子笑问：“罗刹国人不应该金发碧眼的吗，怎么长得和我们一样啊？”

李准驸说：“她们自幼学习中原文化，潜入我国已久，所谓近朱者赤，耳濡目染，所谓文化对人的影响，不但说话口音全改了过来，长得也和我们越来越像。”

“你觉得我会信吗？”小五子说，“我就是告诉你，以后要注意，因为你不再是十三门提督了，你的这些问题，以后整个朝廷文武百官都要盯着，你就要当驸马了，我准备把五公主许配与你。”

李准驸“扑通”一跪，谢主隆恩。

翌日，早朝小五子宣布两件事，一是不顾百官的劝谏，追封吴思若为皇后。二是择吉日，将五公

主嫁给十三门提督李准驸。五公主得知消息后，在宫中闹了一通，堵住小五子道：“我等你三年，你这么对我？”

小五子让太医开些镇定的药方，让公主服了之后早些休息。公主在夜里几次哭醒，却没有力气起来。礼官过来问公主的出嫁日期。小五子问他该是什么日子。礼官拿起黄历，挑了几个良辰吉日。

小五子打断他：“良辰吉日，不应该我来定吗？我觉得哪天好，难道有错吗？”礼官低头，连说：“陛下说的是。”

“那就通知五公主，明天出嫁李准驸。”

拾陆

1

出嫁前夜，五公主在宫中大闹，小五子让太医开些镇定的药方，让五公主服了之后早些休息。她在夜里几次哭醒，却没有力气起来，据说到出嫁的轿子上，都是被太监宫女们抬上去的。

一晃又是半年，秋去冬来，快到正月，乔文君带着闹闹来了一次皇宫，她带来一个消息，说是乔帮主上个月病故了。正是六公子那包所谓的哑药，折磨了乔帮主大半年之久，终于令他撒手人寰。虽然只是做过假夫妻，小五子还是要求后宫对乔姑娘行贵妃之仪，对闹闹以太子之礼。

当然，二人没有同房，以礼相待。有一次乔文君问小五子，他是怎么从沉狮谷跑出来的，那个猎人又是谁？

小五子叹息不语，又开始想念苏子瑶，想起自己的断魂掌和苏子瑶的死都是拜南海真人所赐，一气之下，把刚粘合的那个桌角又拍掉了，说：“我过去见这个老贼只占口舌上的便宜，三个姑娘哪个死让我来挑，我跟个孙子似的，闭着眼睛让他杀！我七日内，必然南征拿下海南岛，为苏子瑶复仇！”

小五子知道她难处，一个女人带着孩子，不好行走江湖。他有个想法，想把闹闹留下来，自然不是做太子，先养大了再说。他承诺给闹闹找最好的老师，定会把他抚养成人。几番承诺，乔姑娘含泪离别自己的亲儿子。

送走乔文君，他要一只手去请个老师来。刚过半个时辰，就传一只手，问他：“找老师的事情怎么样了？”

一只手完全是懵的，辩解道：“这不是你才跟我提的事情吗？”

“半个时辰了！”小五子发飙，“现在就给我去找，我再给你半个时辰的时间。”

过了半个时辰，一只手领来一位老先生。小五子装模作样询问几句，便封他为太子太傅，从即日起，不管太子身在何处，需每日伴读。

狮吼帮的人还在京城等着乔姑娘。他们对乔文君说：“没了乔老帮主，我们这些乔帮主的弟子最后的任务就是，把你平安送到沉狮谷，以后我们弟兄几个，混迹江湖，各安天命，就不再麻烦乔姑娘了，但凡你有事，只要在沉狮谷插一面狮吼帮的旗子，我们就是赴汤蹈火，也会赶来相助。”

乔姑娘劝大家别走，她说：“我爹我娘创建的狮吼帮绝对不能毁在我的手里，我们现在就一起回沉狮谷。”

出城的那天，京城下雪了，乔文君回头望着漫天飞雪，心想这一年经历了多少的事情。她盼望往后的日子能安省一点，能看到闹闹一天天地长大。

2

吴思若被救出来以后，就跟上了救她的那个蒙面人。一路走了几日，蒙面人很少说话，一直未向吴思若表明身份，有几次赶她回去，让她不要跟着自己。吴思若说：“你救我一命，起码得让我知道你是谁，以后有机会，才能报答你，你要是什么都不说，我就一直跟着你好了。”

有两回蒙面人试着甩掉她。吴思若都想尽办法跟上，甚至还使上了大街上喊抓贼这类手段。

蒙面人一路向南，一直走到大路尽头，坐上了海边的客船。吴思若就让后面的渔夫驾船跟着他。

行船三个月，两艘船停靠在海岛，蒙面人眼看甩不掉她，反而要她跟自己去个地方。之后穿过两道山，差不多日落时分，他们来到山脚的两座墓前。蒙面人才揭掉面纱，吴思若认出来了，原来是蓬莱阁老。

阁老指着一座墓说：“跪下来磕头，这是你娘。”

吴思若看他眼神坚定，知道所言应该不假，跪下来恭敬地磕了三个头，记住墓碑上的名字，吴淑珍。

她说：“我跟我娘一个姓，这我从来没想过。那我父亲呢？”

阁老不语，吴思若看明白了说：“你认识我父亲，所以那天你害怕了，你怕你以后见着我父亲不好交代。”

阁老命令她以后不准再提这件事。吴思若问他：“旁边那个小墓叫章志瑶的是谁？”

阁老沉吟道：“是你。”

吴思若有些懵了，看着上面的日期，转身问道：“我二十二年前便已经死了？”

说完这句，树林里传来一阵大笑，蓬莱阁老对着树林喊道：“你也跟了够久的，该出来了吧！”

树林里笑的是大漠仙人，吴思若出于惯性，正要叩拜师父，阁老扶一把吴思若的肩膀，内力传来，令吴思若身子躬不下去。

大漠仙人笑道：“二师兄的内力果然日见精湛。”

阁老道：“我和你以后不再有师兄弟关系。”说完又对吴思若道：“以后你和他也不再师徒关系，再也不要叫这个禽兽师父。”

大漠仙人哈哈大笑，道：“说我是禽兽，可与你二师兄相比我还差得远呢！上一次我把我最美的女弟子献给二师兄，本来想问问这个吴思若伺候得是否到位，但是这两个月见你又从法场救她，又把她一路带回海南，看来你们真的是处出感情来啦！”

阁老闻此，向前拍出一掌。大漠仙人闪身一躲道：“伺候得好不好还没说呢，别忙着灭口啊！”

二人越打越凶，但是彼此都顾忌对方的神掌，并未拼尽全力。

吴思若劝道：“一个是我师父，一个是我救命恩人，有事情慢慢讲，何必动手？”

大漠仙人笑道：“你那相好的，就是怕我们坐下来慢慢说嘛！”

树林里又传来一个内力深厚的声音，道：“两位师弟，跑到海南来，也不到我府上坐坐，忙着在这切磋什么功夫？”

说着，一个人影飞了过来，拉起两人的左右手将二人分开。

吴思若见是南海真人，“啊”了一声，南海真人冲她笑了笑，说：“上次在南京我没杀你，这次倒惹得我二位师弟大动干戈，唉，那位苏子瑶死得可惜啊！”随后真人冲着墓园朗声道：“向师弟，你也看了很久了，那就快出来吧！”

然后向问和拍拍手，一步一步地走过来。

南海真人问道：“我刚才一直在寻思，要是他们俩真的出了杀招，我若不跳出来，向师弟可会出手相拦？”南海真人话都说完了，向问和却还有几十米没走完。

向问和笑道：“我二师哥和三师哥平日关系那么好，肯定打不起来，我就是刚练成无为神掌，想借机揣摩一下仙人掌和蓬莱掌的精髓，要不大师兄你也跟他们玩一会？小弟再揣摩揣摩断魂掌的精髓？”

南海真人说：“咱别耽搁时间了，师妹还在我府上候着呢，她就知道你们今天要来，让我出来迎接

你们。”

几人施展轻功先行离去，吴思若施展不出，落在了后面，向问和说：“我陪姑娘慢慢走。”

蓬莱阁老信得过向问和的人品，便说：“在寿南山下万龟滩上等你们。”

吴思若最后一个到万龟滩，见了真人的第一句话就是：“小五子说得没错，你还真在这养龟，生意越做越大。”

蓬莱阁老提醒吴思若道：“别乱说话，这些龟都是大师兄用来练断魂掌的，一只乌龟活了一二百年，被大师兄在壳上拍那么一掌，昨天在哪下的蛋都想不起来了。”

最后一个来的是百花谷谷主，吴思若见过她，只是从未猜到，自己与她还有这样的渊源。众人见过百花谷谷主，一起到祠堂祭拜了沈老前辈的灵位。吴思若在旁边看到一个灵位写着一爱妻吴淑珍之位，忽然激动不已，问：“南海真人，吴淑珍是你过世的夫人？”

南海真人点点头不愿与她多答。

吴思若接着问：“那章志瑶是你的女儿？”

真人又一愣。吴思若马上说：“我就是章志瑶。”

能看得出来往事翻涌，真人一时都要哭了。吴思若扑上去喊了一声：“爹！”

真人忽然抬手便要劈过去。吴思若身前冒出一个人，蓬莱阁老替她挡下了南海真人的断魂掌。

五个师兄妹并不是如何的担心，师父当年教这三掌给头三个弟子的时候，就是可以互相牵制，本门弟子中了掌，需休养些时日才可恢复内力，并无性命大碍。但是，如果中了断魂掌，又接着中了其他任何一掌，便有性命之忧——这是当年沈老前辈为防止某名弟子叛逆造反，才有此良苦用心。但后来有人偷走了师父的三本掌法秘笈，沈老前辈才又潜心自创无为神掌，招向问和为第五个弟子，以克制这位尚未查出的逆徒。

南海真人发现受掌的是蓬莱阁老后，第一个指着的人不是阁老，反而是大漠仙人，警告他说：“二师弟恢复内力之前，你不得靠近他半步。”

大漠仙人反击道：“大师兄说得真好，你打了第一掌，就想诬陷我打第二掌，倘若偷学三种掌法的人是你，回头你对二师兄拍了个仙人掌，那我找谁说理去？”

百花谷谷主表示：“我本来想说，十二个时辰看着三师兄大漠仙人，但我一介女流，大师兄的府上，还是由大师兄自己做主吧！”

真人安排道：“向师弟你与阁老同住，我和大漠仙人一间房。”然后转身向阁老赔了个不是。

阁老并不领真人的情，直接质问道：“大师兄你那一掌要是冲我来的，我绝对不生你的气，可你那一掌打的却是我女儿，这个事我跟你没完。”

吴思若指着阁老问：“你？你是我的爹？”说完她想了好半天，自言自语道：“我现在是明白了，你为什么怕见我了，从古至今就没有你这样的爹。”

真人问仙人：“这个姑娘之前叫你师父，原来那晚是你把她抱走的。”

仙人倒是邀功道：“怎么样，大师兄，看我把这姑娘养得又漂亮，又水灵，阁老头一次见她的时候眼睛都直了，那我大漠仙人能违了阁老的意吗？当即就送给我二师兄做贺礼。”

仙人自鸣得意，说话间脸上被抽了一巴掌。打他的是百花谷谷主。她怒道：“够了，你别再讲了！”

几人聚在这，本来是皇帝带兵攻打海南岛，商量一下如何应对，因为吴思若的出现，二十来年不

提的恩怨情仇，此时全摊了出来。

六个人中最年轻最痛苦的是吴思若，此时瘫坐在椅子上，情绪濒临崩溃。她对阁老说：“你那夜说过，让我走得远远的，再见到我，就一定会杀了我，你现在就说到做到，杀了我吧！”

阁老不语。吴思若跪地请求阁老杀了她。谷主兰贵人把她扶起来坐在身边道：“这么多年，既然你还活着，就有必要让你知道，就是因为你出现，我们师门四人才分崩离析，既然躲也躲不过去，索性全都说给你听。”

3

二十多年前，南海真人是沈老前辈最早的弟子，他和吴淑珍生出了一个女儿，沈老前辈为她取名章志瑶；大漠仙人是三个弟子中练功最刻苦的一个；蓬莱阁老风流成性，四处拈花惹草；兰贵人则不学掌法，只是专心培育奇花异草。

直到有一日平静被打破，先是大漠仙人发现了吴淑珍和阁老之间的秘密，他偷偷告诉了南海真人，找到了后山的那个隐蔽山谷，将阁老和吴淑珍当场捉奸。一开始他们三兄弟商议，先不让师父知道。直到大师兄察觉章志瑶并不是他的亲生女儿，吴淑珍承认这是她与蓬莱阁老所生。真人与阁老闹得水火不容，沈老前辈知道此事后勃然大怒，他将章志瑶抱出来，对大家摊牌分析道：“真人想杀了这个女孩，阁老想把她养大，我现在就算强迫你们师兄弟重归于好，随着这个女孩一天天长大，你们的仇隙会越来越深。”

师父对众人说道：“我现在就把这女孩从悬崖上扔下去，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你二人再也不许提这件事。”

几名弟子跪地聆训，师命不可违，他们眼睁睁看着女孩被师父抛下悬崖。母亲吴淑珍发了疯一般，跟着跳了下去，粉身碎骨。

沈老前辈令二人要跪到次日天亮，不许下山。兰贵人此时对大家讲，沈老前辈死前最懊悔的一件事，就是原本他已算好，多大力气可以将孩子挂在悬崖下的树枝上，不至于摔死，在这两个弟子跪地反省之时，将章志瑶找到，送到某户人家寄养，算是了却这段恩怨。可是当夜，当他下山时，只剩下吴淑珍的尸体，襁褓中的孩子已经不见踪影。

兰贵人说完对着仙人道：“没想到是你三师兄瞒着师父抱走了，有人阴险一时，真没想到，你能阴险一世。”

大师兄表示：“既然二十多年前没能解决的恩怨，拖到了今天，我还是一样的看法，我要杀了她，祭奠我夫人。”

阁老重伤在身，他哀求真人：“如果大师兄心中还是有怨恨的话，我阁老愿代犬女一死。”

吴思若冷冷地笑道：“我用不着你替我死，你还得好好风流着呢！”

似乎此言比那一掌还要痛，阁老像泄了气的皮球，反复重复道：“爹替你死……”

“这事从当年到现在，我也有些责任，”大漠仙人极尽狡诈之能事，说，“当年我不该告诉大师兄，二师兄和嫂子好的事，现在吴思若这个事，小弟做得也有点过了。我有一个两全其美之策，既然大师兄会断魂掌，那也就不要杀，也不要保，就给吴思若一掌，让这二十年的恩怨就此了结。”

众人乍一听，有些突兀，仔细想来却不无道理，眼前的这位姑娘，似乎已经生不如死。兰贵人这时候说：“当年吴思若是个婴儿，死也就死了，现在二十多岁，毕竟是咱们师门的后人，她也没做错什么，不可能说打就打。”

她转身问吴思若：“人一辈子，大多数一半痛苦，一半快乐，有人好一些，有人坏一些，但是从来没有人像你这么不幸，可能你自己想想也是吧？应该是九成的苦一成的甜。”

阁老伤感道：“就那一成的甜，还是对你们那少谷主昆仑公子的单相思，她为他差点被斩首！女儿，爹也想通了，可能，大师兄给你这一掌，对你对我都好，你以后都不会再怕面对我，在你重新开始的那一天，爹把前半辈子欠你的债一点点还给你。”

百花谷谷主提醒道：“我虽然孤陋寡闻，但是当今皇上毕竟是我百花谷的人，见到你之前，我都听说你早就被斩首了，昆仑公子也是这么想的，姑娘你要想清楚，挨了大师兄这一掌，你这二十多年的恩怨情仇就全了了，如果你不愿接受这个结果，我武功虽然不如师兄，但必然会全力相助。”

向师弟接话道：“我和师姐立场一样，当年师父教我无为神掌就是为了避免同门相残，大师兄要是执意劈下这一掌，我定以无为神掌奉还。”说完他回想了小五子的做人道理，在桌下偷偷看了看自己的手掌。

大漠仙人也劝吴思若：“你就不要再做皇后梦了。听说皇上前两天刚册封了一个皇后。”

“果真有此事？”其他人问道。

“确实如此，不信你们去打听，我若有半句虚言，让我也中大师兄一掌。”

这是吴思若遭受的更大一次打击，听完大漠仙人的话，她涌着眼泪摘下小五子送她的一只银镯。阁老问她：“这是为何？”

“他既然有了皇后，我失忆之后也要重新做人，也不用拿这个镯子睹物思人了。”吴思若转身对南海真人说，“大师伯，你动手吧！”

吴思若看着南海真人发力，双手捉住桌腿，一动不动，掌就要劈过来的时候，她隐约听到大漠仙人在她耳边说了一句话：“我说小五子册封皇后，半句不假，但是他册封的是你，他是以为你死了，所以他追封你为皇后！”

吴思若忽然后悔，想要躲闪，可已然来不及，她头晕目眩，想起了一切小五子的好，说了句，小五子，我对不起你！泪如泉涌倒在地上。

4

小五子是在春天力排众议，挥师南下的。此次讨伐海南岛的开路先锋是李准驸。小五子命五公主作为将军家眷随军出征。因为吴思若，他一直记恨着她。路上，他对五公主笑道：“我就是想让你亲眼看见，你自己是怎么变成寡妇的！”

“你现在就可以杀了他，就他这个窝囊废，何必还让十万将士给他做陪葬？”

小五子叹了口气说：“哎呀，你这么一提醒我，我倒是舍不得杀他了。”

行军途中，小五子有机会又问了李准驸：“我让你查的文宰相灭门的事情，可有眉目？”

李准驸慌乱道：“文宰相家当时被杀了个精光，一只狗都没留下，朝廷也没备案，没有任何线索，无从查起啊！”

“那文思清活下来了，按你的意思，连只狗都不如？”

李准驸接不上话。

小五子提醒道：“赶快查吧，我怕你这回去南海，有去无回啊！”

李准驸吓得从马上摔了下来。

小五子瞅着他一身戎装，说：“李将军，李大人叫了半年多，还是第一次看你穿着这身衣服。”一路上小五子各种困难险路都让李准驸先走，每回还都笑道：“这可是李将军立大功的机会啊！”李准驸次次都硬着头皮说：“谢主隆恩，臣在所不辞。”

当夜，小五子，李准驸及公主三个人在大营商定进攻之事，小五子讲：“我此次前来只是督战，一切由李将军说了算。”

李将军一本正经地说：“最好的战术，敌不动我们就按兵不动。”

见小五子不信，他又讲了一大堆狗屁理由，气得小五子急了，一脚把他踢开，说：“你以为我们带十万大军，拿着军饷来海南岛旅游啊！听说南海真人以一敌万，好像那几大高手都在山上，我觉得你按兵不动那个计策很好，这样吧，我留九万九千五按兵不动，你带五百人前去寿南山抄小道探探路。万一你全军覆没了，咱们还能保存实力。”

李准驸知道此战必死，直看公主什么意思。五公主说：“这是皇上给你立功的机会，还不赶快谢主隆恩？”

李准驸跪下来哆哆嗦嗦讲了一大堆马屁话，领命前去。

公主冷冷道：“我记得你曾经说过，你不舍得杀他，想让这个废物陪我一辈子吗？”

小五子说：“但是我现在明白了，我要是舍得杀你，也就舍得杀他了。五公主听令！命你带五万大军正面进攻万龟滩，拿下南海真人老巢。”

公主咬牙盯着他，最终还是领命而回。

5

大家本来是为了商讨如何应对皇帝南征，经过了这场变故，似乎每个人都很疲惫，有气无力地问南海真人，十万大军来袭，你如何应付？

南海真人说：“早已布置妥当，大家今天可以放心休息，明天起来，我跟大家分配任务。”

几人知道大师兄向来言出必行，也都放心回房睡觉。

谷主和吴思若住一间，大师兄晚上曾说过，三日之后，吴思若醒来，跟个全新的人一样，所以不必操心。

向问和与蓬莱阁老住一间，蓬莱阁老晚上几次想要去探望吴思若，向问和劝道：“吴思若是你女儿，但是我师姐也在那房间睡着呢，你这么过去，算怎么回事？你急什么？”

但是这天晚上，向问和醒来，看到蓬莱阁老还是出去了，估计是看吴思若去了，等了一会儿，阁老悄悄进来，躺回床上。向问和说了一句：“要是再出去的话，小心师弟对你施无为神掌了。”

阁老“哦”了一声，一觉睡到天亮。

南海真人和大漠仙人一间房，他感觉大漠仙人坐立不安，直跟他嚷嚷：“你今天不睡，弄得我也不能睡，明天没法面对大敌。”

仙人还是来来回回在房间里走。

后来南海真人干脆坐起来说：“你要是睡不着，咱哥俩喝两杯。”

倒酒时，南海真人悄悄在酒里下了点蒙汗药，这细节被大漠仙人发现了，趁南海真人取下酒菜的时候，调换了酒杯。

南海真人回来也察觉到了，故意把仙人的筷子弄到地上，趁仙人拾筷子之时，又调了酒杯。

仙人弯腰，偷偷震了一下桌角，将对方的竹碗震掉，说：“大师兄，你碗也掉了，有点远，你自己拾吧！”

南海真人说：“掉就掉吧，我干脆用手抓算了。”

大漠仙人急了，在桌上把酒杯快速乱倒，后来谁也分不清哪杯有药哪杯无药，俩人哈哈大笑，举起各自的酒杯，真人说：“喝了吧，大师兄还能害你啊！”

“我怕大师兄害了你自己。”

“那咱就赌一赌。”

俩人说罢，一饮而尽。

6

次日，百花谷谷主被远处山下的擂鼓声震醒，顾不得吴思若，直接去敲大师兄房间的门，半天不应。蓬莱阁老和向问和也闻声赶来，推门而入，发现俩人还躺在床上呼呼大睡。南海真人先醒，起来之后有些不太对劲，众人看在眼里，忧心忡忡。接着是大漠仙人缓缓醒来，说起昨天蒙汗药的事情，自己一觉睡过去，毫无所知。

可是南海真人的表现，分明是中了蓬莱掌和仙人掌两掌，神情恍惚，时不时地有片刻清醒。

大军压境，众人也无暇查明真相，趁南海真人短暂的清醒，问他怎么安排。

南海真人说有一条小路可以逃走，叫众人随他前去。

阁老背着吴思若，南海真人不高兴了，说，我就带你们去，不带这个人去。一时疯疯癫癫坐在地上撒泼。阁老让大家先走，不连累他们，自己留下来保护吴思若。

百花谷谷主讲：“我不知道偷师父秘笈的那个人是不是你，你会不会用三掌？如果不是你，说明你是真伤了，你留下来毫无用处，以后你想疼，也没处疼吴思若，而且你忘了吴思若是什么身份？皇后！你守在这必死无疑，还是跟我们先走吧！”

这时候“嘭”的一声，阁老中了一记闷棍倒地。向问和拍拍手扔掉棍子，对谷主说：“师姐，别怪我出手鲁莽，事情紧急，现在我们沈家帮的逆徒是不是他还不清楚，大师兄中了掌，不能再让阁老束手待毙了，这样我们沈家帮就没了。”

仙人架起阁老，跟着真人往悬崖上冲。山路越来越窄，仙人心里直犯嘀咕，这哪是逃生之路？中了掌的真人可不管，一路冲到悬崖边，先是喊着：“冲啊，跑啊！”最后来了一句：“吴淑珍，章志瑶，我也来找你们了！”说完纵身跳了下去。

名震江湖的南海真人，就那么摔死了。大家望着他一直摔到谷底，等阁老醒来，知道大师兄跳崖之事，叹息着说了一句：“他昨天打我的只是普普通通的一掌，逆徒不是他。”

向问和质疑道：“昨天晚上，二师兄，你趁我睡着出去了一趟，到底去哪里了？”

阁老解释，他只是想看女儿，在窗口站了一会没有进去，估计谷主也在房间。

谷主瞪了他一眼，警告他：“还好你没有进去，否则我跟你玉石俱焚！”

阁老马上说道：“仙人一直睡在大师兄的身旁，有什么异动你该知道吧，现在大师兄死无对证，你这么厉害的高手，居然拿蒙汗药来哄骗我们？”

感觉阁老和仙人都在狗咬狗。向问和说：“我现在不想错杀你们其中一个，却放过了真凶，我们先找路逃出去，回头找到凶手我必代师父清理门户。”

7

李准驸出征那天战战兢兢，骑在农夫队长的马上，像个女人一样抱着队长的腰，顺着山谷进军。骑出去没多远，李准驸就说：“大家跑累了，稍微休息一下吧。”

队长质疑道：“李将军，十里路，我们已经休息五回了。”

李准驸这时引用了一大堆兵书上的名言，向他阐明保存体力的重要性，反复强调：“你们死不足惜，但还有九万九千五百的大军，等着我李准驸来统帅。”

说着，上面掉下来一个人，李准驸喊道：“有暗器！”

众人后退十余米。队长看清楚下来的是个人，感慨道：“李大人，他们居然拿人当暗器，来袭击我们！”

李准驸让大家不要动，等敌人暗器用光，我们再过去。许久不见上面再有动静，他让队长过去去瞧瞧是什么人。副将汇报说，是南海真人。

“死了没有？”李准驸低声问。

副将回答：“已死。”

李准驸大喊：“小心南海真人，快快撤退！”自己却持剑冲上去，对着尸体一顿乱砍，手忙脚乱中，还不小心割到了自己的腿。

五公主这边损伤最多，几位高手不识小路，都是从五公主这边强行突破。转眼间，仙人和阁老二人即将五公主擒获，百花谷谷主上前说：“此人与我有旧交，且是昆仑公子的亲妹妹，二位师哥交给我来处置。”

二老放下公主，继续杀敌。百花谷谷主对公主道：“我心中一万次想杀你，但此时昆仑公子在宫中，还需要你多多扶持，先留你一条性命，待昆仑公子坐稳了皇帝这个位置，再杀了你也不迟。”

五公主冷笑道：“他已把我许配给李准驸，我也无法继续扶持公子，留我何用？”

“五公主手段高明，不管如何打压，相信你总有翻身夺权的那一天。”谷主说完，一掌将公主推了出去，公主稳稳地落在马上，谷主下山而去。

五公主继续赶路，带人行至寿南山，里面仅剩空城一座，得到禀报，说有一女子昏倒在后院厢房，公主过去一看，正是那个死而复活的吴思若。她让人把吴思若抬回陛下的大营，走至一半，她改了主意，让人把她送回自己的营房，一点消息也不许漏出去。

李准驸带着五百士兵便诛杀南海真人，一进大营就眉开眼笑，时不时地暗示小五子，自己有多厉害。这时，有一个快马加鞭的密使进了大营，将一份密奏双手献给小五子，小五子读完将密奏仔细收起来，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

李准驸看得好奇，问道：“陛下，难道我夫人也传来捷报？”

小五子摇摇头说：“不是，这上面写的是，我该怎么赏你。”

“赏什么啊，”李准驸自言自语，随即醒悟道，“平定南海，乃国家之大计，臣之责任，微臣不该领

陛下赏赐。”

小五子赞赏道：“李大人，你自从娶了五公主，见识是越来越长了啊，那就照你说的，不赏了，请退吧！”

李准驸迟迟不起，忍不住问道：“陛下真不赏啊？”

“赏！朕不但要赏你，还要重重地赏你，等你跟朕班师回朝，朕在京城有一屋子的宝贝，二十件全都赏给你。”

小五子带着一只手前去搜索寿南山，一只手贪吃，在乌龟窝里翻了半天，最终在龟蛋下面找到了一张九宫图，想起小五子一直在收集这东西，随即拿回去请功。

清缴的时候，小五子在一间房子里发现了他曾送吴思若的银镯，他把镯子拿在手上，愣愣地看了好一会儿。吴思若没有死，她曾经在这住过，小五子想。

公主从吴思若身上搜出一张羊皮，自己存了起来。吴思若醒来后，公主发现她前言不搭后语，完全不知道自己的过去，明白她已中了断魂掌。如此施掌之人南海真人已死，吴思若再没有治愈的希望，正琢磨着，外面有人传令：“皇上驾到！”

公主让人将吴思若安顿好，然后慌忙起身迎接。

小五子没好气地问公主：“吴思若到底有没有被斩？”

公主本来想将吴思若送还给小五子，了却他们兄妹之间的恩怨，几句话激怒起来，公主反唇相讥道：“如果我问你，小顺子死没死，你怎么回答？死了就是死了！”

送走小五子，公主对吴思若说：“你就是我的宫女，名叫子柯，这次随我出行途中摔了脑袋，以后你还得在我身边伺候着，随叫随到，不得离开我身边半步。”

公主出门之后，吴思若自言自语道：“我还以为我是什么富贵命呢，原来就是个伺候人的宫女。”

8

班师回朝，途径百花谷，谷主的态度让小五子一时难以分辨是敌是友，但总还是潜在着危险。他沿途下一封诏书，要百花谷一个月内解散，至于谷中的奇花异草，尽献于皇宫，否则百花谷会是第二个寿南山。

回到宫中，小五子就本次征讨，论功行赏，唯独没有赏李准驸。小五子在朝廷上说：“退朝以后，朕要亲自赏你，还记得那二十件宝贝？”

李准驸兴高采烈，心情大好。退朝后小五子带他来到一处小黑屋。李准驸还一再地吹捧，说这一看就是藏宝贝的地方。

走近一听，屋里传来狗群的吠叫声。李准驸说道：“这么多疯狗守着，这宝贝谁敢偷啊，问陛下，有多少只狗啊？”

小五子答道：“二十只。”

“那正好，一只狗守一件宝贝。”

“数没错，但你没弄明白，宝贝是什么，这二十只狗就是二十件宝贝。”

小五子把李准驸推到小黑屋前，让人打开锁，一脚把李准驸蹬了进去，然后关上门，里面传来阵

阵惨叫，过了两分钟后，小五子让人看看，这人死没死。李准驸被架出来时血肉模糊，倒还有一口气在。

小五子狠狠地说：“你这个人挺好玩的，朕很喜欢你，无意杀你，只是深仇大恨，朕保不了你。朕问你一个问题，你如实回答，朕就赐你死个全尸。你要是胆敢骗我一句，以后公主跟我要你尸体的话，到这二十只狗的肚子里找去吧！”

小五子继续说：“嘉和十年，七月初九，文宰相全家婢女家丁及后人，七十六人被杀，十六人被卖作家奴。抄得财产两万四千两，悉数入你囊中，你当时一个小小的九门提督，量你吃了雄心豹子胆，也不敢带兵进去，你现在告诉我，是谁指使你干的？”

李准驸在被咬烂的衣服里掏出一张手谕，说：“陛下，上次你让我查文家的案子，我就整日坐立不安，这道手谕我随身带着，我确实受了宫中贵人的指使，您可能是贵人多忘事，但是你看看这道手谕，你自己的字迹，总该认得出来吧？”

小五子双手发抖地接入手谕。

李准驸跪在地上说道：“文思清的父亲与三王爷结成同党，不断质疑你的太子身份，企图将你废储，甚至宣称找到了你本非皇子的证据，到后来，逼得陛下心急气躁，连夜下了这道手谕给我这个最不起眼的九门提督。我伪造谋反罪证栽赃给文相，使文府上下满门抄斩，为陛下除此大患，得到了陛下的赏识，至此，平步青云，一路到今天的驸马。”

小五子看着他说，手中的刀依然没放下。

李准驸跪地讲述：“当年文武百官皆反对立储，本来老皇帝无子，您只是老皇帝在山西征战时的私生子。百官皆以为，即位者当是三王爷，且这些官员近十年来，收受三王爷的拉拢贿赂，形成三王党，其中文家势力最大。满朝四品以上官员无一不听令于你，我李准驸虽懦弱无能，但我们这些五品六品的小人物却是太子你在这风雨飘摇之际能够信任的人，为你清除异己，扩张自己的势力，铺平你的登基之路。”

小五子看着手谕，落款为昆仑公子，问道：“所以当我要报复和残杀这些人时，不方便说自己是太子孙天奇，只落名为昆仑公子？”

李准驸点点头。

小五子想到，以前曾对文思清讲过，进宫第一件事就是养几十条狼狗，天天不喂食，就让它们饿着，等我把这个人给逮着，直接扔进狗屋，喂饱了为止，我让他骨头都不剩。

小五子提着刀，让人把小黑屋的门打开，众人劝阻，连李准驸都求道：“陛下，不如就让我替你一死。”

小五子让众人退下，狗在小黑屋里叫个不停，小五子把门打开，大步走进去。

过了许久，里面的狗吠声停止，小黑屋的门被推开，小五子浑身血迹，拎着刀走出来。对跪地的李准驸说：“你去养伤，朕错怪你了。”

小五子回想起那一天，他在山谷把文思清从老虎洞中救出来，对她讲，我小五子是个两条腿的就打不过，这些四条腿的不管多凶多狠我都不在话下。那时候真好，那天真好，路虽然泥泞荆棘，但走着走着，文思清就趴在他背上睡着了。

9

李准驸被弄得半死，公主想要见皇上，几次都被拒之门外。那就把气撒在子柯身上吧，吴思若中了断魂掌，浑浑噩噩，说话做事都没规矩，正好被公主找到借口毒打一顿。

子柯身体养好后，不想在皇宫待了，想出走。可是皇宫太大了，都不知道出宫的路该怎么走，子柯就在皇宫里转啊转，迷路了。那天甚至与皇帝擦肩而过，小五子只见她的背影，没看到她的脸，随口跟身边的太监吩咐道：“这个宫女是新来的吧，一点礼节都不懂，问问主子是谁，让主子好好管教。”

子柯这次被打得更厉害，她始终想不明白一件事，就问其他的宫女：“我们为什么要一直留在宫里伺候这个主子？”

一个宫女回答：“因为我们从小就被送进宫里伺候公主。”

子柯继续问：“那你永远在这里伺候公主给人家当奴才吗？就没想出皇宫，自由自在随心所欲地过日子吗？”

很多宫女从小就被告知，你要一辈子伺候主子。乍一听，子柯的问题，还真的让她们思考了一下，自己这辈子该干吗。可这种问题想得脑壳疼，她们回答，给公主伺候好了，就有机会伺候皇上，给皇上伺候好了，就有机会被恩宠，被皇上恩宠了，就有机会升为贵人，贵人做好了，就有机会做妃子，妃子做好了，就有机会做贵妃，贵妃做好了，就有机会做皇妃，皇妃做好了，就有机会做皇后，那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

一番话把子柯听得头都大了，目瞪口呆地叹息道：“加油吧，祝你成功！”

大家拼了命地想当皇后，谁能想到，这个饱受公主凌虐的子柯，就是当今被追封的皇后啊。

公主本来想折磨吴思若，结果不出一个月，吴思若搅得众宫女情绪不稳定，公主房中乱作一团。有一天，公主在后花园训斥吴思若，吴思若早就学会了左耳进右耳出的本事，瞪大眼睛诚恳地望着你，其实一句话也没听进去。公主远远见到皇帝过来，让众宫女带着吴思若赶快走，自己迎上去请安。

小五子问五公主：“李准驸的伤好后，你就应该离开皇宫了吧？”

“我家夫君不知道得罪了谁，被人放疯狗咬了个半死，怕那个人再放疯狗，叫我来宫中避避风头。”

小五子装糊涂问：“这是谁干的？竟敢对驸马爷下毒手，哥哥帮你出头好好查查。”说完他就岔开话题，问道：“你刚才那宫女远远一看，挺面熟的，叫什么名字？”

“这个丫头叫子柯，哥哥你后宫佳丽三千，妃嫔无数，该不会连我的宫女也要抢走吧？”

小五子叹息道：“都说皇上嫔妃无数，怎就我身边冷冷清清的？”

10

那日几大高手下山后，彼此谁也不分开，在山谷静坐几天几夜，待阁老养伤。百花谷谷主说：“就这么无所总有一天，逆徒会露出马脚，我和向师弟肯定要诛杀此人，以告慰师父在天之灵。”

大漠仙人和蓬莱阁老彼此咬定叛徒就是对方，向老前辈心中却想着，可不要查出来，待我回去好好研究一下，无为神掌到底是怎么个无为法，再来清算这一切。

而百花谷谷主，则刚接到谷主信使禀报，当今圣上勒令百花谷解散，将谷中那些剧毒无比的奇花异草统统献给皇上。其他人表示，南海真人既然已亡，逆徒查出来之前，谷主千万不要跟朝廷对着干，况且他皇上就是你百花谷的少谷主，有事还好商量。

“听说向师弟就是在小五子的帮助下出关，”百花谷谷主说，“如果方便的话，请向师弟做个人情，帮去说说话。”

向问和婉拒，说：“不管怎样，咱们在皇帝眼里，都是前朝余孽，我这人情再大，也大不过孙家的天下。”向问和顺便感谢了一下师姐，说：“师姐果然细心记得我心肺相反，便反复提醒小五子不要失手，让我送命。”

百花谷谷主点点头说：“做姐姐的，这些都是应该的。”

向问和下山时，特意找了根结实的木棍，其他人惊异，你丐帮又不是当年的丐帮，何必东施效颦，学洪七公弄一个打狗棍。向问和无奈道：“自从练就了无为神掌，出手必是杀招，但是有些人罪不至死，拿根棍子教训一下便足矣。”

向问和向众人告辞，打算集结丐帮弟子前往田独镇，祭祀前任帮主何振生。

阁老一路北上，查到吴思若在宫中当宫女。他觉得自己的闺女，给人家当下人使唤，传出去脸往哪放？进了京城，他每天在皇宫外的大树上像猴子一般窜来窜去，查看宫中地形，寻找女儿的位置。

守了十几天，真能见到女儿的机会屈指可数，他索性借机偷了套太监服，易容混入宫中，每日在宫中的赌场寻找机会打探消息。宫中高手如云。但更难的是那个叫子柯的宫女根本不知道这个假太监就是她爹。策略一时没想到，屈辱倒是受了不少，那些小太监嘲笑他，得活得多没出息啊，一把年纪了还跑到宫中当太监。

有回给皇上跪安，他有想过，跳出来跟皇上讲，你要找的皇后就给公主当着宫女呢，但随即一想，这么大的事，公主可不敢瞒着，肯定是皇上嫌弃了我们家吴思若的身世，下放到公主那的。没有办法，阁老天天买醉度日。

父女俩就这么误打误撞，一个当了太监一个当了宫女。不同的是，吴思若一心想着出去，带着希望；阁老则早已绝望，醉生梦死，觉得每天能看上女儿两眼已经足够了。有天阁老喝多了，瘫倒在花园的灌木丛里，一个相识的小太监路过，要拉着他的腿拖回房，稍一使力，拽掉了他的裤子，惊呼一声冲着太监房大喊：“快来看啊，原来他是带把儿的！”

阁老惊醒，一掌击向小太监，小太监顿时疯掉，更多的太监赶来围观，见小太监疯言疯语，但是刚才那一声喊叫，确实是小太监的，大家起哄让阁老脱裤子验明正身。阁老一着急连给这些太监一人一掌，没打到的人一边跑一边喊有刺客。阁老忙向公主寝宫方向跑去。

大内侍卫好几百号人，将阁老困在吴思若的房间内。吴思若被阁老拿住，一开始还说：“你拿我当人质是没用的，他们早就烦死我了，我又没犯死罪，杀又没借口，所以你要是杀了我，就等于帮他们办好事。”

阁老心中一动，望着她，觉得此时她还是那个嘴上不饶人的女儿吴思若，他过去要抱着她，吴思若东躲西藏，问他一掌把人打疯掉，是什么功夫。阁老哭道：“我就是来把你带走的，你是我女儿！”

大兵破门之前，她终于相信了面前这个老头就是她的父亲。

小五子早朝听说宫里抓了个刺客，让人带上来提审，一看是阁老，乐了，打趣道：“阁老，还真是煞费苦心，潜伏几个月啦？现在都不会站着尿尿了吧？”

一只手禀报，阁老是来宫中抢一个宫女的。小五子听说阁老要找的是自己的女儿，问道：“阁老的姑娘还在我的宫中？还真是让我蓬荜生辉！”

阁老呵斥小五子，说他忘恩负义，见异思迁。小五子也没听明白，就说把阁老的姑娘带上来，给

我瞧瞧长什么样。

带上来之前，一只手对小五子说了几句悄悄话，说一夜之间，宫里多了十多个疯太监，问他该怎么办。小五子说：“你既然能开个赌场，那你就再开个疯人院吧！治好了算你大功，治不好，你也住进去吧。”

这时候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奴婢子柯叩见皇上。”

一时间吴思若以前说过的所有话，和这一道声音混成一片。小五子忙让她平身。子柯迟迟不肯平身，道：“家父罪大恶极，奴婢不敢起身。”

小五子声音都颤了，几乎可以确定她就是吴思若，连喊几句：“平身，平身！”

后来干脆把她扶起来，含着眼泪就要抱她，带着哭腔喊着：“吴思若，是我啊，小五子啊。”

吴思若慌慌张张问：“小五子是谁？您不是皇上吗？再说，谁是吴思若啊，我是子柯啊！咦，我怎么连个姓都没有啊，爹，我姓什么啊？”

“没事，我以前也没姓，就叫小五子。”随后他明白了，转向问蓬莱阁老，“断魂掌？”

蓬莱阁老点了点头，那些士兵还在押着他，小五子在大堂，反复走了几圈，对着那些士兵喊：“放了！把国丈给我放了！”

到了议事房，小五子还是像刚才那样反复踱步，问道：“谁干的？”

阁老回答：“南海真人。”

“你当时在场？”

阁老点点头。

“那你让他打这一掌？你是她亲爹！”

蓬莱阁老回答：“她当时也是自己想挨这一掌。”

“吴思若挨掌之前说过什么？”

“她说告诉小五子，我对不起他。”

“她是对不起我！”小五子冲阁老吼，“你们在场的，谁他妈对得起我了？要不然你们就把她杀了，我也就死心了，弄成这样，送到我面前算什么！”小五子撸起袖子，放到阁老眼前，“你看看这些，我怕自己忘了，以前刻下的字，看看这个瑶字，苏子瑶！我对她毫无感觉，谁知道我们俩以前什么样！”

小五子冲阁老喊了一通。阁老问：“陛下要是看着心烦的话，请允许我把吴思若带回去。”

“你敢！朕这个月就娶她。”

小五子找公主发了一通火，他说吴思若没死，是朕以前错怪你了，但是你他妈把她藏起来做宫女！

公主冷冷道：“你满口除了文思清就是吴思若，你从来没有想过我的感受，是吗？”

“我他妈凭什么想着你啊，我他妈三十六个姐妹，你以为你是谁啊，我大婚之后三日内，你就跟李准驸去南海。”

“去南海干吗？”

“我封他南海王了，行不行，我现在就封他，你立马给我滚蛋。”

公主要哭了，看着他说：“你怎么可以对我这么狠？”

小五子说：“哭什么哭，赶快给皇后请安去！”

宫女正在给吴思若试皇后的婚装，帮她试衣的两个宫女，其中一个刚好是要从公主的宫女一直爬到皇后的那个励志姐，另一个是以前常常被吴思若质问你凭什么要永远伺候你的主子的那个宫女。感觉这几个宫女的精神已经恍惚了，一个认为，公主的宫女怎么可以一下子当到皇后，另一个人认为，子柯怎么可能一翻身比她的主子公主都高上一级。

大家都恭喜着吴思若，可她此时还如在梦中，她想不通，事情怎么会来得这么假，那个皇帝他才见我一面，就要被强制嫁给他。宫女劝道：“那可不是一面啊，你可是被追封的皇后啊！”

吴思若眯着眼睛，左思右想，怎么也找不到宫女那种兴奋的感觉。

公主向她贺喜，做宫女这几个月，子柯还是头一回见到公主对人行礼。两个女人假意寒暄了一阵，把宫女支走。吴思若问道：“你早知道我是皇后，以前我就想不通，你警告我，千万别让皇上见着我，你说，我脑子摔坏之前惹怒过皇上，是你拼了力保住我的命，如果皇上再见到我，非斩了我不可。这些是不是你讲的？”

公主没否认。

吴思若问她为什么：“你是不是一直想杀我，我失忆是不是你弄的？”

“我要想杀你，就直接把你弄死好了，何必还让皇上把你认出来。至于你失忆是谁弄的，我也听说了，是你自己，你想忘记过去的一切。”

11

婚礼大典。除了文武百官之外，小五子请了些武林人士，做了一年的皇帝，看到这些人不禁感慨万千。三王爷带着六公子送来贺礼。

众人其实近不得皇上，都是远远地望着，能和皇上说上话的也就是吴思若一人。小五子一直想不通，为什么现在跟吴思若，与以前跟她在一起的感觉，那么不一样。后来他想明白了，不用担心，不管记忆失去了多少，人还是没有变的，他们就是天生的一对，她总会爱我的。

婚礼开场之际，有侍卫报信，百花谷派人送来贺礼。小五子问，什么贺礼？来了多少人？侍卫回答，都是些奇花异草，但是来的就是一个女人。小五子心中大喜，一个月前，要求百花谷解散和将植物进贡的事，谷主都照办了。他问侍卫来的这个人年纪有多大？侍卫回答是年轻女人。小五子明白了那就不是谷主，他让侍卫把花草先存放在稳妥的地方，搜搜这个女人身上是否有武器和毒药，再放她进来。

可进来的女人让小五子大惊，那些武林人士，乔姑娘、方丈及三王爷也都吃了一惊，此女子正是文思清。

文思清恭敬叩首道：“听说陛下今日大喜，百花谷香主文思清代谷主前来贺喜。”

小五子愣了一下，问道：“你怎么来了？找你找得好辛苦！”吴思若低声问小五子：“既然你找她找得那么苦，我这时候是不是应该装作吃醋的样子才有皇后的样子啊？”

小五子没回答她，吴思若觉得有点折面子，高声道：“皇上皇后已领百花谷心意，文姑娘请回吧。”

文思清看了看小五子，说道：“那在下这就告辞了。”又对吴思若说，“吴姐姐，你赢了，我这就回去。”

小五子失声叫出来：“你别走。”

吴思若偷看看小五子，发现他眼神都在文姑娘那里，奇怪了，你这个皇帝怎么这么苦情呢，前两天你看我就是这表情吧，你怎么瞅谁都这样啊？文思清还继续往宫外走。

吴思若低声跟小五子说：“你看她根本就不想走，进来的时候一眨眼，出去的时候得一炷香，你看现在还没走到第五根柱子呢。”

吴思若朗声道：“文姑娘，先不要走，姐姐记性不好，想问问你，陛下还认识几个像你这样的姑娘？”然后又低声对小五子道：“你看，刷的一下，又回到第一根柱子了，这姑娘真好玩，我帮你把她留下了吧。”

晚上小五子和吴思若进了洞房，见小五子要解她衣服，吴思若一下就慌了，羞涩道：“陛下，差不多就可以了，还要来真的啊？我现在才见你两三面，何况你还是当今圣上，我这心态还没从宫女调整过来，你要是个杀猪卖肉的，估计我还觉得咱俩挺般配的，没准儿就从了你。”

“我过去就是卖肉杀猪的。我跟你一样，也中过断魂掌，你睡一觉醒来，发现自己是个宫女。我比你还惨，我是一觉醒来在猪圈，我老板过来催我杀猪。”小五子把备好的银镯子拿出来戴在吴思若手上，说，“这是我过去送你的。以前也有个姑娘，就像我苦恋你这样，苦恋着我，我跟那个姑娘什么心情，我全记得，所以我理解你对我的感觉。听你的，咱就慢慢来吧，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当晚两人和衣而睡，吴思若想着小五子的话，想恢复哪怕一丁点关于他的记忆，可她什么都想不起来。

小五子次日见文思清，问她百花谷的情况，怎么就忽然间就成了百花谷的香主了。

“百花谷已经解散了，只是沈总管给我的封号，他说……我来见你，不能比苏子瑶苏姐姐的职位低，昨天你要是真让我回去，我都不知道去哪儿。我在百花谷等了你那么久，都不见你来接我，我没有怪你，全天下都知道你很忙，你在忙着追封吴姐姐为皇后嘛，忙着替苏姐姐报仇嘛。”

小五子知道她吃醋了，过去哄她两句。文思清问他：“你一个封皇后，一个替她报仇，皇上你答应我的事儿可曾上心？那个人查出来没有？”

小五子脸色大变，结结巴巴地给文思清编了一个故事，说那个人早就被他五马分尸，恶狗分食。也不知道文思清信了没有，她反过来撒娇问：“那陛下什么时候册封我为皇妃？”

小五子以为撒个谎，会让一块石头落了地，可不知怎么的，心里更难受了。

12

转眼半年有余，武林中风平浪静，只是宫中接连出现怪事，大公主，二公主，三公主，七公主，九公主，十一公主直至三十五公主，接连有十三位公主意外死亡，她们或是出外巡游遇险，或是睡觉时心脏骤停，或是骑马打猎时被山贼乱箭射死。小五子苦苦追查没有任何线索，本来是一个个意外事件，但是集结到一块发生，这其中必有玄机，小五子加强对其他公主的防护，之后一个月，竟再不见意外发生，如果有凶手的话，必然还会继续动手，这突然的停顿让宫中出现了各种鬼怪传说。

小五子曾召集武林的一些前辈，来宫中商议，并向他们说明各个公主的死因。向问和对着其中五个公主的死因沉思不语，小五子单独留下他。

向问和讲道：“令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这些都是沈老前辈的上乘功夫，早已失传，就连我这个关门弟子也没有学到。”

临别前，小五子问了他，无为神掌的功夫练得怎么样了。向老前辈沮丧道，此门掌法练得越深，功

夫越弱，现在连个蚂蚁都拍不死。小五子叮嘱他记住那八个字，嘴上高调，手上低调。小五子说：“你不能死，也不能示弱，那个逆徒，全江湖唯一惧怕的就是你。”

出嫁南海的五公主像个不速之客，忽然回到皇宫。小五子虽然不时嫉恨五公主，但心里总觉得对她有些亏欠，生活在李准驸这样的窝囊废身边，五公主一定度日如年。就在五公主回来的前一天夜里，他还梦见五公主杀了李准驸，以至于第二天，见到五公主他还神情恍惚，直接问她：“你真把他杀了？”

公主盯了他几秒，点了点头，道：“杀了。”

小五子很懊恼，叹息道：“李准驸虽然笨了点，窝囊了点，马屁拍得也有点甜得齁嗓子，但总还对我有十二分的忠诚，你就这么把他杀了，不就等于是朕害了他吗？”

公主和皇帝冷了几日，有次主动找到他质问，那些死掉的十几个姐妹是怎么回事？小五子表示，不都记录在刑部了吗，还找我问什么。

“你离开那三年，宫中没有出现一次这样的事情，自你娶了皇后和妃子，接二连三地出意外，你不觉得该查查这两个女人吗？”

吴思若当时就在他身边，反唇相讥。皇帝帮衬皇后，公主吃了一鼻子灰，悻悻离开。

在宫里住了几日，意外又开始找上五公主了，比如房梁掉下来险些把她砸死，比如本该她乘坐的马车，马儿失惊，拉着马车在街上横冲直撞，公主一边加强戒备，一边让人秘密跟踪吴思若及文思清。

吴思若最先发现自己的宫里出现了奸细，问清楚后联合文思清到小五子那里告了一状。小五子把公主叫来，狠狠地怒斥一顿，让她回她的海南岛当她的寡妇。

公主刚出城门，小五子跟一只手骑马带人追了上去，小五子把公主拉到一边悄悄讲：“我知道你是对的，我也知道有人要杀你，所以我必须要把你骂走，你现在回海南岛也是无依无靠，我让人给你找了个地方，把你安顿下来，一旦查出真相，我会立即接你回宫。”

快马加鞭，两天一夜，三个人行至汴梁。小五子对公主道：“我的记性不好，他们告诉我，这是我过去的藏身之所。其实我也不记得，哥哥过去是怎么待你的，过去我们俩产生过一些误会，我有待你不好的地方，原谅哥哥，毕竟是亲兄妹，我不会把你抛弃的。”

公主有些感动地对他说：“别说了，你我之间又岂止是亲兄妹这么简单。”

小五子带她先进了昆仑山庄。其实小五子自己也没进来过几回，反而公主一进来倒是轻车熟路，就好像住在自己的寝宫一样。小五子问她：“我的藏身之处，你如此熟悉？”

“我过去经常来，和你一起来。”

小五子让一只手留下来照顾公主，有什么消息可直接密报他。

公主送别他时，掏出一张羊皮说：“这是在寿南山，吴思若受伤时，我在她身上找到的。其实本来想马上给你，也想一块儿把吴思若给你，只是，我一时无从说服自己，再加上你的态度，就压了下来，我知道你一直在收集这个，你要集全了拿它做大事。”

小五子接过来说：“其实这东西没用，我好几张了，拼来拼去就是一片空白。”

“也许收集全了，你就知道了，你要相信我，昆仑公子，过去的事，你都不记得，但是你要永远永远地相信我，我五公主绝对不会伤害你。”

小五子开玩笑说：“你这个妹妹真有意思，我对你软一点好一点，你就对我梨花带雨的，你典型的吃软不吃硬啊。”

“你为什么叫小五子？”

“因为我失忆前在手臂上刻了个五，其他都是百花啊，瑶啊，这些女人名，那这个五字肯定是我的名字，小五子嘛。”

五公主盯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地问他：“你有没有想过，你这个五，是我五公主的五？”

13

小五子回宫之后，贴身太监给了他一张红布，上面是一些数字，小五子盯着这些数字，问太监哪来的。太监见其他宫女太监在场，悄悄说了一句话。小五子说知道了，然后一个上午都心事重重。

小五子先到吴思若房里走了一圈，全程一语不发，直勾勾地盯着她。吴思若问他怎么了，神神叨叨的，就你这个劲，我过去怎么会喜欢上你啊？而且还是个杀猪的？小五子说今天累了，我先去休息了。

之后进入一间寝宫，对着纱帐里正在睡觉的女人坐下来，然后翘起二郎腿道：“我知道你根本没睡，我这有一个红布兜，上面有一些数字，这上面画了叉的数字是一，二，三，七，九，十一直至三十五，一共有十三个数，这半年里，依次死掉的公主是大公主，二公主，三公主，七公主，九公主，十一公主直至三十五公主，接连十三位公主。这其中还有一个没有画叉的，你在上面画了无数个圈，就是画不了叉，这个数字是五。起来吧，或者就躺在那，给我讲讲为什么。”

小五子把肚兜还给她，问文思清：“一十三个，我以前就有疑惑，拿到这组号码，我就更明白了，我三十六个姐妹，为什么单单挑这些数字的公主来杀。”

“因为这十三个，加上五公主，她们都姓孙。”

小五子站起来苦笑道：“这些号码姓孙，其他的不姓孙吗？”

文思清肯定地回答：“不姓孙。你有三十六个姐妹，没有哥哥没有弟弟，就你一个皇子，你想过吗？”

“我知道，因为老皇上无子，才把我从太原召回来当太子的。”

“你有没有想过，嘉和皇帝在外面生了你这个儿子，回到宫里，却生了三十六个女儿，这不奇怪吗？她们都是被常公公，也就是你的钱老板，掉过包的平民家的女婴。”

小五子下意识地重复了句：“掉了包？”

“这些名单上没有的数字，四，六，八，十，一直到三十六，本来应该是皇子，但是当年的常公公为了保你做太子，宁愿自宫来到宫里一路做到了太监总管，皇帝最亲信的人。每次有妃子怀孕，太医因为常公公的授意，都会诊断为女胎。临产期一到，生下来男孩儿，即被抱走埋掉，同时送进早已备好的女婴替换。”

小五子问：“那你为什么单挑真公主来杀？单挑姓孙的来杀？你杀的都是我亲姐妹，我叫什么？我叫孙天奇，我也姓孙。”

“你真以为自己姓孙啊？三十六个公主，不管是真是假，都不是你的姐妹。”

“那我谁？常公公为什么要保我做太子？”

“你是昆仑公子。”

小五子叫道：“我知道我是昆仑公子！常公公为什么要保我，他跟我是什么关系？”

文思清告诉他，常公公叫沈志基，当年孙家打入皇宫的时候，他还在襁褓之中，被皇后百花谷谷

主抱出宫。沈志基成长于南京，二十三岁那年，生了一个儿子，叫沈辟朝，也就是复辟皇朝的意思。次年，他听说，孙家皇帝在太原与一余姓女子生下一名皇子孙天奇，且嘉和皇帝尚无子嗣，沈志基笼络嘉和派给余姓女子的太医，将自己的儿子沈辟朝与孙天奇掉包，并杀掉余姓女子，谎称暴毙。沈志基自此下狠心，阉掉自己，去宫中当了太监。二十一年间，他成了皇帝最相信的人，并联合太医将每一个出生的男胎掉包为女婴，保你做太子直到登基。

小五子半天缓过神来，问：“那我是孙天奇？还是那个沈辟朝？”

“你也知道，早几年你做太子的时候，以昆仑公子的名义冷酷无情残杀无数，为什么？如果你是孙天奇的话，不管是不是私生子，你总是嘉和皇帝的亲儿子，用不着心虚，不必害怕。正因为你不是孙天奇，你是沈辟朝，才不得不有众多恶行，你问我常公公是谁，那我告诉你，他是你父亲，确切点说，是你的父皇。”

“你是常公公派来的？百花谷派过来的？你怎么可能一夜之间对我一点感情也没有？”

“就算我对你没感情，但是也没杀了你对不对？”

小五子盯着她，问道：“你父亲爷爷的事情，你全知道了？”

文思清回答：“你都不敢跟我承认，我这次来，是百花谷派过来的第二任香主。”

小五子问：“第一任是谁？”

“去年南海真人让你选一个你最爱的女人，并且把她杀掉的，苏子瑶。你真以为你俩青梅竹马？你真以为她爱你爱到不惜为你去死？她是可以为你去死，因为你就是她的任务，你没欠她那么多，她一生都是为了你复辟这件事活着的。”

小五子仔细回想了一下，自言自语道：“那她对我多少还是有些感情的，我能看出来，但是你已经变得很冷酷。杀了所有姓孙的人，再想办法让我知道，我就是沈辟朝，安心做我的沈家皇帝，就是你的任务？”

“我还有第二个任务，谷主怕你像过去一样不肯当皇帝，已留了后手。”文思清说着，指指自己的肚子，低声道，“我替他们怀了沈家的龙子，也就是你的儿子。”

拾柒

1

小五子拽着文思清说，你跟我一起去见一个人。他把她拉到太上皇的寝宫，对着昏迷不醒的嘉和皇帝说：“我跟你没血缘关系，打我有记忆这两年，还未能和你说上一句话，但不管怎么说，我叫了你几年的父皇，骗了你几年，更何况，我们沈家的人还杀了你儿子孙天奇。当年，你灭了我们沈家王朝，留下我一个独种，现在我们沈家让你断子绝孙，我们两家也算是扯平了。”

他转身问文思清：“他是怎么受伤的？我又是怎么受伤的？”

“那天晚上，你突然拜见嘉和皇帝，你要把全部实情讲给他，请求嘉和皇帝赐罪，废掉你这个假太子。当时苏子瑶是你的太子妃，她一路跟着你，发现你的事情已经败露，她只能出手杀了嘉和皇帝，若不是你上前阻拦，替嘉和皇帝挡了一掌，你也不会失忆，嘉和皇帝也不至于死不死活不活的，没准你三四年前就当上了皇帝。”

小五子听过之后，对着嘉和皇帝说：“不管怎么讲，我还是你的儿臣，我总得尽孝。”

小五子跪下来，叩了三个头，道：“我给父皇换一次药。”

小五子将纱布一圈圈打开，三四年没换过药，纱布脏得不成样子，凝固的血污结成了黑色的硬块，小五子皱紧了眉头：“这纱布都多久没打开了？”文思清说：“据说是当年那个太医说的，嘉和皇帝醒来之前，纱布不得打开，以免动了真气。”

小五子反倒笑了：“这是哪来的太医，莫非跟我这个太子一样也是假冒的吗？”

纱布一圈圈打开，最后掉出来一块羊皮。小五子转身问道：“这个太医到底是什么人？他怎么会有一张九宫图。”

小五子把羊皮收好，给嘉和皇帝缠上一层新纱布，问文思清：“我当时为什么会来找嘉和皇帝？这可是死罪，就算我再怎么主动请罪，他也不会放我出去的。”

文思清说你着了魔了，就为了一个女人，或者死，或者得到嘉和皇帝的特赦，与她私奔。

小五子摇头不信，说：“我是太子，想和那个女人在一起，我父皇管不了那么多，你别拿这个骗我！”

“你是娶天下女人都行，唯独这个女人不可以。”文思清跟小五子要那块红布，展开了对小五子说，“你拼死拼活，要么死，要么和她在一起的那个女人，就是我在上面没有画叉的那个人，就是五公主。”

小五子要慢慢捋一下，和公主这一年多的种种过往：公主第一次见到吴思若时的那个表情和恨不得挖了她心肝的嫉妒心；公主去昆仑山庄那么熟悉房间的构造；公主在与他分别时，难舍难分的样子。而他呢，却把她嫁给了窝囊废李准驸，去南海打仗的时候把她派到大路当先锋，希望她去送死。

小五子在房间里连走了几圈，外面有太监通报，圣上今天可不要早朝了，三王爷带着重兵将皇宫围了一圈，怎么看都是来者不善。小五子笑道：“去，肯定去，我小五子这辈子半点武功不会，也绝没在任何高手面前过，何况现在做了皇帝，还怕他一个三王爷？”

早朝，文武百官进殿，除了城外的大军，小五子发现今天进殿的也多了几个人，他看到六公子带着太医跟在三王爷的后面，三王爷手上还牵着一个女孩。小五子先问六公子，最近和乔姑娘可好？转而问太医，离开宫中也有四五年了吧，是不是很挂念嘉和皇帝的伤势？上次你替嘉和皇帝包扎后，我

们还都没敢动呢。

太医结结巴巴说：“臣医术低微，只是怕其他人不小心伤了龙体，没有特别的意思。”

小五子转而问三王爷：“你这么一大把年纪了，还贵为王爷，这么早起来上朝，是为了何事啊？还是在家里遛遛鸟，逗逗蛐蛐，哄哄孙子孙女，才是天伦之乐呢。”说着他朝小女孩努努嘴：“三皇叔，那是你的孙女吧，那我得叫她一声侄女。”

六公子接话道：“侄女倒不用叫了，你喊她一声女儿才对。”

小五子坐直了，大喝一声：“放肆！”

文武百官们连忙劝道：“陛下息怒。”

六公子道：“这的确确实是陛下您的女儿，难道陛下自己都不认得了吗？这是属下在汴梁的一处农户家里找到的，这个女孩小名为甜甜，是五年前陛下与一位女子在昆仑山庄所生，当时陛下您还是太子，怕嘉和皇帝知道此事，只好将她寄养在那户农家。”

三王爷像排练话剧一般，转身问六公子：“那孩子的母亲是谁呢？甜甜已经四岁了，她不知道自己的身世吗？”

有人问甜甜，小女孩回答道：“我娘是苗翠花，我爹是刘大柱。不是，不是上面的那个皇帝。”

六公子继续道：“那就对了，陛下您当时和那个女子知道事态严重，给了些银子，让苗翠花和刘大柱两位夫妇，代为抚养，还约定了必须瞒着甜甜她的亲生爹娘究竟是谁。”

“好啊，你说父亲是我，”小五子道，“我相信全天下也都知道，朕四年前中过断魂掌，当然南海真人这个老贼，已经被朕除掉。但是这几年，朕发现一件怪事，朕做过的不记得的事情，有人找我，但是朕没有做过的事情，还是有人找到我，或者捞点银子，或者强塞我一个儿子。你们都别笑，朕经历过，六公子相信你更清楚，曾经的小太子闹闹不出两个月，就被你夫人乔文君给要了回去，你这次又要强塞我一个女儿？”

众人一阵哄笑。六公子恭敬道：“这个女孩确实确实是皇上的骨肉，微臣辛苦找到，不图有功，但求无过，好弥补了上次的过错。”

“好啊，那你讲出来，孩子的母亲是谁，她娘在不在我后宫，在的话就让她娘把她带走，朕也要重重赏你。”

“臣不敢讲，怕陛下怪我妖言惑众，当场斩了我。”

“你尽管讲，文武百官都在，”小五子说，“只要你说的有理有据，孩子的母亲也认，朕有什么好杀的，朕怎么可能杀你？”

六公子道：“孩子的母亲是……”

此时太监喊道：“五公主驾到！”

公主缓步走上大殿，经过孩子身边时似乎顿了顿，却始终昂着头正视前方，一点也没往别处瞟。跟陛下请过安，小五子让她坐到自己边上。

五公主道：“听说三王爷又把兵带来宫外救驾，三王爷的这番好意，打我替父皇代理朝政的时候就已经领过几次了。皇兄就让我在旁边听着，或许我有些经验可以教给你。”

“我正在问六公子那孩子是谁的呢，那皇妹也一起来听听，你见过这个孩子吗？听说叫甜甜。”

五公主盯着孩子看了半天，才吐出三个字：“不认识。”

六公子轻蔑一笑，转身问甜甜：“她不认得你，你可认得她？”

五公主悄悄对她使眼色。甜甜先说了个“认”字，又改口说不认识。小五子问：“刚才不是让你讲出来，孩子是谁的，你现在让孩子指认五公主，做什么？就算是我的孩子，五公主是我亲妹妹，也要叫她一声侄女，你这是唱的哪出戏？你要是再讲下去，我可真要怪你妖言惑众，当场斩了你！”

六公子陪着笑，说：“微臣可能真的是弄错了，山野村夫的孩子，被人抱过来，冒充陛下的骨肉，我太轻信那些小人了，微臣罪该万死。”六公子说着拽住孩子的手腕，“噗通”一下跪了下去。

小五子虽然武功粗浅，但也知道六公子这一下是对孩子使了内力。最心痛的是五公主，她正要起身跑过去，被小五子拉住手，低声讲：“先忍一下，我大概知道了。”

小五子对六公子道：“平身吧，朕赦你无罪！”

六公子拉着孩子站了起来。小五子再看那孩子，浑身颤抖不已，显然经受着难以忍受的疼痛，却硬是忍住没有喊过一声。五公主在他耳边几乎是哭着低声说，“我们的女儿，救她。”

小五子点头道：“我知道，这孩子太像你了。”又对六公子说，“我看你也是护主心切才犯下此错，朕不怪你。将这孩子留在殿上，你退下吧。”

六公子眨眨眼睛，问：“陛下真的不怪我？”

小五子咬着牙道：“君无戏言。”

六公子哈哈大笑，说：“几日前，有奸人将这孩子送到我府上，说是陛下你的骨肉，从我这骗走不少银两。依我看，这孩子和那些奸人是一伙的，陛下宅心仁厚，就让我来替陛下动手，以儆效尤。”说完一掌朝着甜甜的天灵盖拍下去。

小五子没想到六公子真敢在大殿上痛下杀手，眼睁睁看着孩子小小的身躯软了下去。五公主疯了似的扑上去，哭着说：“娘对不起你！”

六公子在旁边讥讽道：“五公主可不要胡言乱语，您冰清玉洁，贵为公主，怎么可能生下这山野孩子。”

五公主要与六公子拼命，无奈武功相差太远，回头对小五子哭道：“沈辟朝，他杀了我们的女儿！是你不让我救她的！”

小五子也坐不住了，站起来大吼一声：“侍卫听令！”

大殿里的侍卫听到小五子的命令，都齐刷刷向前迈一步，“噌”的一下拔刀出鞘。

小五子又喊：“给我将西北六公子拿下！”

众侍卫一拥而上，却是将五公主按住，拱卫在六公子身边。

小五子气得大喊：“李准附！李准附！”

三王爷气定神闲地摸摸下巴，道：“别喊了，早就全换成我们的人啦。”

六公子问小五子：“陛下，我只问你，你是姓沈，还是姓孙？前朝遗腹子沈志基又是你什么人？他挥刀自宫，混进皇宫内，做了二十年的太监，相信在场的文武百官都与此人略有交情，他就是常公公！而你，就是沈志基，常公公的儿子，沈辟朝。”说着他转向惊疑未定的文武百官：“我相信各位臣工还一时无法想明白这其中的蹊跷，一个前朝的太子跑到我们孙家的朝廷，潜伏了二十年，并且将自己的儿子送进宫当了太子，我今天带了一个人，以前的大内御医，可以让他给大家讲讲，这二十年来都发生了什么事情。”

2

二十多年前，太医还相对年轻，也没几个人叫他太医，好一点的叫他医生，遇见不礼貌的，就叫他“喂，治病的。”有一天他好好走在路上，忽然被人拿布袋套住头，拐到一个偏僻的小黑屋。头罩取下来，眼前人是沈志基，也就是后来的常公公。沈志基跟他说：“我知道皇上在这边逍遥快活完了，留下一个孩子叫孙天奇。如今为了弥补他的愧疚之情，却把你留下来照顾他们母子俩。他没带你回宫，你是不是失落？我给你指条明路。”

太医问他要怎么做。沈志基继续道：“将这孙天奇杀了，我给你一个男孩换上，依然住在你的府里。还有，下药毒死那个余姓女子，写折子称她暴毙。你若配合我，二十年内保你荣华富贵，为本朝第一太医。”

太医没敢问如果不配合会怎么样，他看着沈志基的表情，心里明白，脸都露给自己了，达不到的话，恐怕自己是别想活着走出小黑屋了。

那只好干了，太医将男婴掉包，毒死余姓女子，回去向沈志基覆命。手里沾上两条人命，沈志基对太医也放了心，他吩咐太医，以后再见到我，要称我为常公公。开局不错，接下来我要去宫里跟他们磨上二十年。

小五子一边听太医说着，眼前好像冒出一个人，年轻人的身材，却长着一张常公公的中年人的脸。这人站在太监招募处门前，纠结了许久，一咬牙一跺脚，真的把自己的半辈子搭进去当了太监。

在宫里稍微站住脚，沈志基以常公公的身份对皇上说：“太医这些年照顾皇子孙天奇有功，可否调回宫中？”

嘉和皇帝一拍脑门，说：“朕差点都把他给忘了，赶快招他回来，朕要重用。记着，将皇子安排好，不许带回宫中。”

每当有贵妃临产，常公公就带着太医，去做诊断。太医对贵妃讲：“恭喜，是一个公主。”出门后再对常公公说：“找一个出生不到十日的女婴，这胎是皇子。”

这么多年不断的报喜声音在嘉和皇帝的记忆中都是一样的：“恭喜陛下又添了一位公主。”嘉和皇帝与常公公述说苦闷，说自己尚无子嗣，三弟又对他的皇位觊觎已久，该如何是好？常公公提醒：“陛下在太原不是还有一位孙天奇吗？”

皇上又是拍拍脑门道：“瞧我这记性，睡死得了！”

常公公于是去了太原，在赌场待了有两个时辰，看着小五子输个精光。他说：“公子要是还没有尽兴的话，我这还有十两银子，拿给公子耍耍。”

小五子面对这么善心的陌生人，贫嘴说道：“我跟你说啊，真输光了我也还不起，你也别惦记着拉我去皇宫里当太监。”

“这十两银子赢了尽管拿走，输了我一分不要，只是买你两个时辰，听我给你讲几句话。”

小五子伸手说：“你再给我十两银子，我听你讲四个时辰。”

十两银子输光，小五子听他讲了四个时辰。天快亮时，小五子坐在窗前一缓不过神。常公公道：“这由不得你做决定，我们忍了二十多年，就等这一天了，走吧，跟我上路，去京城做太子。”

3

故事讲完，三王爷下令拿下本朝第一逆贼沈辟朝、皇后吴思若、皇妃文思清、太医，以及五公主统统拿下。三王爷宣布，将文思清打入地牢，要细细审问谁是真公主，谁是假公主。沈辟朝、吴思若、五公主推出午门立即斩首。六公子建议道：“太医坦白有功，先不要动大刑，五公主很有可能是嘉和皇帝唯一的子嗣，是你的侄女，可否留她一命，先押入地牢。”

“也好，免得天下说我六亲不认。但是我的登基大典今日就要办。”

上次三王爷登基的时候，念的是嘉和皇帝这么多年的政绩，这次三王爷取代的是小五子的位置，文官改读小五子的劣迹。三王爷已没有了竞争对手，想慢慢享用这一刻，找出昨夜备好的长篇累牍，让文官一个字一个字地读，读它一天一夜才好。

而此时，小五子和吴思若被押上囚车，奔向午门，小五子对吴思若愧疚道：“当太子妃时让你死了一回，当上皇后又要让你死一回，朕对不住你啊。”

吴思若笑道：“你还朕朕朕的呢，你要不要点脸？你早知道你是个假皇上，你逼我成什么亲啊？为你死两回，好像我有多爱你似的，去年你还骗我，说慢慢培养感情，这才一年就要死了，有点快了吧？”

到了午门，刽子手让小五子和吴思若并排跪在断头台前。吴思若忽然说：“这一幕我见过，我当时说的好像是要一个镜子。”

小五子问：“你以为化化妆，漂亮一点，阎王爷能让你投个好人家？”

吴思若若有所思，说：“不是，我记得好像是要照镜子，说要看着自己死。”

小五子叹道：“上次是公主的手下小顺子杀你，还能让你死得痛快，这次他们就不会让你死得那么顺心了。”

吴思若道：“你真行，跑过来装太子，还把公主给勾到手了。你这辈子还能不能干成点儿正事？”

小五子道：“你觉着我行不行，有一个人对我佩服得可是五体投地，那就是你师弟一只手。我去哪儿他去哪儿，我进宫他也进宫，我赌大他也赌大，就连我去丐帮要饭，他也跟着。”

吴思若又想了一阵，问：“碗呢？”

“什么碗？你还没死呢，你再坚持着清醒一小会儿行不行？”

“我醒着呢，五帮主，我碗呢？现在丐帮可是我吴思若做主！”

小五子眼泪哗就下来了，问吴思若：“你回来了？我是小五子呀！”

“我知道，你哭什么呀？哎？谁把咱俩绑这儿的啊？你又干什么坏事儿连累着我了？”

小五子望着她，刽子手的刀向吴思若脖子挥去，小五子“哇”的一声痛哭出来。

三王爷趁文官宣读小五子恶行这一阵儿，慢慢换上龙袍，自言自语道：“那个逆贼比我瘦，回头得把咱府上早做好的那一套拿过来。”

几个亲信跪下道：“王爷英明，王爷有先见之明。”

三王爷冲他们一人踹了一脚，道：“王爷？谁他妈是王爷呢？！”

几个人修正道：“陛下英明，陛下有先见之明。”

龙袍穿好后，三王爷也等得不耐烦了，让文官别读了。文官总结道：“于是我们将本朝最大的逆贼绳之以法，午门问斩。”

传令官宣布，新皇登基。文武百官跪地，三呼：“万岁万岁万万岁！”

三王爷特意等了十几秒，伸展双臂道：“平身。”众人未起，三王爷再说一次：“众爱卿平身。”文武百官还是跪地不起。三王爷感觉事情有些不对，只听背后一个声音道：“众爱卿平身。”

三王爷回过头，皱眉道：“你怎么坐在这儿？”

坐在九龙宝座上的竟然是西北六公子。

眼看刽子手的刀就要落下来，小五子闭上眼，等着脑袋落地。只听耳边一声脆响，脑袋没事，刽子手的刀却飞了。睁眼一看，地上躺着一颗骰子，刽子手的刀竟然是被它震飞的。“冲啊！”一只手带着几个人冲上来，他还特意去看了眼落地的骰子，欢呼道：“果然是六！这宝刀我要了。”说着一掌将刽子手劈死，夺下宝刀。

蓬莱阁老对一只手吼：“骰子是我打的，你有个屁本事，我是来救我女儿的！”

一只手纳闷了，那我的骰子去哪了呢？

另外一个刽子手也被百花谷主干掉，她身后跟着大漠仙人，笑嘻嘻的，却不动手，看着众人给小五子和吴思若松绑。

阁老骂道：“我就知道你不安好心，一路上都跟着我。”

仙人道：“你这一年都没离开过皇宫三里，天天在树上窜来窜去地看你女儿，我还以为你当了国丈，跟着你能让我这个师弟也享受点荣华富贵呢，没想到碰上的全是这种苦差事啊。”

官兵围了上来，向问和吩咐几个丐帮弟子保护好小五子，小五子问他：“那个瞎子关长老呢？”

向问和回答：“这个逆贼不知怎么回事，看出来我的无为神掌真的是无所作为，要把我这个前任帮主给废掉，我只好带着几个弟子跑出来了。”

“我不是告诉你那八个字吗，怎么露馅了呢？”

“我记着呢，就是关长老逼着我，让我露两手给兄弟看看，我连个蚂蚁都拍不死，实在是撑不住了。”

小五子也骂：“我知道这货，就知道让帮主露两手。”

来的人虽然都是高手，但是官兵人多势众，缠斗半个时辰，众人才得以脱身，大家跑出去十几里路，进入一片荒林稍作休息。阁老气喘吁吁，瘫坐地上。向问和嘲笑道：“你这蓬莱掌，练就出来之后，和我这无为掌内力差得太多了，你看我一招都还没发，仍然泰然自若，怎么把你累成这样？”

蓬莱阁老站起来，神情严肃，对众人道：“容我和我女儿讲两句话。”

阁老走过去，对吴思若说：“半年没见到，爹年纪也大了，可能见你的机会越来越少了，让爹再好好看看你，看着女儿的脸。”

阁老心中五味杂陈，忍不住把她抱在怀里，这时候听见吴思若说：“蓬莱阁老，你不是说，再见到我一次就杀了我吗，现在倒把这些都忘了？”

阁老一惊，后退两步重新打量她，自语道：“大师兄故意害我。”

吴思若道：“阁老，您还是好自为之吧。”

阁老老泪纵横，道：“爹真没几天活头了，你就原谅我吧，过去所有的事，都是我的错，你一点错也都没有，永远不要怪你自己。爹欠你的太多太多了。”

“蓬莱阁老，你帮我办一件事情，事成之后，你便不再欠我的。”

阁老怕忘记，咬破手指，撕下一块布：“你说，爹记下来。”

吴思若道：“离你蓬莱阁向北不到十里处，有一个大坑，每天有一个聋哑老人，负责给坑里面的人送饭，帮我把他们全杀了，我认你作父亲。”

阁老在布上写下几个字：蓬莱，北，十里，坑，杀。

一只手看得稀奇，对身边的小五子道：“年纪一大忘性那么厉害？就这么几句话还得拿布记下来？”

阁老听到了，转过头，指着小五子道，“你……照顾我……照顾……照顾……照顾好她。”

向问和奇怪道：“师哥你怎么了？”

阁老自言自语道：“谁？师哥？”然后猛然一醒，指着所有人，问：“你们刚才谁对我下了断魂掌、仙人掌两掌？”

向问和也明白过来，大喊道：“三师哥！”

还未等众人反应过来，大漠仙人一掌震飞两个挡路的丐帮弟子，飞奔而走。

只有蓬莱阁老仿佛又坠入梦中：“三师哥又是谁？”他看看布上的字，看看日头，独自向南而去。

六公子坐在龙椅上，让人给三王爷赐坐，请出太医。三王爷指着六公子的鼻子骂：“好你个叛徒，凭你也敢背着我觊觎大位！”六公子对三王爷笑道：“刚才太医的故事讲得不全，还有那么一点没来得及说。所以三王爷，你先不要急嘛，等太医讲完了，我们再慢慢商议。”

太医把故事接着往下讲，又回到二十多年前，太医将常公公指定要杀的孩子放进摇篮，对着摇篮凝思了许久，又把孩子在怀里抱紧，冲进雨中。

他去西北教找教主，六公子后来的养父。太医把宫中的铭牌给教主看，跟他讲：“我是宫中的太医，其他种种不便多说，这个孩子请你当他是亲生儿子般将他养大，你只要照办，当今圣上必定保你一生荣华富贵。”

教主问：“难道他是皇子？”

太医道：“我不能说，你也莫要多问，如果走漏了消息，不要说荣华富贵，就是你们西北教只怕也从此在武林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教主点点头：“老夫明白了，太医放心。”

倏忽二十年，这个皇子已成为西北教的第六个公子。他和五个哥哥，远行离开西北，投奔三王爷。一日骑马射猎，六公子百发百中，回来的路上几位哥哥抱怨，父亲对你如此偏爱，一身的武艺悉数教给你。一辆马车在他们旁边停下，车中人掀开车帘问道：“阁下可是六公子？在下是宫中太医，有些事情要和六公子商量，可否上车同行？”

太医说不下去了，看见三王爷一直拿眼睛瞪他，愈发结结巴巴的。三王爷咬牙问六公子：“太医都跟你说了些什么？”

“我，才是真正的太子孙天奇！”六公子朗声道，殿上众臣一时议论纷纷，“不过常公公把持内宫已久，太医不敢向父皇说出实情，他叫我唯有暂时拉拢你三王爷，为我铺平登基之路。”

“不过，”六公子接着往下说，“虽然我登基之路上你也出了不少力，但你私制龙袍，密谋篡位这事，咱们现在是不是也得来算一算呀？”

三王爷骂道：“沈辟朝一个外姓人，登基之后也没有杀我，你一个孙家的太子，登基之后反而要赶

尽杀绝！”

一个胖嘟嘟的御史出来说话，三王爷虽然罪不可恕，但毕竟是皇族血脉，杀之不祥，恐民心生变。六公子点点头，吩咐左右将御史拖出去斩了。至于三王爷嘛，也不多追究了，把兵权交出来，再买些上好的金丝雀和京城最好斗的蝓蝓送给皇叔，让他颐享天伦之乐，不要再关心朝政了。

4

小五子一行人无处可躲，本想回昆仑山庄，半道上看见通缉的告示贴了一路，昆仑山庄也被大批官兵层层守住，幸好那通缉告示大概也是以前小五子当逃犯时同一人画的，根本不像，路上百姓才没认出他们来。但昆仑山庄是去不成了，只好在附近的农庄暂时落脚。小五子想去牢中救五公主和文思清，其他人都劝他，倘若几大高手都在，也许还有希望，现在比如向老前辈，除了无为什么都没有，我们去了地牢只是送死。

唯一的好消息是吴思若真的恢复记忆了，看来南海真人那时候也没忍心真的全力下手。只是吴思若虽然心里想和小五子在一起，但又总是有些自卑，她对小五子说：“你别靠近我。我配不上你对我好。”小五子极力开导她，前段时间皇后你都当了，现在让你做个农妇怎么反倒不好意思了？吴思若沉默不语，过了一会儿她轻声自语道：“也不知道我爹爹事办得怎么样了。”

阁老站在坑前发呆，下面的几十个男人一个个伸着手等着发食物。阁老看着手中布上的血字，想不明白自己来这干吗。大漠仙人站在他旁边，说：“二师兄，你来这儿几天了？”

阁老一脸茫然看着他，问：“二师兄？你是谁啊？”

仙人没回答，接着问他：“你在这儿干吗呢？”

阁老拿出手上的布给他看，说：“这是我的字，我站在这儿已经十天了，都没想明白，我为什么要杀死他们？”

仙人道：“你十天没吃没喝吗？”

“是啊，怎么一点都不饿呢？”

“因为你中了一掌仙人掌，中了一掌断魂掌，仙人掌我倒是很精通，至于断魂掌，小弟可就不懂了。”

阁老很感激，说：“谢谢，你分析得很有道理。那我再问你，我为什么要杀这些人？我替谁在办事？”

仙人又一通大笑，道：“你在替你女儿办事，你有个女儿，小的时候被我偷走了，我把她养大，养得可漂亮了，后来我把她卖到紫竹院，她花名在外，全杭州的人都知道你女儿。而这些人呢，都是以前点过你女儿的，都是你女儿的常客，我后来想想，不能让他们把这个事传出去啊，毁了你女儿的名声，我就帮你把他们全都抓到这来了。”

阁老似乎回光返照，转过身来问他：“我女儿是吴思若？你要毁她一辈子？”说着向大漠仙人一掌打过去。

仙人轻轻松松躲开这一掌，笑道：“你清醒了，说明你就要完了，再妄自催动内力，只会死得更快。我劝你还是看看你那个布上写的是什麼，先把要办的事办了吧。”

阁老又看看布，大喊着：“吴思若，爹替你报仇了。”

说罢，他跳到坑里的人群中，对着每个人，连拍几掌。随着他身上的伤势越来越重，掌力也越来

越弱，那些人逐渐围住他，将他淹没。

大漠仙人一通大笑，用脚将旁边的土石拨到坑里，后来干脆拿着铁铲，将土包上的土铲下来，一锹锹地抛下去，连同阁老一起，将这些人活埋了。

接下来大漠仙人在土堆边立了根小棍，上面刻几个字：蓬莱阁老之位，想了想又弄了一个小棍，插在旁边刻上“南海真人之位”，他跪下来给他们俩一人磕一个头，说：“不管怎么讲，你们俩一个大师兄，一个二师兄，咱们三个斗了三四十年，一晃你们俩都没了，我留在世上也没什么意思，说来也好玩，有人一生享荣华富贵，有人一生享纸醉金迷，有人一生享声色犬马，我大漠仙人一生不图这些，我就想看你们俩过得不好。结果你们俩说没就没了，那我活着都没什么乐趣了。”

然后他又找了根木棍，上面刻了大漠仙人之位，插在他们俩后面，跪地道：“我大漠仙人也想死，但是你俩死了再也没人打得过我，我胆子又小，又不敢自杀，弄个小棍，陪你们俩得了。”站起来之后又不忘回头补一句：“别老来找我，我长年不在家。”

刚一转回来，有人在他胸口拍了一掌，大漠仙人目瞪口呆，“不可能是你，不可能！”他还想说话，可张大了嘴却发不出声音，两眼一黑倒下来，最后的时刻他还在想：糟糕，这下要把牌位压倒了。

小五子那日正在午睡，吴思若披头散发地闯了进来，坐下来开始大哭。小五子起身问她怎么了，她也不回答。小五子端了一杯茶给她，吴思若手一挥把茶杯打翻在地。她只是哭，哭到上气不接下气的时候，她抽泣说：“我梦见我爹死了。”

小五子这才闹明白，他花了一下午，总算把吴思若哄好了。最后嗔怪她说，做梦而已，干嘛²²当成真的。

5

六公子在皇宫待了几天，突然想起来一件事，他叫来太医，问他：“我父皇当年留给我母亲的那张九宫图，你一直说在你身上，现在该给我了吧？”

太医道：“我没什么武功，生怕被人家抓住搜出来，我藏在了一个特别稳妥的地方，你随我来。”

进了寝宫，把嘉和皇帝扶起来斜倚着床头，小心翼翼地把老皇帝头上的纱布打开，太医动作慢，六公子就在一边眼巴巴地看着。看了半天发现里面什么都没有。

“图呢？”

“我明明把它包在纱布里的呀？”太医解释不清，然后仔细看着那块纱布，惊道：“有人换药了，把这块羊皮取走了。”

“换药了？换药了·……”六公子想了想，问太医，“我娘当年是被你杀的吧？”

太医慌张下跪，那真是身不由己，我已经尽力保陛下到今天了。六公子叹息道：“我也是身不由己啊，杀母之仇怎能不报？”

隔天，六公子将太医处死。又叫人把乔姑娘和闹闹接到宫中。六公子对乔姑娘说：“你一直问我要办什么大事，我什么时候才能娶你，你现在也看到了我办的大事是什么了，你就等着当你的皇后吧。”

乔姑娘这一次却不想嫁给他了，她说：“你当你的皇帝，为什么要杀我爹？”

六公子盯了她许久，最后扔了一句话：“你不做皇后也可以，我追封你做皇后。”

²²原文“干吗”

文思清在牢里，有天被两个狱卒的抱怨声吵醒：“你一个和尚跑到大街上奸淫妇女，还要不要点脸？”

文思清冲到门口一看，两个狱卒架着一个和尚正往里走，一看正是八光，说：“师弟，你又犯淫戒了？”

八光叹着气，摇摇头，被狱卒扔进另一间牢房。

本来文思清还在想，下了大牢不是说要严刑拷问吗？怎么好几天了都没人理她？就听到牢口铁门的转动声。过了一会儿，六公子走进来，看看文思清，问她羊皮是不是在小五子那里，还对她说：“我知道你俩没感情，他杀了你全家，你搅得他在宫中坐立不安，也就是杀了我十几个姐妹，你把羊皮的消息告诉我，你这样的人我要重用，不会让你死。”

文思清跟他绕了一圈，知道他要的是皇上脑袋里的那张羊皮，骗他说：“三王爷有一次来看皇上，带着一大捆纱布在里面待了半天，你去问问他吧，嘉和皇帝总不会是自己把那块羊皮消化吸收了吧？”

六公子去找三王爷。三王爷那是有苦说不出，他说：“你看我天天忙着养鸟、养蚰蚰呢，哪敢搞什么羊皮呀？”

“给你三个时辰，一会儿送到皇宫，不然你也知道，你侄儿是什么性格。”

“你杀了我得了，我真没有，你瞧我这点本事，养几个家丁，还被你造了反，我院里还有一套龙袍，估计这辈子也穿不上了，就送给陛下了，那个能比羊皮值钱吧？”

六公子冷冷地看着他，不说话，三王爷试了各种办法，他跪下来献龙袍，六公子不接，他让人当场把龙袍烧了，他让人把鸟和蚰蚰退还给六公子，六公子不要，三王爷“噗通”一跪，哀求道：“你还是杀了我吧！”

六公子拂袖离开。回去见文思清，盯着文思清看了半天，一句话不说，文思清不理他。六公子站起来又准备走了。狱卒问：“陛下今天还要动刑吗？”

“今天不用了，给她三个时辰，好吃好喝供着她，要是她还是什么都不讲，也别推到午门了，就在这儿斩了。”

狱卒得令，三个时辰一过，打开牢门，他要进去动手了。文思清手镣脚镣全都铐住，动弹不得。进去的刽子手也不多废话，拔起刀就要往下砍。这时，突然从地里钻出一个人，一掌把刽子手推开。

文思清定睛看了看那人，欣喜地喊：“师弟！”

八光一边跟冲过来的狱卒兵丁打成一团，一边喊：“别谢我，要谢就谢小五子挖的洞吧！”

狱卒们不是八光的对手，脑筋却鬼得很，手里的家伙尽往无法动弹的文思清身上招呼。八光顾此失彼，急起来索性用身体挡在狱卒跟文思清之间，大喊一声，用尽力气把文思清身上的镣铐一一扯断。

文思清施展起沈老前辈教的功夫，不一会儿狱卒们死的死逃的逃，再看八光，身上被几柄武器贯穿了，躺在地上脸色发白。文思清背着八光逃出大牢，一边跑一边哭着说：“师弟，再忍忍，我这就把你抬回少林治伤。”

八光摇摇头说不必了，我永远也无法修炼成佛，就让我死在这吧。说着没一会儿，八光晕倒了。文思清上山摘些野菜，想了想摇醒问他：“你要是想吃荤的，咱们今天就破一次戒吧。”

八光摇摇头陷入昏迷，喃喃自语：“我找你半年了，听说你被关进地牢，我就想尽办法也要进来，我偷人家的钱财，人家见我是和尚，挥挥手让我滚蛋，就当是香火钱了。我去饭店吃白食，老板一见我是和尚，就说放他走吧，反正那些素菜也不值钱。但我得进来救你，没办法，拿出二十多年前最擅长的本事，找一个姑娘把她扑倒，其实我也没干什么，那姑娘尖着嗓子喊，救命啊，强奸啊，那些当

兵的一下子就全部来了，我二十多年前奸淫过那么多女子，都没被抓过，这一个还没碰她呢，就乖乖跟官兵走了，我走得比他们还急，就想看看你在牢里好不好，过得怎么样，有没有人欺负你。”

说完他又昏迷不醒。文思清在旁边吃着野菜，自怨自艾地说，苦死了。她越说，吃得越多，最后苦得她泪流不止。

拾捌

1

挨过几天，八光伤势越来越重，但他执意不肯回少林。有一天他跟文思清请求一件事，说老看你抱着那个盒子，我一直想，我死后能不能也烧成灰装在盒子里，也让你这么成天抱着。

文思清瞪大了眼睛，仔细想了想，盒子里面装的是我娘，把你再放进来成什么事儿了。

“是啊，”八光问她，“那你以后就抱俩盒子？算了，这也太麻烦了。”

之后就不再提这件事了。有一次，他觉得自己不行了，就要死了，他说有件事压在心底，一直想跟你讲，但是不敢说。文思清问他什么事儿，八光想想，摇摇头说算了，他还是把这些话带到墓里去吧。文思清生气了，威胁他，你要是不讲出来的话，你死了我也不给你烧纸，也永远不会想起你。那些想起你的，也都是恨你的，被你欺负过的女人，你自己看着办吧。

八光缓缓说道：“那天我去妓院找小五子……”

“这事儿你讲过，你还说，全天下的女人在你看来都是皮囊，但是我一直不明白的是，既然你已经觉得全天下的女人都是皮囊，为什么还认定自己无法持戒，说自己愧对少林，就是不肯回去？”

八光道：“我绝不会再犯淫戒，可没想到却又犯了情戒。我不敢说，我一直觉得我不配说这个，也不配犯这个情戒，喜欢上这个人。我那天是说觉得全天下的女人都是皮囊，但我没说全，我想说的是除了你，全天下的女人都是皮囊。”

文思清没接话，不知道如何应对，大中午的背身过去，说自己要睡觉，其实泪眼依依地看着身边的草地。过了一会儿她以为八光睡着了，打开盒子，将她妈妈的骨灰一点点撒进河里，说：“娘，你放心走吧，有一个人会一直陪着我，一直对我好的。”

八光醒来，拦住她，问她在干吗。

“你死了之后，我就把你的骨灰放在盒子里，天天捧着。”

八光这辈子也没有感受过这种温暖，震天动地一般哈哈大笑，随后气息变得微弱。他说自己活不了几天，问她，自己死后要作何打算，是不是去找她的小五子。文思清叹了口气，说自己早没有和他在一起的念想，之前在百花谷待过半年，回到宫里，便已不会也不能再当小五子是自己的爱人。话才说完，文思清一阵恶心干呕，她忽然意识到，自己也许怀孕了，怀了小五子的血肉。不会去找他，日后先去见百花谷谷主，再听她的安排吧。

文思清打开骨灰盒，在盒子的底部，看到一张羊皮，掏出来。八光笑了，说：“我就知道世界上凡是抹布，就一定有一对，你看我的。”

说着拿出自己的抹布给她看。文思清问他哪儿来的。八光说：“是沈老前辈以前给我的。我说这么好的抹布，你怎么舍得给我。他说，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他再也用不着擦桌子了，就给我了。”

文思清纳闷了，说：“我去过他的藏经阁，除了尘埃就是尘埃啊。”

八光哈哈大笑，笑声越来越小，终于圆寂。

2

三王爷和五公主不好杀，六公子要把他们流放到北方。路上这两个人各揣心事，三王爷惦记着什

么时候能把五公主甩掉，自己往南跑，五公主惦记着什么时候能把三王爷给甩掉，自己往汴梁跑。行至关外，北风夹杂着雪花，让大家异常寒冷。

三王爷看着自己的鸟和蚰蚰都被冻死了，伤心起来，他说能不能绕道去南边，再去买些鸟和蚰蚰？公主知道他也不愿北上，两人花钱买通押送人员，带着车队，向南走去。

二人对各自目的心照不宣，公主对三王爷道：“三皇叔，从我父皇，到我，到小五子，到六公子，你斗了四任皇帝，其实也累了吧？”

三王爷说，到今天才发现，遛鸟和斗蚰蚰是这么有意思，当皇帝有什么好的啊，天天都担心被人推下去。

“皇叔若打算与世无争过太平日子，侄女给你指一个好地方，那边四季如夏，有阳光、沙滩、椰树、海浪，还有好多大乌龟，皇叔可以到那边去尽享天伦之乐。”

三皇叔问她这好地方在哪。

五公主答道：“我不是在海南待了一年吗，随便找一个海岛住下，天高皇帝远，六公子才没兴趣带兵去打你。”

一眨眼，小五子与吴思若等人已在农家生活了半月有余，有时候帮忙做些农活。一只手时不时跑到农村夫妇那去吹嘘，说他们的主子小五子可是上一任的皇帝。夫妇俩面无表情，一只手恨不得揪着他们耳朵说，皇帝啊，我们家主子是皇帝啊。看他们还没反应，一只手问道：“你们知道上一任的皇帝叫什么吗？是什么年号吗？”

别说上一任，连这一任夫妇俩都不知道是什么年号，也不知道当今皇上孙天奇。一只手气得冲他们大叫：“你们这帮小民，草民，就知道放牛种地，天大的事都不知道，还能有什么大出息！”

小五子傍晚对吴思若叹息，说：“我们沈家的天下，先是被他们孙家夺了下来，然后我们又杀了他们孙家的太子，之后他们又要斩我示众……上面打打杀杀，你看这些百姓，几十年来还是一年四季的耕种，吃饭，生活没有变，倒是我们沈家和孙家这样抢来抢去的，又有什么意义呢？”

次日清晨，大家被远处一阵马蹄声吵醒，几个人迎出去，看到是五公主来了。

可能是嫉妒，吴思若看见她很乐意，讽刺她：“是不是你皇兄让你过来找我们的啊，我猜啊，明天就得有百万大军杀过来了。”

公主不接话，看了眼小五子，转身就走。吴思若怕小五子回头怪她，嘴上又不服软，继续说：“你现在走也没用啊？人家都知道我们住这儿了，你任务完成了就要跑，是吗？”

公主这几个月，女儿死了，又被软禁，一路上颠沛流离，早就气坏了，转身大骂吴思若：“你到底是想怎样？你就一奴才，伺候我的宫女！”

吴思若笑道：“呦，拿宫里的身份说事儿？那不还赶快给皇后请安？”

小五子出来打圆场，说道：“行了，都不要胡闹。五公主先在这里安顿下来吧，其他的事以后再从长计议。”

吴思若点点头算是默认了，但心里还有点不服气：“那这请安你也给她免了？平身两字我可憋了半天了。”

夜里小五子睡不着，到屋外走一圈，看见远处天边被火光照得亮堂堂的，把耳朵贴在地面上，只

听见杂乱的马蹄声和脚步声。小五子将所有的人叫起来，说是有官兵追上来了，众人手忙脚乱地，也来不及收拾东西，先躲进山里。有人想起吴思若白天说的，怎么那么巧，前脚五公主刚到，后脚官兵就来了呢？

众丐帮弟子也跟着起哄，小五子急了，警告所有人，从现在开始，你们有谁再敢怀疑五公主，我就跟他以命相拼。

山里毕竟不是久留之地，可大家也不知道接下来还能到哪里躲藏，吴思若说：“你还记得当年方丈夸下海口，说把昆仑公子放在这放心，整个武林都打不进来这句话吗？”

“那是他吹呢，少林什么本事，我还不知道啊？一个李准驸就把他们吓个半死，各个去练闭气大法。”

“去试试吧，万一真有高人，方丈说漏嘴了呢？”

隔天到了少林。方丈不让进寺门，一再跟大家解释，现在是香火淡季，粮食短缺，你看我的弟子都在练闭气大法呢，还是请各位施主另投别处吧。小五子道，不就是钱的事吗。浑身上下摸了一遍，转身问皇后有钱吗。

吴思若笑道：“后宫开支紧缩，我也没有啊，公主总有吧？”五公主不说话。向问和慌了，总不至于向丐帮拿吧？

众人既然上来了，一时也不愿下山。那就守在门口。一日一夜过去，大家明白不拿出银票，方丈是不会开门的，可要退下山也来不及了，山下围了一队人马，大概有千八百人，喊着冲啊，杀啊！小五子仰天长叹：“我今日命丧于此！”

3

眼力比较好的一只手，忽然喊道：“这不是李准驸吗？”小五子定下神仔细看，还真是，气得跑过去，一脚把李准驸踹下马来骂道：“你什么玩意儿，整我是吧？”

李准驸赔笑道：“我这不是开玩笑呢吗？”

小五子道：“你看我笑了吗，你仔细看看，我笑了吗？”

“我把银票带来了，”李准驸说，“你当年不是问我，抄文宰相家的那些银子哪儿去了吗？我哪敢回答你啊，都被我……保管起来了。我在南海也保管了不少，那些刁民一个个都想跳海自杀，我沿着海岸线修了一千里长的铁栅栏，谁都不许给我自杀，都给我活着干活！”

小五子把银票都接了过来，问他：“公主不是说你死了吗？”

李准驸转过去质问五公主：“你说我死了？我成全你们俩，让你去找那兔崽子，你说我死了？”

小五子踹他一脚，问他：“说谁呢？”

李准驸不敢回答。小五子问五公主：“当时你是怎么讲的，你明明说你杀了他的。”

“你想想你当时怎么问的？我能怎么答？”五公主说。

太平不了几天，一大早的就被喧哗声惊醒，原来是六公子派了五千精兵围住少林，要少林交出人来。方丈过来求小五子他们：“这回不是银子的事了，你们还是赶紧出去吧。”李准驸拍着胸脯跟方丈保证，别怕，我一会儿带人把他们打跑就没事了。下山不到半天，李准驸就丢盔弃甲地跑回来了，边跑边喊敌军太厉害了，人数又多，还吩咐方丈赶紧把寺门关紧，能撑一会儿是一会儿。

方丈气坏了，一群人赖在佛门清净地不走算什么意思，关键是里面还有女人和乞丐，真是太不尊重佛祖了。李准驸提醒他，他们可是给寺里缴了银子的。可那时候不知道你们是朝廷要捉拿的要犯呀，再这样牵连下去，少林寺都没了，还要银子有什么用？

方丈越说越激动，指着小五子问，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小五子不说话，他又指着李准驸问一遍。李准驸也不吭声了。方丈又冲着殿门外站着的人喊，还有你，你来评评理？小五子最先发现不对，他顺着方丈说话的方向看去，文思清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那里。吴思若也发现了，喊了一声：“文姐姐？”方丈这才明白过来，原来这人不是和小五子一块儿赖在这里不走的，可是是谁呢？身边的小和尚慧根连忙提醒他，就是你从武林大会上带回来的那个女人。方丈说：“哦，是她啊。”其实还是记不起来。

文思清一声不吭，将两张羊皮扔给小五子，转身就走。小五子追上她，文思清警告他：“不要再跟过来，否则我不客气了。”小五子心里一阵酸楚，眼泪都快下来了，只好呆呆站定在原地看着文思清的背影越来越小，最后消失不见。

九张羊皮已经收集到八张，小五子让吴思若帮他把羊皮缝合起来，只差最后一块就齐了。小五子就和吴思若分析，这张会在谁手里？不过多想也没意思，况且大家连这张图是用来干吗的都还不知道，如果是神功秘籍还好一点，万一是张藏宝图，搁手里也没有用，况且方丈现在连银子都不要了。

分析到半夜也没分析出什么结果，躺下才一个多时辰，小五子就被人轻轻摇醒了，睁眼一看是钱老板。小五子奇怪道：“你怎么来的？”

钱老板道：“我趁天没亮偷偷摸上来的，不过我上来的时候看见官兵陆续在集结待命，怕是马上就要进攻了。”钱老板一边说一边从怀里往外掏东西，“我这次来，主要就是将这最后一块羊皮送过来。”

最后一块羊皮居然在钱老板手上？小五子奇怪了，问他：“你怎么知道这是最后一块羊皮？”

钱老板沉默半晌，正要回答，屋外忽然喊杀声大作。李准驸跌跌撞撞冲进来报信，说不好了，五千精兵攻进山门了，咱们赶紧想办法突围吧。小五子叹一口气，说你听外面这喊杀声，恐怕远远不止五千人，官兵一定是又有了增援，咱们才这几个人，要如何才能突围得出去？被小五子这么一说，钱老板也仔细听起外面的动静来，他眉头一皱说不对，怎么这时候还有和尚有心情念经？还真的是，一开始这诵经声虽然微弱，却绵绵不断，仿佛就在耳边，而且慢慢地越来越响越来越清晰，而喊杀声却越来越弱，终于安静下去。小五子和钱老板、李准驸出了屋子，只见外面横七竖八躺倒了一地的官兵，全都昏迷不醒。方丈站在空地中央，指挥着僧众把这些昏迷的人挪到一边，把打坏的门窗、佛像清理干净。

“果然厉害，”小五子好奇地问方丈，“你这是什么武功？念念经就能击败这么多军队，简直比乔帮主的狮吼功还厉害。”

方丈瞪了他一眼，道：“废话，我要是有这本事，还用得着求你们自己下山吗？”说完他摸摸自己的后脑勺，自言自语道：“这是咱们少林的功夫吗？”

负责清理的净空忍不住了，他把身上背着的人扛到墙角放下，还伸脚踢了两下把人摆正，炫耀道：“施展这功夫的高人在后山，是八光师兄的师姐的师父，等于就是我师父了。”

小五子带着吴思若和五公主，在藏经阁前面跪了几个时辰，终于从里面传出一个声音：“请门外的沈公子进来。”

沈公子就是小五子了，他推开藏经阁的大门走进去，就是当年文思清走过的那条路。见了沈老前辈他再次跪倒，说感谢前辈救命之恩，不知这是何种功夫，如此不可思议。沈老前辈说这是无经咒，

不立文字，见性成佛，至于救命之恩什么的，沈公子不必放在心上。

小五子随后奇怪了，打从进少林寺以来，人人都叫我小五子，你怎么知道我是沈辟朝？沈老前辈缓缓说道：“贪恋红尘也惭愧，但总得让你知道，我就是你的太爷爷。”

沈老前辈给他讲了个故事，当年有个皇帝，被敌人兵临城下，眼看皇位不保，竟然做出许多荒唐事。这皇帝逼他的儿子即位，又自己为自己办了一场假国葬，从地宫逃跑出去。不用说小五子也知道沈老前辈是在讲他自己一直至他的儿子亡国，他从地宫返回皇宫，抱出当时的皇后，以及孙子沈志基，他开始精研武功，独创了几套功夫教给三个弟子以及自己的儿媳妇百花谷谷主。由于他只想着励精图治复辟王朝，缺失了对弟子的管教，使得师门不和，令他灰心丧气。沈老前辈又说他一生做错过两件事：第一件事是当年自己贪生怕死，弃了朝廷，弃了天下；第二件事便是，惭愧没好好教育四个弟子。晚年，他收了向问和做他的关门弟子，用十年的时间教会他无为神掌的诀窍，希望能弥补以前的过错，接着便出家闭关直到现在。

小五子问：“那向问和就是您最后的弟子了？”

沈老前辈说：“还有一个弟子，学了不少真本事，她叫文思清。”

小五子明白了，难怪当年向问和说那些公主的死因，大部分都是沈老前辈的手法。也就是说，文思清学了沈老前辈的功夫，杀了一十三位公主。小五子问道：“既然太爷爷你知道地宫之路，武功又已经大成，能不能带我们打回皇宫？”

沈老前辈沉默不语。

小五子又问：“那个九宫图怎么看，总得告诉我吧？”

沈老前辈还是不说话，小五子跪久了，偷偷抬起头观察，才发现沈老前辈已经坐化。

4

自从六公子的精兵在少林被沈老前辈的无经咒击溃，各地流言四起，说那一天是佛祖显灵，预示本朝气数将尽，会有人取而代之。李准驸这几年以寻找太子为名游山玩水，从地方官员那里没少捞钱。趁着这机会，他拿出毕生搜刮来的金银财宝招兵买马，凑齐十万大军，还不等操练，就浩浩荡荡地向皇城进发。

六公子坐在朝堂上，右手支着头，听取各地信使的汇报。一个多月来就没几条好消息。一开始还说敌人都是乌合之众，不成气候，不出三日必将匪首捉拿，押送京师。三天后就说讨匪大将军轻敌冒进，中了圈套全军覆没。过一个礼拜又说有不少守军受流言蛊惑，纷纷改旗易帜。后来六公子听得火了，杀了几个总是汇报坏消息的信使，这下没人敢说话了，信使要上殿前不是装死就是诈病，要不就编一些无关紧要的新闻试图蒙混过关。

早朝的时候六公子问官员，关于战局还有什么良策？文武百官面面相觑，谁都提不出什么好办法。六公子沉吟许久道：“好在皇城守备还算坚固，当年只靠九门提督的区区人马就能把三王爷的重兵拒之门外，看来至少再撑上一年半载还是可以的。传旨下去，今日开始各部都退回京师拱卫皇城，我要册封皇后。”

殿下群臣顿时议论纷纷，丞相站出来劝皇上不要胡来，大敌当前，应以国事为重。六公子反问：“有谁觉得这场仗我会胜？”

除了少数还在坚持拍马奉承的官员，大部分的文官武官，此时只有沉默。

六公子道：“看来败局已定，你们任何人有疑虑，我即刻批你们辞官返乡。但是我六公子当上皇帝，

把这件大事办成了，却没能娶到乔文君，就白活这一回了。”

九宫图拼好之后，上面什么也没有，一片空白。小五子用尽办法，火烧，泡酒，用血洒上去，往上刷米汤都不管用，只是一张缝好的普通羊皮而已。小五子没事就盯着那张九宫图，茶饭不思，吩咐谁都不要来打扰自己。有一天李准驸冒冒失失闯进来，小五子把他一顿痛骂：“都说了不准进我屋里，你能有什么要紧的事情？”李准驸一脸委屈，瞅瞅地上的图，抱怨道：“还以为你真有什么了不得的秘密呢，不就是一个地宫图吗，有什么好看的？”

小五子警觉地问道：“你凭什么说它是地宫图？”

“你也不想想我是干什么的，我是九门提督啊，天天就守着这个啊。但是我就是感觉它像地宫，里面什么样我从来没走过，据说里面各种机关暗器，稍微走不好，可能全军覆没，都不用埋，直接死地底下。”

小五子问他：“这就是一张羊皮，什么都没有，你怎么看出是地宫图的？”

李准驸把羊皮要过来仔细一看，说：“原来这是缝线啊，我刚才眼花了，以为是画的呢，当我什么都没说，那肯定就不是地宫图了。”

李准驸说完出去找别人了。小五子盯着这张羊皮，专门看缝线处，他忽然明白，这些缝线就是通往宫中的路线。一时眼花，这些缝线慢慢有了颜色，整张羊皮仿佛着了色的一幅画，展现在小五子面前。他一下子明白了，这些羊皮不是随便扯的，他们就是按着线路裁下来的，散落在江湖，等待有朝一日有人能重新凑齐他们，入主皇宫。

攻城那天，李准驸作为开路先锋，骑着马躲在大军的后面。按图索骥穿过地宫，大门缓缓打开，兵不血刃就进入了皇城。一眼望去，皇城里面没有一兵一卒，却是三三两两地横着数十具尸体。李准驸后面一声大吼，让大军让开一条路，冲到最前面，假模假样地对着尸体一阵砍杀，看看又觉得有些熟悉，怎么这些尸体都是以前当官时的同僚？李准驸收剑入鞘，左看看右看看，叹息道：“张大人，王大人，我过去没少给你们塞银子啊，还想着以后你们能提携我呢，怎么你们反而死到我李准驸前面去了？”

皇城已被攻下，眼看皇宫就要沦陷，六公子的册封大典却要如期举行。九路大军浩浩荡荡地攻进皇宫，越来越近，六公子在奏乐声中搀着乔文君走向皇位。皇宫大门顷刻被撞开，起义军蜂拥而至，进来后看到皇帝正在大殿进行册封大典。为首的小五子站住不动，打手势要大家停下来，不知道六公子这回唱的是哪一出。

六公子站在台阶上，皱着眉头，对不远处的小五子说：“皇城外守备也算坚固，你竟然这么快就能攻进来？”

小五子道：“你一直想把九宫图据为己有，恐怕万万也想不到，这九宫图不是什么武功秘籍，而是从地宫进入皇城的路线图。”

原来如此。六公子点点头，他算是明白了，造化弄人，自己抢不到九宫图，今天反而要因它而死。

小五子倒过来也问他一个问题，起义军还没攻进皇城里，怎么文武官员就先死了一地？

“一群忘恩负义的窝囊废，食君之禄，到了紧要关头居然各个都想辞官保命。我把他们全杀了。”六公子顿了顿，继续道，“当年你册封吴思若的时候，我可是对你行君臣之礼，而且安安静静地把大典看完，现在我封乔文君为皇后，礼尚往来，总可以吧？”

看起来真的讽刺，皇宫沦陷，改朝换代的日子，变成了一场婚典。小五子让众人放下刀剑，陪着

六公子把这最后一场大戏唱完。

册封的礼仪之中，乔姑娘眼含热泪，她等这一天等了许多年。大典即将要结束的时候，乔姑娘走到一个侍卫身前，忽然从侍卫那里拔出一把剑，转身刺入六公子心脏。

小五子他们全都愣住了，起身过去，也不知道是该救还是不救。只见乔文君对六公子含泪道：“我杀了你，是因为我要给我爹报仇。”

说完她将剑从六公子的胸口拔出来，剑尖对着自己，插入自己的心脏，继续说：“可是我太爱你了，我还要为你报仇。”

闹闹冲过来，抱住他母亲的腿痛哭。六公子侧卧在地，奄奄一息道：“闹闹来，喊声爹。”

闹闹结巴半天，只喊了一声父皇。六公子失望摇头，抓着闹闹的胳膊，大喊着：“不要父皇，叫我一声爹！”

闹闹被吓得哭了，憋了半天还是叫了一声父皇。六公子双眼发空，吐出最后一口气，一动不动。

乔姑娘嘴角挂着血，抬头在人群里寻找着。小五子知道她在找自己，上前几步，俯身听她说：“五哥，我求你件事，求你不杀闹闹，把他抚养成人。”

小五子点点头，乔文君对他笑了笑，像累极了似的，合上双眼。

乔姑娘随六公子而去。一场变故却还没完，远处一个小太监急急匆匆跑过来，见六公子死了，也不知道接下来会是谁手握大权，只好扯着嗓子朝天大喊：“嘉和皇帝醒啦！”

赶到寝宫时候，嘉和皇帝还在咳嗽，咳嗽完他拿丝绸手绢擦擦嘴角，瞅了一圈，指指小五子，又指指五公主，就这俩人他认识。然后对小五子说出醒来后的第一句话：“沈辟朝，我不是已经批准你带着五公主走吗？”说着他看看宫殿四周的装饰，说：“你们俩在这儿成亲，成何体统！”

小五子疑惑道：“你当时批准我？带着你的五女儿私奔？”

嘉和皇帝纳闷了，不是你提出要带五公主离开的吗？

5

就在那一年的八月十五晚，大火的前夕，小五子本来是想带着五公主跟嘉和皇帝摊牌，把一切都讲明白的。他执意要往皇上的寝宫走，五公主在后面拉着他，说：“我错了，你说得对，我们应该再忍一忍的。”

小五子不管不顾，说自己一天也不想再忍了，他说他就是一个棋子：“我太累了。我想马上就带你走！”

五公主哭道：“你不可能带我走的，跟父皇讲明真相，你就会死在这儿的！”

五公主还要拉他，小五子使劲推开，问她把车备好了没。五公主说：“备好了，其实我们现在就可以逃掉的，用不着跟父皇讲。”

“敢做不敢当，那不是我沈辟朝。”他在父皇寝宫门前对五公主说，“我如果半个时辰还没出来，你自己赶快逃。”

五公主转身泪眼依依地离开，忽然背后有人跟她打招呼，转头一看是苏子瑶。苏子瑶客客气气地问她：“太子去哪儿了？”

五公主回答：“皇兄去父皇的寝宫了。等他出来，我让他去找你好了。”

苏子瑶笑道：“太子去皇上寝宫，五公主您哭什么呀？”

“可能是刚刚看一个话本，太入戏了吧。”五公主找个借口急匆匆离开了。她怕苏子瑶，也怕她望向寝宫时的眼神，希望她不会从自己的话里察觉出什么破绽。

到了寝宫，小五子跪在皇上脚下，说道：“父皇，儿臣今天有些事要对你讲，讲完之后，要杀要剐听凭父皇发落。”

皇上说：“我舍得你死，五公主还舍不得你死啊，沈辟朝。”

小五子一愣。皇上从床上坐起来，小五子想起身帮他披件衣服。皇上摆一摆手，让他继续跪着。

“你当我今天才知道？我自己的儿子自己不认识？打我见你第一眼我就知道，我儿子肯定不是你这副德行。实话告诉你，这些我都不能讲，让你来的是常公公。我三十六个女儿，没儿子，这事儿太医肯定掺和进来的，把你们都除掉的话，我那三弟还在虎视眈眈。衣食住行，我就连喝碗粥都有可能被你们毒死。我能怎么办？我一个儿子都没有了，我就得看着你们几伙人作。还好你这孩子本性不错，知道能让我颐养天年，没急着想杀我。我也就认你这个儿子了。你就这么走了，我怎么办？你在皇宫能帮我稳住常公公、太医这些人，三王爷那边也不敢轻举妄动。这样吧，今天晚上你先把公主安顿到一个稳妥的地方，三日后，我发国丧吊唁五公主，然后给我几年的时间，我把他们一个个都除掉，之后封你个南海王西北王什么的，你就去和我女儿幸福生活吧，我呢，太医一除，想办法生个一儿半女，也用不着你来接班。”

一席话间，小五子长跪不起，他没想到自以为的秘密，其实嘉和皇帝早就洞若观火。那就这样吧，再忍忍，只要能和五公主在一起，等上几年又算什么呢？小五子谢过皇上，退出寝宫门口时，听到身后皇上一声闷哼，回头一看嘉和皇帝已经歪倒在床头，苏子瑶面无表情地垂手站在旁边。小五子想过去救皇上，背后又来了一个人，对小五子说：“让开！”

小五子求道：“请你放过他吧。”

那个人道：“放过他？一掌打死他，你来做皇帝不好吗？”

小五子摇摇头：“我不能做皇帝，愿意的话，你就做你的皇太后，垂帘听政好了。”

那个人看苏子瑶一眼。苏子瑶摇摇头道：“我没有身孕，太子根本不理我，天天和那个五公主腻在一块儿。”

那个人说：“如果你执意如此，我愿意等，等你重头再来。”

那人说着，挥掌打向小五子。这掌法手势小五子以前见过，他绝望地摇头，道：“别给我断魂掌，五公主还在马车上，我不能忘了她。”

那人笑道：“你又不会死，无非是重生一次。”

断魂掌结结实实地击中，小五子顿时倒在地上。她吩咐苏子瑶：“给皇帝一掌，别让他死，也别让他活，让他一直躺着，等太子三年。叫常公公把他带走。”

一炷香的时间，常公公和太医被召唤进来，常公公扶起地上的小五子，吩咐太医不要张扬，先给皇上治伤。

常公公扶着小五子出去，一到外面就被一个太监认出来。常公公借机杀掉他，将脸划花，扔进池塘里。他直奔皇宫大门，遇见一个老熟人，常公公和他攀谈几句，说：“这就是三王爷要的人，帮忙把宫门打开，让我们出去。”

那个人笑道：“常公公眼力果然好，我藏了这么多年，也知道我是三王爷的眼线，我跟你一起走，有福大家享嘛！”

大门打开，常公公背着中掌的小五子出来，这一次他不再是太子，又变回了他的亲生儿子。

6

四年的时间，就像一次轮回。小五子又一次回到皇宫，只不过这次已不是冒名顶替太子的身份回来，而是真正打回来的。嘉和皇帝透过窗户看到整个皇宫拥满了起义军，问道：“你们都是谁，跑到皇宫来撒野？”

五公主说：“父皇，您已经昏迷了四年多了，中间已经换了三任皇帝了，我都当上一任了。”

“那我那三弟呢？”

五公主回答他没当上。皇上说那就好，现在谁掌权啊？我还能不能回来啊？五公主指指地上的六公子，半个时辰前他是皇上。嘉和皇帝眯眼看了看，说：“有点眼熟，这不是我三弟的人吗？他都当上皇上了，我三弟还没当上？现在还是不是孙家的天下啊？”

皇上背后有一个女声传出来：“今天是，明天就不是了。”

嘉和皇帝一回头，又被击中一掌。可怜他才醒过来不到半天，这回真的死了。嘉和皇帝的身子慢慢倒下去，把原本躲在他身后出掌的文思清现了出来。文思清收了掌，说一句：“谷主请。”

向问和皱眉看着好整以暇从人群里缓步走出来的百花谷谷主，对她道：“自从二师兄、三师兄也死了之后，我知道那个逆徒就是你了。”

谷主道：“你知道得有点太晚了，这样很好，至少没耽误我的事。”

小五子问道：“何帮主一家三十多口人都是你杀的？”

百花谷谷主点头。

“当年我那一掌也是你打的？南海真人是你杀的？阁老和仙人也是你杀的？”

谷主等他一口气全问完，又点了一次头。小五子看看谷主，又看看站在谷主旁边的文思清，她的肚子已经现形，看得出已经有四五个月的身孕。谷主吩咐文思清道：“你去把那个太子杀了。”

文思清向闹闹走去，小五子跨出一步挡在她面前。谷主在后面命令道：“谁挡你的路，你就杀谁！”

钱老板冲过来护住小五子，哀求道：“母后，你毁了我一生，我整条性命都给你没关系，求你放了我的儿子吧！”

谷主根本就不看钱老板，命令道：“我再讲一遍，谁挡你的路，你就杀谁！”

文思清回头看看谷主，推出一掌将钱老板击倒。谷主在后面道：“杀了他，把他们父子俩都杀了，你肚子里的那个才是太子，他们俩不要当皇上，我还要当我的太后。”

钱老板奄奄一息，只求一命换一命。文思清深吸口气，又下一掌，杀掉钱老板。可小五子还不逃，怎么那么笨呢？文思清的手悬在半空，不知道这一掌要怎么打下去。

谷主又在背后催促：“你别忘了，是谁害你家破人亡？”

于是文思清又试着去想，她的父亲如何被当街处死；她又被转手卖给几个不同的主人，吃了多少的苦。可又有一些回忆总是不受控制地硬是插进来，那些在田独的日子，那一天小五子把她从山上背下来，他在她的背上睡着了，做了一个永远也不想醒来的梦。要是还在梦里该多好，文思清低头看着自己怀着身孕的肚子，忽然间一声大哭，用尽全身力气向天击出一掌，转身掩面而去。

谷主冷笑一声，道：“都是没用的东西，那就只能我自己来了。”

在场没有一个人能是谷主的对手。向问和从始至终不敢多说话，他知道自己武功尽废，无非是白

白送死。可他又想起师父对他的期望，当年是如何尽心地教他这招无为掌，无论如何也要誓死一拼，不能再苟且偷生。想到这里他豪气顿生，不由地向前迈出一大步。

谷主讥笑道：“向师弟的无为掌，就不要出来献丑了，无为，无为，无所作为，连你们丐帮都知道。我且饶你一命，你就苟活下去吧。”

向问和道：“虽然我资质太浅，师父的功夫我越学越差，对不住他，但总得接你一掌再死，否则无颜面对三位师兄和师父。”

“那就了你心愿，先杀了你吧。”谷主同时施出三掌，蓬莱掌、仙人掌、断魂掌合力向向问和打去。向问和脸色苍白，只能伸出双臂迎击，却毫无自信。两人对掌半分有余，双方岿然不动。

小五子和吴思若都觉得不可思议，以向问和蚂蚁都打不死的本事，同时接下三掌，怎么能支持这么久还没倒下？就在这时胜负已分，谷主忽然癫笑起来，吐出一大口鲜血，一步步走过去抱起沈志基，疯了一般地说：“孩儿啊，娘对不起你，娘给你唱歌。”

向问和看着自己的双手，终于领悟明白，师父果然英明，这无为掌本不能杀害任何生灵，却可以将任何施于你的伤害原封不动地还回去。无为，无为，无所作为，又无所不为。

谷主在众人注视下，抱起沈志基，踉踉跄跄冲进寝宫内堂，大家跟上去，谷主在帘子后面说：“你们别进来，我一会儿就好，我一会儿就好。”

等了有一刻钟，一时间没有一个人说话。忽然谷主说道：“我好了，你们进来吧。”

小五子手臂下压，他一个人先进去，过了一会儿其他人见里面没有动静，也陆续进去，只见小五子静静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顺着小五子的视线，他们看到谷主已换上凤袍，怀里抱着身着龙袍的沈志基，枯死在那里，就像一枝插在花瓶里很多天，干枯了的花朵。

7

转眼行德三年，这是小皇帝闹闹的年号。那一次风波过后，小五子坚持皇位该由六公子和乔文君的儿子继承。这一年冬去春来，万物复苏，小五子向少年皇帝闹闹请求，想带五公主和吴思若出关，去田独看一看。少年皇帝看完小五子的奏折，问五公主：“姑姑，你觉得如何呢？”

五公主道：“跟我有关，皇上还是请三王爷给点建议吧。”

三王爷去年已经从南海回到皇城。他整日无所事事，早就没有了当皇帝的念头。说谁走都行，就是别把他再发配走。他连忙说道：“你们说了算，都行，都行。”然后低着头看从南海带回来的乌龟在地上乱爬，自言自语道：“你们可不准回南海，都在这儿陪着我。”

春光三月，小五子带着吴思若及公主二人一路北上，三人走走停停，差不多到夏天才到田独镇。店面和街道都没有变样。小五子指着前面那间破旧的房子说：“那就是以前的钱记肉铺，现在连牌子都没了。”

院子里荒草丛生。一个穿龙袍的小男孩从里面跑了出来，大概三岁的样子，后面跟着一个女人。小男孩说：“娘，大热天的，我不想穿这么多，热死了。”

跟在男孩后头出来的是文思清，但是看上去却和以前判若两人。她看看小五子，又看看吴思若和五公主，好像根本不认识他们似的，只是呵斥她儿子道：“沈定坤，你要记得，你是太子，一定要扭转乾坤。”

三个人看了心里都不是滋味，吴思若说：“要不然跟她商量一下，把孩子抱回来吧？”

公主道：“孩子没了，他娘怎么办？”

小五子叹了口气，说：“咱们谁要是会断魂掌就好了，一切可以重头再来。”

（全文完）